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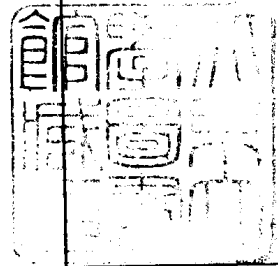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玖輯·拾肆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玖輯・拾肆册目錄

石畫龕論述二十四卷・之二〔清〕杜堦撰

一

〔清〕杜堦撰

石畫龕論述  
十四卷·之二

稿本

因話錄續

自前歲隨筆記事為夢餘因話錄已積卷

三卷今年自夏徂秋疾病未嬰以不脫體意興索然自顧一身有此樹婆娑之歎然亦不能竟廢筆札也仍左右置冊意所欲書則書之即名之因話錄續以示未始更端云道光辛丑八月書



嘗思荒年平糶之事極於地方有益民間即可行之不必待官也或曰連阡陌歲入豐贏或財利有餘熟秋收買值歲荒民飢減價以濟於人既有益而於己亦無大損惟是此舉專為救濟貧窮又慮貧者買而仍糶則仍歸於壟斷之家是猶無益也近聞各鄉孫太守益雇辦法甚善乃以稌糧數種搭合為一又定一人只買其家四五日之用多者不給此則只算賤售雜糧無平糶之名而有其實買者既不能轉賣且必極貧者而後買極貧安則次貧亦安次貧安則不貧者亦

安矣或有疑搭合之說者余曰荒年海濱有食糠粃者何疑於雜糧或曰飢民有不能舉火者如之何曰民自有親族可倚不必慮也若只如乞丐則別有施濟之法公聞孫太守人給一籤入其空園於放出時逐人而予之每日定於午後未集只給晚食其餘空仍令自謀此法亦善居鄉不可不知

此為居鄉自惠鄉里言之若夫荒官府奉文行之別有朝廷常法非此謂也自余記事吾鄉麥價每市斗祇制錢三百五十文麩價每劬制錢十八文小有

豐歉此價不改至乾隆五十年大旱次年春至每斗一千二百文自此起價遂不大減雖豐年亦須七八百文貧者無復越食之望今年大收聞家鄉價竟與余記事同為之大快然近十餘年未城內茶館飯肆日逐增添不似當時儉樸矣思飢歲益不可支耳

人之食性各殊蓋大同而不能無小異也記余八九歲時余鄉北村之北有董莊農家納例監演戲作賀時先君以新正無事命族叔帶余小兄弟三四人并家人隨從往觀早

飯往午後歇基迴至北村飢甚無所得食乃命於鄰村買  
油粉二筒滾出食之香美若天下之物無有如其此者自  
是遂偏嗜此物至老不散油粉者磨菜豆作乾粉所制  
之漿也去漿為麻豆腐帶漿為油粉吾鄉各縣有麻豆  
腐而油粉惟濱人食之蓋粗物也然必米豆作窩頭同食  
蓋佳似其味彼此相類者配麩食則不佳加肉食更不佳也  
其滾之法以葷油蔥入鍋稍炒加水少許先將各種小菜  
煮熟傾粉入急火滾起其渣沫皆浮於面即由面上連  
瓜菜盛之點以香油及鹽屑食之真若生平未嘗斯味  
也往在杭有僕婦能為之後僕婦歸命署後如其法為  
之乃全不是余至今未解其故也又新黃小米和油粉瓜  
菜為稠粥上佳絕

吾家所作甜醬不中食蓋未得其法也其法只須蒸糕  
饅令自生黃水晒乾掃淨碎之調以水盪日中暴之  
即成矣此余在京廬偶有未食已敗之饅脚試為之  
而遂得其法且醬固成後隨便用麩成稠調入蒜之  
皆成則一盒可分作數盃取不盡而用不竭矣當時  
又有燒餅已生黑水亦取投之而用籬過去黑水芝

蘇六成醬則天下無棄物可見世間物無不有法  
也又吾家所作豆豉豉不佳其法六煮豆令全生黃  
衣暴乾將入罈時先以黃酒洗令潤透再將瓜茄  
杏仁姜鹽少許拌勻裝滿而以香油灌入令全沒以  
六片蕪葉封其口內入蕪葉六好外用泥封罈旋  
晒之約四十日開用茄塊須稍大蓋見酒即爛作琥  
珀色極妙此法得自德州

又甜醬小菜即用未調醬麩埋之加水暴日中味自  
佳其瓜茄皆從開水內一過則其未未之水皆在  
既嫩且脆茄須去皮再入開水大塊嫩薑上然此法自  
海豐得之向者只知入甜醬醃之乃老硬不可食至  
吾家腐乳做法絕妙蓋即江南之法而較彼尤勝但  
江南終歲有之而吾家惟冬月可做耳

余少時最不喜倭瓜而晚年乃復愛食之食性蓋六隨  
年而友也所與少時不異者麻汁白糖二者味絕不  
殊餘則各有不同意六脾胃氣衰而然耳因知人之  
所稟府藏氣血祇有此數中年以後遂歲消滅初不  
甚覺而久乃大見矣惟先天本厚而後無傷損者則歷

歲較長是即所謂延年矣若服藥求長生鮮不自快矣

前英夷在粵已具結通商並令洋商還其舊欠該夷已無可藉口乃聞其又於閩省滋鬧此只是自求死矣自上年以來沿海各省皆已備禦官兵軍民悉加振作向未因循苟安之習一及而慷慨奮興此公麼何能得志洵所謂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辭凡不懸皆犯之矣天鑒在上豈能容之浙洋先後挫獲盜船八隻守粵之漢奸為表耳目先導者也浙江整頓之際故能立時追捕此等已是背畔

天朝無復能容之理惟有割盡以靖海疆至各沿海地方過此逆天逞惡反覆無定之夷惟盡力割洗更不可再聽其詭詞詭屬再墮緩師之計查該逆等生長海島口不道忠信之言目不覩禮義之事所知惟利而已所以求利惟兵而已彼以其道未求其欲而我乃以中國之理待之謬已人之至誠信及豚魚此中國之理以為豚魚可格而况於人不知豚魚胸中未嘗有利故本性猶存此等胸中但知有利故天良盡滅也除之與除惡獸同不須再為他計現在我之兵力具足最要之者在砲不空發只須鍊

此一件即制之有餘加以水勇擊沉燒燬象力並施後不勝矣蓋彼所恃祇此船砲使其船砲不復可恃而後能屈之也我通商彼賴我之利而反未構難此則不能使之懷德而祇可使之畏力明矣公忠體國之大臣所當認定主腦毋為他說所搖可也

自古以來外安必有內憂故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國家太平日久天怡武嬉非有憂患轉以講求戰陣為多事而談議變亂為不祥是以因循怠惰百事弛廢畏難之心千人一轍將就之說牢不可破所以今日外夷之事實我

國家萬載之福也何也水陸之師應差入卯習以為常海疆備禦短缺不精由來已久因之人心愈怯稍有鳴吠莫不驚惶今此小夷無理逆天

九重震怒而天下之心俱奮在行間者固大義瞭然在編戶者亦忠肝內激而且軍資武器簡討精嚴沿海邊疆情形俱漸以攻以守盡合機宜在該夷自即天誅原不足慮而我中國經此振作實足以清滅凶惡摠集嘉祿者也若非有此事則戎律如故無備

依然目前可安能勿慮他日之憂乎孫制軍所言彼  
賣鴉片也感禍心發於此時與發於異日其也有辨  
矣真知敵情真知我勢之言也或云然則如何結局曰  
彼以我無如彼何耳我若果如彼何然後可結耳矣除戰  
之外尚有別法乎或云軍需如何曰我亦費無論多必只  
在我國較彼之擲於海中者何如耶或云彼句我漢奸  
為之且目為之嚮導奈何曰漢奸正足無事時難防  
今既有事則順逆顯然天或者欲就此事將漢奸一  
種剷除淨盡為國家絕他日之患故耳仁義中正之  
天下此種豈能名存於世國家新創不盡者天地固將掃  
除之而矣慮焉

道光庚子會試孫翻為同考官本房中式段金甌蘇縣  
人乃余視直學時資拔之士後鄉試中式而會試直至余  
孫復薦而脫穎相去蓋二十餘年當時終數歲也長孫  
翰乙未中京兆試蓬萊張香海六中式略京師執其  
手曰尚相識否蓋初未京鄉試時年甫十六七曾見於  
其戚壽筵今六三年矣翰當時六數歲也即一過合因  
緣而前後遲早如此能不興感歎之思乎

昔聞韓樹屏前輩言人之精神筋力六十後以歲計七十後  
以月計八十後以日計蓋愈衰則減愈速也余今七十八自  
三四月間病至八月雖稍勝而不及前遠矣然余初引退時  
頗覺筋力雖疲而精神尚健詩書翰墨足以怡神花  
木水石之堪適意以此娛老上復大佳豈意至今而病體  
淹纏寡無生趣又換此一種境界乎計八十尚隔年餘  
屆時尚未知是何光景耳老年有疾非不服藥餌但有  
此一樣好處即又有彼一樣不好處良難言也故有勸余服  
餌者余曰惟仙丹乃可耳願安所得諸即如人參上今之  
所謂仙丹矣而余病乃是瘟氣伏留於內不知其膏之上即有  
之下即醫者揣而不中而不知參之不可投也是仙丹且無  
用矣將奈之何

海國間見錄余在浙時慈谿令張公久照兩贈時未留意也  
回京十五年而有外夷犯順之事因取詳閱而摘其大畧如  
左海國進主秘源所刻 聖武紀內載外夷甚詳可括與此大畧相同而圖  
名地名互異

### 東洋畧

朝鮮南隔一洋日本國屬之對馬島自島而南東方一帶七  
十二島皆日本倭奴之地與中國通貿易者惟長崎一島



國王居長崎之東北地名彌那殺譯曰受封漢朝國習中華文字讀以倭音官皆世官世祿以二千石為名通文藝者為高士俗尚淨潔街衢六拔濶男女眉目肌理上近中華人皆覆姓單姓者徐福所載童男女也所統屬國二北對馬島與朝鮮界南薩州島與琉球界長崎與普陀東西對對馬島生向登州薩州島生向温台嘉靖倭寇是也寇平後回國者其王謀之隨禁市舶中國自日本琉球而東水皆東流莊子所云尾閭渡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也

按海夷道中國日本最早故得被聖教讀六經四子之書其朝鮮琉球皆然萬物生於東方天地之美具焉故中國之在極東而自古聖人開闢世界咸在於此蓋由仁氣而生也天地之道莫大於仁是以五常之性全而聖人又教之以中和於是詩書禮義人得而習之而莫之敢外也其餘各方所稟既偏其習又異邪說詖行安之若性有不可共論者矣

### 東南洋畧

自台灣南鳳山沙馬崎之東南有呂宋北面高山一帶望若鋸齒中有數島土番皆屬呂宋東南諸番惟呂宋最盛大西洋

干絲騰是班呀貨物到此盡消因據其地立西洋教其俗晨鳴鐘為日方許開市肆午鳴鐘為夜閉市寂閉昏鳴鐘為日如晝營生夜半鳴鐘為夜閉市傍午批夜禁閩地皆鬼市下接利仔反至甘馬力二處漢人從呂宋往彼貿易對峙有五島班愛惡黨宿務貓霧烟網中唯腦皆土番國各有王惟謹守其土其東南又有萬老高丁模宜二國王人物產皆相似呂宋正南有大山松名無米由息力大山山東為蘓祿雍正間曾至閩貢獻西隣吉里間又西文萊即古婆羅國亦西米葛礁騰天山之正南為馬神山大莫能測度人迹所不到又隔東海為芒佳瓦大山丁機宜在其東而東之北為萬老高其蘓祿等國松名無米由繞阿番俗甚陋身不離及精於標鑄見血即斃往來乘莽甲即小舟夥徒持利器相隨

按台灣自北而西南幾長二千里而深不過二百里內即熟番居其中其東面後山則皆生番赤身被髮用標鑄以人為糧若惡獸然水陸無敵至其地東南夷皆名番似此生番食人者當上還有其通貿易者大抵似熟番身

### 南陽洋畧

南洋諸國以中國偏東形勢在丁未之間合天地按二十四盛分  
之即在吳已矣就安南接聯中國而言海接廣州山繞西北而  
環南直至占城形似半月名曰廣南灣秦象邵漢交趾宋安南  
明交趾後因舅甥委守淳化隨據馬龍角砲台隔一水為廣  
南國王阮姓本中國人古曰南郡與交趾類而強於交趾南轄  
祿賴東埔寨崑大嗎西南隣暹羅西北接緬甸人善沒紅毛  
呷板溜入遣人密釘細縷於船底遠禁牽曳令淺掘火柱而  
取其貨令紅毛以不見廣南山為戒見則主戒駕舟者有刑廣  
南沿山海至占城祿賴西至東埔寨東埔寨介在廣暹二國  
之間番係白頭無夫由西南為暹羅暹羅南為斜仔六坤大  
峯丁噶奴彭亨山連中國生向正南至此而止彭亨隔山背  
壁為柔佛西為麻喇甲再西則雲南天竺諸國之西南為小  
西洋及什哈諸國皆暹羅所轄等中國用漢人為官屬理  
國政掌財賦俗重佛教番僧能拘虎縛雞麻喇甲南隔  
海大山為亞齊係紅毛人分駐過東南為萬古屢盡處與  
噶喇吧對峙原係無夫由地方為紅毛荷蘭所據外統下港  
萬丹池向三處而噶喇吧甲諸番埔頭之盛質蘭達城池中  
國人往彼經商耕種者不止十餘萬近質蘭以新唐禁革不

許留住茶盤一島居崑崙之南毗於萬古屢山之東皆南洋  
搭路水程分途處

按安南今於嘉慶年間請封南越王禮部以越乃內地改為  
越南王錫之勅書銀印世奉正朔修貢獻六因原入版圖  
故得被聖教雖自為風俗而大體不失此交趾也廣南既  
別為國與交趾殊故叙入海洋矣由廈門往暹羅過七州  
洋南則崑崙其東埔寨之南皆屬爛泥名爛泥尾其七  
州洋六洲頭而外無山形標識偏東則犯萬里長沙千里  
石塘倘東則恐溜入廣南灣無西風不得出且入廣南以  
夕為天送來稅物倍加均猶若不足特比於紅毛人物兩空  
者尚存大體若此則亦不足與交趾並列矣

### 小西洋畧

小西洋居丙午丁未方從麻喇甲暹羅繞西沿山而至白頭  
番國東為小白頭西為包社大白頭二國北接三馬丹即噶  
尔旦之本國也三馬丹之國北為細密里也細密里也之西為  
俄羅斯小白頭東隣民呀美機黎賀蘭佛蘭西皆聚此  
貿易民呀之東接天竺其東南遠及暹羅其南臨海其北接  
那嗎西藏而小白頭西南入海之地曰戈什哈東西南皆臨海

外懸一島曰西崙戈什哈東面沿海曰網礁臘曰房依者里  
曰呢顏八達西面沿海曰蘇喇曰網賈皆賀蘭等三國埔  
頭包社大白頭西北枕裡海東西多其皆回回東多其  
東北傍裡海裡海者諸國環繞內注大海不通海棹其水  
惟從包社出海故為裡海惹鹿惹也一國不通海東傍裡  
海西傍死海死海者源從地中北俄羅斯南西多其東惹  
廣惹也西民呼坤四面不通大海故為死海阿黎米也西北濱  
於大西洋之中海西聯烏鬼陸地一隅紅毛從小西洋來中  
國者由亞齊之北麻喇甲之南過柔佛出峇盤而至崑崙自

坤而東至戈什哈自戈什哈而東至亞齊其海皆呼曰小西  
洋

按烏鬼國東北與阿黎米也之山相聯向西南生出坤申方  
大洋不啻四五國之遠其盡處曰坤即中國支山入海盡  
處曰表表者標也圖於此載門一氏吧郎氏未知其為地  
名山名也又外國皆言歐羅巴國大且強而國說俱不及亦  
未知其解豈此專為通商所及者與  
大西洋略  
紅毛等國居辛戌乾方而烏鬼自坤申而統極西至庚酉

方皆烏鬼族類之國控而名之曰大西洋順毛烏鬼盡坤處  
繞向西北為閩年烏鬼中有一國名烏鬼王西面沿海北  
面蘇麻勿里又北為你黎呂黎惹林各國以爭鬥攘掠為  
事所掠人口活者賣與紅毛為奴死者割塊晒乾為食人肌  
骨皆黑即洋船之黑鬼是也又北為貓喇福里也乃回族類  
多為海賊在西海中海劫掠壯與紅毛隔中海對峙自隔海  
之西北而東沿中海有葡萄呀者澳門之祖家也是班呀者呂宋之  
祖家也佛蘭西接聯那嗎那嗎者天主國王處也東至民呼坤天  
主之族類也至西多其而盡中海之東處由阿黎米也而向西

直出至西洋皆貓喇福里中海沿邊之地賀蘭者噶喇吧之祖  
家也由北海而至黃祁黃祁者均係紅毛種類近有柔佛營  
生者東隣普魯社係俄羅斯種類也西北接吞因吞因紅  
毛之類屬北海東隣細密里也細密里也西鄰俄羅斯英楸  
黎一國懸三島於西北海其北海常冰不解不能行舟故其  
通商之地大畧如斯紅毛者西北諸番之極名也  
按大小西洋皆不被聖教故貪利好殺遂成習俗自其初  
生而見聞如此習與性成雖欲施以聖教而不能也烏鬼等  
國幾與台灣生番機相類稟天地之雜氣而生蓋與物

中之射敵同性而異形者也紅毛較之稍靈而汨於利欲  
天性亡即今之悍然犯順絕無禮義者公何異於梟  
獍哉真聖人所無如何也黃帝教戰乃滅蚩尤蚩尤之類  
尚存黃帝之戰其庸得已乎鴉片之毒不知其如何試  
驗而造之乃外國皆知而禁之而中國不覺彼遂欲借此  
以嗽盡內地之生靈迨奸計敗露而遂竭張邊竟豕突  
海隅以快其非理無天之欲天生五材武有七德此真今  
時令地

今聖之雷雨經綸也為中國臣民孰不有責焉而不思既厥  
心者

聞嘆夷廣東退後復未當事再與本地議禦之則皆曰前次  
已圍義律將擒之而本府出而縱之去今公惟本府能與之  
言耳當事再三諭以同仇之義乃慨然許諾而嘆夷聞之  
潛退而往福建矣本府之出有使之者至此當亦自知前此  
之謬而無及矣不知何故而前之覆轍復失陷之也庸人  
舉動大都如此今福建又用兵矣聞撫軍請勿發欽差  
而發兵餉觀此舉動似胸有把握矣欽差題目甚大若  
不恣情飛而自作主意鮮不悞事國家封疆豈堪屢悞

即前已三悞矣使外夷生心以為中國可欺欺必得志則弄  
兵之心豈能息乎言念及此髮上衝冠矣現在沿海備禦  
已具全在當事之人浙洋擒獲匪船前後八隻此皆探看  
虛實為夷嚮導者也悉數殲除公得要領該逆不能寇  
閩必將復窺浙東處皆嚴或復北未未知當事能不墮  
術中否乎引領冀之飲食祝之為國家爭此一口氣一飯  
一寢心安耳

現聞福建矣船傷我鎮將已被百姓打死即此益知官民  
一體外夷必無勝理而惜前此當事之悞也聞粵民風向

未強悍當事不知用此而乃恃營任不知營任遠不及耶  
曰然則養兵何為曰太平之時民間有能之人不肯入伍其  
入伍者只可當差壯聲威而已不可廢也至外夷之來  
則百姓先受其害故忿勇之氣不約而同而踴躍之形不  
激而壯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正謂此也但此乃自  
顧室家不能調遣不能揮指故雖勝於兵而兵仍不可少  
也若我內地有事使呼百姓則無此國體然地方官如  
保守城池尚書不藉百姓一州一縣兵額數十名豈能  
足用而百姓則編戶之民頃刻可集非有地方之責而有身

家之患。古所謂守望相助。意正如此。孟子策滕曰。與民守之。致死而民弗去。况我

國家二百年深仁厚澤之赤子。豈有不知大義甘受異類之陵侮。而任其蹂躪者哉。至紅毛諸夷。在海洋各國。既據其地。則民皆屬之。彼租於其故。而不知中國之不然也。我心既一。德氣自奪。我威既伸。德謀自息。但令沿海處。如此其屈服而去。可立見矣。何也。上下風氣。人心自忘。此中無窮。易轉地也。

或問太平之兵。何以多。楊曰。此所以為太平也。

國家重熙累洽。遊遊荒陬。莫不優游康樂。民生其間。山高

水清。風和日麗。自不願個應軍府。為法令所拘。故尺符任藉。或多游手無藉之人。而材能殊異者。或樂處於蕭散寬閒之地。或曰。然則子何以云百姓可恃。曰。此又所以為太平也。編氓安於作息。平日幾忘帝加。一旦外夷橫來。相和則怒。髮上衝。豈待徵發。期會。我兵丁有額。百姓豈有額。心之所向。樂欲充塞。宇宙豈有勢。如援寡之患。及鄰鄉去井之憂。此所以百姓惟大。而愈可恃。耶。曰。國家武備備明。既養且教。而臨事反不及百姓。子曰。安得不及。第人數既少。又各有專司。不能自趨便利。故未若早曰。兵可減乎。

日烏可。國家立制。靡患不防。非可責之編戶也。而尚尚研鑿。又未可習以戈矛也。是以兵農之分。世代為之。自然之勢。帝王不能改也。至於外夷肆行無禮。蕩搖我邊疆。度劉我士庶。則固比戶之所同憤。而行間之隨旌麾。聽誓誦。凡或無其勢之盛。知善用兵者。用兵善。用兵者。用兵。兵。兵。兵。斯則太平之世之效可觀也。此次閩省打走夷船。祇是居民以石子打之。而該逆披靡而遁。則孟子所云制梃以撻利兵者。豈非其大驗與。

治世之民皆兵也。亂世之兵皆盜也。其故何也。治世之民。飲和食德。歲月舒長。人有父兄妻子之愛。房虛田產之依。閭閻鄉鄰之出入笑言之懽。國家有事。彼不知君上之為我除天杆患。將帥之為我憂勞。勤若士年之為我矢石鋒鏑。有入奮臂一呼。則無不投袂而起。矣。故平日無兵之名。而一時有兵之實。故曰。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蓋其效也。亂世則反是矣。飢寒莫之或省。仇讎莫之或恤。彼方幸國家有事。得以乘間而微利。而其奸黠桀驁者。更隸軍所。以為兵。故亂世之民。兵也。其兵則皆盜也。故且借兵之名。而居盜之實。矣。若是者。鄉國分崩。都邑離

析。而何暇為長上計。憂危為社稷祈安。定我治世之民。不名兵而實兵也。亂世之民。真為兵而實盜也。此治世亂世之分也。推其原則。君以民為體。民惟君是依。其平日之養兵。所以為衛民之仁。其臨事之藉民。所以為使民之義。有司之官。持體養尊。迨其有事。尚不知推赤心置人腹。彼民也。素無父兄子弟之感於其心。豈有手足頭目之切於其體。更無督率之者。則烏獸散耳。孰與守我。數萬里重洋。數千隻兵艦。來犯我邊鄙。而束手無策。豈不大可笑矣。夫中國之大。海岸之長。港汊之多。已眾之難。而惟恃

步。也。營。慮。結。素。雖。聖。人。不。能。可。使。者。高。臨。生。齒。獨。字。塞。留。皆。輕。薄。薄。賦。秘。慮。恤。天。仁。政。之。所。涵。濡。用。其。日。之。加。以。使。自。衛。其。身。家。莫。不。爭。先。恐。後。早。受。國。家。大。任。而。不知。斯。義。不。惟。負。國。家。之。且。負。民。之。且。負。有。道。之。也。矣。將。可。乎。哉。

前。廣。東。夷。人。登。岸。民。間。鳴。鑼。集。衆。頃。刻。萬。人。圍。之。不。得。既。可。以。殲。擒。而。官。反。為。之。講。解。殺。之。而。去。迨。其。再。來。以。將。軍。已。帶。兵。移。駐。三。水。矣。省。城。督。撫。乃。集。紳。士。議。之。紳。士。慨。然。許。諾。出。而。號。召。應。而。起。者。遂。至。十。五。萬。人。逆。夷。聞。

之。適。去。其。至。福。建。也。金。門。鎮。在。厦。門。之。外。鎮。將。帥。兵。與。戰。至。六。時。之。久。擊。破。其。船。六。隻。終。以。不。敵。而。鎮。將。亡。夷。遂。登。岸。而。居。民。不。呼。而。集。以。石。子。打。之。夷。竟。不。支。而。去。奏。報。時。彼。船。餘。十。隻。其。五。隻。已。遠。去。無。踪。五。隻。猶。在。洋。游。矣。但。聲。言。有。大。兵。後。未。而。已。就。此。兩。事。奉。觀。則。百。姓。勢。大。於。兵。彼。不。畏。兵。而。畏。百。姓。衆。可。見。矣。其。新。聞。紙。有。定。海。船。寄。澳。門。云。我。所。慮。者。中。國。官。府。率。同。百。姓。前。來。今。却。不。然。是。我。時。運。好。處。初。聞。之。疑。為。詐。言。今。乃。知。是。真。語。也。以。此。思。之。北。省。吏。當。無。恙。海。岸。漫。遊。非。大。船。之。所。能。至。又

須。登。岸。行。遠。而。後。有。城。邑。且。非。商。賈。聚。集。之。所。進。無。所。不。退。無。所。不。天。氣。甚。寒。洋。內。不。能。久。寄。如。此。種。皆。非。彼。利。彼。即。愚。禱。亦。知。其。有。害。而。無。益。也。或。別。生。妄。想。知。地。近。神。京。欲。以。震。驚。密。邇。使。肆。要。索。則。其。未。止。是。嘗。試。若。峻。絕。嚴。防。或。痛。剿。淨。洗。則。必。失。計。而。去。永。息。奸。謀。矣。彼。既。不。知。禮。義。則。文。告。無。所。施。非。示。以。威。使。自。明。於。神。害。亦。無。他。法。也。天。地。之。間。獸。中。有。豺。虎。鳥。中。有。鴉。鷂。水。中。有。蛟。鱉。草。中。有。水。莽。藥。中。有。砒。石。皆。人。之。大。害。然。人。皆。知。而。避。之。而。鴉。片。之。物。造。自。外。夷。而。我。中。國。甘。之。如。飴。趨。之。如。

驚初不解其何故。以是知人之毒。有甚於物者。夫火藥鎗砲之利。本用以自衛。非用以害物。而外夷乃用以害人。又計必出於鴉片。鴉片不行。則火藥鎗砲以繼之。彼亦人類也。何故乃百出其計。欲滅人類而後已。以是知外夷之毒。尤有甚於人者也。謂天欲予彼以生。竟聽其納人於死。有是理乎。

聖人奉天道以行。決計驅除。則我中國凡有血氣。心知聖人。同聲響應。苟當事者仰同。

聖心。俯如人願。何有猶豫。狐疑。使彼充梁張其逆。蹶我吾以。

是為前人所惜。而國為今人勉也。勗我夫子。

聖人之所倚。昇。

天帝之所監。臨。可不思乎。可不思乎。

左傳載季孫行。曰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暉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謬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頽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杻。此三族也。世濟其凶。罔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

侵欲崇侈。不可盈厭。眾飲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富辰曰。即聾。從味。與頑。用萬。姦之大者也。且不聽五聲之和。謂聾。耳目不別五色之章。謂昧。心不則德。

義之經。謂頑。口不道忠信之言。謂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按此皆言夷狄之不可與共環而處也。因思堯舜之世。不能化凶族。而投諸魑魅之鄉。豈非今烏鬼之類。與周之狄。則西北之國也。四姦具矣。豈非今紅毛之類。與自古帝王皆損之。不使亂中國。而今紅毛之類。乃與中國為難。是固四姦之狄。兼乎渾敦窮奇。檇杻。饕餮。饕餮之凶者。堯舜並生之。欲所不能容者也。彼既自居於魑魅。亦不能回全其羈縻。惟有誅之而已矣。以應天心。以從人欲。復何疑焉。而何懼焉。

當國大臣。處國家大事。必志氣為先。而識與膽。因之志者。所以帥氣者。有為社稷臣之志。則安社稷之氣。由此而生矣。志與氣。既壹以之。謀事則無不明。而識徹以之。斷事則無不果。而膽剛。而其下之從之者。皆曉然。於是非順逆之理。得喪存亡之道。則是一人之智。智天下之智。一人之勇。作天下之勇。而天下之智勇。皆其志智勇也。夫何有不能當之任。不能處。

之事耶。范文正公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蓋志先立也。其後內而相外而將。莫非由此而推之。是以盛庸大業。彪炳於常。公為之。有其身矣。今之學者。惟談笑於從容。跌之際。跌宕於文字之間。使張目自矜。許若舉世無足當其意者。一旦而變起倉卒。不知所為。鼓於中軍。先濟有實矣。不亦為齷齪民所笑哉。吾之緣禦夷而勸學。意在斯也。夫志不立。則氣餒。氣餒則識益昏。而瞻益喪。一畏首畏尾之庸夫而已矣。何學之足云。

老年間家人尋常答問俱不了。有如陽壁因思人之自杜。而老自老而死只是漸遠。漸不聞不見。遂永隔而不復通矣。人至八十。雖存於世。謂之業經首塗可也。服藥求長生。恰如促駕速行。為若聽其自然。猶得盡臨別之餘意。於余引退以後數年之間。述先人之訓。推而廣之。以生平之閱歷。時世之見聞。沿波討源。因端窮委。連篇累牘。幾於不能休者。後有孝子慈孫。讀之則知余將別之懷。也。余受前訓而有成。則不可不使後世咸得聞之。若祖宗之提其耳。也。知前也。臨別之誨也。也。夫子孫與祖宗精神不隔。則祖宗為長存。而子孫之能興起者。亦為祖宗所庇賴。其可

不致思乎。勉之勉之。能讀吾書者。謂親見數十世同堂笑語可也。是別而未嘗別也。讀先人之志傳。誦先人之詩文。觀先人之手蹟。而皆若是。其於學也。亦庶幾矣。

吾見世有於其先人著述。絕不留目者。有閱過便置不復記憶者。有觀之如身歷其境。而先人之依徊往復。不能自已者。有吟諷於口。似親承先人警誡者。有凡有家人之事。即動念於先人。若在使當如何者。有遇事之不類。便恐貽先人羞者。此至性之有厚薄。即學問之有深淺。居心之有淳漓。即派澤之有短長。不可易也。以此觀世家舊族。其

興衰隆替。大較可知。則自警自惕。以教子孫者。豈不在是耶。

近日有媒媿一使女來云。某大人完命。竟使女年餘矣。恣其兇也。問其致口。捷毒也。余聞之。慨然而歎。彼亦人子也。因貧故不能俱全。割棄骨肉。而求事我。執賤役。不敢辭。我之孺子。皆得而奴之。夫大可哀矣。雖有小過。教之止矣。奚必捶楚。我自性暴。不知自克。而以人子解我怒。忍哉。夫有是人。則有是心。同此心。則同此理。千祥百福。皆自此一點心之萬物得。而即自此一點推之。吾所聞。世間多有慘虐不情者。其家可知也。其後亦可知也。



吾家自上世以忠厚寬恕為訓男婦內外莫不稟承唯謹  
夫自守以正則家人自肅矣事親睦族自傷其愛物之  
仁我我之幸而生於世代積德得以餘力買人供給指使遽  
自謂百年長是如此恐未幾矣即我數十年中所見豈少  
我我之戒之詳書於此所謂甯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後世  
設有類此者執我此言正之

此輩之種：不齊其中有頑梗者陰毒者蠢愚者鄙賤  
者守道之可也有天性忠謹者居仁溥良者適人後自  
願束服後賂值留之可也

世有不以誠待同儕而惟以詞色駕御之者家為可耻問答  
之間使有抑揚進退睨視之際輒作離合依昂不獨傷憂  
傑之心且令端人正士鄙夷疎遠而不屑道也吾每遇此輩  
暗笑之窺見其底裡而被尚不知豈非僕乎此只成一世俗  
人真正學者若不作此面目吾黨之士以為戒焉可也

不忠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然知人之本全在學問學問不到是  
非邪正即或能辨真偽疑似必不能法聖人之真知灼見雖  
非學者所能及然居敬窮理到至處亦自心如明鏡人之對  
之者纖毫不能自隱也所以然者誠不可掩也故欲知人先

問己自己胸中無明鏡而自許知人鮮不失矣故以為忠者  
患無此學問非求諸人也

余非能知人然略接酬對之際不能不留意於此雖不敢  
遽作決定而六往：得其大槩焉其於與人共事共言庶  
無大謬大率人不經意處家見真也至其有意為之者  
亦可即其用意而測其幽微矣非遂以揣測為知人要其  
本考於情與理之間酌數於事與勢之內未始不與吾  
學有益云尔大抵觀事宜置身於事之外觀人宜立心  
於人之上而後能盡其曲折隱微之情察其展轉虛實  
之故庶不至為所眩瞶遂遂誤而不可返也俗語云錯到底  
可勝悔哉

世有專欲欺人者所謂機交之巧無所用耻者也其人固不足  
道獨我誦稱讀書考古又嘗有志於當世而猶為此等  
所賣豈非耻乎嘗思此等詐讓居心鬼域成性其人六傳  
授有術必相人而施之擇地而蹈之乘機而入之因勢而導  
之是以其術而不覺令人終以為德而不以為怨至其悟  
也乃始拒之遠之而已無及矣前代奸臣得君甘此術也  
士之居世固非君國之比然而其身其家所繫豈淺鮮哉

可以令我喪名失節親離財散至不得比於人而彼之望  
望然去之而不復返顧矣可不畏且懼哉知其人而絕之固  
已而其人亦不易知要是我自力於學而學而深而心體正  
心體正而權衡審其人至前或暫解於一時必不久能蒙  
他日或懼我之先覺察我之終不可欺則必不待却而自  
遠矣士之處世固當如此况其遭時遇主至於剝視棘  
而膺塵鉞者乎

余閒居時好與小兒輩嬉戲或以為家主體尊不宜如此不知  
余蓋有取爾也余體弱常須動以活其筋脉通其藏府故  
久坐則生疾病而老年尤非所宜是以家庭朝夕之間唯要活  
漢天機坦率自然且就嬉中戲即用教訓易入且久而不  
忘也天情性相感故也若專示嚴正彼但知名教之苦甚則  
以老人為不情轉於教無益矣

人之身體動則愈強戶程不腐泉流不冰自然之理也余  
少時嘗從人學拳運動筋骨增長氣力以之甚有功效  
蓋二熊經鳥伸之意兒曹輩不妨學之古人秋冬射獵  
意亦取此但不可因此遂與人角力如某之至於跌扑傷  
股則蠢甚矣

又小兒春日放風為謂其仰目注視能引肝氣清陽上  
行六極有理

嬉戲中用教訓不覺其為教訓故易入少成若天性習  
慣如自然此六一法也然存乎其人非勉强所及

世間閒靜中意味最長冷浸內身心俱適不獨趁炎附勢  
倚靠冰山為端士所薄即或小有樹立不免因人成事亦有  
志者而不屑為也人苟自待不輕自然要學古人有志即有  
學問有經濟方可講道德功業而此三者不於閒靜冷浸  
中求之反欲於熱鬧忙迫時得之乎君子之自守非棲心於

冥漠求四體之安而已固以體驗於吾身吾心參酌乎萬事  
萬物我究能立如何功建如何業確有把握然後敢當如  
何之任而無鼎覆之憂若其中一有嘗試僥倖者則斷不  
敢出也故人見君子之閒然寂處淡泊自甘以為善於  
藏拙而不知其揚於唇警於目者之較人倍切也以為樂於  
讓能而不知其於古驗之今者之比人更大也所謂志士  
豈有沾於名譽物望者哉未嘗畫之藝古人猶以為玩物  
喪志而况馳驟於聞望之場欣艷於聲華之域者哉論世  
者多以今人不如古夫此一事不如古即何事可如古也

先祖上忠公書崩孝子事崩守訓濱城南杜店人也貧家子也年十九母病染瘋疾顛倒昏亂幾危者數矣間向母病如何得好母曰食汝肉方好耳蓋顯語也孝子即暗取刃割左脇下肉大如掌烹以進母病自是遂愈雍正二年正月廿七日事也時暴風揚沙合市男婦擁門而觀莫不感歎下泣既而遠近聞訊縷不絕方孝子割肉時恍惚見白衣嫗與白布四寸許曰貼之止痛遂止事聞州牧胡公賜米二斛肉五斤錢千且贈詩獎之孝子後為人傭減其直務就近者朝夕省視每食辦饋二器數載母乃卒至今孝事

其父斯根於天性者然也今有日不知書痴鈍而制行若此豈易及也哉友人周毅南先生曰是當表其虛因質序其事俟采風者題旌焉乾隆五年十月十日鄉人進士杜書

右思公書事余家后時得其稿蓋刻於木以表其虛者今州牧陶公修州志亟錄寄之

欽差大臣裕謙奏報逆夷大帮犯定海於八月十二日船二十九隻先有火輪船引大船二隻入竹山門控兵葛雲飛在羊塘上城有準苗頭砲擊斷大船頭桅該逆不暇迎敵冒死竄出去

旗門復繞入大渠門遊擊張紹廷在東港浦口城迎頭擊擊即時退出我兵一無損傷前已併幫犯盛舉石浦等處經官兵兩次擊退

上諭交部議叙葛雲飛加提督銜張紹廷升參將

按裕劉浙後事：講求銳意振作故能反積弱為強而孤懸海外之定海若處重門複關之內安於磐石較福建廈門密通東粵猶不免前次之失者相去遠矣就前奏沿海情形之摺已知其知彼知己之洞若觀火而用人又能一其志而盡其才是固存乎其人也裕蓋定

邊將軍班第之曾孫也以兩江提督為

欽差大臣則江浙兩省沿海皆在籌畫中可倚之無患矣已謂千里長城矣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濱州注五代周置領勃海等縣二勃海周舊治也此濱州治勃海之證蓋周即勃海治為濱州而宋因之宋時濱棣德博滄日為河北五郡蓋在三瀾之後以防遼三瀾者瓦橋關為今雄縣益津瀾為今霸州高陽瀾為今安州六日草橋瀾也以形勢言之則今濱州在棣州東十里壘濟水下流百五十

里至海則前為勃海縣而後取海濱廣斥義置濱州

二可見矣又滄州注漢曰勃海郡後魏置滄州則是元魏

以後無勃海郡而齊有勃海縣又可徵也蘇未詳詳自地唐高祖封

州蘇未詳詳自地唐高祖封最大以統郡國自唐以來分道守稱州而無郡國自宋

以來惟開封大名京兆河中鳳翔江陵成都稱府餘盡為

為軍為監州領縣即郡也故濱州治勃海仍領勃海如

今之附郭也至元建路府州之制州益降故濱猶為直隸

州領縣後復與縣並列云今則為散州與縣並列云

溯查前漢千乘郡注今青州北至濟南東境是其地又

舊川國治注今濟南東北青州西北是其地据此則濱州

皆在其中而或屬千乘或屬舊川莫能詳也又勃海

郡注高帝分上谷鉅鹿地置今河間東至滄州北至霸

州之南南至武定濱州之北皆是其地蓋勃海郡之

地甚大而勃海縣則濱之所屬蓋漢郡廢於北魏

而唐縣之當始於此也按唐宋皆混州郡為一渤海縣

見高道傳而傳先稱渤海循人則是為郡又為縣矣而

而唐書地理志皆無之宋志濱州曾賜名渤海郡領縣

二曰渤海曰治安視唐志為詳矣唐傳宋志皆作渤

海宜漢郡作勃而濱之為郡為縣宜作渤與

明武宗時吾濱諫議艾公鎰侍御李公嵩姜公佐丁公貴

張公訥連疏請誅劉瑾一時同被逐去官走為桑梓盛事

可以想見當時風節敦而人材蔚興不似今之學者一味

苟安至科名之寡也今查題名碑姜本名洪張本名諾

與姜俱宏治丙辰進士李則宏治己未丁則正德戊辰也明

未諸生白德游號嘯雲為大春公受業之師有詩紀之故

余得錄付修志者詩云宜入晉宗祀其人信可傳孤忠垂

武廟遺直仰名賢暇日虞淵後迴天賜富前感時追往

事祖且合縣延

欽差裕奏報定海失守及我兵力戰六晝夜屢勝終敗情形

上諭交部嚴議陣亡兩提兵及定海縣議卹

裕在浙力加振作較前為勝猶有此失豈非思慮未到於戰

守之法未得其要與為之憤懣浙人本懦怯脆弱將未如

再用古稱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死善死者

不亡此皆節俱有方畧在安得其人而語之彼兵船砲多

而不能及遠若我六七丈砲彼豈能當指內稱萬雲飛親自

開砲擊中夷船火藥當即燒林必親自開砲而後中則他

所派管砲者必胆怯空放可知矣即此一事真令人氣湧如山也

大參公詩名涓湖吟集攷水經注濟水東北與涓溝合水上承涓湖北流注濟爾雅曰水草交曰涓通谷者微捷為舍人曰水草未交合也郭景地曰微水邊通谷也釋名曰涓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今按涓湖在濱西南五十里蓋涓濟十里與北流注濟之文正合濱志載為買湖而鄉人又稱買河蓋皆土音轉讀之謬耳今其地之無水但窪下有湖形至涓湖水所自來當即淄川新城東注博興流為小清河自由青州入海之水當時或溢為涓湖入濟迨後湮塞乃專滙於博興之湖不復與濟通而湖與溝悉成田矣蓋其處別無來源故耳

舊有戲說曰科場近文昌定榜缺一人命侍者查籍侍者曰有某欲要文昌曰孰不要命再查侍者曰某要得急曰果急乎曰甚急文昌曰此即無法只得與他此蓋喻言科名徒功夫得也致不條廢寢忘食雖神明不能達之為今之學者說法雖戲說而實至理蓋精神所聚其文必恰中肯綮結構繁嚴詞氣蓬勃未有不中試官者也我家子弟皆中材若修怨

玩時愒日文必散漫無統規矩不準茫然於取舍之間神采不生率成於鈎棘之際如何得中此真其對症之藥可以鍼痼疾而砥膏肓也任命之說令人急奪命之說令人奮一息一奮成敗之淵豈獨文章科第為然哉

古人云忠敬云孝敬忠孝是至性所發敬原自性中一滾流出蓋敬即誠也豈有忠孝而不誠者乎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由內達外是一貫的道理若自恃信心便率意徑行其於忠孝必有欠闕者矣曰情深而文明豈有情外之文若情不深而飾以文其文焉能明故又云忠愛云孝順凡以言至性至情之動於天而不自知也或曰常愛如何曰事有常愛心無異同血濺御衣股療親疾正是觸著便未有初念更無轉念至如比干橫身伯奇流離不得於君親而未嘗不全其忠孝此則所遭之不幸而其敬何嘗有間故祇道其常而愛已賅矣聖人盡性到極處祇是如此凡人率性到至處亦祇如此一焉而已若夫任君親之事不敢自愛其身不敢自惜其力而真能見其事之是非可否則不能不資於學問學問須裕於平日非倉卒所能辦致致身竭力是敬勤學好問以求克盡其忠孝而無負於君親更是敬也

如浙再失定海之事三控兵一繼替此四人者皆傑出者也而三繼兵只知勇戰而不知用謀以至兵疲力盡彼出生軍而無以當之一繼替被其乘勝圍逼殉<sub>死</sub>而死皆不學之過也夫國家付以軍旅寄以封疆豈一死可以塞責者哉死可以言忠而不學不可以言敬奈何庸道大投艱若此而僅恃一勇之夫也噫哉

觀左傳息媯之事為之感歎夫息媯得一美婦人耳人之妍媸受之自天非有淫行失德而已足亡國天生美婦人豈為欲亡人國哉若妹喜妲己褒姒三代之亡皆以婦人其為妖為媚

尚是孽由自作息媯非其倫也無端而為蔡侯親又無端而過蔡息憤其見侮而引楚以伐蔡蔡又絕以語楚而滅息息媯又激楚而滅蔡禍及往復皆為美婦人故豈不重可歎哉先王制禮重男女之別嚴內外之分婦人既無原飾艷妝而且言不出閭行必蔽面所以別嫌明微塞閭門之隙杜禍亂之源若是之思深而慮遠也自禮之亡而蕩閑踰檢女不知守身之義男不顧犯分之譏三代以後傾軋離路曾不覺悟史冊所記若出一轍卒無有引陶唐之戒惕成湯之儆去安樂之亡而求夏逸之生者豈非人欲縱

而天理絀一往而不返者與然則家有美婦人非家之福婦人而美乃身之災思慮預防固當不容已也如清和之時固當守禮在濁亂之世固當守節嘗性鮑宣之妻蔡邕之女一死於強暴一陷於夷狄然後知孔明娶婦不取色而取才不貴貌而貴德卓哉明哲高矣遠矣

後生小子安他志意高遠自然願學古人而無世俗之見孟光嫁伯嚭初以容飾進伯嚭不悅乃屏去鉛華荆釵屨布親操井臼伯嚭乃喜曰此真可以為鴻婦矣此其意中豈有世人之見者存哉鴻自以德重必不肯以

室家累德孟光以德適鴻必不肯以容色累身此真千古賢夫婦之式也何以處治世而安貧處亂世而免患不持此也孫郎周郎二喬之婿且為一時豪傑然而兩人者皆少年蚤死則美色何益於其夫甄后初適袁氏再入魏宮卒失寵而亡則美色何益於其身若詩人之詠莊姜極盡形容而緣緣之作何其悲也李夫人之擅寵至於傾城傾國而其將死也不敢迴頭一顧足哀矣此種何者不見於書冊其他禍人國以自禍者更不可勝數也士既讀書此等豈不歷歷在目我思古人尚何

有俗見之可圖哉吾知越然而不顧也若夫烈女之事有過賢眉青史遺名照耀今古斯豈妍姿取悅媚態爭憐者所能為也古之美婦人以節義稱者固不少弟節義時節乃見則其遇固不幸矣余所見間以美稱者不必南威西子也而有少寡者蚤秋者無子者反目者自賊者極人世之酷毒旁觀歎息而有命自天無如何也求其福與齊者百無一二然則人又何取乎此而不能決其輕重也哉夫女為人婦男有室家琴瑟靜好閨門雍穆或居賤不憂安貧無怨有無道勉

循老為期此豈非人生之樂况夫婦和而家道正兄弟宜而子孫賢無論窮達顯晦皆世之所稱美艷羨以為絕少而難得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問安常心問處安計百年不計一時志道之士固當不昧於斯

近聞有室女癆瘵其母親自守視乃禁不與食每食爛煮蓮子五六枚尚作兩次與之初猶思食後乃并不思矣此病能愈者固少然心間有先天生機一絲不斷從容善養漸轉漸復仍得就愈者是雖沉痾未遠無生望也然善養以穀氣為主穀氣斷則脾胃絕尚復何望間

其母南省人也習聞傷寒後不宜多食又聞多食者之勞復壞事也於是不論何病先絕其飲食而凡可以生者必死矣本為求其生而反致之死以此知世間無論男女不可以不明理不明理雖所生子女不可保矣今之醫者吾感焉動輒用藥一味七八兩一劑或至半斤以為須大力乃能治之不知人之服藥與食無異隨元氣流行布散仍仗脾胃消之散之而後運送以達於病所今使人一日而食兩日之食焉有不病者乎凡此皆不明理之故古稱孝子未有不

知醫知者知其理也知其理然後可以事親不然可以育子矣故醫書凡為學者所當留意也庶不為庸醫所誤

不為流俗所惑也  
余家大門之北舊有鋪面三間自乾隆四十八年間開一生熟藥肆每有未就肆問病者余時上常至其處遇問者不敢妄對也又未能徑却也於是為之查書久之而病源藥性及古人製方之意漸能通其大畧自余居京吾家弟姪輩亦然於是家有病者不外索醫而外醫之用藥者亦賴有斟酌而不至於大誤此蓋固有藥鋪故也漸習而不覺而受其益者已多知孟子稱擇術不

可不慎然則門前置一乘肆其六釋術之善者與

李太白杜工部詩古今無敵正與李臨淮郭汾陽功烈

相配太白浩氣凌虛使讀者醒齷齪恬之俗腸盪滌都

盡工部沉鬱頓挫發揮忠孝令讀者感慨激昂而不

已斯二者皆與世道有關係人心有益非艷詞靡曲雕章

琢句者比也然文章如李杜功業如李郭並出於一時豈非

天地之盛國運之隆而所遇乃天寶之亂其故何歟夫李

郭名將整頓乾坤或因世亂而生欲其掃除氛祲世路

清爽而無如所事肅代僅乃中主無度今越古之思不克

遂其旋乾轉坤之用則止救敗而止固未為滿矣因此而思

天地剛健粹精之氣生一聖主勝於生教賢臣賢臣不

遇聖主則虛生而無濟於世若太白少陵汾陽臨淮

皆不世出之雄傑如眾此教人之才之志於明皇之身則

內無女禍之寵外無楊霍之奸近無官寺之權遠無藩

臣之勢禍亂何從而生豈天亦有無如何者不得已而昇於

臣以應於其數不必竟其功歟不可解也然此教人之文章

功業照燦天壤固萬世矚目之所以興衰靡之所以起不可

因逢太平之世事明聖之君優游閒暇足以自娛而遂付

之於不問之鄉置之於不求之地一旦邊圉有風塵之警相顧

錯愕以遺君父之憂其可乎其不可乎故文如李杜不可不

究其原武如李郭不可不窮其畧斯則今為士者之所須

與不容緩者故因讀工部集而志之為佔畢者勸焉

余自嘉慶二十一年視學京畿於考試接見士子勉以立志

成材備而於八旗尤諄焉為謂其二十年後即或當將相之

任寄封疆之重所關尤大也若不於未任事一切講求造事

至而茫如豈有及乎即尋常接見門人未嘗不以此意反

覆詳勉也嘗囑鍾仰山侍於公務暇時讀史隨集古今

將畧為一編不時觀覽而思其所以能然之故蓋以世事無

常人才宜急不得狃於常而不防其變也然鍾君終以

不急之務置之且已死矣今江督裕之余戊辰本房薦而不

售後數年為湖北知府歷漢陽武昌天下繁劇稱富而

治之裕如其人蓋知與勇兼具者又十餘年而至蘇撫旋

督兩江值倭夷犯浙以

欽差大臣往蒞其事銳意整頓整選將練兵有滅此朝食之

志既而夷船果至鎮將督兵浴血苦戰至六晝夜卒

以不敵而地方失陷裕督臨陣捐軀而夷難患愈深



且國境內有河入海若  
湖其河水可因地勢  
使引為溝壑可以限  
敵可以固戍 此固數  
千可當數萬

方事之未至也余以為此人當此地可倚為長城也  
無他慮乃未幾而喪敗至此固緣敵勢較大而浙兵素  
孱然詳觀情形其於布置備禦固未至矣志非不銳  
氣壯不威然慮不深而謀不密雖復忠烈耀於簡編

究於國家何益余是以尤為斯人惜也以其志氣加  
之學問皆之名將帥何難到也而樹立此豈不重  
可歎哉或向其布置備禦所失者安在曰定海孤懸海外  
既遠能將練兵不應專戰而無謀宜於前而受敵之地  
多在王埠橫豎斜正曲直長短迴複參錯中設道路

門戶方壘固微明險暗抗我兵知之而敵人言迷然後運  
以將器虛實隱現出沒不測旌旗金鼓烟火備極變化  
之用所謂多方以誤之所謂出奇制勝皆在乎此今俱無  
有只在亮地剴營敵至便擊我之兵敵彼既瞭然且  
連戰之後我之兵勢彼上盡悉故得潛養生力之軍  
伺我罷極而發而遂無以當也此三總兵之失在無布  
置也總督既駐紮甯山則宜屯重兵日於海口練之使而  
鎮海並波城外宜照定海布置地方官糾合百姓聯  
絡百姓守之如此則彼雖從象山登岸而形勢在我矣

其或守保狼窺之計今  
猶有存目以通衛安也  
宜若有三層對角皆  
取而美互為正奇

遽能得志也今又不然彼蜂涌擁而至而又無以當也  
此總督之失在無備禦也此為之平日則有餘而求  
之臨時則無及抵督者三軍之司命原許其敗而復  
振並非責以必死與守土者等以其所繫者也余是以  
尤為斯人惜也而因為不學者戒也聖人曰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無謀由於不學可或忽於其往之氣專  
料勝而不料敗遂使傑出之才毫無補於國家唯勿  
戒與痛惜能勿深戒人臣於國義不辭難況志為社稷  
之臣則所以夙夜圖維思慮預防者宜無不至或聰明有

未及事勢有相妨上當資於章策奪力以副其不遠而  
宏濟於艱難要以達其必致之忱而後可告之天地祖  
宗而無愧也若弟曰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其自矢是  
已其君之所以倚之以真安若石鞏固金甌者如斯而  
已乎吾知其死有餘憾矣非過責死事之臣也重惜  
斯臣之死而國家不蒙其利也又恨斯臣之死而國  
家復失一將也苟欲為國干城不自腹心爪牙之寄  
者得毋先裕其具而後事也乎哉  
昔與友人言西園雅集凡十有六人一友曰園乃十九人言十

六誤也此便是不用心觀來記所稱豈并女奴童子俱在其數哉率爾而設便成笑柄小子後生何可不慎

此病犯者頗多雖名流舉典公或不免往後進不使質言而語他人以為笑皆不學之過宋時郊天駕回掩門問答而後門啓謂之勘箭箭謂令箭城門之符契也乃有訛為看箭若以弓矢拒之者不亦甚可笑耶

勘箭之法內問未者何人外答趙家第幾代天子復問是乎答是而後啓門駕入此乃沿自五代紛爭故城門

啓閉必以符驗至天下既定遂為故事而不復知其俚鄙之可笑也以此知宋之典制草創者正多矣宋郊天之禮或十年一舉費至數百萬或因費不足竟停止官加爵秩封蔭任子賞賜罪無大小皆赦除此皆不經而沿莫能改甚矣其無學也至英宗入繼太統尊崇所生議禮如爭訟而溫公永叔不免千古之譏其一切因仍陋俗可知也

世間無論何等人只是求上進三字盡之讀書者不肯懶惰便可得科第一也不願以科第終進而求經濟之學

二也為官足以揚名三也不欲以顯達足進而名世之業四也此隨其所處之地所當之時皆無可以較足之地若進而求為聖為賢則益上矣夫人所託不同或有家計艱難俯仰無藉因而徒業為農為商則必朝夕謀維孜孜不怠也即上進也又不獨以日用溫給遂為自足而必以教子弟窮學問以成材上進也又不徒自為有餘而必以贖於人上進也又不第以宗族親戚鄉黨蒙其惠而出而資於國更上進也一說到為人處便自有無窮之事待我而為又安有歇肩之日耶天既予我以形骸則且

欲盡其目欲盡其手足欲盡其待行自廢焉不得也我既具備此理數則心欲盡其謀慮脾欲盡其思維肝膽欲盡其決斷自惜焉不可也此全在志氣志領氣則無事不可為志氣統統無事不能為也無此志氣則塊然一物而已何以謂之人而天地之生萬物以養之者皆為虛糜矣以虛生處樂歲止怨疢癘天札之天也之怨顛沛流離之患作

如今日為士者但知有爵祿所以求爵祿也但知有文章終日咿唔竭能盡智不過為此即或終身不得自

謂生堯舜之世。優游暇日。俯仰自足。有何不樂而必

自苦為耶。豈知堯之世。不能無洛水。舜之世。不能無

三苗。况世代愈降。交亂繁生。若今外世之警。豈逆

料所能及。當此求才之時。而曰吾書生。不知兵。非我所

敢聞也。則是天生斯人。特為享太平之福。耶。向其則則

無知也。語其能。則無能也。士若此。尚自謂士。亦可云不知

世間有羞耻事矣。

梁徐勉誠子崧書曰。吾家世清。居負素。至於產業之  
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

厚祿。可謂備矣。每念叨寵。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福慶。故

錄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吾雖不敏。遵奉斯

義。不敢墜失。所以願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並為便宜。或

勸。或抑。或舍。或勸。或立。或合。又欲抽。或運。或合。皆須聚。或若

此等事。皆推而不就。非謂拔去。且欲省息。終。中年於東

田。間營小園。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間。曠終可

為宅。倘獲懸車致事。實欲歌笑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替

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前割西進。施宣武寺。既

失西廂。不復方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

就所言。今世已值千金。乃  
百金。而猶若過望。豈當  
時。金貴至此。耶。或云  
德黃金耶。

謂是我宅。豪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閣洞房。宛

其。其。竟。竟。誰。誰。室。室。所。所。為。為。培。培。接。接。之。之。山。山。眾。眾。石。石。移。移。果。果。雜。雜。樹。樹。花。花。而。而。以。以。媒。媒。休

沐。沐。用。用。託。託。性。性。靈。靈。隨。隨。便。便。架。架。立。立。不。不。在。在。廣。廣。大。大。所。所。以。以。內。內。中。中。偏。偏。從。從。無。無。復。復。房。房。宇。宇。近

營。營。東。東。邊。邊。見。見。孫。孫。二。二。宅。宅。乃。乃。藉。藉。十。十。住。住。南。南。遷。遷。之。之。資。資。其。其。中。中。所。所。為。為。海。海。猶。猶。為。為。不。不

既。既。牽。牽。稅。稅。不。不。至。至。又。又。不。不。可。可。中。中。逢。逢。而。而。輒。輒。郊。郊。間。間。之。之。園。園。遂。遂。不。不。辦。辦。保。保。皆。皆。與。與。韋

難。難。乃。乃。獲。獲。百。百。金。金。尋。尋。園。園。僧。僧。所。所。得。得。何。何。以。以。至。至。此。此。由。由。吾。吾。姓。姓。始。始。歷。歷。年。年。粗。粗。已。已。成。成。立

桃。桃。李。李。茂。茂。密。密。桐。桐。竹。竹。成。成。陰。陰。膝。膝。陌。陌。交。交。通。通。渠。渠。畝。畝。相。相。屬。屬。高。高。樓。樓。迴。迴。欄。欄。頗。頗。有。有。臨

眺。眺。之。之。美。美。孤。孤。峯。峯。聳。聳。薄。薄。不。不。無。無。糾。糾。紛。紛。之。之。興。興。清。清。中。中。益。益。饒。饒。菰。菰。蔣。蔣。湖。湖。裡。裡

富。富。菱。菱。蓮。蓮。雖。雖。云。云。人。人。外。外。城。城。濶。濶。密。密。邇。邇。韋。韋。生。生。欲。欲。之。之。二。二。雅。雅。有。有。情。情。趣。趣。追。追。述

此事。非有宏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懷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

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為天地物。之。興

我相。我相。相。相。校。校。幾。幾。何。何。弱。弱。園。園。背。背。成。成。宅。宅。猶。猶。餘。餘。其。其。半。半。今。今。以。以。分。分。汝。汝。營。營。小。小。田。田。舍

親。親。累。累。既。既。多。多。生。生。理。理。所。所。源。源。釋。釋。氏。氏。之。之。教。教。財。財。物。物。謂。謂。之。之。外。外。命。命。儒。儒。典。典。亦。亦。稱。稱。何

以。以。眾。眾。人。人。曰。曰。汝。汝。曹。曹。常。常。情。情。安。安。得。得。忘。忘。此。此。間。間。汝。汝。所。所。買。買。始。始。孰。孰。田。田。地。地。甚。甚。為

為。為。高。高。然。然。可。可。喜。喜。以。以。非。非。物。物。熱。熱。也。也。雖。雖。事。事。異。異。寢。寢。邱。邱。卿。卿。可。可。訪。訪。歸。歸。孔。孔。子

曰。曰。居。居。家。家。理。理。治。治。可。可。移。移。於。於。官。官。既。既。已。已。營。營。之。之。宜。宜。使。使。成。成。進。進。退。退。兩。兩。亡。亡。更。更。昭

嗤。嗤。笑。笑。若。若。有。有。所。所。收。收。獲。獲。可。可。分。分。贖。贖。內。內。外。外。大。大。小。小。令。令。各。各。得。得。所。所。復。復。應。應。沿。沿。之。之。諸。諸。如

汝。汝。既。既。居。居。長。長。故。故。有。有。此。此。凡。凡。為。為。人。人。長。長。疎。疎。復。復。不。不。易。易。當。當。使。使。中。中。外。外。諧。諧。歸。歸。人

無間言知物後已然後已。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指巨利汝當自勗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人生大事可不慎與今之所勉若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資產既立墜舍復棄舊業其始末無愧懷抱其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幸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際負杖踴躍逍遙亭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聽琴一曲未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自茲以後吾不言及田事汝亦勿與吾言之假使克水湯旱其若之何若滿庾盈箱汝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係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觀此雅量高致可以想見古人而又遺世外物能令各得其所以是謂中庸之道皆足為法也余所以言為學而又言治生意意蓋如此所以然者治生之須才與德也與為學無以異也世尚有里巷小民服賢藝黍黍而天性淳良良忠信者於鄉黨樸誠守於道路者而況世族之子家訓具存大經拯頌者乎服勤習苦以率人阜求利用以濟物

世代仕宦之窮盛則必變而不至於不振者恒也此是何可忽也

今世有一種人專恃大言欺人以取資財為肥身之計與之言則天地古今諸子百家無不通曉蓋畧加涉獵習知世人之不學也遂盡力誇張無不知之事亦無不能為之事自學者觀之無論其他即此放言高論已知其妄無本領矣何也有本領之人決不爾也然世之人多墮其術中而不覺在尋常人尚無大害可慮者為封疆大臣而受其欺也尤可異者有軍旅之事而聽其計也彼自以為無不知無不能必強不知以為知冒不能以為能果施之於事未有不大大謬者也迨其誤而悔之而已敗壞不可抹矣其何及乎此等入宜入皆知惡之恨之屏去唯恐不遑而世乃有親之能離者而斯人必姑且嘗試徵俸而為之而竟不辭也嗚呼其不至貽國家以慮也是則生民之幸也

此即俗語所謂黨人者也世豈有黨人之入而能謀大事者哉受其黨者引為入幕之賓六友身殆教聖人所言其言之不悖則為之也難人孰不讀至於知人而忘之也

可見不學之易欺而遂使斯人易售其奸也按此乃  
穿窬之友態游說之末流其中之集點者可以交亂黑白  
翻覆雲雨而其下者則不過欺誑誘騙而已衰世橫行而  
盛世不能絕者其人非有大罪王法不能如誅而受其愚  
者又或多當路之人為之庇覆故也使過真正學者原  
不難肺肝如見而既不能行投畀之典則亦姑置勿論聊  
付含容此所以於其秘術轉相授受以夸飾於人至廣深  
大遠多口自恣畧無慙色儒者或遠之而大人反近之蓋  
大人者身處顯要勢不暇潛心學問既無以折其辯給

之口則遂從而獎之彼知大人之勢可藉以行又盡其揣摩  
之工使往來迎距於其中而不能出其情事為旁觀所  
所不欲言而不能不為大人者憂也大人者任國家大事動  
閱大計而置若輩於位鄰之間一旦過聽為害不細在  
昔堯舜語誦曰在知人夫堯舜所知者在遠之大人也而  
大人所知者反不足以別左右之小人則吾恐斯人之為大人  
累也

昔有戚某能重之者則喜出其財不少吝惜雖道  
路人曾無半面亦不難新色若其幽貞端士或值阨

難望一引手不能也余願以為惟今乃知世間專有  
善重之人竟喜重而投之無不各得其意以去則善  
重不足異而喜重乃為奇也人固有不可以恒情例者  
而實不難知也不學故耳出賣風雲雷雨豈能動諸書  
明理之人哉雖然其戚公稱稱聰明之不欲自甘庸者而獨  
為此輩玩弄於股掌之上吾竊代為羞之

按此種人與列市貨賣無異其小者不必論其大者竟自開  
門面令人疑其有奇珍秘寶而實無有也知其底裡並  
不過問則之歛而他徙若入其彀中則將大有利於我  
以求遂其欲我即却之而不能矣余所云過真正學者則  
肺肝如見者此也

昔有以詩質於先輩者一閱擲去侍者請之曰先無句法  
何謂是詩又劉金門先輩嘗托某公詩卷云崑腔無眼  
戈腔無板是之謂亂彈想即無句法之謂矣雖係借語  
而實盡近人之病近無人不作詩：豈盡人能作者耶亦  
太不自量矣

詩之用大矣自三百篇所傳祭祀郊祀祖陳王業考國風賦  
典禮化閭門正倫叙洽人情攸繫如此但吟風弄月自

調風流其非其旨矣况并此無之者耶古人之體格風韻一切茫然其用意又無論也世愈降而才愈薄才愈昧而學愈微以不才無學而為詩既無裨於世教而又不足以自娛吾不知其何所苦而為此不得已也乃猶有絕無性情并無閱歷而自誇篇什之富過於古人者梨棗不必言怨褚墨亦大寬耳

夷事初起粵督先防漢奸皆以資項收而為用其時彼方以禁止通商無由勾結而漢奸亦自知天朝百姓未敢公然背畔也迨後背一意主和閩防盡撤而漢奸失其所利又得

自通於夷於是談夷柔勢勾結必以重利遂至附逆者遂至萬人而該夷從而生心思欲以兵脅我而邀大利於是虎門盡失直至省城登岸攻圍幸而百姓知大義我同力奮擊而退得保無虞而夷船既獲漢奸日費不貲亦不肯息心漢奸中又有樂魁者為之謀主由是先窺廈門未能得利而大帮全穩定海定海布置不周宣波六漫無備禦連失城池如無人焉今大將軍前往當此之時彼自不暇別圖若劉盡漢奸彼必失勢或即揚帆而去若或未能劉盡彼又裹而北來則天津為主意西圖而登州為

中樞所托所以防守之策不可不預講而先待也

### 天津防守

天津自春間已查策調兵詳籌備禦然今之勢與前又復不同前者夷人不能登岸今則附逆漢奸已成彼人詳觀在粵在閩在浙奏報情形泰以所聞悉是漢奸夷船相為狼狽夷船以其火器轟走我兵而漢奸乘勢而進我自不支天津地勢與定海若似而勝於定海者去海口遠河道長可以容布置又非隔海一切不患無繼且海中無近島可泊不能久留也惟該夷不來則已來則其

勢必大何也彼求必勝於不熟之地不得不爾而我所以待之亦不得不厚其力而曲盡其謀現在該處已區畫布置設立險阨築障挑環自己詳密旅須於攻戰守三者加意預籌籌俾各盡其能而已

攻者以我攻彼破擊其船是也不破其船彼心不思其船家大者長十八丈寬五六丈乃是其高船噴水二丈出水三丈此船在洋五十里外即不能進令其兵船乃戰船也又其用輪激水者火輪船也此外即三板船又外則漢奸之漁艇耳大抵兵船長七八丈出水高丈餘火輪船長四五丈出水七八丈三板漁

又司各本報所領海軍  
一砲在日美船艦行出  
海軍律上其明也

視則水面矣其船載砲火輪船載砲飛彈砲攻堅  
而及遠而砲間路而燒近皆仗火器其人不登岸登岸者  
三板漁艇所專載也無論何船皆以專力注意擊沉為第  
一要著而司砲之人使砲不空發尤為要中之要夫我安砲  
欲其依便於近底而易沉其砲欲其近便於中而力大  
此等入須胆壯眼明厚資而精鍊之不妨多備

其安砲最誤事彼見砲能及即始停不進砲過則迅獲  
而至此大患也觀浙江奏報定海打折英艦及打中火  
藥糕蝦船隻皆由葛雲飛親自發砲明其他之盡

屬胆怯放安可知矣故此一事須實有拿手方可決勝不  
然則恐天俸之莫必也聞天津有漢軍砲手教演雷使得  
法然法可學胆難其有隱身不敵目之法則尤要也

戰者彼登岸而我勒之外防之兵是也彼之來攻砲其或兵  
船裝砲以攻堅或火輪放飛彈以開路其在砲臺近護  
者謂之守其徒遠登岸撲擊而我截擊殺之者謂之戰  
彼見我遠登岸前左右無隙可乘則或又從旁遠登岸折  
而撲擊之我則先備精兵或馬馬為妙者前此之或步三長  
短口即乘他法也馬為精盡力剿殺其或四散亂竄者務令不得近  
雖好但須再裝恐不及

臺為要乘人上岸勝之本易今則漢奸亡命兇悍著名  
欲必精勁生兵方能得力勒殺愈多愈好以漢奸不盡  
患終不能息故也

前聞粵東夷人聲言備馬三千匹之語今又聞宣波漢奸索  
居民鞍馬或者彼知北來地馬戰之利安意欲於馬上爭勝  
亦未可知若然則天奪其魄可令一人不返而我外防之兵全  
用馬隊馬隊好臨時或將古北口宣化馬兵全行調至事竣還  
營亦不久稽也但草豆須為先具耳

守者護砲臺前後左右之兵是也彼來攻砲臺必先發飛彈

令我守兵站立不佳以便乘時勢奪佔我則一面發砲擊其火  
輪船其不堅者只二三斤之砲擊者使碎其沙板漢艇更易破一面堵禦撲其室之眾此麻  
須馬鎗傷兵即跟以長矛一短刀一以漢奸兇悍勁闊單馬  
鎗恐另裝不及也鳥鎗一放長矛隨出則漢奸不知所措矣  
臺後地面要寬以便守兵跳躲而猶不誤保護也

天津布置築捍挑壕此本平土海岸防守不易之法  
惟其重複遠近周折廣狹高低參差通塞間錯  
非親歷不能懸擬至海口砲臺竊謂宜退後半里許  
臺之前以土埠護其臺埠之前挑溝兩丈寬細引海

水灌滿壕之外方是海岸所以然者欲令彼下船尚隔水不能到臺也臺之上仍設牛皮棉被虛張軟蔽而土埠間斷之處矮安砲位以便擊手船再砲臺宜排連三座或五座其盡處仍以土折而環護前所謂外防之兵即在此埠之外不容登岸者到埠也而埠內即守兵之汛地或有登埠則烏鎗打之再有下埠則長矛短刀取之天抵此護臺守兵臺之前後左右分布各有專司實兼乎攻與戰之用而又有蹏蹏飛彈之類抵禦前面登岸之事故須挑選派定

先於該處教演熟習至其棲止造飯皆慮火之慮宜如何安置<sup>設</sup>即預先相度措置為要

凡此者欲其攻者專攻戰者專戰守者專守各凜其責各精其事同心戮力以振國威宜令將弁識主帥之心行伍曉從王之義則拊循勞勉均有<sup>職</sup>責焉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其庶幾乎

至此事以砲臺為要其掌操砲者尤要有事之時并食寢不暇宜如何輪班番休之處亦應預籌其對敵當有乾糧隨身其夜警當有<sup>心</sup>聲傳誦宜如

何供備如何巡查當先慮者也<sup>臺上砲位宜龍蓋暗</sup>

奸難保不由遠處登岸前宜來宜

由外防傳誦誦讀并<sup>擊</sup>擊兵

又河水入海口自必用木牌堵塞宜退置於兩岸砲臺夾立之處而前砲臺之後半里或一里宜復置砲臺河中亦復置木牌皆有守砲賊船欲進河口則其各有後層者以防前層之萬一不虞者也其再退數里為大沽可安種臺以砲臺護之而別駐一軍備用至河內上流淺狹處宜用大荆蒺藜石子入河中令水漫上流如南然又可以引水別用也<sup>此不妨於上流再備兩</sup>石子順義河岸多有之

小船載至天津甚易但大荆蒺藜須預購京北一帶山河搭橋多用之似出處不遠也

鎗砲軍營之利器雖有不能禦也然而不善用與無有同或者設西洋火器以為神奇若謂斷非中國所能敵則大非也西洋特較巧較捷耳若大砲彼船不能載者中國且編有之彼船雖較堅亦不能當連擊也然中國之人靈靈則生死之心易動外夷之人蠢蠢則險易之計不移此所以相對而常不敵也龍泉大河吹毛刺鐵我有之而不能用豈得云器不利哉今且不但不能用而擲之以殺寇盜寇盜未必



中而我先空手而無如何矣夫鎗者按排而進步故以連環為用豈知當我如建如雷時及乃彼守雌守默之候須更鎗火盡而烟消竟止辦走矣不砲之然但令敵聞聲且任於摧堅險銳毫無與也夫如是焉能敵人每觀外省奏報接仗情形或以為奇巧火器從未見或又云我鎗砲極多無如不能及遠夫彼以懸砲發火彈我若擊沉其船則懸砲俱亡何奇巧之有我望影先發彼則稍候又何遠之能及外有今自粵而閩而浙皆有新添大小砲為數不少而擊砲夷船者寡：僅見豈非不以克敵止以護身究之身不可護而敵勢益張為之帥者至矣敗身亡而猶不悟每念斯事真令人氣湧如山而至今猶不聞海疆文武專意於此則軍中此器竟成廢物而又何時以禦海何操以懲奸耶竊謂此時講求於此其沿海防夷各省此種可仗之人武弁中若干名兵民中若干名籍記而恒操之功驗而厚賞之除虛誣以傳誦令之外不得濫放一鎗一砲則大功宜有望矣我

聖朝

君明臣良金融四隅毫無間隙今日之事祇須練此一門而

全勝之謀已在掌中可不勉哉軍情謀新轉敵為勝以振國威以安民志可勿勗哉

按砲能擊船則敵船俱喪其功甚大而不空發則我既失砲而彼益張威其弊之甚大故須專養司砲之人乘馬鎗人數既眾全在帶領之負能使到時乃發為要而馬鎗前手易高後手易低昔人有令所一都者為防此不可不知也賊眾中如有出格勇極當先及死戰不退者宜馬隊中別置數人或鎗或箭自陣外取之必平時能百發百中者此謂冷鎗冷箭接戰俱不可少又砲位宜大小相間其小砲者在前列先發小砲大砲在前即發大砲勿勿混施蓋大砲少而小砲多也此必管砲者胸有定見宜於平時考驗之又每砲各一人以對準頭不可兼管也

太平久民不見兵革以致營伍之中不但知砲為務令鳥鎗為功考課與文士之但知讀書為文詞者正同故求將才極難而未能司砲者亦不易得遂使外夷肆其凶兇炮臺無顧忌彼貪冒無厭若一無懲創勢將蔓延而不可已有志之士及今為之尚為未晚故急亟

論此時要務不獨急一時之患公欲令自強以往咸知  
講明經武之方也而裕安內據外之畧也

或曰此外無要者乎曰安得無此為今之大病故先之耳  
此外則造船務勇為急矣夫夷之兵船其大與堅未  
能過中國也其造船之工與料勇與閩皆有之有小船  
一種高於水不過四五尺長亦不過二三丈皆於餘姚  
見之知其為汕船也上通前後一半皮單之中脊起而  
旁下垂行舟者在內十六葉進退旋轉若飛此內可藏  
小砲二併水勇鎗鑿火具用以擊沉燒燬大船轉

能以小制大若使閩浙各造數十隻就募水勇管駕彼  
砲子火彈著落其上者悲滾下水可以直近船底而  
攻之可以緊隨旋側而破之并可由內濕谷內洋而  
而援定海越乍浦而援崇明不獨為閩粵之利也惟  
自山東直隸咸京則地勢水道皆不同只能拒守不  
能講水戰耳然而登岸則北地所長而彼船砲反為  
無用則拒岸亦足以困之即所言天津防守登州防守  
者是也

或曰此外復有要者乎曰有則固結百姓是也可以戰可

今重臣之職非設  
郭君稱瑣瑣務務  
我人強欲以謀交  
為以思被或生殺  
但曰指其口不復能  
言以其快意多有  
人理

守則民志自定不可不提而振之仁義之鄉寇盜不入

嚴肅之里強暴知畏國家強兵猛將聚於所守而  
敵寇賊賊或且剝奪幸邑茶毒村落為百姓者豈  
能束手旁觀甘心坐待家盡屋此而不動於中  
習有擬廣東宣諭百姓一道茲錄於此可以見其大意  
也此外則皆軍務之所必備不待言矣  
然上存乎守舍之為何如人凡一傳巡喝謀畧全安者  
每用之人也凡身處危倫意氣彌厲有為之士也忠義  
勃共感動人心則肝胆所照胡越同舟百姓聚於耕鑿

家忘帝力使知昔之安樂聖主所遺今之惟維異類所  
構若雖此而而不交不況微殺極威不必還極而  
竟畏惡是避何以為人是則官民一體上下同心其勢  
已足自固其氣已足奪人者有寇盜戒不入境者端  
在提相向之鄉不在望塵風奔消之邑明矣  
按此六非為一時之計也明大義以激良心揚國威而  
消異萌和四夷於干楮繁萬世於苞桑厥有賴焉  
此外軍務而備頭緒頗多各有司存茲不遑及

登州防守

登州為直隸盛京門戶南北洋必由之路而城臨海洋形勢轉與廣東者河夷船可到城下者相似自春間籌辦防禦一切布置一也定自必極嚴極密惟現審粵閩浙接戰情形與前又不同其船至三十隻而漢奸至萬人所以定海再失而寧波及屬縣亦不守固是備禦不周以其勢較大故也現彼自不肯舍而北未夷既不來則漢奸亦且在彼圍擾與夷為狼相相須之勢計若大將軍能將漢奸殲擒淨盡則夷人失勢亦或息心若漢奸未盡而定海不能固據則或狃以此犯正未可知而所以待之者

亦不得畧存一隙矣

登州惟府城之守最安夷未則其所專注者也夷之兵船必載砲至蓬萊開其火輪船必載飛彈以燒水城若於甫至而即擊破其船則彼砲亦不發所慮難手之下中而彼仍得施其技耳故砲不空發惟司砲之人是賴胆大眼明是所最重宜厚募其人而重養之無論武弁兵民一例加資此事最要勝負全繫於此定海台灣皆鎮將親發砲而能破夷船可見此事之難且要也水城內宜空出使飛彈落空亦是要著閩粵奏報志是飛彈

令我兵走驟而漢奸乘勢搶進佔據喜水城外海岸偏窄漢奸未登岸即先以排鎗擊之而亦以破其船為得要也至城東西兩面夷砲似不能及而漢奸登岸撲城則尤重加防範其東面曾言挑寬河道夾森土埠則使登岸而不能近城其西面有數山口雖要隘可守亦仍宜將外面之路剝削陡峻不得上為要其南面之山凡東西可登之路亦皆剝削或塞不能登而置兵守把礮磚拋石皆可得力而再於東西海岸藏兵挑壕設險安兵以禦剿殺凡兵有戰守而必別

藏生力勁兵以為出奇之計而成善後之功定海之失即由我兵戰之而為彼生兵所乘遂致不敵不可不先防之蓋夷祇仗船砲而漢奸則閩粵兇悍亡命之徒須以計擒斬而不可專仗力闖也至登州廣縣沿海者多本非夷人所欲而漢奸實同洋盜難保不到處搶掠以給口食勢不能分兵往護惟有州縣官連結百姓同力殺賊其離岸遠者并分燒其船絕其歸路以計除之其去岸近者惟築城而城山之險為大船所不敢近開城嚴守城外以土即可禦也蓋漢奸亦祇圖掠食無夷船之助又無鎗砲之用亦不敢久停

也惟海島過多殊難防無如許兵守而又無濟於事  
即長山島竄大而六難宜訪之本也考以京謀更定長策為佳也  
春間所調兵數本不為多若各守口皆防則兵益少與其  
不能敵而仍棄則不如聚守府城為有益矣控之府城  
為要必不使有萬一之事此大局所關不獨收全利於現  
在而即以消後患於將來闔城闔鄉紳士商民同心  
而謀齊力而守無一人不受利害者則必無一人不圖休戚  
者正須地方大員披肝露胆晚諭勸誠激發天良東  
人性直而紳士中讀書明理者多若使皆慨然自任則

必各竭智力而為之是  
聯萬眾如一身其勢即未必勝亦可保其必不敗矣即  
未能滅賊亦可決其必不矣

至城中內外婦孺子不禁恐嚇者不妨令暫避遠村所以  
守城者之心而免其過慮也搖動也守土從王原不責之婦人  
孺子也

夷之兵船竄大以六七千斤之砲擊之亦無不破者只  
要能中耳其次則火輪船吊砲於桅以發火彈不能  
及遠亦不能有準但亂發困燒人耳聞路耳此船竄  
不堅亦三千斤砲擊之必碎矣其三板船單載兵圍

上岸者一二千斤砲即可擊之而為鎗打人是足禦之  
鎗砲不空發則有勝而無敗故此時所最宜鍊者此  
一事也

惟春間調派之兵究竟尚少若臨時看未勢或大則專  
力於守即戰亦決定必勝而後出不然則宜可守耳天  
津近京派兵本多而又有自京差出大臣海口去城且  
遠一切俱辦得及河道又長岸上皆斥鹵遼瀾之地  
登州雖同是北省而地勢不同人事亦異非可一例論  
也但能守已是勝矣

再須常得浙江信息為要方好似宜有親信人往浙專司其事  
蓋得信則彼之情形如觀而我之謀慮能先也凡彼處  
攻圍打仗及各散留竄種情狀不厭詳細則其盛衰強弱眾  
寡虛實長短盈絀如觀於目而我得以用奇用正用誘  
用脅用馬用兵用神用步用圍用陷皆先其未至而大築已定於  
胸中古人所謂知彼者如此又量我之力察我之人孰堪  
其任孰宜其事孰戰孰守孰堵孰禦孰策應孰  
助援孰於旁孰策應於後孰熟其法孰優其技  
亦於其未未而大築以運於掌上古之所謂知己者

又如此所以動合機宜有勝而無敗也前粵閩浙似各管各事不相照會以致應敵接仗皆若出於意外雖使有備而固已多失矣余是以有此議蓋前所未及

又教場東之河北頭宜築土埧接至再東之河為妙埧內或將河水引出作為橫直之溝或地平以水浸如灘則於水中掘暗坎尤妙此皆以防登岸也今登岸必不得至城也定海漢奸於岸上支搭帳房蓋因船不能容且欲就寬地整理攻戰之具也遇此則馬

鎗突至打之或火箭燒之火箭以油浸絲棉縛箭頭炸以為射蓬欲其往而然城西海岸是否相同隨地酌辦燒帳房種草則無庸至兵皆分布於防堵要地則守城宜責之紳士帶領百姓分別管理而城門之出入城內之街巷二官分司稽察搜奸細防火護糧守藥局皆其要而嚴察內匪盤詰外奸更為緊要有幹才者為之聽而論之閩粵可以戰可以守無論水陸天津也要戰也要戰守皆陸登州亦皆陸然守重而戰輕若浙則不能戰亦不能守亦無論水陸一在地勢一在民風

浙先是無人戰則逸守則濇祇以走為上計則何適而可或曰今天將軍往浙浙竟無可辦與日大將軍英姿風成讀書好學博覽古今並觀兼聽收攬異才廣諮謀畧謀不必已出功不必已成即此器量已遠過諸人而諸人之所以失之者絕無有矣去人之所以失必有已之所以得安有不能辦之理曰然則復何慮曰慮劫數之方未不能盡如所冀耳夫一海之水可以南可以北天將軍逃之於陸而彼乃逃於水逼之於此而彼乃逃於彼或見影而早驚或

聞聲而先馳非我之所能知也則亦非我之所能禁也是則有數焉天將軍能制彼之未而不能制彼之往止使猛將如雲謀士如雨且置於無用而莫如何矣曰此始有天與天則人何由而與其事曰所謂天者數也非理也原天之有是數不自於人而天之所無如何也外夷慕利至於以藥毒人而不顧而奸民又嗜利至於食外夷之利自殺其人而不恤此其於天於理固已光明息而根株斷矣安得不造斯數造數之成而彼又愈逞其惡以自絕於天而天背於

聖耶亦其數之將窮而理之將窮之身見者也曰聽  
之與曰烏乎可夫數既造而人而豈能不復於人  
聖之言曰惠迪吉從逆凶惟繫響曰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自古之天豈至今而不然也傳曰兵  
不戢將自焚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夫其甚也若有人焉  
約其以新其斃也必有人焉其斃其命我何盡吾之知  
竭吾之能力扶吾理而抑彼數彼數愈結而吾理愈  
伸至於充滿無間而數且歸於無何有果即吾所以  
其之此是即吾所以斃之也而不意其自斃也

天不交道亦不交彼逆天者將極其初如氣盡霧中  
自快須臾之瞬身風雷一掃青天白日立現而此  
藏諸靈應妙固兩而齊紅指靈而靈應存味而靈由

聖人之斧鉞也

帝世之鼓鐘行且見之矣吾將觀于羽而頌萬年也  
吾且歌鼓鐘而忘大堯也

才高氣盛之人每不屑為萬全之慮只是遇聖人臨事而  
懼懼字不真夫懼非畏惡之懼乃謹慎之懼也後世知此  
者孔明一人而已夫孔明於昭烈敗亡之餘倉卒受命使

如以出此也皆是力之  
焉無能盡之慮氣能

許馳驅此其才豈不大氣豈不盛而其臨事也若弗  
克勝使人得其德而因以知其能而使之各當其任  
是以昭烈以後獨任軍旅十餘年從無敗事亦自知  
其謹慎而任不辭也裕督之事已矣其才氣實可惜  
今國家人才之宜堪成就者而以不學不識遂至於此  
所言布置備禦之方豈其見不到此特以為如此則示  
福非吾所以自許之意故不屑為耳事後思之固已  
晚矣信所云與傲者是也余之書此欲後繼者思其  
故而勿縮其軀蓋能自惜其才與氣不肯棄於無  
用其利國家已不少矣

按與假亦只是好勝乃氣質之病令人犯之者多惟學  
可以化之而好學者如此人才所以不遠於古也使思我  
以如此之才與氣而墮外夷之計壯有大於示弱者必  
將偏然而反矣不為自己意見所誤然後不為敵人  
詐謀所誤可不務乎我之才氣藏於無形其謀  
皆出於敵之不意則敵不知謀之所從出只得浪戰  
以求勝而使其求戰而不得則其勢愈誦而我乃出  
其一鼓殲擒之計淺不勝矣古稱名將用兵如神其

要只在此北宮點之勇。欲人聞其風而避之耳。使再遇一北宮點則相持而俱斃。此所謂正夫一人之勇自誇為萬人敵。而究竟只是一人敵也。國家用之。不至敗事者。幾與假者俗又謂之上當。乃是自上自當。又安能不上人之當。故學問變化氣質。六無他。只是安不上自當而已也。然而世之好學者。百無一二。而好勝者。所在皆是。蓋客氣勝也。客氣一分。不除則實際必受其害。況國家之事乎。况軍旅之事乎。惜乎其未之間也。莊子曰。知貴乎。卒言事後之無及也。謀之半年而

猶不及。是誰之咎與。

家藏方伯公遺笈。道光辛丑孫翰携至都。乃作木盒裝。蓋以供之家祠。明天啓之末。方伯公藩江時。右時各省建大璫。魏忠賢生祠。方伯公獨持不建。撫其懼甚。乃摘公冠帶。開住。並就滄臺祠撤像。而改為之。疏上。而璫敗。撫坐黜。刑而方伯起。藩湖廣。夫方伯公始終一節。未嘗有異也。小人自無識。欲得罪名教。耳究之名教。無毛髮損而小人已名列受書。不可解免矣。人亦何憚而不為君子哉。因敬觀遺笈而識之。上因以興起我後人也。

方伯公當璫時。守正不阿。蓋皮乎危矣。然卒無恙。歿數年。而壬午城破。公之弟及子若孫。殉者九人。蓋忠孝之培植者厚也。及今二百年。而衣冠如故。顯達不絕。其所留貽。不又遠乎。我子孫其尚捧笈而思。則公之遺宗澤當與笈並留天壤也。可知也。

今人無論何事。只是一下手。先將題目認錯。其後便費盡經營。補救無及。裕督以

欽差其往浙。其到也。夷船已去。則其所辦者。善後非督戰也。如何守。如何戰。如何布置。自己之兵力如何。將才如何。軍器

如何。糧餉如何。宜增者何條。宜減者何事。不得憚勞。不得惜費。凡此事之前後。始終上下四旁。慮：想到分別緩急。以次興舉。隨時督催。逐處考驗。不留毫髮之隙。以待他日。公不遺幾微之空。而任他人。至於萬一無患。而猶慮尚有一失。必有以防之。而後已。此之謂善後。謂自今以後。決無有一事之不善。如前日者也。今及乃一切不問。第選兵練將。是祇辦一戰而已也。一戰不勝。則兵盡將亡。而自已亦隨之而去。安得謂善後乎。且使後之人。救其失。而不及。是更以不善遺後。而何後之能善哉。誤認題目。由

和。不。學。一。誤。而。無。不。誤。可。勝。惜。哉。

自己。要。無。愧。便。將。聖。人。慎。字。錯。看。在。失。事。不。戰。之。後。又。但。認。能。戰。為。善。後。此。非。不。學。而。何。或。云。學。者。從。容。之。事。非。空。使。戎。馬。所。能。及。曰。此。又。誤。認。矣。學。有。先。事。之。學。平。日。之。講。明。者。是。也。有。臨。事。之。學。今。日。之。籌。謀。者。是。也。周。諮。博。訪。則。時。之。分。肌。勞。理。者。不。乏。也。旁。羅。道。稜。則。世。之。効。技。敵。能。者。無。盡。也。虛。而。受。之。精。而。擇。之。變。而。通。之。神。而。明。之。坐。決。其。機。而。力。舉。其。事。且。為。素。學。者。之。所。不。能。及。知。則。六。何。時。非。學。

何。往。非。學。要。其。源。頭。總。在。聖。人。慎。字。之。中。認。慎。字。既。錯。則。一。切。俱。無。有。矣。何。學。之。可。言。耶。余。於。裕。督。之。死。不。勝。其。惜。故。往。復。胸。中。而。不。已。甚。願。後。人。之。鑒。其。失。以。有。裨。於。國。家。也。慎。毋。拚。一。死。而。委。君。命。於。草。莽。也。

裕。督。不。死。六。無。以。謝。三。鎮。裕。督。父。臣。尚。不。欲。示。約。三。鎮。行。間。遂。我。豈。復。能。言。周。防。之。事。孤。懸。海。外。援。救。不。及。是。置。之。絕。地。勝。則。生。不。勝。則。死。更。無。別。策。三。鎮。若。問。棄。師。之。故。裕。督。無。以。應。也。三。鎮。皆。素。有。名。者。余。是。

以。惜。裕。督。又。惜。三。鎮。也。大。臣。自。知。所。繫。之。重。則。當。自。惜。其。身。知。人。才。所。關。之。大。又。當。惜。人。才。也。凡。皆。以。為。國。也。不。學。不。知。此。義。學。願。可。緩。與。

夫。之。所。恃。其。砲。也。其。船。也。海。洋。各。國。既。小。而。貧。其。人。鈍。拙。無。其。心。思。無。其。計。算。上。不。欲。費。盡。物。力。而。為。爭。奪。之。事。以。後。之。無。理。也。而。遂。讓。之。夷。遂。自。謂。天。下。無。與。敵。者。藉。禁。止。鴉。片。而。開。兵。端。欲。以。威。中。國。而。耀。其。長。技。事。之。始。起。中。國。亦。以。為。其。船。之。堅。砲。之。利。我。皆。不。敵。於。時。當。事。者。中。餞。則。藉。勿。開。邊。釁。之。言。以。自。文。其。畏。蕙。無。能。之。計。夫。彼。已。據。我。定。海。

傷。我。將。士。而。曰。勿。開。邊。釁。此。誰。欺。乎。是。謂。邊。釁。已。開。於。既。往。今。我。猶。將。緝。之。將。未。而。城。邑。將。士。均。可。置。而。勿。論。也。以。前。既。勿。論。則。以。後。更。可。勿。論。是。緝。邊。釁。乎。抑。更。以。啓。邊。釁。乎。不。可。謂。定。海。再。失。非。由。粵。東。擊。其。端。也。今。裕。督。死。三。鎮。亡。已。矣。不。可。追。矣。論。此。後。當。如。何。耳。夫。夷。恃。其。船。而。船。固。不。可。恃。也。夷。恃。其。砲。而。砲。亦。無。可。恃。也。何。以。言。之。其。船。之。最。大。者。不。可。以。戰。也。可。以。戰。者。其。兵。船。耳。而。兵。船。之。大。無。我。中。國。所。能。及。可。轟。而。破。可。擊。擊。而。沉。可。焚。而。燬。一。船。傷。則。一。船。之。所。有。皆。盡。彼。即。



有船數十我豈不能傷船數十且中國以未見其砲致  
為其虛聲恐動耳今既交兵一戰矣所有長技豈不  
盡施而竟未嘗有異也其軍大之砲我且多有之我  
之砲安處即可發而彼之砲須防其後之陷於沙而  
獨在礁也砲前出則船後生其然也粵之廣東虎門浙之  
定海皆由漢奸為之導故以火輪船飛彈出於我之  
所不意而其登岸直前者漢奸也不緣漢奸則火輪  
飛彈者兒戲耳若我何其船不過如此其砲亦不過  
如此我亦既習聞而熟觀之矣何所可懼而自驚自

嚇若鄰人之避伯有者故今浙江之事能以計劃盡漢  
奸勿令復與夷船合其軍要也漢奸盡則夷船孤  
轟之擊之赫之定海八十里我尚援救不及彼夷數  
萬里而待助乎不走且計數而盡矣  
或曰夷之性愚而頑鷲而愚失利而去若將復來事則何  
時可已曰夷已絕天滅理不可施以文告喻以話言惟  
有使之自明於利害舍戰之外則無他法也彼之底裡我  
已盡悉前之所以失者我又了然彼再來我則事已有  
備只恐故事行之俟其不勝困敝或有自反之時若云

得利而思則無此事也故我之所以制之者亦無多也曰  
破其船曰砲不虛發兩言而已彈竭智謀此兩事豈  
有坐家之虎不勝走野之狼

凡辨大事視以為易不可以為易則疎畧必多過事至於前  
而非法所及則敗矣裕督之事是也視以為難不可以為  
難則畏首畏尾各所措手事至於前則惟思將就而又將  
就未及敗矣阿督之事是也惟明者觀於事之中而及乎  
究於事之所往則大局先定而深思於事之中而及乎  
事之外分頭理備悉中其款會若舉網而挈涸魚

表而將領一切措置不出於掌控之內是以萬端舉而百為  
並集直若應念而成前無遺策而後無餘慮自有其事  
以來余嘗思博訪將二年矣乃始了了於中然而退問  
人世以為局外矣聞於局內即有所言上置之不甚觀覽  
是以空抱熱腸而無補於事雖然將有能者出而任國  
惠分

主憂其所為必出各思慮之外而其意必且與吾合而吾  
言上若符節也何必用吾言而吾言何嘗不用哉事修  
因循錄道當其時故言其事居多留以俟知言者裁

宜鳥

言人之生者舉成數曰百年而能及百年者人亦詩人祝頌之詞也但曰壽考曰耄曰耄而不敵過為期也余年且八十矣及此而自幸不及此豈遂以為悲乎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蒼顏白髮猶敢死於早夜之間之謂作此人則必有此人之事一朝風燭萬古埃塵日暝息斷我復是誰所可自慰者當此之時中心無愧疚耳自退閒以來聽鳥看花豈不甚樂而興起既減亦復無情首酒嘉肴亦云快意而嗜欲全消又復何味惟有所素讀之書

所宿好之筆墨尚與我依不去身舍此無以寄懷離此亦無以送日是以一空周旋別無他物手抄心纂累牘連帙或高論古人或秀及世事要有關於教人者則無不具也天生我我死則還之天地我言苟有裨於世是即所以報天地也父母生我我死則歸於父母我言苟有益於子孫是即我所以答父母也前望來日寒暑無多是以若斯汲也必盡之期豈能自主必奢望但留此立身行已待家接世祖宗相傳之遺軌以贈後人則我不為虛生云云足矣形氣一不相屬尚復知後來何寄只要

見我所言知我心之所在由我心而推及祖宗之心是祖宗即我而存我又即子孫而存何必生之為樂而死之為悲乎

右此書識後之語也

國之大事在戎而昔之戎在中國厥後則北塞也厥後則南蠻也厥後則西番也再中國壤地相接而更甚也中國志蓋上下二千餘年乃今始得息而志又起於海外越數萬里重洋而素構難是何中國之難之多而無已時也在皇古至三代天之生聖人可謂多勤矣天之愛中國云云至矣而三代既沒投運方交

生民有欲則爭天下無王則亂由秦而漢而唐而宋及元與明天下歸一而我事曾未之息明則海洋亂於東不久而遂定者以其此於中國之化諸聖賢之書具天地之性元黃雖戰復之不遠故也今則海洋復亂於西豈亦中國氣數必徧天下而與為患耶抑亦聖人之教不行於西方而今將藉以同其軌耶然彼自為教家自有書人又生而慕利今欲以仁義之道中正之說改換其耳目日交易其心思終不能使舍其所重而就其所輕也明矣夫人之取義也得其求而止矣而貪利者不然信者求徒百者求千百者求萬雖天地

不能盈其結望雖聖人不能約其畔岸也而曰吾何惜此區區  
區飽其慾而自止能乎吾乎或兵之興豈聖人得已當此  
而言息事言安人恐事愈息而人愈不安夫理義與利爭  
而義常不勝以理利而義寡也然始不勝而終勝以義公  
而利私也義之利溥於人而利之利藏諸己則人心之所不能  
平服亦人氣之所不能平久之則利與利爭而後知利不如  
義而義始勝夫聖人之用兵則亦運吾之思集吾義之  
力善吾義之謀濟吾義之事戈矛則義之鋒也鎗砲  
則義之器也聖人執屢鉞以命於在廷曰疇為予往征

此不義者夫禹平洪水非岳牧所能與也周公驅豷豳非  
畢榮所能參也孔子成春秋非游夏所能代也天眷有  
道將有英畧非常沉謀果斷者出焉深觀於事之所  
從來確究乎事之所終極精思入於事之中博觀周  
乎事之外分頭理緒中其竅會若舉網而得網振裘  
挈領從容措置不出吾掌握之中是以萬端舉而百  
為集直若應念而成前無遺策而後無餘患嗚呼豈  
易難與斯其心必體天之心合  
聖之契而後可以成輔世翼教之功豈懸任者所能為

也吾政足望之吾引領望之前之人無勇而敗後之人無謀  
而亦敗夫亦鑒於前事矣賊未則聞而失者勉去則果  
以忘憂夫之愧蓋於彼顏兵書之竹帛詔諸英器則方  
非其人與否流其人與

料敵不審吾責也練兵不精吾責也器宜備不備策宜用  
不用吾責也勢宜乘不乘機宜赴不赴吾責也戰不勝吾  
責也戰勝而多失亡猶吾責也

夫人聰明才力之相與素氣謀思之相去不可以教計也主帥而先撤  
慮疑之戰而不高原野冠則為退避之場寇退則作安者

燕安視殺鬼甚虛樹大雷門而莫敢誰何者二矣

行廷善者世才必也

天之命

聖之契至臣董之燕友以口誦成而已不與焉以今況於外

人與命與才與

古今之時要於人才者上之安急於人才者文武兼備  
知勇成備而後可以任封疆之事則人才甚為惜以  
其生而處之難與以而用之不易也鎮將之於  
兵兵元戎之鎮將蓋莫不然而不獨他人之才

并不自恃其才為國家効力者眾而識力殊疎胆氣  
雄他者不多有也此宜海之乎果策為全則三鎮  
不死而禍臂不亡不使封疆係固而亦得徐謀割  
敵之計日情遂遂使心腹爪牙一舉而失其四  
相何視人才太易不惜人志不情已也以為忠君而  
己重名之憂矣以為報國而已蓋國之患兵力之  
何貴可也夫不知我之才而恃所也非不知己之不  
敵之力或大於我是印不知彼兵之強所云百戰百  
殆者此位軍旅再兵佐而心志之學欲可緩年

我於而斯人也斯事也有聞之而自幸者懦夫也計  
存尚免者也有聞之而自矜者奸人陰持兩端者  
也者聞之而憤然以起者志士也或不便存者也  
有聞之而默然以思者所以免其失而策其昧者  
蓋臣也事期必活者也古人者德規事機日周  
四表其於區別賢否以將

天討而塞  
臣欲心庶幾矣所以於者兵聽將、聽帥譬之於人  
帥其心也將其股肱也兵其手足也若志無氣、

相准有怯帥則必無勇將有弱將則必無從兵  
非將果無勇而兵果無從也視帥之所指而已矣  
夫人才則既有要於帥者又既者急於帥者

以上通論

又今日之病在於無能而又少見而多怪為其輪船  
懸砲放飛彈則聽者神驚漢者色定或且誇其  
其勇以自揆其勢見害聞之迺自能者視之則  
不值一發即以前所云造船募勇之策若派出三  
十隻多幾此船或徑上其船殺其人而奪之板棹

死云憐何砲之能物何彈之能飛且彼懸砲者取  
其高則力不可知力小則不能及遠可知俾以燒城燒  
營燒屯聚而已我欲知之將徑其燒而色身此尤  
見其者能之人互相恐動者也夫誠之內忠實有  
餘不免為海外奇談所掩感其宜與識者言之  
此可謂  
其人心思智識恭胆力進投誠之一端也  
又見圖樣其輪在外更可以直破其輪  
此接易登且多多人  
江浙若造此船由閩粵募勇當之亦可用但恐子

師船相問而初北者則多用砲艇中列必得而竄志宜放

此二知戰不知謀之故勿鼠洞守中力不若臨其以

為彼反者助方者乎

夫知難則者以彼不用砲艇故也古語行則我反我法

攻而下陷則粵地也道通水我必往修故後而如

行破塔陸之浮行二設法也古法也古人也我者陳

迫而日法迫之逐逐逐風而順風器用火攻者陸路我

亦可信其信而用

閱於州商道俱曉我法宜令若子孫時時備以

或負不知者亦未無誼究及也但令二知用法則必

有益也

### 破火輪船說

前夷人所供云英夷國有火輪船行其

以運送軍火兵糧未言其制之未云以戰也

後見其新聞紙內有云聞中國官府欲來獲

害定於明日演放飛彈若不使中國知我者

好兵威即不能定約且恐落中國圈套若見

我飛彈必十分驚訝矣亦未知其如何施放

也今就傳來圖樣參以閩粵奏報及傳說交

戰失事各情形始知其飛彈即用火輪船懸

砲於桅而撲之飛彈者落地而猶四爆以擊人

令我兵站立不住而漢奸蜂擁而上遂不能敵

廣東虎門之失福建廈門之失皆以此也定海

寶山軍既覆沒其如何接仗不可得問已大

約敵之船砲皆我所知惟此物出於不意故無

以敵之而屢致失事也今欲勝之必先專意破

此船故設問答而著其說焉

或問火輪船何制也曰西洋人習詐故尚技巧精歷算

故能較高下測遠近使不差於銖黍蓋以機心造機



器驚世俗以為奇而因以收利焉自鳴鐘時辰表  
等皆是其心皆原於為利既為利則不能無事  
故又及其法而施之於兵傳傳即機等是也生長海隅兵不能無戰  
故又及其法而施之於舟今所用之火輪船是也其  
法蓋橫軸貫輪又用豎軸貫單輪覆其上畧如走  
馬轉燈之法而不能以發條動也故法於燈而用火  
雙車之輪各有齒車輪橫轉於上齒推雙輪之齒  
則豎轉於下矣此又如中國水磨之法也或曰此不亦  
奇乎曰不但不奇直愚且拙也何也縱軸之施於日

用可也於器玩可也乃至用之於舟用之於戰豈區、機  
之能勝哉曰彼以此勝我何耶曰彼初未我不知所  
備故為所欺今既知之矣我不但防之使不得加於我  
直將破之使益有以誑乎彼曰破之易乎曰易矣以  
言之凡天下之物巧者必不堅；者必不巧蓋人事之所  
不能兼也今以行水之舟而施機以於其中以火轉輪  
以輪激水火之力必大而又慮其淺水之力既勁而又防  
其入以此重；符制是其船滿腹皆機械也安能堅  
乎不惟不能堅也必且使其輕則木之薄可知也必且

有云其船與水一更四更火  
者是至其有小小宜若然  
則亦不能過細江沙米  
宜全廣福詳細繪圖  
如說各送查核

使其速則形之小可知也料薄形小則但以載飛彈  
之砲而不容多人又可知也今以前所言造船用牛  
之船募勇海人之法使與師船相輔而行則砲可以  
擊之火球可以焚之鉄錐可以穿之撓鉤長谷可  
以留而劈之而敵捷者師船之勇躍登其舟并船  
而奪之也哉非易言之也嘗見其可取而厚費勇夫  
則無不能之事也或曰彼知此船之不堅而多船以衛之  
則奈何曰所用多船者豈非即伺候登陸之兵乎登陸  
方將殺之豈其在水而舍之則必先破其多船之衛也

何待言若謂彼此而近岸則我岸上之砲未期而待夫何為者耶或  
曰彼以大船壓我小船奈何曰勿當其首彼不能旁行  
倒行也船小便利原取其能趨能避至我得手時彼  
反有所不能及也曰我遠師原以大船敵其大船而別  
分此船之半伺彼大船之後彼自戰大船此自破火輪  
夫何慮或曰我師船不敵奈何曰前奏報滿紳捐鑄  
砲位並捐造大船紳士如此急公則在公之更急可知且  
廣東壤接越南我屬國世奉正朔若權假其船數十  
隻并工匠控水如式照做就令操習事竣而厚費之此

其形之船名曰日清... 此船之板... 自當... 之道... 之則... 可矣

公順理之章而無他慮者也... 南無異則就彼募水軍... 破其船砲必不能息何也... 彼何今日去明日復未離... 且即令完結而我萬年之計... 慮不但閩粵宜分江浙而籌... 之重有歷百年而須大交者... 公不得惜其督勞而不求永逸... 之方而非僅目前之計也

公甚費力也凡我派出之船... 為攻戰之用可也防之者在... 公不宜團聚又此船二三千... 意破之甚易此即身替秦報... 未見者也從未見故失色既... 斤之砲可使蓋粉奇巧乃不... 固樣云此船可容千餘人中... 有煙筒一六小大者烟

此船所以安於小者... 為力能轉輪一為... 岸官港能到也其... 砲之細裡而外亦... 又已細也去年山東... 有登其船者見之... 此船既小則其師... 公不宜大故有假... 而船為式之議

高毅士船頭六安砲一砲上... 而砲所發而砲取其能轉... 發飛彈而不能攻堅及遠... 外餘人各執鳥銃致知其... 也半反單船須與師船相... 斧頭須重十餘斤柄須能... 穿柄須眼大勿令柄細師... 斤外下安木把更用鐵鏈... 之師船其砲二六等二五... 鐵鏈一鐵鏈一皆選天力... 則戰以使之用

以上皆為閩粵言之聞以閩粵... 船隻皆備則公可分援江浙... 而有用矣至山東以壯則... 州雖皆備禦似尚未甚悉... 憂之狀似宜速令知之庶... 則大砲全無所聞甚大故... 一層及取宜化舊砲備天津... 中論天津

也以其無水戰也天津乃京師之咽喉一有如定海  
寧波之事則畿輔震驚而回棊鉅故登州之守  
沈於天津而天津之守不盤於京師然登州通臨大  
洋守法只有一途天津海河百數十里若砲臺一失  
則如無人而津城失據故此百數十里中籌度不可  
不詳措置不可不備現今雖有精心布設然竊觀  
其用意只是上年夷船情形在其胸中而於去年  
閩粵接仗情事尚未了也非全境在目通盤籌  
畫恐又如浙江之料勝不料敗而蹈虎門砲臺之

故轍矣然粵失虎門猶可以守天津失海口則勢較  
難矣故今日愚計以為宜查津河全圖分段詳  
載面寬幾丈水深幾尺坐落兩向相去里數岸上  
村莊相去遠近戶口多少寺宇大小并河岸高低一  
一貼說勿漏勿漏仍將現在某處駐兵若干某處  
種某某處築局某處為薪芻之場某處為軍  
械之所皆細字注明如此則沿河形勢如指諸掌上  
而偏全之謀可知得失之計可斷於以造形設險補  
地因天庶乎其真無道策矣如以為可事不宜需

海河以三時上三時為  
若從先潮而未集潮而  
混則須有三時應戰  
馬營兵士各帶四長  
兵器為要 成金

謀貴乎豫不當留他時之悔也畏難惜費將有更  
難於此更費於此可為不為當斷不斷浙東其前事

現在海口所設砲臺在河南灣入海之處似為扼要但  
彼火輪船及登岸漢奸等船皆輕小二尺水即可行  
不必由河北灣也上潮時若水到土險之根或遠圍  
砲臺南北面則砲臺反在三面受敵之地而敵我  
之後亦不難矣此處原圖注解不明須另詳圖方  
能定其或宜改作或宜補救以策萬全又彼船在

水則無定我船臺在陸則有定無定則活可以用計  
有定則滯難於運謀若彼先以別船誘我開砲料  
我砲完而後火輪及小船擁至反為大害故布置須  
通盤籌畫務須想到砲臺雖失而後不能謀必可收復方為  
善策方為全地此利害得失所繫甚大不可祇觀  
一面也謀不豫定勢不先立臨時則無及矣故以先  
畫全河及海口圍集衆思以定良策為今第一要  
務又火砲皆利順風我砲臺皆東向若彼乘東風而  
來則必大害此必有補救之法得全圍而後定也至



砲臺前宜以土埧遮蔽原固未及又砲臺與空置  
營帳恐非禦火之道并須詳改

附呈愚見

自上年秋間夷船忽北未因規畫天津海河事

宜茲並錄以備蕪採

天津京都之左輔襟帶山海控引南北是為咽喉  
重地宜絕窺伺以真邦畿謂宜河道淺狹灣曲  
至海百數十里若加人工便如天險宜於海口退後  
八里或十里跨河為木閘兩重用杉木搭起橫斜

長短交撐聯結

即京城修城  
柱木架之法

中留門內排船隻船

安砲位司砲守之其閘兩重相去半里前閘高一丈  
五尺後閘即高二丈排船安砲亦如前重司砲者皆  
設隱身如牛皮棉被之類後重上安平板為瞭望之  
所前重閘前夾岸砲臺臺前夾岸各築土埧丈  
餘長半里預備稻草臨時於閘前撒下令順流以  
繫船輪其土埧後各伏兵備鳥鎗火具應用至土埧  
外兩岸則馬步列陣之地也至前後閘中間岸上  
宜土埧圍圍如城為宿兵安帳之所城高丈餘留門  
三面前不留

若退後數里再安再退數里又安則重、嚴隘節、  
複閘望之已足消敵人之倖心而兩岸應敵之處有  
應用土埧伏兵之處亦即添設惟取土便是挑壕宜  
擇限隔敵人之處取用俾一物兩用而不碍戰場為  
妙故云河道長容得布置也其閘門排船即可通  
行南北又為守破砲者棲宿輪班之所其門中之砲亦  
可以多裝備於船上旋放臨時推換取用不窮

此愚初見蓋欲廢彼船砲於無用之地而專角勝  
於陸戰也河道窄狹彼船不能並進前船破則後  
船阻後船難則前船不返即不破不焚而亦進退兩  
難故曰廢於無用也至此則惟有陸戰陸戰法自  
未兵書不外虛實奇正四字故曰兵以正合以奇  
勝又曰實者虛之虛者實之至於奇正相生虛  
實迭用則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現在京外  
操演校閱均是演習手足之法而非戰法也即以  
鳥鎗一項言之只是對打耳法宜對面為正而旁  
設兩翼為奇正面一簇兩翼疾出斜打又或伏  
而出於其後彼一回頭則正兵疾擊手是正友為

奇矣再以刀矛步戰言之不外東伍法伍以三長矛  
二短刀三長矛以上中下三路分之上路晃其眼目為  
虛中下路刺其胸腹腿股為實二短刀專以護長矛  
所不及內顧之處亦宜用伏抄後而馬隊自外為夾  
攻迫剿之用此其大較也

俗語有曰悚平蟲者言甘受凌侮而不敢校也有曰猷瓜者  
憤被欺誑而不自覺也有曰草雞者言自居於雌若  
雞之見雄而伏也曰大尾巴草雞者言自雄之狀若可憐  
而過難便逃也有曰昏鬼者言一味茫貿雖明者指之

而不悟也言之則曰昏  
也有曰糟糕者言事無不壞也曰糊塗見糕亦同義也  
有曰推活琰者言不任事也亦曰踏兩頭船摸稜之謂  
也有曰詐廟者言安驚也物本尋常未見而駭也  
有曰錯到底者言自護前非愈迷愈認者也有曰  
溜溝者言順他人之溝而行也曰棍竿曰打順風旗  
皆其意也有曰卸底者言底裡全露招侮言慢也言之  
人有曰草包者言腹中無物祇有草也廢物無用之謂也  
有曰使壞者言舞智以欺人自不能而惡人之能願俱敗

而不令獨成者也言之則曰播弄曰硬錫皆其意也有曰  
弄弄者善言討便宜也善則歸者已不善則推諸人也  
閱世以更多事多則類此者時之過之處見之一以自省  
一以為世道憂也言之則曰奇而不可說絕絕乎

近見有四書稱外夷俱有四書尊論語學庸而駁  
孟子正以孟子辨義利以正人心怡興其性習相  
背而又詞氣激厲不能容其假借故也學庸論語  
詞意渾融彼因以文其奸言故尊而崇之然則其  
學庸論語被其汙辱而孟子猶昭揭於天壤也

或曰外夷之人也何故而獨異曰彼以為人莫重於生莫大  
於利原與禽獸同而幸而靈於禽獸故能盡才智以  
養其生而盡罔天下之利利欲歸已則害人而不恤自  
重其生則殺人而不顧也不顧不顧恤而已方且以殺人  
害人為能而使畏其殺害者日以利奉之以成萬世之  
業也孟子曰息邪說彼聞之而也雖之矣豈特咀嚼而  
已哉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彼以理義妨  
我芻豢適令我心不快何悅之有舍生取義從古未  
聞雖未見其書而其駁孟子之意必不出此也曰天

生人有異與曰安得有異人之初生也理義之在性中若萌芽然薄且嫩脆且小盛之則立折扶之則頓盡矣彼其為男女為夫婦者以其沉淪陷溺之餘而生子方其胚胎固已嗜慾多而天機少矣及其稍有知識以至服習教訓則莫非利也理義之萌芽尚安有存焉者乎曰彼亦有君臣父子乎曰有特其君臣父子之相視直以為是皆所藉以為利者而不可少也曰彼重女婦人之權勝男子何也曰彼以為去衆索必有絕結筭筭必有編鑰戶牖必有關鍵則非

其妻莫之屬也臣之視君子之視父尚且不如故女勝於男也曰利之固若此其堅且固也其孰能開之曰難矣語之曰利不可貪利且害義彼以為欲奪其利而設游詞以嘗之也語之曰利各有分過則為矣彼以為思分其利而造危言以恐之也理義之說若水火之不相投水火之不相入也雖使堯舜為之君伊周為之相孔孟為之師而曰兵不用刑不設可使俯首而就吾範必不得之數也或曰餌之何如曰餌必以利彼未嘗不得吾利也吾未嘗不予彼利也通商則既許通商

矣還欠則又已還欠矣而反稱兵不已此其欲為封豕長蛇以吞食上國豈不瞭然而猶曰餌之此何術耶不聞諺語有曰擒開探者乎探中有物盜欲取之主欲守之探不開則已開則不盡不止也又不聞諺有欄不過腰之語乎雖有要約任意反覆而無以制之謂也以欄不過腰之人而為任聽探探之計恐探一開不復可閉適如虞卿之論賂秦坐而地盡之說也若曰其時再謀固守而前隙未塞後釁復生四夷探視其謀更覬覦覬覦絲益覬覦起誤國家者莫過於此矣覬覦曰辱體猶其小也曰子之計如何曰及此時造船砲公如彼船砲之制而別加添各式小炮以為之副募閩粵之人而充兵日於海洋而習之閩粵既獲而江浙之舉以現今之勢言之閩粵山東直隸均已嚴固尚脆弱者獨江浙耳然失事惟定海鎮海象山宣波府城四處其隣境固已嚴守即未立刻收復亦當相持觀變徐而固之必無能久之理天道好還我自修我備我之事候機而發可也若不能忍耐苟求懸暫息又踰開門揖盜之轍則非忍蒙之所敢知也

道光二十一年春有台灣換班兵船一隻擱淺候潮碎遇漢勇劫去除赴海者被擄三十餘人無耗後定海寧波有擒獲黑夷面首手黑而衣內則否向之但指心又指口而不能言知其以藥瘡之而塗之又令充作黑夷假我手而殺之此一節尤堪切齒其八月忽有夷船一隻至麻耳門砲毀我兵房一間恭將邱鎮功手獲一砲立折其腕彼急退而海忽起溜竟將其船冲礁擊碎夷皆落水我兵踵至救斃生擒無算復獲別島有藏匿白夷紅夷等均被格殺獲其大砲并圖冊等蓋皆其頭目也

此一船無一脫者維未知是否即劫換班之船而以兩事對觀其為天道可知矣凡陰毒殺人者不獨明神惡之即鬼使心惡之也天鑒在上帝命有赫而克頑之徒敢於肆行干犯以此知其釜底之魚去索爛之期不遠矣我文武但修我人事以佐聖而承

天勿二勿三勿為愚懦所動可也  
西洋天主教全屬邪說所以道家佛家尚不肯於正道而得與聖教  
並存即此可知也  
彼動靈奇我原以謀我也愚懦之計適遭其術

俗語有曰重旁上者自誇其能以壓人也外夷乃專以此術行於外國使畏其恐喝者帖耳搖尾而不敢動今乃欲以試於中國中國之怯者果必甘受其重旁上而不敢報以惡聲也則又恐強者之嗤之也倡言彼之利害以自掩其無能於是中國之人必皆信之以為彼真能福我：能避則避之不能避則從之而大為外夷所輕藐皆自此人始也嗚呼鬚眉丈夫烈性男子一旦而著婦人服怡色柔聲惟恐人之不悅若此而不耻者則吾不知其肺腸之何若也其有心肝乎否耶

### 設險說

客有語天津防守處然曰難矣余曰何故曰平上海岸處：可登而觀粵叛民與夷船狼狽相戒無險可守專藉海口砲台而無以異於虎門廈門之事也如之何不難余曰子未讀易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謂之設則其為人險可知也人何以險設天法地而已矣因天補地而已矣豈曰習坎重險也其初爻曰習坎入坎富山三爻曰來之坎：險且枕入于坎富其上曰繫用

微纒寘于叢棘三歲不得蓋始緣失道而入險既而  
進退皆險終則險中被繫擒賊珍寇之象也故曰坎之  
時用大矣哉夫河海為新木之津海在艮離之地皆天  
地之大坎也從海入河是為犯天地之險以入人險坎者  
北方之卦而兼天地人之險是為重險能入而不能出  
逆賊非夫滅之必矣客曰願聞其說設險若何曰凡兵者  
立於不敢以待敵之可勝據險是也本無險者人為之有  
明設者有暗設者有迎而設者有扼頸而設者有拊臂  
背而設者有晚而設者有觀後而設者在乎避敵

之所長而攻其所短又在乎舍我之所短而用其所長當  
事者盡心而為分憚勞而惜費勿姑待而後時則庶  
乎立於不敗矣曰今所設砲臺何如曰其圖則見之矣  
列於海甌河北灣之地而在河夾河之臺則在西灣之  
北亦可謂扼要矣然詢其河面里餘且水深八九尺潮  
至且丈三四尺敵可以方舟並進施放飛砲而漢奸蜂  
蟹死豕突突則不能無慮也法宜使寬者窄深者淺  
用杉檣橫斜撐柱長短糾結成木架如東城修城樓架木之法沉  
之河底如此者數十連而為一不得河流不浮水面彼船

始知一迴旋遲疑之間而我已擊碎其船矣此一法也又  
砲臺之南與北詢為爛泥灘足以限敵猶虞漢奸等  
悍然奔撲也法宜使爛者益爛泥以藏泥於中更挑  
坑穿參互相錯彼橫躍距踊之而我已鎗中其腦矣  
此又一法也雖然猶有慮也木架沉河又可用連根大  
樹鐵鍊鎖之而置於前路令其見之而疑爛泥極其  
之中更有引水使流和為稀泥更不可用浮草蓋面令彼踏之而陷此如圍場蓮子頭  
此又各一法也雖然猶有慮也其砲台前為土埠埠外為  
壕塹河堤中內宜間設批字其間凡慮捨過之處不當砲台皆批

穿泥水浮草如蓮子頭狀彼前者陷則後者奔而埠內  
之鎗益足以制其亂矣凡此皆以護砲臺使我兵從容  
制敵而不亂者也然又不帶此也砲臺向東彼若乘東  
風而未則利在彼不在我宜於河南北轉灣之處各添  
斜向之砲臺以為正面之助而正面砲臺在於彼轉灣  
遇木架之時七斜擊之但彼來必以小船居前而大船  
居後瞭望者於入河時先見之即以傳各其望不誤於  
所用可也凡擊小船用小砲其砲宜以砲眼客曰此乘風之說也  
若彼黎明乘風而至入河乃知不已晚乎曰所為水中

架木泥裡添坑此正為此也欲其稍遠而猶有及也且竊  
者多在將曙我兵固當先時而備矣豈其賊至乃知也  
客曰我不有火船乎得毋碍乎曰火船者甚輕木架上  
尚有水二尺浮送無難但火船自北而南若適遇南風  
則無用不如留俟後用矣塞西轉之口以俟後用也客曰此  
籌砲台備身曰未也何者後路單也單則勢弱前番  
敵而內有顧後之虞則易動矣蓋亦嘗規畫及之嘗擬  
於凌過砲台退後半里跨河為木閘兩重即如京城架  
木之法長短橫斜撐柱糾結下種河底中留門：後

排船安砲及司砲守閘之兵船即為南北通行之路又為守  
砲接止之籌前重高一丈後重加二三尺上置平板為瞭  
望之所前閘之前夾岸立砲臺各一砲台之下作土埠順  
河而東高一丈長數丈埠後兵備鳥銃火具前後閘中  
間兩岸作土埠高一丈埠後安營埠前各作斜埠長  
五丈橫埠前為正兵之路斜埠後為奇兵之隘隘口有警  
則正兵列陣於而出為後應而奇兵斜出以截上岸之  
寇如此則氣厚而勢壯我兵護砲台益固而敵亦不敢  
以無備輕嘗可以消其倖心不少矣又夷人將去必根打

一仗而後去我兵將領弁兵皆須知之是彼力已竭之徵  
萬不可輕於退走也此其大較也天津河道長儘密  
布置倘得全圍指畫以盡設險之方亦安務也  
津令畫全圖自三公口至海口分設詳明表

現聞宣波之賊將府城大房全行拆卸以木料造小船  
甚多聲言欲奪紹興至杭州間者皆以為然：愚竊  
料夷情意不在此復知天津為京師左輔南北漕運之  
咽喉注意在此而欲我不備故言以安我欲出我不意  
攻我無備耳以愚見度之彼造船成必向杭紹一撲旋出

海徑向北未直撲海口或沿海登岸徑至津城欲令我措手  
不及已據要害夷人詭詐頗知兵法不可輕視愚料其  
二三月內必凡所言天津河防及城守俱事不宜遲兩須  
一切防守所須急應目下全備所調兵六正月內到齊為駐  
於河閘所在愚意未閘之設與守閘之砲不屬甚多當  
及前所言荆菱石子塞河之關須是刻即辦理方不  
緩不及事此種機宜出於逆料可否  
奏陳專遣大臣督辦 杉橋須數萬根可作十重荆菱石  
子則專為極淺窄處所用而皆非可辦辦非奉

此則恐有誤犯人之憂不勝區區：是否不謬亦不自知也

又奉

差天津之鎮將皆經

聖主鑒拔為戎行所倚賴古今名將不必每戰皆勝亦非

一戰即死也人材可惜後效甚多此亦今時所切要

而難於明說若有督辦之大臣可否語及如浙江一

替三鎮若高帶罪立功未必即成現在光景也此皆

憂天微誠所發幸鑒其愚

籌畫天津海口謄寫之餘忽念炭爆火口在於紙皮

上燒作此形余詳玩之頗似海島或者斬截禽渠應

在若斯之地歟因影摹其象粘之於此待後日而驗

之廣東福建台灣澎湖多有類此者登州長亦嘗有之

前聞並波之賊拆大房造小船今聞李鎮遣人改裝至宣

波四云不見漢奸亦不見船惟見舊府衙前排大銅炮口

砲六開打過銅鐵聲以愚意揣之砲即其飛彈之砲所

打即飛彈也不見漢奸小船者或漢奸已駕船回閩粵

詭云自板而歸也此時宜密防閩粵托為水師營徑

新製小船陸續收束編入營中換人管駕而給其值或  
原人自願打魚為業者指定口岸印以字號稽查早  
晚出入仍令他漁船連幫保結亦要務也但須密毋令  
覺而匿為善耳

造火鍊製火筒備上打下之用造火筒備燒船燒營  
帳之用火鍊或以紙或以不灰木或以瓦之圓如小內實  
硝磺拋去將落地而發火筒一種用木筒下安藥磚  
壓烘藥於下碗盛炭火於上擲去則烘藥泛起而燃矣  
一種或用紙酒打成或用木銅作就內裝硝磺丸壓銃

藥於下而硝磺丸旁槽通信於下層裝一筒可四五丸銅可

十數丸做者一用而止手執放之蓋即花砲中三月明之法此種亦可

用油浸綿縛箭頭炸硝磺灼而射之此皆須預具非臨

時所及暗成少係又籌海圖編有車船戰士踏輪之船

也又有水鑽鑿船之用也未知水鑽之制宜訪知者

火球藥磚內可裹生鐵小塊取其見硝而四爆也手放

之筒則但用硫丸而不可裹鐵恐其終出筒而先碎也

生鐵塊者如布賣火鑪似非全鐵或內有別物做成

宜訪而購之若未能知且取火鑪及廢銅為之或用據

鐵錫亦可

或問者之得力者在曰即飛彈是也古人以弩發石曰  
礮夷以砲發火礮較古為巧而捷彼以水攻陸先發此以  
閩屯守之兵而西法漢奸蜂擁登岸虎門厦門之事  
皆以此也曰天津後亦可同乎曰其彈輕故不須多藥  
其砲之輕故亦不禁多藥而其不能及遠者亦在此然  
惟其皆輕也則疑小船亦可載而用之也曰破之有法乎  
曰非先擊沉其船則無他法也曰然則砲列海岸非為  
擊其船乎曰夷人甚狡我既明列大砲彼必先以小船

偽為競進之狀我守砲者必先發彼再進再誘度我砲  
盡則飛風而至以發大礮我兵退走則漢奸搶登矣  
曰禦之若何曰彼誘我勿動我砲不發彼必不敢徑進  
也俟其可及而後發且勿多發先擊其在前者前者  
連破則後者懼矣曰以陸擊水不能皆中彼船多而  
漢奸又能冒死以進如之何曰所以砲前要設險也漢  
奸冒進而入我以鳥藥之斯可殲矣曰設我不虞而彼忽  
然而至突發飛礮奈何曰此亦預備者凡掌砲之人欲  
阻強自巧心定而神間法宜用牛皮製為圓傘一傘可蔽

如此則更不須管照矣  
傘用牛皮作天頂四  
垂且傘中用直竿撐  
十字架撐之

二人一人執之一人發砲則可以照準而不誤矣其能於水  
而度量半皮須用許多必須暗先製乃可蓋飛彈自  
上落下有此一隅旌即砲擊船破而飛彈亦不能發  
矣曰飛彈究是何物曰天抵是火球間其以鋼鉄為  
空而實磁並兼碎石竊意其懸砲於棍者欲萬  
則稍遠也小船則不能懸不過稍昂其前耳然亦  
必沉而後及我則我砲固先發矣故必視其有砲之船  
而先擊之曰砲前設險砲後如何曰砲雖多重裝不  
及必以鳥鎗佐之每一砲夾二鳥鎗專候砲盡而賊不

退者不可先放俟能及而擊手之曰彼遠遂登陸乘機  
如何曰砲後即營預備陸戰者之責也

擬計籌天津海河防守者

- 一 跨河 杉橋 鐵索 排船 鐵鍊
- 一 塞河木架 杉橋 鐵索 兵橋出頭處時向前
- 一 橫河大木 連根樹 鐵鍊
- 一 夾河安營 土障
- 一 海岸泥灘 蘆葦 新挑
- 一 海岸砲地 前險



一司砲人 年及年 獨資

一沿岸水墩 柳鐘

一護砲鎗手 獨資

一火具 火練 火筒 火箭

一塞河荆石 荆葦 石子 河道窄淺家用之

以上有須預造者獨船可取臨時取辦耳又荆葦

石子之閒可備而不下急必預用時可將石葦先裝

於船臨時壅船而沉之

常言有日不爭氣者言甘居人下也如父母望子甚切而

子今失望也有日糊塗者言絕無分曉猶樞之糊塗之

塗也有日拉撒者言無論何事撻不問涉也亦云拉不

拉撒不撒不也也有日厚訶薩者言空持兩手而

沒奈何也束手之謂也有日前怕狼後怕虎者言畏首

畏尾毫無執持也有日撒手者言全不管也事壞

聽其壞也有日搪塞者言自知非是而假他詞以免責

也有日拉倒者言決意不幹也有日捱磨者言無壽

可展且延時日也有日顛斷言不問如何只圖了事也皆

有曰大肚漢者言無奈人何如喫虧也托於宏量以自文

也有日擔挑者言一步不及一步也有日郎當者言破敗不

堪也有日不摸頭者言懵然無端緒也有日不摸門者

言不得要領如門外人說門內事皆隔壁也有日灰頭燻

都入聲尾也者言竭力幸全面目不可對人也有日擔欄者

言事皆欄起也有日擔誤者言生失事機也問欄之故誤

之由則皆斯人擔其咎而不得辭也故云擔也有日攤上誤

者言彼此相推諉事敗而各不認也有日拉哈者言可為

不為當斷不斷也有日齷齪者言不辭汗賤也負且乘

者似之詩謂之供柁救者是也謂之詭隨繼總者亦

是也

奕砲說

客有見愚規畫天津防守諸說者問曰備乎曰安得備在

管湖之見也已皆盡明竭矣而設身處地猶有思之未

得其術者即奕砲是也曰子固言之矣砲前設險司

砲設護又佐以鳥銃且選胆強日巧之人而練之矣復何

慮日非謂此也夫砲之列於岸者有定形而船之行於水

者無定勢我之設險彼見之彼之用謀我不得而知之

也彼明於勾股執管而知遠近又觀我砲大小方位數目

法字中包考係三二  
 長又六倍長長其考  
 長正把到其一人以  
 以相來以二則然也  
 得不日從發若考  
 未則三則把到其考  
 考而九倍長其考以  
 考更得考其考  
 考者先後則其考  
 先後把不日在空  
 考

昭：在前彼齊攻之船聚於我砲不及之地而以游船當  
 我後來修往此若四五復可付之不顧若二三十隻或  
 三或五乍東乍西若流前進若退則其擊之百乎曰及  
 則擊之曰可慮即在此矣夫及則擊之我之軍令也而不  
 能曰此令其砲非令其砲也擊中有費又我之軍令也而必  
 不能曰不中有費也人皆數百則人亦數百皆聽及則擊之  
 今各船中則有費而自岸視水偏正斜側皆若對而其  
 時更不能傳令曰某砲宜發其砲不宜發則其各自發  
 砲既不能禁是數百之砲同時同盡也此不得其術者一  
 也彼以人字銳陣向前而空其中今日擊乎其前各砲皆擬  
 其前而後之所遺者大前之所擊者少此不得其術者二  
 也彼得海中其謀非我所能敵其乘殘夜未明虛船施  
 放鳥鎗以驚我軍而我大砲無可對準望遠齋發頗  
 刻俱盡彼攻兵始至何以禦之此不得其術者三也凡若  
 此者雖前設泥灘之險不全砲位被搶而既發之砲與無  
 砲同我無彼有如何拒之以此反覆思之果有良策此宜  
 內外皆謀之士深思極慮各獻其長而明於戰陣者擇  
 善而行其可也客曰如首不得其術則若何曰無已則通

曉之鎮將大負親歷砲所自發之外此俱不得肆故若銳  
 陣前則游船虛之銳陣真前底可以相繼而投度勢而  
 擊至乘夜而至不解多寡不明遠近者則不得不其  
 矣然亦不必彼及我我乃及彼也蓋夜未將為欲給我空  
 必不驟進也大抵砲者喧物靜用之則不差累黍發砲者  
 忙事開運之則悉合機宜鳴砲以張威不如寂砲以蓄  
 勢到砲以揚武不如藏砲以藏機故愚以為佔寬地不  
 如佔窄地何也進彼入險而後我砲擊也待明地不如守  
 暗地何也出彼不意而後我之機神也無已則更與智  
 畧非常者其商之幅輳思慮精詳者更審圖之  
 父母生子望其德行成立才幹優長志量超羣福澤  
 昭後此天下人心之所同也人子體父母之心朝夕不敢  
 流於邪僻不敢入於閭冗不敢入於穢瑣不敢隣於刻  
 薄以求副父母之望不必在富貴也若徒以富貴為心  
 而此教者無一可稱有識之父母方將憂之不暇而何敢  
 曰吾有子乎夫君臣雖以義合也而君望其目之心未始  
 異乎父母之於子也而其推足足以侔乎天地故古人稱其  
 君曰天地父母而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謂其能德行威

立才幹優志氣超羣福澤昭後子能體父母之心則  
臣必能同君之志也豈曰吾能富貴汝哉若夫為臣而  
但知富貴也者則歷代之所謂奸臣者也君方且慮其敗  
乃公事雖誅其罪不足以償所失矣而猶散曰吾有良才  
故為臣而令其君失望也與為子失父母之望同也故凡人  
者生於父母而成於君也君失望謂之不爭氣可也君曰爾  
其為我尊國體爾其為我揚國威爾其為我安民生爾  
其為我靖邊境若夫承君之命而不同君之志言予體  
則失矣言予感則損矣民不安者依然過不請如故也

坐擁富貴曾不念君之望我者何事待我者何心視然  
面目而不知愧也若亦何貴有是臣我父有不爭氣之子  
君有不爭氣之臣一而已矣嗟乎七尺之軀豈願在而  
肝胆在胸與存而徒託在倪若斯之不類也誠不意世間  
有此臣子也  
任國家之事須是看得明等得穩做得徹此便是知  
仁勇三者備之矣知仁勇固不可易言然當全盛之時  
事聖明之君謀必用事則必行絕無中隔之虞又鮮掣  
肘之患不必真能知仁勇也如中庸所云好學力行知耻

者固已解此無難矣如今海疆之事以理則我順而彼逆以  
以刑則我主而彼客以勢則我強而彼弱以地則我大而彼小  
以人則我衆而彼寡原性皆廣諾博訪羣策盡收原性皆兼聽並觀  
異材畢集以我之長制彼之短以我之有餘制彼之不足  
以我之能以制彼之暫以我之安居制彼之浮寄洞若觀  
火瞭如列眉此謂好學故看得明也因而齋一我之心齊  
我之力儲我之糧備我之器嚴我之法精我之技簡我  
之才厲我之氣以天理為必不可伸以人心為必不可遷  
就之謀不足動其中苟且之說不以移志此謂力行故學

得定也若夫得勝而驕見效而息苟可以便於目前即不  
復慮於他日謂既如其故吾將何求因一時之厭而思罷  
致他日之萌而又生不十年二十年而患又作矣將謂彼  
時另有任者是謂以賊遺君父以殃貽子孫有初鮮終  
半途而廢耻孰甚焉致報制不厭其詳立法必思其  
繼牖戶網羅於未雨磐石永奠於將來此謂知耻故能  
做得徹也此豈真須大知大仁大勇而後能哉盡吾臣  
職之當然行吾臣心之不容已其道固不外於此也或曰前  
人屢失而不為何與曰前人不為非不能也所以不能無其志

是且無志也臣無志者其下則罪之不止今之不行於鳥若鳥獸之公飛而四走

也無其志而氣不應乃真不能矣夫天下之大四海之眾而聖人舉之有餘力者志氣而已矣自君臣言之則君其志臣其氣也自臣言之則大臣其志也眾臣其氣也自軍旅言之則將帥其志也士卒其氣也夫若有大於聖人者乎聖人曰吾民皆天之所生不得以異類害之害則吾為之除雖甚弱吾力而不敵息惜此聖人之志也於是承志大臣行志者將帥謝志者士卒而聖人之氣達乎四海矣君之志同於天臣之志同乎聖天下臣軍民不敢有異志焉何事之不可圖何功之不可就也君曰爾其東

而臣乃係繫於西也君曰吾將南而臣乃願望於北也聖格君之志也格君之志而不行其下亦將格上之志而自為其事夫如是其又何功之可建而何業之可成就日無其志而氣不應也然則今當若何曰反前人之不為而已矣為今日之當為而已矣豈能為之時而不為際可為之時而不以故附決策論之後為是留為異他日之悔也通知仁勇者不如是也

從論禦戎防後

先王之世奇服有誅異言有禁執左道以惑世誣民者殺無赦

誠慮生民祇此秉彝為良則忠為子則孝苟其或失理義喪而人欲流生民之禍亟而天地亦樂乎息矣夫楊朱墨翟為我兼愛之說為自異於聖人未至如後世之甚孟子之時已感：乎憂之比之洪水極獸不可一日而存於世宙宇其竭誠奔操而恐後若是切也豈意千八百有年而有天主之教以肆行盡感飲人以樂而安易甚其心志又豈意一二百年而有鴉片之毒使人自願服之以樂而忘死蓋鴉片者天主教之支派而其慘如甚焉其在嘉慶之初始聞其名而已未年漸感至道光二十年間遂徧流中國

聖人憂之下令禁絕而夷人以奸計不行遂瀕海兵海上據我邊陲殺傷我將士此真我聖天子討罪救民威武奮揚之日而即我中國臣民共憤義烈奮發之秋也當事之初始起辦理初不大謬既而當事畏難苟安未悉始末但求微息肩乃使逞其克威益輕中夏自粵而閩而浙畧無懲創以至於斯而議者猶謂銷鴉片之計謂可以籠絡羈縻誠所謂開於大較者矣夫彼以鴉片毒中國而本國則設之厲禁此其何心迨我禁鴉片而彼竟悉所有而錄以為筆墨之端此其

欲何欲今更佔據城邑肆言思呵是蓋乃誘騙不得已矣  
而搶奪盜竊不行易而強劫則固已不畏天地不畏鬼神公然肆行而無忌矣既不可以理義服又不能以威力制將何所底乎哉

朝無取中外一體同仁

列聖以來從未有兵加有禮之事即重洋小國不必未賓而通商利人並無虧惜豈意期異類包藏禍心竟欲將盡我深仁厚澤生聚教訓之赤子供其搏噬以盈其餒壑之慾是可想也孰不可忍也聖人不得已而用兵則

事是也或曰事之所從來既久而矣其所以終極可得而詳與曰終者終其始也即其始而終可知始於苗要必終於求苗要而不可得始於自疆疆不怠與天地同用則必無苟安目前之事王赫斯怒豈為過寇虐於一旦固將萬福祿於萬年前明之禦倭子之所聞也今雖不修朝貢不奉正朔而保境自安更無他患曰今夷事顧又不同奈何曰倭之事起於商今夷之事起於商然後不盡時商故不通商而止今夷則專以商為事者豈肯遽息曰此兵之所以不得已也果事有備未則擊之彼每至必敗而其計亦爽矣其所望終不

今日之事也... 一書行之斷無可制

可得然後能就吾之範而服其約束是即事之所終也曰兵誠不可不用奈經費何曰經費者言其常也交事則不當從常計也乾隆間平金川蓋五年之久費七千萬而國計未嘗詘嘉慶間三省教匪蓋始於乾隆末而二年之冬已費帑九千萬而終事未嘗告匱也况在事諸臣今較之昔廉儉為多兵出納為謹矣且國家之於海洋者何如哉絕鯨吞之勢屈則鯨吞之念消矣突之患既則鯨吞之望絕然後從容以籌農府指畫而

定周官志為豈有失計哉

人莫不喜富貴而惡貧賤未世以為人之常情至於諸書學古之士而不然其出之於口而計之於身者一切不離乎是嗚呼世運安得不日衰人材安得不日壞乎夫喜富貴惡貧賤為其有利無利於己也一動作而倚乎利一言語而依乎利則世間凡有利於世而無利於身者皆非其念慮之所存一旦而膺民社欲其動人心於寤寐作百里之藩干城豈可得乎其屬有天幸因緣際會遂至秉節戴冠封圻即或天良激發自結明主而一旦有邊疆之事責則難

辭應則無具素昔既未存於念慮一時欲取諸懷來  
雖至聰明極才辨不能為也何也志義非俄頃所學謀  
畧非頃刻能決胆喪氣奪措置乖方所從來矣范文  
正秀才時即以天下國家為己任豈空作大言取重於  
世者哉一出而輔翼當代柄煥旂常至作帥西河邊  
鄙不覺胸中教萬甲兵宜臨樂所能辨也人生不過  
數十寒暑即秋、蚤夜安處不遑猶恐天下國家有未  
祈之樂有不圖之及而乃以富貴坐貧賤橫據於胸生  
靡歲月至於厥亥臨幾莫出一籌甘心誤國不亦羞乎

今幸逢

唐虞之世以安長治嬉游太平不以此時讀書考古自  
成其材亦良可惜也故人才為要而學問為先非士之  
責而誰責乎

凡貧賤之士日月較長心思寂寞正以無富貴之累故身  
自未魁磊傑俊多由少賤家貧白屋之下而席豐履  
厚世胄之子則莫非容、後福者也統綺習深州風  
雲氣少居常履順養尊處優體既安逸氣亦脆  
薄欲其寄念慮於沙場涉勤勞於戎馬固已若

赴湯蹈火萬不能為若鋒鏑在前矢石在後其率  
先退避夫豈待言哉吾不敢望富貴之人而特責貧  
賤之士也有抗義死節之心然後有尊主庇民之畧  
七尺之軀而甘與輕塵弱草同其腐朽亦無為貴士  
矣

今將現在最要事宜開後

一掌砲

砲者摧敵軍利之器而向來極是空談誤事虎門廈門  
定海皆以此故也然近見傳來浙撫標飭海口防守猶  
有望見帆影盡力轉擊之語是外省辦理二年以此屢  
經失事而至今尚未悟也蓋緣司砲之人心懼胆怯以固  
令彼不敢遽前不知我砲既發彼頃已完而彼砲方未  
是彼有砲我無砲也是以彼正中彼計誘我先發而自  
居其後且彼用漢奸而以飛彈闖我兵因乘勢將我  
砲或搶去或徑推落海則我不但不能敵并無以守矣  
現在軍安莫過於此是否已有練出可靠之人其人欲  
胆雄而目巧方能手脚不忙而量出遠近對出準頭也  
彼船不過若我七八十斤之砲連中三砲亦無不碎之理

故急宜選練無論弁兵勇能者即用仍明列賞格擊  
中船者百兩折稅者二百兩折中稅者五百兩擊沉  
者與火燒全燬者三千兩但須防貪功亂放每砲應  
應如監視及設隊長管理之處宜商定遵行并以  
賞罰從事杉板船戰砲者數兵者與中砲小砲所司也

一 護砲

彼在船我不能登其船則不能搶其砲我砲在岸故彼  
每登岸而搶我之砲從前閩廣東彼句我兵裝一空  
砲貽銀八十元若來北省此法自不能行但彼搶砲則

到處皆然宜於安砲之前空地皆作泥水之灘令無岸可上於其中  
各鋪挑成溝坎下蓋浮草內盡稀泥如圍場注一陷入  
則不能出即不陷而亦不敢前矣我以鳥鎗急擊之則  
我有鐵敵之計而無失砲之虞也

一 火鎗

火鎗之制現在自己如法鉛藥之類自己寬備惟我  
兵內未老空放與砲正同是以不得其利今各營  
操演只能熟手脚耳而其望遠齊放頃刻而完上  
雖有若無且放鎗時面前一片皆烟並不見及敵與

否迨至放完而敵乘反至棄鎗而走為敵所得矣故用  
鳥鎗者必及而後放則有勝而無敗此非先於操演  
時講求明練不可又須搶上風得力視其接仗之時  
先看風向而傳令則計在其中矣又伏於旁擊抄後  
之路夾攻最妙若海岸迎敵並無可伏之處則於  
兩家俱放完接打之時鎗手速伏於陣後亦出奇之  
法也

一 殺敵

東伍法家善以三長矛兩短刀五人為一不論何時何地  
俱不相離上虛下實伸縮變化長短互用相濟相維此  
定法也別練奇兵七八百用藤牌手月鏢二人為  
一以藤牌居前專管上路而月鏢專鏢敵足此隊突  
出於接仗之時則敵出不意又正中用奇之法也按  
牙鏢威少保云前推則刺手上則刺首下則刺足履止其向下  
旁處亦皆用刃又可用所敵腰為軍中利器此則此器本可  
單用但單用則在敵日中或知所備不如藤藤牌並用敵見牌  
不見鏢出其意外不知所防其敗必矣  
此後東伍法發出二人亦行止不離謂之東兩可也其鏢  
籌海編中有圖可查照打遠又廣少保練兵實紀內  
有火箭一種似花炮內之起火而橫用之亦可作接仗

之奇兵有圖如用可依式造之但彼有鏡鉞架而放之而鏡鉞可截可拒就便為用也至敵集城不宜仿此也法學之實紀內有圖如石

一防奸紀不能悉辨則鎮營信有大探可用但須多備而加備亦可也設若敵地及城內內備堵禦之其而以高牆結之

聞浙江初戰勝後戰敗其敗之故因台募鄉勇居前臨敵乃反戈相向以致甚敗此或即用前快之漢奸冒充浙人應募或係用宣波奸民勾通尚未的知據此則防奸益當嚴密絕無隙漏乃可城內分段稽察盤詰已詳前寄現在派出帶鄉勇之宜宜囑密如體察仍添派細心文負典之相副專意此事今有此

即覺立擊正法為要其未能立擊者設法除之

一防島

登島居西北則正為赴天津之路現在彼或已遣漢奸來暗相勾結正未可知昨聞島民皆不願遷移實亦人多難遷聽其照舊必被逆夷用為奸細用為鄉導因思島皆登屬鎮道府縣皆有稽察匪徒安敢百姓之責宜各遣能事之人暗地訪查或其中樂點能為雄長者設法收用而又置之不得外通之地此內有衙門鎮道府皆甚能事宜密囑辦理或曉諭其義激發人心

就使將軍法軍令一申明云此是交戰之時並非開居之日如犯軍令即按國法兵令其人明白為要至城內查出細作不得以本係土人為解但涉叛逆立斷根株至為重要勿用游移兵部營中一詳辦理威克厥愛允濟正謂此矣

以上寄東撫之信

三月揚威將軍奏報鎮海縣知縣葉整同生負王世春密辦藥船統領水勇由僻港夜至鎮海緊對夷船裝將停泊稅閘之大船燒燬夷等驚起不及解杉板紛窺入水中王師

將火藥船重之進各船火藥立時並發附近暗伏鄉勇各開鎗接應甚熾夷船燒斃夷匪無數鄉勇水勇並無一人受傷葉整免罪王師春賞六品頂戴其藍翎

前次募鄉勇內兵漢奸以致敢然亦殺傷相當旋密稿著名漢奸正法此以所辦較密矣又傳言夷人揚言本國請兵一萬即至此等謠言萬勿信計自上年所破夷船已不少此兵船乃捕頭商所為其本國並不管今既未者不獲利則他兵船亦不來矣蓋得利則競欲分功不得利則各思自全矣之性然也左傳所謂勝則相先敗不相救者也



當事於一意勤除勿問其他可也該逆已甚富兵船為此  
言其情益見

揚威將軍奏報三月初四日原任廣州鎮鄒國鴻之子鄒昂臣  
暗將各船裝載火藥柴草駛至梅水港分三路前進守備  
徐禎督率火攻船隻先由十六門分七排放進空頭該處停  
泊大夷船三隻各排圍住夷船即時引燃值東南風大作火  
光燭天人聲鼎沸夷船始猶用砲轟擊繼見蓬索全燃由三  
板船逃竄武舉將忠清等迎面鎗砲攻擊復自相觸沉多  
隻亦有退回仍被懸燒者及逆夷放砲反自行擊斷大桅又

逃走之三板船奔向竹山門水勇袁高崇等帶船自小梁山  
乘夷用火箭激射反將柴草燒燃直向噴燒又甚多隻  
其蝦峙港最大夷船一隻千抵韓慶瑞等並壯勇頭目李  
世茂等帶大號火船二十餘隻一齊放進乘風發火首先  
燒燃大桅蓬索該逆僅放四砲不及放三板船焦頭爛額  
見水逃生逆船火藥俱燒即時倒沉不見踪跡維時先伏  
定海域內之詹功顯吳大升望見火炮即放火延燒逆夷房  
屋擊斃數十名生擒白夷一名奪獲刀鎗等件城外埋伏火燒  
沿海房屋鄰島巨復見五奎山有逆夷屯扎上山攻擊奪獲

夷箱其自北來救之火輪船二隻六被開鎗擊破既計燒六  
夷船四隻三板船數十隻夷匪數百我兵並無傷亡奉  
旨將軍換雙眼花翎奉賞頭品頂帶出力弁勇查奏

觀此益知廣東前辦之誤而福建束手不可觀矣

台灣抵兵台洪阿奏報夷船至大安港外見我兵勇眾多不  
敢入已退出外洋我所募粵人漁船作郵音招呼夷船上  
漢奸由別港而入觸礁船倒伏兵齊起擊破其船燒溺無  
數生擒紅夷白夷黑夷數十獲其砲位軍器圖冊等件  
內有我宣波定海之砲知其即定海夷船也台洪阿加官保姚

### 鑿進階戴花翎

台灣夷船兩次皆船人盡沒足以警遠夷矣未知閩粵  
視此何如倘知奮則逆夷不足平也逆夷傷我人得我  
砲而不知其反暗人砲而送還其船以不返也此得不謂  
之天道乎

凡人讀書有若耳聞之者有若目觀之者有若身當之者  
耳聞如聽人說故事一過而不留也目觀則較親矣可以而不  
忘而於我究無與也身當之而後古人之事即我之事古人  
之心即我之心其表裡曲直與我之性情相合其隱現深淺

與我之精神相發夫如是故我得古人於詩書之中又能悟  
古人於文字之外孟子所云尚友者正如此也世間有博極載籍  
而行事乃若目不識丁者其故可知也孔子以好學讓之吾  
遠矣學而知困而不知好學豈人所不能者歟

項王欲學萬人敵教以兵法又不肯竟學只是自恃蓋世之  
氣則其心常滿必不能好則亦不肯學矣漢高帝亦未  
嘗學願心知好故留侯之學即其學也淮陰之學即其  
學也但一好而學已四面而至而况真能學高者乎時因  
海美不靖集古今將畧為武鏡一書故識之如此以為此

書雖成讀者不好亦視祇身親閱目觀而已非以身處其  
地親當其時亦莫知所以然也又安能識變化之方極神  
明之用乎

四月浙江奏報乍浦失守將軍恭贊巡撫守嚴議

乍浦近接宣波豈不備禦精嚴何以又有此失殊不可解  
恐仍是空談砲之故也砲乃今第一要務勝夷祇在於  
此而外者至今不悞悟但聞檄飭望見帆影盡力轟擊  
以為一定不易而不知失事之全由此也自上年以來外者  
奏報祇廣東長春台灣邱鎮功定海嵩雲飛親自

乘砲打折夷船大桅其餘無間可見其無數大砲俱向  
空放矣夷船雖堅豈能當七八十斤之砲無如望空亂發  
毫無得力可怪外省屢次失事靡節無算而竟不講  
此事也前云坐家之席必勝是野之狼若祇如此乃是  
畫席非真席也何以能勝憤懣塞胸當復奈何

楊威將軍奏報四月初八日壯勇王建功白成位等在定海螺  
頭門鎗擊逆夷用火礮擲燒夷船該逆竄避落水王建功  
帶領鄉勇將船奪獲駛回水勇沈仁芝殺斃白夷委負  
鄭鼎臣裝載火藥從後路進兵十二日南風大作劉將鄭

宗凱等督火攻船七十餘隻繞近該逆大船先放火礮轟破  
船頭我船連排進將兩桅大船燒去半截三桅大船三隻  
兩旁燒燬並斷大桅又燒大杉船四隻奪獲火箭及救火  
水鼓等物燒溺死者約三百餘人鄭鼎臣先賞四品頂戴花  
翎鄭宗凱等陞叙出力自弁兵勇查奏

觀此益令揮手於懷縮頭入領者羞愧欲死矣愧而能  
奮則此事之大轉機也

五月江南奏報賊犯上海提督陳化成陣亡寶山失守相持  
七日打壞英船三隻後因賊以大砲中桅下擊手轟裂土

塘堤皆被傷落水兵亦多傷亡

聞前數日彼砲俱落王塘上並未傷人恐是故逼我軍

衆於不及之處而後以大砲施其奸計也陳提督忠

勇夙著忽然失此良將深可痛惜該處河海情

形夙所未悉不能知其失策者安在也然咫尺宣渡將

近一年所籌備禦祇如此耶是何與定海若出一轍

也豈外有於肢節腹心不能辨耶真不可解大怪

事也

余兄榜園行年五十二子一子一三十一以生天花殤歿相去

二十日兄哭之詩云竟棄老夫去茫茫何所之有情應念我

無命可憐伊烟草雙墳並詩書數卷遺喪明各不

敢強搵淚如絲請之令人腸斷後二年兄亦內痛傷

心亦可知也夫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奈之何哉

為將之道知存知亡為將之法能進能退有故出

沒無難用兵之道以常以變用兵之法或隱或現合

不多寡立機料敵之道如昨如令誤敵之法轉舊

轉新水土可借風火可因制勝之道取便取利決勝

之法在奇在異備乎與加出乎不意若斯之類不可彈

窮拘而不化室則難通達權合矣可與言功凡為將者

軍之司命謀必萬全匡匡力力勢勢以報國奈何非敵

將要

孫吳書中俱有引去之又有全軍之道審察度勢因地

制宜而非怯也定海三懸兵上海一提督忠則忠矣勇亦

勇矣謀則無有節全而威喪志遂而機失不勝悼焉

故明將要庶裕方來

現聞逆夷於乍浦失後其船曾至海鹽於寶山失後

其船曾至松江開砲而去真堪憤懣竟不知外者何以

防禦若此大聞現在夷船皆去不知泊聚何處多有言

怨其壯未者然以愚見揣之北來之計乃彼之所緩而獲

之謀乃彼之所急也何也彼初謂定海可圍既而遂得宣

波既久住宣波知有江山之限遂捨而圍乍浦乍浦既失

遂進而犯上海門戶既開便窺堂堂矣人見其松江海

盜之來而旋去也以爲彼無如何也豈知彼之來原以船試

水道之淺深以砲試守之遠近既未則探之已明徑往海

洋中共謀定計或合攻或分擾矣彼遠駐者或整理

器械採備餼糧或待添益兵卒招集船隻使  
令我遠不見影以怠我必之備禦未必卒然而至使我  
措處不及若是則腹心大可憂也彼既知江浙財賦之  
所出蘇杭貨幣之所聚而江湖四通兵弁惟怯民情易  
動惑若至松江則嘉興咫尺若至嘉興則蘇杭搖動以  
該夷之奸必知壯來之難南擾之易北利之難未知南利  
之可必也逆夷嗜利固犯官求之而況有利而並無害乎以  
此言之則壯來有三而南擾十且七八方今之計竊謂宜江  
浙合謀於乍浦入海鹽之道寶山至松江之道水中皆置

暗險岸上伏暗砲俟其船過及險擊其兩旁後尾彼船  
頭窺擊不必迎擊也若能破其船則彼無利而徒有害乃  
可制也夫抵彼專恃船砲我之盡謀竭之祇有破其船  
砲散死之士登其船而奪之火攻之計其船而燬之水潛  
之勇擊其船而沉之木石之險鍊鎖之法火箭之逼或阻  
其前或牽其後或阻其死地此皆海中行難施而河中可  
易辦者若能破其來船二三隻則窺伺亦息矣似宜令江  
浙兩省將兩處水道淺深節節探試的確而水中某處可  
置險岸上某處可伏兵密預先商同布置嚴禁漢奸

以防漏泄庶為有備不至如前之一重門戶而已也腹心之  
害非必肢節此時此處而不盡心更復何望於重臣親且  
之為國為家者管窺之見以為今之家要軍急莫過於此  
頃聞逆夷於該處出偽示云甚願與中國講和云云此  
即前年來天津之校計然因中國不收其書強假於  
偽示以欺誑愚民而使聞於我觀其情狀已為甚窘  
萬不可聽無謀無識之入又入前人故轍誠恐外者  
欲求苟安至墮逆夷之計思苟安而承更不得安  
也夫彼用鴉片愚我民以傾我國又誘我民使叛

我國而傷我將士獲我邊疆乃云欲謀和此不可以欺  
小兒乃欲施於講行仁布義之大邦君明臣良之治  
國乎明於此者但備吾備禦之方裕我攻戰之計  
可擊則擊之不可擊則拒之付之不理靜待以觀  
其變且即未能便了而吾因而簡人材厲兵革朝  
野上下皆作振奮有為之氣而講嚴明內治之  
一變因循苟且之習而激忠義果敢之志此之為利  
亦已多矣吾何憂於彼而自屈乃為小夷所弄何款  
於彼而自屈乃甘為所弄出此哉此其言視我常事

為何如亦應聞之而不可悉也。又聞其偽亦有云我之  
未是救爾百姓。是為賣鴉片私販者言也。猶云爾助我  
而離官軍。則仍可取私而獲利。就此觀之。則是所勾引  
身漢奸已無多。而欲誘惑江浙之民以益之也。且欲銀  
不能給。而思使自食以從之也。是該夷之計窮力竭。困  
情狀已呈露顯然。當此而復入其奸套。愚不至此。雖  
情：不至此。林朝陽微自。尚能責彼無理。而地方大吏  
乃曰聞其來意。豈不為觀聽所駭。設入其扣。則侯景之  
詐梁人。愈悞愈迷。愈迷愈謬。權脫則不能斷絕。則  
不隨時設難。觸慮生變。至是而乃悔。引賊入室。固已晚  
知。局可否寄信外者。豈切言之。局外之語。不勝區區。希  
計該夷之困。散已不遠矣。勿為至此而又敗也。  
查該夷之國在極西北之地。特海中一島耳。其北及西北又  
有兩島。合三島之地。可抵我廣東廣西兩省之大。其地出  
銀。故皆作為洋錢。以與各國交易。又以太遠而與荷蘭。德  
西相對。故備其火器。以自衛。既而貿易各國。見其老實。  
可侮。於是生心。為構。豈藉口而加之。以兵各國。以無其形  
飽而不能敵。又地或夾角而不能守。且奉資通商。懼其

阻碍出入而坐困也。於是遂讓之。而該夷遂昧其據  
奪。而以美名自居。曰講和。然彼歐羅巴俄羅斯荷國無  
藉於該夷。而該夷販貨有藉於諸國。故亦不敢恃強。而  
亦無須安埔頭也。惟繞過烏鬼等國。至小西洋諸國。環  
圍。故戈什哈一處。即有該夷兩埔頭。而亞齊噶嚨吧。又為  
至中國及往東南洋之總路。故亦置埔頭。其東南南洋。惟呂  
宋軍大為行實。所總匯。故亦置埔頭。外尚有分置小埔  
頭。則與棧房相似。約大埔頭四五處。小埔頭其兵船。其  
國中。所造而各埔頭。分養之。其埔頭小者。無論大者  
每歲收海稅。或三萬或二萬。皆作該本處養兵及兵  
船之費。統計各埔頭一歲所得。不過千萬。非不欲多。實  
各國行商。不過此數。不能多也。其餘有取凌小國。強分納  
貢者。皆入其本國。不歸埔頭。其埔頭守奪據各國之地  
築城。養兵。嚴守。故不入半留城之兵。半以給兵船之費。則  
歲不過五六百萬。且又埔頭各有領事。則所謂商總者也。  
其領事所請之兵船。則所領之埔頭。出其費。而他埔頭不  
管。即或通融。借用。亦必定期補還。所以彼兵船後必有商  
一隻隨之者。蓋即其糧。也。以此計之。則該夷之計第

力能非憑虛聽揣之言也前次所燒定海<sup>家</sup>六島船蓋即其  
高船自後糧甚無有或已報回該管埔頭另為打算聽  
候來信以定進止揚言欲入大江大江實未易入也該夷威  
裡不過如此何至我中國即不能敵而欲出於辱國之計  
也識<sup>也</sup>且要在耶

查該夷專為作商無慮不以利算故其打仗亦作一本賬簿一  
盤算珠而計其得失權其多寡焉所以近中而仗乍浦上海  
皆自稱折本蓋二處店舖買賣皆預收拾住戶亦皆遷移雖  
得空城而所費火藥水糧及漢奸價值全須賠出故謂之折

本且其用漢奸也不戰之時僅付兩餐臨戰則餌以重利人或  
五六元其兇悍打頭者至十餘元而又以術斬之與約曰打勝  
則給不勝則不給或曰得城則給不得則不給所以漢奸奔命  
當先拚死不退者凡以此也而該夷之奸又有深焉者漢奸  
殺退官兵則我得其力為官兵殺死則我白甫用其力而又  
省我財是漢奸生利我死不利我也其得城得地蓋欲以所  
得償其費是我一錢而得死力之助也是買賣中極得  
便宜者莫過於此也其用漢之情事如此跡此而思禦漢奸之  
計先須防其兇悍或衝其旁或擊其後或<sup>也</sup>高或隔險

或陷之於<sup>也</sup>泥或投之以火怒<sup>也</sup>漢人之所不能知而漢奸  
之所不能脫然後可一鼓而盡殲也凡可以護守之法皆盡  
力為之又彼夷見後面有山必有使漢奸搶登之計六洞令  
萬不能登為要至於馬兵一項亦是藏而不露臨時突出  
乃妙若使先見則夷人必有火器專打馬匹之計也

再看其得城無利自稱折本之言是以打仗為作買賣也  
愚見以為假出告示令近<sup>也</sup>縣之縣商家舖富戶移於省城  
則居民傳說其地祇有官兵及種田民人把守城池使夷  
人聞之以為如乍浦上海之空費錢糧毫無得利折本生

意必不為矣近府城者黃縣福山二縣告示即祇指二縣可  
也居民所知亦祇此二縣也仍須道府親往二縣教以堵塞  
河道深溝高壘之法並勸<sup>也</sup>該城內家富戶竭力自謀曉  
以夷<sup>也</sup>漢奸皆為財利而來若使頭次失利則不想再來  
不然此時一失則後患方多矣如此曉諭利害較然當上  
無不樂從也<sup>也</sup>如果出財保護城池<sup>也</sup>其為之條奏叙功  
以上二條又是新得從前謀畫之未及不妨交道府<sup>也</sup>辦  
公同酌議盡善施行至大家境志情事則設法<sup>也</sup>  
中<sup>也</sup>款也

再查該夷不多缺漢奸必不改其來而多缺漢奸又西費不贊謂  
 之誠不上算也該夷捕頭每歲所得千餘萬除捕頭養  
 兵及兵船之費一半外則所得僅五六百萬再分之二五齊  
 戈什哈喇吧及呂宋各捕頭則每捕頭不過百餘萬而其  
 用兵船也則何處領事所請則何處捕頭出費而他捕頭不  
 管蓋各算各賬不得通挪也以此百餘萬為數十兵船衣  
 糧軍火招募漢奸無事養育臨事加添固不敷用故彼  
 之用兵常想得我之財以濟其急若一無所得則此一戰之  
 費便須時出彼若明知無利則不敢動也其初與我構難  
 之時以為得我以為捕頭則可以繼籠之貨其利百倍既而  
 中國不與則思以力爭今力爭又不可得則情見而勢屈矣  
 就令強強不肯便息我但堅守而彼已不支是今日制夷之  
 要固也後以在捕頭歲有百餘萬使前捕頭當立和者中國但  
 京款歲支即二千餘萬身此所請并底之姓在部自大者也  
 大抵兵事不可執一但知該夷之專於圖利則或明亦以無利  
 而絕其觀餽之心或偽示以有利而行我殄除之計全在因  
 地因勢以為設施以靈心對付不可以成述拘守也  
 論夷情勢悉其情勢不為其意然恐其而為  
 而方若彼此而生機宜由中而寄東極  
 護使設險康惠要已詳前書茲不復及

激民厲兵破夷現  
 在急計

且不第此欲我感受  
 害而做於我之叛民若  
 民而殺者中國之兵不勝  
 則兵所殺者中國之兵不勝  
 民此持中國自相殺而  
 我受其利也且又第  
 此彼用中我民不能無

再查船若乘登舟州其反間停泊寄旋向近何處即  
 今水勇伏於何處俟夜半潛水中以利刃斷其旋索旋况  
 沉海底則船亦不敢留矣此須多有人令一齊俱斷方好若  
 數船被索一齊俱斷或斷其一邊船既偏墜則彼一邊亦  
不能起亦  
 必須自斷矣此策是否可用候訪問的行  
 極論前事之誤討夷及時之要

該夷之情之勢今既知之詳矣前人以何以致誤而今猶有以其誤為  
 是者則以不思入於事中見又不出乎事外也識未及於事前  
 慮又不到於事後也夫夷人通商船自西洋祖我澳門自是各

國廣至需我中國財貨轉販獲利不啻三倍其為宜知感沐  
 公豈待言然我未嘗以為有德於彼而或選索新措者以為  
 天地美所生當與天下共之美利不言此真帝王天覆地載  
 之心也乃有如啖夷者不惟不知感而且思與我爭本為慕我  
 之利而反欲我畏彼之威此在尋常交接接能行乎吾身正  
 夫當此能忍乎吾身我未嘗專利也但欲去害而已本為求  
 我之利而又欲我受其害此在天理能容乎吾身在王法能  
 舍乎吾身國體何在天威何在而乃自顧全身不恤辱主庇  
 民俯首降心曲徒其欲豈復在情理中耶良以內顧無制

齊荀將我威則以所得  
價而夫是不得一錢而  
受其重息也此其所以  
困窮者蓋主其時之弊  
也言之如流者也所苦  
於其時則執言難通者  
也

齊之器外觀無儀象之方驚心於烽火之乘失色於鼓鼙  
之律至亞圖苟先憂憂玉碎但英瓦全遂洪濤而為此也  
當事者既誤於前不當事者猶欲和之於前後豈真朋黨  
比周甘受共驩之譏哉彼彼於貞觀之謀既深惡而於食鴆  
比之惡亦未明但知夫火砲之不敵而不知其形勢火砲之  
可制但知起肩之警安於目前而不知噬臍之蓋難圖於事  
後使人一之見而皆若此則何以取  
聖志而答  
天心嘗觀歷代治亂之由皆由人事得失而致象陸之差

乃有千里之謬焉可不深思遠慮坐於古而察於今乎諒矣  
之事發於我中國  
堯舜在上四海無虞之日此真  
天監之厚我  
本朝去其不職而除其災害凡百有位各既厥心以成永  
太平之治其於時欒欒吹厲而保翠萬年固亦固有榮  
施也千載也樂而保之  
大夫結眉眉兒好胆骨狀  
接兵衣中有類旁觀難日延時符承官因

史使也國傳言各馬  
頭俱以時狀口慶  
雲無忘律  
在水地不能制今在岸  
又付之不刊何怪其何  
向申個任意後後平  
底理全項

頃聞廣東人仍在香港起蓋房屋漆築絕望並述  
約信兩廣同造估標執前情似此無不為左券而後  
者當其不遇向將母謂其前人所懷匪伊若耶我亦  
其後職計反成脆和說而遠延舒氣心之觀望談者之事  
難重其所終矣夫突來之病易至以養成之疾難醫  
何者因循坐待元氣益衰藏府浸淫日涸清敗雖有  
盧扁針砭難施至此而歸咎於前人所任受師  
豈不謂我後之歲月誰實國之積而為沉痾漸而入  
膏肓跌足靡及搏頤何益  
再查該處生而嗜利無復埋義之性故其長也尤甚於中國動  
足皆疑見人即忌以為有害之心也又以為一旦而死則無以  
亦其利而人皆懷行利之心則彼時祀喪生之慮彼國有四者  
而彼輩非孟子正以舍生取義一語以為天下回地古今必  
無是理且貪生則畏死又以其習於矯詐也凡有所畏則為  
大言以自壯外有所懼亦為大言以恐人其大言無非夸張  
之辭要脅之語而意則曰吾有船吾有砲身除此之外  
更無他能然其於海洋小國也無往不用之而效也以為  
中國亦然亦依葫蘆舊樣而行之其初亦難也中國



亦以為莫測也而不能無戒心焉萬一能為我患不如示之以大度感之以真誠為可以已亂於未至消禍於始萌而不知其適以生狡詐之心張安習之胆而當事者既不習兵遂依違其意假以地方以解目前之難於是行之小國而效者今行之大國而亦效焉由是其欲乃愈可盈其望乃愈不可滿矣滔天之辭肆然出之於口以為中國莫知吾畔岸與之為河漢之言將望洋而歎則吾何求不得何願不遂而其夢寐心口之間亦不自知其涯溪矣亦並自忘其伎倆豈知中國已洞見其底裡而笑其為跳梁之蛙將成螻蛄之蟹也有執曹翻之劍而入其室徒僑如之戈而登其舟者不知色若死灰作何情狀矣彼之用漢奸也一以為軍師一以為前鋒無軍師則疑而不敢行也無前鋒則畏而不敢進也而漢奸亦倚之為取利之地依之為避死之鄉一旦狼不得相不見狼而結刃交其胸長戈叢其背又不知首如崩角以何情狀矣該夷之質沒於貨萌也其智自昏而其誕謾於矜張也其胆必餒中國欲制之不能奪其所恃而已其恃既奪則執鞭而驅羊操梃而逐犬而已耳夫言豈足以重人而

重於大言者之無具也不均為識者笑矣竊觀於遠夫大言之來則驚而失者而無能者又侈言其船砲萬不能敵由是面觀口喋不敢復及方畧之事拱手誤國誠可憤也今指陳夷情臚列如繪欲以曉志海疆決謀定策庶有益云

### 論用人

國家非無兵也非無財也然而無人則兵為無用財亦虛靡國家雖稱富強然兵不教則無法如市人之無統聚散自由則千萬人不當一二人之用以財養兵而所養乃皆無用則千萬金之費亦不祇如一二金之費矣雖復金穴銅陵泉流而沛無益於事亦將有時適人散之憂設夫人者國之賢也無天之生人不能常盛而無衰而人之無為用亦不能全得而無失且致治典獄亂各有所宜非可以一律論也竊見敗湖督是以三代以前人多望哲入為伊周出為方召知勇而備文武兼資非後世不能及是以各擇其長而用之有起廢之文有賜環立功賜環起復青劾立功皆其事也故湖督周天爵仰荷天恩復賚四品頂戴赴江浙委用竊見其人絕無文飾真性

自將能以忠義帥人又身曉五兵於運奇設謀亦能盡心  
 所事誠誠今日之所急也惟是廣東香港已成運夫果必而  
 望立之去焉不以其青江浙之兵船反是香港為糧材周督  
 今移於江浙則恐在彼而教之兵無人能用而入心敗子之功  
 有敢任其事者江浙固急而廣東實不容緩也彼劫佔我地  
 而兵兵不已且敢口出大言肆行侮設則其明視者為無人  
 而不復自疑其非理也非去張桂成盡數歸除局以統其地  
 震其地而統其地若使彼處失據則兵船內驚動舉一可  
 以兼兩也至此而又為林督惜也此時廣東如有能如林督  
 者一心為國家而能用人心思既長謀畧亦裕何向運夫之為  
 患哉前明之倭寇非不劇也然有一胡宗憲一戚繼光而事  
 無弗辦考其時則胡即總督而戚即恭將也蓋得其人  
 則統制之官額設之兵皆如其人則雖少亦多不得其人則  
 官非官兵非其兵而雖眾亦寡矣茲事起於閩粵而流於江  
 浙同一中國之海疆何故其相視如胡越痛痒不關於心而  
 利害無與於己也或謂粵四省歸於一人如古特節都督  
 諸軍事而置此而又歎大興國一體之難其人也其忠矣  
 而無其知有其智而無其勇有其勇矣而無其能嗚呼難

論江防水戰

我  
 甲言林督蓋言人材之有非謂有他意差遣委用固督  
 可而林不然也無其權居非其地人不為用而謀之無所  
 施也  
 現聞逆夷窺伺大江江口之外暗沙林立次不比海洋其家大  
 之船不能入可入者大輪船耳無過風潮湧入沙中即與觸  
 礁無異進口兩岸沙岸無人其北則鹽場無可圍會其南  
 則岸高不可入至焦山也百里矣焦山之南江溜下注若門  
 限然蓋山根也其餘里至鎮江則北固山倚壓江流過  
 此而西則守江宜之此而金山與焦山並處中流山下沙灘而  
 西北郭墓石為出水皆不利船行惟兩山之中由水  
 州過鎮江可檢度而丹陽河水淺底高岸隱不可以入  
 獨依口北入至揚州或可行然兩岸隨處皆可置險水底  
 設阻亦易即此入江已關戶鎖鑰重決非夷船所敢越  
 自古謂之天險矣若至此可使隻桅不露片帆不返然須  
 得費得宜布置扼要矣之難制者惟其在海耳我船未  
 乘而先殺擊又當其前則不能繞其後故彼戰則有餘  
 而我守且不足是以彼常搦其勝以臨我而我不敢也今入

江則不然岸上則東呼而西應多寡不備知也高露而下  
前隱現不可測也水中則前阻而後留進退不能必也左  
盛而右通無避不能燒也則所云砲火燈斧礮鑿沉  
斷統索折柱等種之法皆可施也舟戰難施於海而可  
行於江者海無岸舟破則人溺故我常不敢前江則我水  
軍之所執也水勇之所神也玩也即去而人自存故無畏  
也謂宜將軍控督親履其高帶同熟練兵法操熟諳  
兵事都文武將領自行勦定方畧固以指授而臨事亦須  
須主帥居中以商眾將之心而繫諸軍之勤使人知向如

士甘用命而應機投死必皆果令無虛燕樂功業可就大  
抵其之由金之夷瓜州之南鎮江之北投賊滅寇祇在此三  
十里內若能方畧橫出奇計四圍則成不世之功成於一旦  
知可寄信南省全力為之兵不在知地在廣在中戰得  
要而己若夫分兵分勢單地遠形隔謠聲二驚望風便  
走此乃稍置之不善幸以為鑒戒也  
生事之時沿江奸民未必便能通成而難保不藉端  
生事也夫將軍控督坐鎮其地則軍令兩行亂萌自  
息也可否寄信外省實力圖之

以上臨江防戰身為  
入以兵書今之各及概  
可也焉或去固門之因

砲有明暗明者此乃犯重關據威勢鎮大軍也金局不  
與宣波乍浦上海之可比必當將軍控督一駐江鎮江  
一駐江宜方能七根聲威金鼓易觀旌旗改色極起  
同仇之志竟奏禦侮之心水陸交衝聲威大震  
再軍營軍嚴傳說謠言惑亂軍心之令及詐傳語令  
因而失事者並斬

現者南北朝用兵多水戰之事其計謀奇神出鬼沒家  
能發人智慧借武自不學而文自又素不留意也  
砲則彼明而此暗鬼不夜也火則夜上擲而下投則行而不發及以至於  
易互用虛實互用此時水陸交衝必可行之法須是為  
人紛紛於眼底五兵縱橫於臂中

信度詞度時以月親親觀歷而思擊威自振  
正寫防江而開鎮江已夫守拍案而起浩於冬氣  
不知後者文武大小官負將軍望 孰差匪極  
何子以愈有憂者夫出而不知耶那那夢耶  
吾書吾用日此說之不再後矣

六月廿二日  
年不聞謂之謂自不親謂之謂言則似醒與謀議似醉

見利害若驚說得失若睡夫如是安得不失防而無備夫如是安得不敗走而守潰遂使內外之議搖動之理殊成敗之機夫得喪之道雖成暴討奸之謂何乃因無人而樂墜也

自有未患以來。商外皆言防堵而不言攻剿。此即所謂由廣東福建皆言海洋不敵。祇可嚴守。始也。然廣東實可戰而先不能守。於是福建以為必不敵。言戰而專言守。既而守賊不能由是而浙。由是而江。但慮籌防堵之方。絕無攻剿之計矣。然前之言防堵。以彼乃至入江。而亦並防堵而無之。

此真徒古未有之事。夫江者中國之第一門戶也。門戶一開。則何所不之。當此而言防堵。可勝防堵乎。蓋防堵者。可以於乘而禦之。而有可退之步。攻剿者。往而索。挑之而無可勝。隱之方。此所以廢弛之武備。懦怯之營官。辭難而處易。避狹而就寬。祇願逃死。俸生。而逆夷。窺見其情。敢於入險。而無懼者。也。夫金焦。東。西。依步。京。口。南北。重關。嚴塞。真可以堵。可以攻。剿之地。既以全無。布置。而失。之。當。事。之。不。謀。已。無。及。矣。然。而。猶。有。及。者。彼。在。海。則。祇。有。防。堵。今。在。江。則。正。可。攻。剿。矣。現。今。之。計。而。曰。沿。江。置。以。某。城。分。兵。把。隘。不。獨。無。

其力而無其人。則莫若以其力其人。控歸於戰之一途。為家要之勝算也。謂宜選能將帥。湖北兵三四千人。即

用江船為戰艦。順流而下。而安徽蕪湖。江寧。各備船隻。同時俱發。其戰以火攻為第一。砲轟為第二。身使船多。齊上。逆若能在江之船。掃盡。則殺將釜底之魚。何所逃。其岸上列兵。接應。即以截剿漢口。即為接應。此為奪還門戶。所以保衛重室也。不然。千門萬戶。而無一守。而後者。其知彼之所向。未為良策。每欲為良策。而不知其時。特言防堵。不得不然。現今仍則講攻剿之時。之。機。一。失。悔。不。可。追。也。

又現聞欲於四川造州。形竊思川省。夔閣以下。皆無險。行井不。莫若川江。橫斜於江陵。漢口。造之。造成。即分隸於荊州。武昌。水營。以練水師。江漸有事。朝。莫。夕。至。家。為。要。著。將。有。符。夷。則。先。募。湖。北。江。船。應。用。儘。可。克。敵。江。鎮。一。門。既。為。彼。入。則。沿。江。情。形。必。悉。為。所。窺。將。未。必。常。主。觀。觀。故。此。造。船。募。船。及。一。切。攻。戰。之。法。俱。當。練。習。無。事。則。進。行。江。路。直。至。海。口。之。外。此。則。全。江。形。勢。在。握。故。曰。要。者。但。江。船。與。海。船。不。同。究。不。能。至。大。洋。白。洋。或。可。耳。造。船。造。火。攻。之。具。及。應。用。械。皆。須。洞。曉。其。

中款案案又結實可靠如舟者人者人乃能得力

又傷威將軍前帶有果敢之人又有辨攻之人可否令來江督辦

論深慮急方

傳聞鎮江夷船忽無盡去殊不可測查鎮江府城後倚北固其西河口僅容糧艘其東土岸可登北固俯臨大江容船無數其西江宜南至常州蘇州水陸皆通毫無阻礙若盤踞於此實有負隅之勢夷既到此形勢驟然疑其船回上海定謀增添船砲前未佔據果有此謀則大患無窮股匪方始外省始事已誤恐又狂於作浦上海之事不為必復其後抑不可謂不浦上海

皮膚也此則心胸而吐咽喉矣且我屢次失事而無知彼何國已結四夷之心彼於香港運回米利堅等兩國同任即又安知不約結來此夷人但知有利彼推我為主名而佐助之以獲利益不誠慮樂為此雖臆度正恐度之而中則施救無及意謂急於此時將南京安徽淮陽之兵水陸並集齊進攻期收復為第一上策也武昌漢陽兵順流而下以為生兵後繼不必相待或捕滅遁走之後布置固防重兵巨鎮非三四萬人不可此處較之席門廈門邊腹四殊利害大異焉不得同於閩粵之苟安與作浦上海之習故也前所言國家邊疆二百年規制有必

接前

須更改者此為甚要矣中國心加樹此一處故也

此愚前陳

且詳夫及時之要也乃今所聞又有進於此者夫用漢奸乃以張薄書名下注銀數元呼其名示以銀并銀簿收之於樞漢奸事其死者既無用給銀其生者不敢遽回暫依之避罪則每日所食逐漸銷不數日已完再而後則又注漢奸長用若干而責漢奸反成通負矣其中有為漢奸頭腦者則又多許以銀而書之於簿漢頭腦以為夷船有其存銀若干愈不肯捨去矣人知其繼銀亦愈不肯給而漢奸甘心從之為之勾結且恐勾結不到而其銀不給也

迨勾結到則再加注銀若干而仍不給也其有欲去之漢奸則令其頭腦保結資給以為再來之約不來則於頭腦賬內開除其層層籠絡束縛使入其套者必不能脫險其害者必不能出世固巧無巧於此險無險於此也而漢奸受在其顛倒鼓弄之中終不悟也

皇上洞鑒其奸而悲憫吾民之愚而受欺自陷叛逆而不覺是以前降諭

諭旨准令自後免罪現在廣東福建已有自知受騙拔身而歸者而江浙淮之民又為所誑誘入其詭計者不少矣現今彼入

江境到處皆用此法急宜說破其奸將以上五層明白條暢  
作成通示載以

聖主愛民其愚昧至憐惻惻但之意務使嚴謹匪由命山阻海濫婦人孺子

皆能傳說講解行令沿海沿江將軍都統總督撫提撫鎮

駐防偏行張帖委忠信之負親歷曉諭邊省城繁要大鎮一

體辦理使凡我軍民家：痛心人：切齒則同仇之志興而敵

愾之氣作矣此非一時之計乃萬年之謀忠義種於人心則

不可動搖矣神奸誘誘是在言堵禦攻剿之先而為守戰之主宜使

自日之間風行萬里發牘振聳機露見天而鬼域自阻穴

連珍其故曰急計

中論登州守禦

逆夷之用漢奸也其於廣東則漢奸登者其前而以砲隨其後

漢奸兩分而砲隨後故帝門砲台不守其於福建則以水戰而

研乘勢而登岸攻廈門幾失其於定海則登岸據地連

日苦戰而留漢奸為生軍伺我軍疲極而後發故我軍遂覆

其於乍浦則以漢奸應募充鄉勇臨陣反攻欲一戰而敗

其於乍浦則前面抵禦而漢奸縱火內應於炮攻夫攻不如

其於上海則漢奸無所施而彼日以其砲打於不傷之地使我

兵聚有常處將立有定所而後出我不意兩砲於炮崇擊

主帥致敵神奸誘誘亦沒其於鎮江則先伏漢奸於城內蓋與乍浦

相似同法而各處之無謀志賊見矣登州以守為主鎮道府俱

諸方畧民風近樸紳士有為加以謀議措置已將歷年餘自

無遺滿缺畧之起則粵江浙世事皆前車之鑒不妨鎮道

府縣逐處詳籌更加籌備以自有奇謀可以引漢奸入險就

便賊除固好也言戰以至此策則莫若全力掃之於守但彼成

乘車險則守中自有戰然德以深溝高壘為要其東面挑

河為離水中設險之處已見前說西面奉就南為失事時飛

患之夷人專於桅上觀我虛實以便定謀定計我即以顯然可

見者示之而又以隱而不見者防之且以若隱若現者疑之更以

忽隱忽見者眩之如砲有明證有暗藏鎗有顯陳有暗伏又

我兵將鄉勇主將偏裨旌旗鉦鼓燈火烟塵俱令每日發

旛忽而若寂無一人忽而若喧騰萬馬忽而若游兵西郭忽而

若撥軍東來須令其高望者不能測其淺深遠觀者不能

識其真偽彼不過用砲驚我而用漢奸動我而我防之禦之皆

已先備則亦無如我何然彼尚有周拾砲登岸之計愚以為能

先斷其來路固而復拒其登岸令其見無路可行則雖登

無益之法也。否則竟設法令拾砲之人。臨戰而當先計之。其也。相地因勢。非可懸定。該逆現在自不北走。正當於此時層層到古之名將。閑居如對敵。意正如此。

南省失事各處。俱是出我不意。蓋我於兵法平日茫如。而其家好能。不懼而已。而兵人反曉兵法。以此當其計。倍倍云。後一市長一智。今仍數言。而曾未長一智也。所以要每日發換。日一樣者。蓋欲出彼不意。彼前一日所見之情。形至次日。而又發則不知計之所出。矣。然不外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也。守亦然。戰亦然。所謂奇正相生。虛實迭用。如環無端者是也。但傳令須

夜半鷄鳴防預泄也。臨時所傳者。相機應變。不在此內。此事鎮道府時為主。將其餘文武。有胆量者。出點派守。外仍預備差遣。不嫌多也。

間現在南省復有講和之議。前所云走之下。復有策者。固當慮及此也。夫戰守二者。尚是我有把握之事。舍戰守而言走。既不能。豈非自恃有和之一策。為之解效。身恃走。恃和。自以為高。有路可逃也。又豈知和之事。決非走之人所能為。身廣東始悞。猶可云不意。其如此也。再悞已難言矣。若今又三悞。則五悞。四悞。六悞。八悞。十悞。可

矣。我既不能不悞。彼亦但欲我悞。豈復有所底止。即如廣東之六百萬。當時若二百萬。曉船二百萬。槍砲二百萬。殺賊足可辦。理計不出。此遂與萌。求息事無異。而患移於閩。於浙。於江。矣。猶不以為戒。而復墮其計。豈欲移於東。於直。祇願推使出門。便自謂了事。身暗而過。貪賄而逢詐。愛愚被騙。豈復尚有期。愚實蒙昧。反覆思之。未見其可。且亦未知其何策。而能知也將。謂我非不能戰。非不能守。特以行仁義。身特謂我非好走。特以高禮讓。身恐不可以欺。夷虜也。且夷亦

曰汝祇行汝仁義。崇汝禮讓。而我欲者。利也。將何以折之。表而而者。威武也。又何以服之。故反覆思之。亦不知策之所從出也。以我之財。買我之人。攻我之城。殺我之吏。書二千餘年。前祇有六國。後祇有靖康。中間則梁侯景之事也。明致大賒。豈待知者。而後知乎。天下固未有各於戰守而昭。於和計者也。未有杜於戰守而獨二於和和議者也。吾恐當事者之未之思也。

設險守國。聖人大訓。詰戎戢戰。聖世要圖。金焦北固。天險也。棄而不顧。守開門延寇。夫復誰尤。江淮建康。昔

稱城六合皆稱勁。既糾合華制使作長城。置而不為。又

何孰存矣。若寐若醉。坐俟其敗。而後救之。敗屢大而救

愈難。不得不出於雖明知其難。而不得不爾。則所以為

先事之防者。可謂緩耶。登州倚山臨海。外島錯峙。

彼若據之。則無計驅除。而膠萊南北皆海勢難據守。

竊謂宜勅令府尚書諸方。各但同勢。想單以備。以為可乘。

但飛勢尚單。意謂宜於萊州。酌調集兵馬步。出機坐鎮。以

壯聲威。則天皇畿陪都之銷鑰嚴而門戶固矣。直隸關

東。無島可依。岸上郡縣邑瘠若。居多皆與該處計不宜

而天津素聚重兵。布置嚴密。豈可無虞。故此時之計。則

登萊為要。要學練兵束伍。古今成法。今竟不曉。而以此

兩翼出奇軍。全尋常用之法。亦俱茫如。過敵但知對打。

而不勝。則不復故。此今之大病。不及今謀。敵之至。日

月空。此敵之卒。和知先亂。求如古人之運謀決策。豈可

得乎。至若法行間巷。徒和田野。壯夫非省。尚明大義。激而

用之。存乎其人。類此乃肝。胆意氣之事。類非尊貴。而能姑

委素得民心。令軍侶率勳。勉保障城。豈不今時之急

務也。 明軒有為之編也 增添營傳

寄直藩

夷事仍就此途。但鳴張以來。毫無懲戒。欲令不失國體。不

留後患。大非易。各處未可解嚴。想皆慮及之也。

既畏敵。又玩寇。納侮台禍。莫知所終。雖欲解祀人之憂。其可得

乎。然亦憂之而已。誰可與言者。一以為狂。一以為替。誰言之而

聽者。誰聽之。而信者。又誰也。誠使天欲息亂。竟使鎗鋒。莽甲

而去。或更革。面革心沐浴。聖化永。永萬代。災亂不生。豈

非人天大願。則雖受狂替之誅。固且甘之。如能欣喜於釋

愚解。感舞蹈。而不自已也。嗚呼。大開門戶。任窺堂室。如

此。而欲不生覬覦之心。更喻推誠之意。此不歸之造物

歸之太空。誰則能之。若然者。天因祐。 聖人之有道。憐當事之無能。震雷霆而消氛。癘也

凡在舍生。莫不引領矣。雖無責之。或生其悟。而之適長

其奸。天亦慮人之不出於責。而出於也。 余嘗自諭。有句云。熱腸局外。一生心。既局外矣。熱腸其

有益乎。知其無益。而復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可已不



相應和焉又進而諷小雅詩人之篇其悱惻纏綿則不啻歌泣相酬答焉翻怪世人何勝冷如此而又焉知余之為腸熱也耶耦耕之侶與問津之人正是一副眼淚耳余年且八十孰是心不已欲其拋下不能也然近三四年未時夢行泥淖中盡歷艱難而無退悔終於不達而向而覺噫鬼神亦憐我笑我而欲有以醒我耶然則我覺之所為即夢之所行耶不達而覺：晚矣請陶詩為之贊

昔古先民陶靖節晦其光養其潔春之雲秋之月吾

慕諸不可說難刀晚黃農佳混絕絕吾憂諸不可擬師丈人友鬪歎酒既止琴亦歇唯詩存諷不報有問之時相悅古在斯何執轡

人間猶有屐生華事物蒼茫烟景寒常恐花飛胡蝶散明窗一日百回看山谷題展子虔畫白也又石菴相國為余書一絕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烟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語意相似疑亦山谷句適無山谷集當徐查之石菴相國長於詩而不以詩名嘗為山尊寫自

作龍鬼仙蝶四律誠為作手而他不見多未知有編次否擬見公姪孫問之公書名甚重於時嘗見為盧文肅書心經小楷精絕又為王述岩侍御雜臨古帖精采四照殆無古人然生平為人書甚多而本家所存絕詣者反少故本家石刻者如以上兩種皆不見公精力絕人年八十尚於燈下作蠅頭楷書余通藉時公已七十餘矣每日皆書數十紙入朝則家人磨墨汁一碗退歸未食已大呼墨未繼橫揮灑矣數十紙噴刻然此皆不甚用意過紙稍佳則興至且惟古紙精品

雖尺許必收於內室坐臥聞室適偶然欲書則平時所得於古人精妙之處盡從指掌間出矣公形狀短小胸背駝又一足短而聲大徹察廊雖在朝堂無低語之事余嘗疑其前身遼東鶴也然公晚年用一玉印曰洞門童子自云不知其所自來常語人云吾已八十欲飛便飛矣蓋公自以為鶴也蓋形似神似其性之高潔亦靡不似仁廟賜諡文清真無愧也天鑒之矣公功名在

高廟時嘗得謫責應左遷文正公

台對

上語及之文正公曰可惜一好知府

上竟免之使復位任蘇州太守某撫軍誕日公備賀儀  
四種極簡易撫軍却之公坐撫轅公廨中未送禮者  
大聲曰撫軍不受禮竟此未人肯回雖制軍藩臬上  
然撫頗窘而無如何學使者按臨公當為提調官乃  
出示提調學政云云不二年而公為江蘇提學太守  
照舊出示公亦無如何也為協揆時以滿漢

禁中語降調復以侍郎視學京畿無何

上諭資深大負惟紀昀彭元瑞劉墉就三人論劉墉  
優於吏治仍以前書入閣焉

陶靖節南村王右丞之軻川時余所宿昔夢寐如將  
見之者也表兄怡菴先生自辰沅道致任歸於其邑  
之北五十里地名小安城置桃園教其北故有王山道  
遞城之所由名也即其年建書舍五楹翼以廂室歲  
三月移而居之携幼子童孫課誦其間俯臨桃園  
花時爛漫錯出於綠柳之間披拂於春風之際

自喻適志殆南村軻川地雖不同而趣則兼之余於

是移陶王之慕而屬諸先生有日矣今詢之表姪我

園云其地南北七里東西十里內皆桃園一望無際余

蓋不下千餘畝而田畝藝百穀參於其中越阡度

陌轉盼皆然迷路出花難殆亦似之余於是益欣

往焉園將以我天台藤杖代武陵漁櫂也安得占一

區娛吾老身我園且曰其地村人溥樸僻在海瀕

人跡所不至可以樂長年而避盜寇斯尤余所樂也

因屬我園為物色之既而自笑余八十矣假有其地

如論居游能至焉否耶然南村軻川不可識而陶王

之在吾寤寐者長在難不能至心向往之以為後之

君子亦有樂乎此也

賦得麥隨風裏熟得風字五言八韻

一碧連千頃薰風澹淡浮如花有信不覺表幽秘

本是南訛化相期北土收者如大野浩敬平疇

感如雲疊徐過綠流波襟方過曬觀後欲登樓

十斛量堪數三時計早周五粒歌

帝載囊需慶未年

田家占麥俶風裏忽成秋熟知連計隨之百劫收  
吹噓彌大野浩渺滿平曠和助快台化如為舞  
謀頻疑金粟脚漸減碧雲流覆隴難推呼晴不藉  
鳩催花原有鼓祝歲即盈篝

虞陸董絃奏豐年頌九州

浩：雲連脚萋：稼滿邱却緣風入夏頓使麥成秋  
惟花落東更番到龍野晨昏都不斷消息若相  
謀綠覺頻：減黃知漸：稠非闕經雨長那待指星  
吹幾度人遮笠千家室滿篝

御園覽眺處何異福極樓

憶昔連陵種於今四序周却緣風入夏頓使麥成秋  
陣：催花落番：促粒稠即看黃脚眼無復碧迎  
脚百畝同於野千箱稱乃求矣皆隨知到濕亦向

桐軒調萬化解阜起歌詠

此稿久失去今於無意中得之隨錄於此示孫輩作  
試帖之法大抵詩六如文看題眼目所在着意使其  
飛動而已章法句法字法細講求自然意語相

融情景都到宮商一片畧無痕滯而運用故實  
成語但觀靈敏入妙點綴新奇令讀者不覺心服  
此為秘訣者繡成鴛鴦何嘗不金鍼度與即  
風麥實字題面也公共者也隨裏熟半虛半實  
字題意也獨具者也切實字題面從從題意思  
則非公家言矣看此四詩有一句不切題意否此  
是文字生死閃頭並無詩文之異至於融成一片則  
功候存焉場屋揣摩全在乎此而拙者或終身不  
悟巧者或不謀自合世多以委之於命殊不然也

或曰觀子庶幾禦吏之事而又言及場屋文字功候揣摩  
不亦非其本志乎余無以應也數十年來俯首於八比之  
文八韻之詩而欲窮其極致一旦朝廷有疆場之憂竟無  
一人能出一謀發一策以濟當世之用豈

聖主旁求之意耶故言文而不及武非也言文而僅及科第尤  
非也余既自愧而且以教人又非之非乎雖然科第者出  
身之途有志之士通籍而後何事不可為吾病夫僅一科  
第而已者也范仲淹呂蒙正何嘗不秀才狀元而以天下  
為任願在溫飽伊何人哉體一科第而已溫飽外無事

矣天下不入其胸中而又何有俯首效。曰吾欲文足經邦  
武能戡亂耶秀才則秀才而已矣狀元則狀元而已矣  
其足為科第者耶朝廷昇軍旅之任則曰吾書生  
也古名將之器九天九地不在書中耶夫穀谷之會獲  
門之師聖賢所為豈皆歸之耕。桓。者耶余之言  
場屋固謂科第之後而大有事在耳不然則科第適  
為廢壞人才之具何足為士重

朝廷何為重其選乃三年大比若是之亟。耶  
擬武事各條一曰齊民心二曰作士氣三曰選將材四曰練軍陣

五日講戰法六曰備戎器七曰嚴軍實八曰搜異才九曰遠  
斥候十曰用間謀十一曰審敵勢十二曰察寇謀十三曰因  
天時十四曰發地利十五曰一誠令十六曰明賞罰

於籌海圖編紀敘新書練兵實紀中參數所宜及通  
而用之太抵古人有一定之法有不傳之秘有先事之  
謀有臨幾之智有因敵之方有借用之意有外見有之  
形有內藏之知有豫具之情有中變之勢有兵或似無  
兵死地反為生地正軍轉是奇軍虛力乃成實力必以  
知彼知己能之而運九地九天之計天授者不可在反而

學成者亦必獲益也

二研記

亡研者余七齡時始入塾習書 太夫人所賜也用之年餘  
忽失去編覽之不得無可如何然思之不已後十餘年余已  
游庠矣無意翻書櫥乃得之爛紙之底大喜如故人別  
以而復新還也自是不離於手一日三摩挲學不足喻矣  
每試携之 台試會試朝考 大考典之周旋者三十  
餘年至視學京畿兩浙乃囊之不復用間出以示兒  
孫述其事為之淚下研紫端石周為圓池滄溟詩呵

冰斷玉環即其制也 太夫人賜時告余曰此祖父令  
襄陽山東中丞岳公潛所送吾收之二十年今以子汝  
余六十歲作雜憶詩述兒時事云別院鴉叉并輪  
轆經時不到長青蕪撥琴怕過鍾期聽拔劍狂將  
太白呼窗畔淒清懷舊侶田間瑣細問歸奴於今唯  
有收亡研一潮當年淚滿襦琴劍皆太 大參公所遺  
故物幼嘗撫弄今皆笑獨斯研在耳謂之亡研者以  
其嘗亡幸其終不亡又慮其他日或亡也從我久不隨  
我而終是在子孫固而告之俾勿忘云爾言提其具耳

高識衛武公語乎

研因用久損缺嘗以生漆石屑補之也亦損裂粘以漆不  
欲易之故仍其舊研堂故有墨粘損處因周圍起線而  
中凹其背本週高中陷因考試欲其蓄墨多改為平  
面公注其中皆余所為也并識於此

道者理也在天地為化育在人為倫常化育則為之飛  
魚之躍無往而不存倫常則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  
友無在而不過是故天有日月辰宿風雨雷雪地有山  
川河岳水火木金皆以運行其化育也天地生萬物而

人為萬物之靈故與天地並列而為三賦之以性予之  
以心使盡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而人之先  
覺者為聖其在上則為堯舜禹湯文武在下則為伊  
尹周公在下則復為孔子孟子於是政有教使凡為人者  
皆有以存其性而養其心而千萬世之為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各得其所以而無睽隔乖離之患天  
地四時以平成化育而所以尊息世常存而成古  
今古今叠積天地不毀恃此道也賦性有偏全素心  
有大小欲其拓而充之至於包天地賦古今無他也學

而已知聖人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曰生而  
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  
不學民斯為下蓋未離乎人之類而其去禽獸不遠  
知是以聖之改過惡而揚善聖之教遠善而改過學  
者學此而已也學非聖不學非狂聖則堯舜禹湯文  
武伊尹周公孔子孟子而狂則禽獸也可無念哉

原道學

道學之義只是如此乃天地之大經生人之恒理非有  
所謂高深元妙更非別為門戶藩籬後儒無故  
自生標異遂若世間別有一種淵源授受至有別  
立名目爾界此疆分爭聚訟至使學者入主出  
奴迷謬日甚而道學兩字幾於不識大可笑也  
夫唐虞之教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謂道心即本具固有之良心所  
謂人心即後起雜出之私心良心道也私心非道也  
惟精惟一誠也允執厥中不使稍即於偏也淺顯  
明白不過欲其特守此心異於禽獸豈有深言奧  
義旁支別流待後人詮解哉是故言道而道反

悔講學而學益亡孟子之書反覆萬言而終之以

君子反經夫經者百世不易之道豈有舍五常而

而能百世者哉離經而為道棄常而為學乃真

邪惡矣誣生民而禍天下必自斯言矣

山東中丞岳公清者岳公鍾琪之子也巡撫山東年終二十餘

乞假回籍過襄陽適病留住十餘日所乃其瀕行所送岳

公功著所常其子少年膺節鉞為非常之過亦其忠

義勇畧偉烈豈功上契於

天心下積於家慶也後來則楊官保遇春子國楨為河南

山西巡撫為繼美岳楊二公皆大將才今皆無有遂

使海外小歲肆行無狀而當事者竟不能制甘受

其要脅飽犬羊之欲而去而猶亂源不塞禍根愈

滋景仰前人能無慨歎

俗語有曰丟人者言出醜也即卸底意也又有丟人而反

強言以自振大者不顧知人間有羞耻事也有曰糊弄

者言含糊掩飾也有曰二鳥眼者言混過也有曰冒充

者言不真實也又有遂自謂真者與無耻同也有曰

戴高帽者言所為所言皆欲人道好也亦謂其非者

剛念爭之此終身下趨者也有曰濃色者言曉人操弄

也無能之稱也有曰大頭娃者言頭腦顯大而胸中無有

如小兒也亦謂肥腸腦滿遇事亂作者也有曰不入

裡者言墮人算中欲說不能欲拒不可聽其操弄者

也亦謂之落網有曰打了牙肚裡嚥者言喫虧忍人

知也有曰用彼拳搗彼眼者言為人所借也以子牙陷

子痛者似之有曰打攢同鼓者言鼓動而後從也也有曰打

退堂鼓者言散眾人之不從也皆奸術也有曰看風使

舵者言本北行遇風則反南本東行逢風則反西也使四

風打兩鼓皆奸術也附奸者用之有曰坐山觀虎鬥者言

置身事外者也坐觀成敗而不以動其中也凡此皆時

自醒者庶不為世俗所誤三代之直道猶存詎容邪

說設行鬼域顛倒於清平宇宙間耶

昔有人家甚富其鄉隣皆垂涎焉而畏其家多男子於是或

誘之或竊之不敢公然宵也忽其家男子一夕盡化為女

而向之無從者白晝登門索酒食毀器物而有助之者出而居

閨曰不如以女嫁之於是競求娶婦女盡適而家遂盡君

子曰天也使男不化女者有男也無數為之助鄉隣何能

有曰新弊作也者言內非  
不知而外為不解也俗語  
收皆者也

為

有果舟入海者行內洋避礁躲沙不勝其煩忽念放入大洋

則無此矣既而天水相連茫茫無畔岸朝夕晦冥莫知何

所欲求如向之港汊樓泊而不可得矣始知失計然晚矣

雖有成故明哲何從挽而告之追挽無及零涕而返君子

曰惜此畏難而趨易不知易者之史難也自臨不測夫復誰尤

難無識之謂

俗語有曰虛胡虛炭者言外若而內空也欺人自欺之意也

有曰不敢伸爪者言無從措手若拳其爪而不敢伸也畏之

至也有曰不敢開口者言卷舌也言之至也為威所劫以至

斯也有曰灰心喪氣者言無立志也一蹶而不復振也有

曰淹頭搭腦者言無生氣也奄奄若死人也徐延無術

幸免延挨月日而已也有曰錯到底者言拙事一誤隨而

而再誤如水流往而不返者也皆為人處事之大戒也以此之

似此則所云稀糊腦爛無從收拾者也此外有曰白瞪眼

曰乾著極曰孔煞手者不必更著解也

有積集俗語四段時一觀之發人深省大率祇欲激起

志氣耳然亦是本有志氣人方激得起本無者此正寓

其人之情狀而其人不自知也視之轉沒交涉矣昔有人

送人別歸曰黃腫濼腫者其人反向人曰人竟有褲黃濼

腫者奇聞者皆笑其人終不知笑者之謂何也

或問余曰子一發言即云志氣舍此更無他說何也曰天下事

何一不從志氣做起無志氣則全然塌下又何事能做無

論做不成先是不去做即一身常日用亦做不來何況志

孝節義何況事業經綸即如居家便有祖父貽謀

子孫承繼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此皆是父以教子兄

以率弟必不容已之事無志氣則任聽敗壞喪失至於根

斷黃絕尚復成何人家凡世間著聞大家名族不教傳

而湮滅不可問者其由未有漸何一不由此耶初餘餘

安飽無求自謂有何不足而尚敢矜矜自矜矜若其子

弟生而習焉以為人生不過如此再向下去并求如此不

可得矣其百無一能者既分填溝壑而稍有能者繼其

所之更無不可為之事欲無湮滅能乎否乎家既如此

國上宜然何也國所賴者人才也世爵世祿皆國所藉以

鎮撫社稷利賴人民者也而世代積累漸即銷亡所有

子孫生而富貴不復知祖宗創立之艱惟是酒食醉飽  
便將終身如此人者尚安能望其與國一體公而忘私  
者乎故夫人莫貴於志也無志則無氣無氣則無人  
既無人矣又安有家與國耶在家則家破在國則國  
亂而晏然自以為人也實之於古攷之於今此何人也耶  
得不於天寶靖康間求之嗚呼郭耶李耶韓耶岳耶  
今有能用公之

聖明主不及時而出以成千秋之業不世之勲則公等之志  
將抑鬱而誰語公等之氣必將與風烟俱散吾竊

為公等不取也

人生至樂莫樂於高友古人孟子此言直為萬世誦詩  
讀書人開出無窮世界論語却未說到此要是在  
聖人包括渾函中被孟子稍破特地指出示人耳或  
問孟子徒何處見得日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即是也  
賜告往而知未商言詩而悟禮聖溫故而知新好古  
而敏求皆是也將聖人聲入心通觸著磕著無往不是  
孟子則思而得之勉而中之以此為異耳聖人自然而然  
故也得便了孟子則若新得獨得欲括以示人為

萬世學人開此高鑰也後世人才不如古正坐不學聖  
人曰好學孟子即從此得學之法而以教後人然則今  
欲求人才舍學古何由哉今欲以不涉學不稽古之人  
處家國天下之事未有不失謀者也在安常處順之時  
用其聰明道其軌轍未嘗不合條理忽而經意外之  
事則如墮雲霧中方寸皆迷若痴若醉欲不盲為瞎撞其可  
得耶書曰不學牆面豈有面牆之人而可與之言經國  
之大猷安邦之長策者哉

客有問余曰子之狀兀然而色黯然而何也曰憂也或曰憂能

傷人子獨不聞乎且吾觀子不獨憂而且有情也憂則心  
勞情則氣塞結勞且塞何以保其生乎余於是揚其眉奮  
其髯掌掖其背喟而歎曰吾八十矣此生有何惜羅紹威  
唐末之亂賊耳猶知引朱溫以自弱之非曰六州鐵鑄不成  
此大錯也大錯之成亂賊猶悔之矣若夫治平之世人在  
奉天威以遏亂器兼財力之富合士馬之強乃復俯首小  
夷而貽國家無窮之患嗚呼高爵厚祿養尊處優  
朝廷倚之以股脚寄之以心膂任之以爪牙六日有若  
臣在緩急可恃耳豈意其齊心協力徒為鑄大錯



計<sup>或指其儲或指其儲若他人之亂吾意而釀事也</sup>年<sup>或指其儲或指其儲若他人之亂吾意而釀事也</sup>迨其已成雖欲悔之高可改乎當此而不悟念此而不憂吾且不能而又何傷生之暇<sup>應為</sup>乎或笑曰子疲人也吾不與汝言拂其袖而去自是客不問余亦無與<sup>言者</sup>

友人善喻者嘗問之曰人是冠盜冠盜至則開門而納之畏虎狼虎狼至則列屋而居之間者曰是非所畏耶今茲之為謂之何其人曰無憂也吾持化冠盜使不劫化虎狼使不噬既而餌以貨財飽其肉食果不劫不噬如其言以之不能給而冠盜怒虎狼饑四出而不可禦

其人不自保則亦且與之為劫與之為噬矣不能化冠盜虎狼反隨冠盜虎狼而化其家之能存者有幾君子曰甚哉斯人之不自量也傾其家而保其身身亡而家公盡此可為大鑒者哉雖然其始必有人謂之曰拒之難不若順之易而斯人者公樂舒其近憂而不暇問其遠患也勿畏入畏謂之何哉周公之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慮其既陰雨而將無及也今過陰雨而尚不思綢繆乃推牖戶與侮予者共之古所未有而今始見

者也異哉

或曰子之意以為和之非計也不知其出於不得已也鎮江既失守柔勝而至金陵又烏能禦之曰如子之言彼數隻之船數船之砲之人即可以橫行中國佔據中原歷年經月而無力竭勢窮之患恐無是理也鎮江且勿論既至金陵既不制之於水又不防之於陸此何說也二者必勿論就令彼砲破我城彼之人曾不能據十分之一我亦即若此六城之有餘何速不得已耶按之胆心如粒氣軟如綿一聞敵至魄喪魂飛胸中惟有乞活一念而國體既不暇顧後

患亦不逞極矣其秦報之情形雖未見而可意知也必以為賊勢若何大鋒何若銳不量力而與之敵則彼洪疆而我豪毛也彼震風而我秋聲也城破在旦夕危急存亡祇爭頃刻此時若不聽其命萬無生理矣嗚呼以如此之識如此之胆如此之敵為方畧安得不至此耶開門而納冠盜列屋而居虎狼更復如何措手雖使局外旁觀者思之亦無如何也且和之為言彼欲自居於不相下而予我以不甚卑之名窺我無人而臨之以兵此得謂之和乎要我地通商而利之以勢此得謂之和乎一朝之誤而道

萬世之憂簡冊中推論誤國之由不知若人者居何等

也古昔用兵亦有相持而徐觀其變者矣彼既深入我

觀變之時也不意不觀彼變而先自變也彼計而弱智竭

之際而我強三人其毅中若恐連則無及者此真千古未

有之事不知何無一人能見及此又何不能忍之須臾以

待其自定也彼之用大言恐嚇也正欲觀我之變也而我既

不知所以應又汲之輸情之不暇則彼坦然肆然決知其可

以飽欲於現在而又仗意於他年也誠不料中國之大而

有此也此謂之天子抑人乎其事已成言之何益所以云者

欲後有鑒焉當審彼之情知我之勢稍留餘隙為斟酌

之地勿遂就目前之謀而成事後之悔也

惶駭

聞南京之事夷船無多人必有限砲且多泥作者當事之人並不親往看視惟閉門憂懼而已造業經約和喪失國體乃始放出見其情亦悔恨欲死而無及矣自古無此對敵法直成笑談所謂天下事祇有說不到無有做不到也人但知為誤國而不知誤國之由乃夢想所不及有如此也

石南隨筆下

是年八十致謂餘筆

受田謝子翻蒙

恩授右春坊右贊善劉子

竊臣子才同綏拆實本苑蒙獲俸列於清華因

備叨夫

養育春闈襄校曾邀

任使之榮

國史分編未著所蒐之效茲復仰承

恩命躡晉芝坊換水署之新銜進花轅之故步感深

蟻烟揚甚竊梁伏思臣綴班農部侍直

禁垣數書振策既空積於歲時筆賦籌緡竟無裨

平塵露省循風夜繡益兢慚而淫荷

聖慈迭迴

宸睭職司清切俾接武於一家階秩高華沐

垂恩者再世悚惶曷極酬報莫由臣惟有倍矢臣衷益

勸臣子冰淵是凜用副

鴻鈞造就之恩圭杲端長依

至教陶成之化

二十二年十二月



次日奉

諭調補國子監司業翻謝摺

竊臣海濱下士山左庸材既久忝於詞曹且世叨夫

天祿昨者甫承

寵命躡宮贊之清班今茲再奉

恩綸佐司成而迪教五中自問敢云鶴翼之無譖三日之間

豈意

鴻慈之屢被顧惟夙夜倍切慚惶伏思

大學為興賢之地成均有育士之方春羽秋干典型斯

在觀旂采藻風化所基而臣學既疎蕪才尤謏臣方遽

參臣師長之班臣贊臣

甄陶之化庸虛是懼悚仄難名臣惟有矢心謹密殫力

勤効以飭躬者謀士修素業以暢儒風即報

國為承家罄丹忱而衷

文治以上並錄孝貞之事

又受田謝

授經筵講官劉子

竊臣才謝通方學惟窺管幸日依於

禁近獲飲聆夫

訓言溯道統有作述淵源析經義如始回雲漢方自慚於測

海竊深幸乎發蒙過者保直

三天未著授書之效茲復超躡百爾俾親

敷講之筵

帝睦斯隆臣東彌暢陽高始躍候

玉步於花輶香篆初凝聽

金聲於

黼座爰執經而北面復需燕乎東廂自今下士咸得瞻迪

其新如此後

內廷不獨專陳夫舊業臣惟有力勤鑽仰矢贊

高深簡編遜志勉思俯稱鶴梁夙夜殫心庶冀仰酬

鴻造

至是直

講帷者兩世文臣之榮斯亦至矣既幸際遇之隆彌

思報酬不易也

昔余始入翰林居京師有表親食於余語人曰一  
藍鴨卵三飯矣指出以供客實有此事但後仍

自食非供客也親蓋甚言之作笑披耳然自今思

之實為一番佳話子孫不可不聞之知飢寒不足

困人於自立殊有益勝於壯貧於富徒增夸毗

逸矣

寄巖雲安九夏無閒綠實滿派碧溪頭古松下卧磐陀

畫復夜八德水清且美盡精神浸牙齒亂雲根衆峯

裏掬與斟隨器爾黃

吁鬼章世悍驕奔豸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韶効天

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遠若將西燕昆瑤帝念之

乃下招蕭歸雲遊房妖蘇

孝子賢孫真節義忠臣烈士大英雄近書此二語為聯

容有見者問意所在曰今之所少也今之所急也容益疑

曰忠孝口頭語且曰惟其視為口頭語是以少惟其少

是以急客曰子安見其少也曰我中國之大四海之衆

主上之聖且明自宰相以下文武之官不可以計數而比

者小吏肆行無狀竊聽諸在事者莫不談之而色發致令

東南一帶門戶欹傾墻垣塌塌卸至棄為寇盜之區  
虎狼之窟曾無一人能分

壬寅之春... 於其方... 鏡一... 非... 成... 通... 織... 弱

朝廷之憂雪家國之耻是而得謂有忠孝乎孝乎容曰如  
俗語如關天培福葛雲飛王錫鵬鄒國鴻江維雲  
陳化或副祭以下尚有若而人至父子同殉視死如歸者予  
以為無忠孝何也曰容言及此則吾意必明矣容然不喻  
乃曉容曰吾言忠孝固非僅舍命不渝而已也是故公  
者可以言節義不可以言英雄夫英雄固未有忠不孝者  
惟其忠孝是以其識明其胆決其氣壯誓翦狂寇志  
斥逆賊則所以講求於平時豫備於臨事者莫不有  
英雄之精心英雄之大畧誠思如裕謙諸人之節義而

致意於此則身郭韓岳同時而並出矣何有遺子敢  
恣行無忌者哉容曰吾知之矣子之為武鏡之番意在  
斯乎余曰然夫天地之生才不之也有天性忠孝迥出流  
俗者則願授之以此使觀其會通神其變化有事必  
收其用無事六儲其財庶七令夏天者息其情  
者解其索：乎容曰諾以族吾家矣  
或曰子之志將以教武人也武人解文字者十無一二况  
欲使心知其意乎曰武鏡以武為用武之鑑云師武人  
固不能盡知未嘗不可以漸曉且吾書就前史中事耳

最慘實而為... 不以... 補... 初... 於... 師

取... 不... 符... 用... 敵... 隨... 者... 改... 甲

非... 得... 符... 此... 三... 人... 也... 有... 也... 二... 人... 和... 可... 以... 與... 起... 于... 萬... 人... 於... 以... 命... 傳... 功... 德... 因... 海... 難... 上... 格... 如... 於... 存... 報... 主... 義... 深... 難... 固... 於... 世... 猶... 約... 約... 之

世有志士無不可講公無不可備以軍旅之事為大帥者  
率皆文臣安得使不知書者為之然則古人入則為  
相出則為將安得謂非相事而可付之不知且相既  
不知文何以識將之符符之符何以識將之符符之符  
里者識即天平既為文恬武嬉自上下無一留意斯  
事者一旦異類狂孽坐視無策唯以俟運而可為自  
全之計是又安可謂相耶故吾之為此為與人才計  
則自內外大小凡有國家之責者無不當一可洪為  
置之者也夫節義明人：所當勉而英雄非人：所能

為識過頂。胆包身。氣塞天地。五兵縱橫於胸中。萬眾  
迴旋於掌上。吾書之中。不有若而人。亦不祇充其節  
義而為之。彼丈夫也。我豈婦人乎。國家有二三三人。即為  
萬里長城。所或無此。而吾志存乎報主。義深於體國。  
術而充之。必不為俯首聽命之計。此吾曰吾書吾何  
嘗有書時其用意。在是耳。吾八十矣。且暮間人也。猶  
日死。於此。後者。其有以鑒之也。夫  
右二條可書武鏡後  
語云請書百通其義自見此即請書不易之法故古人曰勤

有功也聖人曰溫故而知新夫新即在故中然而不溫則不知也始之所知其故也既而有進則新復為故自此不輟則故又有新無已時無盡境不覺已到聖賢地步天下之理古今之文只是一步推尋進去久之則四通八達無往不是故物無在不出新機請諸書時然夫人所以不肯讀書正以不得其中佳處故耳或僅觀其外或畧涉其中已厭而思去則是書終與我全沒交涉欲吾學之進豈非却行求前終身不至而老耄已及欲更舊學何嗟及矣少壯之年自以前路甚長事無不可為者豈知身當其事而

內顧空虛外視眩眩僅一不學無能之人欲無顛倒錯亂其可得乎工之朝廷下之黎庶胥為所誤然後知學之所關者大也然後知學而不勤者之所失多也况軍旅之事乎嗚呼閉居無其志當官欲為事處常無其具臨交欲有其功此必不可得明矣春冠養癰包羞納侮何怪其然哉此恐雖有武鏡之書而不能讀讀之而不知其意也與不讀同耳然果有志者日取而講之而思之則必豁然而貫通凡讀書皆然祇恐無此志耳又祇恐畧見其意使傲然自足謂不過如此則必終無與於人材之數者也止寫至此

忽見南省奏稿有給該處兵費一條驚詫擲筆而起

昔某公有書名於一家意身然所作有絕佳者余因略乃郎致求書之意乃郎遂大靳惜若余尚不得率請者不知余視乃翁書佳者可存不佳者尚不中糊壁用也無學者之可笑如此

又社翻陞賢善詹事代奏謝

恩摺

竊 翻 蘇 盧 下 士 榜 標 散 材 叨 踐 履 於 清 班 預 編 摩 於

史館

玉璫趨步曾未足以承家共闢文章敢輕言夫報

國茲承

聖簡超陟春坊蓋匪夢寐所敢期實惟庸愚之至幸伏念

翻才原謏劣學更疎蕪蒙

養育以十年沐

恩榮者再世未夫著籍復轉新階全匱拙書不離素業願

惟職任矣徒翊墨為功重想頭銜特以匡扶取義豈

期愚陋獲荷

選 輪 驚 聞

命之自

天覺指躬之無地。雖惟有水淵刻凜風夜加度。研求經史。借  
城衍以同勤。砥礪庶陽谷

鴻慈而自勤

仍是摺但稱呈稱名耳。若編檢已充日講起居注官者

則自具摺矣

於已類編有易安居士事輯一篇。應稽李易安一生始末  
而辨事傳改道之誣。其踪出父辭。鑿可見。余皆觀  
金石錄後序觀其與明誠相得之驩。琴瑟鐘鼓不啻

也。固嘗疑改道為不然。今得此若發蒙矣。嘗怪宋人造

言至誣。歐陽公及朱子以不經之事無忌憚。極矣。而易安

以婦人能文章之故。必蒙以穢。迹而始快於心。何至是耶。

然則金元能亡宋。宋固先自亡。身今世以詞章致指。為兩迷

就此事觀之。則致指賢於辭章。速矣。入文士之手。吟咏唱歎

蓋成左證。而有志者。旁搜博採。以洗古人之冤。使人曉然。明

白。此亦足以息流。詎定民志也。所闕於世教人心。豈淺哉。

感問方今之時。何者。竊意曰。人才也。今非無人才也。將皆用

之。口與面相習相效。久之。則但有口而無心矣。究其口則工

嘗謂書口才之  
以多其可知而不可  
可而不可。則然矣  
今將與人。才使以書而  
可乎。抑而有道也。

大知是則書之難有  
心之難無。方斯人中之

與有聖矣

應對而已。面則善承迎而已。當大事則斷。執遇家事則優

於其中。無有故也。中者心也。心在口在。面不在。此故無有四

欲人才之。先從心。始有心而後有識。有識而後有膽。有膽

而後有能。斯皆勇謀若一。提而起。知者之為。極難也。非云

有是書。遂有人才也。特以發知識。庸庸所陷。拓充才能。非讀

書則其道無由。是以汲。而為之也。或曰。古今之文多矣。是

書能盡之乎。曰。東坡云。作詩必是詩。定知非詩。人吾云。讀

書必是書。定知非讀書。夫及求之於心乎。中心為忠。得

其所以為忠者。而後心中自有書。書中其非心也。則吾於人

才。有聖矣。不吝稱者。亦有其也。是云云。

凡人一生只是安步。腳踏實地。做去一切。聞望聲華。俱付之

聞。不見故。聖人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於闇達之辨。則曰。庶

以下人。老矣。曰。後其身。而身先。亡其身。而身存。令人大病

只是一立脚。先錯了。定安步。占先却不知是步。退後自

已。終有二三步。便已作到四五分。終有四五分。便已作到十

分。全是占了虛步。一經責實。并其二三分。四五分。無有矣

却不是為此虛步。誤了一生。聖門為學。只是篤實自餘

諸子百家。一入聖門。無不露出極頭。正由此也。

此論為學進德修業以至文章經濟莫不由此若近日所謂愛戴高帽者不足與言此吾見其無事則高帽三尺而嫌其矮一旦危險卒臨震撼無措亟自去帽猶恐不及雖露髻泥首之為之矣此其出醜固不足言而為學不實亦將似之不能不為汗下也

戴高帽即今之闊脾氣者是也自顧無能而又慮人見輕故如此不知人見其愛戴高帽決知其無能而視之益輕矣使臨難御交出醜固然或曰欲此種化為有用之有道乎曰無他法惟有學耳漸去其虛懦容氣而一歸於實其

亦庶乎其可也或曰其人即無能居其下者何能即輕視之耶曰吾嘗言之矣知者不為不知効謀勇者不為無勇盡力何也不知者知莫若我則知者卷舌而退無勇者曰勇莫如我則勇者袖手而藏外若以知勇奉人而內實以知勇自惜也以其無容之地也孟子論好善優於天下其肯也或曰此種人病根安在曰此無他不忠而已矣吾故曰人才之興必自人心始

李易安打馬圖

序曰慧則通通則無所不達專則精精則無所不妙故

庖丁解牛郢人運斤師曠之聽離婁之察大至堯舜之仁桀紂之暴小至擲豆起蟬中角拂碁皆臻其極者妙而已夫博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勝余性專博凡所謂博者時晚之南渡流離盡散博具今年冬十月間淮上之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旁午紛紜莫知所之余亦自臨安泝流過嚴灘抵金華卜居陳氏第乍釋舟楫而見臨軒意頗適然更長燭明如此良夜何於是乎博矣之事講矣且長行葉子博塞彈棋世無博者打碣大小豬窩族鬼

胡畫詩會賭快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藏酒榜補賦近漸廢絕絕逃仙加減揮闔大質魯任命無所施知巧大小象戲奕棋又只容二人獨采選打馬特為閨房雅戲嘗恨采選叢煩勞於檢閱又能通者難少遇勁敵打馬簡要而苦無文采按打馬世有二種一種一將十馬者謂之闔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馬流傳既久各有圖經凡例可考行移賞罰互有同異宣和間人取二種馬參雜加減大約交加僥倖古意盡矣所謂宣和馬者是也余獨愛依經法因取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



事附見使兒輩圖之不獨施之博徒亦足貽諸好事使  
千百世後知命辭打馬自始易安居士也時紹興四年十有  
二月二十四日

歲令幸御廬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俎列陳  
已行揖讓之禮主賓言洽不有博奕者乎打馬爰興  
榜籍者退實小道之上流競深閨之雅戲齋駉駉駉  
疑襦王萬里之行別起元黃類楊氏五家之隊珊珊  
佩響方驚玉銜之駉落落星羅忽訝連錢之碎若乃  
吳江楓落燕山葉飛玉門關開沙苑草肥臨波不渡

似惜障泥或出入騰驤極比昆陽之戰或從容啓控正  
如涿鹿之師或聞望以高脫復庚郎之失或聲名素昧  
倏驚癡叔之奇亦有緩緩而歸昂昂而馳烏道驚駉蟻  
封安步崎嶇峻坂慨想王良頭促益車忽逢造父且夫  
邱陵云遠白雲在天心無戀亟志在著鞭蹴蹄黃葉畫  
道金錢用五十六米之間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資罰叢  
其殿最遲指揮於方寸之中決勝負以獎微之介且好  
勝者人之常情爭壽者道之末技說梅止渴稍蘓奔  
競之心畫餅充飢亦寓倬騰之志將求遠效故臨難

而不回留報厚恩或相機而豫退亦有銜枚緩進已踰關  
塞之艱豈致奮足爭先莫喻穿壑之墜至於不習軍行必  
占尤悔當知範我之馳驅勿忘君子之歲佩况乃為之賢  
已事實見於正統行以无疆義必合乎天德此乃叶地類  
之貞反亦記魯姬之式鑿鑿墮於梁家游說猶於岐國  
故宜繞林大叶五木皆盧酒一呼知子盡亦平生不自  
遂成劍閣之勳別壘未輸決破淮淝之賊今日豈無元  
子明時不之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命之投當師知度  
道布帽之擲也亂曰佛無見此知死貴賤紛為流徒

湖眼驛驛及駉驛時危安得真鈔此木蘭極好女子  
老矣不復志千里但願相將過滌水

圖今不傳其法不可得聞已余特愛其文滿眼時事  
胸中詩勃始與庚子山小園賦共傳矣易安文字  
詩詞多近沈雄豪放非復婦人本色靖康建炎紹  
興間大冠若箕者皆愧死矣秦楚材之誣謗所自未  
也大抵易安詩文所非刺者亦不盡西楚材  
工部尚書胡松年充通問使易安上詩曰胡公清德人所  
難謀同德協置器安解衣已道漢恩煖雜詩不怯關山

寒皇天久陰后土溼雨勢未迴風勢急車聲轉：馬蕭：壯士懷夫俱感泣閨閣婦亦何知瀝血投詩千記室  
蔡邱苦父非荒城勿輕談士弁儒生憤王墓下馬猶倚  
項羽葬寒蹄城邊雞未鳴  
韓侯城也  
巧匠亦曾願禱  
靈光雖在應蕭條草中翁仲令何若遺民定尚種桑  
麻敢將如閭保城郭廢家祖父生齊魯位下名高人  
比數當年稷下繼談時猶記人揮汗如雨子孫南渡今  
幾年漂零遂與流人伍願將血淚寄河山去瀛青州一

杯土

又和張文潛洛溪中興碑頌曰君不見驚人廢興唐天寶  
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英雄但說成功尊國老  
誰令妃子天上未就秦韓國皆仙才苑中羯鼓玉方響  
春風不敵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  
去天尺五抱甕峰峰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  
哀燕人心魄深如崖西蜀萬里尚能返南內一開何時開  
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胡不能  
道輔國用事張后專祇能道春齊長安作斤賣  
高力士語

二詩詞氣感慨悲壯皆余所謂非閨閣本色者也宋  
父公嘗言本朝婦人能文章者曾相布妻魏及趙  
明誠妻李二人而已

易安又有句云南來猶怯吳江冷北去應知易水寒及南渡  
衣冠思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忠憤感激深家國豈  
止掃眉才子而已乎余嘗謂婦人女子詩境界窄無可  
看正謂其膏沐為容未便作丈夫語生世人疑而貽之  
譏也若易安才力既雄胸襟闊加以遭時喪亂家國仕  
離寄懷慷慨發言激發復拘於裙笄之詞釵鏡

若之態而所以汪黃之輩秦檜萬俟卨之徒對之則固居然  
鬚眉而自視曾不足充侍腰之列矣嗚呼男女亦何常  
視人自立而已矣其人也痛家憤國則女而男矣其人  
男也編生苟活則男而女矣觀宋南渡之事之人其亦  
可為激發也哉  
凡人軍怕一絳赫而胆落胆落之人其所圍維必皆胆  
落之計其所援引必皆胆落之人自史所載奸臣誤  
國必與忠烈為讎忠烈有胆而已無胆已形其短况  
其所圍所引皆不便於已故嘗出死力以排之其或

自揣力不能濟者則嗾其黨多方構誣以陷之但欲  
自使其計而君父不顧也國家不恤也是以人主之  
戒去賢若轉丸故愚若脫距聖人垂訓用人必慎於  
其始迨其後則無及矣羽翼已成根株已固人主舉  
動皆在其顛倒之中雖復稍悟其奸而無如何嗚呼  
當此之時宿舊勳德老成重望猶不能免况疎遠  
新進形跡孤危有不卷舌而去者乎嘗讀史至宋  
南北分代之際未嘗不三復流涕也未嘗不廢卷  
太息也

肝胆在人身中若無所為而凡所為者無不待之而決  
頭為最要忠之所以為忠義之所以為義忠義之所  
以為列國由於此肝胆屬東方木氣上行則木生下  
墮則木死故喪胆者必遺溺而甚者溺亦青也一經  
遺溺則永世不能復故設計非免苟者不能決人  
非倖生者不敢用其人又自隱其遺溺而歸託於  
為國為家以欺其君於是無肝胆者皆從而和之  
而大患遂成矣童貫閻金軍南下棄其軍而還  
人笑曰童太師平時作如許威勢終聞風便爾

耶岳飛從大帥乞糧大帥不與飛帥師徑前奮敵也  
其奮而舞此肝胆上升下墮之驗也若使貫能倚飛  
則可以洗逃歸之耻猶不失為忠然而貫必不與也  
且恨飛以勇形其怯必且斥其勇以為挑釁而速禍  
也亦人之肺腸固不待鏡照而知矣其肝胆已死故也  
千古臨難用人之要莫是固之庶乎其不誤也  
嗚呼惜身而不惜國願戰社而不願死此豈復人情也哉  
肝胆已死無不為而無一可為也可恨者金斃磐石隨難而  
去也 讀史隨筆

或問上井下墮之狀若何曰上井則凌雲霄而薄日月者  
是也下墮則莫知其所在惟於落洞中東藏東躲而已  
史所載章：甚明一入日自辨矣問為  
客有見余武鏡之書者曰鄧隆之世此唐虞稷契皋夔比  
肩事主烏用此耶曰客言甚高鄙人所願聞然竊考古昔  
由軒轅氏後未嘗廢武特不設兵籍無將帥名耳而坐  
作進退之法甲冑干楯之用刀矛弓矢之器皆傳自上古  
至周而益詳訊誠告成並於太學豈非文事必有武備  
立國大經不可偏廢去故耶况春秋以來世爰日繁威

刑日剛安能使元黃不載生致昇平漢氏去古為近人心未  
滿兵興之事文理猶居其半魏晉而下強弱分爭詐謀  
蜂起朝為豺狼夕為狐鼠當此而欲放牛歸馬垂拱  
廟堂雖堯舜能乎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此立國之  
要言也然則兵可知而不用不可用而不知豈不彰著明  
終古不易者哉吾之為此亦有由然中國之大既已成沐  
聖化聲教大同而海外偏隅殊種異類界絕不隣利所在  
則趨若鶩不可以理喻也一不獲利則情如豕不可以義解  
而其所以收利者又出於害人之術所以由爭利者又出於自

強之道不制以兵則汎濫而不可止而此者棄甲屢告投戈頻  
聞遂使妖氛彌天毒霧四塞當事束手無可如何而就苟安  
之計豈非無知兵者以至此耶夫古今之變不同而其勢亦  
異必安能執已然之迹以求必然之效然友莫過於用兵至  
矣而有不及者存於書之中知之不及而有至及者存於  
書之外通之已成之法而大有無窮之意法由愈生而意又  
生法則意與法俱無盡也即或天生異才佐  
聖戡亂原不出於翰墨之功而整頓乾坤削平兇逆非一  
手足一朝夕所能為則學而知慮而能者曷可少耶此則

區：意也若謂武之事盡於此固非謂有此書而人即能  
武否矣

偶言武事則令人必嗤之曰紙上設兵又或曰莽夫所為耳  
夫兵之事固非可紙上設之然今人紙上尚不能談况欲為  
處行間耶其言雖高而誤人實甚矣莽夫言其粗也古之  
知兵者多矣英主開基或躬擐甲胄賢士佐命或身當  
矢石豈守莽夫耶以將而論四方猛士天下健兒無鋒不  
折無堅不摧又可以莽夫輕之耶况以歷戎行善知攻態  
矧宿望元勳所不能逮者又可以莽夫輕之耶紙上談兵  
非智也而為智之所由生莽夫所為非勇也而為勇之所從  
發今所患於不知兵者聞也怯也欲生其智發其勇以  
救其聞與怯則吾謂先使紙上能談無薄莽夫所為  
庶乎其可也

張若虛開元初人與賀監長史齊名其春江花月夜篇云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滄海流千萬里何處春  
江無月明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霽空裡流霜不  
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

年。祇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白雲一片去悠悠。  
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  
可憐樓上月。能。相。照。離。人。秋。鏡。臺。玉。匣。中。羞。和。去。掃。  
衣。沾。上。佛。遷。未。此。時。相。望。不。相。識。歸。逐。月。華。流。照。君。鴻。雁。  
長。飛。光。不。度。魚。龍。潛。濕。水。成。文。昨。夜。歸。潭。夢。落。花。可。  
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澤。落。月。復。西。斜。  
月。沉。藏。海。霧。碣。石。滿。潮。無。限。路。不。知。來。月。幾。人。歸。落。  
月。搖。情。滿。江。樹。此。篇。余。自。幼。時。即。愛。讀。之。亦。因。其。音。節。  
動。人。故。也。唐。初。王。楊。盧。駱。皆。沿。其。體。蓋。源。於。六。朝。自。開。

元後絕響矣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兄弟既  
翕。和樂且耽。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其聖人切急為人之詩。語學為君子  
莫先克己。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也。莫  
切體物已而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是也。聖  
聖賢切己為人之語。徒之則上。極達之則下。愚矣。八十老人言。  
盡於此。後生小子。敬念之。哉。母胎。牆面。敬念之。賦。  
示後人。志學而後戒。慎惡恐。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其聖人切急為人之詩。語學為君子莫先克己。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也。莫切體物已而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是也。聖賢切己為人之語。徒之則上。極達之則下。愚矣。八十老人言。盡於此。後生小子。敬念之。哉。母胎。牆面。敬念之。賦。示後人。志學而後戒。慎惡恐。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於印改歲書示後人能書紳佩之者其為孝子時孫可知也

并寄 前事大保未有以父兄教訓及至親尊長之勸諭為  
逆耳者也。誠以吾言之久而不悟。然悟莫如早我自志學  
之年。已悞悟矣。悟生於悔。若不能悔。必不能悟也。我今年大  
覺。不如前。恐欲聞我切已熱勝之言。不可多得矣。但亦不俟我  
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父兄所為。婦而求之。有餘師矣。  
老人幼承庭訓。戒謹恐懼。庶無罪悔。以迄於今。數十年來。  
見。聞。世族落家。老成日謝。童幼日非。率意專行。不  
知話言。不顧尊長。漸失祖宗忠敬仁恕之心。為厚退

遜之意。家風既墜。履敗隨之。觸目動心。良為駭歎。江河  
日下。遂至於斯。往者。伊何底乎。余既耄矣。猶能握  
管。錄其切要。以告後者。過此而往。有能佩而書紳。則  
子為孝子。孫為賢孫。老矣。沒世。無憾矣。摩抄。摩眼。  
就明書此。以付兩孫。時寄孫。常日在之。即老人而語  
不殊也。

三人偕行。時為我師。况述之于聖。終申之以虛。語者。於庶望  
書對本後辭本自記

此蓋余年廿五寅間所作。初意欲為門第堂室作

吉祥語耳。既而執管遂不可止。積至數百餘。既自承  
先啓後從。宦居鄉。為學涉世。備知今弊。仲之春  
復。復錄為一快。以遺後人。自他人觀之。以為對本云  
爾。自後人視之。則余身世所歷。志慮所存。性情所寄。  
莫不在焉。以為行狀也。可為庭訓也。可為子孫守  
而玩之。於以激揚志氣。發性靈。蓋必有益也。夫然  
則靈根慧性。不減不滅。可以留先緒於無窮矣。不  
然者。八十老翁。徒為後人供括。據應酬之用。何為也  
耶。書成復識之如此。二悲後人之適同也。五月

九日石菴書於遂初草廬

近作聯云。幽人志節。王官谷名士。才華帝子。洲古懷偶  
寄。而有唐一代之終。始見烏興。衰治亂迭倚。互伏在  
其時。君臣初不自知。即有深恩遠慮。伏闕陳謀。而充  
耳塞。眩莫之信也。偷秦傍徑。且吟且歎。借一人一事  
而泥。而之。豈不可以振觸孤懷。慨然千古也。我適  
讀唐書。欲以濁酒澆胸。而括之以七言兩句。知音希  
宜惜歌者。若耶則又自勸云。涉世須存塵外想。讀  
書當作鏡中看。則又自解云。冰輪在抱。皆圓相。珠

斗。隨方有化機。然則何所為而可耶。曰。平臯緩步。尋  
詩去。晚竊橫看入畫。未消除舊恨。解釋。然自  
以往。吾其鼓。並而歌。矣。據記於此。以告後人之觀。辨本  
者。庶亦聆音而察其理。聽言而知其心也。

武鏡之書。始於壬寅二月。成於癸卯閏七月。皆通鑿  
中。武事也。初欲至宋元明而止。既而精力不給。遂告  
畢。烏。牆。挂一表。本非佳者。自余始為。此日日上之無  
異。及是。忽停擺不行。豈盡力而止。物亦有然者耶。  
併識於此。抑亦與人之精神相應。故耶。是書自周

末至唐初。皆收將畧。至天寶以下。事緒糾紛。亂不可理  
則朝廟。莫之是非。用人之得失。皆具焉。則不特為將者  
鏡。而且為將將者鏡矣。夫。抵天。愛下民。篤生聖哲。錫以  
智勇。迥非人力。所及其下。則必鑒於古。以通其法。於  
今。以得其意。雖曰講武。亦在讀書也。蓋武者。民生  
休戚之關。國家安危所繫。非僅為一時一事計也。非  
胸有千古。不惟事。退縮則一往。滅裂。其可與。兵事也  
乎哉。

悠悠歲月。幾曾休。歷盡艱辛。却到頭。一鶴翩然。

遼海去而今始得任天游今人似續古人同役老人呼海上翁忠孝詩書倘不愧咩煙原是舊家風偶作二絕句書此似臨去語也或疑不祥余笑曰人人必到之日何不祥之有且子大誤子之所<sup>謂</sup>祥安知非我之所<sup>謂</sup>不祥也耶至人未嘗有生死雖非至人而此理不異且人有生不如死者矣有雖死猶生者矣子是之云非惟不通晝夜之道抑亦漸未吉凶之旨矣願勿設恐為達人所呵也

說部一條云飲醫有秘方治砒毒神效不肯傳索重利致坐視不救死而受業報者見夢於主人乃言其方云用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並無他藥也因載異後可信錄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而勸世人傳之

按白砒之物殺人最速即或有方而到藥取水已恐不及此物惟治惡瘡丹藥內用之此外敷而不閉內治也吾濱藥肆皆不蓄此物有問者直告以無有而去留心者或監誥而解勸之此家好或丹藥有需亦購取用而止有餘立銷燬之何物不可取利而必以

毒物耶惟信一種嘗有種田者買之故鄉村愚夫婦每有輕生服者毒雖不似砒速然治緩亦不救也方用辟荔子三錢研末水調服此六醫書所記有故事者辟荔即爬山虎也每歲結黑子頗不少或於南牆下屋山頭種之極有益此條或云同甘草煎再查又信者集場有賣者藥肆中無有也余嘗見之其色與質即可畏腸胃者之無不潰裂幸服少或旋救可活耳然亦如大病一場矣

今人文宇一途皆不如古而獨排律詩為古人之所未及蓋亦因其時而然也然在乾隆間尚不甚留意至嘉慶二十餘年中每科所用翰林浸多文字外別無職事致皆專力於此窮極工巧出入神化者往有之其間才氣濶大奏軸宏博者又取古事為題而寫以豪邁卓犖之致而愈飛其惡染組織之工彙輯成帙若欲以當著作也太平之世士無<sup>用</sup>心故假此若自課又以考試所尚欲爭一日之長究心殫力而不自惜也嘗思彙集選錄為一冊為詞林盛事卒未遑特識於此

因憶王芭孫一作迷路出花難一首弓燥手柔家為

考試之式云

雲。往。繞。雲。斜。迷。人。抵。是。花。只。緣。春。一。色。難。辨。路。三。又。礙。帽。藤。蟠。曲。鈎。衣。樹。攬。拳。乍。御。苔。燈。如。旋。被。藥。欄。遮。嶺。記。未。時。是。橋。從。轉。處。差。折。梅。香。此。地。飛。絮。又。誰。家。密。籠。山。澗。疎。隔。浦。沙。聞。津。知。未。得。惆。悵。武。陵。霞。

題境題情皆入渾化意運筆轉治無痕迹斯為

應試極則王芭孫婦楊夫乾隆甲辰

南進台試舉人考充教習在京有九家詩之刻蓋當

時與吳穀人先生共九人為詩課皆八韻試帖而楊夫彙而梓之以穀人為冠餘則不無工拙互見者也楊夫有翰林之才而會試卒不過教習得校官而去後遂無聞其後以獻賦得登賢書者庚戌則余及程春廬甲寅則姚秋農也姚程皆己未而姚又殿撰余則辛酉二得側詞曹信科第甲乙皆有命歟

昔聞先輩有言凡人只是錯過窮字窮為可惜此言極發人深省天地間無論何等皆自窮中來其後和之

有成就者皆自不放過窮字起也其大者道德如孔顏輩雖疏水而師萬世不必論其次者或治經濟或志功名其本領亦得之困約者為多下而如近世之科第再下而家生人之治生原其得失之由亦莫不在此是以知混空過者之大可惜也世人落拓一生動日為窮所累豈窮之故哉窮者造物用必磨礪人之心思激發人之志氣人自愛惰窳自願偷閑造物將奈之何若曰吾欲蒼蒼者盡予人富貴則造物亦窮矣

余每言此而及治生者以世家舊族不外耕讀二者去昨

無以佐讀故也子弟材質不盡能讀而讀亦不可不知哪也且耕之事專一而不雜耕之人安靖而不亂有始有卒節次不踰若春若秋光陰不促而又朝烟暮靄觀者在畫中鳥語蟲吟聽而神怡與讀不相妨也材質下者可使愛土物而心誠材質高者併令服先時而志立世業不替祖澤常留莫要於此莫切於此先大夫之棄功名不務而自託於田以教其家而貽於後意蓋如此子若孫尚念之哉

治生之道無過勤儉勤則源開儉則流節所以生生



而不適也。養生之道。六無過。於勤儉務實。故也。務實則心定。心定則神安。故藏府血氣無不充實。災沴莫得而干焉。故富貴者每不若貧賤之堅強。豫樂者恒不如勞苦之甯靜。此其所由者異也。勤者勤於其職業也。儉者儉於其服用也。習勞則偷惰除。守樸則輕靡滅。中材以下之良歲。未俗以來之美藥。

或問所謂中材者何。答曰。如予如我皆是也。不獨予與我。所見所過。無往非是也。在不上不下之間。而虜可

以上可以下之界者也。所言非。所行非。旁人一點便悟。或未即悟而猶思之。而後悟。既悟而又不憚於從者。此所謂中材以上者也。所言非。所行非。旁人言之不悟。即悟而復壯於自屈。安於其故。終不舍而從人。此所謂中材以下者也。上者日上而不已。則已超乎中材矣。下者日下而不止。則又降乎中材矣。然世人以上者。如以下者。多故改過遷善。恬過遂非。其間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打破此關。只在用心如何耳。破此關。要極。要早。不極。則歸終不破。不早。則和日短。而無及矣。何也。不上不下之間。無立

脚處也。不日上。不日下。而見多矣。如春秋之暗謝。如朝暮之漸移。豈有能明劃界限者哉。自固不覺。而他人亦不盡知。弟見其日趨於下。不可救藥而已。所親所愛者。痛之惜之。而無如何。非親非愛者。鄙之棄之。而不復顧至此。而始悟。則已晚矣。此能悟。必不至此之時。至此。必無能悟之理。耶。噫。歲月幾何。日往月來。已幾世矣。讓人為上。而自處於下。惡何為也。嗚呼。徒負父母之望。貽昆弟之憂。鄰里鄰黨。設以為戒。自問初心願之予否也。

朱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言意不紛。念不雜也。程子曰。心須在腔子裡是也。論語曰。執事敬。事之所在。心必在焉。君子事思敬。視聽言動無往而非事。則無往而非心也。無往非心。斯主一而無適矣。曰主敬。曰居敬。皆從心體認。又曰居敬窮理者。窮理正是居敬實。在處。蓋心在事則事之前。後始終精粗表裡。必求洞然於中。而後吾之視聽言動。各當其可出之於已。則不恃施之於物。則可通。故敬非空空無他而已也。儒釋之言。心不同者。在此。蓋源頭處異也。

朱子嘗言如遇瓦石當路使思有碍後人即為除去此便是敬此蓋淡言易曉然時如此則置物不得其所者必無有矣若心在懶慢懶慢之地則不覺矣故又曰帶惺惺也程朱之言學實能發前聖暫時之秘深切於人物日用之常不肯一字誦空懸虛令人追風捕影也後人猶謂宋儒高談性命無其事功豈非盲瞶又神清氣茂四字乃是景之效驗不敬之人決是神昏而氣靡也

側又或時水於窺必令時整使高以防不見倒陷因此而知家庭居處只是內外坦平為重要也此亦朱子除瓦石之意余本中材故常於切實處用心然於教子子弟則自信為有益云余嘗欲於書齋作客有問余海疆之事余拱手謝曰世人也安足知此客固問余不復對客曰子請首規畫此事固詳矣非無意斯世者也胡至而秘之余曰彼一時也余所規畫在守主戰之時故欲獻其議守議戰之計以為棄戰與守則無以為和也今既不能守不能戰和可得乎客曰吾所守

昔者利而今也  
昔者精而今也

者道也彼所取者利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利以君子御小人不可也乎余曰君子之道余固聞之敢問小人之欲其有極乎否取耶言戰言守而後言和正欲以君子之道為之大防耳不戰不守所謂君子之道者安在得母和戎之計反為啓戎之端耶此言戰守之方又成各亂之漸客曰何至是余曰不至是是國家之福也社稷之靈也德兆民之願也今如涉海拔桅折柁而入大洋欲無任聽漂流其可得乎假若颶起於俄頃鯨鯨與而在右此時除額天誅帝尚有何策可施何術可濟客曰子之思誠深也然慮亦過矣余曰深則去深過則非過何也門而揖冠盜則門之左右無人而不為寇盜也列屋而居虎狼則屋之東西無地而不為虎狼也其流示者然也漸染者然也歲月浸淫何所不至昔者一而今也五昔者智而今也愚昔者志而今也志此言志之無遠慮有近慮夏防可勝防憂可勝憂乎客曰昔者事其有也必有以善其後何志為余於是默然而不復對如初

答客問 彼所不知吾人且最之矣吾人且守之是吾人之為者自

也哉其知不吾則為

穿鑿者謂之見鬼吾見注解杜集者多有不通可笑雖自  
命名流者亦所不免知其於詩都是隔壁也至慈恩寺  
塔一首詞意本自了乃謂通首俱是比體一何可笑少  
陵胸中感慨過境便發目觀時事懣懣勃於中不能過  
抑寓之於詩然未嘗離題橫驅別駕也此詩通首皆  
言塔之高速而後半則登者之襟懷行寫其憂鬱詩牢  
落而登高望遠百端橫集早伏於起首四句章法瞭  
然前景後情本詩父常格特工部才力既大胸抱復  
深其所見之景所懷之情均非恒常所及如此題高峯之

再答容問

容有自南來者訊於余曰甚哉人心之難化也余曰容  
何見而出此言容曰鴉片之害從古未有受其害而死  
者踵相接而不悟至設之嚴刑厲禁而曾無<sub>悔</sub>於厥心  
疑其中有別術焉以迷人之志使樂為之死猶弃其  
父母兄弟妻子雖衛大君之命而<sub>弗</sub>顧也世稱唐虞  
三代為極至治假令是物出於其時禍亦若斯之烈

歟余於是喟然而歎曰容何此之問也有意焉儼而反之  
正歟容曰然余嘗忘寢食思之不得其術故有問於  
子願子之化我也余於是憫焉以思情焉以悲<sub>揚</sub>而謂容  
曰竊思也而後來遠矣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上古之事莫  
得而詳焉然其於贊易曰包犧氏作罔罟教佃漁神農  
氏為耜耨教耕稼黃帝堯舜氏作舟楫以濟不通服  
牛馬以敦重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作袞天以威天下  
蓋聖人始重教養以給民欲既而民欲日滋則有草竊  
姦完攘攘爭<sub>奪</sub>奮教養之典弗能勝也而兵刑之勢事  
由茲而起聖人之不得已也自是而夏而商而周世益繁  
屢趣而降教養廢而兵刑獨詳秦漢以迄於今卒不  
可復日愛而加甚焉兵刑所以禁欲也以衛民之利而遠  
其害也乃今<sub>西</sub>夷反假於兵以爭利而廢<sub>我</sub>之刑斯真聖  
人之所不及知立法刑制之所不及防也昔有渾敦窮奇  
驩<sub>狁</sub>饕餮饕餮聖人不忍殺而殺諸四裔使禦魑魅今觀所  
為真凶凶族之教也得毋即其苗裔越四千餘年復出  
而與聖人為難歟若是則上古聖人失刑之過也所可異  
者聖人赫怒而承命而往者反若左袒之使聖人之命不

行身容曰然則何所終歟余曰不知也管中窺豹所見一斑嘗舉兵刑以對矣今既置兵刑不用或者干羽而能化之使單心革面以從聖人之教歟然我中國之民親被者尚不能化而以望諸騎利無饜貪狡克忍之遠戾誠非管窺所能及也客曰觀子之狀貌似重有憂者何也曰余無術以救世患故忘憂乎

復答客問

越日客復至曰吾猶有問也余曰客問則言之若有進退而重其詞者何難客曰非也吾思之無其術而子亦曰無術

而獨不能不憂是憂且無益將付之戚；悲；以終乎且所憂者無兵乎無財乎疑子有隱焉余曰無隱也國家生舉教訓二百年矣行伍無虛額度支無浪子何憂乎無矣何憂乎無財可憂者財不得用與無財同兵不為用與無兵同身容曰然則子之憂在無人耶余曰然夫用兵者人也用財者亦人也人不能用兵則兵畏敵而不畏將人不能用財則財亦資敵而不資國矣夫如是雖以中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能爭勝於遠夷不惟不勝而已彼且執其勝以臨我益弱我之兵而遺我之財兵弱財遺而敵

益強可憂孰大於此議者皆曰彼祇為通商耳既如其願矣彼又何求吾將詰之曰通商者為求利也求利之心其有盡境乎且海疆之事吾亦聞之吾所需於島夷者無多舊所轉易無可復加而彼所藉於吾國者每歲販運亦祇有此數而無以過也彼馬頭既增而獲利不加於舊無以滿其貪冒之望恃有前事轉生異謀不知當事何以應之且此就一事言之耳彼自犯順以來四夷之觀望以勝負以為強弱者固不少矣彼見我之地之易得而財之易出若斯也其孰不思一逞用力少而見功多也自

信弭難而曰必無是事然乎否耶若此而無憂必非中國臣子而後可也客曰若然則子信無術耶姑以子之意言之答曰吾既言之矣戰也守也得人也舍此無問也然自余言之視前夫難矣誰實為之者國事至此客曰疾亦人耳烏知不漸於中國之化稍識仁義而道禮讓乎余再拜曰固臣所願也然因稱兵而得仁義由獲利而知禮讓余固未之前聞古無有而相今始余豈獨忘憂且願乎慶矣七旬格苗再見於今日也余豈知忘憂且願乎為國家萬年度也獨高枕而已耶子觀海夷此時之情

之  
可萬一乎否乎也容俯首久之太息而去

右二條接前一條之後自明其所以不對之故大抵夷人之計用脅用誘兩法而已若脅我不動誘我不從則其技窮矣今既畏脅而聽其誘是兩皆售也兩皆售則脅復生誘誘復生脅彼益操其屈伸縱擒之用乘我於盈縮緩急之時我日在玩弄之中顛倒無以自由雖有智者不能知其事之所終矣苟有人心憂豈能已故曰必非中國君子而後可也然吾言之而或不聽聽之而又信是其吾之惑耶求所以解吾惑者而終不得也吾將端笑拂龜徒

太史氏而中之

閱楚庭稗珠錄中燕囊一條云冬蟲夏草者出烏蒙塞外暑茁土為草冬蟄土為蟲故以名食之已痛此物近年滇士多有持贈者皆其草非蟲也草青根白根之形即似蠶蚕意為蟲者即其根也冬而成蟲蓋地氣使然也如北方草子過游則為小蝦碎魚罕則為蝗蝻不足異也然以不著本年草不知所用故收之聽其自壞而已此云治癩急識於此癩之為病北方十無一生既云是物可治欲以告同人備此籠中物待不時之需亦大佳也稗珠

錄者高平檀萃所著其日曰燕囊曰粵囊上下曰粵班上下曰說蠶共六卷蓋足跡所歷見聞所及而為是書筆墨頗異始舐臍之類而加幽雋哀豔焉

又二條一記奢香驛云九驛之道開自奢香貴州宣慰使需翠之妻也需翠遠祖濟火番漢季為牂牁帥深目長身魁面白齒以青布裹髮若雙角敢戰尚信義佐武侯南征有功封羅甸王世長其土唐宋時阿佩普露普貴俱以內附罷王爵元時阿董亦封公侯明初需翠以宣慰使統四十八部旋死妻奢香代立奢氏亦世君於蘭與安氏

代姻會都督馬勝鎮其地欲滅諸羅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桂奢香用激怒諸羅為兵端諸羅果欲反時土同知宋欽之妻劉氏有智教止奢香為走懇京師上令入宮宮見高后復令折簡召奢香至上曰吾為汝去馬都督何以報我香曰貴州東北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鑿山通道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后曰吾知勝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后而斬之遣奢香歸諸羅感激為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吳明卿詩云我聞水西奢香氏奉詔曾謁高皇宮承恩一詔諾九驛通鑿山間道穿蒙茸至

今承平二百載牂牁焚道猶同風西溪東流石齒至今猶哀奮香死中州男兒忠中慟何況老嫗亦青史君不見蜀道之關五丁神隄為萬年迷無津帳中坐叱山川走誰道奮香一婦人

一記繡鎧臺云遵義有繡鎧臺乃秦良玉治兵遺蹟良玉從夫馬千乘會師征播時正少年神姿明秀慷慨知書有神力工左右射每戰先鋒臨陣所向披靡故播之秦功書伐為最嘗誓眾此臺侍女教千百人繡鎧弓刀精采奪目以此進退誦令嚴明莫敢仰視因呼為繡甲

崇禎時自請以部破賊陸宗陽詩桃花馬上請長纜者先此

軍臺之得名以此：其始出也厥後馳驅王命以靖妖氛久在兵中未嘗敢卸迄至分兵斷境握節以終維古烈丈夫何以過此乃出之崑崙女子奇哉

錄此兩婦人事所以愧男子也使鬚眉反而中慟則犬羊盡為虎狼矣攬鏡引裾能無羞死

又記點馬小而習險其行步收斂不敢散蹄故深峻馳危穩躍不顛所謂駿駒駒善升觀也水西烏蒙蒙良而初阮則產龍駒烏柳阮在養龍司春日立柳阮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雲霧每冥有物蜿蜒上與馬接

焚宣節必產龍駒明初明昇進之其飛越尤神駿宋瀛有寶水西之馬狀甚美烏蒙美不及而駿神過之其故在善於攻駒生三月差佳者教之繫母馬巖巖駒摩其下餒之移唇戀乳不可得倏則騰蹕直上不知其峻矣已乃下母而上其駒母呼子應願盼徘徊馳之則銜逆

往下亦不知其險矣如此教四胎練神完無不超逸軼蹇牙材在所教信我請此可得選將練兵之法將選可以知兵之材兵練可以服將之教習其手足洽其腹心久而與之俱化是以超險踰峻蹈艱涉危以為固然而不

自知也夫然可與同生可與同死而有生運無死地矣夫然以之為正則藪峙山立而不可以搖以之為奇則洞胸穿腸而不可以拒以之為奇正迭用則變眩百出而不可以先測而豫度形窺而辨識也今之用兵兵不識將將不習

兵兵將又不知地勢習而未昏而去乃專於兵刃既接徵侍求勝豈可得乎余於海疆之失事不能無尤焉善蓋驟太平久不講此事以故大帥將領偏裨卒伍絕不知戰陣為何事惟甘心庸懦而已若是則國家有緩急將安所仗賴而聖人之志不得伸天地之經何由

立夫以素練之兵過倉卒之變而或亂行失伍惶惑奔  
逃況其屯蜂聚蟻窠無節制者耶或曰古云徵兵  
滿萬不如台募教千此言何謂耶曰夫兵事豈一端而  
已或以其時或以其地或以其事與勢今昔不同彼此  
互易執一而論何異趙括之請父書適足破軍曠將  
豈所云唯及所適者耶即如韓信背水置陳先使不  
得散走而因以得其力而成別將入趙壁之計此豈膠  
柱鼓瑟者所能為哉且古所謂台募者必自信其能  
得而教之足以成軍非謂驅市人而使之戰也大遠徵  
之兵計費既廣道路疲憊之足以忘其壯心又或不習其  
山川不能其水土疾疫一生鄉愚互起則不可用矣以此  
言之固不如台募也然兵法自戰其地謂之散地以其內  
懷顧志莫肯前死也此又在視其人因其俗用其土宜  
以為之教令俾親我如父兄而怨敵如仇讎則台募自  
勝於遠徵若乃市廛游手鄉閭無賴漫取充數便以  
當敵未有不鳥飛獸散者也故用兵無定法練兵有  
定法無論徵募立其有定以行於無定是存乎人  
耳然今言此已晚矣以資財奉寇盜以梁肉飼豺虎

此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今且推我門戶空我堂室與  
寇盜豺虎共之乃始講若何訓兵若何教戰其有及  
乎况我民既與狎習所為皆勾結犯禁之事若就地  
台募則非其腹心即其耳目不獨無益而且為大患  
矣余所以於客論此事三問而不對者此也

英州為石叢石有大小以小而為奇嵌空鬥竦具峯岳岩洞  
之狀翁山謂即一卷許公輒芙蓉亂削乳竇交通峭巖  
勾漏小心視之五日始盡一峯十日始盡一谷蓋善於論英  
石矣余甚愛石然知有靈壁不知有英州古一條亦裨珠所

載輒錄於此欲伺使物色之

最樂編序

以下兩節

善者何。人之心也。樂者何。人之由於善而順且安之心也。人不  
知善。將強其心而使之出於不善。而終不能強其為不善。  
以至於不順。不安之心而使之樂。其亦不幸而未聞善也。其  
亦不幸聞為善之樂而未察也。孔子自言其樂言顏子之  
樂。樂之實也。其言近而遠。學成叔之學者。政而知之。無  
其學。知而未知也。孟子以誠言樂。以不愧作言樂。樂之原  
也。其言醇而簡。學昌黎之學者。政而知之。無其學。知而未

知也。君子欲不知者之勉於學以導其知也。若書以反復指  
明聖賢之說。其言詳而顯。明季浙西高子采菽輯近代  
以來嘉言善行。為一書。甚盛心也。或曰。人至於強其心。甚矣。  
至於不能強其心。抑又甚矣。由中人推之。苟不至於愚且鄙。  
慮不至此。嗟。其亦自恃之過而未審乎。強其心者。積漸而  
不自知。沒於欲。徇於利。俯仰顛仆。於勢。讓愚且鄙。其不屑  
乎此者。則相軋以氣。徇於才。而後於智。夫禮義之外。無所事  
乎氣也。德性之外。無才。聰明之外。無智也。且其人自過人之  
稟。而才且智。類。軒然。遠於庸瑣。其初心方狀。於善也。善

之不聞。聞之不察。而又見夫軋為。為後為者。有以自快而  
相炫。於是改而之乎。其途之為。而習焉。而忘焉。而終不  
能順且安。蓋奪其德。義。錮其聰明者不少矣。其伸也有無  
端之喜。其絀也有無端之憂。其卒也。憂喜乃有以相易。偶  
然之事。沉思而蹤跡少壯之行。遲暮而嗷嗷色沮。於友朋  
辯交。於妻子寤寐。汗於清夜。然其身心。與相薄。相斥。  
而不可以止。嗟甚矣。是書所紀。公卿之貴。不虛其位。布衣之  
素。不移於境。其長老積厚而養和。其子弟賓賓於其職。  
是非之辨。斷然有以自處。而不苟。事。友。震。撼。憂。危。涕。淚。

毅然有以自前。坦然有以自問。而不咎。疾。讀是書者。若所  
已聞。若所已見。若所已經。雖欲若未聞。未見。而未喻焉者。  
將必不能。怨。而喜。怒。而悲。怒。而驚。且悔。且悟。天地如此。其寬  
也。聖賢如此。其近也。性情如此。其足。用如此。其實。以實。也。日  
而過者。即為善之人。凡所踐者。即為善之地。身所歷者。即  
為善之事。默然。自責。油。油。然。不能。自。已。者。即為善之心。  
愚者。由是。以發。其。矇。而。可。與。於。善。之。材。必。有。自。惜。其。向。之。所  
欲。徒。以。自。勞。自。困。而。不。甘。於。以。彼。易。此。者。且。夫。一。言。動。心。北  
夫。抑。節。一。事。懣。心。鬼神。可。告。此。罪。教。百。年。者。儻。德。出。處。

言行以相風勵。而推挽之乎。素絲之質。雖致自。得。將。澹。然  
見。聖。賢。素。位。之。意。而。謂。下。此。者。轉。移。破。爛。終。不。能。獲。一。日  
之。恆。而。漸。有。以。相。深。非。情。也。然。則。是。書。之。所。全。大。矣。書。凡。五  
卷。蔚。宗。錢。子。續。編。一。卷。許。子。增。校。刊。行。久。矣。今。文。霞  
樸。子。將。重。鈐。以。廣。其。傳。皆。高。子。意。也。錢。塘。戚。若。臺。太。史  
徵。序。於。海。海。讀。魏。忠。節。序。言。所以。辨。善。之。似。聖。為。善。之  
志。與。力。者。著。矣。又。為。推。言。是。書。之。不。可。不。讀。也。如此。營。陵  
關。學。海。

余書其後曰。直從人心。中。千。曲。百。折。伏。其。根。柢。足。為。論。語。



孟子註脚羽翼聖經為功世教不小矣行父如百道飛泉穿岩洩竇與衍洞達昌黎之浩乎沛然坡公之投之所向無不如志於斯父見之矣。通身祇發明為不善之不樂世不能強之使樂起手一旬喝出而通篇之千迴萬轉一氣噴薄而成矣。福脫放筆則無未到之意無不盡之懷古所云若有神助者斯之謂與。筆如萬弩齊發實是奇作轉視八家中反無此境界矣。

蘇州按察使花公夫人壽序

我

朝仁育義正以貞百度

歲輔倡化歲風茂典慎用其人道光十年成都觀察使黃陽

范公府

簡命使某保送昔宋商邱賦政於外類其接日得母公家

慶方長

太淑人年滿上壽神明不羸軫軒就養逢吉福備薦

紳榮之

太淑人教公曰汝由詞館列諫垣改比部今奉

使原向上游所位時持憲之地是非灼然風紀乃肅立身

政職此為難稱矣公用是益勤益慎不為帶飾不事峻父學提維綱引拔賢智平反疑獄茲植主婦制

軍入

奏降首

首予叙及於屬官人以此仰公之中有其節

太淑人之教有其素夫士大夫之家德德演迤旌及垂葉

芾為龍衍祿養日豐若宋曾黃中張齊賢之事其

親可謂極盛而其方績之訓史不具書中壘列傳景

修家誡章著矣而問全活治官書若為京兆歐陽

少師之承母夫人訓者稽諸舊聞可以稽數豈不以糾

目督履明振臺末之難其人因而其行事之始不盡傳

於世歟公之居言路也梓按無所避難中躡不為牽隨

及司政四方中外企聽風采二三執友相謂曰是能論事

無隱風與露

告其明法訓俗始終同概有固然者考天官家言柏府雲

曹為左右執法其位列同也漢直指之使唐六察之官皆

以侍御史為之撫然端志以正臺評釐繫令以蕪楚

對其用心一也自古諫院名流直諫正色風馳不阿者其

後來設施必有未盡。紫陽錄名臣言行每致意焉。公教  
應持憲之地有所建樹。稟望偉然。令譽光顯。其所志  
務者大而

大。泚人之陰而培之者。厚以遠矣。今為

大泚人設說之辰。公以身為。勉勵為養。要魚。擁笏。奉檮。碑  
而起。季子流聲。耀藻。綠。繡。緇。馳。驅。玉。以。通。長。孫。早。微  
高第。踐清華。幸。請。孫。曾。倚。觴。以。前。瑤。環。瑜。珉。蘭。茁  
其。芳。頌。之。色。喜。為。加。七。箸。庭。幃。之。慶。晉。級。之。榮。厚。德  
餘。祥。隆。未。艾。其。等。與。公。奉。同。譜。之。誦。知其大端。側聞

家法。于廷尉之克家。張天理之積善。歲幾諸福必至之  
符也。敬原弗祿。以將鞠臆之忱。謹序

余書後云。欲斷欲速。忽序忽論。文章之妙。前惟太史

後惟昌黎

德州盧南石相國七十壽序

名鄉壤。連歲輔被

聖朝。涵濡之化。為深。二百年矣。茂德。傷功。躋台鼎。奉密勿  
者。多達。尋而備諸福

今天子建極之七年。德水

盧大家年曆

聞命。協撥。吾鄉之人。相慶曰。天於積善之家。如此其厚也。  
又相告曰。承積善之後。如此其難也。夫所謂世其家者。  
非。世。榮。昌。而已也。若。蘓。長。公。穎。濟。可。謂。世。其。學。柳  
蘆。州。歐。陽。少。師。可。謂。世。其。德。李。涼。公。之。為。村。范。高。平  
之。為。相。可。謂。世。其。業。降。福。自。天。基。福。自。心。閱。日。以  
盛。年。德。日。以。升。謀。日。以。遠。而。君。子。篤。慎。之。心。方。以。增。  
惟。其。如。是。是。以。望。實。交。隆。而。弗。祿。滋。至。  
公之家之積善。其所及博矣。而於士林尤加厚焉。占稽之

有裨於世教。晚進不得盡觀者。刊布之。海岱間之績學  
者。其所著述。或漸散失。為蒐羅論定。疑而存之。士豈  
於才而番於遇。以至於闕獲者。扶掖獎借。使各就其所  
為。夫蘭發幽潛。振拔寒畯。此何如盛事也。迄於今亦已  
久矣。身受者之家。懷恩鼓望。恒若昔時。士林間之傳之  
於而誦之。油然意不能盡。則皆以今名同福。其中之  
所仰企而願。畢致之者。舉而瞻屬於

公。公早入詞館。屢條文柄。敬歷臺省。典領六官。三為秩宗。  
六德憲部。皆機要。掌銓衡。黃尹京兆。游統西垣。敬於在

位匪懈夙宵所謂天使壽考康強以宣其用其如此夫今夫諫慶之降其蓄積而演進也遠矣然名宗右族希為繁衍者恒有之漢陳鴻臚之賢傳之司空宋呂萊國之賢獨稱文靖豈非濟美而論者有異同焉承福善之後者宜何如也公少時讀書攻苦下帷家法嚴肅反為模楷被遇

三朝每蒙遷擢惕息為思所以報稱居常舉古人所謂勤思免過誌行實材以教於家訓於後進有專門素業束身砥厲之士所不得聞者蓋文獻之家晉紱之

習其所以為勤御德業以自勵

主知者倍難是以為慎之心日增日公蓋不自知其然吾鄉之人知之因以知令名同福推之而不能去固自然之理必至之符也今值

公七表覽按之而神明所相體力自康其等敬臚所素知者為祝其論思樞密贊襄朝冕者外廷所不能知若夫甄拔澄汰典禮明刑賦政四方平反疑誠則僚屬知之保又近服宜昭

德意則鄉遂之官吏眾向之士民知之典試三晉校士中

州主司京闈持衡海內淵源所益左準右規則懷瑜握瑾列門牆親識畫者知之公雖不自居而愛知之深文章之彥必稱本其所知者為言蓋公之所以基福者以為公壽吾鄉之人且樂觀焉以相慶而相告也謹序

余書其後云純以意連不為鋪張華采之言所見者大也獨以基福自心一語推篤慎之積為基福之自此所謂精言高義典詩書相表裡也相其意度逼似昌黎

丁丑榜後作

年來雙淚到心停好事當前轉涕零如夢春光拋幾度不知家學自三齡消磨壯志還看鏡檢點遺書當過庭慈向城南問花信東風記得舊園亭

東髮難書慈母旁伶仃門戶易交涼何人為說三生果往事真如百戰場安得將心隨寸草免教空和拜高堂自憐却稱采衣舞塵帽宮花滿鬢霜

偕同門諸子侍洪守愚夫子遊餘芳園清流寺田

燕尺五莊紀事

杜曲林園倚鳳城。從游獨踏後塵行。青雲絕頂懸容鏡。  
謂若采殿拱黃峯埋頭仗玉衡。列生春風同領畧。入門秋色正  
分明。今朝六一堂前樹。不作深宵賦裡聲。

平川一曲抱漁家。紺宇鐘聲隔白沙。過水山容都滌落。  
近天佛界亦清華。僧閒偏結隨緣社。禪喜重拈帶笑  
花。此去大羅應不遠。瓊樓高處接朱霞。

夕暉送影到迴廊。勝地開樽水木涼。松柏移陰隨杖履。琅

玕作隊立門牆。座中玉局三蕉葉。心上南豐一瓣香。佳

日追陪文字飽。捧盃重進玉浮梁。

哭李滋園云。身後屢脚人。歎惜生前。已見子孫貧。及新

秋筆。札極談笑。荒寂音書。和信疑之句。極沉著。荒

微句。指令兄官貴也。又和兄韻。垂考老。尚無托隱地。

未生行先有欲歸心。蓋令兄擬北來不果也。語皆沉着。

又送子卿試家貧。書卷還無恙。親在文章。易有情。

次句真送天地以來無人道。及遊荻莊云。荒荒在尚

隨橋轉。未老花如為客留。公放翁佳句也。又老將何

看病馬聞鉦倦。常恐奇兒說劍麓。六警。

新秋夜直懷陳菱堂

秋氣生遙夜。清寒近碧天。三霄隨月到。一榻對星懸。薄夢  
憶前渡。孤懷方悄然。故人共銀燭。別後已經年。

懷李奕蘭同年

得友如兄弟。心知那易求。還鄉君卜築。獨夜我驚秋。素駿  
淹明鏡。青山隔壯游。相思久相待。又作判年留。

陰晴不定似庚辰。秋登淮陰城。所見奇。寄松軒司馬。

重陰幕城堞。風送晚晴天。返景迴林表。涼雲走雨邊。當年

病司馬。送我夜移船。國士橋西路。迴頭尚自憐。

又句。晚鐘連遠寺。飛雨灑高霞。及海近通雲氣。雷高

放雨聲俱警。又月轉夜韓。色風未雨。改聲及夢長。尋

往事。病久近未生。並得孫志喜。史愁歸計晚。不覺買

書。類俱似晚唐。

和連航春陰限晴字二首

年芳靜處百花生。庭樹蒼綠意成。欲濕流光上楊柳。無  
痕春夢又清明。鴈遲未寄停雲句。鳩拙能為喚雨聲。試  
對西山閒拄笏。萬峯中有幾峰晴。

冥濛花氣撲簾旌。疑伴芙蓉住。化城閨歲。天教春繡。繡上元燈。遊月分明。烟籠紫陌。絲。速節隔黃梅。緩。迎九十。韶華消未盡。芒鞋若笠。趁新晴。

又和春晴限陰字二首

八戶清風足散襟。下簷旭色照微吟。新詩試筆酬佳日。舊雨前宵誦素心。過去雲烟餘潑池。倚來樓閣待登臨。焦桐挂壁猶留潤。漸欲鴉眠送綠陰。

花落絮飛。畫漏沉。聞。開。處。對。高。林。蒼。蒼。喜。似。催。游。騎。山。態。活。應。知。畫。心。曠。藥。珠。書。消。日。永。輕。寒。薄。暖。送。春。深。故。園。

手種青松長屋角。今添數尺陰。

鍊格鍊意妙造自然。以上古文詩皆閣雨帆作也。癸卯冬以見示就鈔於此。

李湘芬片

自此以下甲辰年念午一以上則於甲午

奏再新挑兵八百名。自上年回淮以來。每日輪流入署。在箭亭操演鎗炮。且於閱視四營兵弁合操之前。傳齊奮勇軍將九變風雷陣。炮按團演試於奇正。分合更番迭進之法。皆能如式。劈山炮抬炮亦俱。聯絡。臣又將梨花鎗及藤牌挑刀運用便捷之處。

親自指示復添馬隊一百名。分為左右翼。每隊交陣之時。分秒而出。以備平原衝突之用。除逐日分習外。秋冬二季。每月合操一次。不准間斷。務使精益求精。以成勁旅。其生息銀一萬三千兩。飭據淮安府知府大河衛守備。議稟發典生息。按一分二厘。每念得息一千八百餘兩。每兵給銀二兩餘。二百餘兩。作帶隊官膏。犒及添補器械之需。雖分派無多。未能即敷。查晤而所得。優於眾兵。自可激發果敢之氣。投藝既嫻。必須即制嚴明。恪遵法令。臣將平時中訓教練之法。及行營接仗之要。反覆詳明。刊刻成編。每兵散給一本。勤加誦讀。俾知平日講求事。係出兵實用。則臨敵自有把握。唯將領必須心地明白。胆畧可恃者。方能表率。臣查漕標海州營守備黃禮行。伍出身。明幹結實。曉暢營伍機宜。為出色之負前督周天爵知之最深。上屆列入保薦引。

見回淮後。即派令管帶奮勇兵。該備獨能心知其意。多方教練。日有起色。又倡捐褲衣套料。褲扣鞋等件。共用制錢一千六百餘串。尤屬急公仰懇。

聖恩准以都司陞用責成一手訓練於漕務亦有裨益得  
肯允行

按此即善後中事也自上年海夷退後沿邊各省皆  
辦善後頗未見即抄見者獨此耳並錄於此自海  
夷滋擾將無畧兵無勇惡意以為莫要於此事者  
而各省講求亦當不遺餘力願未聞何耶

白駒空谷得人字

顛俊稽周雅長懷佐理人白駒<sub>在</sub>御空谷止金  
真緬彼幽棲遠<sub>於</sub>余廣野春肯未<sub>遊</sub>樂字好去沈

清塵惠我連朝夕看伊比鳳麟鹿鳴<sub>得</sub>友鴻漸此  
留春

帝室賢惟寶

天衢遇有神

虞階登對日燕譽洽<sub>神</sub>

甲辰會試題也初擬作一首人馬不分與時手並同  
弃去又擬作二首分明共多是用賢語未合蓋詩只  
言思賢好賢致其愛慕之意家後乃作此首只就詩  
意次第抒寫直至頌揚亦用無金玉爾音意不泛涉

得賢用賢斯為合題而通篇句字承接宛轉關生

亦有弓燥手柔之妙錄之以示于孫試帖之式凡詩文  
未有離清新兩字而能佳者亦未有不切題而能清新  
者此終古不易之論只在善讀者領會耳然學者先  
已錯走路頭終亦不能領會如人胸有宿食雖與之  
美味不覺也况積而成痞者乎

伊亦求賢者周詩意家真白駒未遠道空谷見幽  
人為憶衡門迴相邀綠野春拳<sub>對</sub>對客行<sub>如</sub>  
留春莫惜道遠<sub>如</sub>長如<sub>遊</sub>遊新高岡知鳳集下渚

有鴻漸酒醴歡俱洽風雲氣益振

帝廷多吉士藹<sub>沐</sub>

陶鈞

與前首亦同只轉換字句詞意微有差別便自成  
篇至其次次第淺深抑揚高下融冶一片為試帖定法  
初無異也詩題原有一句種須按其次第具其首尾  
與序事相似者此題若止四<sub>就</sub>字着想總統極運用觀  
貼終不見題意所在則只是求賢通套語且且不免雙  
關是人是馬竟無分曉矣余因作數首始能辨晰如

此則作試帖安可箇莽下筆耶余觀前輩中惟紀曉嵐翁覃溪兩先生竄得秘要意欲鈔錄兩家合刻一編以垂定式俾學者精審規矩而臻巧妙庶無誤用心思終成門外也凡詩無字法則句不新驚警無句法則調不諧暢無調法則章不光華無章法則題意前後參錯混淆全無頭緒與信筆亂塗無異矣然此可與妙悟者言難與鈍根人語故須有才而學則之才足以化學學文足以運才才學相生無窮無盡日出日新故此又可與精勤者言難與

惰散人語也此雖設詩而為文之道不外此昔吾祖上思公有言文章理法詞氣缺一不可而一機節其中如一片光明日錦天新色當於純後得之者正謂此也機者所以行通身之脈絡者也故端莊而雜流利剛健而含婀娜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無論平奇濃淡旁觀訝為天成讀者疑其神巧才與學之所至莫能測其由來則皆機之為也唐之八韻律賦原仿八韻律詩明之八比時文亦仿乎此故明之正嘉慶應雖定而不定以為制義之定法定體至后

預聞人才思橫逸乃始越其常格自發奇異而非正嘉慶之所能限矣故文字境界畧寬與古文體異而理同人各有才學心思所到出奇競勝又不似八韻之定以五言為句八十字為章也故律詩朗潤清和春容流應即為極則而時文不然然專以場屋言則備此

八字亦遇合之左券矣

東坡上神宗皇帝書雅健劉切直與賈長沙司馬子長無二尤是忠誠之心流溢行間使萬世讀之猶如親觀其正易殿廷之樂老泉上仁宗皇帝書明白亮直亦

正人端士之言而未及東坡者或以布衣故與至王介甫上神宗書直是滿肚皮欲行新法試探意指千迴百轉刺刺不休讀之但覺其可鄙豈堪並論文所以達意也意既非矣所言豈有是處即如內言人才不足似是也及其行新法則先朝忠厚直諫之士一際擯棄而用者乃日夜講求之六七少年及分行天下之四十餘輩而已是尚未知如何之謂人才而乃欲養人取才豈非大謬神宗欲奮發有為意非不是然未有背乎二帝三王古今不易之道別稱一法強天下徒之而謂之有為者觀安石所為大似商鞅之於秦而魚

秦宏羊之於漢者求不為國家之患難已神宗過聽端任  
至於海內大擾後雖稍悟而其亂已成元祐不能孫而紹聖  
復起而間之於是章蔡之徒祖述富國強兵之說置結於  
外財殫於內而靖康之禍作矣不謂自安石始不可得也  
故吾於東坡安石兩書觀其言而知其心而萬世人主取人之  
方亦於此有辨焉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  
權可遠乎有也况何畏乎巧言令色僞士哲知也惠仁也人主致治莫大  
乎仁莫要乎仁知以仁立其體以知宣其用聖人之仁如

天而其知如神是以所用之人皆仁者知者而天下大安  
四海鏡清方隅砥平茲其效也大矣遠矣世之中主望  
為堯為舜而不由斯道烏往而可夫如是故明作有功  
博大成裕奮發有為而初不離乎教養元、固結人  
心之計神宗春秋鼎盛視國勢積弱慨然思有以震  
動而激厲之而適有安石者以執拗之性偏狹之心欲濟  
其變易更張之術以唐虞為不足慕殷周為不足法而  
申商桑孔無不可以致太平垂萬世於是神宗始中其  
欲而不可救藥矣嘗論其事而思之安石果於自用不知

新法之厲民若斯之甚也神宗急於用人亦不知法新  
擾民若斯之亟也安石不知蓋其學術之僻神宗不  
知遂成治術之謀大學之教曰格物致知曰誠意正心  
所以教後世之中主使究心於古帝前王之訓以成其  
知而行其仁也今但曰奮發有為而不本於安民則固無  
以為知人之準矣因而所知之人一意行法而全失其所  
以安民之道矣夫何由以治國何由以平天下故知聖經所  
垂千萬世之要道而始於致知為不可易也

警之於醫坡公之書是進藥安石之書是貢醜其為  
忠奸邪正故自了然然而神宗受醜而辭藥不知言  
故也取人不以言然不知言不可以知人彼於出於口而  
入於耳者尚猶瞶、而欲觀其貌而識其心觀其色  
而知其意豈不難乎舜聖人也猶曰敷奏以言明試  
以功猶不敢以言定人况併言不辨者乎不達於理者不  
足明是非不練於情者不足別誠偽不斷於事者不足  
區常變而權可否故知致知之道為聖功之首也後人  
因大學篇亡以程朱補之非為恣為異說竟廢致知一  
條於無用之地遂令誠正修齊治平皆成暗中摸索補



風捉影全非無着落無怪乎元虛齊滅之說皆欲出而  
誑人主以亂其天下也此世儒不通大道之過也

賦得百穀青茂茂得豐字

祈穀選

祈雨嘉苗百種同千時充疑疑一色氣茂茂密簇含新露

輕搖蕩遠風絲迷田上下青盡畝南東曉霧霏

晴烟漫映間名岩保介繪象識天工

化字徵未備康年頌屢豐祭回題

瞻昧萬姓仰

宸衷

此會試履試題也擬作一首以示翰翻兩孫今晚章法調

度句法轉換字法銘治起結乃切 考祭還園亦

應 制體題出 欽命理應如是頌揚不泛也又

限豐字押在第七聯者是相語勢為之非為定法大抵

章法實要而句法字法乃令融成一片也宛轉閑生詩

文妙訣四字盡之

龍見

寅祈後

皇郊我稼同三時初入夏百穀早占豐綠繞山屏外青園水  
鏡中堆雲先暮：苗雨更茂：樂意嚴闔接生機

紅

玉觀迴指處園繪入幽風

全切回園 譯路景色法同前首而意更新宛轉閑生

振要一開手便撥到神未到得收完餘音不散又能如

此豈有不中故詩文同一闕絕慧心人自知之亦惟慧心

人自能之耳 如無未作夕然 篤行必在早 明不命改也可知一字不可安下

東坡喜雨亭記

亭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

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

大小不同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

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

春兩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

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

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

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

容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春十日不雨可乎  
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歲且薦飢獄訟繁興而盜  
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  
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  
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  
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禱使天而雨玉  
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  
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  
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長公之才浩濶而澄清故其文亦如江河之浩：東注混  
元氣而拓大荒此篇特喜其輕沒清宕殆江河之餘波  
瀟灑而為此也然已於八家中另開境界反為韓柳歐  
曾之所無有故愛而錄之使於不時之觀玩耳韓柳序  
記小文多奇思異想逸格友調鑿險絕幽可喜可愕  
東坡無有也非不能為殆不欲為耳千古大才前有誰  
父則不欲近其藩籬處為其役使耳大抵唐人道虛之  
筆宋則友而為逆官之韻亦如畫家宋人沈著元則友  
而沒遠也文墨之事各因其時若三代之忠敬質文出

於天地之自然而人事因之為好尚不自覺也

昌黎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  
諱暢之子年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  
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  
首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韓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聞  
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矜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  
使為之主其季過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妣抱幼  
子立側眉目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

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  
傅翠竹碧梧鶯停鵲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  
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  
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  
而少府少傅卒文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馬嗚呼吾耆耄自始  
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其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  
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此昌黎之逸調墓誌之友格也亦因愛而錄之蓋猶山嶽  
中之投峯別壑秀絕恒區者也與東坡前篇皆彈丸

脫手非大家不能為之因是三世故皆以三重迭敘事如是而  
父即因之法生於無法乃天然之法父到出入神化則隨手  
皆法矣如結廬則已開宋歐蘇門徑矣

會試榜發孫翰中式余以其承先兄之祀望之甚切其壬辰中  
鄉試時余為硃卷擬批蓋受田鄉會孫翻鄉會皆余為擬  
批至是而五故嘗語家人曰此事吾再為一次則吾願畢矣既  
而連不中又迴避一次余於是不敢必期也此次余又於年前大病  
伊兄弟皆晝夜侍疾積五十餘日稍間猶兩月不能動履周  
旋牀間動須扶持余於是益不敢望迨出闈視其父則胸中

竅繁非漫然下筆者余於是復躍然胸中生氣勃起而疾  
亦頓減焉報至喜且不寐則又為之擬批曰家學淵源 國  
恩稠疊自前代忠孝節義薰擅文章際斯時父子祖孫又  
添兄弟云：此辨本其鄉舉時余所作也然以為辨則嫌於自  
夸今以為房批則無嫌矣余又因作牘云三世四科家學淵源  
未有自一堂五堂福國恩高序重難勝蓋自寫其感愧以勵  
子孫也 天恩祖德何可一日忘與

寫真者不得其神則不似嘗味者不覺其旨則不甘此作文與  
衡父者之龜鑑也孫翰始學為文時出語即有清華之氣

余以為知之學問無不中進士者故所讀皆金陵<sup>高</sup>熊劉二  
方之文而時墨則涉獵偶及而已其下筆頗異時趨於場中  
陳熟卷中翹然獨出由其誦讀時預遠虛腐故也然閱  
父者亦必確見題之神理脈絡而後見其不與眾同乃能  
簸揚以去其糖渣滓而除砂石也余故於其批中詳晰評  
論批別共因以示審題行文之要藉以教子孫矣世之有  
才智而志結業前者俾勿迷其途勿絕其源也夫順道而  
往與蒙目而前其先至者必其了然無疑者也其後至或  
終不至者必其冒冒不知南北者也可無辨與或曰不知所

何以能後至曰不知所向是亂撞也既亂撞矣通過昧者寐者  
忙者慵者則亦不能無亂收也故有命之說以為之辭而君  
子不以訓也君子曰吾為是事必求其是者而從之其得也  
我則無愧其失也我亦無憾焉斯已矣既從其是又舍而他  
求吾見其未必得而所失已多也

勢皆如衣如遠同白馬寶良駒思樂土空谷念伊人雅  
度真如玉高懷如出處繁雜留水如苗蕙總芳晨綠野  
據懷如

聊述注意辨名此好事業左席契精神踪跡未

天開道遠及  
秦辰

虞階歡喜起薄海正長春

伊昔求賢渴懷康意倍珍為憐空谷遠併愛白駒馴

嚮指嘉容迴軒見吉人未思如有約宛在迴無倫及此

適遇會緣知契合神鹿鳴辭綠野鳳雛樓芳鄰

帝室垂恩久

天衢起

詔新澄清資拜獻夫願答

楓底

此即會試題前所云次作二首者也余自二月病起不欲復用  
筆硯勞神既而得題遂連作五首豈非所謂見獵心喜  
者歟然使孫翰之文出闡失望則亦未必有此興致也可見  
文章之事關乎性靈而相引之機又在適會也

賦得君臣一氣中 得公字五言八韻

喜起明良會君臣協至公萬年歌詠內一氣運行中道合  
情俱合心同德亦同風雲占兩契龍馬象交馳立極恒居  
所宣猷極亮工勿荒遷如魚成始即成終若汝懷周法敦

予意感通

大遼方授簡明試仰

宸衷

此考差題也第七聯專重君者蓋為起結聯試差命題  
意也詩父運意固非一法可拘也雲從龍風從虎乾為龍  
坤為馬皆切君臣非泛用萬年用詩

紀父達公喜詠諧隨意酬答無不入妙前輩多記其事有云  
一日父苑讌集先至者曰有一對太極兩儀生四象能對者先  
歸衆方屬思而公至衆告之公曰我渴欲飲春宵一刻值千金

何暇為此而前句已對矣其故妙如此又記彭文勤公直南齋  
和 御制有差字韻衆以詞意難稽公句云駟虞麟趾  
兩吁嗟皆歎其妙又有悠字韻公云遠亦徵悠久亦悠皆本  
經書而合應 制之體家工穩二公在乾隆間博學稱家海  
內歸仰今無能繼者父勤公余座師也父達公余房師季次  
雲先生之座師也自余通籍後五六年間并逝世朝列公中  
典型渺矣次雲先生諱可端南海人也嘉慶丙辰翰林辛酉  
闈中得余卷異之尤賞其詩以語別房實東愚東愚疑日  
得毋是瀆州社某已而果然東愚余拔貢同年同應

東巡召試者也先於乙卯入翰林次雲先生是年猶典試湖北

明年夏遊熱疾竟卒

臨溪句蓋辨句詩出句為帝典王誤三日若非和韻也

辛酉覆試題學古入官余中聯云拾級皆成紫陳書即奉

丹父遠舉先生賞之遂真第一此題余前曾擬作第七聯云

臣心如傳說 帝念屬甘盤蓋以 御極後召朱文正遂京

事為頌揚也覆試時忘之而別作然亦終以詩得第一會

試題天臨海鏡余知其解而不記出處場中多誤解余言之

亦不信然是科以詩熟落者甚多次雲先生詢東愚而東愚

疑為余者亦以詩也

近科考試差每有以隸挾被監試奉交白部者乾隆間此試原

不聞要緊故不以為意嘉慶間乃有之而近數科乃迭見焉是

為昔人所誤歟抑今不若昔也然既有前車之覆焉不永戒

而乃復蹈其轍公太聲噴矣夫進士之科既得之匪易且既

登任版前程豈可限量乃因可有可無之差無端而盡棄是

豈知輕重識取舍者之所為乎公太茫昧矣茫昧龍耳曠國

家何所用之既喪其功復辱其名不知其既：伏案應諸艱

若父母妻子鵠企鶴望者竟何為也余初應試時至筆管

字簽亦刮去之則當時父兄師友之教可知矣

昔人有言追悔之心冥在前則有益在後則無及此之謂也

人皆當如是事皆當如是古人歲誦設於戶牖銘言

書於杖几蓋常日在之慮其偶妄忘令人乃以為迂也不願

於山而瀆於陸可感忽歟余應 召試時鄰曉屏先生亦

編焉毋得懷挾毋得代倩云監試王天臣得即奏聞不

容自辨也曉屏先生蓋猶是先輩之教立定脚

無意外傾跌耳

辛酉出閣後余自視文字以為奮中然照著於中未嘗敢以告

人蓋成敗利鈍非可預期不能謂作文之心與閱文之心定合錢

芥也孫翰之父余始見之而喜然亦置而不評不免交戾於中

迨報至乃始詳點加批道其意匪經營之虞欲以示人非微

幸偶然之比脫其報罷則已委之致紙推中不復省矣然因

歎遭遇無常落孫山之外則翰墨無功列金榜之中則文章

有價雖八十老翁猶不能不為之動心也况唯心血以求一當

者哉吾是以自喜而旋為他人悲也不過者悲也

昌黎五歲

序曰人患不知其過知之而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

有八年疑之短者日益白齒之強者日益脫聰明不及

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其作五歲以訟其惡云

游歲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歲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然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或以汝為叛墓中之評人或以汝為傾汝不懲耶而歎：以害其生耶

行歲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耶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廖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惡而斯得汝則勿思

好惡歲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徒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賊從也為愧捨也為狂雖讎雖比雖狂雖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雖惡之大衆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不可思今其老矣

不慎何為

知名歲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暇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憐：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于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柔人不能檢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實憎檢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免知悔及其既甯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知不顧禍亦宜然

此此自歲也所以懲而警後患提於耳而警於心者也昔

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歲傲於國曰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哲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燕居有師工之誦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致柳戒實是登於雅贍彼淇澳錄於風後世仰而希焉以為三代人才皆由好學之篤於武公可見也今世則不然所謂學者則多讀書也所謂才者則能文章也是以日趨於浮華虛飾而無與於身心傲然自足不須知吾人學問之意但以聲譽為可張已不獨無其德而亦無其器不獨無其能欲求為

三才代之材豈不遠哉論語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其分別祇在於此而已邈若霄漢矣豈不重可歎哉

即抄刑部平反通州康王氏一案原訪獲之駭訊之兵馬司指揮發新疆遇赦不原隨同具詳之知州軍臺自贖此案逆倫罪名何等重大乃聽傳言為信又不如法檢驗率爾用刑以致串捏誣認釀成冤獄故科罪加等為地方官乃瞻如此或欲逆責或冀免恭而大謬不可解矣因思此太平之世人皆思為官但知為官之樂不知為官之難至此等大節

目尚不了：輒欲臨民斷事究之自陷於罪則為官亦何罪樂我獵者利得獸之喜而忘喪身之憂何以異此吾悲夫今之欲為官者多也吾惜夫今之不自量者眾也父兄不以詩書教子弟因其無成而為謀一官以為終身之倚賴其昏惑何如哉及陷於罪不謂之父兄陷之不可也即幸而獲免而一家習於官不復知人世間辛若自立之事其後之終敗可知也以為愛養子弟之善法矣可歎

余之教子孫者以此孫翰以其承先兄祀故令其承廡然不使分部茲亦不使授供以為讀自書能成名不藉此

也既而中京兆試春闈迭罷亦不為意至此次竟中式豈非有志竟成歟又得謂余非愛之以德歟晚令早得鋪益請坐視他人得雋竟永斷龍門之路又何得謂愛之耶余之教曰宜使官未尋我不可我去尋官此其效也

或曰子之論詩論文每以場屋為言此非教去尋官乎曰我即不欲為官豈得不學為文既學為文則氣要清華格要雅健機要靈活神要飛動此四者括筆即當如此非為悅人目而然而以求才為心者則莫不辦之於此且場屋固有對揚之體離此四者不得也不尋官而官自至未有外於此者但係別途則未有若此之逸者我自適我事祇照常做去得官祇如其素不得亦不變其初也此吾所以云爾也安之學父是性情事為官是勢分事不以勢分而累性情則得不得皆命而無所害於吾心焉斯已耳富於父者無流弊溺於官者有流弊吾見之多而思之審是以為此言如子所云是不欲官即不必為科舉之父矣既不為科舉之父則科舉亦不必應矣豈吾所以云之意哉

前於內監買得環盃一名之曰珠船今復於小市得一與前盃  
大小相似而製微異即命之曰珠舟並錫字其上然余已不  
能飲矣世間事多類此為之張然時一犯玩頗如淵明之琴  
撫弄寄意而已因憶幼時家有烟管數枝製極古異今已  
亡矣此盃留之後世必當如是子孫必當有感懷致物如余  
者但余不及見耳

烟管似是明時物也甚舊余幼時世亦無此製所存者亦  
祇束而挂之佛室未有用之者其亡矣莫知何時也余詩  
有憶琴憶劍憶書之作而未及此淵明即事多所欣余

乃即事多感何耶余之不及古人遠矣

又有椰瓢一椰碗一瓢刻花凹碗刻花凸瓢原銅鑄環  
可懸挂古云水有毒椰瓢飲則能解意此為行道用  
也亦可作酒瓢余初見時已破故不收碗則余藏之至今  
刻花極細尤是生成碗材深而圓下有底為極難得  
也但以為酒器則過大有前人飲量者或可用余則  
祇作陳設供把玩而已然其一種質雅之色正可與古  
器並存置之几案間與書冊相參錯頗無塵俗之  
態云余後於都中買椰瓢二尚可仿照前式作路淫

用或刻花以為酒瓢亦可也

京寓東南一院為梨花院梨樹一株余所植也北房三楹  
道光甲午後數年兩孫偕蕪蕉鄰世兄及門人賀呈程請  
書其中余為評閱文字既而次孫翻先中式得翰林而蕉  
鄰旋得鼎甲第三人及第今長孫翰六中式得翰林四人  
惟賀得優貢現充教習皆有所成名此房亦可地靈人傑  
者矣始余接住韓桂齡司寇老孀根官房初入見所道  
榻上有詩內二句云見新稱阿父又羨兩孫長長次孫  
皆始入學也迨余自浙回復接住司寇之宅今寓是也而

兩孫皆成名於此前語殆先兆歟復有蕪蕉鄰及外孫張  
衍重子威皆先後入詞林此宅何其利文明乃爾耶余表  
兄西域根官房其自置而表姪張洵於壬午中式改庶  
常兒子受田於癸未中會元得傳臚亦可謂文明之盛者  
矣則所謂地靈者信有之也質於是歲秋中壬午第廿三冠之改名蕪  
於或將提春開則大顯可也

梨樹今已甚大欲滿其院花時甚繁望之高下幽深  
素葩應亂合相唐詩花遠重一樹此殆似之實乃一樹耳  
一猶如是况其哀延無際者乎故余又有一願欲得  
地數畝盡種此樹為花時大觀也近得我園表注



書為我置桃園六畝桃終三尺許耳因復信添種梨  
樹又言其東尚有一園可續置若然則別梨園二佳余  
嘗謂花之以韻勝者無過於梨蘭花雖云高品但益  
盎中物不足稱大觀耳

余昔過諱城：南遠近皆梨園接陌連阡殆無邊際所  
恨正月過之嘗有句云近南稍覺日行遲冷閣史風十  
萬枝欲解金貂留一醉可惜不是過花時此意蓋猶  
在夢想間也自浙回則在冬月史無論可惜此大觀  
祇寄諸虛空中耳在浙時嘗言半山桃花之盛丰

山者在杭城北三十里然學使開春即出按各府園  
不得為欲遊觀而留者也又桐廬之九里洲盡是梅  
花即在江岸然每過之或在花前或在花後蓋考  
試遠近遲速既不能自主而花時之早晚寒暖亦  
不可預必也余於道光三年春登岸涉歷時已無  
花惟梨樹方開耳然此地黎黎乃間有不多也故  
余有句云再到桐廬九里洲風光物態兩夷猶梅花  
雪後梨花雨萬樹中間一响留梨花碎小無北方風  
韻海棠單物六然大率北方花木不宜於南方而多玉濕

之地獨石榴不然其性耐濕熱耳浙為自北方首去  
然皆似病似困無復望雲嘶風之狀蓋造地非良與  
草木並同矣

浙梅花雖好然最畏雪盛開時則花蕊皆雪既不可  
料除迨日出雪融而花亦萎矣故余獨喜梅花一種  
唐詩所云雪裡開花到春晚者是也歷時既長夜有  
先後其已開者畏雪未開者固不畏也其梅花亦有  
一種花大瓣多而紅者祇高二三尺枝葉殊俗春夏  
始開無足留玩此為別種非余所喜也牡丹惟紫色

一種可稱於地其紅者祇養於盆高未開足而已落矣  
當亦水土不宜故即結花春開極大而紫雖素色  
而有富貴之氣至秋復開一次花較春為小矣然春  
秋兩開春無香而秋有香亦其異也

斐庭稗珠錄記六祖產於新興今其故宅不生草六祖之  
父范陽盧氏唐初左官於新州故六祖為新州人得指  
之譏其實固中原名家子也始南荒無教法金雞詔至  
使人扮僧道儒生故有去歲後我為文宣王今歲後我為釋  
伽牟尼之爭自曹洞之說一開而其法大行亦足以洗蠻荒之

陋在新興見其實壇經直捷爽快平易近人無彼家迂誕氣習其答韋刺史云東方人造罪求生西方人造罪求生何處此言家警其中明白洞達處多近儒者之言在迴龍寺見其遺像但老頭陀耳

此段與余佛生中國非來自西域之說合故錄於此孟子稱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今其書不見觀佛氏之說乃合揚墨而一之者也又聞聖人去而化神而不可知於是為登攀造極之言而不可思議之論復聞聖人教法於是為種種戒律則亦參儒者之道而行之者也夫率起於周衰

世教不行道術分裂各以私意著述佛本無文字傳其教者行之為經而鳩摩羅什佛國澄緒譯造作遂有三藏之多而一切詭妄不經之詞莊列所設亦皆混入矣此段內答韋刺史語蓋即破世俗之謬惑此方可云善知識耳彼固知無所謂西方極樂世界也但一意為善即是佛國此意使與聖人一真孔出氣史無異同仙佛二者皆天地所生非人可學道釋以之立教則感世誼民種之幻妄之言之事皆作矣豈仙佛之本旨哉其道曰元曰空本不可以立教立教則勢必至此其流弊然也聖

人祇是中道不越日用常行之理故無流弊聖經一篇色括萬世終教百字耳何至如道藏者經如許之多蓋理是者本無多言理非者必至泛濫而不可完詰也佛氏所以不立文字意原為此而為之徒者乃多方撰述意只欲夸世權俗而轉為佛累矣其實非能累佛徒自累耳自漢至前明兩家迭相盛衰人主感於其說莫不致意載在史冊永為蔽鑿今則聖道大明四方會極靡不嚮風而導義而仙佛之真亦出矣蓋仙佛者天地所必有聖人持世則邪說設行皆息而仙佛自見矣豈道釋

云一者歟

凡人任性非謬者俗語謂之鑽牛角謂其旁無餘地前無出路故也至親尊長愛之惜之憂之憫之勸之諭之欲令急速回頭去幽暗而就光明離迫狹而歸廣大若竟不聽甚者至以為被責佛然而不受是竟欲甘處於牛角之中終身無出頭之日不獨辜負尊長諄切之心期望之意而亦自誤一生矣豈非所謂下愚不移者耶老人常恐子孫或類乎此是以諄諄不厭深著面牆之戒而導之以克己體物之方宜家順親之道尤願密戚至友皆識此意

也夫婦和而家道昌兄弟宜而子孫賢豈不由此也與

繼前書示後人之下

嘉慶二十年遵

旨擬明義闢邪說

直隸一省為

皇畿之地沐

教視他省蒙先被

恩較他省獨近涵濡伏養百數十年敦龐純固曾未有改逆  
歲以來乃有紅陽白陽等教煽惑勾結致成天逆

天兵迅下掃滅無餘此乃前車之鑒爾良民宜急加猛省毋  
為邪說所惑第一要先曉君親大義天義既明存心  
自正君即天也為善者君加以福即是天降之福為  
不善者君加以罰即是天降之災故曰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實皆福緣自求福由自取辜  
髮不爽如影隨形君之彰善癉惡即本天道以行之  
所以戴君如戴天也凡屬含生莫能自外爾祖爾父有  
子有孫皆荷

朝廷深仁厚澤養育生成豈可不思報答爾等聞忠臣孝

子之事無不動心感泣即此便是良心便要將此良心時  
時自省凡有尊君順親者必敬之如父凡有背君逆親  
者必嫉之若讎如此則好惡端好惡端則心正矣心正  
何難辨邪但邪說惑人各有其故或假託行善以誘  
爾或妄言獲福以誘爾或設謀得財以誘爾至入教  
慮恐敗露則又造為死後升天之說以誘爾豈知燕香  
斂錢男女混雜所為之善安在謀為不軌大者誅戾小  
者遣發備受刑苦所獲之福安在緣坐妻孥籍沒田產  
所得之財安在凡此所為

國典之所不敢即天理之所不容冥冥尚誅其魂魄何以能  
升天也天上皆忠孝正直之神豈有恃亂淫昏之鬼以  
此思之雖在至愚亦知其妄凡人皆有常性如孝養父母  
友愛兄弟親友相接則通情誼鄰里相交則講禮讓  
自問爾心蓋有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者便要從心安  
屢勉力行之有常性則有常職如男力耕耘女務紡織  
以及負販之夫傭工之子皆是勤儉成家便須各執其事晝  
夜不怠此乃天地生人之常聖人教人只要守常除常之外  
更無別教若私立名目稱師傳徒念咒拜會夜聚明燄

是反其常性棄其常職違天背聖安得不禍天立至刑詭  
加身已入法網雖欲自悔其可追乎

國家立法一條一教皆欲教人為善其不聽者則以刑治之所  
以被難之志臣則立廟致祭爵賞後嗣順事之孝子則給

匾獎德旌表門閭以至孤孀守貞鄉耆好義莫不列事

上聞褒嘉立下鄉黨為之感歎子孫以為至榮古人云為善家

樂試思此等心安理順身泰名尊其樂為何如耶若乃喪  
失本心不遵禮義不顧廉耻倡為邪說結黨成羣詭譎

吳跡干祀

上章其顯露彰著者莫不就戮其隱匿竄逸者亦何所逃古人云

徒惡如崩試思此等名列爰書身陷囹圄豈不是夫足懸

崖墮於深阱為善者人奉為法為不善者人指為戒爾

等清夜捫心願以爾身為人法乎願以爾身為人戒乎則

是非了然從違立斷矣直隸乃首善之區人情土俗宜居

他省之先自今而後凡爾庶民各宜認定大義以溥博敦厚

為心父以詔子兄以勉弟其舊染汚俗者依限自首

朝廷必不追咎其既往其隱蔽怙惡者公同舉發鄰隣亦先貽

惠於將來洗心滌慮同作善良俾爾子子孫孫生為

盛世之人永享

太平之福豈不休與

奏

進摺

臣接奉禮部劄欽奉

諭旨以直省傳習邪教罹法者衆命學臣各就按試之地作為

諭說剴切化導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矜憫愚氓教化善俗之至意臣時正考正定接考定州接

見士子俱宣示

諭旨責以束躬砥行身紳鄉閭該士子莫不悚息敬聽欽服欽感

臣伏查考試過保定正定順德廣平大名等五府易州定

州趙州等三州各該處民情土俗敦實者多惟人鮮知識

或為奸民鼓動識如

聖諭民愚易惑臣察其受蔽之故皆由大義不明溺於利欲不

能辨邪說之非因撰為明義闢邪說祇遵

諭旨辨其是非諭以利害俾之家傳戶曉不敢稍涉浮文謹

錄稿恭呈

御覽伏候

訓示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具

奏當蒙

召見

諭曰汝所言皆是仍

諭添入福福皆由自取教語退即遵添進

呈即首段故曰作善以下教語是也當日

發下遂徵交地方官刊刻頒行今檢出原稿錄於此記是歲直

隸瘟疫大行似瘧疾余考試自北而南已在立秋之後至

順德而文童以病不至者居其半迨至真定則莊村男女

老幼白服者居多詢知其得病即死幸不死者一二耳豈

非滑縣之鄰致此天診與當時飛鳥在樹亦往科戰殺

地而死竟能未聞見之異云附識以見邪教之害人既反常

則氣亦應之而

聖主動念即闕化育尤不勝欽服云

道光元年時疫流行為患家烈其始起自廣東三月內自

南傳來尚未何知名既而傳者稱為釣脚痧染其疾

者俄頃即死街市間巷排門不免四五月後遂至京師

城內烟戶聚集染者最多鄉間稍稀其時外有已自

江西湖廣安徽江蘇河南山東而入直隸亦有傳未醫方

上命內府製藥設廠施散時余居老牆根官房所得之方即

左金丸料加宣木瓜茶葉因命家人依方配合於門前施

散而收藥者接踵而至皆云甚效直至十月內方始聞歌

十二月余蒙

恩放浙江學政次年春夏間京師此病復作家信云復照

方施藥數月乃已去當時余寓中惟一僮工得病辭去

而死家人中有一始覺即刺腿曲出紫血服藥而愈餘

無染者惟所畜二吧狗染疾先後死又金魚一甕吐黏

涎皆死不中人而中物或亦有由歟余以為幸也山東鄉未

入闈鄉試者六七千人是年不足四千人闈六七月省城此

疾大作城門報出死者日數千故鄉試先到者皆回後

未者不至而返則當時天災之盛可知矣余時年五十

八蓋從未聞見云

聞中梁孝廉著勸戒近錄內載無錫華姓有挾金往揚

州置貨者行至丹陽日薄暮岸上有客負重囊呼其船

欲搭載船工向華搖手曰此處多歹人毋顧也華憐客欲

待之船工不得已使篙工迎之宿後船至丹塗客曰吾感家

在此遂辭去既而華檢行騰所挾金三百盡為丸石知為  
盜盜易恨而已值雨作風逆且寒甚舟不前華私念貨  
貨已喪不如歸更作計及乃令返船而南復有負囊在岸  
呼搭船者舵工識之即前客也乃伏船中別令舵工迎之  
客初不料此船復迴加風雨淋漓不可忍先以行囊付篙工  
一躍入船則華在焉大駭狂奔登岸落水舟人以篙築之  
而沉華聞其篋則原金宛在而復有大珠值數千金華竟  
以此致富焉

又載江南某生治易有聲鄉談出關後人告曰已中式矣弟

十一名也覺而與同經某生言之某生素如其能將填榜前乃  
稱某有關節豫知名次控於某府填榜時亦某府亦在焉  
先言此事主司視十一名果易經曰若如所控何以自明乃取  
易經備卷別定一卷換之既拆封則所中乃被控生而去卷  
即具控者也滿堂為之咋舌此而足分疑案中時蓋

以上兩事皆奇巧故錄之。大抵世間欲害人者皆自謂巧過  
人者也。蓋知任汝如何巧不過造物耶。不足做矣。因果者  
聖人不言。然愈迪言。徒逆凶善降祥。不善降殃。何嘗不深  
切著明哉。正如布種於地。嘉禾與惡草。其苗即知其種。

何不可信。有餘每勸人讀勸戒書。自謂於世教有補。何也  
學者如此存心。固已不失天良。推而衍之。俾中材上進。則下者  
亦企及中材。豈得無益耶。故善讀書者。得意而忘言。不  
善讀書者。誦言而忘味。不獨聖賢難傳而已也。太平之世  
天地清游之氣。分散於人物。分散愈多。則得者常少。故上  
哲不恒有。而中材則遍地皆是也。中材者可與為善。可與為  
惡。今但導其善。繼由是而之焉。而天下之險。受其利者不少  
矣。此吾所謂於世教有補者也。若夫家上之義。自在六經  
四子書中。上哲之自能蒐討。非今云云之意也。

家藏董元宰書袖卷先祖上思公令妻縣兼相華亭  
時已試童子得父敬裔孫因得此卷并戲鴻堂帖余  
皆收之卷係自書所作贈王中丞七律四首之二云東海  
決。舊建牙集。旗龍節。璽書加行。間旗鼓。高文苑。字  
裡風霜凜。法家有墨磨。將豪散彩幕。蓮閣處。劍生花  
雖然方叔稱元老。不似馮唐過主賅。遙傳北固駐。襜褕為  
采風。謠入繪圖懷。舌定尋丁卯。跡登山誰作。庚呼星河  
秋度天孫鶴。雲艦朝飛御。史烏意氣論。交瓊玖。報何人  
存記。釣魚徒後書。丁卯春二月書於韻樓又一卷自書紫

嘉詠五首後有諸城劉文清公跋文故年八十餘此似其家晚年所書父清公年八十餘跋亦似其極晚年所題者道光二十三年賜尚書房行走卷軸等物而受田得之故余得而收之而余亦八十餘矣

右二卷前卷縮質甚廉後卷紙亦不受墨而書亦用墨甚沒然前卷是歲年筆後卷是晚歲蹟較然可辨

陳眉公書自作半硯齋詩一卷白綾書乃在浙時友人所贈者詩云磨劍豈成鑄支機不報章一朝近君子什

龍比璋陸聲叩呼揀鉄形懸分缺免光信今公主鏡新出墨

兵莊紫玉鏡日鐫青泥漏石漿摩挲存老骨刮破見剛

腸體貌猶遲重規模本直方澄泥非鄰瓦復砥近周行陶

甕將同運秦城或許價凹心曾入譜燕面亦封王人琢原

何益天然勝未央小兒曾破敵天塊亦文章百碎尚能補微

青安足傷好摹右軍字勿復校徇傍後書半硯齋詩為

表聖先生作圓硯破才得半耳乃是為其邑令所書自稱

治下老農云

右卷與舊藏書扇黃山谷詩筆意畧同然彼亦

歲年此亦晚歲也

余昔居家時每有戚友家以其祖父所遺卷軸書籍及研几古器待未易錢者往往留之而酬以直未嘗不為之咄咄者累日夫先世留貽子孫既不能守而至萬之以度朝夕亦可悲矣所謂既傷逝者行自念也人生有情豈得不爾嘗有以端研二方來者余兄榜因以示吳南川先生先生亟稱其佳而云宜覓善價出脫先生既去兄語余曰聞其語令人甚沒蓋先生知人家之不能守故付之達觀而余兄即余自念意也嗚呼祖父手澤所存子孫不能有一旦斷絕則其終無以自振振於窮困以光大其祖宗榮可知矣名家舊族若此者不可勝數余所以諄於研讀而以志氣為之先勤儉助其後蓋為此也

又所收有趙松雪書札手蹟一卷後有翁覃溪先生題詩乃查又山表甥兩贈及祝殺山手札一卷是浙門人所貽又沈石田春耕圖前有趙宦光篆書後有自題古詩乃余購之長安亦題其後又文衡山畫冊本先世所遺已破損余携至都中重裝完好別一冊乃是

張筠園表兄所贈者二冊皆衡山自畫詩意印書其詩於後而太湖詩則兩冊皆有之父休承畫冊亦有二一為余購之長安着色者一為受田在山西時潞安太守新城王漢南親家所送乃水墨也又衡山書冊二皆詞也公筠園贈者又衡山書陳侍御墓志一卷則余購之浙江也凡錄此者非為滯於一物欲令子孫由念祖一心親近翰墨耽耽書籍留得清氣一脈不致泯沒遂流為編氓市廛令祖宗無色耳脫有志意高遠才氣明達者使奮振起泥塗自致通

顯使人謂不愧家學耳即不然而修身教家為士林儀表亦將延先澤以有待於後於名家之後子亦無負矣余昔於乾隆五十五年迎鑾獻賦

白試於泰山

賜舉人至嘉慶辛酉中進士入翰林見子受田於道光三年中會元得傳臚入翰林孫翻於己未其兄翰於今甲辰均得入翰林翰林者以文章詞賦為職余之學蓋自為諸生已然受田諸生時雖學然祇律賦一種既入官始及於漢魏六朝得窺古人門徑翻為諸生

亦第涉獵律賦其上湖亦自供職詞苑始然功不及其父今翰則未為諸生故未留意於此余欲為之選自漢以來生

本朝館閣之作都為一編以供研摩之助然需用急欲約之又約以三百篇為度使得窺古人意境以稍佐其心思落采而已夫詞林三世可云家學矣然皆取之於日月之間不暇為囊括古今之學去前人遠矣今余所為欲使人謂杜氏青箱其可得乎離騷楚詞乃詞賦之祖另為一卷時諷詠之其音韻幽遠色澤古澆

既藝苑衣被詞林者迥非後世作者可及今人多不留意甚至從未寓目是以詩賦著者多門外漢也亦如學時者不讀古文祇是三家村學究語耳

屈原離騷九歌九章招魂天問以及卜居漢父憂深家國忠愛繼繼遺謨放廢行吟憔悴不容自己卒自沉汨羅以死蓋得性情之正而盡其極致如詩之不雅怨誹而不亂固聖人之所取自史記表揚以為可與日月爭光歷漢唐以來無異詞而今人乃反責之以為怨懟君父是不惟不知其人亦并未嘗讀其文也借曰嘗讀則亦不知言之甚者矣諸葛孔明之



事自其當時敵國莫不推服歷晉至唐宋亦無異論少陵詩  
推尊尤至而後人乃反致不滿之詞猶之邱文莊起左春檜而貶  
武穆特欲自異於前人而不知其言之同於真主也可見今人  
不及古人遠矣余作通鑿餘論再續而於孔明之事論辨極  
詳自謂後人無容置喙惜未遇虛心善讀者就正之  
耳因念聖人有朋遠來之樂又以文會友之言為之悵悵  
不已

余作讀鑿餘論蓋自通鑿起至前明止又作餘論續則專  
論宋靖康建炎紹興之事其再續則三國也其三續則唐

一代也又有四續則元明也四續尚散在逸初草虛劉記及  
石南隨筆三種之中未及摘錄歸一余老矣不能為也付  
之子孫代我鈔存亦為其間見之助見余尚論之心耳或曰  
予之言多前人所已道不已贅乎余曰予所謂吾珠未喻  
吾之為此豈為欲求異於前人而私快於心乎吾慮夫苟  
異前人而非者故欲為不異前人而是者予將以異而非  
者為是不異而是者為非乎且前人言是者吾為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而因以發前人所未及使後人得以堅其信  
而好古之心終身不迷於所向不猶愈於唯言雜說蓋益

以長其狂惑之思而遂為變亂黑白之漸乎人無世道人心  
之憂則可苟其稍念乎此則亦不暇責吾之同而惟恨若  
人之異也矣若但求同異之快於其口不顧是非之悵於其  
心世間此人之多而吾不能也

或曰予所謂虛心好學者如何曰人既好學未有不虛心者  
昔聖人弟子三千人而所稱好學者顏子一人而已曾子  
竅為好學而所心服者亦惟顏子稱其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蓋心苟不虛即謂之不  
好學以其無納受之門必無容蓄之地也今人終涉學問

便傲然自足求其服善且不能况欲與之上下千古往復  
議論以折衷一是者乎好勝者欲屈人偏見者欲護己  
即去此兩病而又或明於理而不達於事觀於迹而不諒  
於心再或去此兩病而又或不漸其所過之人不察其所居  
之地不問其所處之時與所遭之勢輒加武斷信口雌黃  
此欲與之商榷古人權衡往代其不相牴牾者蓋亦鮮  
矣尚何就正之可言哉是以友朋晤對惟有默々不復及  
於學問之事竇主胸中所懷何物兩不知也不得已托之  
於書以俟來學而當吾世則不復設是想矣

唐鄭清吹笛樓賦

路出東門。當川原靜處。以凝望。見極。極蕭然而起。懸閣於垂白。荷鉏云。是明皇吹笛樓。龍吟洛水。芳韻如在。鳳去喬山。芳君不歸。當昔開元之時。天下無事。鴻恩不問於中。玉鑿駕常遊於北地。姚公宋公之智。器動必諮謀。甯王薛王之忠。貞出皆參侍。西則秦京。東則洛城。八百里之歌。鐘斷續。五十年之案。溢升平。於時駐蹕。御丹楹。執箭管。而宸衷時悅。臨曲極。而睿思俄生。莫不湘絃罷。涕泗。若休擊。楚舞態止。齊謳韻。九夫

飲霧送芳。景於瓊軒。萬籟音讓。嘉名於玉笛。既連指而有規。乃滿唇。而是吹。林巒兮。騁歸如變。寒暑兮。頃更可移。折柳楊之數聲。雁驚。靜者。落花之一曲。鳥散芳枝。自從弓。鈞有遺。星霜頻度。綺旌蕭瑟。以將。數。繡。嶺連延。而若。竟無六律。絃。當時。紫府之清音。空有一條。是昔日。翠華之未。路。離。格。寂寞。芳。鏗。鏗。堪。依。隙。駟。不。迴。方。煙。鷺。莫。追。三。山。迢。迢。在。何。處。萬。姓。淒。涼。無。見。時。宮。商。之。香。助。難。尋。雲。清。雨。散。樓。楹。之。歌。傾。若。此。月。慘。風。悲。苟。非。德。邁。三。皇。化。敷。九。有。龍。馭。雖。逝。鴻。名。不。朽。則。斯。樓

也寂寞空存安得往未露襟而稽首

此篇余自十五歲家塾中即愛讀之而後來所見諸選本俱置不錄未悉其故茲得舊本湯稼堂先生所訂律賦銜裁中選此篇並鈔錄之原評云叙致悽愴與津陽門詩連昌宮詞鼎足而三余觀此賦直作一篇古詩讀可也天寶之事一字不及愈覺俯仰今昔感慨無窮此所謂下筆有神者也六朝賦專工造句中惟潘陸郭張顏鮑左阮徐庾諸家氣體格韻雄逸駿發下視千載此篇雖唐音而高具古意故賦之一

道必沂源楚詞以及漢魏六朝而至唐宋乃使場屋之作不夫古意調種存令人望而知為名家非茆菴草舍中語也祇是順叙而若有風雲起於俄頃寒暑交於倏忽者其用筆高也正可與鮑明遠蕪城庾蘭成枯樹並讀余昔代人作擬庾子山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并序蓋學使課諸生者既而教官得原卷通身單點發還及見其所取送院之卷并無序起句即錄唐賦云庾子山方誰與倫華林賦方清且新為之大快不覺噴飯滿案斯亦可云酒而且固者矣

唐賦雖交為律相其鍊格鍊意仍從六朝相承而未敢能  
不失古意其法雖限韻分段而承接轉換只作一氣貫注  
故雖祇三百餘字而其意甚足其韻猶長今人每段自  
為起止故篇幅較長而義蘊不深情味反短宜取詠詠  
耽耽而得其意以彼之神韻化我之神韻彼之音節反  
我之音節庶出律無僞氣宜今即宜古也賦六文也雖  
隱青妃白擗華技藻而機神之圓轉虛活流行動盪  
初無異也故同一閨紐若看不破又於文外尋覓摸索  
便是門外人即老犬喫苦矣如此篇首段虛出吹笛樓以

見憑吊之意次段言昔日之盛引起巡遊三段叙巡遊引  
起吹笛四段旁觀烘托先尊起吹笛五段乃實賦吹笛  
六段寫撫今追昔七段憑吊與起段相應八段另出  
一意以憑吊作頌揚段意既清運以典雅之筆行以迴  
互之致開闔盡致抑揚中節讀之但覺一氣流轉並  
不見分段換韻之迹此所以詞簡而意足節短而韻長  
若入今人手疊牀架屋安能獨取神理曲折生動若此  
吾所謂賦與文同閨紐者熟此一篇思過半矣  
是後遂選賦馮中箱本及中箱集字至次年二月止

此本內謝禮七道公用摺一過長聯等通杜二郭詩三首  
文賦數首諸葛公文三首

子研齋雜識

道光甲辰病起後以黃徐蒙

恩改庶吉士因為寫中箱賦本律式百餘首以為三世翰  
林不可無此家庭授受故持盡之年猶自力於少壯  
之事不肯憚勞遂已而有欲寫數種竟不能矣然  
病起之後日月逾速早眠晏起兩餐之中又須小憩  
一日之間能親筆墨者終一二時耳而猶有胸中不  
快及寒暑陰晦復廢其半是以迴首一年竟與一日  
無異若復無文字自記亦何以見其為生存之歲月

予十研雜識所由來也雜識云者隨其日之所觀思之  
所存拈筆錄之不復詮次終歲覆觀尚能憶其日月  
未遂虛過云爾乙巳十月石樵老人自記



受田謝

授撫憲恩劄子 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竊<sub>臣</sub>賦質庸愚涉學膚末倖由館職游涉御班  
水官佐典制之司邦計忝度支之掌曾之消涯之  
裨補祇增夙夜之兢慚茲復仰荷

恩綸俾總臺憲伏念執法之任以揚清激濁為先臺率攸  
司惟釐紀提綱為重指名宜責稱職斯難述被  
選掄彌增悚惕<sub>臣</sub>惟有益殫敬慎倍矢精勤法準繩規矩之  
陳後正人於正己念鸞鳳厲鷗之喻期異用而同原庶

勉竭於蟻忱冀仰酬夫

鴻造

又謝

賞紫禁城騎馬恩劄子 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竊<sub>臣</sub>材同下乘質本疲駘奔奔走於御班獲趨給  
手

禁藥陳封五疋方懷五仗之慚倬直

三天詔有識述之故何意蘇庸之駕足涇承

高序之

鴻慈

詔許趨

朝得徒按騎踏六街之曉月靜印蹄痕望

雙闕之晨曦榮增鞭影齒非加長實惟通格之施步

本不二捕切殊常之感<sub>臣</sub>惟有恪勤行走俾竭疲羸

念弱祿以知

恩幸親承夫鞭策失驅馳而就範益自凜其轡銜

是年五十八歲故有齒非加長之語夢寐不及實

惟異教也趨朝朝宇宜車權

又謝子翹

恩陞侍講劄子 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

竊<sub>臣</sub>涇庸

宸瞻奉職烏臺

內廷倬直沐

雨露於

三天芸館榮登接羽儀者三世撫躬揣分時切兢慚<sub>臣</sub>子推

魯之資荷蒙

養育甫參振鐸旋昇司經未嫻前馬之儀敢涉邊鶩之望茲

復仰承

編緝更歷清華業無改於編摩階驟遷乎侍從講肄圖書之

府載筆知榮迴翔翰墨之林滋等滋愧臣惟有益勵臣子

深念

國恩深縵墨以程材所宵勿怠披縑緗而砥志夙夜加虔勤思

仰副

鴻慈庶克無慙竊冀

翰林院代

奏呈稿

竊聞二東下士一介菲材叨與清華備蒙

養育未堪迪教既僑國子之師赴旋昇司經復陟

官坊之局消涯未効寸曷酬茲乃仰荷

鴻慈載遷鵬序敷西清之盛遇已勝侍從之班開東觀之新

銜並附

講筵之列五中自問編摩每愧其迂疏一歲未周

簡拔疊邀夫

高厚漸惶何極感奮彌深翻惟有益矢寅虔倍加砥礪當奮

經訓下恪守於承家樹立詞垣上勤思夫報

國

受田謝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授工部尚書恩劄子

竊臣一介庸愚知識短淺荷蒙

宸旒擢掌烏臺趨走

內廷疊聆

聖訓得以漸擴聞見勤思學習時虞疎闕有負

生成無效消塵致慚夙夜茲復仰承

簡拔董率冬官伏念司空鉅任臣作重臣功每繫於小心尤資

匪懈事但踪其大畧豈曰靡愆以臣幹才庸斯劇職

恩深逾格驚聞

命之自

天念切猶涯覺指躬之無地臣惟有草精度務畢力省成拙

將勤補彌自矢夫捐糜勞以感忘庶稍酬於

高厚

又謝子翰

恩授檢討劄子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竊臣子菰蘆下士栲櫟散材叨冒

送翰渥蒙

養育初窺學海渺未識其津涯乍刷文林僅乃櫟其禁葉方

大廷授簡獲以優等綴名恭聆

異命之申俾就詞曹之列伏思臣家惟儒業世沐

國恩次子翻既踐履於清華長子翰復追隨乎

禁近木天著籍爰在一門

金闕休

光迨於三世荷

鴻慈之迭被實緣際遇之隆詎燕翼之有方乃致駢聯之慶

感深螽戴懼甚竊濡臣惟有夙夜加勤永淵倍矢督勵

臣子以讀書為進德之方以植品為學文之本儲有用

以備驅使務時敏而副

甄陶庶冀仰答

高厚生成於萬一

酬謝

授講官恩劄子 二十五年

竊臣輕材薄植才識無稱叨蒙

拔擢洊歷清華職業獨在於文章蒐討未充其學問比者

鴻慈渥被已書侍從之銜今茲

鳳諾親承更預

講帷之列曉隨

天仗不惟校字西清夜直

星垣詎祇勘書東觀自循謗陋彌益兢慙伏思左史右史地近

屏帷記勳記言事關體要前臣祖臣父皆為此官結冰銜

者同此一條簪彩臺者迨今三世學花鐫之故步深叨載

筆之榮升

玉陛之崇階倍切濫竽之懼臣惟有勗勤夙夜砥志冰淵

鑄切靜秘識

播告之絲綸

鳳簪深嚴闕布聞之

謨烈庶冀有裨塵露仰答

鈞陶

得講官則自具摺蓋近臣也以後凡有謝恩及應奏之件

皆自具摺又此係差使非陞遷致伊父不謝若外差如學政

考官仍當謝

凡為入之道聖人一語道盡則曾論第一章第一句是

也天下無道外之人則無學外之人有不學而能之人亦必無學而不能之人學或有不能學而習習而時無不能矣聖人言道德言明善誠身言窮理蓋性無不皆然即下至一技一藝亦何者不然如令人讀書即明善窮理之事也善有所不明理有所不析豈非不學之故豈非不習之故至於文章為用亦大矣上而郊廟下而閭閻內而朝廷外而軍旅此何者不資於學亦何者不借於習不學不習而欲為是文能乎否乎至文章如制義欲以代聖賢之言本不外明善窮理之事而奇情四出端態萬端實包孕古今自秦漢以

諸子百家之能事此欲以不學不習者為之其可得乎聖人以淡淡一語而無不賅括如此人之不肯學不肯習由無其志也故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試以此四語移之於論文則其當如何學如何習亦不煩言而解矣

詞賦一門起於周末以屈子楚詞為祖蓋自交風交雅而未自漢以降咸宗其義迨至六朝又趨駢麗齊梁而下競入新妍短章寥々無復古意庾信梁人入周以雄奇逸宕之才有悲壯流離之感激昂慷慨沉博絕塵即駢偶之中發其瑰瓌之詞當時獨出後世亦無及者

然其為祖述離騷無異也自是入唐爰為律賦著之功令以之程才收士其中入神之作往往有之而其他大槩不失古意宋人以議論或以經義為題蓋是八比之始而詞賦之終也元明沿宋以文為賦去益速矣

國朝復用詞賦為翰林職業然先輩學問皆有本原故其所作古賦直追兩漢而律賦亦造古人近日乃流為空塞瑣砌此事喪失傳矣其病先由於不識體裁因而絕無神韻乃取屬對為工而牽合綴緝樂於百衲之衣矣此無他不學故也不習故也故復因論文而反之余有社氏中箱

及中箱律式之鈔意在於此尚欲鈔古賦然慮不能矣惟為讀文選則亦不必定手寫耳但不讀仍是不學讀之而猶無得仍是無不習不可不知也史遷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凡讀書皆如此豈獨詞賦為然哉

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此即學而時習之謂書有難讀者再讀之三四讀之自有端倪露出史歌更續續而至百則見其中條理粲然如指上螺紋更加尋味而首趣自生矣更加含泳而心神融浹矣至此則古人之文直如我作其於為文為詞賦直探懷取之而已何難

之有。此惟真學而習者自知之。而長雜雜棄。淺嘗自喜者不與焉。

草腐而為螢。麥朽而化蝶。鶯在地而孕星。蚌潛淵而胎月。天上照山河之影。海旁現樓閣之形。無中生有。幻亦如真。實內酒虛。離還得合。驪珠映日。便有千光。春雨洒花。旋成五色。世間靈奇神妙。無盡無休。都自欠人一點心靈。變化陶鑄而出。至如兩鏡對引。孤繭獨抽。那對瓜蔓。帶未活色生香。雲錦霞裳。滅盡鐵痕。綫迹。勾心鬥角。遠累千尋。鬼斧神工。俄滅萬戶。若我朝之五七言排律。亦可云盡致矣。不揣餘年

剩暑尚欲蒐擇成帙存之中。竊以教後人。但隨所遇錄之。不分類。亦不以科目前後為次。

余中箱律式既鈔賦復擬鈔詩。此其小引也。凡此皆為殿廷考試而作。以余至子及孫既三世翰林。不可無此家庭授受。而非欲以問世也。

乙巳七月於琉璃廠收得仇十洲春夜宴桃李園圍山石樹木橋亭布置俱極生動。人物亦有神致。獨其情事不合。無前人識跋。蓋以此也。仇十洲所出甚微。初給役於周臣之家。周臣以畫擅名。吳下見其筆姿殊異。因

教之盡傳其法。周臣歿。仇遂名與之。埒稱吳中擅場者三十年。然仇家工臨摹。而自運則不及也。此卷疑亦自運。故措意致誤。遂不入名流品目也。余非實鑒家。故不妨於即取。分別觀之。自適所適。正不必與名流等。且世有憐才者。畧短收長。意思亦當似此。

湯敷甫先生游龍杖歌跋

原註游龍一名水藻。即蓼花也。園中有此。以其莖為杖。甚輕而堅。惜世無知者。因作是歌。

游龍杖者。敷甫先生之所製也。先生既初意為此杖。又作歌

紀之。以示同好。余得受而三復。為竊歎世之良材。委棄於荒榛。朽莽者。何可勝數。茲材也。遭先生於退老居閒之日。培之養之。以俟其成。而適於用。斷非其幸。與余嘗以荆枝為杖。而苦其重也。又以莧莖為杖。而惜其不堅也。獨於游龍。未嘗一摩。涉砂。願盼。則余亦不知無用之為用者也。願嘗取先生之歌。而諷焉。詠焉。有以見先生之天懷浩蕩。且怡然曠然。日引而月長。而所以示意於養老。教孝。又何能以遠也。豈非其太和之氣。充盡襟抱。欲稅一世於敷龐。而後快於中。與古稱善歌者。使人繼其聲。余聆陽春之奏。欲發聲



效之而不可得然翳葉之蟬伏實之蚓值夫清風朝颯朗  
月宵臨則不禁其自鳴也因就午膳手錄原歌而綴語其  
後然則朱絃在御一人歌而三人歎不亦殊疏越有道者乎

先生回書稱謝遂贈杖一枝余復賦答謝二律別錄存

編後記於此杖用錫裝其末而以綠油飾其身

此龍不復作霖雨拚與仙人汗漫游睡去儘教忘旦暮卧  
未誰與為數春秋看花定見前身涉趣頻經故地留却  
問先生雷起處聲鏗尚恐動潛虬

自云老矣倩人扶頓覺今吾勝故吾大澤何時新蛻甲小園

此地舊粘鬚燃蒸氣象千星漢荷葆風神入畫圖報  
道是龍劉不信一枝携出碧珊瑚

世間可一不可再之事必不可行以其為絕路也人至行此  
亦多出於不得已然不得已而走此途禮既有所不可心  
終有所不安其能久於世乎余無他長然無何事皆令  
前路寬然有餘不特以處世望亦以養生機也嘗見  
人有犯此者未嘗不心憂之已而竟果如所慮豈余之  
先見哉理固如是耳

人所慮者嗜欲深而天機淺也若天機深者縱極不

得已亦必不作盡頭事也聖人曰仁者壽此亦其一端  
矣然此在性亦在習只看曾氏養親必有酒肉將微  
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此便意味深長令人思之慕  
之有無窮之致至曾元則不然只將以復進便了無餘  
味矣夫曾子之事元所親見也不留於意遂不復知  
其神理所在故曰在性亦在習也讀古人書見古人事  
須識其意思所起與精神所到自然與天性相感發  
應念使自然流露在己亦不自覺也所以天下事無  
不在學學無不在好

畫扇送盧怡亭歸里識云乾隆己酉余與怡亭同  
膺選拔始晤於濟南一見如舊識後十年余通籍  
翰林同居京師不時過從言笑無間今又四十五年  
矣古稱耐久交若此者蓋亦鮮也茲怡亭將歸里  
而與余各已八十餘後晤其可期乎自今以往徒指  
故人之居於雲山緬邈之間追惟疇昔能勿惘然寫  
此贈別庶他日展觀亦藉慰暮雲春樹之思也時  
道光乙巳七月既望

怡亭贈余月山道人備篁靜隱園一軸按題道人

姓名任仁發上有倪雲林詩云古木柯杈不記年滿  
林脩竹翠脩然老翁自愛清秋景聞悟長生道德  
篇意道人即雲林同時人也又園上另裝紙有董華  
亭題七律云老樹蒼々長碧苔柴門斜映水邊開  
閒依林壁調琴譜偶賞山花對酒極野鳥自驚風  
葉去田翁時採菜根未園中多少浪打竹一任詩  
人為剪裁又有青礪老人識及趙年詩此古蹟至今  
已五百年矣畫筆清逸意境沉深可寶藏之  
昔有侯選道某已選來謁見之其舉動言笑竟若與余素

識者余從未謀面也且現任吏部堂官以新選外官未見而畧  
無嚴敬之意不應如此頗以為怪既而聞其同并為之饒中有  
薦僕與之者蓋內官窮苦服役久者無以酬其勞多徇其請  
為之推薦非故舊年誼亦無此事且即許諾而用與不用仍  
聽之耳而此公竟指稱同年受賄薦人其同年皆甚薄之夫不  
以為通譜既而果為司官所揭得其請託狀革職遣新疆焉余  
觀其人蓋所謂無忌憚者也言行俱肆不必服官蒞政之差失  
而已足致敗矣可不以為戒與聖人曰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  
敢慢以知敬之一字無論何人何事直少他不得自聖學不明

世人皆縱心任意惟所欲為視敬人敬事皆迂也然而一切微  
見於顏色詞氣聞者曷嘗或爽自己不覺而旁觀覺之身  
受其咎而他人指以為戒豈不哀哉

余少受庭訓習於海厚讀書至誠能動物深信其然循和  
鼠之詩人而無禮詞不遺死公以為理應爾也余本拙於心坐  
是益拙於口居而在鄉出而服官過同人宴集詞鋒競起余  
默然而已然其失辭過當者未嘗不心非之其有加於我  
者或外為不辭或忽若未聞終不答也故在官三十餘年  
同寮及故友新識以我為鈍為愚為癡者皆有之然嘗以  
此陰相人而識其否臧別其得失甚而決其吉凶蓋往々  
中焉因而知聖人教人以禮所以收人心於敬者實為洞徹  
性命之微該悉天人之故今雖廢而不行而其理之流通  
於天壤間者未始或息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聖學盡於此矣

王達心臨古畫冊書後

余昔得沈石田春耕圖於長安題於東陽試院未為石翁  
語云吾國於爾復何有差好丹青備作奴其年還京遂學畫  
然皆自造不得古人名蹟以為恨此冊王達心所摹諸家筆

僅存五幅兩帆先生所收出以示余信得其神理者也於梅道人一頓畧無筆墨之痕尤醉心焉欲彷彿之不可得因知余之拙得仿本尚不能學况真跡乎而思見之心殊不自已然則好而知之者天也知而不能學之者亦天也從吾所好用以祛清濁於於心而滌塵塗於目不亦可乎己巳中秋八十二老人在瑤書於廬虛之十研齋

石田春耕圖後有自題七言古詩又有董文敏跋前有趙宦光大書石翁春耕圖五字寫柴門柳下觀耕之景董跋云蒼潤生動後人欲彷彿其一筆豈可得耶

詩賦皆文也其講氣講格講機講神都無以異者作兩途分疆別界判不相入此乃世俗之拙而且陋故耳或曰其體既異安得同途曰途徑自殊神理自一人之才性不同各有偏尚究之按題立意因意造言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何嘗或出乎此惟其間有長短工拙乃是學問所限資力所拘有不能舉論者耳但講求於章法調法句法字法法法皆得而氣格機神皆在其中矣至

大廷考試卷皆進  
呈則文字詩賦皆有對敵之義則氣欲華格欲正機欲活而不

流神欲王而不縱雖容淹惟瑩淨端和是為可貴而伉異或失之野妍婉而失之靡蕩蕩而失之繁質樸而失之簡皆非所宜矣故先輩於章調句字無不講求置之不觀者不學也觀之不悟者不思也悟之不能旁通者不靈也通之不能應手而至者不巧也去此四者而後語言妙天下謂之天下工為文可也

昔人論文謂全在用筆是也作文無筆如何成文此全由於才又由於學何也古人之文在六經四子者精微廣大且不論自周宋諸子各關門戶者亦勿論今以左氏公穀之傳七國之策以逮屈原之騷馬遷之史其於用筆之法何所不備漢唐以來作者皆由斯祖述稍變化者有之出範圍則無有矣論者又言有好筆不患無好文今取古人文讀之何在不然其能學者才也其能用其才者學也才者稟於天者也學者力於人也者才所以善其學學又所以發其才二者相濟不可偏闕誠得其用筆之法文章詞賦一以貫之矣東坡論書云端莊雜流利剛健含婀娜此氣形容用筆之妙者也又畫家云有筆有墨有輪廓無皴法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陰陽明晦謂之無墨觀此則書畫文詞妙處

絕無少異只在靈者善悟悟者善通耳靈能悟悟能通  
熟之復之取於心而應於手惟友所適何巧之不可階何妙  
之不可追哉

或疑昔人論文無言調者似余之創不知調之為言出於聲  
律清濁高下抑揚疾徐皆有天然之節奏至於出入神  
化感動性情有正變有古今正者莊嚴變者流利古則  
澹泊今則繁會文亦猶是也要以雅俗辨之即吾所言  
傳策騷史皆雅調也依此者皆雅反此者皆俗至詞賦  
排偶之文尤諧聲律何得置調不言且以繪言之章

法則布置形勢也調法則脈絡精神也句法字法則  
鉤勒渲染之濃淡淺深也無調法則章法空設而句  
字安所施乎特吾所謂調乃涵泳古人變化而出非世俗  
按圖索駿膠柱鼓瑟者所能知耳至正友相生古今互  
用則存乎其人亦有動於天而不能自知者矣

絕曰古絕濃曰濃古皆言其設色也依古則雅從今則俗  
此無論古文時文皆有之而詞賦尤要焉蓋其體以敷陳為  
用而其法則比擬形容詠歎諷諭為多故句法字法皆取法  
庶為設色故也音曰古音色曰古色雖極變化追新窮極

工巧爭妍鬥麗而不失古意者悉為大雅若第從今則發聲  
便俗愈濃愈絕愈不可耐矣此又講句法字法者不可不知  
也凡詞者所以達其意者也意有起有止有反有正有側有  
餘行之以文則非僅質直一往而徑盡者也則必曲致其情如  
聞其聲焉如見其色焉然後斯愛斯傳當時以為工後  
世以為莫及也故修詞者文章之要務也章調句字皆有  
法氣運之以出機導之以行此豈儉父老嫗不離田舍電  
下者所能揚其風流傳其神致者哉

或曰聖人曰辭達而已者豈非不貴其多乎今之詞賦豈  
以多為貴乎曰文之長短在意意盡則止不止則繁複而無  
味矣以章法為首者正言其意也先定其章法故有虛實  
有先後有正背有過脈有旁搜揅視題所有之意以為布  
置凡曰謀篇曰定局曰審勢皆為此也意不足則強意言  
耳刺刺不休祇足取厭意有餘故不厭多也調法視章法  
句法視調法字法視句法皆不出乎其外故意盡而文止  
斯謂之斐然成章今之俗手都置不講一味貪多乃自不  
知章法始也既無章法則所謂調與句與字者皆如塗附  
矣雖蘇古人猶且無意益况沾湖俚鄙者乎故詩先自章

法始重法體者裁也觀前人之賦自知之以上並言律式大抵  
心靈手敏宛轉關生時文詩賦無往不宜能使觀者神飛  
讀者意惟則萬選萬中之技也至尋常自作或爲子絕  
絕以中法今橫軼時流亦任為之非斯論所限

余家所存陳道復墨筆花卉一冊僅五幅每幅有王穀祥  
題五言絕句前有文壽承八分書白易寫生四大字余嘗  
寶之客見者或惜其少余曰但問其蹟可寶否耳豈以多  
少論哉因思嚴子陵至東都侯霸遣吏候問子陵答以懷  
仁輔義二語更少之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舉以語客大

笑凡收古人之蹟寄心賞耳當作是觀則亦不滯於物矣淵  
明何取無絃之琴而弄之耶余謂使過伯牙定以為知音莫  
淵明若也

余讀論語孟子於舊解各有未安者數條已錄於前中惟解無  
為而治章自覺確不可易如舊解只云想像當時之盛謂自天  
地以來只此一時而舜適際之孔子蓋不勝地慕云爾因將恭己  
正南面五字作無為註脚讀者因相承作歎想神理不復着解  
恐非孔子本意余以為首二句是跌起下二句夫何為我又呼起  
末一句猶云就舜事觀之平地成天一切大功俱完備於三十徵

庸之後迨在其位也殆可以無為而治矣而舜非無為也為者在  
天下有為者自在一心而天下之所為在一時一心之所為在萬  
世天下既養矣既教矣既習以禮而和以樂又不犯於刑矣六府  
修三事和九功叙然不能謂萬世長如是也所以然者君心者萬  
化之原也君心一肆則成之教聖者可以敗之一人積之百年者可  
以廢之一旦恭己正南面正是憂勤惕厲兢兢業業一日百萬  
幾之時堯之傳舜者此心舜之傳禹者以聖傳聖面相付託  
祇在於此湯武特遙接於數百年千餘年之後而不失此心也  
自後世及愈大唐虞三代之治永不可復惟能救民者則天

與之人歸之當其馳騁於戎馬之間竭慶於金革之際力非  
不勤也功非不報也智非不明也勇非不決也迨於天下畧定以  
為無復可慮自前坐致太平而無難而志既怠矣嗜好既盈  
萬幾復厭而志益荒矣今觀歷代開創之主稱稱英哲而其  
其能自勵於治定功成者後有幾人哉是以治安未幾而復歸  
於亂夫聖人非能必天下之無亂也將能使亂之兆不自己而怒亂  
之萌不自己而開恭己正南面所以防逸欲警宴安正一人以  
正天下者也朝廷象之則無曠厥官草野化之則無廢爾職  
夫誠上下如是聖人復何求哉然而一念偶失而庶事或墮

矣一時暫弛而矣斯亂之所由生矣必滋矣聖人此為蓋其愛天下者切也  
虞萬世者深也故曰孔子正言舜有為也若如舊解則舜  
所祭之盛豈待孔子而後想慕忽然而發此歎其意又  
為耶指趣安在耶

或曰古今治亂天耶人耶曰天生治人生亂天何以生治理  
生之也人何以生亂欲生之也然則天生人何不使有理而無  
欲曰不能也天有理而無欲而不能無陰陽人秉陰陽而生台  
有所偏勝陽則為君子陰則為小人陰陽者天之化育也君  
子小人皆透乎化育之中而往來進退一盈一虛一消一息於

是君子乘之而治與小人乘之而亂作當其治內君子而外  
小人而小人亦化為君子理勝欲也天勝而人不能距也當其亂  
內小人而外君子而君子亦圓於小人欲勝理也人勝而天不能  
違也惟聖人嘗操其勝靜觀化育之流行法乎天以為之宰  
故有治而無亂小亂而不傷其大治聖人天為則恭己正南面  
是也恭者敬也敬天已所以敬人南面正則北面皆正此所以  
致太和也太和者陽之中有陰陽陰即所濟陽陰之中有  
陽陽即所以成陰是以剝復否泰進相乘除而大化之流行  
自如羣生之蕃寧無害故曰太和凡禮樂刑政法度聖人

亟求詳者皆為此也而其原則在聖人之心念與天相半事  
事與天相質蓋樞軸陰陽而不為陰陽樞軸也三代以降  
治日少而亂日多世儒之論則曰此乃天也焉呼蓋道聖人之道不  
明於天下久矣

昔在武林吳荷屋時為藩司所蓄字畫名蹟甚夥余嘗借觀  
先贈以畫扇而題其上云苦竹蕭蕭烏桕丹崖江烟雨入寒端  
香溫茶熟無多事欲乞君家畫本看荷屋因贈余謝時臣  
漱篋烟波一軸絕佳時見其雲林畫軸靜逸之至殆欲對而  
忘言在聲色外味之外知其所寶愛余故不敢請也且余有別見

名人勝蹟不欲私為我有但一見之已足正恐我之錫鑄不如他  
人鐵膝耳

去歲余病起自知衰甚作詩有一鶴翩然遼海去而今始得任  
天游之句客見之曰君將別家乎余曰然客曰尚未辭意  
生氣猶勃那得便爾如昔人手從帆扇落頭任帽檐偏及  
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了無生意乃真識耳此語豈其  
然耶余笑曰余所謂心到而意不隨者乎時未至則姑置之尚  
有筆墨且自娛且暮可矣

余因好讀書因而兼好書畫因而益好筆楮墨硯而四物

者日積而多其好畫也因性愛山水之故而好畫亦以雲烟落  
紙書如畫於是所讀書亦以畫境會之以此屏山墨池  
無往不供臥游而四者之好亦愈篤多益善而不厭也物  
聚所好自古而余之好乃世家舊族子孫不可不同之好  
不此之好則將失其祖宗之舊而矣於編氓降為阜隸不  
可問矣余每撫弄所蓄未嘗不念此忤忤然也所見親  
族中此以墜其家聲者比而是美蓋此好乃上進之階  
梯外此皆下流之坎窞也嗚呼可不懼哉後有同余好之  
子孫其摩沙珍重收藏勿失真吾今日所引領望者當亦

觸物興思深知付囑之苦心而凄然以悲瞿然以恐也

昔有某公博學能文而余謂之不通一同年友聞而詫焉余曰無  
異也君之所謂通通於文也我之所謂不通不通於事也不通於  
事是不達於情不明於理也夫通之為言謂其上下四旁無之  
不宜可以措之一時可以行之萬世者也如周末文勝諸子並出以  
其學與父則真能橫絕一世目空千古然如其言試之天下吾  
知不效也不惟不效而且以貽患為蒼生禍焉又得謂之通乎又  
如二氏之興始至中國中國之人誠其新奇尊且信焉至於帝  
王崇奉四方若靡而禍亂並興至於喪家亡國書之史冊垂

為永戒何也凡理與情之不可通者未有不施於事而大繆者也  
孟子知言以為聖人復起百世不易蓋預知後世之必將至是  
而先為之防無如人心之惑厭故喜新棄常即吳遂以孟子  
之言為無甚高論甘受禍敗而不悟一言蔽之則不通而已矣  
近世聖道大明而二氏詘矣而又有文詞之蔽則非文之過也  
學者非也何也當其學不以為道而以為文於是招聲譽  
致通顯於是臨政傲然自矜以為我通人也於治事乎何有  
既而所行不離其言猶堅持其是不至禍人家國不止則宋王  
荆公是也夫荆公所謂之書所為之文未必過不於韓富文范

而其施之政事者相去何如耶又况今之所謂讀書能文者耶  
而敢許之曰通耶

五經四子皆以紀載堯舜以來歷聖相傳之道荆公豈不讀  
而所言所行乃大相反者何耶其反偏執之性賦之於天而不  
能化之以學問則是荆公實未嘗讀書也程朱特發明五經  
四子之理而後人動駁程朱則堯舜可駁耶孔孟可駁耶是  
人即博極羣書與不識一字者何異羣言淆亂各私其  
是舍康莊之衢而竄荆棘瓦礫之場以為能吾不知何所  
樂而為此甚至祖述程朱者譁然嗤之以為依附生活而所

自居者乃楊二氏之餘波傾諸子之殘瀝也即云依附孰非孰是讀書如此其臨政可知不亂天下何待若曰臨政則猶是堯舜也孔孟也則其言亦猶是程朱也言則駁之而行則從之學術中添此一重作偽何耶此其人世當謂之君子耶小人耶位置當在何所耶三代直道而行是曰是非非曰非孔子成春秋之志如此吾不知今之學者何居也毛西河哆口博辯而觀其書者謂之咆哮究其書無益於學問一坐著述徒得此名耳何謂也哉

程朱之不可駁者以其居敬窮理身體力行八字包括聖學貫徹始終任汝橫說豎說提出不得這範圍故耳此豈程朱自造此言為約束斯人之計哉自堯舜至孔孟同此心也自天地至庶物同此理也常敬則理存一不敬則欲肆理離存而兢風夜唯恐或失者堯舜也孔孟也欲一肆而橫流滔天不可救止者歷代禍亂始興之君是也程朱上溯列聖之心源下拯百世之禍反約其旨於一字非窺天地之細維控羣生之樞要者乎辨者不識聖學本原苟欲立異以求勝吾見其殆也是亦捧地直以擊金石徒自碎而已矣何損於金石哉或曰天地亦敬乎曰安得不敬將天地人極一誠敬則人心所以

體天地之誠與之合樞焉耳誠不怠而人心之誠有息息於不敬也是以古聖之治因時而異而其教人以敬也不異則同君子而時中言其既有君子之德而又隨時以處中也小人而無忌憚言其既有小人之小而又無所忌憚也君子時中堯舜所以克執也小人無忌憚亂臣賊子所以肆行也今自二典三謨夏殷周之誓命訓誥以下觀歷代之史其理豈不較然而乃徒欲自外於聖人誠何心哉

嘗與友人言西河之書一友曰只為有口辨又讀了些沒要緊之書便爾作闢一友曰講是非辯同異亦儒者尋常事何須便如市兒門口潑婦罵街一友曰余未見其書但聞人述其一二若有林書坑儒氣跋謹避之不復求親聲言歎矣觀此則其書可知然余尚思詳觀其中是處畧其外而存其內惜其老而不及也

余前視學京畿每下學講書輒就其所講各章各至案前與之反復申說或至經傳諸史引伸觸類至數千百言時校官老儒問余言所本余笑曰此便是不會讀書為高頭講章所誤四子書何所不該儘汝曲証旁通其義皆見豈必有所本耶若有所本則祇是剽說余何為剽竊他人以為己有而



又抗顏以教人耶若然者余亦不肖為也余視學凡四年各郡  
縣又三至者有再至者每所至皆然後視浙學余年六旬  
矣又暑濕多疾病不復能爾惟批文字間有與諸生面談而  
無復往時旁推交通之暢矣年有感衰每為感歎至今而  
又成陳迹能不以此興懷

吾家在瀆自始遷祖迄今已五百年南街一支自五世始遷兩  
代而至方岳公為本支始發之祖越今亦三百年吾家先祠  
自方岳公考以下至贈光祿公不第七世廟三極中三世東西各  
兩世已無餘地須別添建一所進奉蒸嘗而令力猶未能

余既篤老祇得付之先孫自今不得親見矣預擬祠聯待刊  
挂前極世世子若孫讀之史與方岳公各聯印証心源追  
惟家訓真表不替則真八十二老人所行望果如願而滿志  
者也聯云報國承家無非是慄慄小心成就清門令望  
勸學也不第為絲絲奕葉作養保孝子贖孫

方岳公各聯具載忠孝堂存荷福內其刊懸祠堂者三太高  
祖書者一高祖大叅公書者四高祖鞠陵公書者一方岳  
公生時住北街其移往南街當是顯達以後卜宅於此故  
就新居立家廟而方岳公作祠聯也祠只祀紹軒公則非

以前所立可知迨後方岳公卒於崇禎十三年後二年而濱城  
破公之二弟二子一孫四姪孫皆死於難又越一年而明亡我  
家祠則方岳公以下惟三支徒祀則長二已各立祠可知是以  
祠聯惟太高祖與二子書之而太高祖一支後嗣獨盛焉  
即義文章科第任官又惟大叅公之後絕不絕豈非  
方岳公之所積累有獨接心源者與後人觀此不當以為  
幸而當以為懼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物盛則衰理之常  
也我先世盛衰起伏固已屢矣盈虛消息往來進退正在  
斯時我所拱祠聯蓋為此也思之惟之無他語矣

介亭巷弟夫京共議為北堂看守人添蓋房屋屋弟欲於  
後層增建三極作為春秋會祭族人燕坐之所俟歸與族  
間公議辦理余以為此舉甚善善族居遠近不一到有先後  
有此暫息因以講說祖訓申明族約決洽情誼深為有  
益亦預作一聯俟之云見於美見於播庭訓家風尚可  
稱一方文獻拜乎前拜乎後念水原木本脚無替百代蒸  
嘗此屋成可刻木懸之文作一聯云盧井依然當年  
桑梓必恭是忠厚留胎長聖百世歲時無改到此  
日柳桃無恙思寅度對越永慕千秋臨時酌用

或並懸之皆可以動仁孝之恩長親睦之風也蓋前時追述祖宗對聯勉勵子孫又切墓祭也介卷又欲即於此房設宗人之宴極是惟設宴則須具庖廚及器具並伺應等人皆非宗人輪辦之所便宜更酌之

謝太傅中年喪樂正酒絲竹陶寓每日嘗恐見輩覺損其歡趣余意則以為此事宜令兒孫早知之何也兒孫方少壯氣盛決不能知中年多感是何情事若其能覺者又不待父兄衰年之告之也且少壯至老瞬即及耳彼少壯則有及時當為之事亟亟圖之猶恐不逮而反冥然不覺耶謝太傅之言各

有所指未可以為教兒孫法也余嘗慕陶長沙惜分陰之言投得局之事至運甕習騎踪理微密至竹頭木屑皆得其用每舉以告兒孫而復惕之以未日無多老且將至此乃與謝公異趣而余以為必應如是者也謝公神識高遠良非所及故不願學耳嘗自作聯云煙霞約隱幽人節風雨雞鳴志士心首句希慕未能次句實數十年胸中事也亦幸既老此志不懈固願我兒孫世世效之南城橫街之南皆空地開曠有陶然亭公曰江亭蓋江氏所創者其來已久嘉慶辛酉後宦京師者欲遠

塵市每於其地招客宴飲然逼近南面城垣舒眺不暢道光五年余自浙還京乃有龍爪槐一處在其北蓋又復失所增修其地較勝南望隔葦黏綠樹木麻遠近高下如畫園宴集者多就焉而江亭之車馬遂稀矣一時京官名流多題咏惟記華高亭張君祥河一聯云好春萬葦綠成海斜日千山黃到樓極切其景余曾因同人之會屢至焉迨十五年引疾退閩而南城之跡亦絕張君蓋文敏之曾孫名進士為部曹出為監司陞廉使其考名與鏞余同獻賦

東述者後為校官薦舉縣令不復出蓋舊家之軌範水冠言動可式也茲識於此  
孫謀詒至於今惟是克儉克勤方保得百年舊望祖訓垂之自昔拯只教忠教孝休忘了一脉真傳若堂若谷靈爽式懲湖燕翼之謀赫赫明明庶亦曰克開厥後以儿以孫格馨儼在將駿存之事踰踰濟濟曷敢不永監于茲復得家廟一聯墓祭一聯錄俟與前聯酌用墓祭聯并及陵越之戒謂祖澤只是一般墓域不得有碍蓋緣近事及之以戒於後也此連前派建家祠及又一聯云

念昔先人蓋嘗克其猶惟藉儼後見慚聞永識得千秋  
義訓在今後嗣或不恭厥事庶緣秋霜春露長留此  
一脈真源此祀祠祭墓皆可印勤儉忠孝之意而較  
曲折蘊蓄也以代前聯又聯備用先人往矣奉俎豆以告  
度此孰非積德所遺累仁所寄今族嗣衰然瞻松楸而墮  
涕高勉為迪先之子垂裕之孫此聯如用之家廟可改松  
楸為杯棹或元筵然不如北堂為切以世代遠而支派眾  
也又前聯擬改云先時舊德惟有歷年而勿克儉克勤以  
盡尊祖敬宗之事令德清門迨於茲日尚其教忠教孝而

既進奉父誥克勉之心意亦似敦勉閭族用之堂上為切且六便  
於會集時感觸申明也大抵此四聯語氣皆如墓祭公  
會與前兩聯俱宜懸於壁上增建之三楹屆時擇用可  
也如用之添建家祠則容改因不克復因不克勤一息尚  
存敬忘我先敬舊德海惟教忠海惟教孝百年無改庶  
留此門祚家風公較前聯為勝余幼承庭訓凡所聽聞  
詳思謹記贈公嘗言家可慮者官家之子弟也疎  
鮮衣美食之外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朝歡暮樂以為  
人生不過如此一旦失官遂成落魄家零落莫

不坐此故常其祖若宗之勤苦積累不可問矣余因  
此悚惕時切於心教子教孫一遵家範茲因規畫家  
廟祖塋之事預擬楹聯往復循環不出此意而於  
榮盛顯揚清華庶世一無及焉後人觀之可以知所  
本矣

申明先代族約碑記

我杜氏自始遷祖占籍於濱迄今五百年矣段而葬於北塋  
傳四世而分支我則三支之宗也又四世而至方方伯公顯  
於有明之季是為本支始發之祖墓在始祖之左而兆域

加廣焉溯四世至九世咸列於茲康熙間族中公議以大恭公  
繼發於後王田別業俱近祖塋所有本支本宗墓地悉歸管理  
復議九世以下各立塋兆是以大恭公改卜於城南而仍管北塋  
如故五世下數王種樹立石撥人守護暨歲時洒掃祭祀悉依  
前約大恭公一門敬共厥事適未及百數十年矣春露秋霜  
無改於舊惟九世以下未能悉遵予若孫各依各祖墓前淨奠  
然近已無餘地宜亟別營阡壟毋使偏仄參錯感我先靈  
昔先王之世報本返始爰立宗法教親教讓慎終追遠厚之  
至也禮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無貴賤一也我前人真世系辨

昭穆亦既設陵祀之防。申侵越之戒。茲惟恪恭世守。無滋恫  
於神明。庶亦膺嘉祐而受繁祉。以慰冥漠之靈。而集蕃衍  
之慶也。嗚呼。神所憑依。洋洋如在。凡諸後嗣。若衣裳之有  
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永言孝思。可無念哉。附列現辦事宜

一本支本宗。自四世至九世。中惟五世六世兩代祖墓。年  
遠失考。今擬於四世之西。七世之東。稍前設石案二。於歲  
時望祭。其祭品照舊約備辦。

一看守人房屋已圯。今擬另為修葺。并給田耕種。均仍  
舊約辦理。

一後面護堤。近半今擬運土填補。查堤內外皆大大畚  
公地畝。是為北塋後山。舊屬看墳人巡查。禁止偷挖。今仍責  
成隨時查看。報聽懲嚴辦。

道光二十五年歲在己巳十月 日始遷十四世孫瑞薰沐敬書  
族長鍾琨謹與族人公同立石備異世徵考并與議族  
人列名如左 族長已逝世此行刪後但列異世某人等同  
立可也

此但記從前辦理如今仍舊非有待商議也所以立石亦  
因從前應立未立今補之耳若由有辦則可以做碑由今

### 辨則姑先刻石

老年精神散散筋力衰頹恰如過窮若之日支左則誠右瞻  
前則道後費盡百般措拄搥是不能如意到極處只有長  
歎少壯之人宜早知此種情事自然安費精神枉勞筋力  
幾此時支持較易亦如儉勤於前乃能饒給於後其理一也  
是故保身為先保家為急而養老養生均為王政本務王  
政為庶人謀豈庶人不自謀乎舊家世族吾少時所見零  
落者皆吾祖吾父所親見其鼎盛者也吾今所見零落者  
又吾少時所親見其鼎盛者也教十年間有如旦暮而興

替若此揆厥所由莫不習富而驕習驕而惰而逸豫侈靡  
困窮死亡相因而至夢夢不覺雖覺而亦無如何甚可哀  
也所以然者志存富貴既富貴矣無復他志而家教遂亡  
以不教之家而乘方興之運斯時而有矧然內顧之思缺然  
不自安之念非賢者不能矣是故教者宜先正其志者也  
志正而後貧賤有守貧賤有守而後富貴有為以此立身  
即以此教家統統勿替庶幾無一敗塗地之患余於家  
廟極聯勤儉忠孝蓋吾祖宗之傳不可一日而忘不可數  
世而息者父兄待之以教其子弟子孫守之以事其祖宗

雖千百世可也禮所云老有所終幼有所長保身保家亦豈有外此者乎此又余從老年體驗而推論者也保身無教如子弟不自力於少壯而欲其能措拄於衰者於衰老不可得也保家無教如子弟不自惜於寬裕而欲其能振振於困窮不可得也

閣兩帆亦董華亭書詩後上七絕一首云五陵裏馬五湖尊曾是金門避世人任使遶遊爰名姓青山明月已傳神似咏梅福詩余跋其下云華亭書鶴鴻游龍之致松雪以後特為殊絕學者畢力窮追終於

自佳而返始有化不可為者耶此兩帆先生所收余得觀而識之因志幸云董書真蹟流傳尚多余所見十餘種初時即喜歡之終不似也此所謂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者耶兩帆又示余王蓬心所臨諸家畫冊中梅道人一幀清光逸氣逼人毛髮欲動筆墨何物乃至斯耶余凡再題其後云

父敏書天然處不可及然每隨意淡墨雖意致超然而久則黯然無精采觀者但想像耳惟著意書筆墨皆精良者不然今是幅可貴在此又父敏聲名既重四

方而請者眾公疲厭耐答往門下客習於公書者代之然不難辨也又公畫有真筆而題識反贗者亦有題他人畫則畫贗而題識反真者皆以厭酬應故不可不知

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幼時愛之今猶昔也茲錄其文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峯嶺體絕眾阜闕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巖元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以名焉此雖廬山之一隅實茲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覩者眾將由慈賴險峻人歎跡絕徑迴曲阜

路阻行難故軍駐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於時交徒同趣三十餘人咸拂衣晨征慨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塗競進雖乘危履石並以所悅為安既至則撥木尋葛歷險窮崖猿臂相引僅乃造極於是擁勝倚巖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於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後巖阜周迴崇崇四營而闕宇具中則有石臺石池宮館之象觸類之形欽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淙澗鏡淨於天地池文石發彩煥若披面裡松芳草蔚然光日其為神巖亦已備矣斯日也眾情奔悅曠覽無厭

游觀未久而天氣屢變。宵霧晨集。則萬象隱形。流光迴照。則衆山倒影。開闢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拂翮。鳴猿厲響。歸雲迴駕。想羽人之未儀。哀聲相和。若元音之有寄。雖彷彿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而欣以永日。當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遂而尋之。夫崖谷之間。應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闢引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開達其情。耶。並三復斯談。猶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元覽。達恒物之大情。其為神趣。豈山水而已哉。於是裴徊嶺崇。流目四瞻。九江如帶。

正阜成。推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亦宜然。迪喟然歎。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鷲遼矣。荒遠日隔。不有哲人。風迄雖存。應深悟。遠慨然長懷。各欣一遇之同。觀感良辰之難。再情發於中。遂共咏之云爾。長洲洗歸愚。先生云奇情深理發。而為文無禪習氣。亦無文士氣。良然余之愛說。亦以此也。若著此二種氣。便與山水性靈添了塵障矣。

余既老不能出庭戶。惟昔所愛前人詩文。時往未寤寐。聞早故每就午牀。鈔錄一過。即用白適宗少父之卧。迺名山何必不如身。歷其境何必不如目。極其趣。耶即以

作字為濟勝之具可矣

東昌府教授陳青慈先生家傳

先生姓陳氏。諱可經。字曰維。公青州博山人也。故號青慈。七世祖所學。順治初。嘗以補遺功。授義勇官。自高祖以下。世脩其德。行義聞於東郡。厥考太溪公。尤著。先生公之仲子。五歲時。探野草為祖母治目疾。祖母歎曰。好孫兒。惜我向暮。不及汝奉養耳。先生即悲不自持。既受書。十歲能屬文。十九入庠。第一。每試輒因其曹。嘉慶庚申。舉於鄉。辛酉。第南宮。例注縣令。先生不欲。遠宦。投牒改學官。丙寅。補東昌教授。己巳。過

國家錫慶。封贈祖父。皆如其官。明年太溪公有疾。先生聞。即具文乞養。太守曰。好進之。吾將以卓異荐君。先生辭之。再終不許。先生即携印。付副學。孫公曰。吾親有疾。刻日望我歸。吾不可。以子。君為我辭。吾行矣。戴星馳。還里。太溪公疾日篤。先生晝夜侍。廁。漸漸。皆親治之。時母夫人復得風疾。與諸弟更代侍奉。事不解帶者兩月餘。既連遭大故。哀毀骨立。戚友勸之。先生曰。吾獨恨。辭官晚耳。是時前乞養之父尚在。郡或謂宜亟報。適喪。寢前父。為再選計。先生不應。其後服闋。以原缺題補。先生辭以疾。曰。昔之任為榮。親故且今。親安往。

予。綴。涕。垂。膺。竟。不。復。起。也。先。生。恬。於。榮。利。自。守。甚。嚴。而  
溫。和。無。矜。容。與。物。以。詠。若。不。知。世。間。有。機。事。者。勤。於。學。自。鈔  
先。哲。語。錄。奉。若。圭。臬。好。施。與。餅。無。儲。粟。而。振。窮。如。不。及。其。在  
東。昌。時。太。守。嵩。公。委。以。校。禁。郡。志。及。閱。談。卷。遺。先。生。布。履。曰  
此。吾。內。子。所。製。鈔。先。生。清。德。不。敢。以。他。物。浼。也。後。主。嚴。陽。講  
院。司。訓。岳。公。性。剛。厲。謂。人。曰。每。見。先。生。輒。於。平。躁。釋。斯。殆。有  
不。言。之。化。與。道。光。丙。申。歲。飢。邑。令。何。公。勸。賑。期。以。委。先。生。枉。車  
騎。願。其。虛。先。生。疾。已。亟。感。令。意。曰。此。吾。父。母。邦。其。可。辭。乎。既。而  
竟。卒。何。公。聞。之。曰。嗟。乎。斯。人。之。亡。吾。誰。與。化。民。者。乎。太。息。者。累

日。先。生。卒。年。七。十。四。子。二。長。大。本。候。選。縣。尉。次。利。庚。邑。生。貧。所。著  
詩。古。文。制。義。合。百。餘。篇。蒞。於。家  
論。曰。余。自。先。世。居。濱。州。去。先。生。之。家。不。二。百。里。余。兄。與。先。生。同。鄉  
舉。余。又。同。捷。禮。部。未。嘗。有。朝。夕。聚。處。之。情。然。開。吾。鄉。人。言  
先。生。之。時。者。自。冠。纓。處。士。鄉。里。小。兒。無。異。詞。嗚。呼。鼓。鐘。聲。聞  
若。是。遠。與。海。岱。之。間。多。篤。行。之。儒。異。時  
朝。廷。採。事。實。備。史。傳。先。生。其。疎。矣。今。而。不。傳。後。將。何。徵。若。斯。人  
斯。德。也。者。其。可。得。而。淫。諸  
前 經。是。講。官。吏。部。左。侍。郎。年。愚。弟。杜。瑞。頓。首。拜。誤

此。在。十。六。七。年。間。所。作。今。檢。得。其。稿。錄。存。於。此。吾。友。見。之。曰  
叙。斷。如。蛛。絲。馬。跡。落。筆。皆。有。遠。神。令。讀。者。想。悠。然。長  
想。如。見。其。人。陳。君。可。以。不。朽。矣。余。曰。豈。敢。謂。不。朽。陳。君  
亦。欲。令。吾。黨。後。生。知。人。所。重。者。何。在。庶。幾。不。悞。認。脩  
述。耳。陳。君。一。生。只。是。天。性。無。絲。毫。夫。襟。吾。所。欽。慕。而。自  
愧。不。能。傳。之。也。陳。君。自。不。朽。豈。待。吾。哉

東。坡。帖。僕。竟。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彌。罪。咎。然。說。福。要  
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且。日。之。好。而。生。事  
所。須。亦。不。甚。難。致。早。寢。晏。起。又。不。知。所。謂。福。者。果。安。在。我。偶  
讀。戰。國。冊。見。處。士。顏。蠲。語。晚。食。以。當。肉。飲。然。而。笑。若。蠲。者。可  
謂。巧。於。居。貧。者。也。藜。藿。菽。黍。方。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  
飽。而。後。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  
教。請。佛。書。及。合。藥。以。救。人。二。事。為。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  
曾。看。但。閑。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蕪。淺。假。說。者。以。自。鋤  
治。譬。如。農。夫。去。草。旋。去。旋。生。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  
所。謂。超。然。无。悟。者。僕。實。未。嘗。夢。見。往。時。陳。述。古。好。說。禪  
鄙。僕。所。言。淺。陋。日。是。下。俚。茶。飯。取。充。飢。而。已。僕。語。述。古。公。之  
所。談。龍。肉。也。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

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信美而真飽也。今長者所得於佛書果何耶。為出死生。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較深淺於尺寸間也。想復一大笑。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期。而先得其所以者。不為無害。僕每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

公於佛老已看徹。却作此妙語。解人頗請之。甚有味。農夫去草之喻。又能取益於佛書。取其同於儒者。而去其異。以此知先生真能讀佛書者也。彼世間自云夢見者。乃真未曾夢見者也。四段各有意。而互相發。

明以此為先生言學可也。所啓悟於後人多矣。君子居易以俟命。不獨遠適。適貧窶不足累其心。即空虛解脫。亦不以入其意也。此使活畫出坦蕩氣象。絕無影響習索。摸之事。去段辨得明快精細。切中學者病痛。先生不以講學名。而講學者莫能及也。頗怪吾儒舍吾聖人真實之言。而反求之佛老空虛之語也。東坡曰。實未夢見。朱子曰。無所得。夫以讀書之多。如東坡如朱子。以深思了悟。如東坡如朱子。而其言如此。學者尚不以為信。而欲索茫茫。而探冥冥。捉風捕影。以為娛。何耶。或曰。東坡

既不似彼教。為是而與佛印辯。才相視莫逆。且詩中亦每及禪語。何也。曰。東坡既被放。不見用於時。又不免於遠徙。流離單艱。食飲之困。則必自適於山水之間。以極其天造神行之致。於此而欲得不為世俗牽累。復能識解通明者。與之往還。淵對則非此莫與屬也。且自來高僧。未有不知儒理之是者也。特以賦性高明。不樂拘檢。故有託於禪。自遂其天耳。豈真欲袒肩趺坐。受香火供養者哉。至詩中用禪語。亦以禪語適合。故眼前拾得耳。詩之為用。原非盡如三百篇也。老莊之言。自晉世已入詩。其間時

有名理意趣。此亦其類焉。耳。觀東坡先得所以不為無害之言。可以知所存矣。

道光乙巳十月。猶子受履。以即用知縣。籤分皖省。將行。以畫扇與之。而細書識其上。云。受履以縣令。欲金手書。為政之要。余方病未能也。因為寫此。吾家世備儒業。一行作吏。欲操脫塵俗。不可無高山流水之意。即以為是。為大指可也。若然者。清白之風。循良之績。以之報國。可矣。承家可矣。八十二老人石樵氏書。蓋緣近來吏習。牢不可破。欲其志意高遠。不可隨俗流轉耳。果能是自能勉作循



良無愧清白矣吾嘗世之能吏但取一時炫赫不旋踵而零落頽敗徒供旁觀歎息者甚無謂也吾家自上世以節義文章顯於當時稱於後世非崛起無根柢者比但求無愧於家即是有裨於國勉之而已至於隨時因地布政施令事緒繁多非此所能及也

未南宮有壯觀圖書壯觀賦余愛其詞惜未見其圖與書也賦曰未元章登山之宇徘徊四顧慨然而歎曰壯哉江山之觀也開闢負古逃哉邈矣帝德所被北幽南趾王功未宣六合阻吳明翳視其消長乘叛從而間起去古無章

水濱莫委此世可悼晉烈漢差披榛莽莽且代且盜豈地具而天設特資智而附暴者乎乃物偶然而人乘以智巧爾若夫真符素中萬派朝宗稽顙納寶不藉兵鋒版圖入而地分氣稜朗其大同遠琛迤賈千里不風鑑湛一色折葦可通其或弱吹砌鱗疾森湧山九地出沒千峯上橫如嶺並亘連雲俱還長鯨齒巨天吳腹斑閭運未既生民道艱宜予曹郎託詞以按甲拂爵而永歎也吾每登是宇攬是土當日杲天清嵐開練布邀太平君子引吳耐舞越女破千歲之長夏椰森然之萬古有祀初登由儀再旅至甚醉而乃去也

東坡北還與未書云第念我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余每誦斯賦即憶斯語為向往不已

黃山谷呈外舅孫莘老詩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扁舟不為鱸魚去收取聲名四十年覽社湖中有明月淮

南草未借先輝故應剝蚌登主室不若行沙弄夕輝罪

帖刻香先戲鴻堂亦余幼時愛說者今憶而錄之山谷帖云往與公壽景珍游時景道方為兒童嬉戲今願

然在朝班思公壽景珍不得見每見景道尚有典刑

宣州院諸公多學余書景道先喜余筆墨故書此三幅道之前二詩蓋三幅之一孫莘老嘗守吳興作墨妙亭東坡蘭亭論欲詩是也山谷詩意似亦在此時宋時蘇黃米蔡並稱蔡謂蔡京後世易以君謨是也京書不多見余見墨刻有宣和御書一跋甚不足以配三公意四家之稱乃當時世俗附京者為此言耳既不能驟改遂取君謨易之自來小人與小人倚君子與君子伍雖書畫筆墨不能使忠奸雜糅邪正混淆也觀於此者可以鑒矣

坡公書山谷跋者家多推許尤至跋水陸皆云東坡此書  
固功成就所謂然視狹石渴驥奔泉者恐不在會稽之筆  
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千行又魚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  
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  
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在哉前王所以為律後王所以為  
令予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或云東坡作戈多成  
病筆又腕著而筆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  
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  
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華無

如許壽及見之耳余書自不工而喜論書雖不能如經生  
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曠百世而與之友  
故作決定論耳又跋墨蹟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  
其書姿媚似徐李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  
乃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揚風子書其合處不  
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  
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  
予此論者又一條云東坡書大小真行皆有娥媚可喜處  
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

是豈知書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  
鬱乎筆於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得及爾又集  
載一條云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遠  
予謂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昂雖造物之醜鍾  
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  
沉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蓋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  
李太白之流按山谷書不及東坡而於坡公書家為服  
膺發揮坡書妙處真無間然錄此四條可當千古論書  
真訣

春渚紀聞何蓮云先生翰墨之妙經崇宣大觀慈愷之餘  
人間所存者蓋一二數也至宣和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  
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橋銘碑模以五  
萬錢輟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畫歸  
貴近及大奉軸翰積天上丙午金人南犯輸運而北疑南  
州無一字之存也而紹興之初余於中貴任源家見其所  
藏幾三百軸又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畢少董處  
見自虜中還責呂惠卿詞及余家世寶醉草十紙龍  
蛇飛動皆非前後所見者則德麟趙文跋公書有翰

墨翰天。然乎妙。定之語為不虛也。

說郭王履道許東坡書云世學公書眾矣每拔劣張驥  
奔視執則不能無至於尺牘。抑書姿態極生不於而即  
不吏而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如甘雨之霖。森疎  
掩映。如從月之星。紆餘宛轉。纏如繁繭之絲。恐學  
者所未至也。以上二條皆與山谷語相類。即畫家六  
法所謂氣韻生動者也。凡翰墨皆然。但其中又有神  
化之不同。則亦存乎其人矣。按宋四家書各極天分  
學力之所至。今專論漢而三家亦在其中。其即文

章詞賦亦豈外此哉

世傳梁山舟先生晚年於門生舊好有所贈遺輒手撫弄之  
言者若以為戒得之年如此。俗情賢者亦復不免。余以為不  
然。先生高懷雅致。至翰林亦不願為。唯用湖山自樂。豈  
移情於阿堵者哉。先生之家非素富亦非甚貧。而家  
風篤厚。甚敦古誼。有所欲為而力不給者必辭於中。  
其手弄朱提胸中則曰某事可為而無須遺憾也。豈  
當與王戎錢癖傾身障簾者比哉。貧夫徇財明哲之  
所不為俗情。但以度人且欲引賢者自益。豈知同林各

夢相去何啻萬里哉

洪範列五福次壽而曰富。書曰既富方穀。周之大賚  
亦云善人是富。是知富者天所以陰隲善良者也。唐  
虞以降。迨於三季。世風澆漓。乃有巨商大賈。用其心計  
以趨時。交至於田連阡陌。貨擅國都。於是賢者多貧。  
抗其高節。鄙而遠之。然富者資以肥家。賢者用以行  
義。道固不同。而藉於貨財也無異。特賢者用財  
有方。其得財亦有道。自力於善。固自得富之理。第求  
其富必有喪善之虞。固不以此而易彼也。是故為人

臨財為富。要認定此。閱其於有為。有守。大端具矣。人有  
恒言曰廉耻曰貧。鄙耻是廉之主。鄙是貧之根。  
株志士必不以齷齪累其高明。端人必不以留沒傷  
其耿介。是以世之所謂小物君子以為大節也。世之所  
云一時君子以為千古也。中有耻焉。致也。鄙夫則不然。  
其臨財也。先自解曰無傷有從。而勸者益自信曰何害  
既而積久成習。積習成慣。亦不復知世間有羞耻事矣。  
小則喪身喪名。大則禍家禍國。皆由此也。是以君子於  
鄙情掃除。惟恐根株之不盡。於耻心保持之。唯恐主

宰之或二也

工部追洲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序云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志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讀終篇未自枉詩已十餘年矣莫記存次元六七年知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志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趙先在愛而不見情見子辭大歷五年正月廿一日卻追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又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云大歷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宅見臨穎李

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鼓問其所自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穉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之脫瀟灑極極獨出冠時有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神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兩而已玉貌錦衣况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麗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劍器行往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鄭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太長進豪宕感激即公孫可知矣按詩之有序始於詩傳小序自漢以來作者多有之或叙其事或述其

意皆祇察教語至少陵拓其境界筆墨神奇如龍伸夔屈曲折生動獨離千古錄此兩條以見其概云

並抄原歌行亦怡合劉離頓挫豪宕感激八字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驟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唇珠袖兩冥冥晚有弟子傳芬芳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悅傷先帝侍如八千人公孫大娘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相塵

瀕洞昏玉室梨園弟子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翟璠石城草蕭瑟城庭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前空山轉悠疾

樊川張好好詩其感懷今昔則同而胸次所寄大小相去遠矣銀燭川歌奇士沒於下寮其恫憤聲伎亦以寫其卓犖不羈之况耳觀其著論言時事慷慨激切固以國士自待非徒馳騁文詞而已余謂專論文詞其豪宕詭麗上自雄絕一世但為未及少陵而別未能出其右者亦竊見矣

並抄原詩

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  
舞未樂籍中後一歲公鎮宣城復置好於宣城籍中  
後二年沈著作述師以雙隸納之又二歲余於洛陽東  
城重觀好感舊傷懷故題詩贈之

君為豫章妹十三纔有餘翠茁鳳生尾丹臉蓮含  
跡高閣倚天半晴江連碧虛此地試君唱特使華筵  
鋪主公顧四座始訝未識躡吳娃起引贊低徊映長  
裾雙隸可高下終過青羅襦盼下垂袖一舞離鳳  
呼繁絃迸關紐塞管引圓蘆衆音不能述裏穿

雲衛主公再三歎謂言天下殊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  
龍沙看秋浪明月遊東湖自此每相見三日以為踈玉  
質隨月滿艷態逐春舒絳唇漸輕巧雲步轉虛徐  
旌旆忽東下笙歌隨舳艫霜凋小謝樹沙暖句溪  
蒲身外任塵土鐫前且歡娛飄然集仙客著作任集  
贊校理  
諷賦期相如聘之碧玉珮載以紫雲車洞開水聲遠  
月高蟾影如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陽里相見  
緜為當彊恤我若何事少年生白鬚朋遊今在否  
落拓史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愁景初斜日掛衰柳

涼風生座濕盡滿襟淚短章卽一書

歌舞女樂起於周末蓋卽殷紂靡靡之音周末諸侯  
放恣選色造聲較之陶唐之戒商王之儆又出其外自  
七國時浸淫及漢自是之後稍見衰絕後大盛於唐開  
元天寶間聚於京師各分班部俱傳奉士大夫與之  
狎將不以為非長安亂後四散卽工部所言是也而節  
度使各擅一道益窮工巧至州刺史皆於當州置樂籍  
日尋宴將費饜頭無算卽樊川所言者是也至宋相  
沿不改故各路皆有營妓供官迨明有教坊司卽樂籍

也然歌舞以漸廢其中出類者或用詩畫顯或以琴  
箏名以故混入名士為伍蓋是將廢之機也至國初遂  
舉而去之士重品女重節而數千餘年之積習至是而  
盡革矣豈非

聖人過化存神之效有莫知其然者與信者漸忘新者  
不續風教大同又惜工部樊川不主於斯時務托其感  
也以沉雄宏麗之筆揚托其保嘉也

唐初四子之文盧照隣實為奇麗而方壯卽嬰拘繫之疾  
宛轉一室卒自沉頰水以死所著五悲及釋疾父上追屈

宋特其情詞太苦。讀者為之不歡。是以學人置而不錄。然  
猶奇挾異。窮幽洞冥。實為才人之極致。以其事則不離  
怨憤。以其文則振蕩心神。發揮采藻。足以開宏慮之門。  
開沈博之圃者也。今錄其對蜀父老一首。蓋是未嬰痼疾  
之時所作。亦解嘲答戲寄托之辭云。

龍集荒落。律紀凝賓。余自鄧錡歸於五津。從王事。丁丑。屈於  
昇仙橋上送客宇。即相如所謂不乘高車駟馬。不出汝下者也。  
過蜀父老。皓然龐眉華髮者。休於斯。謂余曰。子非衣寬之族。  
歟。文章之徒。歸師仁義以干時乎。懷詩書以要名乎。吾聞諸夫

子曰。邪有道貧且賤焉。耻也。當今萬方日用。九有風靡。主上垂衣  
衷正南面而已矣。庸非有道乎。而子爵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恭  
美不厭。褊褐不左。庸非貧賤乎。吾視子形容憔悴。顏色瘦色。  
心若涉六經。眼若營四海。何其無耻也。何不。一干。聖主。效智出奇。  
何。栖。營。默。自。苦。若。斯。吾。聞。克。為。卿。失。則。其。何。故。區。穴。無  
所。成。名。余。笑。而。應。之。曰。井。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身。燕。不  
可。以。語。於。水。者。駕。於。時。也。蓋。閭。智。者。不。背。時。以。徵。幸。明。者。不。迂  
道。而。干。非。是。以。聖。賢。馳。驚。莫。微。三。家。之。轍。匹。夫。高。抗。不。屈。萬。乘  
之。威。道。在。則。筆。執。匪。誣。義。存。則。珪。組。斯。違。或。立。談。以。遊。鼎。食。

或白首而甘布衣。或委輅而任。屬論都之會。或射鉤以相。遇匡霸  
之機。亦有朝為伊周。暮為桀跖。當其時也。龍珩珮之錡。失其時  
也。委溝渠而啜啜。故使龍邱先生。羞聞權筭。雁門太守。不知絳  
掖。孟軻偃蹇。為王者師。范雎匍匐。為諸侯客。貴富者。君子之  
餘事。仁義者。賢達之常迹。未不可達。類鴻雁之隨陽。去不可留。  
同白駒之過隙。行燕燕之辭。於委蛇之年。則迂矣。用韓彭之術。  
於堯舜之朝。則外矣。守夷齊之節。於湯武之時。則孤矣。花申商  
之法。於成康之日。則過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易時而處。失其所  
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餘載。月窟未庭。風邱款塞。金

革已倦。羽檄已平。雖有廉白之將。孫吳之兵。百勝無遺。策千里  
不留行。無所用也。社首既禪。介邱既封。創明堂。立辟雍。雖有  
闕里之聖。淹中之儒。叔孫通之藝。公玉帶之徒。將焉設也。咸  
英並作。韶武畢用。秦之方澤。登昇之圓丘。而天神降。雖有伶  
倫伯夔。延陵子期。操雅曲。則風雲動。激淒音。則草木悲。又  
何施也。畫衣莫犯。困固不脩。雖有咎繇。仲甫之器。釋之。定國  
之傳。金科在握。甘華如流。非急務也。人歸東戶。家沐南薰。山  
澤無陰。陸難天不相聞。雖有文翁黃霸之迷。臧子游子賤之  
絃。歌政成。禮讓化被。雍和亦無取也。干戈已戢。禮樂已興。刑

罰已措。梁父已昇。公卿常伯。庶政其凝。雖有鴻才。大畧處。豐辭  
族言。盈乎百代。漢翰周乎四時。畧無益於今日。而適足以拂之。是  
故天子恭己。羣臣演成。襍袂而陵。纓高撫掌而笑。阿衡無為  
而萬物皆遂。不言而品彙咸亨。莫不稱贊鴻烈。揄揚頌聲。言殊  
者。招累行危者。相傾。劬智者。輟謀於草澤。出奇者。裹足於山極。  
許由去而堯仁不少。善卷逃而舜德不輕。夫周冕雖華。猿猴不  
之好也。夏屋雖崇。騏驥不之處也。載馳以車馬。不如放之於數  
穴也。樂鷄以鐘鼓。不如栖之於深林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  
辱哉。蓋不失其天真也。若余者。十五而志於學。四十而無聞焉。

詠羲農之化。既姬孔之篇。周遊幾千里。馳騁數十年。時復陵霞  
汎月。擗和。拜絃。隨時上下。與俗推遷。門有張公之霧。突無墨子  
之煙。雖吾過之窮矣。夫何損於浩然。今將授子以中和之樂。申  
子以封禪之篇。終眇然乎楮地。竊所慕於談天。於是蜀父老  
再拜而謝曰。鄙夫替陋。長自愚惑。習俗遐邇。不遵上國。聞玉  
人之休。有聽皇猷之允。塞亦猶獻雉。而過司南。銜龍而先有  
北。請終餘論。永告抑焚。

鬼乎若公華之崇浩乎如江河之沛真筆苑之雄詞  
墨林之壯觀也其五悲釋疾之文不暇鈔學者知

爰此作必自索諸篇讀而既之且不釋手矣。唐時禪  
王揚盧駱楊每謂人曰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此抑  
王揚盧之言也要其得意之篇未易軒輊王以墮水  
死駱以兵敗逃惟楊為盈川令而盧以痼疾憤而自沉  
其命皆不偶才與福不相謀自昔人為憾而虛際此  
篇外所傳祇五悲釋疾共八篇余嘗讀而悲之故不復  
能鈔也尚有病中與長安舊友書乞助買丹砂之資以  
疾為余因思其當強壯而手足拘攣必其過餌金石  
而得者也因著之以為戒惜古人故重愛今人也

天地之理福常加於君子禍常加於小人以君子所為皆是致  
福之原小人所為皆是召禍之自也然君子之於德也唯恐  
其不足其於福也唯恐其有餘故或讓福而弗受或逃福  
而不居其不能讓不可逃者端端焉不敢安也狡狡焉不敢  
急也是以天之祐之也愈厚神之相之也愈殷無所往而不  
獲吉焉因材而篤哉者培之天豈有私於君子哉以為有  
是德則有是福是皆其所自為而於吾無與也小人非不求  
福也而所以求福者則適以求禍也富所在則趨之貴所在  
附之名所在則爭之利所在則就之其意常侈然而有餘

其意常嗾然而不足若人世間之福澤不盡集於一身一家而不快也若是者天固害其盈矣神固惡其滿矣無道與禍會豈可得哉而天曰彼無是德而欲有福是則非福之乃所以禍之也禍豈專為彼設哉禍至彼自不能辭且迷焉耳詩曰自求多福又曰求福不回學者其致思焉視履考祥其旋无吉斯之謂與是致理不在心外也氣不在理外也機不在氣外也如影之隨形而不可離如響之應聲而不可掩是故聖人達幽明之故通晝夜之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無待乎著龜

程朱揭聖學之原而眩之以敬實從六經四子書中討出真實消息故斷然以此為教無復別有商量也後世以為人心奪了道心只願縱心所往覺得拘檢只是末節恰有二氏談元說空脫然自放於無拘檢之地以暢其高妙之旨於是元風密諦藏身於香冥汗漫不可究詰之鄉而自刪書以來所傳之微言大義皆目為煨燼糟粕一旦棄去掃地無餘而生民之亂無復有能救之者矣臣敬君子敬父弟敬兄婦敬夫朋友交相敬則盡乎人矣尊卑上下以敬相維親疎遠近以敬相繫貴其貴長其長親其親

賢其賢是天下之人皆以道心相接也欲失其敬而有所不忍欲悖其敬而有所不敢是天下之人皆去人心以相與也如是而亂無由作禍無從生曠然安天地之常復黃農之舊聖人節人以禮和人以樂訓人以詔語勸人以詠歌董用休戚用威事事而為之制不敢高談皇古倡言無為蓋為此也故曰至誠能盡其性以盡人性物性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也今日是古人之陳迹一舉而空之是使天下之人皆惟其所欲為而敬尚有存焉者乎夫敬則道心長不敬則道心消至道心盡去而人心大張心知之險血氣之粗

縱橫而不可制矣周末秦漢以迄唐宋元明豈非明監教聖人往而大道絕世道降而邪說興生民之禍由茲而始程朱從教千後載窺見本原在修己安百姓教語故揭其要者以為立教之首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儒者乃不知此而反信虛無禍悅之詞以恣其誣誕無怪夫世之以儒為詬病也廣先之王之道以福生民儒反為之戒首矣是謂之儒也耶

臣不敬君而朝廷廢于不敬父而庭闈乖弟不敬兄而骨肉睽婦不敬而閨闈亂朋友不交敬而氣類絕矣



夫上天下地立其中者則人也若皆去順效逆則相戕相害而無復人矣是天地中只有禽獸也天亦不能位乎上也亦不能位乎下也故敬者三才之所以立極也萬物之所以歸極也聖言無為恭己正南面而已者無為而為乃天不為而為更切也其中則嚴翼祇威也其外則齊莊中正也敬一己以敬一家敬一家以敬一國敬一國以敬天下遐邇如壹則而象之觀而化之而後天也地也人也各得其所而安焉天以清地以宣人以貞道立而神全神全而氣固萬年無患焉可也聖人曰堯舜其猶

病諸善言堯舜之心也病不已則敬不已則安人不已安百姓愈不已故敬者無始也無終也始於跬步終於千里始於瞬息終於萬年若環無端而不可以中止則敬息而道心消人心長矣此所以聖人執之以為道賢者居之以為學帝王也儒生也教術也治法也堯舜以來則未有外焉者也率之則順違之則逆由時之治去之則亂秦漢而降則未有易焉者也

漁洋以祭告差往蜀葦公祖餞漁洋留別詩起云蘆溝橋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翫去孤懷誰與論秋谷云

朝臣出使其言如此不知失意邊客史作何語余嘗舉此問客客曰不然當時祭告差事畢則甘撫復奏而原奉遣之官或由彼旋里或往往他省遊歷聽其自便往來數年不還朝廷亦不問所以此差多用閒官任使切要者不與焉漁洋或以此故自視若邊客耳秋谷有怨於漁洋多所疵摘不足過也余讀漁洋詩每見其風流自賞至蜀道集一變而蒼鬱沈著頓改舊觀既聞客談慨然乃悟其故曰是矣漁洋本世家貴公子蚤達以詩名閱歷任宦譽望萬華不復知世間有淪落事一旦如投置閒散自應感慨橫集乃爾也加有蜀道山川之助憑今吊古之悲其鬱於胸而達於詞句爾別開境界雖類失而詩則進一格矣漁洋素不喜少陵而有示兒詩云但得他年似宗武老夫敢作杜陵公蓋亦自遷蜀始知少陵詩格得其所沉雄悲壯之致耳歐陽公云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以漁陽之博學多才必身歷此境心懷百感而其詩乃進則少陵可知矣

唐試士用賦而少陵無之豈其才大不屑於此耶抑其時尚未著為功令耶本集所載獻進賦教首可謂天下奇

才若在開元之初天子求賢舉必舉士必必收錄其所表見  
必不止於此惜乎予不過時古今同慨豈非其命與今錄其  
文欲與知文者共欣賞云之亦以論其世云

### 進雕賦表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馬銘之勳。不復  
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  
知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  
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臣幸  
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十有餘篇。

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惟臣衣不蓋體。常  
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任進乎。伏惟天  
子哀憐之。明主僕使執先祖之故事。後泥塗之火。辱則臣  
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教子。至於沈鬱頓挫。隨  
時敏捷。而揚雄枚舉之流。庶可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  
念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後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臣以為雕者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  
但壯觀於旌門。獲狂於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  
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

聖聰矣。不揆蕪淺。謹投廷恩。進表獻賦。以謝。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鷲之直上。以雄材為己任。橫殺氣而獨往。  
稍猶勁翮。甫遺響。香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  
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鷲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雕之  
大畧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元冥。陰乘甲子。海河  
蕩瀾。風雲亂起。雪返山陰。冰纏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  
走於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慙呼而踏蹙。信求  
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極我。待尤者而網紀。表狎羽而潛  
窺。順雄姿之所擬。缺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藪。鮮騰

攫而疎神。開網羅而有喜。獻禽之課。數備而已。及乎司隸受  
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鉤擊之掣曳。徒豪梗之飛  
譎。識政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鷹。然後綴以珠飾。呈於至尊。  
搏風槍。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澗。霜  
仗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  
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牆之紫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  
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兔。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  
露。迴感我往。來。超想我場圃。雖青鞵帶角。白鼻如飢。感奔  
蹄而俯臨。飛迅翼而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迥宣。遽屢攬之

而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曉哮其音。颯爽其慮。續下講而  
綠繞尚投跡而容與奮感。迤北施巧無掇方。送蛇而就獨亦  
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夙昔多端。蕭條何處。斯  
又足稱也。爾其鷓鴣鴉鵲之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聃奉拾  
德。長大如人。由多矣。有味乃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  
為鄰。彼壯夫之慷慨。假強敵之逶迤。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  
而後復臻。忽隔天路。終辭水濱。宵掩羣而盡取。且快意而  
驚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日通於脚  
筋。入於節。架軒極之上。純漆先芒。擊梁棟之脚。寒風凜冽。

雖趾躄于發。林嶺萬心擊。叢薄之不脚。突杓而皆折。又有  
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鳥攫之靈。罷鈔盜而  
潛飛。臬怪之羣。想英靈而慮。豈比夫虛陳其力。以竊其位。  
等摩天而自安。典務偷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辰飛絕  
登暮起。長汀未離。自自去。若無形。置葉。養子青。冥像  
爾年。歲茫。然。調。度。莫。該。脚。几。空。迴。斗。星。眾。繼。儻。訕。鮮。和。金  
殿。此。鳥。已。將。老。於。巖。窟。

按年譜少陵進此賦在天寶九載。少陵自負異才。又目擊時  
事。熱腸尚外。而耻於干謁。故欲自達於君。期得進用。以効

其萬一結。慮意指宰相。非人亦可見矣。明星極。意聲色。宴  
游無度。政在私門。談笑進布衣。好忠不見者。錄固其  
宜也。其賦奇逸。沉鬱曠古。無倚自比。揚雄其實。羽獵  
長楊。詠一而勸百。所謂曲終奏雅。視少陵之勁氣。直  
詞相去遠矣。元命苞。瑞光  
星散為鳥 應言鷹之有用。而亦以不見其  
用。結之少陵。自負。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貫自道  
也。燕許對此。生氣盡矣。

進三大禮賦表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  
處浪跡陛下長林。豐草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  
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  
所取。以此知分。沈埋感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魚。燕之樂  
自遺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  
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舞足蹈。舞於於篇章。漱吃甘  
液。游泳和氣。聲韻寔廣。奏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布乎述者  
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紀史籍以永久。恐  
修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臨上表。進明主朝。獻太  
清宮。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等三賦。以聞。

朝獻太清宫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勅崇揚  
休明年孟陬將極大禮以相藉越藝倫而莫飾歷良辰而戒  
吉分祀事而孔修營室主乎宗廟乘輿備乎冕表甲子王以  
昧真春寒薄而清浮產閭闔迺蚩尤張極馬出騰虬猶榮  
感隨旋頤風伯扶道雷公挾神輻通天台之雙闕警冥漲  
之十洲浩劫礪阿萬億聰颺秋鏢於長樂之舍蒐入乎  
崑崙之邱太一奉孔庖犧左右先步舜趨湯馳禹黜鬱闕  
宮之律率圻元氣以絃構斷紫雲而練牆撫流沙而承雷  
紛瓊珠而臨碧曜波錦而浪縹森青冥而泐兩絕光炯而初晝  
於是翠蕤儀的藻藉舒就祝融擲火以蒸香漢女捧樂而  
盥漱摩有司之望幸舞名物之難究瓊漿自間於深盛羽容  
先來於甲冑燦聖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  
勅王喬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匪通正辭於祝史若肝蟹而  
有憑肅風颺而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被靡擬羅珮  
於層巔孔蓋歌以颯纒中澁澁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  
注道為身覺天傾耳陳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日嗚呼  
昔蒼生燮盡德之禍為仲達所愚鑿齒其俗冥流其孤

赤鳥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孝吼不肯負其圖伊神器息元  
而小人喻歷紀大破瘡痍未幾高樓擊於吳蜀又顛躓  
於羯胡縱羣雄之森憤誰一統於身衛在拓跋與宇文豈  
風塵之不殊比聽處及堅特混銀約而齊駭怒噬咆痛落日  
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無惟累聖之  
徽典恭淋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煬帝  
初暴叔寶初龍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親家  
陰竊以為數子自誣敢負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悟或  
喜至於泣麟介以之鳴篋昆鼓以之振藝感而遂通罔不  
具集化神光而甜開羅詭異於我晉地軸傾而馳曳洞宮儼  
以疑爰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為威連而不知鯨魚屈  
橋以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括則有虹霓為鈿帶  
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係弛張  
於巨細觀披寫於心曾蓋御竿無隙而仄席已容裂手  
中之黑簿現堂下之金鏡得非擬斯人於壽域明返穰於  
元踪蹤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威靈言路而壯  
幽應終蒼黃而昧兩儀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  
道陵等泊左元君者前千二百官吏竭而進曰今王巨唐帝

之苗裔。坤之紀綱。上配君服。官尊臣高。起教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啓。青陸獻千春之祥。曠我勤力。且日宜乎。大帶谷穀。故風后孔甲。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傍。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壽。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容白馬。固漂海不遠。伊庶人得議。寔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闕斯於老氏。好問自久。宰我同科於季康。敢撥亂反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八。駭迴旗掩。月車奮雷。驚七曜。燭九城。能事輝脫。清光大來。或曰。今太子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况是蹤魏。踰晉。批周。扶隋。之後。與夫史始者哉。

明皇追祖老子。稱玄元皇帝。天寶二載。加稱太聖祖。太清宮。蓋祀老子也。九載。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漢統。以王代。火周隋皆閔位。不宜以其子孫為二王。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元魏。後周。隋後。正月為孟。取謂日月所會之星。廟歲星。黃帝宮在崑崙。天一之神。之府者。葉籍以壽。主祀一也。也祀。主火。冥女。陰神。流蘇。即編。街。年元氣長也。言成。治。綿。長。無。開。而。片。席。之。地。已。皆。諸。神。也。取。道。陵。其。人。左。元。君。其。弟。子。屬。官。也。大。帶。神。也。皆。雲。取。斷。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御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備。上方采厖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聞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以前。點荼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涕涓。哀服紛紜。朝廷多閔者。仍巨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歌曠千載。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教不可以久。扶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於義。壬辰既格於道祖。即於是日。致齋於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之質。具禮有教。六宮咸秩。大輅每出。或恭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筥甚實。既而太尉駱乘。司僕扈澤。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然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戶。曙黃屋於通衢。氣爽於前旒。光靡靡於嘉粟。階有賓昨。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荀彛乞以竭。磬千戚宛而婆。鼓靴鼓項。麓為之主。鐘磬牙琴。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集孤竹。首之多。音。脩。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氣。埃。埃。萬。舞。凌。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元甲。嶠嶠以岳。峙象不。

散去而鳴珮劍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歌美休成之既饗璧  
 玉儲精以獨壘門闌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  
 曉而未往熙事莽而充塞羣心廣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寫  
 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靈佐命之道死配  
 青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勳可以中摩伊呂上冠稷禹伐天之  
 工為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興以來若此時皆朝有  
 數四名垂卓絕向不遇撥亂反正之主君臣父子之妙矣葉文武  
 之雄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輩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  
 措其筋力與韜鈴載其刀筆與味舌使祭則典食則血若斯之  
 盛而已爾乃直於主素於初警幽全之物敬純道之精蓋我后常  
 用惟時克貞管以蕭合酌以茅明敬以蕙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  
 不敢珍其瑞神姦妥帖不敢秘其精而撫絕軌享鴻名者矣於以  
 奏永安於以秦王夏福穰於絳闕芳菲非於玉榮沛枯骨而破  
 盲聾施死胎而速鯨寡園陵動色躍在藻之蒲魚乃劍皆鳴  
 汗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宮獻秘陰事儼雅寧  
 清輝於鼎湖之山靜餘響於蒼梧之野上宣然漢惕然兢  
 紛益所慕若不自勝職牙旗而獨立吟翠駭而未棄五老侍祠  
 而精駟千官遊聽而思疑於是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

與能澆訛敬淳樸登尚猶日慎業孝思蒸烈一物之失而懼  
 先王之咎徵如此之勤恤匪解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  
 以充其股肱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注祀相仰諸侯敢於  
 迫脅方士奮其威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懸又非陸  
 下快廊緒業其瓊細亦何足稱丞相選上蜀天爵地授綬登車  
 伊鴻洞槍樂先出為儲香本枝根株予萬代睿思經緯乎六  
 虛甲午方有事於采壇紺席宿夫行所如初  
 駢嚴繁富自極踈官雄奇之致驚人之句隨筆橫出  
 洵足高視百代壓倒時流太白猶避三舍何有餘子

多聞史謂莽不得正王之位如閔餘也穀初熟曰粟漢武作甲  
 乙帳分次第休戚叔孫通所奏樂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禘亮  
 游首山有五老飛為派星入于鼎詩黃鳥刺宣王以陰事教親而不  
 至群兄弟而不固綠壇謂泰壇祭天紺席謂高帝居堂下紺席  
 西向配天行所行在也呈帝入門  
 奏永安之樂出入秦秦王夏之章

有事於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幸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  
 美天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禮祀先是春官  
 條頌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泰彛而不昧俟萬事之將履掌次  
 闕禮邸之封人考壇宮之旨司門轉致牛牲牢之繫小胥專  
 達乎懸位之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浴

然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肝食而匪宣。旌門披隨以前。驚駭  
 騎反覆以相經。頓曾城之軋。軋萬戶之榮。馳道端而如砥。浴日  
 上而如萍。掣翠旄於華蓋之角。翠黃屋於御陳之星。神仙成  
 劑以落羽。固幽憂以固窮。高戰岐慄華。標渭掉注。地回而風  
 浙浙。天決決而氣清清。中宵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清  
 迴。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需然乃作。翳夫鸞鳳將至以  
 冲融。寒廓不可乎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滓為之振擗。與蒼螭  
 而蛇虺。若無骨而柔順。奔鳥獲而勳螭。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莖  
 而杳冥。金鏤成陰。以結結。吹堪輿。以軒。輕。擗。寒。暑。以前。却。中。營。

密擁乎太陽。宸睇眇乎長薄。熊羆羶耳以相。虎豹高  
 跳以虛。上方將降。帷宮之緜。縵屏玉軋。以護。略人門。行馬以  
 拱。乎合。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之幕。衝牙鏗鏘以  
 將集。周衛轉輻而或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而曉。星。落  
 翳。定。位。以。吾。潔。藹。巖。上。而。清。起。雲。蓋。苗。以。張。蓋。春。歲。蕤。而  
 達。杓。簪。裾。斐。之。樽。俎。蕭。方。回。曲。折。周。旋。窅。窅。必。本。於。天  
 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宮有  
 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  
 長立極。元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必取先於稻秫。麴

藥之勤。必取者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而  
 蒼壁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  
 犀望之編。祭。在。斯。亦。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  
 於。乎。節。奏。以。進。退。韶。夏。漢。武。宋。之。於。訓。謨。鍾。石。陶。甒。具。之。於  
 梗。槩。爰。方。於。動。植。聽。宮。徵。於。碑。瑱。英。華。發。外。非。因。乎。筭。簾  
 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之。大。既。而。腓。骨。胫。骨。紫。燄。窟。塊  
 駘。青。擘。赫。葩。斜。晦。清。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使。徒。淡。眇  
 冥。旋。萍。聖。慮。岑。寂。元。黃。增。需。蒼。生。颯。昂。毛。髮。清。藉。雷。公。河  
 伯。咸。駭。駭。以。脩。聳。霜。女。江。妃。乍。紛。綸。而。掩。曉。執。紼。束。程。朱。干

玉。威。鼓。琴。吹。笙。金。支。翠。旌。神。光。修。斂。祀。事。虛。明。於。是。潛。花。乎。澳  
 汗。紆。餘。乎。經。營。浸。朱。崖。而。瀟。湖。漠。洶。昧。谷。而。濡。若。英。耆。艾。涕。而  
 童子。儻。叢。棘。圻。而。控。牢。傾。是。率。土。之。瀉。卑。鋪。餼。醪。以。涵。泳。非  
 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繼。橫。元。澤。洗。滌。乎。無。極。旣。薦。鄉。鄉。乎。至  
 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  
 卿。侯。伯。雜。羣。儒。三。老。儼。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儼。人。已。往  
 法。度。難。知。女。質。未。定。太。昊。氏。繼。天。而。王。根。啓。閉。於。厥。初。以。木。傳。子  
 據。終。始。而。可。見。泊。虞。夏。商。周。茲。煥。炳。蕙。蕩。秦。失。之。於。狼。貪。蠶。食  
 漢。綴。之。以。蛇。斷。龍。戰。中。莽。茫。夫。何。從。聖。著。縮。曾。不。春。伏。惟。道

祖視生靈之燦裂。醜害馬之蹄鬣。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  
輟。協夫昭孫以降。使之造命。更聖昭先。中祚嗣。氣條。蹟  
乎。脂夜之妖勢。迴薄乎。龍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  
天閱不。敢。旅。拒。鬼神。為之。嗚。咽。高。衝。騰。塵。長。飢。血。尊。卑。配。  
宇。縣。砂。棟。紫。極。之。抑。頤。拾。清。芬。於。已。缺。鑄。之。以。仁。義。銀。之。以。  
賢。哲。躡。祖。宗。之。狀。先。春。夷。狄。之。影。撒。蓋。九。五。之。後。人。自。以。  
遭。唐。虞。四。十。年。未。家。自。以。為。禘。高。王。綱。迺。古。而。不。執。天。聽。貞。  
觀。而。高。揭。蠢。爾。差。借。榮。然。優。劣。宜。其。謀。密。於。空。積。忽。微。刊。  
定。於。典。廢。繼。絕。而。後。覩。教。統。徒。首。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真。

外一字千金而不減。上曰吁。吳天有成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  
匪皇。冥用素樸。以守吁。嗟乎。麟鳳。胡為乎。郊。藪。豈上帝之  
降。鑿及。靈。玄元之。垂。裕。於。後。夫。聖。以。百。年。為。鵠。驚。道。以。萬。物。為。  
鵠。胡。今。何。以。范。范。乎。八。極。妙。記。乎。牽。后。端。策。神。龜。於。周。漢。  
之餘。緩視。澗步。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  
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  
亦。不。必。廣。無。用。之。神。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  
何。疑。奉。郊。廟。以。為。寶。增。休。惕。以。攷。攷。况。比。大。庭。氏。之。時。六。龍。飛。  
御。之。歸。

揚。時。律。崔。嵬。汪。洋。瀾。翰。日。月。愷。感。天。地。低。昂。此。其。蓋。代。  
雄。才。鴻。文。無。軌。者。矣。三。大。禮。賦。進。於。天。寶。十。載。明。皇。奇。  
之。即。使。與。官。而。為。楊。國。忠。所。抑。弟。令。集。賢。院。考。試。文。章。送。  
吏。部。銓。叙。少。陵。自。云。獨。耻。事。干。謁。自。李。林。甫。為。相。以。立。仗。  
馬。一。鳴。即。斥。却。制。羣。臣。在。庭。無。不。指。口。矣。少。陵。宣。拔。延。恩。幽。  
自。達。於。天。子。必。不。為。曳。裾。婦。門。之。事。其。立。身。本。末。可。知。其。  
表。進。雕。賦。尚。自。言。窮。困。稱。述。先。臣。莫。天。子。哀。憐。之。意。既。不。  
見。省。今。表。并。此。意。無。之。其。自。守。之。節。尤。可。知。也。  
落羽始皇三微王次仲不至爰為大鳥落羽於岳山中 據天道典  
地道 人門王行無官立人為門 脯大飲酒也上祀南郊助脯三日醜合

錢飲 註子至人不進寡謂不侮弱也不離取謂不恃成而廢物先也 太吳  
位東方主春春日五行志心之不容厥咎若有脂夜之妖若脂水夜汗人衣  
淫之象也星之不建厥咎若有龍蛇之孽 呂氏春秋易一字者予千金 莊  
子聖人鵠居而鷺食大地以萬物為芻狗用通則棄之  
進封西嶽賦表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當困  
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  
制於集賢。妄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擬以臣名實相副。送隸  
有司。參列選序。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  
竟以短篇隻字。遂曾闕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自於少小多病。  
貧窮好學者。已在光榮。雖死萬足。至於任進。非敢望也。日夜



憂迫復未知何以上答聖慈。明臣子之效。况臣嘗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棄土。而所懷冥冥。孤負皇恩。敢據竭憤。懇願畧不則。作封西嶽賦一首。以勸所顯。觀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製嶽碑。久卒章曰。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事。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况符瑞翁習福應。交至。何翠華之脈。予維嶽固陛下本命。以永嗣業。維嶽投陛下元躬。克生司空。斯又不可寢已。伏惟天子霽然留意焉。春將投園。視典冬乃展采。錯事日尚浩濶。人匪勞止。庶可誠哉。微臣不任區區。謹詣延恩。應獻納奉。

### 表進賦以聞

封西嶽賦并序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於太原。遷於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臨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為王者之禮。告厥成功。止於岱宗可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始為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况行在供給。蕭然燭費。或至作歌。有慚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上執立祖醇醲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也。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虞。贊見有常儀。則

備于玉帛。而財不遺乏矣。勤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崇垂湖。與山石無極。伊太華。竊為難上。至於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踞踏風雲。辟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數。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華近甸也。其可憚乎。比歲鴻生。鉅儒之徒。誦古史。引時義。云。國家主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閭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郡國。掃除曾嶽。雖翠蓋可薄乎蒼穹。而銀字未藏於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咏之極。故作封西嶽賦。以勸。

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林紫者。實觀聖意。因有感動焉。為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都。見金天之王。既刊石于岱宗。又合符于軒皇。茲事體大。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已蟻畧俗。餼屈。橋陸。離唯君所之。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鳴鐘。發雷輜。辨格澤之脩竿。決河漢之淋漓。獮天狼之威。孤墜烟。魍之罪。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轡。昌寓侍衣。山靈秉鉞。而踉蹌。海若護蹕。而參差。風馭冉以縱。峽雲蟠。綏

而遲蛇地。軌軌散以下。折原。照草。草籟而東。飛岐梁。問條。注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玉。尚方具左。蠶黃屋。已煨燼於山足矣。乘輿尚鳴。鸞輿儲精。浴慮華。益之大角。依回北斗之七星。皆去。屈蒼山而信宿也。絕壁之清曙。既鑠夫陰宮。犀象肆兀。戈鉞悉寧。飄。蕭。洵。如也。於是太一抱式。元冥司直。天子過宿。被齋。就登步。駢素虬。起前劣。天語秘而不可知。代欲間而不可得。紫燎上達。神功充塞。泥金乎。齒齒之南。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茫然。延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指上帝之遺。則颯弭節以徘徊。撫八絃而賦。黑。忽風翻而

影倒。滄珠狀而異色。同若。褰祛。開帷下。辯。宸。極。者。久之雲氣。翁以回復。山。嘒。嘒。而未。包。祀。事。孔明。有。巖。有。翼。神。保。是。格。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詔。王。屬。以。中。休。甄。羣。后。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洲。芬。樹。羽。林。恭。不。可。收。千。人。舞。萬人。謳。騁。駿。駿。而。在。郊。鳳。凰。蔚。返。而。未。遊。雷。公。伐。鼓。而。渾。汗。地。祇。被。震。而。悲。愁。樂。師。拊。石。而。具。發。洪。鑄。激。越。乎。遊。龍。羣。山。為。之。相。映。萬。心。為。之。倒。流。又。不。可。得。載。已。久而。景。移。樂。闋。上。悠。然。垂。思。日。嗟。乎。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以。為。王。者。成。功。已。慕。終。古。膏。鑿。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窳。澗。亦。所。不。取。惟。此。西。嶽。作。

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苦。未暇。痿斯。王。帝。考。乃。鐘。鼓。是以。視。嶽。錫。神。以。茅。土。豈。唯。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家。宰。庶。尹。醇。儒。碩。生。金。曰。黃。帝。頌。瓊。乘。龍。遊。乎。四。海。燕。輒。匣。乎。六合。什。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太。華。最。為。難。上。故。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隨。祉。者。焉。可。勝。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別。乎。殊。方。奔。走。萬。方。皆。至。元。從。助。清。齋。也。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燦。乎。真。天。子。之。表。奉。天。為。子。者。已。不。然。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君。二。文。時。

能。錄。此。蓋。知。明。主。聖。固。不。克。正。功。固。不。克。成。放。百。靈。歸。華。清。賦。亦。雄。奇。峻。削。如。太。華。卓。立。參。昂。不。可。攀。陟。視。三。大。禮。又。變。一。格。才。大。者。自。不。可。方。物。也。按。延。恩。隱。則。天。時。以。銅。為。匱。置。門。左。右。獻。文。字。求。官。爵。者。投。之。少。陵。此。賦。獻。於。天。寶。十。三。載。之。冬。時。楊。國。忠。守。司空。而。表。內。有。獻。稜。元。弼。語。詳。觀。其。意。下。接。斯。又。不。可。寢。已。蓋。登。封。大。事。必。咨。之。宰。相。少。陵。既。勸。封。嶽。則。恐。當。事。沮。格。故。於。表。中。著。此。語。若。曰。雖。宰。相。亦。不。當。寢。其。議。云。爾。耳。食。者。流。不。求。其。端。不。訊。其。未。輒。用。為。口。實。甚。矣。其。不。足。與。知。人。

不可與道古也

格澤星名黃白也夫火其色也種而獲術其光輝立  
屬謂百官 梁父泰山旁小山也封者增嵩增泰山以報天禱者廣厚廣梁父  
以報地少時以九龍為九龍正龍民無法 黃帝封泰山禱 亦 頌項封泰  
山禱云 事 云 二山名太微十星  
乃天子之宮庭俯仰也

前人所未經道後人所不敢為此真奇矣然其欣賞則難

以知之者少也知之者代不數人然未嘗竟無知者若余

年八十餘猶手鈔而潛玩者則未知前乎我之尚有何

人耳

真古真與旁魄而宏衍疎疎而奇及細尋其脈絡未嘗不珠聯

而繩貫也自是之後昌黎氏作學者宗之遂有八家

之規矩繩墨談古者不復識此門途矣海濱逸叟再

書

道光甲辰乙巳間為孫輩寓巾箱律賦由唐而前迨

梁後至宋蓋皆為律體輯其源流續以

本朝前輩之作著其定式擬以班氏賦者古詩之

流為標準仍欲為鈔漢及六朝之作令悉其體裁

氣韻庶幾其古澤而尚未暇也因思少陵獻賦

本是家傳雖不可漫附華胄而既回出伊祁亦豈

能自外於末裔也遂以荒耄之年手錄進獻五賦

亦欲我後人自力於文章以見其傳之有自云爾余  
於乾隆五十五年獻賦於泰山

行在因得會試禮部入翰林官至少宰督學京畿

兩浙實受

三朝恩遇視昔人則際會過之遠矣豈不以其時哉

因論少陵之世尤不勝感慨云

秋述

秋社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容舊  
而未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子雲草玄

寂寞多為後輩所慕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密名利卒雖未

門之塗泥土子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踰

踰然未汗漫其僕夫之文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

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過我知我處順故也子徒生者也

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文章則子游子夏

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

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後邁之機乎子魏

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隸東天宮告余將行既離囊既聚

糧東人怵揚筆札無敵諷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任此始

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惟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日壬戌京兆杜甫  
敬以醴酒茶藕蕚鄴之真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曰  
嗚呼純樸既散聖人又歿苟非大賢孰奉天秩唐始受命  
韋公開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晏宋  
繼之不隆故實百餘年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  
將帥干紀烟塵犯關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闕輔蕭條棄  
輿播越太子即位揖讓蒼卒小臣用權尊貴倏忽公

實匡救。念餐奮。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時遭。侵冷。國有征  
伐。車駕還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誅終不滅。高義沉埋。赤  
心蕩折。貶官厭路。終口到骨。數君之誠在。困撫切。天道滯遠。  
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際會。明三我公。可去時代。貴誼慟  
哭。雖多顛沛。仲尼旅人。自有遺愛。二聖崩日。長號荒外。後  
事所委。不在卧內。因循痼疾。憔悴無悔。死矣泉塗。激揚風  
舉。天柱既折。安仰翊戴。地維則絕。安放夾載。豈無羣彥。我  
心惻惻。不見君子。逝水滔滔。泄涕塞谷。吞聲賊壕。有車爰  
送。有緇爰操。撫瑣日落。脫劍秋高。我公戒子。無作爾勞。

飲以素帛。付諸蓬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慶。教子哀過。他人  
爵陶水漿。不入日月。其惻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歎。軍  
聞知已。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未札數。為態至此。先帝松  
柏故鄉。枵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履。  
公初罪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蓋薄劣耳。見時危急。敢  
愛生死。君胡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身愧耻。乾坤慘  
慘。豺虎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勳。城邑自守。鞏鼓相聞。  
山東雖定。霸上多軍。憂恨輾轉。傷痛氤氳。元豈正色。  
白亦不分。塔瑤滿地。崑崙無羣。致祭者酒。陳情者文。

何緣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哉高饗。

少陵以詩鳴。文附本集。後僅兩卷。大抵皆徒血性流出。不  
以字句為工。而字句之工。卒亦無能及者。余則讀少陵之詩。  
亦如其文。文亦如其詩也。沉鬱頓挫。豪宕感激。八字盡之。  
矣。然千餘年。未竟無兩也。逸史又識。

東西兩川說 廣德二年在  
嚴武幕中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闕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  
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可用。兼差堪戰。子弟向二萬人。  
實足以備邊守陔。脫南蠻侵掠。 南詔也後  
臣吐蕃 卽稚子弟不能

獨制。但今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本自足支也。推量西山印雅兵馬卒叛。授形勝明矣。頃三城失守。吐蕃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缺兵馬。使素歸心於其世。報刺史。獨漢卒偏裨將主之。竊恐備吐蕃在。漢兵小。而豐隙隨之矣。况軍足。姦吏滅刺未已。我愚以連擇偏裨將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而優勸自月。大決治矣。仍使兵羗各繫其部落。刺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吏不得使入州都管。在一羗王。或都闕一刺世。

靜刺史是羗之豪族。族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落。落落之議於中。肆與奪之權於外。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為本。式過雪嶺之西。我比羗族封王者。初以板城之功。得令城失矣。蘇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據臂何爭封王。王尹之獄是矣。由策嗣羗王。闕王氏舊觀。西董族最。高怨望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改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語。我總一部。落怨獲。羗部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印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買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諸明於將者。正色遣之。察賊內編。

屬自火。數獲背亦自火。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乎。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畔種。即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即度兵馬。但驚散。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貨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王。肥無耕之地。漁兒之輩。近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蜀也。大抵被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故薄餼。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罷人。可矣。豪族轉安。是非非蜀。仍禁豪族受貨。罷民人田。管內最大。謀求宜約。富家辦而貧家瘡。疾已

深矣。今富見非不緣子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我村正雖見面。不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見家處。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財。良不在。止校權在。進退聞上而已。  
意在諸羗分屬。黨各屬而統。以漢將其未歸於散。兼并擇委任。指畫情勢。如燭照數計。此豈父士詞人胸中所有。耶公之安邊大畧。可見於此矣。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乾元元年公為華州司功右臣。竊以逆來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

之日久。陛下猶觀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全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元遠。非愚臣所。涉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盛日甚。自救不暇。而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敵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教州。思明降表。繼至。實為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之利。制不由己。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

縱若萬一執略河。魏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青登等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衛收魏。或近軍志。避寶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淮西殷仲御。青州孫青漢等軍。適逆渡河。佐之。收其目。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州。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郭子伊西北庭。李嗣等軍。渡泗水。收相衛。賊若迴戈距我兩軍。臣又請鄆州。祁縣等軍。驀嵐馳屯。據林慮縣。俟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球。蘇魯吳。淮西等軍。進渡河。收蔡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犄角。遂便撲滅。則度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

師如無戰。我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固如狀。伏聽進止。此獻策滅賊。欲諸軍犄角互進。蓋勸及時進討。留賊一日。則官軍之勝負不可知。大勢之得失不可必也。奈何諸將擁兵坐守。令賊熾。愈後遂有九節度潰師之事。少陵為華州進狀。蓋實慮及此。惜時之不見用也。錄此二首。又以見其經濟之大。實有裨於時。而終身不遇。卒遷徙流寓於楚蜀湘漢。以死為可悲也。公既淪落。惟以詩著。世頗能言其詩。而不知其文。故特鈔存。手筭備不時欣賞。

云大抵少陵忠孝之性。鬱勃於中。憂時傷亂。觸處便發。詩也賦也。文也未嘗有別。世人之論正。所謂管窺天。蠡測海。豈有當哉。諸家註解。評釋有祇堪付之一笑者。不暇與之詳辯。浪費筆札也。

唐故德儀贈汧妃皇甫氏神道碑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譽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畧。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人闕。雖風化之始。樂得汧女。蓋所以教本古訓。冀呈婦道。居具燕寢之儀。動有琛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

色以取媚。對房雖形。管之動地。功過必記。而金屋之寵。流宮一撰。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律夫精選。淋妃諱某。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高封商。於赫有光。伊玄祖湯。樹德於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忠此餘美。夫其系緒蕃衍。駸冕所興。列為公侯。古有皇甫充石。則其宗可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晉皇則其家可知矣。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肅雍矣。積奉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曾祖烜。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

諸軍事。父日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乎胎教。故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我今上。玄宗昔在青宮之日。詔詰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淋智。太妃以內秉純。外資沈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石。崖津潤澤。結縭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由是懸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披庶三千。爵秩十四。掩六宮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淫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揚己。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嗚呼。

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奈何。况妃亦既違疾。帖如慮往。上以之服事。宸儀佳人難得。送藥必給。於御手見寢。始迴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薨於東京某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履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牀。剝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殯於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己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孰云疾

疾。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於懷。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淋妃。喪馭竝官。供河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於王者之有始。有卒。介於嬪御之不借。不濫。是何存榮歿哀。視有過之多也。有子曰邵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疾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剛亡。匪降自天。云何。吁。有女曰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榮陽潛。贈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昔王儉以公主恩。高帝女為榮。何是兼闕內侯。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形於顏色。享祀之數。缺於瀝掃。嘗感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歲。

陽載。紀彼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蓬萊之深異。縣有松楸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鶴未議。巡獲徒瞻。白雲望闕。塞之風烟。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邊移。於是下教邑司。爰度碑版。甫奉鄰莊之賓客。遊實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孫。况豈獨步於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闕。游夏入文學之科。黃叙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誄。銘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庶星。驚濤洶。過兩冥。寘。洗滌蒼翠。誕生娉婷。一婉彼柔惠。迴然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媛。孰與爭長。二珩珮是加。

暈。禰克備。先德後色。累功居位。壹儀是修。宮教咸遠。王子葵飾。禮亦尊異。三小苑春深。離女宮夜遍。花間度月。同輩未已。池畔臨風。絲香不息。嗚呼。交化。惠好終極。馮相祇授。太史書翁。藏舟海色。逝水寒交。翠煙成彩。金爐罷燻。燕趙一馬。蒲湘片雲。五忱愜餘。迹蒼茫具美。王子園除。匪他之駐。公主慈恩。永懷於彼。日居月諸。邱壠荆杞。六巖。禹鑿。滿。伊川列樹。拱。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歛就雕鏤。金石照地。蛟龍下天。七少室東立。綠垣西走。佛寺在前。宮橋在後。雖山有麓。與碑不朽。雖水有源。與詞永八。

明皇只為不能正家宮闈之中更衰迭感自開元之時而已然矣至一日而殺三子古所未有禍慘至此曾不覺悟卒令女謁日盛。漢夫日昌大亂忽來倉皇出走後宮盡陷於賊尚忍言我少陵雖未指斥而開手敷衍直陳古義明皇之失已在隱躍之間誠如所云則正家以正國正天下何至於此此又可以知少陵學問之純白許稷契良不誣也余觀註杜諸家從未推論及此亦可知知人論世之難矣篇中叙淑妃之德及邪王之死隱約深厚文體宜爾而其忠愛蘊結即可想見因此知不詢

世不可以知人不知人亦不能誦其詩讀其書也孟子之言正當反覆觀之其義乃見明耳正不解世人畧觀大致使下斷語如何能突乃爾也

唐興縣客館記 上元二年 在成都作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脩厥政事。始自繆寡悖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不畏險膚。而行而一。咨於官屬。於羣吏。於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陋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於大社。作之開闢。作之堂構。



以永固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鬼將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傍序脚。發淺雲露。潛觀深矣。步樹復雷。萬瓦在後。匪丹樓為實。疎達為迴。廊南注。又為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刮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脩竹茂樹。挾右階於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乘。定不待方中矣。宿息并櫺。或相為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其無以乘階。州長之使至。則曰其非散賓也。子無所用。組四方之使至。則曰子既甚多矣。敢辭贊。或曰明府君之侈也。

何以為人。皆曰我公之為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道。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至於館之醞醞。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於私廡。君豈為亭長。子是躬親也。若館宇不備。而觀臺榭是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湯無所措手。足獲高枕。子其誰不病吾人矣。疵瑕忽生。何以為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予先覺矣。杖之友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靡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

記  
杖之友朋謂  
老而扶杖者

清深古異。備盡形容。曲折絕無。經營結構之痕。要自深厚。磅礴中。派出海涵地負。中無所不有。那得不獨絕千古。耶。少陵既以詩鳴。世多論其詩。而不復言其文。故今鈔而評之。以庶幾於論世。知人之義。余之論。辨古人。惟於諸葛公。家詳。次則少陵。非敢漫託。知已能發幽潛也。亦欲後人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太史公。乃不自為請書人耳。不然。雖萬卷何益。焉諸葛公論。具見讀鑑錄。論再續。猶有所未盡。復得一條。今附錄。

於此

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決於亮。於是魏司空王朗。司徒華歆。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等。各與書。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而作正議。下教於國。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虜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鑑。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為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之創述。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

民陽之郊。夫梯道討。注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誦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子。多逞蕪張詭靡之說。奉進黷。忘天之辭。欲以誣惑。唐帝諷解。高樓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營車數萬。制四方。定海內。况以數十萬之眾。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七年。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未告議。

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借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豐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雖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務。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待。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真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宏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比。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非不能併。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

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累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生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已深矣。權借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卿陳震。慶權正歸。

古此兩事。仗義執辭。端時度勢。諸葛之精思。宏量具見。於此。余於餘論。再續謂孔明之事。純是神理。絕無氣質。於是尤可思也。國人由之。而不知鄰敵間之。而莫測默運。於冥之中。顯示於昭之際。智者無以與其明。勇者不能贊其決。則皆孔明之自為也。三代以下。欲更求一匹。

敵則未之見矣。昭烈之終付大事於孔明。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共事。之如父孫。或著論以為亂命。其言曰。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吳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此自為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言。身竊意昭烈。兵敗羸病。將終。內顧後主之才。不足以繼志。述事或孔明諫之不行。言之不聽。則大業不終。道恨無窮。故出此語。且悲且憤。孔明曰。臨終託臣以討賊。政謂此也。其時國張既歿。兩同心者。獨一孔明。惟在一具。權專其任。則孔明。

自能盡其心而竭其力故救後主直以事之如父四字誅之  
蓋深知孔明又深知後主而後有此命也湯之有伊尹稱曰  
阿衡武之有太公號為尚父少陵稱孔明曰伯仲之間見  
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言孔明之人事當於三代求  
之而非漢以下所可及也至其佐先主披荊斬棘  
林甫定一隅方當龍戰元黃未可與戎衣大定繼體守成  
者同論若使後主無所嚴憚愚而自用或聽盈廷之議  
而惑衆多之詞則魏國書未吳都使至差以豪釐縲  
以千累萬足以保家立國者豈故知昭烈託孤之命

知之深難之遠千古獨見此且若其志之不成是乃天也少  
陵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此詞亦  
非後世所可及矣論世知人讀書者第一快事何以論  
世即能知人不外設身處地也若乃詳其言而不識其  
意或昧其迹而遽論其心或誣毀前人疑誤後學是  
何異坐井觀天扣槃喻日雖累篇連牘祇成玉苴而  
已何快之有前論孔明極詳且晰自云豪駿無憾  
今緣辨少陵之父復憶及此類書於後亦因少陵蜀  
中諸詩真能識孔明之心言孔明之事其見勝於後

世萬倍也

受田等謝前任國史提調恣其纂一統志奉

旨准予議叙恩彭春農作

欽惟我

國家仁覆埃垓

化周瀛漠極豎亥橫章之遠攬錦川繡谷之全以正四方真  
大一統初稿修而重訂全書輯以觀成定

億萬載之

丕基彙數百卷之鉅製感仰

聖人之有作幸俾下士之得聞且等首效校讎未能卒業今

蒙

優渥乃

念微勞本為職分之常憶編蒲而滋愧且積歲時之久猶

采菲以無遺議叙

特加悚惶倍甚惟有知新溫故期識大識小以蕙敷戴

德瞻

天頌同軌同文之極盛

此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百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具摺今檢得附錄於此

卓宗丞謝摺

竊<sub>臣</sub>性稟凡庸

澤四優渥自膺三品甫閱半年一奉使於塞垣再遶階於禮

寺回憶服官而後曾之消埃更因音秩以未備蒙

雨露乃拜

恩逢

御殿之期俾率職隸

宗藩之署欽承

綸綍祇念班駘附鳳毛麟角之榮瞻

玉牒琪圖之瑞何期集選下逮微材<sub>臣</sub>惟有倍矢慎勤益加

惕<sub>厲</sub>仰時雍之

威治睦九族以及羣黎竭日贊之愚衷矢一誠而酬

大造

姚憲降補閣學謝摺

竊<sub>臣</sub>前因陳奏致誦僭尤仰荷

矜全曲為寬貸

飭議僅錫其二級銘心倍惕於五中覺已往之難追詎即宵

其敬望茲承

綸綍更沐

寵榮直閣班崇兼曹銜重

聖無棄物未將朽而仍雕

帝有恩言垢雖汗而頓滌欽承

新命迴邇前塵燕識舊業庇履之歡倍治羊追歧路補牢

之願彌殷<sub>臣</sub>惟有事事講求時省察向傾葵藿感

恩尤勝於遠除收望桑榆糾志常榮於寤寐

以上各摺前事也謹有其稿因錄存之燕識舊業一

朕久莊尚須改易進呈文字體裁最要奏摺陳謝尤

貴立言落筆便是對敬未可稍形瀆<sub>禮</sub>落也

先祖上忠公教學者曰文以不切者為陳言蓋為制義言

也無實凡文皆然不獨制義也制義有類古文非論人即

言事安得無顯且作文之意不徒顯出乎不徒顯出是不切

其人不切其事既非其時又非其地既爽其情又昧其勢

若此之文雖復窮工極巧安所用之所以讀書之法無他

只要設身處地而已而後言人則如見其心論事則管中其理

觀者錄心刻目以為工莫工於是巧莫巧於是也切故也是

以學父先在善讀書之中即人也即事也則莫非父也不善讀則憮然於表裏之際茫然於是非之間欲其言之有當得乎無當之言不復置議何待余於諸葛之事少陵之詩竊觀前人之論多有不合無他祇是不切而已未嘗設身處地以臆斷之其言亦何足存余既為辨論因思斯天之敵世降愈繁欲據其暇先在讀書故因以為後告烏目不辨五色而言文章耳不識五聲而言律呂今之為父不若<sup>病</sup>是者鮮矣

筆畫清明結構有體者向午明眩之書也草率率曳

筆墨昏澁者日落及燈下所為也老學少年可得

耶然孜孜之意可見於此矣

己已嘉平食臘粥後誌此因思世人至我之年志衰氣墮著衣喫飯之外終日兀坐正復何味即有親戚故舊朝夕過從而所言不出問卷所語不過溫飽日：晤對亦復何樂天既使我能讀書又使我尚能自寫自吟自賞以適我於朝：暮：忘其老之已至斯非其幸與謂非天之厚我不可也然則後生小子所宜及時自勉勿致老大徒悲不更可知耶

十研齋雜志上

此丙午年二月至七月所寫中論詩文較多大抵皆中箱中物八十三老人日月無多欲著述則無及但其所知解炯：在心目間不可不留示後人庶使究心學問文章者尚有前跡在望中不遠耳記余十四五時檢視前世詩文暨翰墨所存莫不心究其義如聞聲音如見平生是以讀書粗有成就又見當時名流鉅公遭逢隆盛父行顯著冠冕儀型而易世而下寂：無聞豈非子孫不能繼其祖父文雅遂絕即有志欲紹繼前亦如盲人問路終竟茫然既經走入歧途豈

能復返凡余之末際餘光猶不遽已者意在斯也新秋

四日書於遂初草廬

吾家本支自方伯公下至今余七世自余又親見兩世守故業詩書不替科名相續皆由累代積善不失心傳得至於此是以余自引疾以後衰頹不堪世用絕意功名獨此意狀：於雖鳴風雨之中凡所筆錄或昔人文章前代事蹟皆有傳家之訓寓於其中我後人能奉：勿失則長如今日可以紹續前休而先人之留貽益遠矣石樵又書



受田謝子翻

京察一等記名道府恩摺

竊臣子翻賦資樛昧涉學跡蕪幸

養育於

聖朝叨

寵榮於清秩

講帷載筆獲依

禁近之光史館紬書曾之編摩之效茲值三年殿試

澄叙羣工以介愚庸躡膺上考既例增其階

級復

特註以遷除蓋

聖主推取節之

愚豈微生有違材之教感深滋懼榮極彌慙惟有益勗

慎勤倍加督勵承家勉以報

國四期無忝清班致用由於通經敢謂未嫻吏事異其

漸充識解庶克仰答

生成

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

司空表聖二十四詩品

雄渾

大用外非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具備萬物橫  
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起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

匪強未之無窮

冲淡

素處以然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苒  
在衣聞音脩篁美曰載歸過之匪深即之愈稀脫有

形似握手已達

纖穠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幽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  
日水瀟柳陰路曲流鶯比鄰桑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

不盡與古為新

沉着

綠林野屋落日氣清脫中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  
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為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

佳語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汎彼浩劫杳然空踪月出東斗好  
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  
在獨落落元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備竹白雲初晴幽  
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無言花人淡如菊書之  
歲華其日可讀

洗鍊

如鑛出金如鉛出銀起心鍊冶絕愛溜磷空潭瀉春古

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氣載歌幽人流水

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茹強蓄  
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  
以實御之以終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淡者屢深霧餘水畔紅  
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樽酒滿伴客彈琴取之

自足良彈美襟

自然

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蓬花開如  
瞻歲新真興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  
情悟悠悠天鈞

含蓄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已若不堪憂是有真宰興  
之沉浮如淶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  
深聚散萬取一收

豪放

觀化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浪海  
山蒼蒼真力猶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皇曉策  
六鼈濯足扶桑

精神

欲返不盡相期與未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鷓鴣楊  
柳棲臺碧山人未清酒深杯生氣遠出不着死灰妙造  
自然伊誰與裁

縝密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區欲出造化已奇水流花間清露  
未歸要路愈遠幽行為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礙猶春  
於綠明月雪時

疎野

唯性所宅真取弗羈控物自富與率為期築室松下脫  
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為若其  
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情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

僻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  
之曙如氣之味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之曲碧  
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過之  
自天冷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為推適苦欲死招憇不來百歲如流富  
貴冷仄大道日喪若為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

落葉漏雨蒼苔

委曲

登彼大行羣繞羊腸香竊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  
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狀鵬風翱翔道不  
自麗與之圓方

形容

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瀉陽春風雲友態花  
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  
得似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莫至臨  
之已非少有道氣終與俗違亂山喬木碧苔芳暉誦之  
思之其聲愈禪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巖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忠中令  
色烟緜御風蓬萊汎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  
期之欲得愈分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  
往烟蘿花覆茆檐踈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歌孰不  
有古南山我哉

流動

若納水輅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做體如愚荒荒坤軸悠  
悠天樞載要其端載闢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未往  
千載是之謂乎

司空圖唐末不任逸於王官谷詩人中高潔之士無  
踰之者此二十四詩品余初未之見吳江計籌山先生

慮得其本因鈔存焉今復錄於此蓋中箱中之不可  
闕者詩家各有所造或得其一二或兼其四五而止耳惟  
工部則全有之而皆詣其極焉信乎其為詩聖也適讀  
杜集因而識之然距余初見時已六十餘年矣俯仰今  
昔可勝感歎

翻陞庶子受田

奏謝摺

竊臣子質本蓬茅識同蠶管稷叨

拔擢游應清華既參侍從之班復與

起居之注激揚

大典已吞冒於寵榮攷課前功完無裨乎塵露斯宵

惕厲蚤夜兢慚茲復仰荷

綸音簡陞庶子皆是宮坊之要秩今為翰苑之崇階臣子

文詞自勵既愧春華樹立所期復慚秋實過蒙

鴻慈迭沛越暮歲而再遷蟻悃自捫鮮萬分之一效積感

思奮雖時凜其冰淵青實猶名恒難安於寤寐臣惟

有勛勳臣子願念

國恩精勤力矢無或蹈於虛聲清慎加嚴莫克酬夫

洪造

翻謝摺

竊臣學識疎蕪才能淺劣幸

聖朝之遭際得游應於清華編摩史館積有歲時酬

報

國恩畧無一二躡登上考實邀

遴拔之榮有愧中材虛負

高深之戴茲復仰蒙

宸簡載晉

宮坊歷翰苑之新階仍叨侍司

內廷之秘藉還注

起居而寵榮迭被夫

鴻慈夙夜無裨乎

大造願猶溼量彌切屏營注惟有勤加砥礪倍矢研磨因春華

而思秋實冀仰答於

鈞閣即報

國而為承家益勉州夫

高厚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

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右軍蘭亭叙余自十五六歲即愛讀其文每覺感時恨別不能自已今已老且耄矣猶時懷今昔之感可知此情此理古今所同莊老之言特出於無可如何有託而逃耳讀史數百年之事只數卷已過矣正使柱下漆園不能無涕下也况一人少壯老死夫催電激者乎余至今猶誦斯文不已殆右軍所云猶今視昔者耶

附錄孫綽蘭亭詩後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以其淨之則清濁之則濁耶

故振響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容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高願探增懷卿於暖味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契於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成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烏復覺鵬鷗二物我耀靈促響急景西邁樂興時去悲亦宗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原詩人之致與諒詠歌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畧如此諸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此父他處未見惟見於華亭帖載懷仁集寓石軍書疑末四語乃懷仁節序父又裁諸詩也

蔡君謨題南劍州延平閣

雙溪會一流新梅橫鮮赭浮居紫霄倚臥影澄川下峽深風力豪石峭湍聲瀉古劍蟄神龍商帆未陣馬晴光轉羣山翠色著萬瓦汀洲生芳香草樹自閑治主郡黃士安高文勇拔貴願我久疎悴霜鬢漸盈把臨津張廣筵窮畫傳清管舞臺驚浪譟歌扇嬌雲惹驩餘適晚霽望外迷空野曾是倦游人意慮亦蕭洒

自漁梁驛至衢州大雪有懷

大雪壓空野驅車猶遠行乾坤初一色晝夜忽通明有物皆遶白無塵頓覺清只看流水在却喜亂山平逐絮飄飄起放花點點輕玉樓天上出銀闕海中生舞極搖溶態聞餘浙滙聲客纏何暇暖官酷去未能醒薄吹消春凍新暘破曉晴更登分界嶺南望不勝情

崇德夜泊寄福建提刑章屯田思錢塘春日遊

夙昔神都別於今浙水遭故情彌切到佳月事追遯太守才賢重清明土俗豪犀珠未成削鉦鼓去啾嘈湖

樹涵天澗船旗冒日高醉中春渺渺愁外自陶陶新曲尋聲倚名花逐種褒吟亭披越岫夢枕覺香濤論議刀矛快心懷鉄石牢淹留趣海角分散念霜毛鱸膾紅隨筋子之江瀧波綠滿篙君住試思南北路

燈暗雨蕭騷

忠惠詩草刻於秋碧堂他石刻未之見也豈真蹟獨藏蕉林相國家耶然今亦不知歸何所矣忠惠詩筆蕭洒豪宕而規矩法度條理井然亦如其書亦如其人也不失古人之意令人讀之生敬生愛者不問而知為君

子之言也自後世好新喜異而超邁凌厲之才不欲循前代成迹於是越衆出奇而去古益遠矣吾於讀忠惠之詩不能無感焉古人曰溫恭朝夕君子之容如是其心亦如是也其言亦如是也因而知其學其德莫不如是先王之教也詩禮之澤也學校衰而人才散乃始有周末諸子爭鳴角立萬端鋒起沿之以至秦漢而降古道卒不可復世為之與人為之與恭敬衰而詩禮廢風俗靡而行詛亡欲望生民之遂其生而復其性胡可得耶劉彦和梅惟詠溫恭必欠仲魚既奇辭

切至則耐解爵躍尚父之敵勢必至此然皆出於自然不謀而同奇父在前陶公且猶欣賞然其胸中莫非黃農虞夏意者為三代以下之文固不妨為三代以上之人也是在自為而已然江河滔滔能不隨流揚波者難矣

### 無錫縣吊浮屠日開

輕瀾逐故溷隆軫無遺音好在池邊竹猶存虛直心往還二十年每見唯清吟覺性既自如世味遂浮沉琅琅孤雲安張望空山岑豈不悟至理悲未難獨任

### 即惠山泉煮茶

此泉何以珍適與真茶過在物兩稱絕於予獨得魏鮮香筋下雲甘滑杯中露當能變俗骨豈特消塵慮晝靜清風生飄蕭入庭樹中含古人意未者庶冥悟

二詩與前同帖讀之真見古人之意即體格亦在宋人之上淵雅淳樸觀者醉心得味者自知之耳

### 仲長統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果蔬樹前塲園居後舟車足以代步跋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後

養親有美味之膳妻子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游戲平林濯清流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闔房思老氏之元虛嗟精和求至人之彷彿日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入帝王之門哉果若此則誠樂矣然亦視其世其地何如耳石季

倫則奴輩利其財矣。嵇叔夜則見所見而去矣。君子居身善世之固別有在也。尚須下轉語乃無弊耳。因錄而識之。意謂遠當師丈人近當友靖節也。余至今惟憶少時侍親村居之樂。真人生不可必得不可多得。又不可再得者。意蓋如此。可勝感耶。移步出詞林。停輿欣武宴。瑀弓寫明月。駿馬疑流電。驚鴈落虛弦。啼猿悲急箭。閱賞誠多美。於茲乃忘倦。其三。鳴笳臨樂館。眺聽歡芳節。急管韻朱絃。清歌凝白雪。成鳳肅來下。元鶴紛成選。去茲鄭衛聲。雅音方可悅。其四。

芳辰追逸趣。禁苑信多奇。橋形通漢上。峰勢接雲危。烟霞交隱映。花鳥自參差。何如肆轍迹。萬里賞瑤池。其五。右褚登善書。唐太宗帝京篇已亡。其半存者。此三首完餘亦不全。叙父威在大意。謂父事武備。園圃池臺盡足。適志不必遠遊。慕仙也。意固是矣。然而大道未聞。徒以勝於魏晉六朝。沾沾自喜耳。雖納諫容直亦祇好名之舉。而非其實也。是以身後宮闈旋成禍。患教世不已。而元宗英明未節。至於亡國。夫魏徵褚遂良忠鯁直亮之士。亦但能將順以成其一時之

美而不敢以潛憂隱患危言篤論造邾而陳也。豈非亦窺太宗崇禎非誠於遷善改過。內悼後禍。故耶。嗚呼。家國之間。君臣之際。可勝感耶。斯亦讀史者掩卷浩歎之故。而當其時不能言。徒使後世追論是非。以寄其無窮之恨。亦何及哉。

少陵陪鄭廣文遊何將軍林山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深梁同見招。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  
言鄭舊交於何而公則因鄭見招也。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脍。香芹碧澗羹。翻疑柁樓底。晚飯越中行。

言宴飲之地也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  
專言花見未之遊也  
旁舍連高竹。疎籬帶晚花。暖濕深浸馬。藤蔓曲藏蛇。詎賦工無益。山林跡未除。盡托書籍賣。未問海東家。

言到此無意功名欲未結隣也

剝水滄江破。殘山礧石開。綠垂風折笋。紅結雨肥梅。銀甲彈  
笳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酒掃。隨意坐莓苔。

統言陪遊之樂也

風燈吹陰雪。門孔瀑泉酒。醒思卧筆衣。冷欲焚綿野老  
未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薄補處。自有一山川。

言其地避暑而風俗淳美也

棘樹寒雲色。茵陳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車涼。野鶴  
清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又就其地言其勝也

憶過楊柳港。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羅。村船  
思郭容。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

此因今遊而思昔言秦中自有江湖之樂不必吳楚也

林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醒酒  
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絳衣挂藤蘿。涼月白紛紛。

遊歷經日晚宿其室因及詩書見主人文雅也

幽意忽不悵。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往。迴首白雲多。自笑  
燈前鼻。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未過。

言樂不欲歸歸當復至也與起首相應。未遊起歸去

結不必言中間遊之始遊之終邊地移席或遠或近前  
後次第殊絲馬跡井然不消尤妙第七首脫出題外別

寄遠神定非大家不能也昔人凡數首者祇如一篇不

似今人隨筆作活漫無結構也題不曰園林而云山林  
觀其寫景濶大寫定是踞山川之勝而非擬為一園也

亦如右丞輞川柳州愚溪之比也又將軍或足致仕間

居或足勳階歷散但隨朝恭故不妨於山林自適  
與文士交遊詩但言其高致政不必謂不好武為

別有抑揚也後第四首亦然

重過何氏五首

脚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花

安鶯捎蝶。溪喧瀨趁魚。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山雨梅仍在。沙沈榻未移。天迎曾宿客。鷄護落兒雲。薄翠  
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歷向東籬。

落日平臺上。春風暖若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

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頰。怪朝。春懶。應。野。懸。長。雨。拋。金。鏤。甲。苔。卧。綠。沉。槍。手。

自移柳柳家。足稱梁香君。幽意白日。到羲皇。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拚年。送送暮容色。悵望好林泉。何  
日雲微綠。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句句是重到。無一語復前佳。在命意也。此與作文同一  
國。紐前十首既疏明。脈絡此更即目了然。不必更著解  
說矣。只看此十五首作五律法。已全具。但類充可也。是  
時天下尚未亂。故少陵優游林泉。詞意脫洒。乃爾造  
其亂。離以後東西。飢走傷時憤鬱。熱血滿懷。不復  
歌此調矣。前<sup>上</sup>至第九首。後至第四首。只此布置。便

見得胸中大槩。若常人定在第一二首也。此等政恐  
名流不免。且吾嘗讀詩。只作文者。不獨得詩之法。并  
不悟文之法。妙處正自無二。視為兩途。判不相涉者。  
鈍根人也。且不但詩詞賦亦然。以至書畫亦莫不然。  
祇須從性靈中。透露自見。故知翰墨是靈物。遇鈍  
根便蠢耳。

楚庭珠錄錄。墨灣一條本稱雜籠。番有生熟二種。生  
番居僂僂山。雖強不為官。山上無益。每歲為山下居  
民疏。掘泉眼。使灌溉。不之民以益。酬之居民多漳

潮人民居曰莊。番居曰社。田美。稱三熟。正月分秧。二月收成。  
為上田。氣候如閩粵。初紅毛據之於安平。鎮標亦據城。  
又於府城築赤嵌樓。北路大雞籠山及彭湖亦各有城。  
至今呼紅毛城。使者逃查。必集番點之。振岩先生嘗番  
語云。國初以來。無臺灣。諸番錯處。亡載記。琉球先據紅  
毛室。鄭氏未服。邵始置。逋逃之藪。客戶繁。土著獨教諸  
番類。生番竄匿在深山。飲血茹毛。昧所自。畊田鑿井。為  
熟番。并居有社。耕有特。番男言語雜侏儻。以環貫耳。身  
輪墜。番婦組織為衣裳。有帕其首。脚雙屐。老番父身

髮種種。道旁俯伏。皆露臂。壯番雞冠。藤束腰。手執弓。錄相  
夾侍。距躍曲踊。成自然。教採什木。何足譬。番女生年十三  
四。新花樣。兩頰刺。亦有番童。未翩翩。讀書能識論語  
字。南尋砂。馬北雞籠。沿山青草。咸番地。吞宵社。番中大險  
已平。僂僂。身小。性偏。其間瀕海。馬芝。遊社。番中之哲  
典。番異。絕似馬人。留伏波。嘗從。棘師。習樂器。田廬。沙塵  
化為沙。可憐。糊口。排優戲。番惡者。死不往。來。番有終歲  
鮮倉積。從前風俗。尚鬼神。於今。賦役。尊官。吏。但。因。根本  
非外。夏。應。戒。匪。人。自。內。比。我。見。諸。番。海。外。諸。番。見。我

天上使肩隨土日躡公堂。賞以牛酒皆拜賜。望廟帝澤不  
如遺。同我太平樂無事。

今臺灣生番見人則殺以為食。無有敢至其地。近年有琉  
球失風漂至不知地名其人赤身被髮執鏢舟十人被  
殺者七其三人奔至中國地得免蓋所至即臺灣後面  
生番地也此所紀第就前面以為匿深山耳或其時初  
內附於通境尚未熟悉耳故也。即南洋書所載亦有  
食人之地而於臺之生番則未之及。當是未至其地亦  
由其地本非海船所經耳。琉球朝鮮遠風漂至中國者  
常有此乃至生番地豈非其命耶

瓊州居海外四面皆中國縣邑黎人居其中近外者為  
熟黎內為生黎所居曰峒自為風俗亦如徭人徭人也  
然以其不與外人接故外人不得入而自生自息以全  
其類亦幾於桃花源矣想亦天地之氣不甚駁故不  
似臺番也。生番赤身被髮好鬥其自視與禽獸無  
異故見人而反以為非類也。獵取以為食亦與得禽獸  
無異。聖王之法度不能到教化不得施只可付之度外  
與天地終始矣。然彼不與苗蠻生中國斯亦彼之不

不幸也。大西洋中海之南有數國日以劫掠奪為事  
所據生者賣與紅毛為奴死者剖塊晒乾為糧。此則  
又在臺灣生番之下。又西洋圖載有海賊國蓋相類  
種類專在中海伺劫者西洋之造船製火器利  
初本以防盜既而自恃其船駛乃亦掠奪他國之地  
而自為大盜矣。聖人之教所無如何也。雲南之西有  
野人居深山人不能至。往出而搶掠行絕險如平地  
然為謀食乃出若其中足給亦不出也。計其地當  
在緬甸之北西藏之南書冊祇名之野人蓋無所屬

#### 如山子之類耳

唐明皇鴛鴦頌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為方伯歲一朝見  
雖戴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收人而各守京職  
每聽政之後延入宮掖中友之志詠常棣之詩。芭芭  
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秋九月辛酉有鴛鴦千數  
栖集於麟德之庭樹竟自為飛鳴行搖得在原之  
趣。昆季相樂繼日而觀者久之適之不懼翔集自若  
朕以為常鳥無所志懷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  
才雄白鳳輝壯碧雞以其宏達博識召入軒楹預觀



其事以獻其頌夫頌者所以揄揚德業褒讚成功頌猶虛  
味誠有負矣美其彬蔚俯同頌云

伊我軒宮奇樹青蔥藹周盧芳冒霜停雪以茂以悅恣  
春舒芳連枝同榮吐綠含英曜春初芳蔚收御節寒露微  
結氣清虛芳桂宮蘭殿唯所息宴極雍渠芳行極飛鳴急  
難有情情有餘芳願惟德涼夙夜兢慙慙化疎芳上之所教  
下之所效實在予方天倫之性魯衛分政親賢居芳度遊爰  
處爰笑爰語猶述庭除芳觀此翔禽以悅我心良史書芳  
觀此事豈非氣機所感嘉祥所應先乘獻頌導揚聖德

固其宜也奈何一友而為天寶其時亦必有泉怪之應而  
陳納規箴者則無有矣是以請少陵鷹賦而為之三歎  
也戲鴻堂所刻唐太宗屏風書及明皇此文皆萬期  
鳳翥九重氣象迴非臣下所及然太宗晚節益衰禍道  
於後而明皇至於失國信乎帝王之絕類離倫者在  
道德不在藝能也梁武帝宋徽宗其筆蹟豈不  
絕於千古哉而君道何如也君德安在也太宗明皇  
之英哲而亦至於此為尤可惜耳  
張長史書尚書省郎官石記序朝散貧外郎陳九言

撰夫上天垂象北極著於文章先王建邦南宮列為  
會府六官既辯四方是則大摠其綱小持其要禮樂  
刑政於是乎達而王道備矣聖上至德光被睿謀廣  
運提大象以祐生人躬無為以風天下三台溥曜百  
辟承宣動必有成舉無遺榮年和俗厚千載一時而  
猶揆擇茂異網羅俊逸野罄蘭芳林殫松秀盡在於  
周行矣夫尚書郎廿四司凡六十一人上應星緯中比  
神仙咸擅國華以成靈妙修詞制天一之議伏奏為  
朝廷之容信杞梓之數澤衣冠之領袖頃朝榮初拜

或省美中遷昇降年名各書廳雖訛誤多矣想載闕如  
非所以傳故實示不朽者矣今諸公六聯同事三署並  
時排金門轉華數萬鎗鳳綺肩隨武接而不因僉  
謀補其闕典其於義也母乃太簡乎左司郎中楊公  
慎餘於是合清論創新規徵追琢之良工伐荆藍之  
美石刊刻為記建於都省之南榮斷自開元廿九年  
咸列名於次且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遺非貴自我蓋  
取隨時班位以序昭其度也豐約從宜昭其儉也俾  
夫金石長固英華靡絕不編班固之年自然成表未

讀馬卿之賦已辨同時不其偉歟

此即長史真書郎官壁記者也照畫結構猶是  
褚虞應規入矩及其草書狂逸乃為古今絕跡豈  
非得之於天耶余非能臨摹錄其文而識之

少陵秦州雜詩二十首

因論房琯出為華州司功明年關輔饑棄官客秦  
州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道此二十首諸法俱  
備

渺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歲怯浩蕩及國愁

水落魚龍夜山空鳥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色舉前後事為第一首末指吐蕃之亂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  
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清滑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此因城北寺見渭水東流而思歸也

州園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萬千帳居人有萬家馬  
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未亦誇自三

言漢書雜處彼勢日盛也

鼓角緣邊郡川原渺夜時秋曉殷地蕪風散入雲悲抱葉

寒蟬靜歸山獨鳥遲萬方聲一葉吾道竟何之四

因鼓角之鳴而歎無歸也

南使宜馬天由未萬匹強浮雲連陣秋草隔山長  
脚認真龍種仍殘老驄驕氣鳴思戰鬥迴立向蒼蒼五

時九節度師潰於鄴城戰馬萬匹僅存三千蓋指

其事也殘錄也

城上胡笳秦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黃金微士  
苦形骸黑林疎鳥獸稀那堪往未成恨解鄴城圍六

因遣士防河北致恨鄴城之敗也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  
何晚樓蘭斬未逐烟塵一長望哀風正摧翰七

此又近憂吐蕃其時蓋使臣不返也

聞道存源使從天此路迴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未一  
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八

西域之健兒盡於東征故無以禦吐蕃也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依地碧高柳半天青  
稠疊多幽事嗚呼使星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鄴城九

此因驛亭以見已之無所棲也

雲氣接崑崙。崑崙接塞雨。紫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烟火軍中幕。牛羊塞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開小蓬門。<sup>十</sup>

正言其地之蕭索景象也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饑啄泥。刺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鞀。<sup>十一</sup>

即本地景色而西憂吐蕃北憂幽薊自歎遭此無所歸也

山頭南郭寺。水跡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泉一邑傳。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鐘邊。俯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sup>十二</sup>

或因北寺而愁或因孤城而恨或因南寺而悲故曰雜詩也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百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sup>十三</sup>

此言欲卜居東柯谷也而先傳其幽勝也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久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節屋。送老白雲邊。<sup>十四</sup>

此又慕同谷仇池之勝也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阮

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踈懶。休鑄鬚毛斑。<sup>十五</sup>

言欲於此避亂終隱也

東柯好崖谷。不與眾峯羣。落日遊雙塔。蒼苔雲野人吟絕。險水竹會平。分採藥。吾將老。童兒未遣歸。<sup>十六</sup>

實寫東柯之景自欲長往而家人未知也

過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簷雨亂林燬。山雲低度墻。鷓鴣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sup>十七</sup>

復寫幽居景色也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辉。警急

峰常報傳聞。檄屠飛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sup>十八</sup>

重寫邊塞時事也

鳳林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峯峻。懸軍幕井乾。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sup>十九</sup>

目擊時艱而望命將平戎也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西樂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駕行舊。鷓鴣在一枝。<sup>二十</sup>

結以鷓鴣而報駕行所懷不盡也

二十首中忽爾暮樂幽接忽爾感傷時事忽爾描摹

景物忽爾極放情懷且悲且憤若斷若連合而觀之便是天地間一種奇文又古今絕作試想其胸中真如風雨合離波潮上下豈尋常詞人所能窺其畔岸者哉率爾談詩真成益浪矣。少陵身落邊隅心存魏闕只此二十首詩便抵得離騷一卷世有不喜讀杜者正緣不詳離騷也

秦州都督府領天水隴西同谷三郡吐蕃俗以白雲塗額題額也臨洮郡屬隴右唐羈糜州有金微隸振武軍今秦州有無風塞不夜城乃後人因是詩名之

秦州枕上麓地曰東柯谷曰西枝村仇池在同谷縣萬山環之中有九十九泉有地穴通小有洞鳳林山魚海二縣皆秦州近吐蕃隴西關坂九迴高幾百丈望秦州長安如帶秦有魚龍川鳥鼠谷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暮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落風更落山迴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東樓

萬里流沙道西過北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樓角凌

風迴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夕烽

夕烽未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緊急過隴自艱難脚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因既少陵律法接鈔四首皆秦州後作以下則又返道在前為拾遺時諸篇

晚出左掖

畫漏傳呼浚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瀉官雲去殿依遊人愁諫草騎馬欲難棲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擬問夜如何

送賈閭老出汝州

西枝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皂吏侵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  
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復錄單首八篇正如宋元章學王大令雖小字皆有方丈  
之勢也大家異人處在此不如此不足為大家也尚擬鈔  
五言長排詳味其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之妙姑俟更為  
丙午五月識。少陵詩凡數首者必合看方知其妙吾所  
謂祇作一篇文字讀者是也今選本有於中摘取一二者  
不觀作者之意並不見文字之奇未足與窺古人也則

其單首者亦豈能真知其妙哉昔人論書曰沉著痛  
快詩文無不然只看少陵詩覺方不愧此四字止緣其意  
思到神到氣到筆力情韻俱到一字不可移易但取  
他人詩與之對看便見其字字真實他人便不然也  
能不為其壓倒。請少陵詩令人神魂振動他人則或  
資其俊逸矜其名貴間有雄奇亦祇字句而已求其  
感動心靈欲歌欲泣則不能也自稱下筆如有神豈  
虛語哉他人正是未具此一種性情一副胸襟耳。少  
陵稱為詩史不獨紀事而已如號國夫人及江南逢

李龜年二絕句於明皇之荒淫絕未指斥而自見於  
語言之外至如洗兵馬一篇在收京後中云青春復隨  
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繞鶴駕通霄鳳輦備雞鳴  
問寢龍樓曉直以文王事王季者望肅宗其引君當  
道之心尤史書大節日所在而後未肅宗之失道於  
此可見矣此非史而何正恐執簡而記者無此遠見深  
識也。少陵一生直是一片熱腸觸著便發傾洒淋漓  
更不自覺其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見於吟詠者各  
極其致三百篇後一人而已讀者解者不知此意輒  
自以所見漫加雌黃豈有當乎。少陵集當作一種  
異書讀然是原本聖經發抒忠孝遂使一片性靈  
彌天際地震舌鏗今非著述家時詭隱僻驚眾  
駭俗者可同日語也讀者以字句求之固非但其  
字句亦非他人所及雖極細極巧亦是從元氣流  
出此則所以異耳且少陵用字並無奇僻只是習  
見常用一出其手便覺極確他人百思不能到斯  
則莫知其故也公自云下筆如有神則必有幾非  
在我者矣

季少白書馬泰成劉都轉平賊事畧云馬建紀四川人川楚之役步卒從軍積功至泰成面受銃傷黑白相間若黼黻然嘉慶壬申自兗州移守東萊癸酉九月曹州教匪作亂被檄往剿公曰吾年七十矣以冀之士質被恩至此豈當復求活耶即日率其子及左右赴軍是時逃撫駐東昌而運司劉清帥官兵趨定陶見公至喜其速命以五百人繼其後公詣中軍請兵械中軍素有隙弗與乃徒手行四百里與賊遇左右皆驚公曰勿恐吾在川中稔知此輩皆驅難民在前而自處後非知戰者可以虛聲奪也乃命眾駐自於馬上大呼移署部伍前

後若將戰者士皆響應若雷聲塵大起公乃下馬挾旂登高望賊度曰賊後遇伏軍敗矣可急擊眾皆馳賊前難驚却公復上馬大呼賊前鋒亦敗矣賊在後者見其前面顧以為果敗遂盡奔難民隨之而潰公率眾追數十里得其棄械殺賊數百始達定陶劉公酌酒賀公食未畢軍士報季奔在胡家集被圍二日不能出公即率兩部馳三十里拚旗伏鼓衝賊圍賊潰季奔自中奮擊與公追奔十餘里殺賊捉生無算公乃建大旗立其下縱一賊示之曰汝等識我乎我征川楚花面馬將軍也自是賊望見旗即遁曰花面軍至矣以故公十四

戰皆捷官軍既屢勝撫乃進駐荷澤時城門皆以令箭啟開惟公出入無時復與中軍某遇於棘門扼其領拳毆之某以上方有首領公不敢與爭而銜愈甚事已撫軍錄戰功某復抑公不叙公子訟之上命章公煦慮其事乃戮中軍而音公繼戎弁官公子守備以旌父戰功也劉清責筑人由叛首為四川令以廉潔民呼劉青天王三槐之亂公子役宸久然未嘗以功邊及三槐就擒廷訊之供言縣官皆如劉青天必不反即反民亦不從由是青天之名滿天下擢山西布政使左邊山東鹽運使不數月而曹州教匪變起撫軍聞警三日猶未行公乃謁撫軍曰兵貴神速賊起倉卒民心不附可旦至而暮平也不然州縣兵少未足禦亂使賊坐得數城民見勢大不敢不附從而討之必稽時日遲速之安安危之機難易了然撫軍然其言猶未決公乃自請以千人往撫軍喜曰吾適無與謀既然諸事悉以委公須與我同行公因請為前鋒即日行出城數里復召公曰大軍未能遽集乃請先至齊河待之復出城行十餘里而軍士飢怨言何不待輜重公下輿謂曰軍行非一日各能自裹一月糧乎皆曰不能曰師入敵境乃有齋糧境內所過因食州縣若等視吾行季有重

資乎皆曰無之公乃令即酒肆取酒曰吾年幾七十雖善忍飢必不能過若等虞飢寒與吾共食息可乎衆未及對而酒至公乃藉地坐問姓名呼衆與共坐衆皆號呼大人不敢坐公笑曰平居吾為官若為卒伍呼大人者朝廷之制耳今往割賊爭死生共患難父子兄弟不過也烏有子弟而自外父兄者乎命皆坐行酒於是衆皆起謝如公命飲盡歡將去自為書與肆曰持詣鹿城署吾令備汝錢也由是居帳服食莫不與士同縣吏不擾而軍皆歡飽皆相謂曰吾曹得帥若此雖厭糠赴敵不怨耳既至曹將戰無不踴躍恐後而公嘗出軍前衆益奮賊不戰輒遁去不旬日而史陶曹

縣皆復還撫軍至而東省幾無賊矣故撫軍奏上海戰時公典馬恭戎為功首事平復公布政使秩公因入覲旬請改武職上允之授登州總戎

按此即嘉慶十八年滑縣之亂同時事也因亂而起實非同夥然稍一遲緩必將合一難制矣賴東省有此兩人星馳電赴立即撲滅而滑縣祇一城官軍圍之坐而待戮所謂需者事之賊兩公一文一武深識兵機勇於赴義此真膽略俱全國家將才不可必得宜預求於無事而後可以待非意之友者也其事東省人多能言之余亦聞其槩

而不詳故取李少白所紀錄而識之余所尤喜者兩人皆年及七十過矣而奮發投袂非素蓄忠義不能也今之平時養威望一旦臨事縮項於領符口不作一語者反是少壯氣盛之人對之真堪愧死也

看前人事勿但觀其迹湏是就其迹而觀其心則其人之性情襟抱皆見并其神色氣槩無不畢現而後古人已往真如復生於今與我相晤對於簡策之間相對答於几筵之際鬚眉聲色一一躍露方可謂之尚友此即是讀書之法如此讀書方可云讀書之樂此又不獨讀書為然余嘗愛工部之詩又讀他家詩覺得祇是字句音韻而已讀之易像更無餘味工部不然字句音韻皆與人心相激發覺得詩之中外前後尚有許多色孕在故知詩父之為物闕乎天分天分高者聲必有音線繞於聲之餘色必有光浮動於色之上天分低者祇辨得無音之聲無光之色所以讀者索然無動於中也以此推之詞賦書畫凡翰墨之事無不然者皆須心知其意乃能辨其同異審其離合耳若然則翰墨之事無不可樂養生適性可以隔俗可以祛煩可以消日可以永年可以教後人而貽來世是以人之一生惟讀書為要惟

能讀書親翰墨為貴也

賦得潤物細無聲 得春字

寂是無聲雨。偏有脚春潤。同花在霧細。比翅成塵漸。濕  
聽逾香。冥濛畫不真。烟融天淡淡。酥臍水鱗鱗。和冷  
薰暖。連宵又達晨。帝垂沾酒。路衣濕。踏青人。滲漉膏俱  
淡。酌蕪化自神。

九重清閣下。喜氣遠臣鄰。

聽雨。遙看雨天工。潑眼新不聞聲。漸滲。但覺氣輕。勾漢。  
飛。遙向濛濛。送晚春。潤沾芳草岸。細灑綠楊津。祇訝

龍花霧都疑。聽聽塵。有時還。一夜無約。自依自澤。被羣

生薄膏流

大化醜。乘時今

布德。稠疊誦

溫綸

賦得子美集開詩世界 得開字

有客傳天寶。詩王掃逸才。文章能獨擅。世界更誰開。筆  
底星河動。胸中海嶽來。語驚三峽倒。思發百靈催。那復  
尋畦迳。饒他費剪裁。風雲從浩蕩。戶牖漫徘徊。入夢惟

同李。飛書詎教枚

聖朝羣雅集

冊府共追陪

世界誰能闢。天鍾曠代才。詞同三峽倒。境擬五丁開。武  
庫難書去。巴江洗筆來。遊胸生海嶽。揮翰震風雷。溟  
津思穿矢。蒼茫詠壯哉。語含坤軸動。氣挽斗杓回。脾  
魄曁堪敵。包羅此並該。至今遺集在。那復教鄰枚。  
少陵今往矣。世界自誰開。跌宕尋遺集。光芒動上台。  
思如神助得。筆是夢授來。獨愛蒼茫立。曁堪研席

臨乾坤。資吐納。風雨共徘徊。意感悠然見。天將矜有猜  
百篇何辭律。餘子漫喧喧。

聖代崇羣彥。御雲綬

帝基

賦得清怨人知 得知字

昔有懷清士。深嚴慎獨持。不求千里應。底要眾人知。任  
彼塵蒙鑑。防予色染絲。馳驅惟範我。標榜詎憑伊。  
飲水初心認。焚香半夜思。但存精白在。兼謝汗青垂。  
即苦當如此。名高漫爾為。



九重選

特簡結契傍切蟬

右試帖教首舊作以課派者檢得其稿錄存於此原

有批示用法今不錄

賦得戴勝降于桑 得桑字七言排律十二韻

芳郊紫陌過微行。蓋事方興詠載陽。好鳥宛然初戴勝。  
遠林沃若正求桑。拂來恰趁鳴。早降處。倘如燕。勝詳  
引。領。能。細。初。美。影。迴。頭。綽。約。欲。生。光。梅。風。幾。度。經。吹。秋。  
穀。雨。連。番。為。洗。粧。嚴。最。猶。疑。穿。綵。結。處。疑。真。可。耀。欽。梁。

紅。暈。曉。日。千。村。暖。綠。委。春。雲。五。畝。涼。柳。刺。羽。應。會。清。蔭。密。  
整。冠。猶。帶。落花。香。相。逢。處。葇。藍。下。好。見。朝。松。館。傍。  
月。令。已。占。龍。角。雁。田。家。新。祀。馬。頭。忙。了。宣。葦。蒲。綠。三。手。  
催。促。鴛。機。報。七。裏。共。仰。

宸衷勤茂對幽詩圖裡

駐霞社

賦得桐始華 得華字

帝城風景正無涯。金井春深處處花。萍合綠香粘落絮。桐  
開。又。見。綴。新。葩。根。盤。嶺。嶺。合。紅。旭。幹。扶。龍。門。拂。絳。

霞。想。為。年。光。借。龍。來。那。因。風。信。待。山。茶。銀。絲。幕。歷。  
枝。枝。亞。玉。朵。玲。瓏。德。斜。挑。鳩。已。將。飄。亂。雨。蕉。臆。  
半。欲。染。輕。紗。晨。容。霜。霽。煙。無。迹。夜。色。溶。溶。月。有。華。  
報。候。可。教。蜂。作。使。成。窠。只。許。鳳。為。家。蛺。蝶。轉。處。晴。  
暉。展。

閨闈開時淋景。一桁珠簾。垂隱約。紫層畫。透。交。又。肯  
承。湛。露。三。危。潤。時。曉。護。御。雲。五。色。遮。光。復。

堯年蓬置閣

鵲階莫莫史同詩

賦得梅英落夏 得英字八韻

朱陽蒸景倩誰粘。玉律南榮九夏占。采艾歲華初紀。廣。熱。  
梅。天。氣。又。新。矣。水。花。密。織。蛟。豪。榭。銀。蒜。雙。垂。鳳。尾。簾。此。  
際。生。涼。吟。畫。閣。有。人。素。笑。憶。霜。檜。黑。雲。翻。墨。迎。送。白。  
葛。含。風。瀉。更。添。梧。送。陰。濃。開。曉。鶴。柳。垣。影。靜。候。明。蟾。林。  
塘。照。照。流。光。駐。卷。如。怡。神。韻。事。黃。最。識。

宸襟塵茂豫銅壺緩緩報投籤

以上七排三首亦舊作蓋大考翰居間用之故亦以此自  
課也前同年王藝齋校羅朝苑新舊之作補刻於同

館詩鈔余時視學浙江未錄錄寄故未得入今錄於此。  
宛轉圓活融成一片法與五排皆同唯句長於運用點化尤  
宜只在心靈手敏機神濛泊耳觀柔烘托點綴形容虛實  
相生開合盡致試帖極則如此止矣余所謂非日能之願學  
焉者也此在手下者錄之餘在別本者仍之皆留以示後  
人亦讀書親翰墨樂事之一端也蓋中有胡西序前  
輩館課因鈔其七排數首為式

買綠繡作平原君十二韻

胡長齡

欲買新絲未使私有誰遺像動遐瞻惟因憂舉脚

心緒試取鍼神寄指夫絡得一絢痕自宜賣未二  
月價猶廉重窺飾鈔華簪出似有天吳紫鳳燕  
刺繡市門都罷倚壁絨樓上可無嫌游絲裊裊針  
隨度蓄意翩翩綠屢添如容從遊東武盛十年流  
寓信陵譙早知妙手紛終解願脫微茫類宸銛亦  
到馬郊堪慕繼齊非蕪晉亦莊嚴好辭不覺輸  
黃緜小影何須畫素縑細想佳風歸熨貼巧傳  
香綉合穠纖雖殊補袞焚侯事公子情懷俗可

不注韻似是故收險窄以顯神巧也

因風想玉珂得珂字

未朝封事達鑿坡定有晨興響玉珂  
不嚴角聞魚鑰靜  
輕聽乍拂鳳池過香薰枕畔壺烟動  
聲出基瑞劍珮  
摩不辨珍琮宮隱漏還愁蹀躞  
射連詞連錢可是懸  
雙鏡雜珮應為經五蛇千騎想凌  
霜逆過九衢猶踏  
月華多心紫喚仗催仙侶夢破  
投籤却睡魔遽雨擊  
鈴擊驚綠索尚疑歸院送鉤荷  
駒鳴紫蓋趨華里被  
擁青綾望曙河行步人誰工瘦馬  
應官聽豈誤重疊

呈垣祇覺刁調游風鐸方知替戾說孰似我

皇明作勳

宵衣先問夜如何

一一吹茅限微字八韻

三百人皆宇下依何能久假不知歸  
欲窮處士虛聲盜  
豈是齊王舊好遠口眾去之其以寡  
曲高和者未應稀  
彼鳴道接前于起板十還嫌得五非  
已被費魚勾隊  
入如聞鳴鶴上天飛  
筮離伴情昏得琴瑟殊專  
聽入微鐘啞難教身在列  
絲無詎見手猶揮未容

南郭吹竽濫責實循名

聖治魏

山雞舞鏡 得雞字

何事蒼舒稱早慧。鏡前能舞海南雞。一奩淨拭  
千潭印。四照平。分五色。迷未道。彩雲成。偶散猶  
從碧樹認。雙棲願。憐秋水。發長袖。耻放春屏逐  
柳。桂鶯。舞乍交。菱欲合。羽衣新。試月初。低音蓮  
氣直凌鵲。鵲映背。光曾鑄。裏跳金。綾。寒疑垂。小大  
玉。基影不隔東西。欣逢仁壽

皇表極果閣來儀有鳳兮

冰炭相愛 得全字

愛知其惡。憎知善。冰炭淮南喻。不偏熾。火流漸歸本  
始源。新保權。遂天年。前因重。悟生於水。有用方知自  
以前。石粍翻。海魚眼。塊金鑿。沃雪。鷓紋全。温風研已  
消。凌結。至日衡。常共土。懸壺外。陽生誰不洽。灰中陰。澗  
幾能。然合符。冷暖為。雙美。平付。舒成。省萬。驟。剖。析。羣  
言。徵。衷。聖。道。原。微

皇極念乾乾

傳書猶臆牖 得明字

百家不及一經橫。輔助因之記論衡。既納重。離。消。情  
火。還。將。正。月。伴。長。庚。洞。洞。虛。室。能。生。白。宇。破。鄰。播。欲  
借。明。每。戀。餘。暉。隨。屋。轉。寂。宜。密。雪。積。階。平。方。挂。圓  
璧。容。光。照。靈。牖。繩。樞。氣。味。清。春。慢。星。河。懸。千。夜。漏  
落。雲。影。送。新。晴。揆。羅。逸。禮。曾。銘。戶。著。述。名。家。舊。鑿  
極

七閩儲藏苦快富

聖文彌耀騰天行

以上各題蓋因時令景物平日習慣正恐遠地弗良故拈  
之作課翰林備大考故爾余所云句長宜於運用熟化者  
法具於此惟在以類推之

春入鳥能言 得諧字

昨夜東風入凍發。後頭好鳥已啾啾。定知對語相  
關。樂為。羣。流。光。小。住。佳。布。穀。與。香。催。若。笠。攜。村。趁  
往。試。撥。鞦。深。深。憤。勸。提。壺。滑。滑。誰。云。平。路。和  
喚。溼。香。花。紅。野。岸。呼。殘。芳。草。綠。大。溼。欲。傳。消。息  
窺。牕。近。太。覺。丁。宜。繞。樹。皆。百。轉。千。雲。春。意。關。十

年話兩友生懷

上林韶景樣如綺翔鳳鸞鳴律呂諧

春江水暖鳴先知得江字

雪消已蜀下奔龍已有羣鳧浴淺江向暖豈惟隨雁  
渚知春不獨後魚紅圓沙漾聚眼初穩滑笏衝脚門  
未降寒夜極空裏馥郁温泉玉果馮瑤涼桃花浪  
輕浮高岸楊柳風依避客樓細雨催歸猶汎汎清  
波蕪影自雙雙畫欄漫許拋金彈繡橋從新買綠  
汀

太液池深

恩浩蕩光輝常得傍文牕

時令景物題較寬故取窄韻見巧

和暖又逢桃菜日得桃字

菜蔬新開隔雪清風光又說度花朝釘筵終看平盤撤  
抱蠶旋從暖園澆頰羅綠畦千甲新賣隨紅杏一肩挑  
周行野圃春初韭彌望開田雨後苗玉版尚遲春老宿  
冰盞趁好時中宵三餐奉飽園官送七種還思人日送  
菓得就烹鑪折脚嘗新好伴米長腰四民月令遵

釀化金鼎益梅正自調

百丈游絲爭繞樹得盧字

輕颺乍起動靈珠晨晨游絲百丈紆作態倘隨蘋未  
轉美晴長與柳條俱落花依草紛千狀金縷水銷重  
欵何處香生吹不斷未知風乾情語快已看弱綠添  
願共長綰繫日烏稱極正速珠網直捲簾難放篆烟孤  
龍門枝欲粘天合鳳浴陰猶跪地鋪眉住春光九十應更  
問啼鳥與壺盧  
春水船如天上坐得春字

連空森森投通津好雨初添被袂辰擬向雲間為定完  
却從天際想真人雙九浴傍蟬卸舫九點烟浮鶴背  
身久與依昂極賞月相懸上下鏡合春俯看費奠  
三山立速共臨脚萬里躬滑北樹從帆底出城南  
花在望中新珍珠載得章銀漢書畫光連燭  
玉宸

安福屢進江國益

恩波浩蕩更無根

頌揚南進是乾隆年間事今不可泛用。以上胡西庚先

生館課十一首足以為式尚有紀文達公館課供覓原本  
另鈔皆試帖中之哲匠宗工也運用點化無教奇巧宜細  
玩之而後知古稱口吐白鳳舌青蓮思入風雲胸羅星  
宿非虛語也。因憶白樂天靈隱寺詩東澗水流西  
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簇後臺見上院  
鐘聲下院聞四語余嘗以之形容文章妙處後  
讀少陵秦州雜詩妙亦如之今讀國朝排律如  
紀文達胡西庚七言之作忽又過之可見才人靈  
心慧眼無所不到今古皆同而吾所云翰墨之事

無不可樂者於茲尤信。少陵不獨秦州雜詩也又不  
獨其連作十餘首及八首七首五首三首也。只將其全  
集讀去千友萬化首首皆有少陵在詩中有少陵  
詩外亦有少陵故余謂祇作天地間一種奇書看可  
也。若以樂天四語會之則數百首祇如一首而一首中  
亦現出數百首矣。講解之家曰某句如何某句如何  
是乃尋行鄰數墨三家村眼界可與論建章宮千  
門萬戶狀。學詩無論如何先須骨帶靈氣絕無  
塵滓方可不然則無益不作可也

卷  
研齋雜志下

嘉慶  
道光戊辰今宮保相國芝軒先生借曹文正公主京兆試  
屬分校監試各為書共一紙文正公冠其前相國自為詩  
別紙題其後復手錄全榜并文正和詩併裝為一卷丙午  
之夏出以示余仰見為國求賢勗勵後進之意溢於楮  
墨脫脫如也追憶當時有如昨日將四十年矣在事諸公  
官至鎮軍將軍者果益亭也尚書何仙槎也侍郎者  
吳美存也閣學者毛吟樹也抵制者鄧嶠筠也中丞  
者吳荷屋也藩伯者花曉亭孔荃溪也素峴岡侍講  
喬華珊京卿李耕堂觀察朱意園楊心竹黃毅亭

歐陽坦齋宣春興皆郡守終原官者程漱泉願渚榕  
二人而已亦可謂一時之盛然皆已隔世惟余嘗佐相  
國領銓部親教益為多而今八十有三猶得重親舊  
迹流連尋繹綴書卷末斯豈非幸歟而能勿感歎  
因吳荷屋列書同考各官於前故為補書後官  
於末程願終原官者一不祿一中蹶故也并識於  
此文鮮乃錄於本年正月也

蕭大園言志書云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  
築鳩舍於葭林構環堵於幽薄近澹烟霧遠歸風雲

藉織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後芳桂仰翔禽於百汲俯泳  
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蒔花蔬圃居前坐榻而看  
灌圃二頃以供饋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紅織  
家僅數四足代耕耘沽酪收羊協藩生之志畜雜種黍  
應莊叟之言菽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  
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放良書探至贖歌纂纂唱  
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徬推古今田畷相過  
劇談稼穡斯亦足矣

此亦猶仲長統樂志論也王右軍辭世帖陶彭澤桃

花源記意皆如此余之不忘少時侍親鄉居之樂意  
亦同焉然此生不再得矣豈特興懷陳迹亦自感  
於身世者深也。我國表姪未京為言前屬購置  
桃園之事已於該處購得一園為田六畝即在其  
家舊置桃稿之東緊相連接且言此園之東尚有  
一園約十餘畝可以續置已留言於知其主者但  
須俟其賣時即便與成交耳此地後倚舊城便可  
於高處建益書屋作為別業故當置也因憶東  
坡詩東坡人家應寂樂蒸茶炊黍餉春耕信為

良計當不買山錢也余縱不得歸亦且為之快意  
譬如暮年種樹豈必日覩其成耶亦以即用幽

意云爾

姚士麟與胡孝翰書士麟頓首孝翰足下深城拒凜秋拒門  
俗學俄餉續遜殊豁胸懷於以第南胡之英人披東府之名什  
體裁爰畢箋駁時過編用再絕字發三歎以為自梁統捐謝隋  
氏已還所稱欄朝芳於元圃聞夜光於赤水者莫不家藏帳  
裡人置園門然爽奪淄澠聽清惟鄭選不見存存不見實  
當是神鑿不懸於日月靈性自匿於天地耳三復茲選亡

論內艷春英氣含秋情撥辭以赴格律縮意以調響至於  
石園金簡既扶其冥秘益笈貝編史探其隱隱收耳食之  
叢遺合心會之遐契固已友于晉宋何止第亂齊梁若乃  
質證疑豫詮定舛戾皆足符契千秋絕約四部乃知隻言  
未析猛欲萬軸開函一字之疑不難千里命駕有以我惟  
是賦流自此絕酒律祖以之溫賜韓陵石壞悲同外史之亡  
位業國存幸藉琅書之檢云胡不葬慨其歎矣

陳其年本陽羨人明未避地商邱遂為商邱人周積賢與  
書云足下潁川舊族江左名流三君同座二方高世藏書善

行見花明

卷之四賦詩玉女之淳。還驚魚聽珊瑚七尺。非惟金谷之園。玫瑰千重。詎止曲陽之宅。固當天南金之寡。和訝吳人之絕。細况復荆溪非遠。子猷乘興之船。山陽可通。仲悌相思之駕。東都道主。使多慕德之窟。西邨文人。或有求名之客。是臭味也。豈不然乎。僕比年病恙不時。離憂多暇。天地為小。江海不流。遂乃息羽於千里之內。垂翅於多士之末。既并西之非逸。亦踞蹻之徒勞。而賣書無功。備筆興謗。時有弋者。無靜柯之可棲。身為榜人。莫安澗之可托。風教所期。惟在足下。且夫携李山下。為種蠶者。幾人。石頭城中。凡導安者。幾輩。生新亭而隋。過西州而

愴懷。馬首東西。川原南北。寤寐忽見。胡宣可言。浮沉之懷。若斯而已。將以明春。迄於三載。歸竹為室。廣不過身。藉草為褥。厚不蔽膝。散髮其上。隱影其下。既失蛟龍之位。仍非雞鶩為羣。元卿荒草之徑。是所師心。予通終日之蹕。差堪尚友。小人固鄙。不敢自父。至其異鄉。賦別之篇。首詠懷之作。雖詞非金石。難居作述之科。而心有風雅。非無鳴躍之性。勒之宛委之山。非敢望也。供諸羽陵之靈。豈無懼懼杜元凱之碑。一山一谷。庾子山之賦。五存五亡。私心痛之。無能為力。足下念此。能勿慨然。秋風如厲。塞雁初來。後

遇有時行矣努力

周繼園先生賴古堂尺牘有歲弄結隣二集皆國初名流往還筆札吾家舊有其書蓋大恭公所遺吾少時爰觀書而不知收拾以致散失近於書肆中購覓人家故書不可得者二篇蓋余昔所喜鈔存前匿者徐庚之作西具六朝風味今錄入中箱以示斷離門徑云。東漢之文多用排句魏晉而下遂成排體沿至齊梁以逮唐初乃成四六其體相因而文概以不失古意為貴音韻節拍氣格色澤無一不雷講求若如今人但句字取風華流靡無古雅沉

篤之意便是俗筆雖適時應用而不可為法雖連相做效祇取悅時目而已識文貴奇者不肯也大抵後人制作多不如古仍當於古求之四六體雖密廉須以流逸疎宕行之而氣息必取諸六朝者以其交體之初去古未遠也與賦又是兩途宜詳辨之。此尺牘也書疏牋啓同類詔勅冊文表頌銘譜箴誥序記等各自為類獨奏議言事此體非宜。宋四六載取經傳子史成語前截屬對此事連類又是一種宋賦以古事古語為題故如東坡少游亦遂以四六入賦矣亦

賦之友也其頓挫排宕鋒發韻流自可喜但非賦之本體耳。秦議言事惟陸宣公每用排體乃是文章一奇宣公獨擅非他人可學後世亦無其對

陳其年者奕軒賦

若夫北枕靜深南紫塞峻。逶迤皂莢之橋。窈窕辛夷之館。藤梢礙帽以難扶。橘刺牽衣而莫翦。盧同諸葛。門前之桑已倚。王陽墻外之桑何暮。慕慕花名。蠲念以枝長。竹排掃愁而節短。何況宅區前後。街距東西。東方小婦。仲孺賢妻。弊帶則銀釵不異。門楣則畫戟偏齊。多

子之石榴對結相思之嬌鳥雙棲。揚子幼種豆之餘。在爭互響。陶淵明採菊之暇。春東分携。爰有桓家阿買。李氏窈窕。或挽鬚以問。或繞鄰而嬉。膠東則五色之錦。菱鏡裝。陵則一枝之花。管分題。洵可懷也。子胥鏢。乃眺長洲之庶苑。惆悵絕多。張廷尉之雀羅。感愴不少。田單之功。名何在。無意游齊。廉頗之慷慨。猶存。還思用趙。燕丹往矣。賈漸離為宋子家奴。卓氏依然。雜司馬於成都。傭保天衣。韓愈之窮。鬼奪柳州之巧。別復三湘。浪跡六詔。烟迷田園。烽火鄉關。鼓鼙嗟。葉幕而為燕。歎觸藩其類。穉杜老

則堂無鵲。鳩於陵。則井有蟾。蟾於是對。為寡。憤然不憐。爰葺斯軒。即云看奕。然而寂。寂虛堂。寥寥短几。既無生。隱之賓。復鮮手。談之器。潛窺而不見。燭。柯。竊聽。而誰。歸。落。子。幾。同。莊。矣。之。寓。言。莫。測。醉。翁。之。微。意。嗚呼。意。喜。我。知。其。旨。世。一。龍。而。一。蛇。運。或。派。而。或。峙。彼。暗。宣城之太守。公豈其人。而看碁局於長安者。古宣無是耶。先生不應。欠伸而起。亟命傳。賜。頤。然。醉。矣。

此賦全學庾子山氣韻聲情色澤無一不似中有夫入四六處亦復不覺大約感慨寄懷俯仰憑吊則間以排

體極有音情頓挫之妙善學者自知之

明徐世溥懷芳草賦

於時秋也。殘暑平退。輕風捲衣。人氣初斂。浮雲未歸。送空淡洗。四野依垂。望難明而匪暮。色可辨而偏微。白芳漠漠。碧芳萋萋。有客吟秋。橫笛登樓。玉顏倚曲。相憐復愁。露下香濕。烟交翠浮。歲蕤芳句。薜澤於襟。袖。絳。綃。兮。遇物故於汀洲。似曾相識。不忍經行。烏。御。不。盡。馬。踏。還。生。君如不探。芳心未明。若夫鄭女。巧練。楚客。泣離。倚。蘭。當。佩。捐車可哇。蘼蕪山上。白芷川流。零陵綠薦。莖。寇。紅。柘。鬢。素。



馨芳宜頹鬢。帶。杜。蘅。芳。準。腰。圍。紋。采。蕭。芳。一。日。三。秋。况。樹  
蕙。芳。百。悔。千。頭。種。當。歸。芳。欄。畔。掩。留。夷。於。道。周。莫。不。氣  
紫。秋。閣。繞。花。韞。約。迷。蝶。夢。送。誘。蜂。吹。雲。烘。翳。初。日。映  
半。眠。慙。來。損。檻。望。去。穿。簾。釀。資。膏。沐。潤。養。緜。結。藏。香。却  
靈。龍。葉。無。烟。爾。乃。雨。餘。風。外。酒。半。梳。成。燭。銷。月。暗。夢。迴。枕  
清。帆。投。青。岸。鞭。象。紅。亭。黏。天。同。色。匝。地。殊。名。於。斯。時。也。氣  
感。心。柔。目。搖。魂。蕩。適。子。悔。其。不。返。孤。臣。悲。其。屢。於。或。聞。一。款  
於。脛。前。或。步。微。吟。於。堤。上。雖。復。回。心。傷。手。流。波。相。媚。亦。惆。悵  
以。如。忘。乃。娉。婷。芳。更。倍。怨。氣。氣。之。掩。人。嗟。非。非。其。難。沫。於

占。回。藉。用。白。茅。灌。以。爵。空。伊。藉。茅。芳。見。生。穉。於。枯。楊。忽。飲  
兒。方。念。爵。金。之。可。堂。有。翩。視。而。耐。歌。者。曰。權。翰。苞。徑。五。木  
香。迷。迷。艾。蕪。及。都。梁。本。自。折。臨。出。選。方。心。有。所。懷。路。未。與  
天涯。何。處。無。芳。草。三。春。何。人。不。斷。勝。又。况。于。木。葉。嫩。嫩。薰  
葭。蒼。蒼。臨。霜。露。之。極。浦。極。寒。翠。而。憶。煖。香。者。能。不。凄  
迷。以。愴。恍。躑。躑。而。徬。徨。乎。

全學六朝風韻四字鍊句極追琢而不失自然。是謂雅音  
徐公崇禎間人有榆溪集乃後後而其友為刻之者吾家  
有之自余居京四十年矣恐已散失烏有矣此賦乃余家居

時鈔存今亦錄實中箱以遺後人余於時父劇愛徐公其不  
改父之臣三句題文情韻清新而沉摯學者所當取法以  
為枕中之秘者也然公文所傳祇此一篇而賦亦祇此一首抑  
何少也學之而得其意雖為少而其益則多矣

明李東陽東山草堂賦

東山居士。行自京師。將歸故園。涉泱泱。經嶺岷。掃反礫。莢  
蕭管。茸草堂之舊構。守衡門之幽闕。於時。洞庭。無。波。萬  
里。一。碧。飛。鴻。倒。影。下。映。千。尺。長。林。落。木。響。應。川。谷。萬。山  
大。壑。俯。仰。窅。廓。嗟。吾。生。之。歸。未。寄。一。感。於。今。昨。乃。進。子

姓而告之曰。吾今而得返於斯也。蓋方舉甲第。登郎曹。北  
窮幽薊之歐壘。南盡楚粵之郊。畫省凝日。蘭臺庶膏。  
高居迴廊。迴絕塵蕘。而或。江。颿。夜。發。星。輜。晨。驚。水。宿  
風。餐。冰。行。雪。渡。呀。豺。虎。之。噬。人。莽。荆。榛。之。窘。步。驚。突  
點之靡定。宜足朕而不顧。念王事之鞅掌。憂歲華之遲  
暮。眉。顰。為。之。莫。展。領。駭。為。之。垂。素。幸。吾。堂。之。尚。存。恍。風  
景。芳。如。故。孰。謂。三。紀。之。餘。數。千。里。之。外。望。斯。堂。而。歸。歟。且  
堂之始作也。吾祖遺其基。吾父歸其規。據雲夢之名勝。攬  
荆衡之幽奇。人與地而俱靈。事隨年而屢移。吾嘗植松為

林。種。竹。成。典。旁。引。煙。霞。上。蔽。風。雨。傷。鶴。之。猶。滯。悲。山。靈。之。  
無。主。覽。物。象。於。羣。動。悲。乾。坤。於。一。旅。時。偶。得。兮。暫。息。耶。  
斯。堂。兮。容。典。他。社。雅。之。相。從。若。有。感。乎。斯。語。於。是。散。駿。  
曳。杖。載。游。載。歌。朝。出。暮。還。左。挈。右。摩。天。壤。之。間。此。樂。  
孰。多。人。生。適。意。馬。嘶。其。他。客。有。過。者。見。而。問。之。曰。子。非。治。  
河。之。中。丞。乎。非。行。邊。之。貳。卿。乎。胡。不。軒。蓋。是。擁。而。韋。布。  
是。嬰。也。居。士。不。對。客。亦。就。退。如。有。歌。聲。出。於。戶。外。者。其。  
辭。曰。吾。山。兮。在。東。吾。堂。兮。此。中。吾。不。歸。兮。將。焉。從。又。曰。  
少。而。行。兮。老。則。歸。脫。縛。服。兮。被。荷。衣。今。吾。故。吾。兮。何。是。  
非。人。不。吾。識。兮。天。吾。知。聲。未。竟。客。行。已。遠。不。能。悉。聽。也。賦。  
而。識。之。以。告。知。者。

此。文。賦。原。本。宋。人。而。微。不。同。考。試。多。用。律。賦。然。即。景。生。情。  
因。興。發。體。功。令。所。不。禁。也。故。錄。入。中。箱。以。備。學。者。觸。緒。感。  
通。之。用。大。考。翰。詹。擬。古。則。用。古。體。非。擬。古。者。亦。古。今。通。  
用。各。聽。其。便。故。館。錄。亦。不。專。於。一。門。也。凡。作。律。賦。六。須。編。請。  
文。選。蓋。此。故。也。人。固。有。律。體。猶。人。而。發。體。轉。勝。者。亦。猶。時。  
文。之。有。散。行。有。整。散。兼。行。也。格。之。博。學。好。古。心。知。其。意。則。  
惟。友。所。適。無。體。不。可。通。也。今。必。且。宜。古。古。亦。且。宜。於。今。矣。

右。因。言。讀。書。親。翰。墨。之。樂。故。鈔。工。部。詩。後。又。及。試。帖。又。及。  
四。六。又。及。摹。古。之。賦。隨。興。所。至。無。非。是。者。皆。欲。示。後。則。未。知。  
後。人。果。能。如。我。之。樂。否。耶。果。能。之。必。且。寶。惜。斯。編。不。致。散。  
亡。是。我。之。樂。又。不。止。於。今。之。孜孜。矻。矻。者。矣。閏。五。月。石。雅。氏。  
又。書。

閏。雨。帆。示。余。畫。雪。景。一。軸。款。云。朱。誠。未。悉。何。時。人。也。余。跋。  
云。世。稱。畫。雪。易。俗。為。沾。。畦。封。者。言。耳。若。此。脫。去。毫。楮。  
竟。用。勾。斫。以。冰。拆。紋。為。山。即。以。冰。碎。紋。作。樹。而。凹。凸。平。  
側。陰。陽。明。晦。遠。近。幽。深。靡。不。畢。現。真。畫。雪。之。絕。致。也。復。  
著。裏。裘。策。蹇。度。橋。越。澗。於。巖。根。石。罅。之。中。烟。凝。雲。注。  
裡。、。景。色。粲。然。滿。目。荆。闕。之。蹟。不。可。復。見。斯。殆。得。其。遺。  
意。以。神。遇。不。以。迹。求。者。歟。世。間。粉。本。摹。擬。無。著。手。處。  
矣。

余。晚。而。學。畫。聊。以。寄。意。非。欲。精。一。藝。以。為。名。也。然。亦。  
時。有。乘。興。之。作。自。茲。其。壽。、。辛。、。之。氣。於。楮。墨。之。  
間。頗。異。俗。手。自。視。以。為。樂。以。此。一。二。知。好。或。得。名。蹟。往。  
往。出。以。相。示。且。求。著。語。其。後。數。年。未。所。見。不。少。然。真。  
膺。泰。幸。余。亦。固。陋。不。能。自。藏。輒。以。已。意。亦。其。卷。末。

其賈者灼然無疑則奉而還之不以已意忝其間也  
余雖學畫祇取自適終不求工以為工則招俗累是  
本欲求樂而反得苦矣故不為也

東坡芙蓉城詩序云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  
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  
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友風止乎禮義之意也詩  
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  
翠屏雲舒霞捲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  
雲澹疎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

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采雲軒俗緣千劫磨不盡  
翠被冷落樓餘馨因過谿山朝帝庭夜聞笙簫弭  
節聽飄然而未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牕櫺忽然而去  
不可執寒食虛幌風冷冷仙宮洞房本不扁夢中同  
謁鳳皇翎徑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簞亭。天書  
雲篆誰所銘遠樓飛步高玲瓏仙風錫然韻流鈴  
蕩：形開如酒醒芳御寄謝空丁宣一朝覆水不返  
餅羅中別淚空瑩：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  
腫腫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

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斷下作人間  
尹與邢

詩有兩庭字或帝庭當作廷。客嘗問余事果有  
乎余曰東坡親見子高言之又作詩紀之何為無  
有客曰予都不解余曰不解則置之必欲求解怨  
子之嘉穀生蝗螟矣葛藤何為客笑曰子乃以  
不解解也

雲南昆明池大觀樓對聯每聯九十字此古今第一長  
聯城中當無第二處矣兩般秋雨盪隨筆記之謂

翠翁所題長句硬盤如僧綽之甚累而不墜真傑筆  
也聯云五百里昆明池奔來眼底披襟岸憤喜茫茫  
空濶無邊看東驤金馬西翥碧雞北走長蛇南盡舞  
鶴騷人韻事何妨迭勝登臨趁蟬興螺洲裏就烟曠  
霧驕更蘋天葦地點綴此翠羽丹霞莫草自四圍  
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注  
到心頭把酒臨風歎深：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  
鐵柱宋揮玉斧元跨羊囊偉績豐功骨熱移山氣  
力儘珠簾畫棟捲不盡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

付與蒼烟落照只贏得幾杆霜鐘半江漁火兩行秋  
雁一葉扁舟俯仰古今筆力可謂雄絕又記宋牧仲  
滕王閣聯云依然極浦送天想見閣中帝子安得長  
風巨浪送來江上才人又黃鶴接聯云何時黃鶴重  
來且自把金樽香洲滄千年芳草今日白雲尚在  
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風流大雅使覺前聯  
不免詞費矣然亦緣滇池在邊隅無感蹟可紀不得  
不就憑吊情抒寫耳所稱孫聲公未悉誰也

長聯至一百八十字必不能字：極愜且聯既長便

欲盡括詩料亦安能白：自然故細觀則瑕疵自  
出若豪健取之則姑可勿論耳

昔有示余徐天池花卉屬題者即為題云看鼻新  
磨墨未乾布衣不分霸詞壇興未歇取開花影  
付與元戎帳下看此六隨意題之至畫之偽託與  
否固未之能辨也彼屬題詩非屬辨畫則姑以  
此為題而咏之故自不妨余若此者亦多因識於  
此以示後勿與葉公好龍等誦可也又見有畫竹林  
七賢者竟作人物於竹叢中藉坐衣冠面目并

為青年粵斷此則與文理不通為類樂行卷選  
不留几閣

秋雨卷又記阮芸臺先生監臨浙江鄉試自題行  
館對云下筆千言是槐子黃時木犀香候出門  
一笑正西湖月滿東海濤來蓋杭人於八月十八觀  
潮也余於道光五年秋視學差竣於是日往觀而湖  
極小乃循江行至登六和塔由清波門而還問浙人云  
是日潮俗稱怕羞潮以人皆出觀故也向謂是日寂  
大者非也然前一年兩孫一甥於十二日回述於余則

甚大意潮候進退消長或先或後未可執一而余適

不值亦命中不雷觀此大觀耳

秋雨卷又記一條云葉書山庶子謂中庸一書非子思所作  
其說云偽託之書辨隨有無心而發露者孔孟皆山東人  
論事皆就眼前指點孔子曰曾謂太山又曰太山其顛蓋子曰  
扶太山以起北海又曰登太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  
山人之情也漢都長安華山在焉中庸引山稱華嶽明以  
長安之人指長安之山其為漢儒偽託無疑是說可謂小見  
強作解事者矣從而信之又可謂生而盲不識日者矣余

嚮聞此語曾嗤而辯之不知其出於翰林前輩也今見此錄而識之以為後生妄作聰明之戒云

韓文公原道曰甚矣人之好惟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唯惟之欲聞韓自為辨佛老而發不意至今日人皆知佛老之非而又不能信孔孟之是也夫以中庸之精微廣大貫三才而映六經宗百王而垂萬世而猶疑之曰非聖人之書其意將於何處求道乎使人於何處為學乎世間又何書可信乎是不盡畔入佛老不止也人既知佛老之非而又不能信孔孟

之是將令天下後世徘徊於非佛非老不孔不孟之間以為學乎道既不明又何以行將欲行道而又疑其非乎是說原不足辯即不辯人亦知其不然余獨記此者欲為初學正心之始爾秋雨卷但著其說而不置可否蓋亦心知其非故余為申其意如此  
丙午夏余因老愈懶至周旋一室不出戶限所親唯書卷筆墨是以鈔詩及四六及賦文及畫及書復及論辨紀述之事皆隨意所至非有成見先定以是為樂而已因集一聯云柳常存柳石脚意即謂是

義皇上人非敢自况實因頗學擬書作楹帖並自辨曰研北山隱云六月六日雨隱記

御史朱昌頤請交通鹽法自近地該行措畧云國家經費自田賦外鹽課最次近各省鹽務疲敝而長蘆尤甚夫定商以行引定引以納課立法之意原使商人於交課外獲利甚厚當必願惜本業辦公自寬然有餘無如商人罕知大體莫不借官以行私而民間私販日起其始商力足以敵民販大尚尚可支特迨後日就消之不能經理遂由商夥及網總把持商柳不已轉而調劑調劑不已轉而計告甚且暗通私販收無課之利置

正課於不問近運庫豪無存貯出鹽行鹽之地商人無力承辦以致沿海天產之利幾為梟徒佔踞長蘆今日情形已破壞而不可收拾臣以為莫如交通成法無論商民聽其赴場販運官為收稅以後任其以時價消售不復再稅則民情無不樂從庶使積弊一空而大利可復云云所擬四條一價值輕減則人自踴躍一優郵電丁則鹽無偷漏一私徠民販化集而為良一委派得人剔弊以興利按所言即唐劉晏之法課歸場實實今日良策惟所言尚有未盡須詳議者如常平鹽是也無此則豪強收買囤積居奇或道路險遠商販不至皆足病

民想部議必及之也

竊意如長蘆自可行但於家遠州縣酌置常平以濟閭閻之急即可無虞淡食或於鄰省通融亦可暫濟一時他省或不盡然姑且仍舊窮乏通久各因其時勢不必遽推行各省也

音桓吏輔政時議欲廢錢而用穀帛由閻祭酒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垂目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

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者於自秉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濫穀以牟利製薄絀以充貨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損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弊也魏明帝時廢錢用穀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莫不以宜復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者於已試也

按近時以銀貴錢賤有建議用錢而費廢銀者其弊起亦似此故翻而錄之監法可以及通而錢法不能也非民所便故也故曰議道自己置法以民口又有建議停鑄者以為錢

少則銀自賤也或以問余余曰銀之貴以少故也猶幸錢多尚為得半之道更令錢少將官民空匱百物不行未見其可則兩失之道矣。前在浙時御史條陳禁止行使洋銀經部議准時幕友東金有洋銀者聞之而驚余曰大江以南民間專用洋銀如何可禁已而果不行大抵此等議論皆未悉民間情事者也閩陝藩某議官定銀價不遵者以違制論欲中丞具奏中丞李石梧曰彼不開銀店亦有罪乎藩乃止此亦其類也書生為世所輕識見可笑如此何怪其然因憶道光二年江南鄉試時各道皆有現辦安務

所調提調監試兩道皆非由科目出身乃欲以其事見長於是建議點名給卷取保查歸下題收卷開門檢放種之法呈送監臨為孫平叔閱畢拱手曰二公可謂盡心但照此行九日祇可進一場耳此亦所謂隔壁者也書生隔壁非書生又隔壁何壁之多也真堪一笑已

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交至是轉拘聲韻猶為靡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山嘉賓用之則有所未

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援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進春  
日翻學歸藏港：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  
倚據但以當世之作庶萬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  
頽謝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  
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  
竊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  
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楷柏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  
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屈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淺  
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實不宜慕故胸

馳騰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  
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全鏡反為拙目所嗤嗤巴人下  
俚更合邦中之瞻陽春高而不知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  
討錙銖履量文實有異巧心終愧妍耳是以徑瑜懷玉  
之士略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闕鄉而歎息  
既詩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  
任其搖蕩甚矣哉文章流橫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  
約之詩任防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  
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過文章未墜必

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言子  
建一夫商榷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  
朱白既定雖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字自耻相思不  
見我勞如何

觀此書蓋簡父深知當時文體之弊而未悉其弊所由未  
故今所傳簡父湘東詩文之作仍是當時之體未見有越  
越時流者習俗漸染非邁世英才不能拔也且文章原本  
忠孝經緯天地豈有字句妍麗聲韻工巧而謂之大父至  
父者乎所謂競學浮跡爭事閑緩者父體之懦鈍乃人也  
之懦鈍也梁承宋齊之敝武帝納叛留置而方捨身佛寺  
異以求福簡父居繼體之重曾不講忠孝太師軍國大  
務求宏濟於艱難而湘東坐視君父在難方且觀望觀  
觀內蓄異圖豈有如此而能為文章者乎上使即能為文如  
揚馬曹王亦復何益然則謂梁以佛老亡亦以文章亡  
可也簡父坐侯景之始以未濟之而因以自困湘東不捨  
江陵至魏寇既逼猶日講老子守若天奪其魄者余謂非  
天奪之其素所講者固未嘗及於此也故曰亦以文章  
亡也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史氏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于中。則歌咏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誦。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迭相師祖。雖清詞麗曲。時發于篇。而無音累氣。固已多矣。若夫平子。覽素文以情交。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

蓄盛。漆甫。迺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文體三子。文體三友。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髓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說。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友曹王。緝首星。獨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在晉中興。元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詞。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元珠。道庶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

孫許之風。叔源大矣。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顧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載明密。竝方軌前秀。作範後昆。若夫敷雅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交。俟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覽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未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賦

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顧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謀。如曰不然。請待未哲。休文此論。不可以藥古人。而實為古詩交律之始。唐初體沿齊梁。調諧句字。劇切聲病。遂成律體。復有五言七言之殊。五七言又各有絕句。蓋其相生而代。後者然也。休文始著四聲之譜。遂謂獨得之秘。不知是古將交律自然之機。休文特倡始者耳。以為古人不覩。則非也。且以律言之。唐初沈宋諸人。已高於前。至盛唐高岑王李。又出其右。若少陵太白之作。又非諸人所及。然則文章之高下。視其世之



汗隆才之大小休父倡其說而不能極其致欲以友一世之趨向新天下之耳目而不知學之者之適成爲懦鈍也蓋知五色八音之爲父而不知色其音其音者之別有在也則亦父人之蔽也。余嘗得其說以爲今之試帖律賦則甚佳又嘗取其意以入今場屋之時文亦甚妙故知休父正是言當時所用宜若此耳乃適時之言非衡古之論也

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故史文學謝朓即日被高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驚塞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卑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歇也况乃服義徒擬歸志莫從逸若墜羽翩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美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衆衆一介抽揚小善故捨素場圖奉策免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澗戎旃從容笑語長福日茂後來載脂榮立府庶恩加顏色沫髮踰陽未測涯溪無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駟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葉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俟歸脰於春者朱邱方開効達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遺在席無改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未積集不任犬馬之誠

謝元暉父辭清逸工於言情賤習若奏是爲江東獨步當時稱康樂爲大謝元暉爲小謝不虛也六朝皆以親藩開府故僚屬之禮如此雖與封建不同然非善策也齊梁之間能爲屏翰者無幾而作難構逆者比皆是史冊所列福禍天橫殆不忍讀其所以得天下者非道則所以守天下者亦非道也因讀此文思其時事而附論之。六朝之文尚尚藻艷其神骨清逸者獨出冠時然其

體源出騷賦騷賦者文章之一門未可棄而施也春酒秋之傳戰國之策馬班之史賈董之文合盡效楚騷其可乎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後天下復知有古文以迄於今然六朝詞賦之作終不廢者其意猶近古也學者辨其途徑識其源流俾施之各當可知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吾自茲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猴至渡沂無險徑遊日稜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澗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逾十辰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

如何如何。因涉頓。憑觀川陸。邀神清渚。流睇方曠。東顧五洲之陽。西眺九派之合。窺龍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匹。穢地無窮。東則砥原遠。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脚。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潑潑。湖脉通連。亭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強捕小。辨味驚。胎於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何窮。漫安。竭。卸。古。迄。今。舳。艦。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望。烟。歸。八。表。

終為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我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塵江湖。峰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蟬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歇。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霽。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先。半山以下。純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深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應擊。湧瀆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獮洲。南薄燕爪。北極雷淵。削長裨。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馮池萬壑。輕烟不流。華鼎振海。弱草朱靡。洪漣隴。散浪長驚。電透箭疾。穿濼崩。聚抵。

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礮石為之摧。碎研岸為之齧。若仰視大火。俯聽波聲。然既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珠有。詭質恠章。則有汀鵝海鴨。魚蛟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鐵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反古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濤。弄翮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鷗。遊鴻遠吟。想燕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夏。不可說也。風吹雷颺。夜戒前路。下柱內外。望達所屈。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為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觀。臨涯草感。辭意不周。

自典午以來。郭景純在太冲。阮嗣宗。鮑明遠。天骨開張。逸才驚代。實為拔。出羣賢。自開戶牖。此篇道路傳箋。而瑰奇若此。余昔少時。愛誦其文。今復錄於此。以寄奇文欣賞之意。亦以見齊梁清新。還須更追瓌逸也。隨手杼寫。便是蕪城舞鶴。一色筆墨。此由天才。豪宕非學力。所幾。非世運。所囿。學者須高著眼。乃能見得真面目也。沉鬱頓挫。排宕淋漓。生氣勃。從。指。間。出。大家。未有。不如此者。清新俊逸。固是異才。以語大家。則未也。黃鶴一舉。而見山川之紆曲。再舉。而知天地。

之負方圓願吾黨日進而不已也

陳子昂晦日宴高駘馬林亭序

夫天下良辰美景園林池觀古未遊宴歡娛衆矣然而地或幽偏未親皇居之盛時終交喪多阻升平之道豈如光華啓旦朝野皆歡有勃海之宗英是平陽之貴戚森輝形勝出鳳臺而哺侶幽贊芳辰指難川而留宴列珍饈於綺席珠翠琅玕奏絃管於芳園秦箏趙瑟冠纓濟多延戚里之賓高鳳鏘自有父雄之客總都畿而寫望通漢苑之樓臺控伊洛而斜臨得神仙之滿淑則有都人士女俠客遊童出金市而

聯鑣入銅街而結駟香車繡轂羅綺生風寶蓋雕鞍珠璣映耀日於時律窮太簇氣淋中京山河春而齊景華城開麗而年光渺淹留自樂玩花鳥以忘歸歡笑不疲對林泉而獨得偉矣信皇州之盛觀也豈可使晉京才子孤標洛下之名親室羣公獨擅鄴中之會蓋各言志以紀芳遊

長孫正隱上元夜效小庾體序

夫執燭夜遊古人之意豈不重光陰而好娛樂哉且星度如環晷終周而已懸月華猶鏡魄哉生而速圓忽矣遇春俄馬臨望重城之扉四闕車馬轟聞五劇之燈九華

綺羅紛錯茲夕何夕而遊遊之多趣乎且九谷帝畿三川與城交風均露上分朱鳥之躔汴洛背河下鎮蒼龍之闕多進臣之第宅即瞰銅街有貴戚之樓臺自連金穴美人競出錦障如霞公子交馳珂鞍似月同遊洛浦疑尋稅馬之津爭渡河橋似向牽牛之渚寶昌年之樂事今節之佳遊者焉而戒曉嚴鐘俄喧綺陌兮空落宿已半朱城盡陳良夜之歡共羨柔春之卷似為庾體四韻成章

四六之體沿自齊梁至初唐已漸交矣亦猶詩之成律也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殆如休文之言亦其世屬交泰文德

昌明故章才藝興起越前代也然觀其所陳帝里皇居並是奢華宗室貴戚日逐游燕至天寶間上自宮庭下逮闕巷歌舞成風無復限制漁陽鼙鼓驚散羽衣兩京淪沒並為塵土物忌太盛亦其盈虛消長者然也讀文吹賞未終輒復歎息

李白莫春送張江夏監丞之東都序

呼咄哉僕坐愁書室亦已久矣每思欲遊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宇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交玉顏已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

薄遊人。開紫微。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對  
表不用於禡。衛暫未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  
中。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從。在清川之濶。談元  
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膏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  
行邁。烟景晚色。恠為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泛深水於  
遙海。欲去不忍。更開芳樽。樂雖寒中。趣逸天半。平生  
歡暢。未若此筵。至於清談。浩歌笑飲。醉酒醉揮。素琴  
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楊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  
風。將鱉魚以相待。詩以贈遠。無乃闕乎。

太白仙才。瀟翰文成。飄有凌雲之氣。因非四六。斷儂之所  
能拘也。綴斯篇於體。沾齊梁之下。又以見曠代軼才。天生  
不偶。繩墨尺度未足以盡文章之奇。致欲其有用於時。則  
體裁明密。欲其有當於古。則生氣迴出。也不可偏廢。恭而  
用之。有全能焉。余少時家有古今文致一書。得之而喜。置  
之案頭。不時玩焉。此篇蓋當時所愛。鈔存篋笥者。然其書  
自余家食時已失去。今錄此。尤不勝今昔之感云。

蕪桓彈箏記

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家世善聲。備供奉。天啓甲

子二月中。余同劉君過之。則已無彈箏者矣。劉少時擊劍飲  
酒。宴閨局中。比入梁氏。記憶庭運。慨然當時。居有間。聞其  
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鬢應曰。客何後知。予三姑也  
今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年未。內庭靜揖。教坊樂部皆湮  
廢。時好新聲。三姑箏座久矣。每家人小集。風月間好。姑悲  
未或一彈。促節。哀音。聽者失悅。劉因請見三姑。真彈教。柱  
辭再四。則列幃座右。為彈一曲。洪往舒歸。駭為續。更時。  
脚抑柱。狀已若風雨。煙霧共冷。也。座客聽者。惘然。既歎云  
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弟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蕪太倉間

琵琶聲。蕪儀楊里巷。所歌陳隋調耳。一柳一楊。抗雲零露。靡  
靡焉。哀以思也。時田錦衣子弟。至驕倜。願獨慕。環。昔為。婚  
求環彈箏。環彈教聲。即起去。田私其色。技不為。且曰。箏  
固如是妙耳。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有詞有說。田氏  
止有詞。又彈時吟勝於。不知者若以為琴也。弱彈箏。則竟  
唱甘州。桐城諸歌矣。北風連。劫戌士秋懷。把臂宣。亦自哀。激  
以此。譜入箏聲。未審。連。並。橫。兩。驚。飛。倒。柱。寂。然。  
山。花。未。盡。亦。近。世。所。未。有。嗟。予。箏。一。藝。耳。嘉。隆。所。傳。世。無。存  
矣。游。俠。如。劉。君。復。不。可。得。長。安。風。景。何。如。耶。記。昔。所。聞。終。經。數

歲。梁姬已歿。田劉道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即。傷我後之欲聞此聲者也。

撫今追昔。殆如讀白香山琵琶行。兵形容絕妙。雖未聞其奏。而亦知為入神之技也。少時家有周樛園。賴古堂。古文鈔。皆明末至國初名人之作。此首亦因愛賞錄存。而今樛園諸書。皆已散佚。觀此不勝追感。亦如蕪武子之於東院矣。歲幸既耄。所遇都非故物。而爾依。何所取耶。然欲自此忘情。正恐未能。使爾奈何。豈非其出於性者。有非死生所能間隔者耶。東坡和陶句云。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邱墟似已破。此闕也。而正月廿六日詩云。偶與數客閒。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叩門求觀。主人林氏。姬出。應白疑。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句云。消。泣露紫含笑。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烟。知客恨。短難破。屋為誰。香又似。即景觸懷。不能無太息者。足知含情而生。凡人所同。未易遠言。太上也。

東坡新年五首

曉雨暗。人日春愁。連上元。水生桃菜。清烟濕落梅。村小市。

人歸盡。孤舟鶴。踏翻猶堪慰。寂寞。漁火亂黃昏。

北渚集。羣鷺。新年何所之。盡歸喬木寺。今占結巢。棲生

物。會有役。謀生各及時。何當禁旱。戈。看引雪。衣兒

海國空。自暖。春山無限。清冰點粉。障雨雪。茵到江城。更待

輕雷。轟。先催凍。荀生。豐湖有。藤菜。似可敵。尊羹。

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槍。燒後有。麥浪。水前空。萬戶

不禁酒。三年真。誰翁。結。茆。未。此。佳。歲。晚。有。無。同。

荔子。熟。時。熟。花。頭。今。已。繁。探。春。先。棟。樹。買。夏。欲。論。園。居士

常携客。恭軍許叩門。明年更有味。懷花帶。誰。孫。

按蕪公和陶不盡似陶。此詩非和杜。乃絕似杜。亦猶評公書者。於其隨意真行。意忘工拙。乃絕歎以為不可及也。

邱遲與陳伯之書

初齊東昏命伯之。據尋陽。以拒梁武帝。使說降之。既

而自疑。聽其鄉人謀。復反。兵敗。入魏。天監四年。帝遣

臨川王宏。北侵。宏命遲。私與之書。伯之得書。自壽陽

擁八千人降

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反化。遭過明主。立功立事。

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推旋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而屈膝。又何為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明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語也。昔朱繡涉血於友子。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天下。當代夫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中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爾

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諧惟懼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疆表之長。豈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有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非族。北虜借號中原。多歷年所。愚積禍盈。理至燧爛。况偽孽昏狡。自相戕戮。部落携離。首豪猜貳。方當係頸。蠻貊縣首。葉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鳥亂飛。見故國之旗。誠感生乎於

疇日無。登陴豈不愴恨。所以薦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鮮解請職。朝鮮昌海。輒角受化。唯壯秋野心。強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懿懿我重。亦不。洛泗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一與一奪。且諷且勸。陽開陰開。俯仰有神。此為工於言。情所謂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者也。學六朝須看此種。方是有用。非徒塗澤為工也。文以命意為主。此書意

在招徠。故先言其罪。豐小而勳勞重。次言本朝待臣之宏。復以在國功臣與之相。飛史以所投之國將止。甚不足恃。因而動之。鄉關之思。時節之感。未乃刻之以審時度勢。至此更無庸多言。所謂迎刃而解也。飛書馳檄。用枚舉。正是有此一種筆墨。身與莊子所云。庖丁解牛。無異善讀者自知之。寒暑交於唇吻。生枯集於掩下。謂之入神之技。况文字之吐心靈而感蕩類者乎。然作者或不盡然。請者不必俱解。則亦真知文章之難其人也。邱遲胸中故有五色錦。或者自用之。未肯以與人。抑或非其人。雖與

之弗能有也。余於昔人論父得懸崖撒手四字。又於  
父選得潛氣內轉四字。以為文章妙處。全在此。凡日生  
動日飛動日流動。死活之判。敏銳之別。皆於此辨之。以  
此驗昔代作者及時賢名父。莫不然而故。特以為家學  
授受後生悟此。其於古人之秘。思過半矣。只看戰國策  
史記之文。後未詳有及者。能精神躍露千載。如目親  
其故。祇在於此。

工部排律詩五篇皆秦州後作。通此卷在側因而錄之。

秦州見初日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

子有故遠喜邊官兼述索居三十韻

大雅何寥澗斯人。尚典型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  
子同升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與。邊擢澗朝。廷舊好  
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未。頭併白。相見眼。終青伊。首貧  
皆甚。同憂歲。不宣樓。逞分半。款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精  
忌。妖氛遠。香冥。獨慚投。漢澗。俱議哭。秦庭。還蜀祇。無補  
囚梁亦。固局。二句指危殆入蜀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  
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舊都。俄。皇。幸。清廟。肅。維。馨。雜。族  
難。高。壘。長。驅。甚。建。銳。林。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長安志皆在西內

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宮臣仍黜染。柱正零。初遷京事  
官吞趁。極鳳。舍元殿兩閣在日朝回。歎。聚。蟄。言官負與人看。騷  
裏。不。嫁。惜。娉。婷。自言如二子之才抵劍。知。埋。獄。提。刀。見。獲。刑。侏  
儒。應。共。飽。漁。父。忘。餉。醒。指言事旅泊。窮。清。滑。長。吟。望。濁。塗。羽  
書。還。似。急。烽。火。未。全。停。師。老。資。殘。鬼。我。生。及。近。洞。忠。出。辭。情  
激。烈。士。滿。飄。零。上。檄。盈。邊。郵。元。勳。溢。鼎。銘。仰。思。謝。玉。燭。誰  
定。極。香。萍。言太平可致而少龍。俗。輕。鸞。脚。自言居秦州原。情。類  
鶻。錫。言二子有秋風。動。陽。塞。高。臥。想。儀。形。元弟之好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卷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倍長。物情尤  
可見。詞客未能忘。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緩步。沈  
鮑得同行。意慙。騰。飛。動。篇。終。接。混。茫。奉。天。悲。富。貴。近。代。惜  
虛。玉。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諸。侯。非。棄。柳。半。刺。已。駟。翔  
詩。好。獎。時。見。書。成。無。使。將。勇。兒。行。處。是。客。子。同。身。強。羈。旅  
推。賢。聖。沉。綿。抵。各。歎。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獨。日。使。脂。髓  
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虱。屢。鮮。枚。皆避瘡方也何。太。龍。鍾。極  
於。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道。恨。龐。公  
至。死。藏。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白。兆。雲。茫。

黃彭門劍閣外。號畧鼎湖傍。荆玉管頭冷。已廢茶鞵光。烏麻  
蒸績。西丹獨露。應嘗宜。異神仙。宅俱蕪。山水鄰。竹齋燒藥  
靈花。興讀書。林更得。清新。百。遙。知。對。屬。忙。舊。官。宜。改。漢  
厚。俗。本。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安。尤。終。幾。辱。胡  
羯。漫。猖。狂。會。待。妖。氣。靜。論。父。暫。裏。極。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稱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  
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  
晚。獸錦奪袍新。白日来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

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  
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  
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  
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立向麒麟。武先逐漢  
黃公。豈事秦楚。楚楚。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  
義陳。為曰其被罪之事而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  
賜。乘。棧。與。問。津。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

賈至嚴武也至為中  
書舍人武為給事中  
公前為拾遺兩省相  
呼為閻老時俱取謫兩閻老五十韻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种。謫官兩油然。開  
關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其姓用憶昨趁行殿。股夏。奉。御。筵。討。胡。愁。李。廣。奉。使  
事也。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戢船。蒼茫城七十。流落  
劍三千。畫角吹秦晉。旌頭俯澗瀦。小儒輕董卓。有識  
笑符堅。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  
無前。陰散陳倉北。暗曠太白巔。指麻亂麻屍積衛。破  
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若奉引。佳氣  
拂周旋。公時為魏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

廐馬解登仙。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烟。衣冠心恻愴。故老  
淚滂沱。哭廟悲風急。朝正齋景暉。月分梁漢水。春給水  
衡錢。內藥繁於。躡官花。軟似。錦。恩。榮。同。拜。手。出。入。家。隨  
肩。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嚙。齋。煎。燭。書。在。滿。懷  
賤。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尺。鍛。駟。再。辭。研  
禁。板。朋。徒。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被謫  
之由。弟子負原憲。諸生老伏虔。師首謙未達。鄉黨故何  
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乾危紅棹。竹紅臘小湖  
蓮。此楚蜀賈。筆。論。加。憤。嚴。君。賦。樂。篇。定。知。深。意。苦。莫。使



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陽碎首霜。鶴不空拳。  
地僻昏失瘴。山稠隘石梁。且將慕度日。應卽酒為年。典郡  
終微眇。治中實棄指。安能求傲吏。比與展歸田。去。才難  
得。答。理。又。元。古。人。稱。述。矣。吾。道。下。終。焉。龍。外。翻。投。逆。  
陽。復。控。弦。笑。為。妻。子。累。甘。與。歲。時。邊。親。故。行。稀。少。兵。戈。動。  
接。連。他。鄉。饒。夢。寐。失。侶。自。速。遭。多。病。加。淹。海。長。吟。阻。靜。便。  
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騫。

殿馬句無注或登仙當作登筵如明皇時舞馬宴游供  
實之類聊識於此以俟更詳然筵字已押恐非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卧嵩陽客。三違潁水春。山人蓋家潁。潁水移居嵩陽。艱難隨老母。憐淡  
向時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兒彌宇宙。此物在風  
塵。愿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言因隨母而離兄弟也。早通交契密。晚  
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  
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  
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宦間倚門外。盡力竭殫  
晨。疎懶為名誤。馳驅喪我真。素居猶寂寞。相過益愁辛。  
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未故舊少。亂後別離頻。

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高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存想  
青龍秘。騎行白鹿躬。耕田非谷口。結草即河濱。射後符應  
驗。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覿眇無因。自古皆悲恨。  
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凌天嶺。關山  
倚月輪。官場羅鎮碁。四鎮皆置官場。收賦供軍。鎮碁如北庭。鎮碁近  
都。從府有神仙。鎮碁及有小碁是也。旌旗  
兆。岷嶺前。瑟論兵地。蒼茫門將晨。大軍多慮。所餘孽尚紛。  
綸高與知龍鳥。斯父起獲麟。窮秋正御落。迴首望松筠。

右鈔少陵長排觀其起落脫却鋪陳排比種。法度而有神  
無迹有五堅之整密有子長之疎宕信千古之奇作後人

無從摩擬蕪長公之手筆去此尚猶有間何況其他凡文字

須手寫乃能見其脈絡會其神情昔人說讀書法謂目過  
口過都不如手過是也蕪長公經皆史皆手寫好讀書者  
不易之法也無此工夫終難言學問或浮不能入或過不能  
留原未收之篋中安能會之胸際又安能臨文招之而來拈  
筆隨之以現乎為文尚須如此又况修德成材之闕於道德  
經濟者乎。即目前錄此他作更俟他日  
少陵動筆便自上下古今俯仰天地正如銀遊溟海鵬  
運天池他人無此胸襟自無此眼界無此筆力也長

排後惟元曰蘇長公為之高擬鈔錄以折其同異流別之致今茲猶未能也仍識於此。意極纏綿情多慷慨沉鬱對頓挫曲折淋漓古今絕作。恐難為絕少陵長篇古詩亦同此氣格特古詩皆顯言直說律詩則隱約用意開闔向背離即屈伸別具機軸轉合風雅比興之義故當另出慧眼觀之非好今不好古也

南史羊侃傳武帝幸樂游苑侃與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紫駝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

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名此稍為折樹稍按稍者長兵馬上所用今無其制而法亦不傳竊意其制過長所云圍一尺三寸當是其首若其柄如此則過粗重難於執持運轉也又長至二丈四尺此必專司刺擊之用若萬眾狹路似非所宜蓋古有此器即有其法又有能用之人及宜用之地也又傳稱侃旅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嘗於兗州堯廟踞壁直上至五尋橫行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據此則侃非特勇力且藝乎神矣其能用此稍固宜今人能勝

三四百斤者以為僅有矣何乃相絕若此耶豈斯人特亂世生今治世無用處故不生耶

侃自魏歸梁武帝過之甚厚似侃特為梁末也然侯景稱兵內向侃請急據石頭令郢陵王詵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自然瓦解不聽追景圍城城內指搗一決於侃侃多方備禦景勢已絀而侃死臺城遂陷而梁亡矣且後景敗東走欲入海羊鵝殺之於舟中鵝即侃之子也豈景當死於鵝不當死於侃乎抑梁未亡則景不可得而殺梁既亡則景自不可再其生子不可解也梁武帝自得天下復自失之為古今所未有其得天下也深鑒前代慘殺骨肉之非故封建諸子宗室以樹屏藩時傾訓誥為維城之計策非不臧也意非不美也然侯景稱逆而臨賀通謀開門納寇諸王觀望遂自相噬總歸魚爛何我豈非天下既定縱心肆意飯佛求福日增回惑以致前有賊而不覺後有患而不知奸謀是聽敗謀是從以敵為國未有不底滅亡者也史以為天亡梁興陳夫陳武帝之於梁異以異教歸之於天可証乎。晉周處利虎斬蛟折節受學遂為名將信是奇然虎可殺蛟不可斬以水非人所能入也豈神勇所為非可

以常理測乎又陳周父育傳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十數里跳  
高六尺羣兒莫及若此則奇材異能固有得之天授者矣然  
今亦未聞有此黃法純傳少時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  
丈此則騰捷之技今尚有之因羊似事類記也烏

東坡聚星堂雪詩 歐文忠守桐州  
時作聚星堂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  
聚星堂忽憶文忠公作守時約客賦詩禁體物語  
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未四十餘年莫有繼者  
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

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

賦一篇

雁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初行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  
斜飛正愁絕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柳抑恨無翠  
袖點橫斜祇有孤燈照明滅歸未向喜更鼓永晨起不待  
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袂却怕初陽生眼矍欲浮大白追  
餘賞幸有回鶻驚落屑模糊頂獨多時歷亂瓦却終  
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說當時掃令君  
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

先生詞業縱橫雄視一代此於常務外特出一奇文翰之  
場殆無敵者然其宋詩硬語強對如書法怒視挾石  
渴驥奔泉屈折生動不覺自露本色也

滕達道挽詞二首 滕達道  
名甫

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一人至今詩禮將獨教武宣佳材  
天雖難用時未亦少伸高平風烈在 謂范文正也文正高威  
半人滕其外孫也  
欲典型新 孫河益威故嘗為樞密副使滕少時  
范文正謂有將帥才乃以將畧授之空談乘邊策宣  
留相漢身淒涼舊部曲淚濕冢前麟  
雲夢連江雨箕山落木秋公方占賈鵬我正買龔牛於有

江湖樂恒懷賦憂荆溪欲歸老浮玉偶同遊翫談儀刑  
在驚呼歲月道回頭雜歌哭挽語不成誣

此則氣韻法度志近少陵

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蜀岡在  
江都縣

新苗未汝鵬老葉初翳蟬綠渠浸麻水白板燒松烟笑窺  
有紅輝醉卧皆華顛家家機杼鳴樹樹梨束懸並無佩犢  
子府有騎鶴仙觀風嶠南使出相山東暫渡江巾很石過嶺  
酌會泉與君步徒倚望彼修連娟及南後早隨北雁歸  
未春酒熟共看山櫻然 李山東人  
又相家子

點筆入化心手相忘遊蜀國送粵使兩事合一畧無痕跡氣格神韻殆所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者矣

秧馬歌

過廬陵曾君安止出所著木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猶惜其不譜農器也昔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耨粟為腹欲其滑以楸桐為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如瓦以便兩脚雀躍於泥中繫束葉其首以縛秧日行十畦較之僮僕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為乘四載泥行龍解者槩形如其槩行泥上豈秧馬

之類乎作秧馬歌附於木譜之末云

春雲濛濛雨淒淒春秧欲老翠刺齊嗟我婦子行水泥朝分一壠暮千畦腰如篋首喙難筋頰骨殆聲蹶嘶我有桐馬手自携頭尾軒昂腹脇依以我兩足為四蹄聳踊滑汰如鳧鷖織束葉亦可齋何用繁纒與月題場從咄鬼走咄西山城欲開聞鼓聲忽作的盧墜檀溪歸來挂壁從高樓了無芻秣飢不啼少壯騎汝追老輩何曾蹶軼防顛隴錦韉公子朝金闕笑我一生蠟牛犁不知自有木駛馳  
余之解退思欲歸田而不可得然欲彷彿首賢託身

耕矣非以為高六其性之所適云爾過前人談農事見於詩父者莫不愛好故錄蘇公此篇以寄陶公歸去來之意東坡免葉詩有自憐白首尚抄書之句恰是余今日事然余乃自取適非強為也故不瘦耳

五禽言詩

第一首新州鬼似非鳥鳴之聲今未錄

梅聖俞嘗作四禽言余謫黃州寓居定慧院遠舍皆茂林脩竹荒池蒲葦春夏之交鳴鳥百族土人多以其聲之似者名之遂用聖俞體作五禽言

昨夜南山雨西溪不可渡溪邊布穀兒勸我脫破袴不

辭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土人謂布穀為脫却布袴

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即今年麥上場處有殘粟

豐年無象何處尋聽取林間快活吟此鳥聲云去飯熟即快活

力作力作蠶絲一百箔籠上麥頭昂林間桑子落願

儂一箔千兩絲縹絲得蛹飼爾雛此鳥聲云去絲一百箔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君不見東海孝婦死作三年

乾不如廣漢龐姑去却還姑惡水鳥也東家來完去婦復還皆公自注見洪書王吉傳

附梅聖俞四禽言詩

泥滑滑苦竹兩雨蕭蕭馬上郎馬蹄凌兢雨又急

此鳥為君應斷腸注竹雞也。婆餅焦見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為石山頭化石可奈何遂作微禽啼不息注婆餅焦也。提壺盧。酷美酒風為賓。樹為友。山花撩亂日前開。勸爾今朝千萬壽注提壺盧也不如歸去春山雲暮萬木芳天蜀天芳何處人言有翼可歸飛安用悲啼向高樹注杜鵑也。按此竹雞在鷓鴣皆有名中間二鳥則以其聲為名也。布穀之鳥北地皆有之二月鳴曰布穀時向暖東作方典閩者皆有催耕之意三四月則曰胡鷓似勸

也五月則曰光棍奪鋤似起力耕耘也言少壯競力作也北方概呼為鳩始鳩作兩字繼而三繼而四實止一鳥為聲漸及耳至子規鷓鴣北方無有所以懊惱澤家郭嫂打婆行不得哥哥哥語皆所未聞然枋其聲亦約畧相似又冬有鴉寒鳥夜鳴曰凍殺我日出日得過且過亦其類也但人仿其聲而代以言耳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詩。青。城。雲。嬈。嬈。峨眉。月。隨。我。西。北。未。將。我。先。不。滅。我。在。塵。土。中。白。雲。呼。我。歸。我。遊。江。湖。上。明。月。濕。我。衣。吸。峨。天。一。方。雲。

即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夢尋西南路然數短長亭似聞嘉陵江跳波吹枕屏送君無一物清江飲君馬路穿蔥竹林父老拜馬下不用驚走藏使者我友生聽如家人細說為汝評若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為話腰脚輕猶堪踏泉石

此所謂脫手如彈九筆楷俱化全集中如此者亦不多也大抵似太白而去其豪放也換韻相間了無轉折痕跡此殆由元氣而出未可以法度求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

春山傑傑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江路滂滂傍江渚此間不可無君語金艸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極華知君紫馬巖花落出城三日尚遲遲妻孥惟罵歸何有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清空如話盡得風流兩句一換韻繁：如貴格友調新是之謂天籟更無心手經營之迹中間有初唐沿齊梁音節風味足知先生之才無往不可

新城道中二首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落脚種兩聲。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挂銅鉦。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未樂。煮葵燒笋餉春耕。

身世悠悠我此行。溪邊委壑聽溪聲。散材畏見接林斧。疲馬思聞春旆鉦。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人間歧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

撒手游行極蕭灑之致坡公七律欲抄者尚多即此篇知余所服膺有在矣

嘉慶丁卯梁山舟先生重過鹿鳴浙紳士呈請預宴呈曰  
竊以人惟求舊當思前輩之典型禮重典賢正藉羣倫  
之兗冕恰支干之周甲秋試應期喜福之壽曼延春風  
到座既振羽儀於先路宜光樽俎於今朝原任某官某  
散冕承華詩書炳美宰相世系之表具在史官鄭公通  
德之門推於梓里久膺華選早歷清班讀中秘之書揖福  
蒼襟領內史之職珥華螭蚴汨引疾邱園養痾林藪子  
羽勿由之徑春草自生晏晏已散之裘冬月猶擁猶復文馳  
玉軼羣欽駉雅之才墨龍金壺人慕晉唐之格信是藉之

矍鑠寶一代之靈光茲者祥屆丁年花開乙榜騰却林之一  
心賞而留丹歌鹿鳴之三詩仍肄雅化如立鵠只添冰樣之  
頭銜身早登龍合認燒錄之尾段伏願

甄以耄學降禮耆年當德星垂耀之期揚

壽世作人之化田光奏情俾與賓筵庶招蓬阮之神仙未作儒

林之領袖一名漫居乎先甲請看老桂之榮萬物樂得

其由庚額慶斯父之瑞中丞具

奏木天舊籍林壑高蹤年已近夫期頤科再逢子丁卯是皆

聖朝重熙累洽總為休徵

皇上惟化作人蒸成異瑞遠佳辰以合宴耄耆增逾分之榮倍頌

德以登筵科目獲非常之章得

古賞侍講學士准典宴梁復具呈中丞代

奏謝

恩畧云同書世受

國恩身叨門蔭清書散館大考選官在京供職兩充分校入闈以

病苦歸三度祝釐赴

聞無健飛之翮翻怯風搏非中伐之材徒虛匠願長願為

太平歌詠之民豈復有非分

恩榮之想乃今

錫之禮宴

寵以清階俾蓬藿餘生重沾

雨露桑榆晚景益被

光華里黨傳為美談士林紀其盛遇惟是衰孱筋力不克匍匐

殿廷送望

九重悵莫達用抒寸贖葵向莫名伏乞代

奏云 宴日先期縣送儀注單開應送金花箋表裏宴

席照例備辦外屆期朝服詣撫衙候主試茶畢乘輿

由中門入堂簷降輿各大人出迎堂庭下行賓主禮相揖畢

藩臬提調監試俱進揖畢府引新舉人上堂排班重赴另

設拜單望

闕謝

恩其宴庭位次設於堂之東北隅云山舟先生有紀

恩詩四章有使者並修前輩禮阿婆又入少年行及流水再經

人面改夕陽雖好日輪但比還九轉終初轉若話三生又一

生之句和者數百人

右亦兩般秋兩卷所記山舟先生之姪曾孫也



恩餘隨錄

是冊起於二十六年九月兒子受田蒙

恩賜壽之後故以為名以見余之尚能從事筆札間老不知

疲者皆

聖恩之餘也然余指愈僵而視亦愈眩能否終此冊蓋未可

知又余自引疾後所志唯在農圃近得一聯云杖桃

雲去菜連瓏船載月來花到門自視以為工謂其後

有無限樂事在也或老廢筆硯尚可於此得少佳趣

亦未可知要之為沐浴

免天優游化日後人知者考其始末亦當有羨於余之遭

逢之盛而詠吟慨想之不能也已也

研北老人自記

老年醜態種種畢至然不忘讀書至歷代興亡之際

感衰治亂之由臧否得失之故未嘗不拊膺慨歎豈

所謂壯心不已者耶亦由性情實然至欣賞奇文亦

惟古人不得志者所為尤覺感惻心靈往復迴環

不能自己古稱讀書家樂斯不以不樂為樂耶然

性情如是不能改也老人又書



丙午九月三日受田六十生辰蒙

恩賞壽謝摺

本月初三日臣六十生辰仰蒙

皇上天恩特加

膏養

御書福字一方

御書壽字一方梵銅無量壽佛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

柄牛油石朝珠一盤江綢蟒袍一件綵絲蟒袍一

件大卷江綢五疋大卷八段五疋綢綢五疋春綢

五疋帽纓二匣

欽派武備院卿存住齋捧到臣恭設香案叩頭祇

領竊臣衡茅下士社稷凡材幸遭際於

清時荷

聖明之

養育爰承

帝簡權置

禁林教書振英課日就於

三天說禮明詩凜星趨茅五夜由詞垣而進

宮秩自內省以陟戴御頭銜進模缺有待而先遣除

日頻傳章甫披而隨下遂階極品並沐

鴻慈既極持夫夙紀之司復

特晉於冬官之長度支仍領三庫異以勾稽將作攸闕百

工聽其綜覈凡此殊常之

委任胥由邇格之

榮施更復遠秉父衡滇池奉節適司學政晉水宣風始襄

春試於南宮旋典秋闈於京兆

黼蒞進講執經近

日月之光珂馬趨

朝攬燁輝星辰之色

天顏不遠於咫尺

聖訓每接以從容深愧庸虛疊蒙

高厚千載一時之

知過積年累世之光榮自顧何人膺斯

寵眷茲以臣歲逢周甲復加綢疊之

恩物洽由庚益溥舒長之化今聞受祿

福林之琳璫方未美意延年



壽寓之函宏式廊捧

鸞殿而俾漢煥乎

帝謂如臨觀

龍翰以披雲煒矣

天題若揭祥金可鑄瞻寶相於華嚴吉玉斯雕握瓊枝之

朗瀾括圓珠而記事對揚符丹簡之書服采繡以章

身居體應黃裳之象以速

高方列綵比黼黻之商皇更俾

內院影綵稱絲綸之典首六街觀而增艷一室賁以生

輝儒臣罕觀之奇達察察矜傳為盛事仰惟

彤宮介祉既宜民斯以宜人

璿室凝釐惟建柱於烏鋤極載陽春而至莫非

太和保乂之恩沛膏雨而流皆出

大造龐鴻之德乃臣重叨

典與渥被

皇仁荷輦戴以難勝或禍濡而不稱伏念臣家依

鳳闕世荷

龍光和鳴鶴於九臯卜漸鴻者三代曾無塵露稍裨

崇深而

宸睠彌隆臣衷滋惕錫稱難老不教蒲柳先零萬日因材

高幸桑榆未晚臣惟有矢殫夙夜力答

生成銘丹心於葵藿傳之繼繼繩繩策素節於松筠守以

以乾乾翼翼臺南萊北長膺春阿多士之章露湛

雲御更獻

天保萬年之頌所有微臣欽承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祈

聖鑒

人之一生不過數十寒暑自其前觀之以為未日方長

自其後迴首不過一瞥眼間耳故古人俄暮劇於燕金

寸陰競於尺璧也余自少時即慕陶長沙之惜分陰

劉越石之雞鳴起舞以為志士固應如是然其時雖云

自勵究不過內存此志不甘與碌碌者伍耳實在如

何下手固未有也迨其幸博一第遂入翰林時則朝不

謀夕終日役役於衣食僅於枯卧時料理文字之事

惟與受田講畫頗盡其意而受田亦十年乃登賢書

又十三年乃擬南宮官詞曾雖非早達不可謂非二十

年勤懇勸學之力也今受

聖明特達之知日直

內廷竭佛時之力過蒙

委任乃躋正卿

錫福升庸使着個堂固始願所不敢及然豈非微窺學問所致

若使從前京中歲月以食貧故奄忽遂過今亦同周花甲

也相去何如耶故因錄謝楮綴言於後以為奕世子孫

勸為過而不可留者時也往而不可追者歲也可不

勉哉 八十三老人石樵書

嘉慶年間續修

皇清文穎余初與烏旋調充全唐文抵校遂不與其事余所

擬送亦多佚去其和

御製有沈德潛錢惟城兩家因另謄其稿尚存篋中今錄

於此

沈德潛錢陳羣未接因成是什仍各書一通助之敬

賡元韻

二老舟停舊澗清恭迎

清輝極尊親歸田異地隣三益戀

主同心竟一人

帝春並加

恩屢泐天衣無縫白通神夫音下土窺雲漢敢謂和聲

變格新

御製以兩人一詩恭和即切此意

奉

勅題

御筆古幹梅園

御苑磁盆放古梅一枝早報三陽回着花不多意簡

淡時有蕤蕤香風來根株剝蝕欲枯朽孤幹

抽英換老醜畧施淺色染冰肌綽約仙人中卯

酒此花培自江之南常同優鉢依花龕無翼

而飛移

內苑

天家雨露饒滋涵不須雀啄破蓓蕾春到自逗顏微

酣

九重殿取只用墨天趣何嘗矜婉孌九方相馬意畧

同北牡驥黃只形索淋漓餘典賞以詩佳卉

能邀

聖人識冰霜鍊盡老此材一遇

品題重標格去年

六御之湖濱馬家山畔梅千村留題恰在香雪海韻

事傳編三吳民

迴鑿以後遠此景還藉古盞傳餘芬摩挲老幹託詩

畫如對寒流萬壑雲

落花詩六首元韻

芳華開落豈無由欲喚春歸黃果留燕蹴迴旋

舞瑤席魚吹吞吐漾寒流五更風雨疑逢劫三月

池塘似報秋菴草紫沙餘慘澹杜陵江畔不勝

愁紛紛墮白與飄紅鈴索聲傳鳥下空有迹應棲

香帶草無歸似逐斷根蓬青禽帚掃千堆雪

紫麝登消一苗風誰說吳兒腸木石點然如在別

離中

除是維摩不動心髮絲禪榻感還深輕衫拂處

人方淡小扇承邊樹欲陰香色已空餘寂寞因緣

未了費追尋如何塞外春光斷又惹新翻羌管

暮愁

暮愁

音

散落空花想曼珠人間榮悴只斯須縱隨流水香

還結直到成泥豔始無深院苔茵稀見蜨江樓

柳綫淡蔽烏空岩惟有青松樹不謝浮華挺一

株

美人遊暮感如何花片紛同離緒多以我蕭蕭

愁獨影送君去去點清波三生石許談前歲六

曲屏即寫舊柯一別那能重上鞦邈然仙跡斷

銀河

落葉蕭疎憶往秋今番又復撲離愁綠雲漸着

遮征騎紺雨旋送客舟高閣微吟斷腸李武

陵虛憶湖津對觀空悟得無無音今古人天共一

漚

落葉詩六首元韻

嫋嫋風前可自由霜彫萬木那能留空林堆去

添寒色斷澗飄餘礙溪流忽露烏巢惟覺瘦槓

逢山骨欲驚秋不須送遠魚懷舊極目平林惹

暮愁

暮愁

秋郊忽漫問春紅。又見霞光一晌空。春去有痕歸野燒。飛來無際。逐枯蓬。打臉似聽清宵雨。平砌方知五夜風。邊轉化工存。

春燕生機正在雪霜中

搖落偏驚宋玉心。閒庭隨處積深雲。依稀疎樹稀留迹。月到寒林不受陰。鋪却石林僧未掃。迷將樵路客難尋。宜隴首亭。鼻畔獨支支。那聽遠音。

望裡槎枒氣象殊。南山豈獨老夫須。青袍處處

逢搖落。紅樹年年換有無。林下聲乾。聞步鶴。枝頭霜冷。想栖鳥。此時迴憶三生夢。金谷園中一萬株。

淮南木落感如何。楓岸紛紛下窠多。閒共雲衣迴古洞。遠轟雁影。度溶波。餘情未了。還棲輪瘦。實當辭不上柯。惟有廣寒宮畔。樹依然。暮雁俯星河。

天無點沫不成秋。臨水登山幾許愁。瑟瑟聲中粘蠟屐。蕭蕭影裡點漁舟。美人黃土憐嬌旦。賓

客西園感應對。一片枯來悟榮落。滄瀛三髮看浮漚。

柳絮詩五首元韻

花事闌珊又一巡。俄看落絮點江津。枝間婉轉難辭樹。陌上迴旋欲餞春。乍止忽飛。輕似霰。疑無。還有落於塵。朝來倘過郵亭路。好冒臨歧惜別人。

瞥眼春塘長嫩穉。碧空又見景低迷。多情故態悠揚甚。無定行踪恍惚兮。輕粉糝將陶令宅。閒

雲繼到白公隄。劇憐雨後歸沾滯。猶逐殘紅上燕泥。

塘邊彷彿著微窳。穿過珠簾上玉臺。聲臭色香俱寂寞。東西南北總顛狂。游絲並舞相隨。緩戲蝶爭高一似忙。點入硯池清不滓。紫迴筆墨亦何妨。

輕陰漠漠竊霏霏。撲面逐勞袂一揮。作陣欲隨離燕小。化萍能覆鯉魚肥。陽雲樓上因風入。潮水橋邊對客飛。只是裝綿虛想象。

聖心願此念無衣

漫漫流眄目難窮無限離心付太空  
寶筏故應烘

薄日體輕自合受和風已憐老樹裁  
司馬更看

飛花祝小童吹向

九重深處縷綿迷傍朵雲紅

以上沈詩

移竹元韻

為愛簪簪種重規在陸槩枝柯仍不改  
封殖此無難  
帶露方辭塢稍雲已接榭  
莫堪携漢使

谷走伶官解律風連尾駢叢錦護端尚餘聲

夏擊更合影攢樂幹末未育筠排試手因

側盃傾玉液編橙擁珠環但覺清陰轉何曾宿

窺殘林開通徑曲溪靜拓畦寬好劇貓頭笋行

裁鶴尾冠莖籬空颯颯近圃忽珊珊莖盈扶宜

架根滋蟄易蟠伏前先覘去雨後待分竿未作

千尋想常延一日觀為園應補石點筆或徵蘭

樂暇垂佳賞

吟餘遺古歡依巖苔篆淨拂水鼓紋單  
宛挾三秋

籀成生六月寒平安添介

育物驗頻看

玲瓏峯元韻

龍鑣遠指遼碣東山靈衛

躡承天風奇效秀千里重

帝所攬結惟一峯一峯不與千萬同  
苔堯遠蹠白玉京大帝所攬結惟一峯一峯不與千萬同苔堯遠蹠白玉京

宮小霍茲絕雄陽鳥展翅晨光通屹彼靈掌排崕蔥

唐生峯岩非象名潛窟洞出中隆隆密窅疑有

雙龕童其間丹氣舒霞紅陽區陰敷撒太空玉芝

瑤草神仙蹤北戴斗極為崆峒攀捫直上徑莫從

一自

筆錫名玲瓏析木之野宅殿中考圖徵牒垂無窮

大西門樓前較射四首疊舊作元韻

層軒勢欲俯秋山矍相場開奕堦間九月龍堆

行猶後三朝鳳閣

勅築開期門舊習鳴鳶為枝絕域新隨振鷺班黃繖

高張天榜榜雕弧

親教一輪彎

一簇珊瑚雲五色。當自然。

巧力服中黃。破空白羽飛如電。落地紅心小似楊。威輯

遊方懲後至。德成惟化迪。

前光。奮師究馬何煩致。萬里從東靖遠狼。

舊什膺馳紀。祝嵩騎虞。豈奏韻還同。

怡情藝圃重開埒。嘉遠

山莊早錫弓。風引林皋晴。落雁日移蘭館。查懸熊

共欽

聖武真天縱。欲賦慙無庾信工。

更向長楸試玉鞭。柔温有

詔許來前人。從首宿葡萄地。看到方壺負嶠天。肅

慎已教遊化國。蛩尤待縛驗情田。載橐永真

芭桑業。伊始長書大定年。

七疊中秋帖子元韻

團團桂樹影長閒。四卷纖雲淨若刪。今夜昆明

湖上月十分。圓滿照前山。

三條燭下引文光。桂苑應添翰墨香。

天上新題傳錄院。仰看雲漢斗為匡。

新詞繪月月為師。不數蘓家帖子詩。七度蟠

傳

綠華。清輝長與照華池。

蓬萊高處敞瓊樓。萬里無塵接素秋。好語因

風來。速徵玉門關外海西頭。

悅心殿元韻

韶華芳殿惟初臨。

睿賞如從宛委尋。塔外澄空收遠景。城中歡喜送

春音。鷓鴣預識新波暖。竹樹徐添曉色陰。天

上

璇題傳

聖意萬方樂。豫萬年心。

雪元韻

參隴三冬早。編霽入春快。雪喜頻添。臆虛有響

徐窺隙漏。靜無風自壓。檐葉應仙。莫罪五葉

影翻銀燕。訝初蟾年年

授簡逢嘉瑞。廣詠欣逢韻疊拈

翠雲山房元韻

暮接朝飛遠黛橫。巖居偶契

聖之清

寬旌小駐烟霞窟。羽衛齊為霄漢行。鮮迴陰崖迴  
雪色。山空春梵落潮聲。凭欄此際

皇心務。虛白能生象外情

登金山塔頂疊舊作元韻

牽堵波形擁黛尖。直看勝槩一時兼。不知山勢  
穿雲迴。惟覺天風灑面恬。二月鶯花空際遠。六  
朝佳處望中添

聖情遊暢多神會。妙理當前信手拈

過常州府城元韻

帆卸荆溪館。春乘內廐駒。遙連五湖濶。迴眺  
大江趨。分野高懸斗。人文秀擢吳。冰池猶月  
印。歌浦有峰臚。財賦原稱盛。東南此寂歎。前  
年裁小袂。我

后極深虞。齟貸

恩頻渥。閭閻氣早蘇

翠華臨幸再。民隱重

咨圖

入浙江境元韻

畫眉橋過水窗門。一路風光別樣溫。菜吐黃金  
香滿野。草含紫萼色連村。吳儂俗已紛華少  
攜李名原古意存。灾沴全消非昨歲。尚勤

宵旰費詳論

曉發蘇州元韻

傳呼早出闔閭城。纜引黃頭  
御艦行。樂見留連村墅景。便教并進水郵程。六門

曉市春聲動百里。平江樹影明。是處吳歌

盛德。遙從雲日望

寬旌

杪秋遊巫閭山元韻

峻宇東瀛接。神區北極開。鍾靈長鬱鬱。作鎮  
亦恢恢。元圃光恒滿。蓬壺景已曠。六層環窈  
窕。百仞面紆迴

鸞馭千峰迴

宸遊萬國陪。名山欣始歷。羽騎且停催。區區祥烟繞。烟

縵翠色堆。貼天真峻。極拔地屢驚。猜舊說。噬鞭石。  
高風想鑿。玉巖森半。金殿淨纖埃。泉竇胥  
成乳。雲屏不類。岫藏書。仙跡在望海。

帝車未馬。篆餘碑。紫松門一徑。終罔巖深掩映。草

木。悠滋培。遠瀟相融。結滄溟。此澗洞占星。雄析  
木。侯氣識營胎。霞嶺軒軒舉。雲根瑟瑟胚。獨

尊同泰華。羣岫等與陸。澗有游魚。燕庭生步

鶴苔。寶幢剔鹿苑。花宇飯疎。臺應谷風。迴籟

呼。高地奮雷。摩崖留。

瞻賞旋。暫徘徊。永念司方重。端資佐岳材。首塗迎澗

澤。歸馬驟銀杯。薦福叨神祝。摘華仰

睿才。仙源如可溯。琪樹訝新栽。碣石常縈帶。雄關自

岌。鬼黃圖。雲物近金典。文該崇望。基隆矣。云

亭實陋哉。矢音摹遠景。蕪弱愧蒿萊。

載觀寶穡。可望登秋。迴憶望雲。慙悚并集言之

不足更成是篇元韻

羶腰舉菟典。所重尤占年。郊園綠盈疇。花穠轄

接天。傳次及畿甸。蔚然復蔽阡。

睿情一怡暢。撫景翻思前。龍見澤猶新。晏陰節遞遷。

勞心鳩喚雨。蒿目魚圻田。何期嘉澍霑。錯壤膏

澍然。金飢與木穰。氣教甦過焉。

天祥有孚格。

帝力自軒全。神臬試彌望。沃野巨以綿。素筆載誌慶

喜氣融。

虹旂。

黃樓再疊。蕪東坡韻。

彭城老守事堪說。宣房既歌逸典。葵黃厭勝

起層。謀俯瞰清泗。恬波滑。夜醞欲換太白。韶朝吟

屢結。王生機。時賦與王輩  
倡和最多。鷓鴣未對花。憶往事。萬

指千鍾。想吸呷。檻前細雨。容管。莢隄外。秋田農

荷。鋤要。徒勤苦。得詠笑。早益風。流任。驥。投。即今如

帶白繁城。相對秋山。成一刹。我。

皇觀河。再紆。縹緲。宜妙。合神。樞。軋石。隄。新。翠。束。奔。湍。

水底支那。靜埋壓。基。經。戲。馬。日。初。長。亭。依。放。鶴。

雲。微。鬱。平。成。詎。借。石。刻。牛。富。庶。真。誇。欄。肘。脚。

登臨快詠。萬景隨龍。虎餘踪。為開雲。



側理紙

東風感水生。綵。笛。簾。八。尺。相。江。雲。象。皮。輪。固。堅。不。  
鞞。石。鼓。刺。落。雷。回。文。譜。箋。說。款。款。驚。未。見。初。道。數。宮。  
成。足。練。橫。簾。縱。理。孰。可。方。典。午。曾。賜。中。書。郎。遼。西。  
管。城。老。而。禿。千。闌。土。蝕。青。鐵。光。琅。玕。反。貯。雙。錦。囊。  
摩。抄。追。想。增。彷彿。

詔勅冰人重製。研。裁。成。尺。幅。黃。金。價。

仙毫一仿世南書。佩。阿。神。暢。五。合。俱。褚。家。累。葉。舊。邀。

賞。雲。藍。十。萬。益。不。如。更。聞。什。蘇。秘。其。一。片。壁。崑。山。重。縹。

快海中繁采。應。夜。明。陽。水。陰。火。吸。噓。成。上。徹。落。井。

種品。焚。英。

奎。文。奕。奕。羅。璣。衡。

遊千佛洞得古體四十韻

名山如畸人。相。賞。有。風。約。昨。聞。

萬。乘。未。眾。駭。媚。崇。竅。茲。洞。何。幽。好。秀。峙。臺。之。嶠。暄。

暄。雪。峯。巖。刺。刺。雲。排。翠。

馳。道。所。經。過。跋。馬。任。非。輕。飛。黃。服。卓。脚。壯。上。箭。浮。卓。  
初。疑。攀。虬。螭。漸。覺。俯。隼。鷂。追。負。轉。嬰。媪。出。險。

忽。進。蹕。巨。闍。佛。氏。言。精。進。却。境。魔。燒。見。難。斯。畏。

難。心。動。風。播。播。期。門。况。貯。臚。巖。底。周。虛。欲。先。

登。以。

身。率。警。示。拈。花。笑。靈。山。會。偶。然。迦。葉。破。顏。効。所。以。秉。

神。謨。獨。斷。衆。乃。幼。斯。理。豈。禪。悅。斯。義。實。政。要。不。然。慙。

宸。遊。詎。之。藍。輿。輪。為。山。炮。未。成。掘。井。記。深。諧。行。行。兀。狝。

替。偃。蹶。勢。欲。抱。叶。曲。拂。更。裏。迴。遂。獲。聖。界。造。扈。遊。

月。竄。巨。驚。喜。拜。脫。帽。天。風。吹。冷。冷。萬。賴。屏。萬。開。俱。

抵。始。何。年。卓。錫。舊。道。廟。潛。虛。何。胚。渾。一。葉。一。花。

繞。花。花。寶。鬚。光。葉。葉。金。蓮。糝。似。會。無。遮。遮。似。讚。瞿。

師。樂。叶。諸。天。世。尊。諦。精。義。此。焉。害。乃。以。不。二。身。幻。

作。千。億。教。延。

釐。慶。既。成。靈。寔。一。

登眺計里鼓數極未枉由旬道叶迴睇佛頂巖一指眾

香。妙。婁。尾。得。勝。因。迴。出。思。議。料。從。官。企。

星。罕。肅。習。下。深。峭。天。人。送。歡。喜。仙。梵。迎。陵。斗。

蒸。吟。縱。筆。成。琅。琅。正。始。調。契。性。通。慧。根。道。徹。圓。靈。照。

微。巨。惡。載。膺。俯。首。

釣天韶叶搜奇惜未曾。嚮佳非真到天姥。詠夢遊螢燭  
詎窺與中佚二韻

蒙古土風雜詠十二首元韻

乳筒

用比鴟夷狝子皮。居然餅水注無遺。將夫絕勝捺  
酥際。桐廬真成獨流時。持獻壺漿流玉瀝。桂携蕃  
部傍金羈。凝酥結乳終年計。蒙古於牛羊肥育時  
造酒酒為終年之計  
元酒風淳俗未移

荒田

時司獲理時分井。幾後沿岡倚作田。自有溪流能沃  
地也。同荒草任粘天。牛羊影散寒畦外。粉勒風高  
晚獲前。量雨課晴都未解。生收成熟匪今然。

鄂博

但使心如石不磷。祈禳隨處格明神。路旁木可題居  
士。江上舟曾祝丈人。樹表疊山風尚古。留旌懸帛意  
還中。荒靈詎識況埋禮。鑿此權輿七月幽。

草囊

行笈何須付酪奴。級裝利涉一囊俱。數升不是盛

丹氣三宿何闊。懸盃孟說彼中雷。呼力加英將便  
腹。陋諸儒臧膝携挾。背游牧皮相。魚容百億。輕

柴車

駕來老犢行山便。不必車工聚獨多。驅谷嘔鳩輪沒  
草。兼泥歷落。翻河短棘那更。輕揮塵薄。笨猶  
堪穩勝。駝糧帳宵寒。初夢醒誰捺。桑勝月中過。

骨占

幾聞九菴卜。惟羊神諭偏。憑火骨揚。藏藏漸看。燄  
折。龜庚徐驗。墨呈祥。反占巫語傳。荆俗鏡。穩春詞

馬竿

祝女郎。別有牛蹄與雞骨。觀爻義並。測歸藏  
狀。臥房呈明玉。純龍駒出水。氣曉騰未。閑六轡。難生  
控。先繫長竿。要擅能騎。燕掣未。徒戲舞。錦羣空處  
扶。憑波擬他。漢使當年。都落盡。於旌尚。可稱。

兜版

於菟綉袿。窳堪憐。束板何緣。縛兩肩。倚並。桑狐非。自  
射。寢疑竹。簾轉拘。拳。種。廬。鷓。立。階。前。玉。駝。背。絕。牽  
臂。上。錢。權。襪。翻。應。啞。契。蒙古諸蕃呼  
內地為契塔試啼。痾。痒。意

常懸

尺簡

編章作簡著文言。竹帛遺風溯本元。塗寓新篇欣有  
屬。刪除舊稿惜無存。印未絕。類鴻飛。雪削去。宣教  
鳳。署門汗。牘可能窺體勢。

國書共譯細評論。臣汝誠曾分授國書

竹筆

豈必含毫試一揮。竹頭創製未殊歸。箭抽霜絲粗  
成。拂筠淨松烟。暑染衣。湯笑中。書老而充強。名相

管是耶。非滿山。寒兔空。餘穎草。淡秋原。掠地飛。

口琴

孤絃獨奏自嗷吹。名借排鐘製改為。匠斷翻令成。以  
治肉聲。端的勝於。綠雙鉗。納氣宮商。叶一檢。調音  
喉舌。知馬上。琵琶。千載恨。又添新曲譜。謝氏。

轉經

無名字。虛本無。父輪轉。人天盡。悅欣未。要珊瑚。留舌  
相。誰云。迦葉。在音。問。擲。過。掌。上。恒。沙。界。幻。出。空。中。  
大地。根。自。悟。圓。通。如。意。後。魚。山。清。梵。枉。平。勤。

柳條邊元韻

控制朝鮮挾遼海。一家侯尉何中外。揮柳為唐比  
折枝。豈似築邊民力憊。經過蒙古部落多。疎雜為  
畧孰敢過。

國禁曾聞戒私越。守典詎待煩謹訶。廣場綠原亘千里

虎路三峻嶺倍徒。夸齊務楚莫足云。與地侔誓誠

富矣。吉林近接

輦路東。索宋及。遙與天。漢。逾。入。邊。迴。首。望。邊。外。風。景  
不與荒。遊。同。清。時。屏。翰。有。九。有。芭。桑。非。恃。嚴。局。守

年年歲。歲。春。風。多。先。上。伊。屯。門。外。柳。

松花江捕魚元韻

江頭山色澄可觀。江上漁網浮寒烟。羽林旋呼進  
艇子。漁父喜甚紛牽船。須臾棹入魚樂國。千頭那  
辨鱸與鮓。細鱗飛涎引策策。長鬣噴浪乘軒  
軒。更有盈車壯結尾。投竿不上施呂難。長繩繫  
父始命。中排流。呼哈餘。獲。馬。濠。梁。莊。惠。且。云。樂。  
雷澤况乃遊鱗縉。虞人惟願

聖情悅。踴躍當流未解寒

富集行元韻

陰寒生沮洳。潤躋滌阜陸。遂使長養功。到此鍾於木。入林祇覺經過頻。宗生族茂蕃子孫。蔽虧扶光氣。森爾萬馬蹄。踴躍飲辱。依鳥若塞土。囊口腫。蟠蛇頭。前後槎枒。曲徑不可通。蟻緣一綫。但却走。喬松蒼古。樺非青。其餘蘆薈。難以名。柯莖搏擊。互糾結。葩經欲識。無旁徵。繁罔絡。磴絕。棘鳥。蛛黃熊。出豐草。神仙窟。宅疑在。鳥乘。矯行。靈。茲。取道。千年。落葉。寂。深。處。鮮。剝。難。分。石。與。樹。巖。雨。何

曾到地。流。晴。天。自。散。湧。空。霧。鄧。林。若。木。孰。通。此。開。闢。以。未。罕。倫。比。斤。谷。天。全。非。不。材。輪。蹄。秦。漢。曾。經。幾。廣。生。富。媪。詎。亦。奇。偶。然。類。聚。莫。之。為。人。情。駭。所。未。及。見。荒。遠。靈。異。恒。如。斯。  
萬。乘。未。過。埃。壙。清。山。園。赤。谷。自。揚。聲。詎。然。真。境。開。平。速。回。望。櫛。椽。正。曉。行。

靈巖寺西入石三用唐劉長卿韻二首元韻  
緣崖初得路。燈石試尋苔。谷口鐘魚靜。雲邊宮雀回。門原不二入。入石路至靈岩次日。好輝仍由先徑。法本自西來。帝

釋雙幢。建天孫。一脈開。岩勢蜿蜒。實傳衣鷲。出治寺。分泰位之奇。釵髮。摩頂記。曾裁。跋馬陪。遊舊。銀花散。作杯。前次。日。葉。鳥。以。從。

幾稜山。畦。麥。含。膏。苗。似。苔。香。臺。心。早。印。甘。露。味。初。回。境。豈。分。今。昨。因。還。證。去。來。棲。真。巢。鶴。伴。卓。錫。乳。泉。開。暫。月。能。常。住。天。花。不。待。裁。醍。醐。曠。澤。決。詎。止。濟。桑。杯。

再和沈佺期望瀛州南樓韻  
春。逝。經。古。誰。羽。騎。臨。丹。霄。岑。樓。渺。何。許。高。詠。成。蕭。索。

細。想。吟。眺。人。逸。韻。凌。芳。聽。寒。烟。淡。村。柳。新。水。浮。溪。橋。撫。景。諒。如。昔。懷。古。豈。云。過。經。過。一。攬。結。心。遠。無。塵。覓。

天章再廣登瀛海徵風詠  
行。帷。習。射。元。韻

依宗壽律  
翠華東廣埒

興餘課六子。早。辨。穿。楊。先。正。鶴。新。看。傳。箭。已。平。戎。影。迴。翔。羽。雲。翻。碧。風。定。

和門的。掌。紅。衛。士。更。番。還。校。藝。至。由。爾。力。  
中。難。同。

降。旨。加。賑。去。歲。山。東。被。天。州。縣。元。韻

海。岱。惟。青。州。疆。理。接。畿。縣。吾

皇。抱。痼。疾。若。自。燭。見。一。隅。偶。告。祿

沛。澤。如。環。轉。譬。之。於。春。風。煦。姬。必。吹。萬。已。聞

輦。路。滋。甯。有。中。澤。歎。卿。齒

愷。悌。功。倍。慮。福。半。並

詔。東。諸。侯。重。起。振。瘡。散。一。月。兩。差。患。豈。云。區。美。金。祿。典

水。飢。流。行。理。可。貴

天。天。心。佑

仁。主。伊。始。屢。豐。遍

禮。虛。元。韻

掌。舍。猶。傳。古。制。淳。山。程。水。驛。徧。周。述。玉。京。八。五。環。重

極。太。紫。圓。方。於。百。神。皇。若。節。茨。同。仰。德。務。徒。薪。屋

為。觀。民。四。宜。軒。牖

皇。情。信。暢。信。宿。風。光。得。勝。因

過。東。平。懷。鄭。州。給。堂。用。東。坡。韻

嘗。讀。昌。黎。文。絲。竹。羅。堂。後。更。憶。東。坡。句。溪。上。搗。花。柳。送

勝。插。平。東。平。爽。氣。蘇。襟。袖。遺。址。今。何。存。錯。落。群。星。宿。無

復。構。連。雲。空。餘。泉。噴。溜。藉。非

天。藻。題。人。蹟。並。陳。朽。因。之。賦。新。詩。高。會。想。父。酒。微。聞。溪。雨。噫。清

響。雜。行。滿

重。遊。澤。石。袖。袖。雲。寺。量。甲。子。舊。作。元。韻

晉。時。嘉。福。宇。唐。代。布。金。圍。一。自。述

宸。輝。重。來。訪。佛。門。壺。中。藏。日。月。足。底。底。列。兜。黎。宗。諦。前。因

溯。起。然

契。象。言

海。眼。傳。聞。說。諸。天。俯。作。隣。守。澤。應。有。物。種。拓。是。何。人。刺

瑟。風。運。細。邊。陵。響。自。辯。由。未。歲。宇。樂。付。與。茲。葛。倫

望。望。雲。連。岫。雲。仍。與。岫。德。廿。年。今。似。昔。滿。月。此。道。前

竹。更。濃。霏。露。松。猶。暖。發。煙。歎。吟

天。樂。奏。擊。鈔。妙。生。蓮。上。群。舞。未。通。刺。即。成。詩。七。章

聞。說。招。提。境。仁。山

望。晴。留。上。方。春。與。駐。下。界。水。常。流。極。閣。為。開。西。星。河。得。舉。頭。祇

疑。靈。窟。裏。自。有。鸞。飛。技

氣候花晨雪。輕寒勒曉霞。步尋碑。拭蘇。題樞墨。龍  
紗。梵韻樓雲鶴。圖形走壁蛇。徒知初地好。堅固義

徵芭

村外芙蓉。按村名。處

鑿喜氣濃。僊民通。在抱。已。字。愜。當胸。使證頗羅果。能參

玉溜涼。風鈴兼粥鼓

皇德座調鐘六者如一首深傳古人結  
構之法。頃折迴環之妙

以上錢詩

此皆開館時發出當時詩片。選而錄之。間有訛漏

無從改補。兩公皆朝苑前。進遣際極盛。故多廢馳

之作。措詞命意。正大和平。是為應制之式。五七言

排律。考試所用。均不外此。即余前所記宛轉。關生春

融派。慮者是也。尚擬另鈔。送本姑俟後日

嘉慶十七年春余奉

派隨園

駕還

大閱兵於南苑。禮成。余進頌冊。凡四種。稿今失去。莫可追尋。但有其前捲序。錄於此。以俟他日。或得而補之也

歲壬申三月

皇上大閱兵於

南苑率

前典也

國家政象立制。星羅碁布。拱翊

神京

皇上簡教。以時風行。電照所繇。與詩美有聲。書作無逸

其揆一焉臣職司簡記。殿班

危從典觀。其盛誠願導揚

麻烈光之罔極。竊擬為說。為賦。為樂府歌辭。義貫體分

於蹻蹻之造棟。棟之容。謳詠舞蹈之意。庶幾形容

萬一謹拜手稽首以

獻

嘉慶年間。所進冊。惟此稿。佚失。又二十三年

起居注。前序稿。亦失去。不可得。自是之後。余升閣。學道光改

元蒙

恩擢侍郎。又督學兩浙。差遠。復佐銓部。不復與文字之事

矣。又十年。而引疾以退。今又十年。矣。優游

盛世歲月舒長見孫皆承

聖恩顯榮朝列誠昔之夢寐所不及也無論其遠即十七

年同時

扈從自王公近臣部院兩朝夕晤於行

行在今皆無一存者余及乃以餘年追際如此誠何修而

致之抑何德以堪之當時同以講官侍從者今則榜

鶴坊竇象山兩相國也皆小余十餘歲侍衛中年

最少而今尚存者僅知一二而已不知者亦不復記

也

是年隨

園

駐蹕盤山四日恭和

御製詩十章借務鶴妨陳荔峯肩輿登山並有詩紀之

後四年余視學京畿兩按永平過薊州望盤山紀

詩云馬上看山似刺蕉一重過去一重消忽逢黛色

三盤秀尚隔丹梯廿里遙憶昔載書陪後乘曾因

弭節陟崇椒松閣一叩誠何幸稽首仙靈或再

邀並識於此其第二次過之則並山不可得見矣

亦紀以詩云聞雲出沒衆峯頭淡冶仙容不可求

去日風沙未日雨一春祇為看山愁蓋往還皆過

薊州而風雨則皆不見也京東之山盤山最秀有

上盤中盤下盤故云三盤曲折幽邃處皆松自

外觀之翠色鬱然山之色皆松為之助也又試永

平時遇科歲連考以二月往至三月莫乃還故云一

春又余視學乃按前任之科故永平乃三考而兩

至也

近人小說有花間笑語內一條云小兒初生三日內以手

蘸雞子清男左旋女右旋自腦後風門骨至尾閭遂

節研擦周而復始有黑毛出愈研愈出比出盡則可

以終身不出痘或出亦甚少且可免驚風或六日九日

再研並研前後心手足心兩肩并穴亦好云方係得之

山東張封翁其家已行之兩世甚效並無痘瘍之事

云

按此方余已記之安錄隨筆今復識於此欲使家之

婦女皆知臨時勿忘也余自少壯居家以至出任在

京所見兒女痘瘍甚多傷心慘目殆不忍言故於此

尤所留意即此是教矣又近時興起種花之法亦甚穩妥每一人不過十餘金母惜此小費也余有增釋達生編之刻仍應將此條添板刊附於後以廣流傳

風俗偷薄日甚一日惟邊遠之地偏僻之鄉尚或有古廉之意以其早濡日染者少而先正之所留胎父詔兄勉未盡也也國家承平日久民生安逸嗜慾漸滋由逸而侈由侈而泰始則以前輩所為可以不必繼則以為可厭又繼則決然舍去不復顧矣其子若弟者自其始生所見

如是所聞如是欲其內順不安於心外觀不合於世固已難矣况又如是之父兄導之於前而掖之於後者乎余閱世蓋八十餘矣少時居鄉黨鄰里間其時老成尚在先世行事敦厚出言雅重具有典型迨後余年日進而此風日微又其後則少者妄言妄行者或避之或任之又其後且縱之且和之矣安得不至於斯也世亦有遭際盛時功名顯達而身沒之後遽即式微其人非不賢也而不至再傳無教故也余初見之頗亦心訝其然及久微察其詞氣容色則竟莫知其非也此在人父子之間旁人所不能與

者無如何也夫養子不教即教矣而不使之親師取友與賢者居處但自謂貴公子宜有以異於孤寒之士其為之父者方目之為賢且才安得不至於斯耶因是而益思吾先世非徒積累之厚其孝弟忠信之教督之嚴而責之力者誠不敢一日忘也

受田蒙

賜壽奏謝

上台見曰汝父尚壯實二子皆翰林此是汝家祖功德故有此盛事益

聖主亦以為難得而當世所罕見者也余每遇福而懼有此榮遇其故居以為安先贈公之教如是子若孫其益思所以承

國恩而衍家慶者庶知余之用心即贈公之用心即祖宗之用心也

天廷之

褒揚豈易逆者耶贈公之教以志氣為先而自以承啓為己任承者承祖功宗德也啓者啓孝子賢孫也贈公夙興夜寐數十年未嘗一日暇逸皆志氣之



所為棄功名不務惟是之為念斯可謂不得於其  
身必得於子孫者矣為後人者可勿勉諸

近得粵信洋商既去於是洋行改為賀貨店而民人與  
夷人彼此俱不能相信因而洋貨價貨大減夷人俱怨  
與義憤不准夷人一人入省城該夷亦畏而不敬復至  
余以為該夷之興心構難本欲得大利於中國故其前  
據定時海時寄澳門新聞即書信也云我等久住此地  
軍許多怨言即使中國許我而我僅得此等此地方

亦算不得豪傑者未福建亦平常竄好是廣東省城  
云云是其本意垂涎廣州居然可見百姓之齊心協  
力拒之不准入城蓋亦知其奸計而然也該夷既不得  
志而又為諸國所顧然勢詘力窮情事灼然此時當  
事者正宜靜以鎮之毋再墮其計中可以息異類之陰  
謀消邊隅之隱患雖失之東隅猶收之桑榆也但未知  
當事能見及否耳外夷無禮本應制之以力既不能矣  
則當淡然處之俾知無利無可圖徒取眾怨亦足以生  
其悛心也而自知非理則猶為有益也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勅徐泗募兵二千赴援  
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成桂者六年屢  
求代還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請令吏留成一年成卒  
怒都虞侯許誥等作亂推糧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  
北還所至剽掠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誥集止命  
陷宿州自稱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勛又募人為兵人皆利  
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遂破魚臺臨都梁  
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南寇舒盧北掠沂海破沐陽  
下蔡烏江巢縣陷滁州大掠泗州作露布散示諸寨乘

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  
乃驅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舉七八殺崔彥曾自稱天  
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十年八月始為官軍所平

胡寅曰徐卒所以叛為崔彥曾失信彥曾所以失信為  
軍帶空虛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者以為  
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按唐末之亂始此  
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

僖宗乾符元年漢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明年  
宛朐人黃巢亦聚眾數千應之巢仙芝少俱以販私鹽為

事業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  
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多附之  
數月之間衆至數萬廣明元年巢陷東都留守劉光章  
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  
手燕京師軍士皆長安富室子貽宦官竄名軍籍厚得  
康賜但鮮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  
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募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  
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數百使運石汲水為  
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賊自潼關入長入長安

### 稱齊帝改元金統

明臣之論曰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百可以  
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舉朝平日官政以生  
曹分局者所辦何事舟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  
在雖曰承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  
七暮矣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人言之者一時  
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為國計獨不為身家  
計乎。以上二條皆明臣論斷然唐代時勢至懿德  
尚可以此責之乎故舉以為鑒則可而考史則非切

論也夫自內而官官外而藩鎮無一而非盜賊將誰使  
籌之而誰使禦之近而畿內遠而侯封無一民尺地  
尚為唐有雖陸贄裴度復出亦且無策可施何況  
碌碌者乎易曰履霜堅冰至防微杜漸不於履霜  
之時而於堅冰之後豈有及乎乎云承平既久者乃天  
命移而人心去之日也亦足警矣且彼之不為國計正欲  
為身家計耳彼似似救救豈將以身殉國者哉再  
查其時乘輿供億幾於斷絕所稱日輦月運者  
亦非實事即有之亦是奪取小民入中官家耳南

衛豈敢問耶唐家是已不可救藥其得失無可論者

獨追溯至此之由留萬世納之戒耳

幼塾時讀孟子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章深信  
其然故性雖褊急從無與人相爭之事持此以交於世  
鮮有不合迨出任後居京在朝數十年無異於先進賢  
能同儕素契莫不以敬愛先之以是為當然而無所強也  
倉卒之間或有加我以詞色致隣於暴慢者我則默爾而  
息平心自思亦有率易之失但其率易實由於敬愛既人  
不我諫而輒出於斯我於義亦當自遠矣斯又充無受

爾汝之實之意也當其時我若反詰之其時必且加甚去橫送  
無幾是重人之過而即自重過其矣我故不為也凡此用心  
恐後生莫知故追憶而識之

與人忠者謂我心必如人心故往；自信太過待人恕者  
謂人心亦如我心故往；相恃太深此處正須理會不然  
則為學問之累然人之出此者亦或別有用意外似齟  
齟而中實無他又不可不知也則人未失忠厚而我  
轉傷淺薄亦未可也此又狹中者所當戒也其源在於  
知人能知人則悔亦寡矣

余本性樂田畝意適山林雖緣一時叨竊

恩榮忝居朝列而時虞疎拙與世不宜是以一覺衰慵  
引疾先退蓋自知者明不欲以糜廩之姿溷鵷鷺  
之列也然竊觀平昔交遊所與言意惟投不存形  
迹者至功名日進居體自移我尚以舊款自居而復  
轉以今情相接倉卒之間便形乖異意殊訝之既  
而詳思又不能不耻之也以此望望竟去天真不可  
強非日月所能改移則亦自行其是而不復求合於人  
矣是以處世數十年從無崖異而終屬孤行古人云

得一知己可以無恨傷心之語千載同揆與言及此不  
禁茫然家舊有田畝別業析著以來久已不屬意將  
返耕終無可藉惟此意縈迴紆紆而已獨寤寐言  
余之謂矣欲稍一彷彿昔賢之高致可得耶

潘岳閒居賦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鄉而良史書之以  
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諛有之拙  
亦宜然顧帝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執微妙元通  
者則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

修詞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  
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逮事  
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平今天子諒  
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  
長安令遷博士未台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  
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  
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効也昔道人和長輿  
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  
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

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邾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筭之役。予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菴室種樹。道遠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斯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閒居賦。以歌事

遂情焉。其辭曰。

傲。墻。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甯。遠。有。道。吾。不。任。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閒居。於洛之溪。身齊逸民。名綴

下士。陪京沂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闕天文之秘。與究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模綠徽。谿子巨黍。異黍同機。礮石雷駭。激天靈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廱。清穆敬開。環林紫映。圓海迴淵。幸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於紫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吹吹而泣火。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嚴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

曹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綬。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樹籬籬。游鱗澆澗。茁茁敷披。竹木蕭蕭。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梅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胡之列。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綠之屬。繁榮。庶漆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薑。蕪。甘。旨。蓼。莢。芬。芳。

養荷依陰。時暈向陽。綠蔭含露。白蕪負霜。於是凍秋暑退。照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樂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疴有痊。席長莖。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醪。頰。或宴於林。或楔於泥。昆弟班日。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盃。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福。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隨。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

批

余生

清時事

聖主官至九列年。踰古稀引疾而退。十年之間。子陟正。柳孫登翰苑。以言祭過。過安仁遠矣。然其所陳田園之樂。余無有也。不勝願慕。故錄其文而吟諷之。以寄意。殆亦淵明無絃琴之類乎。然又因是而惜古人之不遇也。使安仁生逢今日。其功名當何如耶。而見之文章著述者。又何如耶。

王稚宜前明高士。其詩不多。見得其自書便面三首。今錄之。山居即事云。靜鍊身心後。蒸香清燕餘。鮮雲常抱石。垂楊半拂渠。蘿壁夏陰合。桂園秋氣初。岩花枕上落。山翠鏡中舒。余秉栖霞賴。茲脩竹。屋人如井。夜懶道奉老。耕虛室有盈。觴酒門無結。駟車石壁。莓苔古金塘。菡萏疎瑤琴。山水奏竹。簡鳥魚書陸。生卜好時。陶令愛香。盧庭。撲冲霄鶴。踏翻樂。添魚不。嗚。還學。雁。金。生。本。類。榜。已。矣。衡。茅。下。春。言。終。荷。鋤。游。覽。典。二。三。子。作。云。芳。花。北。山。桂。飢。茹。南。潤。芝。悠。二。三。子。空。

谷白雲期。淨業青蓮宇。澄懷秋水。陵閣未展玉。丹與至。引藤危。自取山人適。而將元化。窺朝隨野。懸出莫與落。霞之龍性。誰能摸。鵬榜本不疑。形骸元玉木。悔衣迥。嶙嶙是節。方流火。涼颼清我肌。露華盈。北渚月影耀。嶺前。松作笙簧。聽川將編練。披湘歌似河。辨清燕。類。南皮若問窮。道理。蒙莊吾兩師。新秋夜坐云流螢。乍拂棟。明河初亘。天空山。今夜生。祇思已獨。娟娟衆。空流清響。千林迷白烟。草蟲喧石壁。海鶴唳芝田。默。撫玄化。澹。聞暗泉。朱華行已矣。金氣肅無。

邊火。卧。馬。那。疾。行。猶。催。潘。令。年。浩。蕩。風。塵。裡。楚。江。海。前。黃。金。臺。螺。螺。白。璧。涕。滂。淚。已。謝。先。容。木。徒。脂。繞。朝。鞭。生。平。紫。芝。戀。果。協。青。山。縹。明。羨。懷。禽。尚。臨。風。意。慨。然。後。書。右。舊。作。三。首。嘉。靖。壬。辰。春。三。月。十。日。稚宜王寵書清逸之致。流於楮墨。讀之想見其人。是呈。樓表。兄。所。收。裁。裝。小。冊。僅。三。寸。許。余。得。而。錄。之。意。士。之。處。世。名。不。挂。朝。籍。甘。流。淪。於。枯。槁。猶。賴。父。章。翰。札。偏。有。一。二。流。傳。令。吳。世。之。人。摩。挲。珍。惜。若。將。彷彿。見。之。不。亦。可。為。三。歎。也。乎。高。人。長。往。道。風。如。在。余。所。為。且。

而且感追念無從而流連往復之不能自已者也。其詩似律似古灑落自如正是抒寫襟抱不沾於文士詞人較量分寸高懷逸韻於茲可想。氣味是選體但近律意屬對切聲亦多律法而讀之自有一種種奧衍鬱勃之致則其存於中而流於外者可知矣古來高誦遠引之士論者比之龍蟠鳳逸是豈常人所能為雅宜或近之矣

書孫柳君古文後

昔余視浙學於制義詞賦拔其雋異而於古文未聞卓然成家者其時吳興孫柳君孝廉猶為諸生隨例試得高等亦未知其攻古文也今年夏柳君留京師始以所著述若干卷質於余余然後乃知其績學好古博達通明非世之斤斤科第者所得希其後塵也柳君年長矣甲午始登賢書而猶繼於南宮抑何用力之勤且富而濡遊若夫將母詩窮而工文亦然與然柳君方銳意有為欲以驗其所得焉知不屢躓於前而大伸於後承明著作之庭索筆而待君久矣其以余言奉為可也庚子七月石樵老人書於送初草廬

是歲余七十有七今又七年而矣柳君終未遇恩亦自此聚兵人之杜威不過三十年一再蹉跎而無復望矣咄咄何已有文無命顛倒任時領篋垂空喚奈何世間若此者不知其幾也豈獨柳君也哉昔余幼時舅氏李庶坪先生館於余家嘗有詩慰鄰落第者云天台桂子為誰香馬上飛傳金帖忙余時即精神躍然又云此恨從來無着處鐵鞋踏破是男兒余時亦甚領其意以為男兒有志無不可到也然舅氏終不得志卒以教官老子孫不振讀書之業亦較焉余每念之悼不自釋也



恩餘隨錄

前奏起丙午九月至十一月而余病作遂輟不親筆  
研者三月丁未二月復奉

恩齋扁額并福壽字及如意文綺等件父子連遞

曠典誠為夢想不及是以仍錄受田謝摺於前而區為

二卷以見余之復得涉奏軸獵文字者皆由

聖恩所賜也然是否能終此奏仍不敢知矣以作字愈

難耳

受田謝

恩賞摺

本月初六日仰蒙

皇上特恩以臣父塲年躋八十以上

優加

賞齋

御書教忠篤慶扁額一面

御書福字壽字各一方嵌玉如意一柄大卷江綢二

疋大卷八絲緞二疋臣雷即敬謹領下齋捧

歸寓臣父命人扶掖跪迎門外恭設香案叩頭

祇領率臣及臣子等向

闕謝

恩竊惟臣父自引退以來於今十有二載家依

輦轂夢遠

觚稜撫桑榆之景得暖恒延抱葵藿之衷在閒猶切

時蒙

宸念屢荷

垂詢臣每歸述

温言且父益深舞蹈茲復仰叨  
懋典渥沐

醴膏三陽啓泰徵周雅以引祺萬葉熙春叶籌箕疇

而錫羨教忠而資靖獻欽

義訓以維昭篤慶而下禎符朗

璿題其若揭

福林咸納泱

德澤之涵濡

壽寓偕登載

仁風而溥復英煌

御墨鸞殿騰珠璧之輝璀璨

仙毫鳳字煥星雲之色握瓊枝之温潤如意花開列綵

之紛綸長春錦棠

龍文炳於蓬戶燕喜集於椿庭凡儒臣罕親之寵榮實

曠代僅逢之嘉會臣父恭膺

錫眷備沐

龐鴻謂生生世世銜結難酬勗子子孫孫捐糜自効臣惟

有力殫夙夜勉副

生成懷疇昔義方之訓矢晝恪而宵勤念  
宮廷錫類之恩慄

天高而

地厚庶與烏巢返哺同欣涵育於春陽冀以

螭陞依

光永慶舒長於化日所有臣父及臣感激榮幸下忱謹繕

摺恭謝

天恩

二月初七日

余自乾隆五十五年獻賦

東述行在

錫登賢書至嘉慶六年成進士入翰林供職詞曹洵升閣

學道光元年

今上龍飛首蒙

拔擢歷兵部吏部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賜紫

禁城騎馬十六年以足疾引退迨今又十二年矣身

歷

三朝年登八十秩實皆初願不及而三世清華一度衆順蟬



醉冠冕豈余材薄植而致要皆祖功宗德積累  
猶厚流先自遠遭逢際會遂至於此夫隆者替之  
跡盛者衰之漸也子孫目觀今世日之寵榮不復  
知當年之勤苦習於逸豫以為富貴皆所自有則  
衰替隨之即身而在矣豈待易世哉非謂榮華朝  
列也勤勤於學問慄慄於言行也若此者雖零  
落可興也反此者能雖榮華必墜也水有源流  
乃長木有根葉乃茂也余幼承庭訓親見贈公之  
所以承前啓後莫不本祖宗之心源勵當躬之職業

固自意後世之必興由今觀之良不誣也贈公之時有  
在贈公贈公之後有在孫子奕葉綿綿高聞余言我  
今人終讀書使欲著書此實是大病夫讀書者為欲  
通其理知其意以求自益於身心實之古人而不愧指  
事業而不疑今一切不問經涉獵便已以見斷之日  
某者是某者非甚者於本文尚未具始末於引證亦  
亦未見首尾輒曉：騁辯而他人觀之有若狂瞽夫  
貴盡詞說至於禍災梨棗而自取狂瞽之目亦不智  
甚矣堯舜以前無史記司馬氏擇言尤雅取其不

離古文者為本紀二典三謨止存體要取後世愈變  
而父愈繁版多於夏周多於殷然尚書所載心德聖  
學大經大法而外他無有也春秋而降逮於七國道  
亡於上而議橫於下諸子游士唯言雜說橫流百出天  
下紛：莫知所從父愈亂繁而世愈亂矣漢氏以來尊  
經考古雖秦火之後而古帝先王微言大義炳若日星  
遵而行之於上則為聖主於下則為賢臣述而志之於  
學則為正學於人則為端士以端士待正學以賢臣  
佐聖主天地之所賴於斯人斯人之所貴於為士此亦  
足矣不此之求而惟著書之為務乃徒取調言碎語聖  
賢所鄙棄而不屑道者以為獨得新奇雖淆亂聖言  
而不恤甚矣其惑也

葉音西山之說以中庸載華嶽句為漢儒居長安故  
有此語指中庸非子思作而引論語孟子言泰山  
者為証以為孔孟山東人不當舉陝西山也無論中  
庸之精微廣大決非漢儒所能為即以此語言之漢  
儒豈皆長安人耶河經陝西海亦在陝西耶山東人  
舉山東則江漢以濯之曾子湖北人耶小兒強作解

事猶可強欲解經可乎因見近人著書直據此語謂中庸為漢儒作者因辨之此等直不勝辨告後人勿妄信以類推可也

秦欲滅六經燔燒詩書士有偶詩語者棄市且坑儒生於咸陽可謂嚴刑峻法矣而猶有藏之於僻識之於腹待聖人出而述之以傳於世漢儒之功豈少哉今人動稱漢儒偽造豈知當時無漢儒今并此不聞矣又將何說且漢儒本有師承經暴秦酷烈之政其傳不絕如綫時改世移安得不有脫遺外誤後人不理文

義惟知倚據牴牾歸獄為漢人罪即使偽撰尚有兩本豈似今人之憑空武斷侮聖叫道者耶戴記雜雜出漢儒不能無踳駁然大學中庸尚為原本何也其理至精至大貫古貫今非聖門嫡傳不能為也使漢儒能作則其人聖人也賈董匡劉且在弟子之列矣又肯假託聖門而自隱名氏哉今人不究本原惟新奇之說則信之陋哉此學術之憂世道人心之患也此條余前曾辨之復見於此者恐後生誤以此等見識讀聖賢書則受害甚大耳

外夷書所載五印度地方皆小西洋南印度東臨海即孟邁也東印度西南臨海即孟甲拉也二處皆為暎夷所奪據付出鴉片煙喚暎近歲構難由此孟甲拉與喀爾喀兩喀爾喀與後藏鄰孟甲拉之北則中印度其南半亦暎夷所括中隔回國近與俄羅斯爭地未知今何如矣北印度不知其處計當在回疆之南其西印度不與外通無有至其處者聞通國皆佛教意是佛之本國所謂西方極樂世界者也佛出於此教行於五印度地方故皆稱佛國後四印度或多遵回教而鄰海者又為大西洋所奪本國既不臨海而山勢周圍足以自保遂閉關內守不與外爭既自行其教無利可逐他國亦無所求漫擾他據之中紛紛勝敗之地彼則起然清靜自生自息非極樂世界而何者未佛之生於其地殆非偶然老時周末度函谷而去或即谷神不死轉世為釋迦牟尼未可知也佛老大指畧同德以清淨為宗返本為要佛之初願本欲以化導西域既而各自為教貪殘毒蠱濁亂相尋終不能變獨其本國尚守其戒因拒絕異類不使闖入則西印度是也

日本通中國最早自唐時有任中華者故中國之書  
彼皆有之所謂蓋儒教也倭國與之鄰今則併而為  
一彼既不朝貢不稟正朔遂與中國絕不復知其風教  
語言文字外夷書稱其俗男女之禁甚嚴居室終日洒  
掃以綿布地街衢皆洗滌潔淨海舟通貿易者不令  
入其國則與西印度似矣意其本習儒教今則參用佛  
法耳則其不爭利不好殺亦東方之極樂世界是佛教  
不行於西而行於東固亦古聖先王之所予而吾儒之  
所倚賴以安其一方也

北極之北南極之南西洋之西東洋之東皆不復可通  
則不知其是何世界也而此世界居天地之半其間聖  
教之所能及者中國而已東漸于海則琉球日本朝鮮西  
被于流沙則今之回疆然皆各自為風氣不得而一聖  
教雖及而不能化此外則併不能及也聞西洋亦有中國  
書彼但貯之以為富理義則不知也見其書而不知其道  
安得謂教之所及也哉天地生物有理有欲而理常不能  
勝欲非理少而欲多也欲日長而理日消上因之以為政下  
積之以成俗雖以堯舜湯武為君亦決不能革其故

而從其新去其非而存其是也此天地之所無如何聖人  
之所不得已也不得已故無理而容之無理甚而拒之  
再甚而懲之創之服則舍而羈縻之如斯而已矣若夫  
不懲不創但欲羈縻將必至於萬不可容而無以拒也  
非聖人又安中國之道也非佐聖人治萬物之宜也夫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  
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吾能禁吾民之非  
不能禁外夷之非則惟有集吾之義以勝彼之不義  
所以輔聖人居位而行天地之仁也則守位之人眾人之

財不豫儲於先事而取辦於臨時胡可得與謂人備財

後是是胸中所欲言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聖人之德備物

予豈過計哉

浙撫奏定海善後內稱二十一年於南門外築土城自東首  
青壘頭山脚起至西首竹山止長一千四百三十餘丈高丈餘後  
夷人來犯曾在城上破中夷船夷人回擊因土城以柔制剛未  
摧損我兵藉土牛障蔽亦未受傷應照舊加高培寬至土牛  
雖堪雖禦砲不如土孫之善應照依地勢築垛七十二堵中留  
垛口七十二個安設砲位制敵而不為敵制惟二十一年接仗時

因連雨城上泥深沒礮砲陷泥中不能轉動遂致失事應於  
堞口內鋪蓋石板以免泥濘又五奎<sup>山</sup>上舊有砲台二十一年續  
建震遠砲城一座砲台一座曉峯嶺上石寨一座均已毀  
地屬阮安並宜修復再查定海東西北三面俱有重山環抱  
惟南面瀆臨大海左山名青壘頭右山名曉峯嶺嶺下為小  
竹山與小竹相並者為莫家山小竹之東南曰吉祥門西口  
曰螺頭門船全定海者皆須由西門入然後泊船登岸是<sup>該</sup>  
處最為扼要小竹山嘴砲台應照舊建設左擊吉祥右擊  
螺頭使賊船不能駛入惟該處洋面窄濶設未船多砲火

不能備擊查小竹西之莫家山山下皆民田田外土埂八十餘丈  
係由小竹登曉峯嶺之路埂外即大洋應將土埂培寬壘以  
塊石添設砲台一座築砌土孫多安砲位與小竹山嘴聲勢連  
接則曉峯可以保護坐左首青壘頭對港島嶼即小<sup>竹</sup>深山之  
東名曰十六門紛轟於洪濤巨浸之中船隻皆可出入土城之  
砲或相距較遠或為青壘頭所隔應於青壘山脚就形勢添  
設砲台一座以衛東隅則三面有備矣

善後布置沿海各省宜皆有之可見惟此耳其言頗詳故  
錄之但力分勢單尚有遺慮又專言砲而未及司砲之

人亦不備也大抵兵事人所能言者法也不能言者意也  
法之指置有定意之運用無方神於意者以無定運  
有定而有定亦者無定虛者實實者虛又或虛虛而  
實實夫而後當之者不知其計之所從出而我乃得  
操其百勝而無一敗神乎微乎安得斯人者而與之  
言乎。天下之事皆不由人人但為其所當為所可為  
所能為者耳此特言定海定海則孤懸海外一隅耳  
果能作浙東保障乎其全局則未聞也若舍定  
海而趨宣波則宣<sup>定</sup>海之門戶雖實而宣波之心腹  
已虛竊謂其布置宜務講也前者定海既失而實  
小隨陷以致宣波俱<sup>定</sup>潰非其明鑒哉先實心腹而  
後門戶智者宜知此矣

### 秋聲賦

歐陽方子夜讀書。脚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  
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  
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鏗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  
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縱余謂童子  
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無

人殺。殺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未  
我。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歛。其容清明。  
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  
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縵。而爭茂。  
嘉樹。瑟龍。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  
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  
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  
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  
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高傷也。物既老而悲。傷也。殺也。

物過感則當。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  
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  
况思之其加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溼。然丹者  
為樹木。黝然黑者。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  
而爭榮。念誰為之。賦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  
而聽。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二月十四日。固有感。請歐公此賦而錄之。探按父賦一  
體。始於唐杜牧之阿房宮賦。實源出於司馬長卿之  
子虛烏有。班固孟堅之翰林主人。子墨客卿也。特宋人

行以議論加以縱橫排宕。文法為多。耳今皆用律賦  
翰詹大考。每有擬古者。亦有非擬古而題之情事可  
自用機局者。并可參其意為之。聲情激越。錯鳴  
金石。體雖變。而此意不沒。可以知文字所尚矣。

既若。其先生眉壽圖記曰。余與嘉興張叔未。鮮元。廷濟  
不見者四十餘年矣。癸卯四月。未選樓相見。不相識。其年  
七十有六。其眉特長出寸許。世間罕見此象。真眉壽老友  
矣。因思毛詩儀禮。多言眉壽。雖烈祖綏我眉壽。七月以介  
眉壽。載見。空閭眉壽。無有害眉壽。保魯儀禮士冠。少年

皆曰眉壽萬年。至於鐘鼎文。言眉壽極多。且其文多古。久眉  
字象形。為眉。今欲說經說古文。欲證明古訓。求眉壽之象  
而實之。則亦未是矣。豈眉壽古多。今少。亦不如古哉。適有畫  
者。即鳴之。畫二人象。余壽而眉未長。亦未真。長足註詩禮  
兩人共坐。石几共觀。齊侯壘。亦未。又持一漢瓶。為余  
壽。其父曰。千石公侯。壽貴六字。麻布做。堅細。并常無年月。其  
宜子孫。錢。畫二千三百餘年物。執二千年物。壽哉。  
大清道光廿三年四月十二日。頤性老人書於文選樓下。時雜  
樹陰繁。鶯聲初。題曰眉壽圖。

眉壽余生乎所見者三四人皆五六十歲後乃長非少  
壯即具也大抵壽者不盡眉長而眉長則未有不壽  
古人故以為祝頌之詩詞詩禮鐘鼎皆是也亦未先  
生余未曾識其子慶榮余視浙學時所取士今兩丙  
午復中解元亦可謂世濟其美矣。詩載弄之瓦注云  
紡軋也蓋用以鎮紡車使不動者以其理思之當特造  
其物而又必祝其吉祥也此軋漢書則是漢物其時高  
有紡軋之制否或別有所用則未可考也

芸莖先生齊侯壘歌

我有家唐藏齊侯壘其篆三田下無在陳洹孟姜及南宮知是  
作者孝父母我昔歌詩列眾器祝鼎鐘戊庚卣二十四年吾  
老矣遂向家鄉重擲取茶烟一榻觀古父當年識出韶夏否陳  
田歸齊馨樂傳應習虞簫成以九孔子適齊方作韶謂御驅  
車郭門趨會切銘中二玉又兩壺將母一見挈壺走說在齊  
太師學三月正是此晶鑄成後韶夏縱舞過天子齊侯知禮命  
姜婦大義雖見銘父中未問鑄者為誰某事湮世逸那得知  
計歲二千三百久道州門人忽未說墓篆兩見許部首桓之子  
墓造此器必子疆也名未朽我乃豁然大稱快的彼壘應飲之

酒我思壘也為子開再整射之已中手昭二十六年別有君子不敢充  
白哲美鬚眉甚口元凱誤合為一人兄弟不分混美醜我因開  
疆分辯之美又善也臣節守誓大司命為何事必感育媿  
保忠厚開孫御鞅不黨恒能諫問公擇左右戾哉惟乞及  
子常兩世犯君施釜子童子心正行尚端君子豈非仲尼友  
肉味不知風不至請討陳恒麟在獲藪此品世世子疆家秦  
漢以來誰授受春秋論語在此壘雷曰同考雲亦糾直至  
大清逢道光始有人為古人剖如闢齊侯作微角如闢孔鮮識  
蝌蚪吟想須眉如畫圖左不云予君子有會須君子鼓鐘未

鐘鼎之間此眉壽此戊戌年詩後於卯題眉壽固此兩句竟成先兆

壘銘篆甚古余不能摹今錄張亦未釋父於後

齊侯壘為器樂器其攷以考陳氏修備器齊侯命扶扶大木扶杖往從春春天子室其事也宗伯聽命于天子曰  
其謀也則爾謀也則甚謀也則余不其事無母母無通受言商為陳氏謀則爾  
其事爾亦無有爾適也升升冕冕御御爾其躋受奉以上天齊侯拜  
嘉命于上天子用璧二玉佩佩二于大舞韶誓于大  
司作詞典命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正請若用璧二  
佩玉二韶亦作鼓鐘躋以上齊侯受天子命桓子陳桓子洹  
有事于司命南宮也

孟姜器其攷有作見都邑天子之邑上陳子鐘名桓子夏

舞太鞀用旅爾大樂韶用鑄爾養蒸錡用御天子之吏

大樂用鑄爾養錡用御天子之吏以上陳子鐘告桓子廟重

桓子孟二姜用乞嘉命用祈眉壽萬年無疆用御爾

事以上陳子鐘後書道光二十二年癸卯夏承儀徵相

國夫子命謹釋是文張廷濟

相國歌其篆三田下無缶今按搨父作器則有缶也或其

父細而難辨今搨出乃知而原詩已越數年遂仍之不改

與又蠡通體作雷回父其篆父當在何處若在其裡則摹

識亦難矣然內壘字豈見或有在或無在銘內則一見而已

篆父往：用半或相國仿之而作與相國今之昌黎文忠

也緣說父而辨春秋緣春秋而識論語因以明陳氏世守

之賢而訂元凱前註之誤此則韓蘓所未有也豈非洋

洋大父不朽盛事此蠡真大寶矣相國日記吾所藏全

受田謝

恩賞之日協揆陳大家宰

台見在前

上即詢及余陳奏近中尚見精神甚好

上曰其目不花否旋曰我想起伊近中尚鈔易經蓋余年

前未病時鈔易大字全部鈔完而病此事何以達

天聰則未知也陳又奏杜某雖在林下忠愛發於至誠

上曰若非如此如何生此令子余聞之倍深悚惕余老耄無

補於

國家庶因子稍報

天恩惟有勉勵之以副

委任之重而已貽余令名余且不朽此事不可使子孫聞之謹

識於此

周公封魯成王錫以天子之禮樂實六代之樂皆備焉

夫周有天下備先代之樂宜也魯侯國亦有之則凡

樂官樂器樂人皆當自周而至是以傳世數百載而

季札未聘請觀周樂猶能編奏無遺夫世至春秋

一切非先王之舊而伶官之掌如故豈不難哉韶樂

陳之世守敬仲奔齊而傳於齊說者謂敬仲抱樂

器往也以理揣之當是人亦隨往故獨得其傳而孔子

學之有不國至斯之歎也孔子在魯自必聞之季札猶

稱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孔子之知當亦俱同而在齊猶必學者意魯之所傳有未盡其妙者也孔子定禮樂三千三百俱有成書意必周禮俱全夏商則舉其畧其中間缺遺孔子可推其意而言之而不能遂為補之者以祀宋之無徵也六代之樂自必有譜而其聲容綴兆抑揚高下進退疾徐獨寄於人心有非譜之所能傳者是以人亡而樂亦亡古之樂師為必用替者以其心專壹而聽德聽也先王之政民之替者皆養於國是以聞其靈者皆令學樂以樂官為師故其傳獨真數百年而不絕所司者六律五聲八音至歌詩舞佾不用替也然其有外節失度替者亦必知之故其官曰大師少師籥或以所掌為名而二師為之長蓋不專一器而總會其全者也孔子獨語大師欲其聽聲而知之師擊則聖言而能知之亂洋洋乎盈耳者蓋言周樂也師擊則聖言而能知其意故追憶其盛而歎之蓋孔子於禮樂二事已綜其大全故曰定禮樂也言有王者作欲制禮作樂以此為定不能大有損益也至春秋成而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反袂拭面涕沾袍蓋孔子初願欲得聖君而相之以復

禮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孔子之知當亦俱同而在齊猶必學者意魯之所傳有未盡其妙者也孔子定禮樂三千三百俱有成書意必周禮俱全夏商則舉其畧其中間缺遺孔子可推其意而言之而不能遂為補之者以祀宋之無徵也六代之樂自必有譜而其聲容綴兆抑揚高下進退疾徐獨寄於人心有非譜之所能傳者是以人亡而樂亦亡古之樂師為必用替者以其心專壹而聽德聽也先王之政民之替者皆養於國是以聞其靈者皆令學樂以樂官為師故其傳獨真數百年而不絕所司者六律五聲八音至歌詩舞佾不用替也然其有外節失度替者亦必知之故其官曰大師少師籥或以所掌為名而二師為之長蓋不專一器而總會其全者也孔子獨語大師欲其聽聲而知之師擊則聖言而能知之亂洋洋乎盈耳者蓋言周樂也師擊則聖言而能知其意故追憶其盛而歎之蓋孔子於禮樂二事已綜其大全故曰定禮樂也言有王者作欲制禮作樂以此為定不能大有損益也至春秋成而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反袂拭面涕沾袍蓋孔子初願欲得聖君而相之以復

照語知作功即前指更成新說  
有既以去矣有言  
以去或或漢漢三  
於或或時於可矣  
避皆皆新素同取  
也。  
若風水之相宜爾  
烟雲而無能然之  
因無得巧即或  
新而新春而有五  
色酒來化於成五  
時亦非即有子也

父武之舊在陳思歸以裁狂簡則以己之不過而猶有望於後至是而和後之無可望矣不獨聖王不作并刪定贊修之業亦將絕滅無存是以勸之如此蓋已知有七國暴秦之亂故曰吾道窮也元凱不取此言正是未見聖心耳

請古人之父先觀其立意乃所以為父之故也次觀其章法如何起如何落如何發晦如何收束則所以成章之要也次觀其詞義或取之經傳或取之子史則所以取材之方也次觀其體格或端直或詳雅或英曠或精奇則所以

樹骨之力也次觀其氣龍或闕通或艷發或疎宕以奇或幽深而遠則所以致神之用也至其各種之中又各有無窮之法或從意外而生或從指下而變千端萬緒隨手而出斯又極才士之心靈窮學人之筆妙者也古父如是時父豈有不然是在學者精思敏求心得神致而已矣時亦父也歐陽子秋筆可玩而知之

余老年所書各種皆為教子孫而設論詩論文皆詳示其法正恐後人中材求之不得其方遂為俗師所誤沉淪汨沒耳夫書必有味而後能讀讀必得味而



後能好凡父字皆書味所成不好讀書而思工於文  
不可得也余則以味贈後人矣不知後人肯含咀斯味  
否耶。別有石畫龕論文論時文也墨法亦不外此  
在家塾緒語中

周易象意序

周易象意者上維薛尺菴先生之所作也先生世居關中  
以經學世其家乾隆間任監司謫山東之樂陵古厭次也  
先生之嗣補山先生官詞林自免而偕弟石子從侍先生  
於樂由是遂為吾郡人邑人士及門者趾錯而先生之學益

傳於海岱間矣文孫雲子又別居京師與余相識者數十年  
近乃出此本發刊而請序於予余惟六經之學治易為難  
以包括天道該貫人事又假於象以見其意千變萬化不可  
殫窮歷代諸儒並事研鑽各出新意用使後生晚學望洋  
遮迷我

朝

欽定周易折中薈粹儒先之說衷於一是列在學官布諸海  
內而讀者猶或難之甚矣治經之不易也先生既深明  
御纂大指思辨後學之感以詔方未是書也出且若觀天

而識三垣察地而分兩戒由此鉤河摘洛以佐

聖代昌明之化其為嘉惠豈有量哉雲子懇懇紹武匪  
惟世其家學固將以司南於儒林也爰推其意弁諸簡

端

雲子名仍石子先生之季子也前有訓兒篇為序之  
畧曰清門令族世德相承或隱或顯縣延勿皆豈不肯  
乎存心執應觀史冊所載證以平昔見聞往往一生難  
苦自立門戶不再傳而子孫踰溢隕其家教亦有潛華  
隱曜循德砥行識者卜其宗緒之昌卒志之成矣馬

然則盛衰靡常亦視其心之厚薄廣狹而已雲子徒  
手至京師無尺寸之藉經營締造克立室家諸子恂  
恂森蘭立玉宜可以稍慰矣猶復述往烈誦清芬於  
脩身治家之道處世接物之宜諄諄復言之兢兢焉以  
無忝前人為訓其用意深而治謀遠雖羊太傅誡子  
之書韓文公訓子之什無以過也君子之澤行而彌長  
積善之慶蔚而將發固將以是篇卜之。雲子少時家  
貧不支隻身來京師自余相識迄今四十餘年居然造  
家傳後以紹家風人能如此何困苦之足憂零替之足

惠我故追錄前文於此所謂愛之重之願子孫效之者也  
○周易序蓋丙午九月所作鈔經即在其後

人有性而後有性情者性之發也有心而後有志志者

心所之也有情有志而後有肺腑有肝腸有肺腑肝腸

而後其氣則感其血則熱且日則其且也服則其股也於是不可解之責不容卸

之肩經說詳清忠孝節義由此而成名教綱常由此而立若夫

氣衰血冷是一切俱無有也一切無有則庸人懦夫也無

能為之事亦無敢為之事不能為不敢為則事無可

為者矣若是人者在國則誤國在家則敗家於是事

又無不可為者矣凡可以辭責者無弗為也凡可以卸肩者無

弗為也家國易賴有是人哉然國家安得無是人但不

當重大則幸耳匹夫但知其家不及於國然家如是國

豈外焉後不恤緯而憂宗周亦其中有不獲已耳豈

當以出位論哉世請工部集者謂之熱中熱中誠熱中

也亦見其所熱者何事所用熱者何心若此而不熱則吾所

謂一切無有之人也忠孝節義可以廢詩禮春秋可以

燒尚得有世界也哉○因請工部集有感書此禍亂喪敗

皆萌生於無事之時而猝發於有事之日其始也智者

察之而不及知其成也勇者拯之而不可挽則皆此一切

無有者因任遠巡養其源而德其根日積月漸以至

斯也天寶之亂當其未熾內外無一人言之及其燎原

之勢逼於京國滔天之禍道及乘輿百官奔崩中原塗炭杜陵

布衣憂傷感歎情自寓胸懷而讀者方譏之笑之日熱

中與苟慕富貴者比是何一切無有者之多也然則有

國有家者將使誰與憂之而誰與治之詩之爰雅當

周幽厲之世字字墜心言言墮涕聖人錄之以立教

以為此臣子之則父者其世而不沒者其道也此即天

所以立心萬物所以立命也若使祇為後世之風露雲月露

聖人刪之矣○智者不及知非不知也言之而不聽與不知

同也張曲江是也勇者不能挽非不挽也挽之而僅復兩京

酒掃宮庭河北之賊如故也與未挽等也郭汾陽李臨

淮是也當此之時而有小雅之詩人湖亂之所始各有由歸

而已晚亂之所終功則未半而方殷其情迫其言切其

意曲折纏綿而不容自己此真詩教也三百後工部一人

而已而議者方且非之亦可見世道之日下人心之日亡也使

聖人聞之鳳麟而外又當作何說歎矣

陶詩純是從元氣流出是以千載莫及後惟王孟稍可追步至韋柳則不及矣此有意無意之分也有意得之人無意得之天也譬之於琴其淳古淡泊定在寄意之前而不在安絃之後定在無聲之始而不在成曲之終也陶公無絃琴時撫弄以寄其意其詩皆此意也後人從詩中摹擬安得而及之王孟所以稍能追步亦祇在此韋柳格品純高然其有意為之故未到此境界耳

伯牙鼓琴高山流水志之所存便自成絕調非先有譜也請陶詩當作天際真人想自見得妙處其意正

同守道安貧樂天知命胸次悠然此便是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孔顏樂處人能如此則富貴自不能移淫而適時過主得位乘時自能有所建樹非空自全而已孔顏道大固非隱逸所及然真隱真逸定是聖賢之徒孔子所欲引以共濟者也觀論語沮溺丈人諸章可見後人眼空光有限使謂陶公祇是隱士則誤矣不為五斗折腰豈徒抗節而已耶道與時違則并封人農門亦不欲為孟子所稱大丈夫者陶公殆近之矣

### 飲酒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即。生。瓜。田。豈。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罇。酒。日。夕。懽。相。持。

積善云有報夷齊在西山善忠苟不應何事立空言九

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不類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道喪向千載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人生能復幾條如流電驚寐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

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道我遠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盞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歎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綵笱檐下未足為高樓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漕此飲吾駕不可回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難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送。所。留。酒。中。有。深。味。

少年罕人事。遊好共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敵虛文悲風。荒草沒前庭。被褐守長夜。展難不肯鳴。益公不在茲。庶終以翳吾情。

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魯。中。史。彌。總。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遠。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自。頽。上。中。但。恨。多。謀。誤。君。當。怒。醉。人。

序云余閒居寡懽。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然墨。遂多辭。無詮。次命。故人書之。以為笑爾。陶公若在。聖門自是曾點一流。胸中毫無渣滓。其節則幽人之貞。其

行則履道坦坦者也。而英氣勃發。時復露於筆墨之外。故吾謂謂之達人。謂之高士。皆可獨不得目為隱者。觀此飲酒諸篇。可見矣。

桃花源詩 序錄別本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暮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有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懽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和何勞智慧。奇踪隱五百。一朝啟神界。溥薄既具原。旋復還幽蔽。借問遊方士。焉涉塵寰外。願言輕風高舉尋吾契。

識語頗多俱在別本

歸田園居五首 錄三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

餘歸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  
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  
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道狹  
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遊斜川

辛丑歲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  
遊斜川臨長流望層城鮒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

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歎若夫

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阜遙望靈山有愛嘉名欣  
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

孤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修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氣和天  
惟登班坐依遠流弱滿馳文鮒閭谷橋鳴鷗迴澤散游目緬  
然睇曾邱雖微九重秀願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  
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  
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清火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懽清歌  
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餘襟良已彈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  
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林席鄰曲時  
時來抗言談在昔奇父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  
務各自歸脚蹤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

將不勝無為忽去衣食當須細力耕不吾欺

癸卯歲懷古田舍二首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  
乘吾駕登塗情已緬鳥弄惟新節冷風送歸善寒竹被荒  
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悅適識所保  
詎乃淺

先師有道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將欲志常勤秉耒  
權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  
功即事多叨他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

勞近鄰長吟掩柴門。即為隴畝民。

九日閑居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  
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  
能祛百慮。菊為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  
爵耻虛盛。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閑誦。緬焉起深情。棲  
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與殷晉安別

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去

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  
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典言在茲春。飄。西  
來風。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才。華。不。隱。世  
江湖多賤賈。既有經過便。念未存故人。

擬古錄三首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  
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雲。間。月。灼。葉。中。華。豈。無。一。時  
好。不。久。當。如。何。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饑時

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邱。路邊兩  
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  
葉即摧折。根株浮江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  
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擬古諸篇寄託甚顯。陶公心跡十載如覩。沈評陶詩根  
本節目全在此。種是也。蓋痛深家國根本也。託業耕桑  
節目也。以意逆志是謂得之。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  
已種。時逸讀我書。窮巷隔深轍。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  
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  
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陶公晉室名臣之復不任異代是其本懷。託於農桑以為義  
黃虞夏即在是也。素位而行悠然自得。聖賢出處固當如  
斯。不愧不怍。邈焉終古。後世仰睇莫遠。或以為達。或以為  
高。誠亦高矣。達矣。而知之則未盡也。晉人放曠。至如劉伶  
阮籍。蕩然禮法之外。自以為達且高也。正坐廢棄六經

崇尚莊老放意肆志非堯舜湯武以仁義為桎梏  
禮樂為耜耜是以名教不足束其身法度不足措其意  
自上而下浸成風俗亂起宮闈禍流天下南渡而後僅以  
偏安觀飲酒末章追慨六籍之亡陶公固深懷世道之  
憂而悼家國之患非放浪形骸幕天席地者比也其言  
飲酒或顧影獨進或引滿相屬祇接洽比之歡不及濡  
首之亂則猶是賓筵遺意也豈可以其天真之語謂與  
嗣宗伯倫等孰誦詩讀書論世即所以知人吾願深心  
學問者真見古人也詩道性情誠見古人之性情則古

人即此而在矣豈難知哉

道光丙午廣東中式第十三名何漸磐年十三歲實十五  
觀科錄以為奇其同榜劉達余辛酉同年劉形華之子  
也會試未謁乃知其父即乾隆丙午舉人亦年十五開十三  
亦第十三名無一不同且其時考官旗人某即留本省學  
政今考官全慶亦留學政此事可謂印板極矣而奇莫  
奇於此巧莫巧於此矣化工造物之靈之妙雖聖人不宥  
著思議有如此者前史亦未聞也並錄而識之同年劉形華  
壬戌散館後即乞假歸不復出主南海書院其言行為士

林信重及門受業者甚眾其歸也養親教授不復與都下  
相聞故其鄉試科分名次年歲至今乃知之其年前後相去六  
十年設非同者同縣彼此亦未必知非同年之子適與同榜  
余亦未必知也

天地無心而成化此等皆氣與機之所為故不可以理  
測宇宙之大事物之繁類此者正當不少但耳目  
不接無由知耳

紀父達公雜著如槐西雜誌深陽消夏錄皆徵實以  
存勸戒扶翼世教非小說家臆造事實無關名  
義者比其書世多有之茲記其一條云東光馬節婦  
余妻黨也年未二十而寡無翁姑兄弟六無子女  
坐卧一破屋中以浣濯縫紉自給年八十餘乃終相傳  
其十一二時至外家故有狐夜擲瓦石擊其牕聞屋  
上厲聲曰此有青人汝輩勿取死然竟以民婦終殆  
孟子西云天爵與同里李又聃先生嘗為作詩曰早  
歲吟黃鶴顛連四十春懷貞心比缺完節鬢如銀  
慨期千古飄零剩一身幾番經坎河此念未繼嗚呼  
時尚有薄田有欲道震撼驚風雨掃可賴鬼神森雨  
之塚者侵陵至盡

隣新屋皆圯婦破屋  
支柱欹斜竟無恙 天原常佑善人竟不憐貧稍覺  
親朋少蓋為乞索煩一家徒四壁九食度三旬絕粒  
腸空轉儲鐵手盡皺有新皆掃葉無甌可生塵  
黨面真如鵝懸衣半似鷄遮門終破薦屋非破以薦  
代者十餘年  
藉草是華茵有盜過屋上婦呼問蓋大  
笑曰吾何至進汝錢鬼家女伴笑癡人同巷貧婦再顯富  
我享用汝生死心無改存亡理亦均喧聞憑燕雀堅勁  
自松筠伊我欽賢泚多年共里閭不辭詩詠松取  
表性情真公議存鄉校

廷許待史由他時選

紫誥光映九河瀆蓋先生壬申年所作故僅云四十春也  
後外舅周錄馬公見此詩遂割腴田四十畝為節婦

立嗣且請

狂或亦風諭之力與詩近少陵體格足以傳矣或曰詩傳節節  
即日無此節無此詩誦此詩如此節皆有矣

是謂苦節與蕪武牧羊無異即是甘節與文山

紫市無異松柏有心故能閱風霜歷冰雪而蒼

堅自若人能如是豈不百世下凜有生氣哉至

民婦而神稱貴人以為益子所稱天爵者其理

甚確夫鬼神豈重世間祿位亦重其所以祿位者  
耳苦節若此甘之如飴貞操勁節欲與天地終始  
其人有不死而為神者乎謂之貴人即貴神也  
異怪焉

東坡答秦太虛書云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  
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不  
取四五十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日用盡又  
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仍以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  
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

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  
居對柴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為  
風濤所隔不得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  
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二白醇  
醞柑橘檉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  
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羴庶如土魚蟹不論錢  
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  
數人皆家善危饜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  
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請至此



想見掀髯一笑也

此公初至黃州太虛致書慰問而公答之如此處遠  
謫困窮之中而脫然無累要是胸中浩氣所為

非僅高致而能然也

又公張氏園亭記稱得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  
森然以高喬木蔚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  
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荷  
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  
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

以飽鄰里魚蟹筍茹可以饒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  
吳興由宋三宿而至其下有與叩門見張氏之子頌求  
余文以記之云云後稱張氏先君築室藝園朝夕之奉  
燕游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任則跬步市  
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  
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任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  
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又稱余  
將買田於泗水之上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  
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與其子孫游將必有日矣

余嘗有鄙願與此記所言畧同然不可得也因錄  
而說之以寄嚮慕之思云客曰子既不能虛慕之  
何益余曰姑存是心以為子孫之訓則半畝之宮  
環堵之室桑棗之園蔬菜之圃皆可作如是觀  
以養以教而任隱出處不違其道至樂在其中矣  
素位而行豈有待而始然哉買田泗上公之漫言  
之以致嚮往云爾實則隨遇而安不滯於物也止  
作此記時方太平故士大夫以園亭為樂以子孫世  
守為賢不數十年而靖康之禍作汴泗之間化為

戎馬之場矣名園勝地能無榛莽邱墟頽垣斷井乎  
坡公天懷浩蕩豈其見不及此蓋亦姑存是心而非  
定有是事也即以答秦太虛書對看正如鏡中之  
影不必別索解人矣

紀父達公自記扈從深陽日有庖人用之數年矣忽辭  
去而別居近巷中蓋觀余缺人而欲避索高價也同官  
皆不平余亦不能無憾恨忽憶某中翰官京師極貧其  
家奴辭去中翰作詩云饑寒迫汝各謀生對爾依尚  
有情留取他年相見地臨階惟數兩三聲忠厚之意諱

然令人悄念福急之念俱消余昔官翰林困頓有家奴已三世忽去而不返詢之則別投主矣余有僕去詩云羨爾有似梁間燕春去秋來何所戀愧爾不如屋上烏朝飛暮息遂相呼主人已曾識文人復何德人生投分固爾：世事感懷常惻：君不見馬伏櫃鷹會鞞隨陽擇木各有求他日毋為拙者羞然余乃恨辭知不及前人遠矣

後數年余替學順天此僕復求還余以是世僕姑留之二年亦微有餘貲歸省其父母遂死於家此亦其命也後余替浙學此僕之妻只餘隻身一人乞隨往許之未及行期亦死余嘗怪平生待下人寬恕而不得其力每咄咄不釋既而知其人無良固不應有好主人也故惜急亦消矣今則視為世間常事都不介懷然又閱二十餘年乃能然耳爰化氣質之難如此

東坡游博羅香積寺詩

寺去縣七里三山犬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下谿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開而落之

可轉兩輪舉四杆也以屬縣令林杯使督成之二年流落畫魚鄉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搖波舞淨綠初日法露酣嬌黃注：春泥已沒却到：秋穀初分秋誰言萬里出無友見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擁僧舍小一谿雷轉松陰涼要令水力供白磨與相地脈增提防霏：落雪看收麴隱：疊鼓聞春棹散流一啜雲子白吹裂十字瓊肌香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真一流仙漿詩成捧腹便絕倒書生說食真膏肓

東哲餅賦云漫頭薄持起搜牢九又公有真一酒詩并賦。鈔此詩與前鈔秧馬歌同意歸田不能而心樂農事望雲書空聊以寫心寄思而已。附錄真一酒詩云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真一色味頗類予在稻垂麥仰陰仰足器絮泉新黃州所醞密酒也表裡清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入聽歡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興作青州從事名昔余侍先君於北村時麥秋磨新麥作黏轉又其時開一造酒坊讀坡公詩當年情事一一在目因并錄之

無絃琴也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閑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

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媼出應白髮青裘

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

縹帶網枝出絳房。綠陰青子送春忙。消消泣露紫含  
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籬破屋為  
誰香。主人白髮青裙。美詩中。黃四孃

後四語即所謂感歎也

汲江煎茶

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天瓢貯月歸春壑。小  
杓分江入夜鉶。茶雨已翻煎處脚。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  
未易禁三盞。坐數荒村長短更。

唐人云茶須緩火炙活火煎蓋缺火也

澄道驛通潮閣二首

倦客送開歸路遠。眼明飛閣俯長橋。貪香白鷺橫秋浦。  
不覺香林沒晚潮。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香杳天低鴈沒處。  
青山一鏡是中原。

李伯時畫其弟舊宅圖

樂天蚤退今安有。摩詰長閑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竹。十  
年空看剡川圖。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揚雄寄一區。晚  
歲與君同活計。如雲鵝鴨散平湖。

贈嶺上老人

鶴骨霜隲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君大庾嶺頭住。  
曾見南邊幾箇回。

贈嶺上梅

梅花開盡雜花開。過盡行人君不來。不趁青梅香煮酒。  
要看細雨熟黃梅。

過嶺二首

暫著南冠不到頭。却隨北雁與歸休。平生不作兔三窟。  
今古何殊貉一邱。當日無人送臨質。質至今有廟祀潮州。  
鉤脚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為玉局游。  
七年未往我何堪。又試曹谿一勺甘。夢裡似曾還海外。  
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濯足鳴空澗。霧繞征衣滴翠嵐。  
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巖花雨落毵毵。

留題顯聖寺

渺：疎林集晚鴉。孤村烟火梵王家。幽人自種千頭橘。  
遠客未尋百結花。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闔試雨前茶。  
祇疑歸夢西南去。翠竹江村綠白沙。

再和霍大夫度守即舊孤臺詩霍和而公再和也

父字先生飲謂劉江山清獻游典型傳父老樽俎繼風  
流。度嶺逢梅雨。還家指麥秋。自慙鴻雁侶。爭集稻梁  
洲。楚澗橫雙練。城壘聳百樓。行看鳳尾詔。却下虎頭  
州。君意已吳越。我行無去留。歸塗應食飯。乞米使君  
舟。

次韻王晦井二首

人老家何在。龍眠雨未驚。酒初回太白。種子使淵明。幸  
與登仙郭。同依坐蒲成。小樓看月上。劇飲對參橫。  
鐘鼓江南岸。歸來夢印驚。淨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  
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梅橫。

又次韻晦井魚呈器之

橫空初不跨鵬鷺。但覺胡林步。高器之著夢身與。所坐林起空中一枕畫。  
眠春有夢。扁舟夜渡海。無濤歸來久。見茶陸多病。仍  
逢止酒陶。笑說南荒底。處祇今榕葉下。亭臯。

寒食與器之游南塔寺拜照堂

城南鐘鼓聞清。新端為我荒。洗瘴塵。總是鏡空堂。上客  
誰為寐。照境中人紅。英掃地。風驚曉綠。葉成陰。雨洗春  
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鄰。

器之好談禪。不喜游山。山中笋出。戲語器之可同

泰王版長老作此詩

黃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王版橫枝竹笋也不怕石頭路。未參玉  
版師。即憑柏樹子。與問禪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邨。不  
知。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若而朕。祇有琴聽與蜜珠。錢塘僧思聰善琴。後  
而加雄放。安州僧仲殊。故徒立成。而舍琴而學詩。似飯然  
工妙絕人。遠甚殊。辟穀常啖花蜜。語帶烟霞。從古少氣。令  
蔬笋。到公無。論無酸也。香林乍喜。聞蓆。對古井。惟愁。斷轉  
轉。為報韓公。莫輕許。從今。良可是詩奴。

余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口。則石已

為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自解云

江邊陣馬走千峯。問訊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隨清夢  
斷。劉夢得以九華真形。猶在畫圖中。道藏有五歸未脫歲  
為造物一尤物。真形因歸未脫歲

同元亮却掃何人伴敬通賴有銅盆借石供仇池玉色自  
瓏家有銅盆貯仇池石正綠色有洞水達背

予又嘗以怪石供佛印作怪石供一篇

宛轉若態穠然予欲以百金買之方與仇池石為偶方  
南邊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記之云清點電  
轉失雲峯夢裡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  
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窗明處通念  
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瓏瓏以上皆嶺南及北邊  
之此作此篇則南邊時作也相去已八年而舊迹已不可

復追故物已不容再覩公雖遠人亦不能無慨然也

蘇詩孤臺

八境見圖畫蘇詩孤如落游山為翠浪湧水作玉虹流日  
廣崆峒曉風酣章貢秋丹青未交紫鱗甲欲生洲嵐氣  
昏城樹灘聲入市樓烟雲侵嶺路草木半炎洲故國千  
峯外高臺十日留他年三宿處準擬繫歸舟

天竺寺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為予言近城山中天  
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

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湖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  
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  
今四十七年矣予未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  
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香山居士留遺迹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吟疊錚  
已已飛鳥失驚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池山薑病有花  
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派落涕橫斜

舟行至清遠縣見顏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雲漠漠桂花濕  
海雨儵儵荔子然間道黃柑常抵鶻不容朱橋更論錢  
怡從神虎未宏景便向羅浮見稚川

贈蒲湖信長老

優鉢曇花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家已從子美得桃竹  
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向安期覓來瓜燕坐林間時  
不識余始錄于美詩遺之  
有虎高眠踞後不聞獅勝游自古兼支許為採松肪寄  
一車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歸歸曾游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生何事。  
父老相携迎此翁。蘇武豈知還漢北。管寧自欲老遼東。  
嶺南萬戶皆春色。嶺南有萬戶酒會有人客寓公。

以上又補錄自虔州虔嶺到惠州詩也。皆坡公晚年  
作或問坡公詩才大學博子所錄止此。何耶。曰。余老矣。  
其於古人但求能識其意於古人詩文亦第取適興者  
收識而玩之。若欲廣收博取。美矣富矣。非老人白駒過  
隙所能及也。然即所錄以示我家後生小子。亦足令稍  
窺門戶而起景行仰止之思矣。豈在多也耶。○老年

不能出門終日惟坐一室。然有一法讀古人詩文如與古  
人同游而觀其作止。聆其咳唾也。或在山水或在田畝。或  
在亭院。危園莫不若履跡相接而言笑相酌也。故心跡不覺  
其寂寞而意興不苦於枯槁也。此所以自適也。又因而  
綴語其末。或論文辭或論時勢。又所以教人也。一舉而兩  
善具焉。此余所以孜孜而不勸。誨誨而不勸者也。則余之緣  
此而不為無用矣。有生之歲月。庶不虛負也乎。蘇詩滿  
在別本者尚多。若因意之所至。非有擇也。工部集亦然。但  
多辨証以後。人誣同故耳。蘇則當時被譏毀而後人無異

議也。○又公答王庠書稱其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  
力大畧能道意。所欲言者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  
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視上肉  
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  
覺悟。謀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  
世更凌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云云。余嘗  
讀公論古諸篇。意論謂不然者。每欲辨之。及觀此書  
知公亦自悔之矣。故不復贅也。

右思餘隨錄上下兩卷。自丙午十月至乙未三月止。而此  
冊畢。後有續錄。或仍此名。或別有所託。尚未知也。二十一  
日石樵自記



恩餘雜志上

是冊始於丁未三月受田蒙

恩副芝軒相國主會試既四月放榜復

命之次日值

御門聽政而孫翻復蒙

恩陞翰林學士故仍以恩餘題目謂之續錄云

恩餘雜志

宋汪藻彥章為南渡詞臣之冠史入文苑傳其質李綱  
右丞啓云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  
騎笑談之頃得文武地張之極要獨運胸中明古今治亂  
之淵源不專紙上老成尚有於典聖天下想聞其風采昔李  
晟子儀之功高矣而未嘗定策張良謝安之謀至矣而  
初不臨戎永惟元勛負絕前古既名高而眾媚乃讒就  
而身危如誦公免巫舉幡而集脚下帝從民望令免曹  
以見西人推崇極至亦惟李公足以當之及為張浚所

誣落職藻草制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雖兜欺世盜  
名孔子首誅於正卯相靡有終刑茲無赦又云專殺尚威  
傷列聖好生之德信狂喜佞為一時羣小之宗昔漢棄  
京房罪本錄於不道唐誅元載惡蓋在於因後醜詆  
至於如此其行秦檜封郡侯制云出處行藏皆乎合  
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常若著龜之先見  
捐身挺節獨如松栢之後凋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  
勃之賢矢謀而翊舜朝終賴皋陶之智君不借才  
於異代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降任於是人必付終



身之勦業獎忠黨姦莫斯為甚哉。取東坡贈王安石太  
本傳貶呂惠卿二制觀之真愧死矣。

右清白士集督記一條因檢坡公二制附錄於後

王安石贈太傅制

勦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  
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  
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  
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某。少學孔孟。  
晚師瞿聃。網羅六籍之遺。大斷以己意。標舉百家之陳迹。

作新斯人。屬熙甯之有為。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  
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  
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雅容可  
觀。朕方臨御之初。夜夜罔極。乃春三朝之老逸。在大江之  
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間。在予諒闇之中。  
却不可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  
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  
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此制既不失恩禮之體。又絕無過量之詞。細閱神理

極費斟酌。非公不能為也。

責呂惠卿本州安置制

勦凶人在位。民不莫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  
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某。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  
諂事宰相。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衆飲  
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  
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難勝。苟可蠹國以害民。率  
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徒善如轉圜。始以  
帝堯之心。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茲具宿

姦。誦之輔郡。尚疑改過。稍昇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  
陽山之恥。反覆教戒。愚心不悛。跡輕。譴德音。猶在始  
與知已。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懽。怒則反目以相噬。連  
起大獄。焚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藉。積被  
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  
章。力仆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與言及此。流涕何追。造  
予踐阼之初。首策安邊之詒。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  
漢汗之文。止為欺賊之具。迷國不道。徒古罕聞。尚寬兩觀  
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此又歷履實跡斥數其罪非汪之誣証者比也宋自神宗以後忠奸倒置邪正混淆致成靖康之禍南渡相沿此風不改終於崖山而止汪彥章隨時俯仰本無特操何怪其然蓋波靡有漸風尚無聞非一朝一夕之故雖欲母亡何可得乎坡公內外制不專四六其用散文亦本歐陽司馬之意而四六之文颯爽英奇忠諫之風自在學者觀之亦足以想見風采今摘錄聯語以為文章之助今茲未能姑俟他日。神宗用安石當時老成大臣莫不言新法不便坡公上書亦極言之而安石任其堅僻以為必可行者不明故也人主生於深宮長於阿保其於天下國家一時萬世之計安能究悉本末施措得宜所賴祖宗以來歷有成憲所收錄養育之正人端士皆有與國同休戚之意今一旦盡行播棄而聽一人偏見是以不明濟不明也不明則不公是以不公濟不公也不明不公則檢小人彙征而賢者屏跡欲無亂得乎坡公深以安石為非而安石已死朝廷方推恩先朝舊輔未便斥言其罪而斟酌於詞氣之間起首教行若為稱美而副愼自用之狀已通現

華端言外次言得君之專次言引退之善以及加贈之意絕無一語及其誤國之事此謂皮裏陽秋至忠御制則安石之罪不得辭也文見於彼而義在於此坡公真良史哉惜否運方未不得竟其用耳

四月十二日孫翹蒙

恩擢侍講學士受田謝摺

竊臣子才原稚魯學未通明既叨

養育於清華復荷

擢遷於

禁近甫登

官庶庶直

講帷曾分寸之莫酬願消埃而鮮效茲復仰承

綸俾晉華階在玉署已領於清班而冰銜不離乎父事

講肄在圖書之內載筆知榮迴翔於侍從之間濫

竚滋愧臣備負九列供職

三天溼沐

鴻慈未殫蟻悃惟有益勵臣子深念

國恩學欲成材天所育而勿怠士惟尚志凜風夜而

加度庶自慙其操修冀永承於

高厚

翻謝摺

竊<sub>且</sub>賦才淺短涉學疏蕪荷

養育於詞垣獲游登於

官庶

講惟清秘

起居逸索筆之榮

禁禁深嚴侍從凜近

光之訓曾微塵露稍裨

崇深茲復仰荷

簡綸吏界邊轉數翰林之故事不離經局之司書學士

之新銜已長玉堂之署超倫邁等蓋特沐夫

鴻慈揣分循涯倍滋漸於羈翼<sub>且</sub>惟有寅虔夙夜砥

厲編摩學求古訓下恪守於承家王練經猷上

勤思夫報

國

余上年鈔易經未知何以達

天聽至是翻蒙

召見詢及余

上猶曰八十四歲尚能手寫易全部實難得也又

曰汝一家無不好者

天語褒獎如此意

四日四胞皆有訪諸在廷者尤滋慚惕也賴齡康退無

補

聖朝遭際之隆古所罕有我子孫宜何如自勵仰副

天鑒耶

東坡奏進陸宣公奏議云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  
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若子  
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  
以通天下之志又云可謂進若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  
肅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又云以陛下英  
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裨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  
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罷董之對  
則孝宣以數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又  
云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岳海之崇深難以一

二而推擇若贊之論。開卷了然。舉古今之精。其實治亂之龜鑑。又云置之生。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聞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坡公之意。蓋欲進言而先正其聽言之本。如君能見替之文。有恨不同時之歎。欲求其人。則公是矣。然哲人瞻言百里而鄰。夫祇見目前。則遠猷或目。為迂談。而卑思轉視。為切論。臣主不同量。自昔有難焉者也。賈生蚤諭教。與選左右之策。具有見於此也。夫若前無作聖之功。則後有偏聽之感。宋之元祐。一友而為紹聖矣。非其明監哉。

又劉元年一百四歲制云。咨爾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張蒼事秦極下。而至漢。孝景思邀生。隋崩皇。而及唐。永享古有其人。乃今親見。又太師文彥博致任。不允制云。論道則忘年。鄉不可以年。既高而為請。稱德則鄙。力不足而為辭。斷之於中。義有不。易又云。公著因天乞罷。不允制云。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暇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待安厥位。此皆越常格。非坡公不能為講。四六者宜知排。

偏之體而有單行之神。方是大家也。

詔勅所以代王言。宜有典誥之風。章表所以抒臣悃。宜有謨訓之體。雖友四六。此意不失。清廟明堂。固自不同。故為之者。必先識天體。而後用意。不誤道言。必當然忠諫之人。磊落而剴切。佞險之人。柔靡而隱伏。若發於心聲。不能自掩也。坡公忠義貫日月。語言妙天下。足為後法者。別有在矣。言者身之文也。可讀而知之。

### 復改科賦

新天子兮。繼體承乾。老相國兮。更張孰先。憫科場之積弊。復詩賦以求賢。探經義之淵源。是非紛若。考辭章之聲律。却取昭然。原夫詩之作也。始於虞舜之朝。賦之興也。本自兩京之世。迨遞陳齊之代。漸邀隋唐之裔。故道人徇路。為察治之本。庶代用之。為取士之制。近古不易。高風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稱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勝其弊。弊謂專門。足以造聖域。謂交古。足以為大儒。事吟哦者。皆童子。為彫篆者。非壯夫。珠不知珠。撫英華也。藻之如錦繡。較量輕重也。等之如錙銖。韻合

璧。群。賈。珠。稽。諸。古。其。未。高。矣。復。其。舊。不。亦。宜。乎。特。令。可  
畏。之。後。生。心。潛。六。義。行。見。大。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詠  
五。字。之。章。鋪。陳。八。韻。之。旨。字。應。周。天。之。日。方。運。而。無。積。句  
合。一。歲。之。月。方。終。而。復。始。過。之。者。成。疢。贅。之。患。不。及。者。貽  
缺。折。之。毀。曲。盡。古。人。之。意。乃。成。天。下。之。美。遺。遂。日。月。忻。懽。者  
諸。子。百。家。科。擢。應。因。踴。躍。者。九。經。三。史。議。夫。賦。曷。可。已。義  
何。足。非。彼。文。辭。汎。濫。也。無。所。統。紀。此。散。律。切。當。也。有。所。指。歸  
巧。拙。由。一。字。之。可。見。美。惡。混。千。人。而。莫。違。正。方。自。者。必。藉。於  
總。墨。定。榮。格。者。必。在。於。樞。機。所以。不。用。孔。門。惜。揚。雄。之。未

達。其。逢。漢。帝。嘉。司。馬。之。知。微。憶。昔。元。豐。之。新。經。未。領。臨。川  
之。字。說。不。作。止。戈。為。武。考。曾。試。於。京。國。通。天。為。玉。考。必。舒  
於。禁。籥。孰。不。能。始。能。然。誰。道。或。詳。或。畧。秋。闈。校。藝。終。期  
李。廣。之。雙。雕。紫。殿。唱。名。果。中。禰。衡。之。一。鷄。天。凡。法。既。久。而  
必。弊。士。貽。患。而。益。深。謂。罷。於。開。封。則。遠。方。之。隘。者。空。自。韞  
玉。取。諸。太。學。則。京。師。之。富。者。私。於。懷。金。雖。自。凌。雲。之。志。未  
酬。題。柱。之。心。三。舍。既。興。賈。賄。公。行。和。序。一。年。為。限。寒  
和。老。於。山。林。自。是。憤。愧。者。莫。不。擗。眉。公。正。者。為。之。切。齒  
思。罷。者。而。未。免。欲。改。之。而。未。止。羽。翼。成。高。山。之。父。謳。歌。歸

吾君之子言謀必行言如聽焉此道興而復起

此元祐司馬復相改安石新法復祖宗舊制事也  
彼公賦而美之即用場屋之體而思如風發言若泉  
流詩賦足以得人即此可見矣安石師心自用安行更  
張特自取闕耳安石嘗曰本期友學究為秀才不意  
秀才却友學究也是安石亦自知其謬也。坡公律賦  
有一縱一橫論者莫當之舉視唐人則已矣然中有  
不交者存善學者自能見之。讀去覺筆端紙上風  
雨驟至蓋其才如萬斛之泉觸手便出不可遏禦者然

也尚有聖主可與為忠言一篇已鈔入中箱律式此不復  
錄。高山之父疑當作傳。又快哉此風賦一段云若  
夫鷓鴣退宋都之上雲飛泗水之滄寥寥南郭怒號  
於萬竅颯颯東海鼓舞於四維固以隨音人一吹  
之小笑玉川兩腕之界野馬相吹轉羽毛於汴漫  
應龍所處作鱗甲以參差延和奏殿新樂賦首  
二段云皇帝踐阼之三載也治道旁達王功告成  
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聲翕然便坐之前  
初觀擊拊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自昔鍾律

觀四六後卷一附句  
法皆奇特絕世

不調工師失職。鄭衛之聲既滅。雅頌之音殆息。  
時有作者。僅存遺跡。則大樂令變。在漢即  
河。脚。王。德。俾。後。世。之。有。攷。賴。斯。人。之。用。加。時。移。勢  
改。嗟。制作。之。各。殊。昔。是。今。非。知。高。下。之。孰。得。先。生  
律。賦。應。規。入。矩。直。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而。絕  
羣。軼。倫。之。致。自。不。可。掩。此。蓋。有。其。本。矣。

襄陽樂 襄陽樂府三首之一

使君未來襄陽愁。提戈入市襄陽表。自從檀來南渡  
河。襄陽無事多春遊。襄陽春遊樂何許。峴山之陽漢

江浦。使君朱旆來翻翻。人道使君似羊祜。道邊逢人  
脚。洛陽中原苦。勦。春。西。荒。北。人。歸。道。襄。陽。樂。目。送。飛  
鴻。空。斷。腸。

仙都仙鹿詩

仙都山有麻符有容來遊。輒夜鳴以此候之  
而未嘗失

日月若何促。促。塵。世。苦。拘。束。仙。子。去。何。所。故。山。道。白。鹿  
仙。人。已。去。麻。無。家。孤。樓。悵。望。層。嶺。寂。至。今。脚。有。遊。河  
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宮。去。人。不

咫尺。鳴。白。鹿。安。在。我。湖。山。秋。草。無。行。迹。

白鶴吟留鍾山覺海

白鶴散可憐。紅鶴散可惡。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  
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  
何。為。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為。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駭。而  
迎。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宜。而。求。靜。吾。豈。好。丹  
而。非。素。沈。謂。秘。死。吾。無。依。焉。吾。方。捨。陰。而。坐。靈。

虛飄飄三首

虛飄。畫。檐。蛛。結。網。銀。漢。飄。橋。塵。清。雨。桐。葉。霜。飛。風

柳。條。露。凝。點。點。見。紅。日。星。曳。餘。光。流。碧。霄。虛。飄。比。淨  
名利。猶。堅。牢。

虛飄。花。飛。不。到。地。虹。起。遂。成。橋。入。夢。雲。千。疊。游。空。絲  
萬。條。展。樓。百。尺。橫。蒼。溟。雁。字。一。行。書。碧。霄。虛。飄。比。人  
身世。猶。堅。牢。

飄。飄。寒。風。吹。絮。浪。春。水。暖。冰。橋。勢。緩。變。垂。線。散。乾。葉  
下。條。雨。中。濕。點。隨。流。水。風。裡。絲。雲。橫。碧。霄。虛。飄。比。時  
富貴。猶。堅。牢。

坡公詩若此種者乃是點即成出神入化之境脫

盡筆墨混合仙佛令人聽空外之音愜然有悟  
者也公詩不可勝鈔就其有會於心者錄而評  
之以貽後人

老人行

有一老翁老無齒。無人問年紀。白髮如絲向下垂。  
一雙眸子碧如水。不舉頭。又無履。相識雖多少。知  
已問翁畢竟何所止。笑言只在紅塵裡。秋風獵獵行  
雲飛。老人此意無人會。目注雲歸心自知。黃口小兒  
莫相笑。老人舊日曾年少。浪迹常如不繫舟。他角天

涯知自跳亦曾樂。半夜傳籌醉未歸。美人如花弄  
絃索。只恨樽前明月落。亦曾憂羈旅窮鄉。迨暮秋  
故園日遠無消息。郵鴻空逐水長流。或安貧。或安富  
或爵通侯封萬戶。一任秋霜換鬢毛。未面目常如  
故。水有瘳。芳山有芝。人意雖存事已非。有時却憶經  
遊處。都似茫茫春夢歸。遁去尤解安貧賤。不為公  
卿強陪面。皎如明月在潭底。動若依前。遂不見。遂  
不見。可奈何。空使遠人增眷念。但祇從他隨物轉。  
青樓黃閣長相見。若相見。莫慙慙。却是翁家舊

主人

此似公自喻心跡也。以公晚年南遷海外。種情  
事皆在依稀惘恍之間。意可得而會。手不可得  
而指也。最是古人神理妙處。凡作歌行。宜知此  
意。不然則只是古詩白鶴吟一篇。剛友體也。

竹枝歌

竹枝歌本楚教。特緣楚人嗜。昔之意為一篇  
九章

蒼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游

不返。惟有蕭蕭楓樹林。楓葉蕭蕭桂葉碧。萬里遠來  
起莫及。乘龍上天去無蹤。草木無情空寄泣。水濱擊  
鼓何喧闐。湘水求屈原。樹原已死。今千載。湘船  
唱似當年。海濱長鯨徑千尺。食人為糧。安可入招君  
不歸。海水深。海魚豈解哀。忠直吁嗟。忠直無人可  
惜。懷王西入秦。秦闕已開。無歸日。車華不復見。車輪  
君王去時。蕭蕭鼓咽。父老送君車。軸抑千黑。逃歸迷故  
鄉。南公哀痛。彈長劍。三戶亡秦信不虛。一朝兵起盡  
誰呼。當時項羽年。家必提劍。本是耕田夫。橫行天下

竟何事。棄馬。馬。江。馬。聖。帝。項。王。已。死。無。故。人。首。入。漢。庭。  
身。委。地。富。貴。榮。華。豈。足。多。至。今。唯。有。冢。嵯。峨。故。國。淒。  
涼。人。事。改。移。鄉。千。里。古。為。悲。歌。

序云傷二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項羽亦楚人  
之意相傳而然者。按今之竹枝詞但寫風土坡公  
乃用以弔古一洗婉轉綺靡之習宋人工詞則人人  
皆作婦人女子而之語而公之大江東去則丈夫豪傑  
之傑也意亦如此大家文字不肯令人短氣耳。以  
上歌行八首補前鈔所未及歌行是樂府之類自有

神理自有音節今人都不講也。此種仍是唐人所以  
轉轡行唐願况之作誤編入公集而不覺也但其意  
味究竟有別精心者自知之耳。余至是目疾甚是  
以姑輟余少時肝火盛每歲患此二十後漸稀出任  
後絕無矣不謂今逾耄乃復爾也豈昔欺余少今  
又侮余老耶抑昔欲以折我之盛氣今將以息我  
之衰年耶但我少壯則忍之易衰老則支也難造  
物其謂我何容曰不若是子肯休乎否乎余笑而  
安之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過矣蠅緣壁而蠶畏身亦已

久矣容曰然且今後子而生者或十年或二十年半已  
昏。長暮一寐而不復寤矣而子猶左筆而右研  
手披而口吟夏之日冬之夜兀兀無休時史沴之侵  
孰令致之於造物何尤子幸聽我庶或有瘳不然  
又有甚於此者非子之所堪也余曰何以教我容曰  
黜爾。墮爾。爾。爾。其無欲泊然而欲寡營人莫  
知我之所舍我亦不知人之所行若斯者雖不能無  
死而庶可以樂其有生也余曰走不敏請事斯語  
矣和樂而歌曰昔吾華年兮竊有慕於前修。又診頰

至方。香不知其所由今我不樂兮復皇皇其焉求。我  
自招兮於人乎何尤萬物之得時兮吾行生則行  
休前哲有言兮樂天命而無憂。及今猶庶幾兮  
時曷足為去留。朝與夕之安處兮亦莫異夫三皇  
之與十洲。重為歌曰。鶴兮何樂。蜉蝣兮胡悲。年  
世方倏往。昔何是兮今何非。而今而後兮吾其混希  
夷而同歸。

余前記考差火帶之事蓋以嗚後人使知我也不意  
本年新進士朝考復有此事人既讀書何不自

愛如是且既中進士行為官矣猶不知一朝失足  
終身為玷耶况科目之榮人所樂侍而不能必得  
者一旦而自陷於法則其榮方及而辱<sup>道</sup>俱至捫心  
自問可耻孰甚焉余應童試時筆管簽字亦削  
去之其時家訓如此師友亦謂理宜爾也童試且  
然何況朝廷之上近乃屢見此事而不知戒前車  
既覆而未軫方道不智亦甚矣余凡事皆先思  
其不好故於好亦不覺好以為無不好乃是好  
也戒慎恐懼無一刻可忘也吾是以屢書為後  
人戒也亦願後人之復戒後人也

獲鬼章二十韻

青唐有遁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渚橋。廟  
漢周台虎。邊帥漢班超。壁壘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姦  
從窟穴。奏捷上煙霄。詭異人圖像。驕娛路載誅。非  
一事。伐叛自先朝。水道經陵寢。先前期告廟。祧凶未聞  
幾日。面縛見今朝。二聖臨雲陛。千官溢海潮。載囚車。輶  
輜失主馬。蕭條橫拜如。蹲犬胡裝尚衣。泥理卿辭具服。  
譯長舌。初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慈仁。逢太母寬。

大戴唐亮赤手真擒虎和美未賜菓葉街虛授首  
東市偏全股困獸何須殺遺維或可招威聲西震夏  
武節北通途帝道有強弱天時互長消羌情防報復  
軍勝忌矜驕慎重酬西將奇功勿再要

入峽三十韻

自昔懷幽香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湧東南合  
水未如雷點波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  
初無路連山忽似籠紫紆收浩渺感縮作淵潭潭風  
過如呼吸雲生若吐含蓬崖鳴翠壑垂幕曉參冷

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樹飛泉飄亂雪臨石走驚駭絕  
淵知深淺樵僮忽兩三人煙偶逢郭沙岸可乘藍野  
成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  
道黃精草叢生碧玉簪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  
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澗道民悲祀行舊俗樓魚  
鱖版屋漫無瓦窟居窄類庵伐薪常冒煖得米不  
盈甌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慙葉舟輕遠泝大浪固  
嘗諧雙蝶空相視啞啞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遠信  
難她獨愛孤棲鷓退趁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



本無會。振翮游霄漢。無心願在錦。病塵勞世。方病  
局束。我何堪。盡辭林。衆好。多為富貴。酣試看飛鳥  
樂高道。此心甘。

東坡長排不多得此兩篇觀其章法句法氣機  
之排宕筆勢之騫騰亦少陵之亞也少陵陽開  
陰閭爰動靈竒不可方物其神韻光芒又在文字  
之外坡公未之能遠豈所謂大可為化不可為者耶  
若元白則公固突過之矣

發嘉州

朝發鼓闕。西風獵畫旗。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錦水  
細不見。蠻江清更鮮。奔騰過佛脚。曠蕩造平川。楚市有  
禪客。釣臺尋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滸。是日期辦僧  
下

渝州寄王道祖

曾聞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初下流。唯有夢魂長絡繞。  
莫論唐史更綱繆。丹經坎國歲時改。霜落寒江波浪收。  
歸夢不成冬夜永。獻聞船上報更籌。

南康望湖亭

八月渡長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  
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家萬里。投老得歸無。

過海得子由書

經過歲未久。有弟忽相求。門外三竿日。江關一葉秋。蕭疎  
悲白髮。漫浪散窮愁。世事江聲外。吾生幸且休。

秋塞未身

秦爾氐羌國。天誅亦久稽。既能知面內。不復議征西。斥候  
銷烽火。邊城息鼓鼙。輸忠備貢職。棄過為黔黎。雪滿  
流沙靜。雲沈太白依。魏。二聖治威德。古難齊。

按此亦元祐間西夷即叙事也奈何一變而大觀宣  
和兢事武功遂啓燕雲之禍此人謀不臧豈可委之  
天子公此篇與獲鬼章詩俱見老成憂國忠謀至計  
其如時不用何大抵智者嘗預見於未然愚者唯見目  
前而不思後患北宋之末禍始於荆舒而成於童蒙千  
古之炯戒也因鈔公詩而識之故吾謂讀燕無異於讀  
杜者以此

謝人惠雲巾方島二首

燕尾緝呼理未便。剪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物。覆

項宜歸紫府。仙轉覺周家新樣俗。頭中起

舊名傳。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霧元霜合比肩。未後周末容陶令

子妙中詩擬飲乍疑裁

胡群短靴格。蔗疎古雅無如此。樣殊如手不勞盤作鳳。

音永嘉中輕身。只欲化為鳧。魏風稱儉。堪羞葛楚客。豪

華可笑珠。擬學梁家名解脫。梁武帝作便於禪坐作

如跌。

此在先生只小。巧然無害其天風海濤也。至一字詩則遊戲無取。故不錄。

秋晚客興

草滿池塘霜送梅。疎林豔色近樓臺。天園故越侵雲盡。潮上孤城帶月回。客夢冷隨楓葉斷。愁心依逐雁聲來。流年又喜經重九。可意黃花是處開。

過海

參橫斗落夜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點。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無復軒皇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寄高令

滿地春風掃落花。幾番曾醉長官衙。詩成錦繡開胸臆。論極冰霜繞齒牙。別後與誰同把酒。客中無日不思家。田園知有兒孫委。蚤晚扁舟到海涯。

詩送交代仲達少卿

此身無用且東來。未賴有江山慰不才。舊尹未嫌衰廢久。清樽猶許再三開。滿城遺愛知誰結。極目扁舟挽不回。歸去青雲遙記否。交游勝絕古城隈。

白雲在空卷舒無迹。詩家造極之境。

第五橋

白露淒風洗瘴煙。夢回相對兩淒然。雀羅送村非當日。鴉枝先生愈少年。世事飽諳思縮手。主恩未報恥歸田。誰第五橋東水獨照。台州老鄭虔。

講武臺南有感

山城九月冒朝寒。講武臺南路屈盤。騶子雨中乘馬去。村童煙外倚欄看。鷓鴣啼家木。秋風急鷺立漁舟。葦水乾花似去年。堪折贈揮花人去。淚闌干。

題寶雞縣斯飛閣

西南歸路遠蕭條。倚檻魂飛不可招。整岡牛羊。回雁鷺。

天長草樹接雲霄。水氣淨山麓。沈。春風弄夢  
面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

惠州適春寒欲歸使持以示西湖上諸友

夕陽飛絮亂平蕪。萬里春前一酒壺。鐵化雙魚沉遠素  
劍分二嶺隔中區。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  
夢想平生消未盡。滿林煙月到西湖。

答李端井

若人如馬亦如班。笑履壺頭出玉關。已入西羌度沙磧  
又未東海看濤山。識君小異千人裡。慰我長思十載間。

西省憐君時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閒

夜直松閣呈王敏甫

蓬瀛宮闕隔埃氛。似帶樂天香似許。聞及弄寒驚鷺臥月  
樓。生晴霽。鳳。雲。共。誰。交。臂。論。今。古。只。有。閒。心。對。此。君  
大隱本未無境界。北山猿鶴謾移文。

此公在翰林掌制誥時也不久遂出而晚年乃遠海  
外矣

被命南遷寄定武同僚

人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何憂。只知紫綬三公貴

不覺黃梁一夢遊。道見恩綸臨定武。忽遭分職赴英州  
南行若到江干側。休宿滄陽舊酒樓。

和方南圭寄近周文之三首 錄二

共惜相從一寸陰。酒杯雖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影  
聊話天涯萬里心。東嶺近聞松竹迳。南堂初絕斧斤音  
笑君善頌如張老。猶望携壺更一臨。  
此生真欲老墻陰。却掃都忘歲月深。拔薤已觀賢守  
政。摘蔬聊慰故人心。風流賀監常吳語。憔悴鍾儀獨楚  
音。治狀兩邦俱第一。願川歸去肯重臨。

出獄寄子由前韻二首 錄一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款然。塞上縱歸他日馬  
城中不問少年難。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  
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為余投檄向江西。子由已以官前時  
余罪謫筠州監酒  
三句言事難得白四句用王勃門難檄事言文字宜  
戒也。語言之妙。屬對之工。古今無敵。前首云。試拈詩  
筆。已如神信。然先生方戒文字。而文字已來。未  
矣。豈非如神之筆。有不能自禁者耶。試以詰先生  
先生亦奮自笑。然又不知變化出奇。又何等矣。

次韻馬元賓

流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慰已差池。初聞好句驚人  
倒。悔過東亭識面遲。握手豈知無賀監。結交誰復許袁  
紵。塞鴻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豈可期。

次韻張甥棠美畫眠

炎歊五月北窓涼。更覺甘如飯稻梁。宰我真堪譏敢避  
考。先經筭譴兼忘憂。虞心謝知時。雁安穩身同桂角。羊  
要識熙。不爭競。華昏別是一仙鄉。

次韻完夫再贈時已卜居毗陵與有廬里之約

柳絮飛時笋籜斑。風流二老對開關。雪芽為我求陽羨  
乳水。君應餉惠山竹。草水風眠畫永玉。堂制草落人閒  
應容緩。急煩問里桑柘脚。同十畝脚。

以上鈔東坡律詩二十六首大抵病中所書因四六而及  
律賦因律賦而及歌辭因歌辭而及律詩相因相續  
若不知疾之在體則先生之既余深矣余亦稍窺先生  
之崖畧間附緒論於未當亦先生所樂聞也。文字罪  
人自仁宗以前無是事也。石守道作四賢一不肖詩盛  
傳於時識者以為朋黨之禍自此而始既而果然此

固國家氣運使然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而指摘瑕疵

正士端人遂無能免者矣祖宗忠厚仁明臣工各盡

其力此不問而知為盛世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唯

以攻訐為能此亦不問而知為衰朝也公之出任在盛

衰交替之間其能免乎徒令後世憫忠正之不容傷

誤人之罔極又不暇為公惜而為一代之悲也可勝慨耶。

公詩皆從肺腑中流出非詞人所能故余與少陵並鈔

六欲後人之知其大而畧其細也每欲作兩家詩箋而

歲晚不能及已僅於鈔詩附論以見大指云。公與少

陵遭時不同而其心則一若其英辭妙辨鋒發泉

涌天賦西王母一說別字之妙多在詩集中多有之而足以壓倒當時而非其大也故

皆不錄茲不具論余方將輯葉墨之後以養痾首

之疾意者宜此其休乎

造業向屬吳興嘉慶年間業容所賣以售於京

師者每多佳品道光以來初年尚近之而十年以

後乃絕無有矣以至托杭人代購亦不可得問之則

曰昔有善工故得其法者不絕於時歲月既久漸

即淪亡列肆者苟且速售遂失其傳不特作法之

謬并亦不能選毫遂令學書者十指如錘情擲  
屢易而卒無如何也余因歎士習之日非也亦若  
此矣初有老成典型後生觀法依以為準故家  
庭學校之間動止語默皆有法軌度可循及其  
既以先進之徒日以衰謝後進者唯見速化之  
力省而功倍也習而效之不復知有規矩之設法度  
之陳矣繼意所之以為世須人材此即是也舍而他  
求別無有焉嗚呼當此而曰相士而曰求賢其又  
烏乎相之而烏乎求之。湖筆曰兔毫曰羊毫蓋

全兔之身為毫者無多善工能識之摘取別存每一  
筆用毫一根居其中為之主餘則以毛附之故作  
書則中鋒圓銳者毫之為也餘毛則濡墨而隨  
之以運者也然此毫或置之稍偏則畫亦偏或稍  
長則羣毛不能附稍短則不能領羣毛而羣毛反前  
出而為之主矣此吾間之友人今並不能毫識即  
他何論矣蓋毫者衆毛之鋒如劍之銛如錐之穎  
無之則鉛刀頑鉄無復剗割之用矣今之書字或如  
蛇蚓或如墨豬或如生柴枯木皆是故也羊毫或

稱乳毫當是乳上所生兔毫既云不識是無定處也  
今之羊毫有鈍如棉花者則亦無毫之故也六根  
有毫乃可成筆而作法尚不止於此友人亦不能言  
之太凡世間一技一藝皆有專門名家其始由於稟  
賦之靈若有宿慧一見能解因而偏嗜篤好不惜  
費日殫月卑思窮力以致其精能盡其工巧是  
以獨得秘要而擅其名也若此者自惜其用力之  
勤不欲輕以授人人情之私聖人所不能禁是以  
自古以來有未百工之經有董工之官有考工之

記其特出者謂之工師謂之大匠厚其原德以教於國  
法道後世此法財廢而後各以其業自私自一旦淪謝  
而其藝遂絕矣以造筆言之斯亦文字之厄也  
應夫丁未五月十二日記此時有頭目之疾不復成字  
故有感於是而識之東坡喜用諸葛雞毛筆未知  
雞毛如何作筆想亦一時絕能祇此一見而法隨以  
亡也及人又言兔毫一筆用一毫有用二毫三毫者  
蓋佳至五毫則作字數十萬不敵過五毫則太硬非  
令人腕指所能運也并識於他日子孫或訪而得  
之。作字之於筆欲其得心而應予字者心畫也無

心力則無目力。無目力則若臂若腕若指。雖有力而不能施。數者皆有矣。而無筆。則亦力不能達。此與武之須兵。正同。兵雖具。而或曲直強弱不中程。則亦與人手足乖迤。而不適於用。安能進退隨心。折旋如意耶。如是則有力與無力。而有法與無法。何異吾謂文字之一厄。豈過誅也。

世人知得之為得。不知得之為喪也。知喪之為喪。不知喪之謂為得也。知榮之為榮。不知榮之為辱也。知辱之為辱。不知辱之為榮也。知福之為福。不知福之為禍也。知禍之為禍。不知禍之為福也。知生之為生。不知生之為死也。知死之為死。不知死之為生也。是以終日擾擾顛倒。於如夢如寐。如狂如醉之中。而曾莫之覺。既有覺而亦已晚矣。是以君子視其所履。以考其祥。其立其身。以涉於世。一斷之以理。而他無恤焉。知之明。故不惑。待之堅。故不亂。此所由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無所入而不自得也。古今未虧名喪節。輕重大小之不同。臨幾不斷。至於遺患一時之耻道。萬世之羞。王憲之所不能寬。清議之所不能恕。是時即

欲桐西江傾北海。以自滌洗。豈有及乎前史所載。若是者甚多。而莫大於宋徽宗張邦昌之事。

此言其大也。至世間一切日用尋常。以及出處語默。進退通塞。升沉消長。榮落莫不皆然。豈此則畜彼。彼則伸。古蓋天地化育。人事推遷。無在不是。氣機之所積。機之所流。即是理也。欲爭天下之先。適落天下之後。凡私智之所經營。小教之所揣測。安能令造物聽我。而往來人世。由我而操縱乎。君子唯知有理。故不與萬物相逐。若曰。在我。所能。把極。若祇有此耳。是以世之所謂得喪榮辱。非君子所謂得喪榮辱也。世之所謂禍福。非君子所謂禍福。死生也。斷以理而已矣。斷以理故事。盡其在我。而他無求焉。

大家之文。最是風骨。異人。文無風骨。則氣不能舉。其辭力不能運。其筆才不能駁。其學雖復爛然。滿紙都無生意。學者欲學為文。宜先識此意。故戰國策史記。以及賓誼揚雄之作。韓昌黎柳子厚。至蘇氏父子。皆所宜熟玩。而得之於落筆之先。會之於字句。

之外則出語自然矯異迥邁常流然此非獨於文求之也要自志氣非凡有軼倫絕羣之意乃可耳文心雕龍稱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於風者述情必顯是也然就析辭述情以驗風骨之力耳至何以有風骨則未能指而言之蓋亦有可意會而不可言傳者矣

按風之為物運行無迹著物物解被人人怡初不能知其所以然也文亦如是不獨文也詩亦然辭賦亦然書亦然筆態道逸者是也畫亦然氣韻生動動者是也故骨曰風骨力曰風力推之神曰風神落曰風落采曰風采韻曰風韻致曰風致華曰風華皆口不能指而意則可會者也夫

抵天分居多而得之於學者亦其天分中本有耳得於天而濟之以學則存乎人焉

昔有門人新登泰倉於嘉慶庚辰取教習至道光癸未中進士擬館選竟不得以是鬱鬱：今發山西試縣令未補缺竟死其才頗清終以不入翰林故致疾余嘗哀其志而惜其不達也夫人之有命秉之生初非我

所能自主必擬一途以自腐則已惑矣天之予人雖有定而其途未嘗不寬不作翰林儒生事業豈遂別無可見即曰驅馳風塵非其所願違而去之自遂高向何遽不可而乃以身殉乎此非吐絲自縛乎吾人為學固有大者遠者非功名所能囿時運所能拘况區區一翰林遂足畢生平大願亦太自薄矣故吾為若人惜而尤為吾黨勉之也人不知而不愠逝世而無悶此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何等地位願學者進而泰之母以百年究竟祇畢之於一旦也徒為

老成歎息何取乎哉

余所見一日無官年甚輕而遂死者甚多與斯生不同而病根則一乃世間又有已得官者而不自愛惜尤可怪也如近中朝考懷挾及閑說訟事一敗於求名一敗

於圖利其當嚴戒更不待言

學仙也是蛇添足學佛難言石點頭刺那雲風隨

兩散太虛豈有一痕留此余八十一歲漫題檢得

復錄於此余固未嘗求佛仙學然涉獵文字書畫亦復無成終歸太虛并此亦可不必也世間萬事

一過即屬烏有改自執者不得惟此性常存還得  
太虛本體使仙佛亦在是矣何他求何更學耶不  
反多事耶

學者習靜乃是本分功夫非闕求仙非閱學佛但  
欲脫去塵雜紛擾使身心有所歸著耳果得靜  
中妙處身泰心安應世接物只如行所無事竊謂  
真欲求仙學佛轉添了一件物事反未必有此快  
活矣既為學者即是聖人之徒何必於尋常日  
用外覓出路耶况欲求其所不可得學其所不能

至耶

五月朔

大考二等照例轉讀學其講學缺印一等第一王

慶雲章補授大考舊例一等一名即陞學士不論

編檢也若由講讀者取者則不過祇選一級然  
論俸亦連矣益超升之例在一時而叙升之例  
為常法也是以新階仍不掩故資也。嘉慶  
年戴文端大拜於翰林院到任時漢學士則  
王勿菴王定九及余也同年習子遠曰金馬

玉堂三學士越日勿菴放學差余謂定九前  
輩曰我豈非清風明月兩間人乎附識於此  
又同年陳荔峯大考一等一名陞學士以底  
俸淺又不遷既而出福建差以事降編修再  
大考一等仍二名復陞學士既而督學山西  
即陞閣學自是歷道光十餘年不遷余嘗  
謂其三十年祇做三箇官且迨其升侍郎由  
禮部調吏部年已老矣旋引疾退一夕竟卒  
其履任途亦世間一奇也并附識之

芙蓉花本單稱其根敷腫毒有奇功根皮葉皆可用而此  
物北方所無前在浙使署中有之云斷枝一尺埋土中即活  
余曾試之然所埋竟不出或尚有法而未得也副都統  
松公齒語余欲遷京時截枝帶之余曰不必此如可移  
則北方南花皆有柯獨無此不待我也此語今已二十年  
矣近因余頭面生瘡孫翻乃訪得天寧寺有此花祇兩  
本寺僧極秘惜之乃乞得其葉根敷甚效極令暇時  
往訪之既有此是可移也意將如其法移他北方從此  
有之豈非佳事此花在浙不難得枝葉甚茂花亦



甚繁七八月開初色白既發淺紅既深紅一叢三色  
爛熳如錦冬月葉落並枝萎去明年再發蓋根生  
叢生非木本也

本草云或乾研末蜜調塗瘡四圍留頭乾則頻  
換初起者即覺清涼痛止腫消已成者即膿出  
已潰者即易斂瘍科秘其名為清涼膏清露  
散鐵蘘散皆此物也或加赤小豆末或蒼耳燒存  
性為末加入亦妙。余以世間疾患惟瘡毒尤甚  
而老年則疼癢尤不堪忍是以詳錄此花功用

如果北方有此豈非觀世音楊枝水洒過菩提世界  
乎則火宅中少苦眾生而老年人立脫苦惱功德豈  
有量哉

近見時人書記軍中夜枕空胡祿三十里外有人馬行聲  
即可聞注云未知胡祿何物余謂胡祿即葫蘆也空  
者去其瓢與子也葫蘆之形可以為枕而不能安寢  
故軍中用之以防敵有詭計也惟空故收斂而夜  
則能聞遠也。因此而知大塊是空靈之物土實而氣空  
踞踏之聲雖遠可聞動乎此則達於彼其理固然

昔孔明行軍有警枕當亦此類

先達某公家風忠厚居鄉日忽有妾人至門聲稱索  
父橫肆無狀家人欲毆之公聞亟出呵止家人自問之  
曰父多<sup>幾</sup>少<sup>何</sup>曰十錢<sup>幾</sup>十<sup>何</sup>命家人取十付之其人負錢  
去公命家人密尾之行數十步則其妻子來迎其人擲  
錢於地罵曰我謂某公長者不可欺汝等定要我來今  
錢在我死矣須臾腹痛嘔吐而斃蓋其妻子謀令服  
毒至門無禮而隨之以肆其詐也公謂家人曰此極  
逆無端而至者其中必有<sup>何</sup>情若驟怒或<sup>何</sup>捶擊則禍

立至矣愚哉斯人乃以十千易一命然我不能化之使以  
情告而速出於此亦深自愧矣故以不若奸謀自矜  
先見哉按居鄉忠厚而應事不可無智以世情奸詭  
誠有非可意料者也至公自責教語尤忠厚之至事  
皆足居為鄉法云

人之一身在世僅數十年寒暑安可不自尋樂地而徒膠  
膠於富貴貧賤之中悲喜憂樂更起迭伏曾無快  
然自足之一日日往月來而髮蒼視茫矣自問數十  
年中所為何事所立何功不能指而數也然則其為白

過一生可知也。夫生而白過，即謂之已死，可也。或曰：人之亟亟營營，亦欲自尋樂地耳。余曰：以此為樂，則無怪其膠擾以至於死也。夫人知富貴之可樂，而不知其可憂；知貧賤之可憂，而不知其可樂。史冊所傳富貴至於王侯將相，禍不盈首，而禍溢於世者，曷可勝數。節樞之下環堵之中，清風高節，夜有其人，彼於國則不負於國，於家則不愧於家，高天厚地，俯仰無憾，以此言樂，樂且無加。彼富貴中人，欲求如此一日，可得耶？若是孰憂孰樂，豈待智者而知哉。

今世任宦，未可以富貴負職言也。然其間亦各有命。或正當隆起，而忽焉蹉跎；或久居寬閒，而別有遭逢。若出意料之外，然循其面，未之知，乃皆自為。則君子所以自審權者，機不在外，而在臆否。不在榮，而在是非。夫知有命，而其說則未盡矣。若昔富貴之作福作威，轉日迴天者，今亦不行也。昔之三旬九食，肘見煙火者，今亦無有也。

摘錄江上外史畫卷

雲裡帝城山龍盤而席踞，雨中春樹屋鱗次以鴻。吳仙宮

梵刹協其龍，砂卮舍茅堂，宜其風水山門，啟豁松杉森列，而成行水閣，幽奇藤竹蕭疎，而垂影平沙渺；隱葭葦之蒼茫，村水浴，映垂楊之歷亂，林帶泉而舍響，石負竹以斜通，草媚芳郊，蒲綠幽溪，潮落沙交，水光百道，山寒石出，樹影千樞，愛落景之開紅，值山嵐之送晚，宿霧斂而暎舒，柔雲斷而猶續，危峯障日，亂壑奔江，空水際天，斷山含月，雪殘青岸，烟帶送岑，日落川長，雲平野濶，地表千鐔，高標插漢，波間數點，遠黛浮空，兩崖峭壁，倒壑溪船，一架危樓，下穿巖瀑，孤亭樹覆，危磴闌扶。

鼓木擁身飛梁，驚濤拍於怒石，霞蔚林皋，陰生洞壑，雨氣漸沉，暮景夜色乍分，晨光散秋色於平林，收夏景於深岫，月映園林之瀟瀟，風生荳渚之飄飄，雲擁樹而邨稀，風懸帆而岸遠，近淑鷺飛，色明初霽，長川雁度，影帶沉暉，水屋輪翻，沙堤橋斷，見飄浦口，樹夾津門，石壁懸於木末，松堂開自水濱，春蘿絡徑，野篠紫籬，寒甍桐疎，山窓竹亂，蓬牖繁而如寄，柴門設而常闕，愁子負薪於危峯，漢父橫舟于野渡，臨津橋而策蹇，憩古道而停車，宿客朝餐，旅店行人，暮入闌城，幅中枝葉於河梁，被褐擁鞍於棧。

道賈客江頭夜泊詩人湖畔春行樓頭柳飈陌上花飛  
敬騎秋原荷鉏芝嶺高士幽居必愛林岫之隱秀田夫  
草舍常依隴畝以棲連攤書水樾恰當五月江寒垂釣  
砂磯想見一川風靜寒潭晒網曲徑携琴放鶴空山牧  
牛盤谷尋泉散而跣足忘松色以支頤卧看蒼松醉題  
紅葉松根共酒洞口觀碁者瀑觀雲偶成獨立尋幽訪  
友時見兩人

以上畫中諸景蓋論其大凡而非盡於此也從以所論  
畫法參悟則隨手之友不可勝窮故云見圖畫而

尋其跡。望者。抑見。邱壑。而忘其。圖畫。者。神。大。抵。規  
模。可以。學。成。神。妙。必。由。天。造。余。之。於。畫。尚。不。能。至。其  
門。進。散。云。堂。與。於。特。以。性。喜。山。水。耆。年。必。無。此。緣。  
姑。借。筆。墨。以。代。鳩。杖。芒。屨。云。爾。然。時。過。得。意。自。視  
亦。覺。氣。韻。可。觀。似。天。分。而。有。一。二。若。落。筆。塵。俗。余  
亦。不。能。為。也。

董巨峰岫多屬金陵一帶倪黃樹石得之吳越諸方米  
家墨法出潤州城南郭氏圖形在大行山右摩詰之輞  
川開荆之桃源營邱寒林華原冒雪江寺圖於希古

推華嶽於吳興後米筆墨之探奇必繫山川之寫照善  
師者師化工不善師者<sup>者</sup>樞織素狗法者守家數不拘法者  
發門庭叔達交為子久海岳化而房山黃鶴師右丞而  
自具蒼深樸花祖巨然而獨稱渾厚方壺之逸致松  
雪之精研皆其澄清味象自成一家會景通神合於  
天造

以上論諸家源流大畧其他講畫法甚詳余嘗命  
人鈔入中箱以其為游藝家雅之事學者究心而為  
有益雖難語成家而要可自適其意致清逸則已去

俗塵絕遠矣。幽士用以寓情。高人亦足寄興。蓬牕竹屋  
之中。水圍菜畦之外。儘足為娛。不必富貴功名之動念  
也。斯亦熱鬧場中一服清涼散也。

余嘗書其後云詩也文也書也畫也其形模異其神  
理同也悟其闕紐要在性靈此編可謂與人規矩而能  
使人巧者也規矩成者法千古不易巧者人心之靈代變  
而日新不越規矩而趨于規矩斯可以學矣及其成也  
無所事於規矩而規矩亦莫能外此所謂物<sup>焉</sup>而不物  
於物者乎

明末濱城破先太高祖死於難大太高祖亦死唯二太高祖得免名若谷燕山公撰方伯公行述今藁本存於家而刻本則無有矣劉黃岡作傳高念東先生撰墓志皆本於此後太公摹刻兩伯太高祖及太高祖手書墨蹟於石今猶存家廟而原本亦無有矣可見託於文字勤於金石者之無窮也設非有此後世子孫欲求先人之彷彿不可得已今年春又得山公手書一冊乃城族人所收後有大叅公跋云四帖得之張日觀乃吾伯晚年書也道健飛動可方古人蔣虎丘云遠過董文敏信

為不誣鞠陵弟其寶藏之鞠陵者四并高祖籍也諱果字子晉亦工書道翰尚有存者幼時家有一冊皆粘二伯高祖詩字子昭及大叅公鞠陵公手書尺牘詩章蓋即鞠陵公所集也余携至京今裝潢存笥蓋幼時常閱之因以想見先德警教如聞今幸未失亡茲所記兩世即方伯公之子孫也而今皆微知其尚能讀書者亦僅矣科名仕宦不絕者獨大叅公一門耳世家舊族守先代遺訓詩書之澤宜可久長且無分彼此而數世未日就零替其可不為之慨心為之動色深

憂而大懼乎贈公之勤德一生惟承前啓後為務自今思之設非贈公先澤之不斷者幾何然實於前則可慰願於後則尤可危也凡贈公之子孫及猶子猶孫皆大叅公之所貽其可毋深思而敬念之

按山公四帖一云論語一書未有言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踐履盡小學之事則天理爛熟雖大而化之之聖恐亦不外是一云常提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即處事少錯矣未應事時常持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一云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之時少在閒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閒事熟誠能移在閒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之不忘則天理熟矣一云要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乎威儀威德之至也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傲則仰慚則俯邪則敬正則平收斂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作事愈有力凝定靜密自不外馳欲寡而理明則心虛而自無克伐怨欲之累山公自書似粘壁日在之語也即有明

克己之脩也。公之學與公之德於此可見矣。雖有後人而讀書之脈則斷矣。具有興者期諸異日絕而更續庶使先德不泯斯後人之責也。夫丁未六月朔日時余瘍生於頭面延及耳項晝夜不獲安使後之覽者知是余力疾所書其當錄於目而劇於心也。當若何矣。踐履盡小學之事則天理爛熟二語則聖人下學而上達。朱子注云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不覺一直道破。觀此益知朱子教法乃聖門嫡傳別無門戶。世知言朱陸異同而不知源

頭本無異同也。但以教人則朱子細密著實而象山或寬廓蹈空耳。蓋象山脫畧形迹直徹天達高明。是狂者境界。如聖門子張子游是豪賢一路。朱子則欲優游漸漬養成德性。幾於自然是中行一路。如聖門顏曾也。若以實諸聖人亦必喟然與點而終不忘也。庶子之歎也。豪賢一路自聖門有之。所謂狂狷狂簡者皆是其志量遠大識趣高明活活落落不覩聖門亦是天下英才其得孔子之傳者則孟子是也。獨幾於聖宋儒如程明道邵康節雖

未幾聖亦稱大賢其未幾聖賢者亦為豪傑之士處世則能任天下之重勝天下之堅艱樹不世之功立非常之業如歷代名臣是也在前明則于忠肅王文成為特著矣。文成欲以其所得力者教人是以有致良知之目所言萬物一體從天命溯未<sub>志本</sub>大抵孟子之旨而及門之士行之而悞乃近於佛老頓悟之談矣。於是講學者互相是非以為詭病此則傳者之過於文成本指無與也大抵舉世遵朱而文成近陸學者無識妄興異同徒長澆凌無與學問

夫人之受才不同稟命<sub>無</sub>不異各隨所至以自體堅其有未達孰復而已迨其積久明而自融水火冰炭乃出一源豈不奕然自失豁爾大悟也哉。若乃執水議水守火詆炭是乃同異之見自生障蔽猶自命曰此之謂道此之謂學道學豈此之謂耶。余之一生疾病瘡瘍極未能斷其間康重而樂死者五六其餘得食妨寢晝夜不安忍痛忍痒者不可勝數者不時有之豈此亦與生俱來者受如許苦惱有定數而不可逃者耶。今八十餘矣似經過已多可以免矣。然自本年

三月瘡生於鬢髮之內已而及右目又及左目因及右耳由前而後遂及頭後癢癢無度其中成小瘡者或痛而夾空中但如碎未皆熱癢而又不可捉強真老人所不可堪也自問無不謹疾之事而疾乃纏於余身而不可脫豈余命官適與苦毒相會耶向一生不余舍耶然終不肯以此稍報其業家之人勸之沮之而曾不為止喻家人曰昔吾行路過大雨冒之行不報語僕曰行亦淋住亦淋等淋耳行尚可蚤歇也今吾所為亦猶是耳矣家人於是笑而聽余然亦令後之人知余之學也

不怨者皆出於天患之中其感而動心尤有甚焉者乎我雖若意也知六月六日石想書於子研齋

疾未愈時方暑目亦愈暗始拾是然已三休而終此卷也余前言養老益本孟子養志之言而未及侍疾之事聖人所記若文王寢門之節樂正子春一飯之思皆言孝子之至情至性於親之有疾不啻若以身代之也然未老之親與既老之親既老而偶疾之親與既老而恒疾之親恒疾而倦臥之親與恒疾而不得安寢之親則其情其事又不同矣此

非專言養老之所能盡亦非第言侍疾之所能畢也聖人謂父母唯其疾之憂則孝子亦唯父母有疾之憂更可知也子疾在方壯之日親疾乃既衰之年也人生養老人子所禱祀而求人至養老而康強逢吉以春以秋不日不月泰然無天沴之嬰尤人子所飲食必祝也以此思老老可知矣以此思養養之云乎。今已他無所願祇祈疾之脫伴即與再生無異則是口體即志也能養體已養志矣此又孟子所未及也余所患瘡瘍痛癢非大疾

也然沐髮而不可以晞曲肱而不可以枕假寐而不可以息其勞亦甚矣中夜三起而或得一眠終日屢敷而祇成半效拊床據按但有歎息老年動即困既誠有非家人所能盡喻者也惟有息心淨慮安受天罰庶造物我憐用脫桎梏而已矣向盡之年豈復有他願哉孟子道其常而我則當其友後則志與體一而已前皆力疾而書此則較書而將已其疾也我其捐筆研而矢詩。六月繁暑惟與大雨洗之然又有時雨過而蒸鬱益甚天地之氣固非人之所能

測也。幸身無疾，疾尚拚而與之敵。浮李沉瓜，看矣酌醴，亦可稍減。若夫痛痒在身，則此事公康計。惟兀坐枯書，強自排遣，而未及敷行神象，目加之燥，養更不可堪。當此之際，殆不如選之造物，脫然而無累也。顛倒於宵晝之間，旋轉於沐几之畔，奚為者哉。余之書此，非為欲自言患苦也。彼使後人知富壽未足云福，惟康富乃真福耳。和足以息貪競之心，而識止足之分也。

日月已往，皓髮滿頭，自顧平生，所願慕皆已歇絕。即性情所嗜好，回首觀之，亦復於身無與。惟念孫子是祖宗一脈所留，其賢也，則為先代之榮，其不賢，則為前人之辱。是以引疾以後，十有餘年，四手錄而撰述者二十餘種，論詩、論文、論史、論時、身治家、論道、經、力、四論、為學、論涉世。本末俱備，皆為子孫而設。以為紹祖德行光澤，皆於是乎。寄則余生一日，即有一日不容辭之責。余加一年，即有一年不獲已之心。是以積日累月，言重辭複，而不知止也。其所望於子孫者，即其書於祖宗者也。我後之人，庶無弁髦也乎。



恩錄雜志下

前卷值疾，又值天暑，而輟意，將從此裹業。索研不復事翰札之役，或得以稍盡養生之理，優游餘年，脫離天患，不可謂非計也。然猶自恐不能者，老人無可為，惟平生文字，結習文字，甚深，但有小暇，或別無恙，若則故意復未矣。故仍擬作為下卷，殆有類於今茲未能請輕之說典。

高欲寓離騷及庚子山哀江南賦，各一通。恐父多不能驟畢，又將強力敘疾，姑記於此。工部東坡詩亦尚有欲鈔者，皆余未卒之業也。大抵欲手錄加評點，以貽子孫，俾見古人精神，以自發其性靈，達之於文字，庶幾家有真傳。此即中箱手寫之本意。余所及為者，為之所尚及為而不能為者，亦皆之優而游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亦余未盡之意也。



愚餘雜志

獅子一種出西域中國絕無而史傳及稗官小說所傳不一意其非一類也西洋人能馴之使舞第見之畫蓋意此自是其中一種可御而教者耳若所傳傲倨尊嚴人不敬犯以禮下之亦絕不傷人者似又是一種及動則山搖地震林木皆拔者又是一種見聞錄所稱躍而吞月騰毅丈陸崖谷而死者又別為一種其神行無迹俄頃萬里者似又非諸種之比也天地之大靡所不有禽中有鳳凰獸中有麒麟見於經傳此天地祥和中正

之氣所生故於中國氣運極盛時見之然第偶見而已可謂之現而不可謂之生意其稟且滯於世界之外偶感太和如虞如周而一至耳固非人境所能畜亦非塵界所能留也其餘則或各符五行之一氣各稟五常之一德而於一氣一德中又各有偏全統駁大小多寡之不同故品彙雜糅形狀錯出記載者各述所見聞而不能無互異也余謂惟人亦然人之有德有才有性有質萬種不同而所見於世者亦種各異也其異於物者物無學而人有學耳增其美擇其回猶其有餘而補其不足故生於天

者有定成於人者無窮人者二氣之靈也五行之秀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凡以此也

元史載世祖征伐西域見獸一角謂之角端云天地帝止殺故此獸見世祖由是旋師按此獸非常有意亦鳳麟之類與但鳳麟感盛德而至角端因過殺而出或所司不同與唐書天子以白虎禱止兵其義又安在與意者白虎主兵出自天子則兵當殺乃自歸故用為禘令與。獅子亦稱獅子既不入中國則畫圖當自闕立本職首圖始原本所自又必由陸探微畫併像始以後則相沿傳寫而王侯第宅門前刻石取鎮壘威神之義亦必自西域寺宇始也中國未見真獅但從畫圖摹刻耳但刻石必二一爪按繡球在左壯也一爪按乳獅在右壯也俗間故有滾繡球圖狀其迴旋騰獅之勢亦有所本東坡有陸探微畫獅子贊極盡形容讀之如見其畫則世間傳報所自未矣有取以評文字者曰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兎亦用全力又曰獅子滾球跳躍揮霍倏忽百發其神其狀全注在球洵善喻也余所云理真脈真氣息真



則萬法皆真真即球之謂萬法即滾球之謂以此讀前人之文以學為邁越派俗之文則思過半矣以制義言之自前明金正希陳大士黃陶菴陳臥子國朝熊劉二方皆文章之正宗百世之師範此外名家指不勝屈以此推之其於取法亦了無疑矣其體格氣韻悉本於古而法亦無不同者特友化名殊各隨其思緒筆路讀者或愛其文而忘其法耳其法如何題之真精神真命脈既見之矣則運吾思括吾筆而追之或從題外而未或自題顛而下或繞到題前或穿過題後觀者心驚目眩見謂五花八門實則皆題之窠會肯綮也此所謂獅子滾球也識得此秘其造詣即不遠前人而固已千目同賞萬選皆中矣有不超越派俗先鳴餘子者乎余嘗作石畫論文詳言其法皆中稍中要語以遺後人

廢齊施於君子刑殺加於小人而君子常懷刑何也曰聖王所以勸君子而威小人也賈善懲惡帝者之大法謹小慎微賢哲之小心反乎禮則入乎律刑非聖人之樂

為以之獨教不得不滿也聖人以禮導天下則必取其非禮者而禁止之蓋動之以所不忍而又警之以所不敢也若夫既為君子矣其於禮固已須臾不離身而力行矣乾之九三曰終日乾乾又曰夕惕若此言何謂也曰敬也敬無一息之可弛則懷無片念之敢也禮之敬也天命有德也刑之措也天討有罪也非聖人之所私則非君子之所敢玩言語之細或起兵刃飲食之微亦肇訟獄君子以禮自持能勿以刑自惕帝王有偶滿之威嚴君子無自欺之寤寐其懷也常日在之

所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一敬為而已矣夫然故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而嫌疑之必消也夫然故渴不飲盜泉水熱不飲惡木陰而居處飲食之不敢忘也聖人語言之所不及而君子之心有之且不惟有之而時而然處之而莫不然也此真聖人之德也

今之為士者既讀書登第列清班一旦求為恒人而不可得吾為之惜焉惜聖人之訓精切懇到若此而竟若罔聞知也聞然作講義書而粘之壁為後人歲歲馬古人前後左右皆設箴規諷誦以自

輔今不能然也。所恃以自立者，惟此方寸間耳。嗚呼！敵不敢敵，有不敵之藩籬；有不敵違之履，蹈有不敵越之繩檢，有不敵忽之防維。君子之去小人一間而已。又多乎哉！昔有述城御史，因禁止圍積及出城受鋪戶財事，被控賄賂，賈陳奏，夢問擬大辟。至今為戒，而近又有聽許謝銀為代章奏之事，以虛賊坐遣，異哉！身命亦不顧耶？呂新吾書中有曰：王法做不得人情，其書皆為教學者立名節。慎取與於此等，未便深言，故畧說其意。然人情尚不可

做。况賄耶？請書者一句，便當深思。而人世間怪事若此種者，豈不怵於目而警於心耶？稍有干涉，波累已難。當矣。况自為者耶？余講書而及曹植陸機之詩，意蓋在此。知者當不以為迂也。禮禁於未然之前，刑制於已然之後。未然而可圖已然者，其可悔耶？曾子守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將沒而後知免。吾黨後生，可因任而不省乎？保君子之節，甚難；入小人之途，甚易。古人畫地為牢，削木為吏，豈過用其心哉！至於養生之道，與此亦同。大寒大暑，勿輕犯賊風邪熱，宜時防之。而

膏梁蘊毒，飽啖不戒，亦致大毒。故曰：慎起居，節飲食，保養太和，斯為至要。而五藏之勞，七情之傷，隨時檢點，不待言也。正如君子懷刑，在未然之前，不在已。然之後耳。或曰：如所言，將終日懼，耶？曰：非也。天懷浩落，自不傷陰陽之感。五行之治，人之身體有強弱之殊，氣稟有衰盛之異。臟腑有偏勝之患，道過有虧。寒之傷，點為消息。時與劑調，其天機天趣，自若也。君子豈緣懷刑而病，其坦蕩哉！且有為憚刑而益致坦蕩者，且有因坦蕩而更須懷刑者，恐懼之與愷樂，並行而

不悖者，也。何害於浩落哉！

修飾違幅者，俗人也。謹守規矩者，端士也。奇察瑣屑者，纖人也。綜理微密者，智士也。相似而不同。初學便須了。心思不至於誤用，品地不至於內歧，故勤有其所以為勤，儉有其所以為儉。要在心識其大者遠者，則淡鄙庸近去之自遠矣。會常嗜頌者，庸夫也。矜奇炫異者，僻士也。軼岸絕倫者，宏才也。蹈方履正者，大器也。以此類推，則其於立志為學，庶乎其不迷於所往。其擇擇師取友，庶乎其無惑於所之矣。自此各隨功力所至，以自成其材。雖有長短小大之殊，要

不為世所棄廢可知也。而後可以講出處之事。可以議任  
隱之宜。可以言進退存亡之道也。

家家有子弟。人人有子弟。而能教者十無二三。為善  
教者百不一二。為非不教也。不知所以教也。敦厚退遜  
寬大和平。不獨保家。先是保身。不獨寡尤。更堪載  
福。見人家子弟有此。子弟皆知羨之。獨至其子弟則  
聽其自為者何也。已不能。然而欲期諸子弟。不可得  
也。故家流風遺俗。皆由祖父苦心留胎。世守不替。蓋  
非偶然。不幸老成漸謝。後生耳目漸移。所見所聞。莫

非末季流陵之事。又無嚴師益友。不究心於學問。於是  
毅世所積。一旦而無餘矣。余所見各省大家。今皆零落  
間有尚存故步。而志氣不振。卒無以紹其家聲。而其  
因循波靡。僅得列於編戶者。所在皆是也。豈不重可歎  
哉。有既失家傳之父兄。安望有尚思祖德之子弟。吾為  
其父兄者。又為其祖宗悲也。反而思之。且不暇為他人憂  
而轉為家門懼也。書曰。朕聽祖考之謚。葬訓夫祖考不為  
子孫。不垂此謚。訓矣。所願者子孫之聽耳。然聽而不聽。與  
不聽同。或若罔聞。或過而忘之。漠然無動於中。與無耳

何異。過耳而不覺其去。未與無訓。又何異。訓且若無  
與。並無祖考。又何異。更何怪。其絕不相似。而反似他人  
也。我矣。世而下。有能以我今日之懼為懼者。子尚有  
味於斯言焉。春色富天地。書香壽子孫。二語不知  
出何處。極有味。上句是取攜不盡。隨處皆足。下句則儒者  
生涯儘可安身立命也。一味淡泊自然。堅固心思。且目  
既有所著。純帝之性。定於內。浮動之氣。絕於外。所以壽  
也。所以善教子弟。不出乎此。

世間無窮無盡。只是這一學字。頗怪學講之家。各立名  
目。各分門戶。入者主出者奴。角立朋黨。互相是非。至於水火  
冰炭之絕不相入。而於聖言初無當也。論語只開口兩句。便  
已括盡學者學其所當學。時習者習其所當習。不時習  
不可以云學。兩層實止一層。即所謂下學也。至有得而說則  
已上達矣。二句內。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進一層。又現一  
層。上一步。又得一步。只在時字內。討得分曉。習字內。尋出下  
落。無時不是下學。無時不見上達也。第二節是推倒一世  
第三節是推倒終身。實只完得首節。分量耳。學者不  
於此理會。雖高談越世。豈有當乎。吾未見其所說者之

何在也

子弟多係中材未遂可以語此然就其本然之質與所執之業責以時敏之功熟習之力亦必各有所造自見可說而其進且不能已也故有善教之父兄必有善學之子弟大約誠實者易入而浮動者難收此又中材中自具之分別也誠實則實慧浮動則流宕故有難易之分教者矯其偏而歸之正損有餘而益不足要無不可造就者弟善教先在善學故父兄導於前子弟率於後有與時偕進有易時改觀不自知所以然也誠實先立

雖稍進鈍無妨秀類為佳即或鞋係可慮慮慈祥是也但夏過而優柔方嚴似矣亦有流而乖戾教莫要於身學莫切於心父兄有身教子弟以心學與聖言時習而說者大小不同而意豈異哉

夏月近筆墨家憎者蛇也適有小婢命持響竹捕之一撲一蛇無得脫者余自試不能也小婢豈嘗學捕蛇哉蓋亦得之於天不知其然而然且因此而思天之賦人彼有所短則此有所長教人者因材而施使人者取長而用故無棄材無廢人也居家尋常使用得著

器使之道即此推之物豈有不得其兩者才豈有不足於用者士之廢也使使動言不如我意皆嗟太息豈知此能哉能哉固埋沒人巧埋沒早觀此早觀句勿自返我失與

或問古詩人多矣子獨愛工部東坡手寫而許之以示後人何與曰古人之詩不勝數亦不勝論吾欲收之中箱亦不勝收也無已則取其拔出詞場自開戶牖者為後學津梁焉使由此問途而無他歧之感也潛心二家其於此道已得本原而以外之分道揚鑿各極其致者固已龍草而無遺矣蓋此可以兼彼彼不能兼此也詩之為教以三百篇為正

義漢魏尚為近古晉宋以下反而老莊反而山水至齊梁但工綺語惟以輕艷為宗對偶為高於是詩之本義盡亡知唐宋以來振起衰靡風格才調相競遙起以正大為歸皆極當時之盛然皆學士文人之能事若求大家風貌不固於父辭而父辭獨有千古者則莫二公若也無論其他即如二家律詩皆如古詩其波瀾意度風神氣骨迥遠尋常視當代之歸梅詩人者不獨有小大之殊抑亦有古今之異矣余所為尚錄兩家者固欲由本原求之標本以遠末則易因流而沂源則難以先入者為之主也或曰兩公

若是班乎。曰又有不同。工部但一落筆。便自龍吟虎嘯。風雨橫集。想見忠臣烈士。磊落英雄之概。是蓋坡公所未及。坡公汪洋灑汗。如長江大河。浩注東注。要亦未多讓焉。時代不同。遭逢各異。而才與志因之。故所見於文字者如此。任人擄取。皆足露其一時。衣被千古。是則先後代與聲華並峙。而不相掩也。

或曰子既論古愛古而又時及應試之詩。父得毋利祿未忘有未能免俗者與。抑亦初摩不盡見。穠而心喜與曰非也。詩文原無古今之異。亦存乎人耳。其人而先

明磊落忠謹友悌也者。其胸中豈有猥鄙其言其行。又安能齷者哉。則其學固當獨見其父固獨致其精。雖為詩文而播然獨立卓爾不羣者。豈與世俗同哉。國家取士著為功令。以約天下之趨。魁士名臣皆出其中。政辨之於此。爾幸而獲選者。蓋有之矣。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光氣燭天而受。噴拙日者亦未聞也。獨幽奇凌遠。或與行怪特。非對敵之體時。或見黜若體裁正大。詞氣激揚。固端人正士之所見。端即大器。如木之兩流。露如此而棄置沉淪者。當世有幾。余

之時及應試者。意蓋如此。且為子弟設也。豈有躬逢大人而不思利見者哉。

易稱食米食也。龍肉者。

余有時文舉。隅時文體。皆取前明及本朝大家名之文字。錄而評之。欲令吾家後未學者。有以識文字之真傳。辨科名之正路。而不欲其染於流俗。徵俸求售。遂落利祿一途。終於泯絕而已也。故因或人之疑。而辯之。或又曰。子復好言。卽居農田之樂。何耶。曰。吾家之舊風也。自上世由田間而登任。不任則復歸田。子孫遵之。無異。遂因以力學。因以居業。無唯言無故行。所以安其心思。

定其耳目。其學而成者。則可以自見於當世。其成而不欲任者。亦足以自行。其後人本計良謀。無過此者。故嘗屢言之。欲其樂天命而識定分。為勤則不遺。樂且有儀。風以質而彌淳。趣以閒而益遠矣。詠聖人之化。樂先王之風。吾嘗樂其樂。而欲以貽我後人也。所作聯本內村居一門。狀寫其風景。情事皆會。昔時所身歷。不必備也。然逐時逐處。心有天游。樂可知矣。原本另存。今特將此門摘錄於此。云耕人欲出占龍角。蕪夢方興祀馬頭。春郊綠樹連雲暗。秋園閑花滿地開。林岫影外。皆新碧雷。雨聲中。

忽如陽未招相催。鳴喚後。良觴初具。雁未時。古  
木柴門殘雪。裡寒鴉流水夕陽間。清流竹篠成  
孤嶼。晚照楓林自一邱。溪灣路入簷。蓄谷樹杪雲  
生翡翠樓。楊柳溪橋風遠近。芥蘿林徑月東  
西。泛水白鷗春岸暖。遠籬黃蝶野花香。幾散  
香草埋幽徑。一樹闌花壓短橋。春未樹影過遺  
綠。雨過溪聲宛轉流。紅杏壑恒三徑。雨紫菱出  
水一溪烟。森畦柳陌送天碧。虛岩雞柝別佳幽。  
布穀聲中村近遠。桔槔影裡水西東。綠雲委地

松篁密。春水連天雁鶩多。塢有藏春花。鮑澆成錦夏  
柳遮門。飛花院落春容淡。落日園林夏氣清。澀麥  
半黃。聞雞乳鹿。楓添碧。有蝶吟。林鳥喧晴。山果熟。  
困蛩吟冷。木棉花。晨烟夕靄。花朝過。瓏翠。膝黃。麥  
候來。春馬勸耕寒食雨。秋蟲仍織小園風。蛩吟  
夜月鳴機屋。蟬響涼林打麥場。木棉花外不連屋。  
杜宇聲中兩似煙。萬頃嘉禾烟帶雨。一腔新翠夏  
如秋。雨後沙痕平似野。雲邊野色淨於苔。以上皆  
古景也。春華野徑扶藜看。秋響臨階倚柰聽。柳

下風未臨水。石頭雨過踏莎行。氣候闌懷惟古  
落烟霞。送目儘長猶十里。嬉春朝脚屐。西村訪  
夜夜。暮雲林。澗漫語成詩。耕陌上。閑行入畫。面  
雞鳴好。蟬東西。岫花。燕相尋。長短籬。松棚豆  
架涼生座。水麥壘。瓜田翠染衣。燕子。簾中。耽夢  
眠。棗花香。裡陽門。居。買春自賞。茱萸雨。送勝。閑  
枝柳陌風。整任香泥。雙履。軟。疎林。黃葉。一燈。青  
柳絮風前。扶社去。菊花霜後。奩。未。四面雲山皆  
入畫。一痕烟樹。又成詩。醒耳。胡。聞。荷。葉。雨。披。襟。恰

受梅花風。幽深自闢。多。環。徑。蒲。酒。如。登。綠。緜。峯。浙。愴。雲  
山。觀。牧。去。一。氣。烟。雨。認。田。來。荷。鋤。小。立。溪。頭。雨。吹。犢。時  
穿。嶺。上。雲。杜。宇。啼。時。和。雨。聽。木。樨。花。後。捲。簾。看  
短。陌。荷。葉。偷。笑。雨。小。橋。良。領。藕。花。風。子。阮。雲。烟  
未。入。籠。一。籃。風。露。菜。登。盤。園。林。勝。集。茶。花。雨。閣  
巷。開。過。柳。絮。風。談。餘。柳。絮。吹。成。壁。茶。丰。松。花。落  
滿。衣。半。牕。花。影。照。開。榻。一。卷。農。經。送。夕。陽。小。院  
清。談。松。當。塵。塵。疎。松。林。閑。坐。草。如。茵。人。來。黃。葉  
西。風。裡。詩。在。飛。鴻。落。照。邊。大。筆。題。糕。逢。九。日

小槽塵酒佐三冬。斜陽自寫耕田譜。細雨閑尋種樹書。以上皆言情事林泉約隱幽人節。風雨鷓鴣志士心。標為襟懷歸白社。壘成姓字識青門。綠籬閑徑陶元亮。背郭成堂杜少微。五柳門藏傲士宅。百花洲繞杜陵居。宅對青山懷栗里。門臨春水憶桃源。鱸鮑澤畔同張翰。耕牧河陽效馬遷。烟蓑雨笠思彭澤。松徑巖扉夢鹿門。伏枕雞鳴山月曉。出門鷓鴣望海烟。青風烟喬木。先人龍雞天。開門舊氏居。翠柏蒼松依故壟。甯渴容燕認御門。槐日松泉迷巷陌。菜畦瓜架記門楹。半屋琴書朝暮事。一邱烟樹古今情。菜園端如疏菰圃。瓜田須駭理心田。種黍每懷彭澤令。栽桑欲擬錦官城。以上皆言志趣宅近春麻觀世教。園收梨杏見家風。雨應豐年占月令。風傳佳俗聽農謠。鷓鴣鳴曉鶯懸未。蟋蟀鳴秋說授衣。黃葉添薪三徑晚。白茆縛屋四隣忙。青帘野店尋紅友。畫鼓敲祠賽紫姑。剝松翦韭園官課。種柳栽桑野老書。山靜日長人自壽。時和歲稔物恆春。蝶

車如箔背深語。麥飯山。脫日落時。溽風不獻。藕脈社。矮屋時流金石聲。欲有棲壘懷作苦。園多墜果憶分甘。巾筓每添新得句。頭銜好。暗再來人。以上於言古意

略備村居之樂。以此思之人爵不及天爵之尊。熱官豈若閒居之逸。大夫有四方之志是也。然終有下場胸中無此一段境界。如何著落。是乃君子素位無入而不自得也。况祖宗邱壟有百世之依。族姓里閭有諸門之聚。烏有舍而不念者乎。今我族黨戚故以官為家。或至身後無歸散之四方存止不復可問。吾嘗悲之深。願我子孫之戒之勉之。雖農夫沒世無所恨也。士當窮時。藜藿短褐視以為常。亦無他願。一旦因緣際會。驟登任塗。不復憶本來面目。其家人婦子亦以為拔宅飛昇。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安知稼穡之艱。而耕桑為何等事哉。迨時移勢去。朝而榮華夕而零落。此時自顧。毫無可藉。不獨先人薄田不足供饘粥。所遺畝廬亦將廢而成墟矣。能不展轉依人。且謀今日。改計來年。而悲於存

亡莫問者大抵然矣書曰惟土物愛厥心厥以其有  
田廬之念間井之依邱墓之懷婚姻之比也一旦  
而拋棄不顧豈人之情哉天機既塞人事無惟既  
失之於前不能復之於後也昔我先公家居數十年  
勤：本計且讀且耕亦農亦任是以後生遵循爰  
有今日益嘗用此為訓為誡余耳熟焉今之謀  
詳勉不憚往復之勞不厭言詞之絮者亦猶率  
先公之教也亦猶行先公之志也夫

農桑之事幽風七月一篇備矣公劉始遷陟嶽降原相陰

陽觀流泉以修后稷之業三代以來言法祖者莫詳於此  
所以為篤也教民成俗以至周興數千世皆以為法而大田  
楚茨之列於雅載芟良耜之登於頌迄今讀其詞味其義  
想見其世忠厚莊剛相親相遜抑何其深以長穆以遠  
也則知俯仰之下自具和親朝夕之間莫名愷樂未有切  
於此者民有四其實士亦農也入於鄉學升於國學論材  
而命之官於是乃有臨民之事與今之鄉會兩舉而並任  
亦復奚異然則今日之官即昔日之農何得一入宦途  
須忘其故夫三百之篇孰不誦讀當其手披口吟未嘗

心乎慕之心乎愛之藝可知也夫以人：所有天然之寶境  
自然之真樂而置而不講無怪乎其棄焉若遺也  
以保家可以長世之業而棄而違之又無怪其散之四方  
而存亡之莫保也吾故曰既失之於前不能復之於後也  
世家祖宗積累教以詩書督以勤儉一旦至此良可哀  
與已吾尤恐後人而復以自哀也後人閱此其尚有動於  
心乎

舊家世澤綿遠由於心源不異先德長存然所以留此  
一脉者耕讀兩途不可偏廢一有偏廢即恐為零替  
之漸何也去耕則無以佐讀或苟且目前半塗而廢者  
有之或幸而有成所見不大流於猥鄙者亦有之矣去  
讀亦無以勸耕或自私自利不識大體固顧公義者  
有之或中無所主見異思遷至盡喪其生信業資者亦有  
之矣我生在世八十餘年所見不為不多每有親族類  
此亦嘗苦口而彼常以余為迂面從而背違者有之口善  
而心否者亦有之矣既而余言雖驗而終不悔也然  
余言不足聽聞皆本之祖訓又徵之見聞豈有臆談  
妄說而卒無信者抑道其弁髦先德不應復承舊



澤而然與抑亦二者偏廢所以喪其本末者一往而不可復返與余是以切：屬之余是以汲：為之甚願我後人思老夫之灌：勿若小子之蒙：也此則我先公之志也。寄十一弟家書弟前未京言欲添田教畝為塋上每歲辦祭之用其事甚妙兄亦欲添教畝即附其後如祭祀不用即作為塋上一切之用將來陸續添多便可作輪管者生計添補甚為有益但作官者即不必管惟居家者按次扶年輪替此亦義田之類可永久不廢者也弟在家

可留心此事如有合式得辦即辦勿用遲疑所需田價但有信來兄立即措去此為至焉要。吾鄉田地緣力農者多皆散在莊村小戶故出售者不過數畝所云合式者或近祖塋或近各房分產也有之或畝價多需數千皆可也皆為當辦稍遲則或他人買去故云勿疑再此不必拘畝數或十畝至二十畝亦可或只五六畝亦可積少成多不在一時也附識於此以告後人即誌述事之一端也

昔吾母太夫人勤於女職自余七八歲時見太夫人猶自

紡織親督婢僕為之至夜不倦余嘗以書就燈讀與紡車之聲相聞今憶之情景如昨太夫人出官門吾家亦自方伯後歷世任宦家雖不豐未至取給於此也太夫人以勤儉率家蓋天性實然於尋常日用瑣屑綜理微密恒不憚勞寢甘淡泊至年七十食典少壯無異未嘗須滑甘滷澆也稟賦康強得天獨厚余自記事侍側三十餘年亦未見嬰何疾患願嘗蓄藥物以醫家人又多記單方以療幼穉每臘月取豬脂五六兩緹卦門背云治湯火傷余嘗因侍贈公涕湯傷指起泡亦無

痛楚後因取物磨破痛乃徹骨刻不可忍太夫人取兩懸豬脂塗之一抹立止如掃去然此一事也余所親經故記之其他可知也余居京常述其事每令家人如法儲備而每過臘月皆忘之則太夫人精神意慮非後人所能及抑又可知矣

在浙時孫女誤以手按新曉熨斗痛甚急檢驗方先以手入冷燒酒內浸之則不痛試之果然隨照方用藥敷之而愈其方用黃柏黃連黃芩黃耆南薄荷各一兩飛滑石三兩共為細末香油豬油調搽奇效以是

經試過附識於此大蠍蜚用大蜘蛛吃毒即愈復放蛛於涼水中吐毒而活此亦在京寓內驗過又鄉媪傳方用花料同域合熬熱湯浸之疼立止浸久自解矣云極驗此則者蜘蛛尋捉之煩尤便也又信堅方云親見蝎螫用膽礬搽之立消此制蝎第一藥也若然則更便矣因併識之

上年九弟至京議於北堂者墳人屋北添房三間為公祭族人會集之所返而商之族人不甚踴躍弟寄余書以為但存此志不患不成是也余以為族人多貧

且多公祭不至其不應固宜堂地既歸吾家管理則此事亦大泰公一門之事竟自任之不必公議為妙惟十一弟言屋北去護院已近實不能容三間屋又留

前院也則此事還須另議姑記於此以俟更謀

客有語於余曰君胸中事太多又好感慨均非八十外老人所宜奈何以風燭之光猶役若此况多疾病耶然余稟性若是立志若是心然客言而不能從也所言田畝之樂山水之樂餘年皆不及已若更置書不觀則終日兀坐如枯僧又非所能而一開卷則百感橫來置之不可於是疏其

是非別其得失不知日之蚤暮又安知身之疲勞蓋感慨動於中文字即形於外此所以疾病在體而不自已也此念方歇而彼念復來書可盡乎吾將以是終乎

讀唐書至李光弼不應勤王之詔其大將神功等自是不復稟畏臨淮由此愧憤得疾而死通鑿不書其爵以示貶是也君父在難而不奔救以為是非人臣之義也惟臨淮不行亦有其故初在澤潞討史思明屢挫賊鋒使代宗專任以滅賊之事功自可成乃以魚朝恩監其軍強使進戰而敗遂遷光弼而用僕固懷恩思

明敗死而懷恩叛夫去一思明添一懷恩賊猶是也魚朝恩何功之有至是懷恩復<sup>引</sup>乞吞番入寇直逼都城代宗出走入朝恩營下詔勅王光弼既先與朝恩有隙則慮其至而朝恩假事以謀之也是以遷延而不敢赴既而汾陽單騎說田悅敗吐番而去代宗遂京他鎮亦未嘗至也臨淮固不涉及陽然其間詔不赴實以畏禍之故知此則代宗崇重宦官而失良將亦可鑒矣。甚哉唐之有天下也一患方平一患又起而後患必較前患而益深一難未已一難旋生而此難

且視前彼難而更大始而女禍繼而藩鎮既而官官又繼而大盜遂以盜中之藩鎮終焉內外離心上下背叛各代受禍之酷未有如唐者也彼為之君者終日處患難之中如彼舟流莫知所屆若此亦安肯手有天下哉原其所自則由初盛萌芽而未流遂不可制因是而思聖人恭己正南面之言為足以括萬世治亂之源扶百代興亡之要莫之能易也夫大學始於致知格物繼以誠意正心皆所以修身也自身而推則家也自家而推則國也自國而推則天下也今以不

修之身居乎兆民之上則家且不能齊何論治國國既不治安望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以約其旨曰修己以敬曰修己以安人曰修己以安百姓之安安以敬也敬斯哲能官人敬斯惠能安民古之官人安民有如舜者乎而其言曰人心惟危道惟心微慎持其畧則莫敬若也一念不敬天而天命不足畏矣一念不敬人而人言不足恤矣若是則天命絕而不續人心去而不歸彼災患之猶生迭起禍爰之益至重未安所辭之而安所避之有唐一代之跡豈不然哉夫南面不正北面未有能

正者也道心人心而已矣曷他求哉。危微精一之傳始見於堯舜非自堯舜始也唐虞之前聖人代興執此之心行此之道其時氣運淳古百姓日用不知以為順帝之則而已無所事於文字也堯舜既作治法綦詳則已仰觀天文俯察人事逆知有後世之亂是以在廷聖賢非不多也韋工庶尹非不盛也聖人以為皆不足恃兢：焉業：焉惟是之戒以為自茲以往欲終古民生又安禍亂不作舍此則無他道也舜命禹而傳之湯湯傳之武而代愈降而亂日滋至周之衰遂絕滅而無復存矣秦漢

唐宋以迄元明因啟舜亂以有天下而茲義無間上無湯武之君下無伊周之臣孰則憂及萬世而陳斯義者是故學者不以為志教者不以為心其或及於是則譁然羣起而非焉不曰是常談也則曰此迂論也惟纖側險詖之言則相與拱聽而竊服焉豈知人心繼而道心亡其禍之若是烈哉愛敬之流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此久安長治之規也災禍之積始於宮隣成於金虎以滅家亡國之象也王者有天下孰不願萬子億孫流祚無窮迨其人心一肆若火燎原不可嚮適若水稽天其無津涯

當此之時告以天帝之監臨而不畏也告以祖宗之憑依而不懼也子孫何與吾事而不得行吾意哉歷代開創之始既不為意流及既衰鮮不誦此輓者若明皇之當極盛一後而至斯極又其僅見者也千古之恨豈有極典

賦得昨夜庭前葉有聲 得心字七言八韻朱方增一名

西風昨夜空庭曉。忽聽庭前風。音落葉滿階。驚曉夢涼聲。一院動秋心。夕陽占渡。仍紅樹。斜月疎簾。尚綠陰。此日離邊。聞語蜂。舊時枝上憶樓禽。

幽懷偶觸高樓笛。清響遞添別院砧。瘦碧半菰餘。弱草濃青十里。試平林。迴思烟柳紫前浦。又見丹楓染故岑。勁節獨留松柏在。曾露雨露。

五雲深

前題

毛樹棠 一名

陶家繞屋扶疏處。每為披書坐綠陰。昨夜忽聞颯颯。颯。颯。開庭頓覺氣蕭森。來從何處。御飄葉散入涼宵。欲滿林。柳。灑。乍。隨。雲。雁。度。悠。揚。似。和。草。蟲吟。秋。生。谷。裡。風。初。動。響。鈔。使。頭。韻。轉。深。未。向。遠。

山驚落木寂。室小院雜清砧。一燈恰檢堆牀快。三疊還停佇月琴。請罷。宛然如有會。高懷猶見古人心。

前題

戴蘭芬 二名

高齋幽靜無聲處。幾日庭前花柳吟。昨夜迴廊迴。爽籟空庭一葉。一商音響。兼今夕。蛩鳴。砌寒憶三更。客擁衾。竹院風搖鈴。續續桐階雲掃滿。沉沉墜。未。金。瓦。天。將。曙。吹。上。朱。欄。月。半。陰。餘。夢乍。從。簾。外。覺。隔。宵。猶。在。樹。間。尋。青。燈。綠。葉。秋。先。

鈔紅蓼丹楓色漸深

宸學早知清意味。四時茂對

一人心。

右甲中年大考卷。余自嘉慶六年入翰林。西記用七排者。祇此。次也。蓋大考從前有之。是以記文。建館課及胡西庚。翁。翁。尊。溪。前。輩。稿。中。時。有。七。排。余。亦嘗擬作。蓋肄習以備一時之用。余至嘉慶二十三年。陞詹事。不復與考。甲申。則以吏侍視學。兩浙時也。余取考卷錄三首。以存其式。具法。開合。流水。

反托旁觀欲其陰傷向背情景相融畧無痕迹與五  
排無異而句法較長更多发化尤宜於運用典故點  
染形容各極其妙若以五言加添二字則拙矣餘仍  
摘錄附後郭木順頌云冰絃停軫方無語銀押敲  
簾忽有音凌晨已辨香楓扇陽夕應催落木  
砧感人鏡云客館殘更未遠笛人家柴處動寒砧  
潘錫恩云宛轉幽鳴兼砌蟀蕭疎清淚引尋禽  
階合倩風徐掃春慢曾看月漸臨殘夢定隨寒  
漏續朝烟未共遠鐘沉遠隣翠篠猶敲玉偶墮

銅鋪更夏金鐘呂云松子落時醒鶴夢苔痕點處伴  
蛩吟綠團宵露陰猶濕紅上朝暾響漸沉翁心存  
云此際繁聲催葉下有人昨夜擁書吟初聞故故  
和殘漏復聽蕭蕭雜暮砧風定易傳空外響秋節  
常警靜中心虛沾涼露籬邊墜儂柳疏花砌畔  
深明日隔闌黃散影舊時繞徑綠成陰許邦光  
云點滴燕傳花裡漏淒清欲和月中琴龍元任云  
憶曾歌枕扶頭聽擬待搦筇緩步尋急響驚回  
和鶴夢寒聲迸入草蟲吟姚元之云遙知古渡迷

如樹潭誦闕亭謝綠陰燕子語稀芳草遠鯉魚  
風起洞庭深各有意匠而其法不易皆足發後學  
之心靈供枕林之寶鑑者也識對揚之體製符歌  
詠之術裁之於是為裕矣每讀史感慨無所發抒  
則評論詩文以遺之然其為疲精勞神一也尚欲  
選錄數館大考賦以示法程而力不及已或律詩  
高可丹嘗憶昔人有漸老憐心小之句老則氣衰  
而神亦衰心安得不小漸老尚爾况已老耶已老  
尚爾况兼疾耶

李商隱馬嵬坡詩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  
傳帝旅鳴笳無復雜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  
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  
愁彼此篇專咏楊妃賜死之事而以七夕私語及方士  
迴報之詞為詠歎思議隱約遂成絕調近見時人著  
述乃云讀末二句不愜友以為意竭亟歎為知言云  
云不知此二句乃從明皇心中想出其吐：書空之意愈  
見得到頭不悟包得長恨歌一篇在內也今人不識古  
人用意滯兩疵尤豈有當乎近人著作及註解多此

類實無暇詳辨但偶粘一二以示後人如有未解且俟  
徐思勿與斷然自絕思路也温故知新所得不亦多乎

玉溪此篇純以神運首二句即用海上三山似楊妃真仙  
子也而生世希願無窮而已到頭矣三四句見下殿而走托

身兵間勢不自由五六句則六軍不譟而私誓全成虛  
語末二句即行宮見月夜雨聞鈴時事也順逆寓  
未莫能名其思緒之所起止故為絕調可惜昔人用  
心如此反被後人埋沒乃以意竭了之可見細心明眼者  
少也少陵哀江頭第云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

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却包得後

未無限詞人依徊感慨是大家手筆至白香山乃一  
一寫出矣昔人文字畧有畧得如處詳有詳得如處  
或隱或露皆極絕致正不際容心淺見輒與扶幽蕪  
微湯託實音也余嘗舉司馬子長好學深思心知  
其意二語為讀書不易之法願世間學者凡一開卷  
止作此想不特無自古人亦所以進學不已也庶無枉  
費心神空勞歲月也予香山長恨歌處：史筆足  
使後王為鑒或曰方士之事信有之乎不見於史子謂

史筆何耶曰香山唐之臣子見於咏歌播之天下安得謂  
無正史不載乃史法也詩歌與史書相表裡史所由筆  
而為之諱者詩歌乃暢言之且形容之詠歎之以極其  
致故史書法語也詩歌其言也法語則正言莊論以示  
之必從其言則微意婉詞以成其徐悟其體不同而用  
則無異且楊妃冊於壽邸史則直書無隱而歌乃展轉  
而為之避也亦體宜爾也近人詩以洗兒錢事為誣然  
祿山宮中養作兒元微之之辭也元白詩歌播諸樂  
府流入宮禁散以烏有之詞騰謗先朝耶至正史不

載乃是史法大者遠者堪為法戒而止振頊隱伏非所云  
也或曰子以白詩為史筆何也曰其於明皇之昏惑齊妃之  
專妒嬖倖之奢靡耕房之侈縱台亂致禍之由描寫無  
遺得不謂之史筆乎且史筆有所不及矣讀其詞似不  
迫思其事則失色墜心不知涕淚之何從感憤之何自  
也斯師箴矇誦微而善入其功尤倍於讀書也。或曰  
樂天詩每侈言聲妓賓客詩酒宴游之樂何耶曰此所  
由未遠矣聲歌絲竹雅樂既止新聲代起大抵始於陳  
隋盛於開元天寶自京師流及四方窮工極妍士大夫追

歡盡賞不惜纒頭流為風俗一往不返香山微之亦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者也郭子儀中興元老藩鎮各致女樂史稱極窮奢極欲天下不以為矚則天寶後之流風不怠可知矣然一代之風俗遂成一代之禍亂浸淫漸染當其時不覺也流及五代民生尚忍言哉宋時尚未盡絕猶有官妓營妓而後益微矣士大夫以為行檢乃盡廢而獨存梨園則未始非宋儒講求聖學漸而返古之效也自宋待益保泰惟有返樸還淳性耽質素習尚敦龐動其天則易感導以德則易

入孝德忠信常存於初禮義庶耻不改於舊如此而一旦之間禍起不救如唐天寶事者固斷未有也若夫太平既久物力滋豐開創之柳風沐雨締構之手口卒瑋漸不知為何事即有良臣拂士陳說祖宗且曰昔之人無聞知矣繼心所欲流蕩忘返始自宮庭達於天下酣歌恒舞連宵達旦目之所見惟有綺華耳之所聽莫非淫溺而化離之狀條獻之聲不可得而接也若此而不一朝爰作土崩瓦解如安史之直通御座毒痛四海者未聞也嗚呼聖人則既知

之而又言之矣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徒使千百世下咨嗟歎息於世衰道微民生之不幸而且不暇為其宗社悲家國傷也悲哉。自天子至於庶人其事雖殊其理則一鄉黨鄰曲之間有以惕厲而興有以縱逸而敗前後數十年內耳目之所見聞蓋不少也可以詩禮名門衣冠舊族而罔知戒我禮義之防既裂廉耻之道巷亡彼天子且喪其國而謂士庶猶足以保家必不然矣

劉少白古文書後

少白志節奇士不見者十五年道光丁未夏以校官保舉籤分直隸試補縣令頗行出所作古文示余讀之每發一議細見本原則其學之深而養之粹可知矣今將以見於文章者施之政事則其明於勢徹於幾擇之精而慮之審又可知矣特是以往雲行而雨施泉涌而川流必有樹立卓卓大異乎俗吏之為者余年八十有四及見與否非余所知也觀其文度其治先言焉以徵於後則余所樂為也年弟廷瑞拜書於遂初草廬

嘗有見者曰彼以文實於子舍父而言政得毋欲規其所

極乎奈曰知言哉客乎匪惟知言且知乞言之人與暗言之人少曰天性自將不飾邊幅知之者喜其質直不知者以為簡傲子產君子之道四養民使民義少曰優為之而或未及者行已恭而事上敬也少曰之為人吾愛之以為既立其體尤欲其善所用也若客者可與言矣雖然余亦有慮焉余之好進言於人也知者以為朋友之道不知者以為自詡賢智而居師長之尊雖心謂之直諒而外猶以簡率為我罪則我亦未善所用也然其心怨而不自已意者不知人之過與或言之

過其分與抑非其時非其地與若是則亦不知言矣進言於人而人以為尤其過與不知人也亦等

舊有翁阜溪先生復初齋談帖一本忽爾失去今將孫翻遊抄廿餘首錄此按乾隆年間鄉會試添用排律以後士子學習者眾而紀曉嵐翁阜溪兩先生講其法益精嘉慶年間翰苑諸公尤以此事為要競長較勝殆於無復遺巧皆以兩先生為宗師然後學送才使博雖有奇思逸響而至於體裁之雅正詞句之清妍題解之源流真詩法之醇備真所謂和聲者卒未之能逮也今所錄雖無多而已足以識此

道之所尚為未學之津梁從此問途庶無他歧之惑矣

秋水長天一色得天字

空明涵碧水。淡蕩接寥天。為共三秋映。緣教一色連。藍剛同霽。綠似馮雲邊。但覺長灘媚。都忘鉞影圓。紅仍紫。錦纈霞宛帶。紅泉淨掃微風暈。濃添落照鮮。渾難分翠靄。抵合馬晴烟。虛白中央好。還宜放畫船。

公生明得明字

本是澄懷處。虛公片念生。翻因通則溥。還得動而明。有覺端先正。無私照自誠。不緣清物累。豈易鑿人情。權定衡方準。天空日倍晶。至仁惟普納。大智更先亨。直到靈源剖。彌教雅度呈。

呈心潭一理兩美本未并

眾仙同日詠霓裳得仙字

一曲霓裳序。曾誇詠眾仙。人傳蕊珠榜。事記大羅天。羅彩筆。未宮闕。清歌配管絃。瑤擘分綺席。紫府裕霞箋。松籍通俱久。新詞吐並妍。異香紫塵裡。好句到雲邊。譜為同聲合。班徒此日聯。固



知宵漢音早已訂靈緣

綠樹陰濃夏日長得長字

夏木千章合。濃陰盡日涼。渾如雲草綠。倍覺畫  
添長。籬慳雕欄外。松棚曲沼旁。暮交天。卓午人  
在翠中。為情快。遲遊好。圓垂暑不妨。只應鋪淨  
草。那遽滿斜陽。鳥度聲俱變。花移影併忘。葵  
傾知有記。終是忘

恩光

蜻蜓立釣絲得停字

名園斜照裡。小立見蜻蜓。似習游絲上。還從釣者經  
垂竿方裏。美影乍停。不為貪香餌。多因矚  
短翎。依戀情自遠。點水勢初停。絕比蛛絲細。清適  
鴨。啞。洋。那。嫩。樓。弱。矮。只。愛。快。迴。汀。會。欲。隨。公。鳳  
銜花上

紫庭

吹萬羣方悅得羣字

瑞律鼓氤氳

天聲到處聞。和微有象布。澤暢無根一。氣調初

在宵。感名徧人羣

筆非秋而垂露得秋字

妙筆生花處。濃垂一段秋。只因毫乍染。便有  
露交流。巧向懸鍼乞。香從倒蔗抽。九天飛麝  
藻。五色滌銀鈎。未用仙盤接。都緣學海收。  
先春仍結思。不夜已明眸。霏屑久同燄。懷霜

志好酬更隨

優渥降露浥滿

螭頭

雲補蒼山缺。處齊得蒼字  
萬笏森天際。泰差本不妨。有時紫霧懸。一色共  
青蒼。乍觸微凹起。徐鋪列岫旁。峯峯因翠靄  
比。片學嵐光絮。帽披元合碧。頭抹更長那。嫌  
遮。遠。樹。多。愛。灑。斜。陽。泉。響。穿。逾。好。亭。陰。草  
轉涼却疑千萬疊。山外有重岡

仁壽鏡得祥字

金鑑千秋朗巖間早效祥自然開玉壘不比耀

咸陽體本山崖靜名符

聖祚長含仁由石韞捧壽借嵐光綬共層霞擁花

分四照香即占春萬億宛兆岫中夾蕊沐陶鎔

德應懸

殿陸秀輝煌歸

帝鑒臨燭通選方

綠槐高處一蟬吟得蟬字

槐蔭鬱芊芊清吟但一蟬不因高處寄那得

前通傳緣正承輕翼聲繞出翠烟更無餘響

難直透午陰圓不獨凌風易須知飲露偏伴應

呼葉底聽欲徹雲邊嗷味涼先覺青葱纏未

邊定未

宮樹上鳳噦共聯翩

人立藕花風得花字

蘋末風未候招涼入藕花香宜欄共倚人在水之

涯冉冉丹葉映翻翻翠葢斜碎看搖宿露艷

欲卷紅紗犯棹迎飛鷺停雲散晚鴉拂未和  
上影吹作浩邊霞畫舫深堪倚銀塘興未賒  
南薰送泛處

寄青湛清華

程門立雪得師字

濟濟程庭士曾傳立雪奇景元資訪友志乃

在親師負笈寒偏切桂膏念未移未嘗灑臆

處佇到映帷時緝帳人方卧紅爐點尚遲得

門逢或寡入室暖先知拱侍應能去追陪正

不疲春風吹浩蕩更以坐邀之

冬嶺秀孤松得松字

峻嶺當巖序蒼蒼尚有松更增羣壑秀為是

翠陰濃石骨青添色此枝老耐冬垂垂條百

尺映出黛千重韻不因泉瀉寒宜畏雪封總

緣高得地那羨仰成峯竹整霜三任梅橫玉

一筇何如

瓊島上歲歲託貞容

春從何處未得未字

發生資

帝德那用問從來郁嚴千門曉陽和一夜過乍看風  
解凍已駭草抽發小苑旋舒柳華林早報梅  
蟄雷後發杏本日邊裁只見初新轉誰知  
律暗催化雖同有脚望不俟登星何處非春  
信句芒暢九垓

五夜真明光得燈字

詞館新年課郎官故事徵明光欣入直建禮記  
曾登起草當春宿舍香待夙興繁星低彩綬浩

月護青綾靜欲聽金鑰明還候玉繩甲籤柳校字  
乙杖共桃燈華蓋

宸居近

螭砌夜景澄玉堂鈴索下待漏更沈沈

柳塘春水漫得平字

演迤迴塘上依回弱縷迎風來初綠映春到即渠  
成乍發三篙潤遙分萬縷晴流雲遲有綠宿雨膩  
無聲桃浪紅應待蒲芽白早生暖疑飛絮絮淨淡  
共夕陽平畫盤仍垂蔭蘭橈合聽鶯

御溝新漲滿臨眺恆

皇情

從善如登得難字

為善程雖遠相從志本端直如遵砥矢高似陟岡巒  
仰止心元切思齊力屢殫始基當奮發中道肯  
磐桓本極先登岸還聞更進竿津應問涉泗步  
莫悞邯鄲拾級終須到循途敢畏難

聖朝賢路闢九萬待鵬搏

鑑空衡平得心字

帝德符元造謀猷仰至公輪開珠鏡合斗建玉衡同  
高照周羣品誠懸本寸衷四圍珠弊映一綫  
準繩通那用陽占燧還如律應審明能千里  
見類以兩端充空濶無纖翳均平用大中

萬幾因物付事事出

宸躬

翡翠戲蘭苕得詩字

看戲蘭苕上偏承翡翠宜曾誇景純詠敵擬  
杜陵詩九畹條蔥蒨雙飛彩陸離渾將晴照

影認作碧。交枝曲渚香微。動。疎花飾更奇。幽  
逾鳴柳日。麗似。綴。鈿。時。聞。草。翻。新。枝。未。禽。越  
媚。姿。何。如。鯨。掣。處。大。海。助。速。游  
蓮花播得江字

唐代芙蓉苑。珠簾映曲江。為防花鞠扇。特植錦  
幡幢。一幅流蘇挂。千絲素綵扛。曉聲低鳥信  
夜影定銀鈿。吹豈銅鳥。脰。催。憑。羯。鼓。撞。慳。融  
塵。覆。藹。鈴。撼。玉。瑋。璫。律。叶。琴。絃。五  
天臨和葆。雙蓬萊雲氣。合。面。面。靜。軒。愴

合桃薦寢廟得時字

紫葉朱櫻熟

精種正受塵。捧。未。初。獻。豆。摘。自。最。高。枝。薦。秦。方。占。律

嘗雖恰及時。金盃堆灼灼。珠顆映離離。熱。或。榮

同沃。錫。應。鳥。未。知。甘。芳。干。樹。寶。風。露

一人思月令隆儀報。親賓盛樂。必。此。中。丹。赤。意。歌。詠

拒能窺

論詩復多感。慨。因。捨。而。論。試。帖。又。七。律。三。首。併。鈔。亦  
館課也。與七排同。惟不似排律之容布置耳

綠萍破處見山影 得青字

半掩山多入綠萍。晚風定後。偶揚舫。平。分。翠。池。脚  
真。面。卸。展。斜。陽。作。畫。屏。荻。苳。荇。葉。吹。千。疊。密。蔚  
藍。天。靄。一。痕。青。羨。歌。暝。夏。峯。頭。寺。定。在。烟。波  
澗。處。聽

雨中荷葉終不濕 得珠字

那因浙港便雷濤。挺為亭亭淨植扶。有響自成  
擊。雨。益。不。貪。何。碍。走。盤。珠。綠。看。雲。草。干。光。動。欲  
鈔。風。未。一。滴。無。本。性。於。泥。曾。去。春。憑。教。萬。頃

濯江湖

五月江深草閣寒 得秋字

寒江瑟瑟花村流。草閣深深占地幽。晴。樹。飛。濤  
涼。似。兩。夏。雲。搖。影。淡。於。秋。新。添。釣。檻。圍。青。嶂。靜  
捲。蘆。簾。對。白。鷗。杜。老。沈。花。題。句。處。只。應。結。構  
擬。漁。舟

館課有七排亦有七律者以大考

殿廷授簡本無一定也。復初齋稿不甚流傳。存本既失  
則再購為難。故亟錄此。其紀父達稿收者尚多

補錄未選。試帖之作。只安心靈。手敏宛轉關生。融成一片。惟七律章短。尤須警鍊。不暇布設次序也。即此三首。可悟其法。

附錄 國子監舊刻諫詩亦以其原本失去故也

江涵秋影雁初飛 得涵字 沈叔延

九秋開灑宇。萬影落澄潭。雁信傳何早。川光滯共涵。橋分紅印齒。山映碧抽簪。有字懸飛白。無痕界蔚藍。斜行第掩柱。倒影鏡開函。邊渚纔疎密。穿雲忽兩三。霜華初寒吐。烟水又江南。極

目清空。處滿湘。勝可探。

見驥一毛 得毛字

程昌期

古之程稱驥者。曾不相皮毛。况乃求千里而徒察一豪。有倫泰初。忽無地。見雄鷲。竟誤揚朱。旋翻虞伯樂。遭疵吹。三夜細髮想。五花高。消息雲霄。迥披求腹背。勞何人真刷野。如此久騰槽。今日

天閣下。矣論窺豹曹。

五日畫一石 得能字

徐用書

畫石推王宰。功常計日增。一痕皴玉版。五度轉銀

縱風快占斯。駢雲根點未曾。墨空磨澗澗。烟不辨層層。待等三峯出。將無半月來。連朝商瘦透。裝昔見峻嶒。織素研都孰。擅能胸中邱壑。在着然已飛騰。

一日成三賦 得江字

王燕

計日文成速。徵諸應令江。一朝思敏捷。三賦韻珍瓏。真似源傾峽。虛影度懸論。都何待鍊獻。禮預應降火。手礪移八添。裏管下雙。及歸揮詎退。馬足健能扛。燭笑催詩如鐘。曉得意。極北園

高詠夜餘典對金紅

海氣百重接 得重字

王宗誠

空際出芙蓉。高樓定幾重。氣如山並湧。海是水之宗。貝闕金銀雜。較宮霧露濃。痕轉可度百尺。卧無徒星斗。穿窗入波濤。對戶春。斷。蠶。室。有脚。修。鳳。只。憑。脚。柳。木。連。三。島。安。

安。極。迥。

六。龍。似。聞。東。海。若。猶。欲。望。

東。封。

鹿鳴思野草得呼字

吳曾典

野草連天碧長鳴鹿競趨羊蒿鮮可採荃蕙  
味偏快顧秀看羣衆披榛試一呼臨枏繁露  
去卸出瑞芝無求友伴黃鳥餐苗諫白駒過  
思歸洞壑秋意到蘅蕪燕為嘉賓說歌憑雅  
樂好生窮人似玉冠佩自于予

春思結垂楊得呼字

盧澤

春思徒何着飄然柳上歸此情真脈脈相看  
轉依依柴扉垂烟縵千條染少罪迷離尋雨

御溝烟景好何日沾衣

橋吏彈碁得呼字

金注

雲夢曉烟寒離離橋實丹吏徒何日隱碁在箇  
中彈枝葉黃金嫩鬚眉白玉圍境藏三品脫香  
部一杆殘灼灼林初權了了子未闌輸贏何足  
校雕飾素應難局是方壺秘仙應上界歡

帝廷金錫貢朱果列品盤

簾波得文字

呂星垣

庭院清如水簾波到地交幾絲分篔簹竹半挂映  
如漢影斜星檻湘紋濕月拋秋迴水一剪春誤  
燕雙拋柳暗添成浪花明漾過橋有時珠瀑濺  
濺却是玉鉤敲鑪小真浮隔綉鞋不買鮫綉蕭  
人詠此滌筆定須教

以上大學課詩儘多巧思但細觀之則不惟虛時  
露矣此風檐之技故當不暇詳求耳所以鈔入正欲  
學者與紀翁二公之作同者而辨之毫釐乃知良

心苦也

寒梅着花未得山字

汪廷珍擬作

舊是梅花伴經年別故山嫩寒生紙帳芳訊叩柴  
脚待雪宜含蕾烘晴合破顏鄉思憑夢遠暖意想  
春還老愛新葩縱清憐瘦影孱相期明月夜為  
脚心騰脚消息東風近香北雁艱輸他何水部官  
閣句親刪

大同成擬作便是老手鑿輸一字不出題句之外  
而有如許層折也又王芭孫一首實佳曾錄入

別本為中箱之式茲復鈔焉

迷路出花難 得花字

雲。迷。繞。雲。斜。迷。人。抱。是。花。以。綠。春。一。色。難。辨。  
路。三。叉。旣。帽。藤。蟠。屈。鈎。衣。樹。樓。竿。乍。楮。苔。  
磴。出。旋。被。約。欄。遮。嶺。記。未。時。是。橋。從。轉。處。  
差。柳。梅。曾。此。地。飛。絮。又。誰。家。密。密。籠。山。澗。  
疎。疎。隔。浦。洲。問。津。知。未。得。惆。悵。武。陵。霞。

句句中五字俱現此謂神明於法一時典到  
作者亦莫知其然故常舉以為式一鈔再鈔

亦余丁甯之意也大抵試帖一種先須座活圓特一片機

神與場屋墨裁正是一般意思其相題謀篇運  
意遣詞一樣講求使神理活現自爾色。匠心絲  
絲入扣是之謂香錢萬選也紀曉嵐先生庚辰  
集選取既精注釋尤妙讀者不特知詩并有助  
於學問後學允宜購覓原刻舊本藏之為枕  
中之秘恐久則翻刻既多魯魚亥豕無從取証也  
館課存稿我法集尚非難得仍當鈔入中箱姑  
俟他日。乾隆五十年後至嘉慶年間翰苑諸公

多擬新題窮極工巧然至

殿廷考試題目正大轉非西習或因面見短者有之記前大

考詩題春風扇微和不特下三字不能著筆並有  
不切風而但寓春者正以心思用於新奇眼前題  
目反出意外也此近時之弊不可不知也

右緣論史多所感慨改而許詩文復緣詩文亦多  
振觸又改而講試帖也因思

朝廷功令制義者所以使人潛玩義理因以寬其心思  
不至於外馳又用試帖者所以使人游泳歌吟因以

博其興趣不至於旁鶩即此便成就人才以繁於優

柔平中之治可見幸際

昌明游於化裁陶冶之內其樂為無有涯也試以史書歷

代觀之孰為得失大較可知矣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二日石樵書於遂初草廬



恩餘雜志續上  
道光丁未余年八十有四自上年受田崇  
恩賞壽本年二月余復蒙  
恩賜教忠篤慶匾額  
御書福壽字并文綺表裡等件拜  
恩之餘優游暇日自念衰老之年榮寵至此故嘗  
留意頤養冀延遐齡以副  
天地生成之意前有恩餘隨錄二卷茲復續以雜  
志一卷終於十一月五日一冊分為二卷其次

恩餘雜志續上

道光丁未余年八十有四自上年受田崇

恩賞壽本年二月余復蒙

恩賜教忠篤慶匾額

御書福壽字并文綺表裡等件拜

恩之餘優游暇日自念衰老之年榮寵至此故嘗

留意頤養冀延遐齡以副

雜志二卷

天地生成之意前有恩餘隨錄二卷茲復續以雜  
志一卷終於十一月五日一冊分為二卷其次

當期於明春終否仍未敢知也大抵皆教子孫  
之語仰思

聖訓庶幾萬一云爾兩年以來所錄惟講詩文為  
多亦緣年衰氣竭不遑及他事耳然我後人

或寶此冊永念

天恩期於父章報

國則亦未始非忠孝傳家所歸延不替者矣石燕  
老人又識

恩餘雜志

余鄉有俗語曰好兒不喫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  
昔吾兄嘗解云好兒不分家好女不改嫁也詳觀  
俗本意則上句謂不仗祖業下句謂不靠教奩身言  
有志氣有才能乃是好兒女也余謂兄解非鄉人所  
知其本意在成家立業為闢闢一流懃勸亦自佳兄  
因以義理名即釋之可見天壤間道理無窮有心者  
觸之便爾旁通四照夫子之入耳心通顏淵之不違  
足發其意亦當如此舜好問而好察通言抑亦可  
以想見矣學者以此類推何處不是學問其於闢一  
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不難也况乎披百家之  
編口吟六藝之文者耶

按故家相傳讀書為要為欲發其性靈作其志氣  
不與庸者伍故能蓋其行昌其文顯於邦家以  
昭厥先緒也若今人讀書自己毫無相關只似應  
付故事雖四子五經結駭受之以至於老死却如徒  
未入目者等如此則與村叱何異欲以繼前德振家  
聲不亦難乎故夫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也



讀書者祖宗所以傳貽孫翼子也祖宗得其法故能為賢達於當世子孫失其法則不免於村吐可不務乎其法若何即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學問何盡之有。以時父言之若不讀書則抄撮成篇塵根宿莽而已觀者揮去唯恐不速即稍知讀書而不得其法亦如生吞活剝畧無滋味安能標新領異迴越恒流故舊家子弟唯祖傳讀書法是其根本其顯達者固當飲水思源即遠蹟不偶者亦當精心講求留

遺於後不可失也惟前明及今大家名家之父皆博極羣書含英咀華故發之於父精氣寶光歷久不敝讀者須實見其所以能然之故以彼已成之製引我方未之機則變而日新若徒襲其面貌則必云亦云不遺損斥者鮮矣父字陳熟新異之分祇在於此科名利銳遲速之故亦祇在於此唯好學者知之

史記之父特絕千古觀其自序蓋世掌太史五帝三皇之書八索九邱之志而諸子百家之說石室金匱之藏皆

其所典守也父諱為太史邊方壯游四方觀龍門積石南浮湘漢東過會稽北踰淮泗歷崆峒講肄於魯薛之間蓋欲以發抒其不羈之才無聊之氣越然有越世之志諒死而邊嗣為太史臨歿執手流涕付以史記之事邊受而論述未竟會有李陵之敗邊忘其疎賤倉卒進言致下於理既以家貧不自能贖又無有親戚故舊援手救之者虧形蠶室遂與宦寺令人為比於是網羅放失自上古至昭代叙其事迹以著得失之數明治亂之繇故其自序歷指前代作者以為皆由茲憤為

之以自况謂身已廢乃專事此書欲以父采自見於後世庶與左氏諸人比也自東漢以為刺讎時事修怨君父而後世至日為憤史此亦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者也今取史記觀之其於李陵則曰生降願其家聲隴西之士出其門者皆用為耻未嘗有怨辭其報任安書則曰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睡昔之辭明主不深曉以為為陵遊說遂下於理亦未嘗有怨辭也其所恨惟恨獨在於無貨貽自贖親知不為一言兩事且遂於史中初添游俠貨殖兩傳自寄其悲憤之意於

君父無與也至其叙武帝事惟窮兵及巫蠱方士等皆明書之無諱詞似近於怨然細思史之為體所以明是非昭法戒如武帝事將諱之不著其實即則何以為信將不諱而以為善耶則矯誣以事君尤不敬之大者吾觀如邊之所述但書其跡而是非自見法戒自明無愧良史而不失事君之禮亦為無可議矣且其各叙傳於本朝大節目所關皆莊重謹嚴未嘗有一字輕易尤可見也漢人君驕臣諂故有非誼之論後世奈何不詳讀其事審思其事至謂全部史記皆是滿腹怨憤做出豈

非盲者但徒人言轉耶

今世之士目所見不以愚耳所聞則以為據而又聞言人之善則疑言人之不善則信也此真大惑不解者也余謂無他但不公耳不公則不明何怪其然原所由不公則以道心微而人心危也若此者士尚不足為士何況大夫之有家諸侯之有國天子之有天下

余前言村居之樂明耕讀相資之義因錄所作耕語內山居一門茲復取各門內與耕讀相關者摘鈔於此以示後人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耕讀二者則吾家之

素位也舍此則外也以為為訓以為為誠耳矣

雲山妙合天然畫。花柳閑觀物外春。家居讓水  
廉泉畔。人在光風霽月間。文心欲共池。葵花筆  
態如。隨海日升。人愛幽居三畝宅。官留清俸一  
牀書。十年不較三餘讀。一室能容五岳游。石  
丈一拳堪結契。墨鄉十笏欲名莊。女如汲井源  
頭活。學似疏苗壟際寬。花影妙於宵靜後。鳥  
聲歡在午晴初。佳士高懷隨月上。好文逸思與  
雲飛。烟雲無迹為名畫。風水相遺乃至交。林

泉勝日。慙幽賞。琴酒高風。散古懽。奇石可當花  
笏拜。名花須用酒樽償。草木俱為時節記。禽  
魚注出海山經。開脰自疑青山約。伏几時為白  
雪吟。雜書夜雪生虛白。摹帖朝晴喜硬黃。幽  
室誦書籤記禁。晴窗臨帖管生花。雲紋山青真  
境在水流。花放古心閒。閒揮玉麈譚周易。自蒸  
名香讀楚騷。以上書齋。栽花預構。藏春塢。漁酒  
先開待月亭。閑門綠野多芳草。舊卷烏衣映  
如陽。幽谷好風宜枕簟。空山斜日見林邱。

燒畦野菜飛黃蝶。入戶春江泛白鷗。三徑草烟春幕  
隱。一庭花霧月籠鬆。向夕。簾櫳。延月入。平明門  
徑掃花開。風颺落花紅滿徑。雨添新漲綠平  
階。繞砌苔痕衣染碧。陽簾花氣卧。聞香新月  
吐黃生。木末。遠山橫。碧出雲梢。樓頭望。眼迷紅  
葉。門外行踪長。綠苔。林密。考收山一角。竹疎。曲  
讓水三分。池館秋風生。桂樹石樓殘。雪點梅花  
池。干好貯半弓。月。園小猶藏一畝山。樓因得月  
添丹桂。態為看山減綠籬。以上因亭。皇子陵邊

官柳綠。女王城畔佛桑紅。鶯穿柳市午。指蝶燕  
啄芹泥香。帶花。繞屋春深啼鳥野。隔簾風  
定落花閒。歲暮光陰催竹葉。春前消息問梅  
花。晴絲媚午落。遠起粉蝶。耽春倦。亦飛雨中  
蝶。暖花催著社。裡春壺。馬。翻提。桃葉渡。頭漁  
艇。暖香花村外。酒帘香。草色欲粘。游客。履花  
香。先上酒家樓。秋千烟冷誰家院。屈成晴閣何  
處樓。以上時令。小步看花依水石。閑情題墨寄松  
雲。月明露下梧桐井。兩積澗生辟荔房。石紫

揮絃琴韻古。絕林繡帙墨花香。猶餘晚色聞歸  
鳥。更著脚心看落花。水際風來春容淡。柳開月  
如夜。玲瓏。水國光陰春鳥喚。山村離落。花開  
棟花白。廬江亭晚。梅子青。時山館涼。斜陽遲  
客臨溪。脚細雨。留人語。夜開。牆東小築。成花圃  
水北。間行當畫船。竹屋流螢。照書幌。石林落  
葉拂琴衣。堂小不妨。葉翡翠。池平時見。點蜻  
蜓。松菊故園三徑好。詩書遺澤一經傳。冊花  
要讓三分水。移石常留一朶雲。問字人來常載

酒。敲門客。且聽琴。春深望遠斜陽外。歲暮懷  
人欲雪時。醇酒夜來。邀月飲。寒花晴後。捲簾看  
平草。緩步尋詩去。晚霽橫看。入畫來。以上閒適  
江亭地。濶風花。遠山館。春寒雨燕低。大隄古意  
玉。孫草。舊花餘。情帝女。春。北。渚。送人。春縹緲  
南山望。古碧。嵯峨。東西流水。月千里。遠近青  
山。花萬重。寒鴉數點斜陽寺。冷鷺孤拳明  
月洲。楓葉林中三徑遠。蓼花灘上一舟橫。江  
城畫角垂楊外。山寺靈旗夕照間。元鶴常餘

歸海思白雲誰識出山心。搖情月色未書懷。漢  
眼春光到酒旗。萬樹風花避客駐。一帆烟雨載  
詩還。以上海庵一室鳴琴千古意。高堂挾瑟百年  
心。手版西山為日謀。角巾東第有天存。曠士  
清遊牛渚夜。賢人高隱鹿門山。南浦送春生  
菴若東山結夏倚。松蘿南山種豆陶徵士。東  
園栽桃李謫仙。歸田手寫閒居賦。卜宅心闕  
乞未書。醞酒誰如兄弟好。買山尚問子孫賢。  
謝客西堂同夢寐。陶公北牖即羲黃。遠意臨

風三弄笛。古懷竹月七絃琴。素心晨夕陶元亮。  
款語平生馬少游。燕鳥田家新歷日。漁樵高  
士舊門風。春江送客浪花白。夜雨留人雲葉  
青。出世天機魚鳥在。避人心事水雲知。卜居尚  
為古風在。結友多能今兩未。燈前酌酒梅花落  
月下歌詩林鶴飛。閒聽蟋蟀懷幽雅。獨採芙蓉  
誦楚騷。香爐茗椀含秋思。紙閣蘆簾送晚暉。  
彭澤去官高節在。會稽辭世古風存。山閣  
初篁天半住。江村烟雨畫未中。怪石連卷卧秋

雨古木天橋鳴天風。蟠石江心桃竹枝。漂萍湖  
面水雲衣。綠綺琴彈秋思引。烏絲欄寫短歌  
行。下榻惟留徐孺子。樊桐幾過蔡中郎。詞  
客擘舟吟海月。騷人結珮詠江離。宅對青山  
思北苑。門臨秋水悟南華。種梅涼夜鋤明月  
採藥春山劇暖雲。江鄉風味漁家笛。海國光  
陰估客帆。謝豹聲中山徑雨。杜鵑花外成樓  
烟。花影穿簾催進酒。鳥聲隔戶勸加餐。鴉  
翻楓葉斜陽外。鶴守梅花欲雪時。烟嵐迴視

愚公谷。水月淪蓮華子岡。留人意。氣淮南。樹結客  
風流海右亭。愛酒曾聞雙子美。慕賢獨有兩相  
如。龐氏林前拜諸葛。席習家池上醉山公。招  
賢東閣公孫氏。抱郡南陽諸葛君。沈未少。伍五  
湖宅卧。向元龍。百尺樓。韓李交游盛。谷序裴王  
倡和。柳川國。月影銜盃。三太白。印章題句。兩元暉。  
半千名字。君玉貴。六一文章。山斗尊。風流隱逸  
韓康伯。曾格神仙李鄴侯。千頃澄波黃井度  
一時物望郭林宗。詞成舞鶴參軍賦。茶擬將

龍內史書 以上游歷懷古寄託各門

原本別存茲特摘鈔示後俾知耕讀內有無窮勝事不知為景生情情生景也政使伏處衙門樂且無加嘗謂名教有自樂地可使官未就我不可我去尋官正以此耳即或章服加身暫徒任官而可止則止去去就綽有餘裕矣承先哲後不在茲乎律賦考試所用然亦有律題情事可參用古體者不必盡拘以大考只要成章原不執定也余謂即古人詩句為題亦有可任作古人之事而運以襟軸便成

一段說話畧仿古賦如雪月茅篇假借司馬相如王仲宣之意故亦無礙於理因作一首以見緣題變化無之不可茲錄於此

首夏清和賦 以首夏清和芳菲未歇為韻

謝康樂涉江南泛海口弄日珠拍銅斗指赤石以怡願望滄波而接首殊山陰之嘉會不用徵詩與河朔之炎天無須載酒滿池春草非選夢於東堂向月清笋將招涼乎北牖覺落泥之依然即道遙芳永久乃俯仰而梅曰甚我斯時之宜人也原夫

運無往而不還時有未而必謝惟駘蕩兮辭春及  
峽台兮成夏指已則珠斗移杓正陽則羲和緩駕  
添和氣於暄晨散清飈乎涼夜羲黃暫助彭澤  
合因藉以忘言蝴蝶摩飛漆園史因而觀化爾運  
微颺乍動虛籟徐生寒將揮而更引興欲却而  
遙迎光灑以沃氣緩而平如騰芳如與宜陰芳宜  
晴漱齒則紅泉尚冷寒裳而日舒猶輕覽未去之  
年光悠然慮潛無初經之物候宛爾神清至若郊  
原華暢汗陌融和苗懷新而漸漸樹交影以羅

羅羅啼而奈顛暖入雉雉而麥穰秋多駉情前山  
雀風互至荷鋤南畝極雨遙過千邨作雨之時占  
溫涼之天氣四野分秧之候按輕重於田歌爰有  
影纓漢苑拜節濠梁却乘宏之園府據庚亮之  
胡牀旁依蘭蕙上引松篁穿龍百態吐納羣芳  
左滌泗之水氣右平遠之山光日朗烟輕渺渺  
柳之社天高塵靜迢迢櫻筍之在嫩遊觀其何  
極亦為樂之未央復有煙霞仙館清切綸扉橫苑  
湘心洞廠書幃牙籤玉軸犀柄金徽透牕紗芳

日薄動簾押。芳風微仰綠。祠之蒲酒。吟紅藥之芳  
菲。隔竹烟而窈窕。結槐蔭以因依。屈都晨開。只覺  
韶華依舊。思晝昏幾。忘春事。全非。徧既物華流  
觀。品彙俯仰。良辰莫斯之貴。幾難擬諸形容。其  
或得之騁歸。從而歌曰。匪暖匪寒。時之氣。芳以冲  
以融。靜中味。芳聽彼幽禽。擷嘉卉。芳清。芳和。芳諧  
夏。至則然。而春歸。則去。芳是則佳景猶存。芳時未  
歇。對宋玉。而被襟。借屈平。以晞疑。既步兵。之鈿嚙  
逸興。孤騫。嵇中散。之彈琴。餘音激越。况予俯  
蛟宮。探屢窟。揚帆而殊石。華挂席而拾海。月香

知  
以本詩為起結。竟作謝公語。與制義之順口氣相似。  
此余想詞賦交格。取新故自無害。中間五段前後正  
寫空寓中三段。分寫章法。清妥仍是律賦。特各參  
古意耳。原詩芳菲一作芳草。未知孰是。又大考  
凡係擬古。則頂格寫若自作古賦。無論有無頌美  
俱照式依兩格。又有時令景物等題。照原句點出作  
兩段。三段後便入當今頌揚層次。摹寫亦是一法。

又照題做完後。兩三段頌揚皆好。又題本王政聖  
學帝德者。照出處先做。再入頌揚。或首段頌揚起  
再點題。行寫末復歸頌揚。作結皆是謀篇之法。  
大抵層次先後段落首尾。要清晰詞意方不雜  
亂。不重複。實為要訣。與時文無異。試帖亦然。故  
曰言有序。曰言有文也。用原詩與時文代言相  
似者。即不得用其人後世事。用者亦祇薄說虛說  
不得。其直指其事。其人也。此篇中所用陶潛莊周  
宋玉屈原阮籍嵇康康在謝前是也蘭亭會之暮

春河朔飲之盛。夏不指其人而指其事者亦然。惟  
不入語氣者。尚可拘不拘。題之不能分層次者  
即當以當景之人分段。鋪叙如此。篇題出處  
一層首夏一層清和一層三段。而題畢矣。只得  
就其人其地分寫。如江文通恨別兩賦之法。而後  
贊題一段。歸結出處一段。乃得首尾起訖。完成無  
憾。唐王勃採蓮賦亦是此法。故能盡其情事也。後  
學不可不知。  
擬庾子山華林園馬射賦并序

竊聞唐紀遊河。虞稱拜洛。御二龍者。似后。駭八駿者。周王。負乎尚執。猗歟盛矣。有周之祚業也。官重黎。紀雲鳥。南詣北變。秉辭垂裳。皇帝祗受。璿圖親膺。寶錄。夔龍之職。典以儒官。孤夫之戚。控於戎政。加以情殷。東作。念軫西成。思有洽於條風。澤猶滋乎膏雨。休徵逕至。福物駢來。於時日會。大梁律吹。好沈御溝。柳暗上苑。花明皇帝。幸於華林之園。四校星羅。千廬綺錯。青旂沾於曉露。華蓋漾夫晨曠。爰惟夏諺之仁。載舉春蒐之禮。行宮夙設。複道遙開。咸池奏而元。

鶴停颺首。歌而落花。起六鈞。猶重競。稅凋孤。七札俱穿。還矜鳴鏑。於是羣空積白。騎盡渠黃。品不韋名。以遺風。東方朔誇其匪。日莫不爭垂短轡。并下長楸。鐘鼓鏗訇。簫笳凝咽。兕觥列酒。龍鼎陳肴。銅山合從。寶惟外府之錢。綠市俱務。志是尚方之錦。既論功於太史。遂逮賞於從官。斯其景福。雖沈。湛恩布。獲者也。俄而烟深北闕。日暖東華。有昨天福。願惟且職。詔仿橫汾之作。以追在錫之蒞。臣信智等。挈餅才。窮測蠡。幸陳梗。張詎。盡形容。

歲在昭陽。時惟上巳。九鳥降祥。青祇效祉。靈靈雨於上京。蔚景風於咸里。皇帝擅西夏之雄圖。仿東周之逸軌。選駒駘。簡驂駟。程唐弓。捺夏矢。徵陞楫之郎。召羽林之士。將行慶而論功。以威遠而震適。時則六龍燮器。七萃駢田。魚雁雅雅。翼翼綿綿。捐魚須於羽旆。靡豹尾於橈。旃。平樂之鐘聲。遙啓建章之樹色。晨連帳殿。旁臨乎細柳。慢城斜界。夫宜年。是日也。駐於華林。願茲靈圖。高館霞開。平臺雲構。蘭坂逶迤。以疾谷。石泉琤琤。而漱溜。飄落花於船。蟬映短草。於綺繡。帷宮設而依林。瑤席張而倚岫。春絃長調。陽管迭奏。銅鳥細轉。於風竿。銀箭柳脚。平晝漏。既乃命五陵。伏飛之選。六郎負羽之良。矢徒抽於董澤。弓夙挂於扶桑。力能浚石。技難穿。揚結期門。而鶴列下。馳道而雁行。威聲耀連乾之飾。屢最於以。操之裝。莫不聞唱籌而踈。望標箭而騰。驟。爾則燿若星流。款如電。暫發。的以散珠。曳黃閭而却。月迴。霓雪於春林。舞香塵。於曉。環。吹。發。而鳴。低。鼓。聲。傳。而。影。絕。至。乃。揚。鞭。於。甘。泉。之。苑。飛。鞚。乎。宣。曲。之。林。試。淺。草。盤。高。岑。要。狡。獸。獲。輕。禽。秘。方。餽。而。驚。雁。落。鐘。而。值。而。哀。猿。吟。並。箭。

雲而往亦歎玉以送臨雖矢心乎欲利終知怒於脚  
金珠勒得銀韁按角端收魚服換錫賚有加詩行  
無算周府則錢若泉流蜀都則錦如霜<sup>霞</sup>樂鷓鴣之  
約頻揮鷓鴣之面迭散卓犖予商草之會同焉我  
卷阿之泮與於是筵終覆圖日下龍池雲猶繞鸞高  
駕鞋綬肅鈎陳於玉祀駐蘭綺於天輝方將從容予  
詩書之府俯仰乎虞夏之規信威稜之遠抗史文德  
之純熙惟行賞<sup>考</sup>布惠因千載而一時

題有三月三日字。原序與賦俱重複此亦照其意擬

作若大考題無并序字者則不擬序亦可或別作短  
序畧言大意兩三行亦可竊謂即題有并序字亦  
應如此不必照原序重複無謂也。擬古者題仍依  
兩格序與賦俱頂各以此為式又有非擬古而自作  
序述作賦緣起者則序與賦俱依兩格如常式。此  
是排體祇單句排不用雙聯蓋齊梁體也唐初  
猶然至後爰為律賦乃有四六聯不可混施。此周  
都長安故漢時宮苑地名皆可通用若高齋則河東  
洛陽不得亂用矣凡故事題皆須審此為要。此即

前所記代擬山東學使謀士之作被校官魚點通篇  
其還者也學使固識之而校官不以進世間類此可  
笑事頗多然又不得怪校官者彼本不通詞賦也  
律和聲賦以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為前

原造律之精微有伶倫之致察叩竽寔於鴻濛  
感和平於塊北奏淳風之靈靈下管斯陳登鄧  
治於巍巍鳴球始夏蓋其生於歷也即統之所以  
明三其和夫聲也乃風之所以行八在音虞帝之  
命官也格苗舞羽解溫揮琴元首叶明良之慶

卿雲騰紉綬之吟惟寅惟清三禮既稱夫汝典以  
詠以聞一變遂奉而往欽究根原於教化參義蘊  
之闡深陰統於陽故言律而不言呂八依於五則必  
有節而後有音豈不以大樂與天地同和教人以詩  
歌為式言之高下必有清有濁而合其宜永之短長  
在不識不知以順其則索紫乎其相從生生焉而  
不息播元音之苞籥幸開抗墜之調導和氣而  
陶甄已化剛柔之克爾其鳴篳既擊截竹允詩按  
三分而相準隔八位以無乖六十調之統宗上下



各分其次十二均之迭與陰陽必有備其原蔭管  
之潛衝春疑冉冉沈鳳苞方下逮人曉暗暗至乃  
徵羽宮商之迭相為應亦猶直寬剛簡之不可  
偏無或止方如木或貫也如珠或春容以膠亮或  
激壯而怡愉四時配其定候五氣寔於靈樞維  
云夏玉挺金條理在宮懸之列實則調鍾索黍  
精詳黍索籥之符由是靈鼈乍樹翠羽斯張  
休風穆穆協氣洋洋翕如盤極之互濟燦若星  
漢之為章半聲倍聲互細維於中氣子律炎律

或歸貴於初陽由和音之稱乎諸態而察其所以知  
和理之同乎大順而感也矣相我

呈上元化高郵辰儀迴軒九德是詢四際畢達和靈瑞於丹山

振莖英於

紫閣自彼圭銅尺備極紛綸迨夫漢志唐書悉絃採  
擬龍氣於五聲之母伶州鳩為之辭窮極精於  
六律之元有年宵聞而氣奪遂乃傳諸無極播之  
有倫璧水橋門響有鏗鯨之管風琴雅管音傳振  
鐸之巡察銅儀於七政調玉燭於八根是之謂以和

和而權與早知凡以知無始之始而化育斯神

此是律賦定式首段捲龍次段原題三四五六段層

層雅論七八兩段頌揚是八段法其限韻有四五六

七者並同此法但斟酌減縮耳或并兩為一改三作

二並無一定只取不遺不漏自然成章也限韻押於

段末自乾隆末年始然亦不必拘只要押得響切即

虛字亦必穩確為貴大約點化成語運用典故俱

妙但不可生僻與排律詩同一法也殿廷考試不

得添註塗改於已朝考余充閱卷向例鼎甲三本別

為一束付讀卷官閱完仍以原束繳進不列諸進士

之數是科

上去其束捲入衆卷交下及折封則一名二名俱未取余分

卷內有一壽論中若一字論詩中又若一字遂置不

取而寫作頌佳意必二人之一也故謄真寔要或錯

落須當時即覺尚可它補不然則竟錯矣亦不準

如殿試卷之貼簽進

呈也余本好錯落迨入翰林乃練習此事只心思一絲不

走早別無他法然非鍊於平日臨時則難必也至

指寫字則并不準它改矣。犯者皆為違式。寫作雖佳亦點。余性急。慮不耐煩。故作字多錯落。至為翰林。則此事。審閱緊要。不得不專意錄之。遂免此病。因此知人之終不能改者。正緣未求於規矩之中。迨以不得不然之故耳。又因此知性質之偏。但力矯之亦無不可。及初則勉強。久則自然。亦聖人學而時習之法。作字如此。為文亦然。况有志聖學者乎。若自知其偏。而任之他人。亦知其偏。而怨之。則無與於進修之數也。已。

擬潘岳籍田賦 以題為韻

維晉之賦。皇風也。上詠康哉。下歌樂只。六合景從。四瀛雲委。天子撫几。筵崇禋祀。展雍雍之工儀。踐穆穆之隆軌。乃以正月丁未。躬耕於籍田。禮也。於時蒼精降祥。青祇效祉。靈雨既零。條風載起。庶尹奔走。以翼衡田。父趨蹌而扶耜。觀夫塗歌。卷柝。風行海流。蓋非恒典之可擬。伊伊農之為務。兮。國玉道之大端。懷靈蓋而親耕。兮。司業。盛以命官。釋之史。而蒸之浮。兮。詎稱。襄夫。沐潘黍稷之維馨。兮。蠲潔以奉。夫。區盤紛宗。義之焜耀。

考永孝思。其既殫。感煦春而寒往。兮。露瀼瀼以朝。國命展。案而措事。兮。待夙。駕乎彼。官於。是吉日。辰良。教八音。角春。鳥翔翔。天難。啞。嗷。魚鬚。歲。穀。豹尾。穿。駭。務術。駢。駢。霞。汗。懸。遼。獻。種。以。祈。其。新。撰。器。以。昭。其。樸。福。先畜。而。祭。先。農。樽。四。瀛。而。豆。五。岳。爾。其。黃。赤。壤。兮。南。東。畝畫。巖。岫。環。青。烟。波。浸。白。乃。躬。三。壠。以。利。三。推。得。玉。鞭。而動。金。馬。扶。黛。耜。與。紺。轅。羌。容。容。而。奕。奕。自。公。侯。下。逮。夫庶。人。助。神。倉。而。終。乎。帝。藉。斯。時。也。耕。汗。給。陌。別。遂。兮。塵。般。砥。馭。還。其。動。如。烟。相。與。栎。索。連。轡。動。容。蕪。聲。而。稱曰。蓋。聞。逮。末。者。茂。其。本。裕。後。者。慎。其。先。墜。下。步。至。趾。親。天田。乃。圖。圖。而。防。儉。備。典。翼。於。豆。暹。聲。盈。塞。乎。寓。內。禮。以緝。乎。曩。篇。夫。盛。德。之。感。名。宜。自。古。而。有。年。爰。作。頌。曰。聖皇。御。宇。閩。澤。布。兮。時。惟。春。陽。乘。蒼。輅。兮。太。史。練。日。奏掌。故。兮。臨。於。千。畝。興。盛。務。兮。大。丙。錫。節。迴。天。步。兮。萬。有千。祀。基。扃。護。兮。後。車。載。筆。獻。茲。賦。兮。

此於亥大考即前所記生

乾清宮廊下者也。擬古多不限韻。此則限韻賦。雖短而極有層次。布置安妥。而有舒徐之致。無促迫之音。畧

仿原賦之意高取列二等第十名

賞大緞一疋

帝京賦以春色滿皇州為韻

懿惟

聖皇之御萬也。虛年六合。規萬八根。撫禪瀛。猶戶閭。

履漸晴如。區吟。原則無。無。旬也。均。均。隆。

上都而光宅。

皇居之威神。跨扶。督亢之險。襟帶天漢。之津。星宿仰。汁。

風露上均。為。苞。傳。落。淵。輻。輳。綵。所以。達。德。載。

山河之固。而傳一家。天地之春。其內則甫甫。

形開。綠。綠。

紫極。乾。緯。坤。雲。駭。霞。絕。出。日。月。星。躡。漢。通。通。門。

洞開。周。廬。四。翊。左。城。右。平。面。槐。負。棟。陽。鳥。西。匿。則。萬。

戶。傳。壽。啓。明。東。升。則。十。官。辨。色。九。市。開。場。八。旃。分。

域。恭。布。星。羅。張。箕。舒。翼。壯。表。裏。於。

神。京。作。按。延。之。典。式。其。外。則。靈。臯。興。區。

霞。莊。仙。館。遞。迤。湖。山。延。哀。村。壘。於。時。抗。

龍。游。好。揭。

規。罕。罕。或。父。事。幸。修。或。武。功。載。績。遵。平。平。願。坦。坦。

承。輪。之。草。已。雪。而。猶。草。翼。軟。之。雲。未。春。而。先。暖。

若。夫。百。物。鉅。觀。六。時。歌。管。煙。事。每。增。舊。聞。未。纂。

蓋。康。阜。之。自。然。而。聞。咽。之。恒。滿。也。

天子乃甄元化。綜宏綱。視日昃。問未央。無丕基。之永翠。

念締構於。

先皇。溯百年。而迪俗歸。

雙脚而布章。

德與雲游。

恩。從。風。翔。西。登。高。柳。東。被。博。桑。朱。根。扶。服。幽。崖。布。光。交。

問。之。所。叢。華。誓。書。之。所。祇。將。洵。哉。達。上。游。而。控。下。國。

制。有。截。而。垂。無。疆。道。者。採。夏。諺。考。春。蒐。選。七。萃。羅。

八。駟。以。殺。甲。冑。以。立。戈。牙。將。使。威。稜。愜。乎。四。裔。聲。

疇。燭。於。六。幽。以。又。安。警。石。而。鞏。固。金。甌。豈。比。夫。楊。瀚。

乘。漣。之。演。成。於。漢。氏。沂。河。背。浴。之。獻。卜。於。有。周。於。

頌。曰。天。維。地。絡。控。九。州。星。衡。月。甸。未。奉。侯。

天子統業宣謨。猷。遂。開。

明。堂。撫。遐。脚。焉。奕。萬。葉。承。

天。麻

此壬申大考卷取二等較癸亥卷為勝而名次反下  
信矣考試之不必也題大則律體不稱故用排題  
晉宋至唐初作者如是自今視之則亦古也體裁則  
辨則取材莊雅用意典首自然相副而行不待琢  
削文成而法立矣是歲余奉

派隨

國選至

南苑恭侍瞭鷹臺

大閱未改通者以下蓋指其事也凡時事闕乎

謾烈適與題會定當入頌揚內為得體也余取名次雖下

然還京即陞學士

召見

諭以仍因二等權升則

天鑒有先定者矣。頌用七字句法本莊固燕然山銘又題

頂格寫係當時監試王請

首理應如是不比他題也至限韻乃唐古人原句故皇州不

空格然未請即必問之監試通體一律為要是歲有

獨押皇都者列四等革職亦可笑豈身為翰林當

此緊要不一詢人亦竟無一素識者見而正之耶。試

卷用三捷須酌此題直指當今則王業締構事所必

及若他題如聖學君德王政不闕法祖即不必用又即

其必用者上下行用雙拍單拍令其隔行肩接為妙

不然則脫空不合款式矣其三拍下成句者毋庸惟如

法祖字法兩拍祖三拍則頂酌縱武揚烈觀光字亦

然看如何用身該帖易避者章短也單法先生念

挑薦寢廟詩自謂善於運化避去三拍誠為工

妙若作賦則恐未能竊意題出月令只作前代典故

賦之則寢廟可點而不拍至結尾頌揚用其法點化

當亦可也

擬唐褚實佶伯靈臺賦

國家軌道之器與神為謀既出以律亦壯其猷威稜抗

乎九裔聲明燭於六幽不順不迪於是裏釐坐甲未王

未享所以止烽息邦故聞鼓之鏡者知凱歌之為示

喜觀千戈之載者知偃伯之為示休辭乎靈臺建茲

化國鑲陞上連父權四翊榮光蒞藹以紛敷景貺昭灼

而翁輿式。中邦斯以經之營。造喬俾其無反無側。言言化。詎曰有此武功。冀冀懸絲。故將矢其文德。仰示不用。德焉於斯。千夫百夫之長。六伐七伐之師。昔奉以荷戈而走。鹿塞今使其解甲。而包虎皮。大宇。陸平。塵靡。驚夫荒微。崇極區。西風不動於靈。旗蓋薄鼓。鐘之化。必修脫。劍之儀。豈不以伯之為用。所以備鳴吠之警。所以制孽芽之變。牙璋以起軍旅。欲其震疊。要荒。玉律而聽軍聲。且以康甯。寫縣雨雪。霏露路。載唵采。徽扶柱之章。干羽舞。階勿勞。阪泉涿鹿之戰。

休民則至。巫勤師則非便。初斯基也。鶴鶴獲禽。達達奏鼓。生致。夫有截之烈。用協於不殺之武。於此。茲謀決。兼蓋變化。猶鬼神以之。講誼敷仁。則周旋象。風雨方且肆。夏作歌。七德效舞。修忠信以為戈矛。仗禮義以為干櫓。故曰王者奉三而天下治。聖人得一為天下。自俯仰於下。百川理而方隅順。序仰於上。五星。因而案函。德與速撫。長駕以提。遐福。滌瑕。蓋蕩穢而鏡至清。葵倫之攸。叙品物以之咸亨。至矣。我廣成之頌。鋪其麻。司馬之法。師其意。素弓卧鼓。而人不驚。歸馬放牛。而市不異。然後望由。

儀。廣既醉。宏。德室之。咨。騁虎觀之義。以允答於人神。以牢籠乎天地。眇古首而論功。唯知義。軒之與比者也。

此大課卷第二。名館師英。煦齋先生。批不懶。而及於古記。作此時落筆甚速。若有神。惟者。脫稿自視。不復快意。覺與時之節。葉。而為者。相去遠矣。擬唐故筆。有唐意。然本是律賦。不可謂擬古。但視今律。則已為古矣。交秋後。所患頭。漸愈。未。速親筆。墨且用。甚。消。日。然。甚。之。為。物。亦。不。能。日。為。之。而。不。聲也。兩。孫。皆。官。翰林。則。父。字。考。試。乃。其。職。分。因。與。之。論。

詩賦。而。即。錄。舊。作。示。之。并。推。論。殿。廷。考。試。之。事。及。所。宜。審。宜。戒。者。為。詳。言。之。綴。於。各。篇。之。後。欲。其。因。而。識。之。也。道。之。後。人。則。曰。畝。之。中。知。父。字。之。事。一旦。登。瀛。皆。其。所。熟。聞。而。信。習。者。也。非。故。家。之。效。耶。以上。律。和。聲。一。首。純。乎。律。者。也。今。律。也。假。伯。靈。基。一。首。唐。律。也。首。夏。清。和。一。首。則。今。律。而。參。古。意。者。也。華。林。園。馬。射。擬。庾。藉。田。擬。潘。各。效。其。體。帝。京。一。首。則。自。齊。梁。至。唐。初。之。排。體。也。雖。摹。其。體。而。帶。律。意。六。朝。之。流。派。也。排。體。已。在。古。律。之。間。於。殿。廷。考。試。為。宜。然。亦。相。題。施。

之有必當用律者則意境亦自有別也。色澤風韻  
取之於古而俗調亦所當掃也。尚有律體教首俟  
別錄

九九消寒圖賦以數點極花天心地心為韻

氣轉嚴凝。時迴煦姪。驗地籍於葭。天父於星  
度。咏岸容山意之詩。釋味沒聲希之句。惟

聖人撫玉燭以均調。斯元氣協金甌而孔固。寒之消即  
寒之長。恭之而識。是陰餘以九始。亦以九終。柳之  
而皆成。陽教於時。綺室溫生。雲福氣。似斗帳頻垂。

雀屏尚掩。日添一線。碑影遲遲。雪盡三冬。風光冉  
冉。二十四番之花信。原從畫裏。經過八十一日之春。  
暉。好借國中。點染。脚塗。柵壁。西園之夕。香一枝  
靜。隔紙。籠東。閣之宮。極。幾。點。方。其。鼠。鬚。輕。籠。蘇  
蘭。新。裁。運。挽。而。化。工。畢。具。揮。毫。而。生。意。先。催。不。濕  
綫。雨。連。番。枝。枝。斜。映。似。按。花。朝。幾。度。辦。辦。勻。開  
林。處。士。之。孤。山。認。暗。香。與。疎。影。李。營。邱。之。書。屋。知  
舊。植。與。新。栽。畫。本。傳。時。曾。記。緞。幃。之。管。陽。春。未  
處。如。看。庾。嶺。之。梅。酒。乃。墨。痕。既。就。粉。態。頻。加。色。

微分乎濃。淡枝依薄。而橫斜。寶鴨香殘。疎夢  
燭影。玉壺冰破。旭映。紗樓外之輕寒。欲透。格  
端之瘦影。偏遮。問他幾許。春光乃捲。簾而入。畫  
笑。彼全無。生趣。徒剪。綠而為。花。流光暗換。消息  
方傳。允堪。計日。竟爾。分年。驚心。開杏之時。原期  
社後。屈指。寫梅之候。原在春前。綺寮之旭景。瞳  
龍本陽初。而子半。粉黛之韶華。旖旎已紫。萬而  
紅千。又何必。吹律調宮。轉青陽於燕石。徒可知  
剪燈。桃菜。樂綺。歲於

堯天。懿夫

御苑春臺

禁林福地。珠恩夜靜。風落蕩以呈和。

宮榜晴烘。日光華而獻瑞。

紫宸之玉軫。方調芳甸之春衫。欲試休徵。驗於時寒  
節候。考之南至。豈比滕王。映蝶新。樣空留。更非  
秦隴。梅花一枝。即寄。是知貞與元。而迭春寒。與  
煥其相尋。一百五日之為期。花枝盡占。三十六宮  
之。總是粉本。重臨。濡墨。含毫。欲繪烟霞之色。

偏材薄植亦承雨露之深斯則咏陽和於  
帝德不獨識來復於天心

如此種題斷宜用今之律體不必復帶古意所謂  
時世粧也律體本由排體參用四六而爰由唐而  
宋高舍古意速今則題目愈新而文亦愈發猶  
詩之爰為填詞也故必用今體乃能用靈思參  
活句筆端轉換舌底翻挪於無層次中生層  
次無色澤處添色澤昔人比之繡出鴛鴦不把  
金針度與者正謂此也虛實相生陰陽互用

人工天巧不可端倪余之賦固不足語此而律體妙  
處則實能知之而真能言之此賦乃余應

台試時學使鄒曉屏先生課試所作批云有弓燥手柔之  
妙蓋亦許其窺見此意而幾於近之也是時余年

二十六

東述獻賦

行在學使先期集課課凡八余七第一一第二已而

授簡果及等

賜登賢書今余八十有四逾一歲即重過鹿馬矣迴想嘗

時有如昨日能勿感與此第一課也檢故笥惟此稿  
尚存其餘庚子日拜五經洞庭張樂九方數相馬  
御月升金掌澤上尺五題高記而稿并失餘兩課  
則并題忘之當時余既得選拔旋膺

御試少年英蕪不可謂非得意時也不存此稿則後人  
但知為

銀賜舉人不復知迎矣

鑿獻賦之事故亟錄於此庶其觀之而興奮發之思云

首段九九消寒大意次段入圍三段初畫圍樣四

畫段逐日填染五段自冬及春六段頌揚言帝王化  
育全不閱圖七段則春到都成一大團又不獨一花  
一木也此是布置之意末二段即整題法而先於首  
段伏其根復於五段引其緒故章法呼吸靈通直  
成一片其餘形容點染餽托比喻宛轉閱生虛圓  
活脫無一生強而氣味清新絕遠塵俗尤為賦家  
家要更不在講法之外為欲教兒孫故不嫌自誇  
也余年十九入學第一學使趙鹿泉先生批余卷  
云獨得乾坤清氣目為翰苑才試每冠軍而

鄉試屢罷至是以詩賦進乃為發軔之始焉後  
人亦當知詩賦之宜工并知無試之不宜與也

余既承累世科名之後復以詞賦起家至於三世翰林  
清華繼美豈余之能蓋亦前世父重德業鬱鬱精  
必發自然之微應也其得之匪易則其守之宜專故  
於研讀之業言之甚詳欲子孫安於素位而無失  
祖宗之舊夫豈謂如是止哉能文章而蓄道德固將  
以策名清時流聞於後代也所作聯本自隱約迨於  
顯達皆余一生所歷欲以示後人者茲復取各門摘而

錄之如左

詩書足育古今事忠孝不迷天地心  
安想格承何事好為留榜樣後人看  
古訓所垂惟典誥家風無念不冰淵  
能防躋堦惟安步若戒淪淵且攬  
囊勤攻吾短宜三復偶與時違要兩忘  
世間何事不關學天下為心良可師  
要使功名黃節義莫教事業負詩書  
身微綸閣無過怨豫道先善後在勤  
孤行好謙雙歧路一簪終成九仞  
山以上歲規為立志自修之事涉世須存塵外想讀

書當作鏡中看  
家惟聚頓真成樂  
事到通行定可安  
方寸停涵同止水  
尋常酬應亦虛舟  
得意終須親進退  
樂天何必問升沉  
無病皆闕天地德  
有情還識聖賢心  
以上自喻同歲規

心闕畫角三聲  
微情寄寒櫺  
數燕間野戍山城  
人望遠柳烟草色  
客思家碧草粘天  
遞去馬垂楊牽地  
縮狂人江亭燕子  
留人語驛路楊花  
撲面飛山亭日暖  
花爭笑野館春深  
鳥亂啼  
遠水一條銀漢落  
青山幾曲畫屏開  
容典

花往外鄉心欲  
醉酒樓前燈下  
街杯今夕好  
車前見月幾回圓  
東浴衣冠方  
絡驛西京車馬日  
遲細駭網燈火初  
昏夜馬探風霜欲  
曙天涯地角肯深  
語水宿風餐遠道  
心故鄉客有魚鱗  
至上海人瞻馬首  
未尊前好勸新豐  
酒日下方看上苑  
花以下上往送旅寓皆求仕者所必經也  
開天斗研蓮池  
境赴海東瀛虞廷  
九德官人講夏后  
分陰儒者師古錦  
裁雲收賜硯玉壺  
賦雪換宮詞吳書  
英筮雲生棟古鏡  
安臺月照



梁。珊。經。樓。奇。珠。海。濶。珠。船。暮。異。玉。堂。深。翠。  
箋。忽。作。千。絲。錦。噴。星。旋。為。五。色。雲。屏。山。瑞。日。  
能。繞。鳳。墨。海。春。波。欲。化。龍。寶。字。聚。為。天。原。錦。  
奇。思。開。作。水。龍。花。籤。帖。賜。書。裁。瑞。錦。墨。磨。  
宮。硯。點。春。雲。香。燕。印。花。金。蛺。蝶。研。池。寫。月。玉。蟾。  
絲。仙。都。地。括。蓬。瀛。外。華。蓋。光。臨。閣。霄。漢。開。  
故。家。門。第。垂。天。官。柳。內。苑。風。光。繞。帝。梧。芳。  
草。不。離。官。閣。落。花。猶。傍。御。園。飛。尚。書。履。接。  
星。辰。上。太。液。液。波。涵。研。席。間。晚。日。樓。臺。連。社。

曲。掃。花。門。徑。誤。桃。源。聖。里。鶯。花。三。島。記。帝。臺。  
雲。物。十。洲。書。殘。雪。珠。零。驚。苑。翻。初。陽。金。耀。  
起。宮。鴉。禁。垣。花。氣。烟。中。遠。直。含。鶯。雨。後。新。  
瑞。叶。星。雲。千。載。過。天。開。國。畫。一。家。春。金。闕。祥。  
雲。瞻。作。益。木。天。仙。嶠。往。成。家。新。篁。惜。桂。穿。環。  
月。小。榭。能。延。宛。轉。風。出。牖。竹。梢。翻。鳳。尾。壓。檐。  
藤。蔓。引。龍。鬚。繞。含。溪。光。含。竹。木。對。門。山。色。照。  
琴。書。清。禁。滿。聲。春。遙。迤。華。林。鶯。語。日。春。沖。  
馳。芙蓉。院。落。垂。簾。月。楊。柳。池。塘。夾。徑。烟。苑。送。

知時端在概虞細詣德鳳棲梧興賢有德明達  
語整俗觀風太史書天上詞曹金馬貴人間節  
使玉衡秋清節照人如引鏡惠風與物共成春  
三世書傳天祿閣百年花叢柱陵春醉未惜  
憶曾游地枕上猶聞未見書畫意有時追吐  
苑詩情無意到西崑山水清音空外錦烟霞  
幽意靜中看以上入翰林并直內廷及出使引退之事  
右辭本諸門內凡闕余履歷者摘而畫畫之而見  
源直內及供職之事皆具為非欲有矜心將以示後

人知祖宗積累有自非細以精思承以永年世未易遽  
云不替也前既專言明讀此復畧括一生大槩昔人  
稱左國右史今觀此辭語形容情事豈不如觀畫  
圖感發於中而興起於外也耶  
道光二十七年閩督奏台灣水沙連六社番地情形  
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覆奏畧  
云該督以土番獻地由不諳耕作謀食維艱欲求  
內附以為自全之策臣等竊以番民投誠此時不  
患不真患其始真而久而自離番地開墾此時不慮

不慮利慮在有利而適以滋害。核原春奏每年可徵谷三萬餘石。但浩費甚繁。究恐不敷。無裨積貯。一旦有事。折倍數十年所入。一朝而用之。况胥役侵蝕。兵弁欺凌。難保不激而生。交生番熟番。合壤而居。不能不與漢民交易。既有官吏。必為平其爭訟。又兇番種類甚夥。平日常出擾害。六社地沃。官吏更當力為保護。爭訟不平。必相捷鬥。保護未周。必相仇敵。始則番與番戕。繼必番與官抗。埋謝不可必絕。以法勢禁。不能必絕。以兵一。番不安。全番騷動。

匪徒乘之而起。外洋從而觀。勢尤不可不深慮也。勿以番丁蠢愚。絕無機巧。各省苗疆。強尚滋事不少。其始皆一無識知之民也。社番雖懦。於強匪探夷。而反覆之性則同。此時番眾械技原無足恃。若疆土既開。種落日衆。奸民勾引。日悍強。偶有煽動。而勞師糜餉之事。交動無常。則又難以逆料。至謂匪徒與番類不治。安知佃耕既久。匪類必不潛通。又謂外夷相距甚遠。安知生產既足。外夷必不垂涎。邊防切要之圖。動關國計。該督自係為國籌思。惟當局者深恐村俗之不周。而議政者自

宜久遠之是務。况番地借以土牛為界。乾隆年間。復立石碑。例禁禁嚴。此時輒請開邊。究失防微杜漸之意。應責成該督。妥為開導。慎重從事。與其輕議開。而貽害於後。不若遵例封禁。而過利於先。日等以為仍應從舊為便。奉有

### 首諭一道

按台灣雖屬中國。而隔越海洋。又為西洋通東。南台番國必經之道。本地閩粵人動即爭鬥。滋事。幸其尚知法度。易為戡定。若勾連生番。招引

外夷。則不可不重慮者。此奏思慮周詳。論議剴切。可謂謀國者法錄之。以示後人君子作事謀始。况關國家大計者。予前在浙時。地方官議開南田。南田者。宣波所屬海島也。在玉環之北。早路可通。舊為禁山。近年海邊民竊往開墾。因而匪類以為淵藪。往殺人以投之於海。官不能捕。遂議開之。逃無帥仙洲先生委負。復勘其地。可耕者無幾。而須設兵弁營汛防護。稽查於是決議。劃毀其田。照舊封禁。定每歲

兩次文武樓山之例其言曰海民盜種未敢據  
為常業不過暫搭草棚事畢則棄而去耳若  
奉父一開則將公然造房遁跡集官不及  
問從此洋盜有所依棲海中多事矣遂寢其  
事與此意同故類志之。就現在而論生番如  
惡獸見人則噬誠不可以勾通久之而相通者為  
熟番熟能通生則自然之勢也後山為外夷所  
不到久之而匪類引之則難必之事也故不若仍  
舊禁止如既脫然荒逸無可貧困亦未必非

六社番民之幸也番民貧弱誠可矜憐無奈生於  
此地天地且無若之何堯舜能勿猶病乎若與中  
國接壤或尚有法耳

或問西洋之教經嘉慶間禁止西洋官中國者皆  
去京師西洋堂二處亦併拆毀今因英法構難當  
事不能禦復許於上海通商該夷遂於該處買  
地造樓必復設堂誑惑愚民以行其教何以禁之  
余曰此無慮也夫天主教但可哄外夷耳中國則人  
知其非是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書誦習比戶

雖不能究其深奧而大旨曉然如日月經天江河行  
地蒙愚亦能辨之且其教稱勸人為善而要歸於取  
人之財豈知勸善之語乃中國人之所熟聞而喪財之  
道又中國人之所共誡以此言之則其教必不能行於  
中國明矣然彼必設堂立十字架者則欲以此詭於  
各國曰其道亦中國所尊云爾前收復定海時該夷  
遺下其書二百餘箱則一種清字書一種日本字書  
也其實日本不與外通中國亦不能偏識清字彼特  
假此以哄動諸夷若云中國日本亦尊信之爾小邦

何敢有越志耶外夷技倆不過如此中國人如見肺肝  
何慮其盡感為耶大抵外夷皆自以為巧自聖人視  
之祇見其愚彼之自是其愚乃所謂坐井觀天不自  
知其為蛙也斯道之大充塞宇宙聖人得其全佛  
老得其偏如西洋特其布美天文測量地理道中之  
一技耳揚子曰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完之布美測  
量終不能通天地但可資治歷明時之用耳然則  
謂之為技猶為大言之也英夷本不習天主教特以  
同處西洋同商各國皆其靈巧而西洋亦藉其樂

驚故相比而為奸利耳廣東人深知其奸又不畏其悍故直不賣與地彼狂欲強佔而義民不約而起彼以縮手矣閩浙間風效之而彼亦不遂其謀惟上海得行其計然地迫狹而江南狡黠之俗又非海夷所能勝也由此觀之哄夷此番作鬧雖若得意而實毫無加也但自露狼豺之行犬羊之性令人鄙之惡之拒之絕之不視為人類耳中國自古至今歷類數萬千年仁義禮讓之教淪泯肌髓肯與此類共處乎恐彼亦無地自容也

丁未十月姪女自家未送女出閭因語家中事知諸姪姪孫等各能明讀自守勤儉自給相與和睦長幼有序不失家風之舊深以為慰此皆贈公與太夫人數十年教訓所貽也故家舊族其先世皆勤德業斯夕不遑固欲以此遺之子孫令世守之則先祀不絕餘澤不泯必有與者詩書忠孝流聞於後益增前代之光而恢歷傳之緒先人之靈於是為無憾也明讀二者皆所以葆其天良綿其世業欲求蕃衍昌盛無易於此守此者道渠不滅失此者本源先絕矣一

生所見所聞可法可戒良不少也自七十三告老至今十餘年矣所日夜不忘者惟在於此隨手自記不下廿餘種要皆不出此意故皆以訓子孫為詞而談經釋世論古述今亦欲以原本詩書發揮忠孝迪其性靈開其智識而非著述之云也夫我生明備之後又逢隆盛之朝正使竭盡其愚何以加於毫末余所為教不已者乃謂無裨於世庶當有益於家耳余既老而述亦備自今以往欲翰筆裏研不復事此惟養生以盡餘年其可乎

學問智識讀之事也今世學者惟制義一種制義又不能精則俗學而已或能獵取功名而胸目所存惟有祿利之見則亦俗人而已若此者皆非先人所望於後人之意夫俗學俗人混一生亦安能克紹於先而有貽於後余所講詩文必本於大家名家又必本於經傳古父者正以俗學為戒耳或失此意則讀非所讀是又不可不知也至明之一途原非親為體道達足之事為守先人薄田勤苦自立不至失其故步耳稍事居積所不禁也族人有居積

為務身致富厚者歿不數年而悉歸烏有者此則  
知明而不知讀之故也知明而未聞所以明之故也或  
曰世有能文之士侈然自放落拓無成者得非知讀  
而未聞所以讀之故乎余曰然夫求富不己是謂嗜  
利矜才自是是謂驕名皆非先人課明勸讀之

意余嘗辨之詳矣

閱邸抄葉爾羌擊敗回匪招內稱獲大砲一尊上  
註五乾隆五十年<sup>三月</sup>造重三萬斤吃卦口三斤吃火藥  
一斤八兩半打準頭九百餘步查乾隆五十年西域

火已平定何故造此大砲又何時失之而為卡外回人  
所得不能詳也近年海疆造砲大者八九千斤而止  
以其太重則運用不易也今乃至三萬斤如何轉動  
此大回匪入卡不過為合滋擾乃費此鉅之物其贖  
贖何如或者彼亦無所用之大砲有神故假其力送  
還身吃卦口三斤未詳其說俟更訪之

按古有火攻之法而無鎗砲之制自元明以來乃始  
用火器對敵講之益詳如咸南塘書中所載種種  
種制度種種施用亦云備矣至今則西洋講求益

精而中國亦不執舊法矣余觀八編類纂內所記  
不出舊法今既益增詳盡工巧則舊法不必復  
錄但取其數中教語曰子<sup>重</sup>於藥則多半落  
藥強於子火鎗子死子藥和停更合管門子門  
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隆子或偏歪出  
之必乖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於子矢  
似盡火器之妙然此言其制法耳余以為製雖同  
而兩陣相當彼此有長短有遠近有遲速則勝負  
判<sup>然</sup>况以火抵火勇者持之能堅怯者臨之必動動

者不及而先獲堅者後至而必中則勝負益可決矣  
尚於制之精技之巧而不講於此猶無益焉耳矣余  
於海夷之事而有悟於此以為今日講求其法不患  
不精而獨用法之人則未聞議及也夫有至精之法  
而無能用之人與無法異異以平日練習百中之技  
而臨時俱成無用與無人亦異異此余懷之至今而  
願為當事一言焉者也言之若何曰預求其人而已  
矣其人則敵死之士也惟閱粵有之而粵尤勝於閩者  
以其素輕海夷<sup>可不合而自行</sup>以為非我耦也也

今更取所作詩語不闕研讀而有資觀感者摘錄附於此卷之末

周廷養士知三俊漢室尊賢引五更。楚國多材資倚相漢家稽古重桓榮。涑水謨猷亞伊呂眉山詞翰擬周秦。唱月豪情太白揮雲奇思有東坡。烟花十里揚州郭。風月三更赤壁舟。流觴東洛良辰會飛蓋西園清夜遊。宗邦典學輝芹藻。天室徵賢詠譽髦。鳳覽輝於千仞下。鶴鳴聲自九皋聞。墓歸每求三語掾。播紳

今見五經師。經學百年宗虎觀。史才一代重龍門。鴻文欲借飛霞珮。壯志將隨橫漢槎。經學漢廷推折鹿。辯才齊國重雕龍。三熏三沐昌黎座。一鶴一珠清獻船。雄設勝處如焦遂。名士叢中識孟嘉。鯨魚碧海推豪鯨。鳳鳥丹霄有令儀。千頃澄波黃井度。一時物望郭林宗。韋玄兩佩成佳士。牧馬兼收乃大父。清白子孫揚伯起。文章兄弟陸平原。百代父辭推舊望。一時風節感中朝。江南門第稱王謝。河朔文章讓應劉。風流儒

雅名當代。經濟文章自一家。玉堂染翰觀飛白。金匱抽書照汗青。望同華月昇金掌。心似澄水貯玉壺。高懷欲下陳徐榻。壯觀如登海嶽樓。奕葉功名開象郡。一時文字重雞林。大父垂暉照江海。神劍吐氣生虹霓。望衡對宇思賢士。倒籠傾筐得解人。一室鳴琴千古意。高堂挾瑟百年心。陽俗眼光牛背上。浣塵襟抱馬蹄間。子美沉懷詩亦史。石丞清尚畫皆禪。遠意臨風三弄笛。古懷倚月七絃琴。謝客西

堂同夢寐。陶公北牖即羲黃。金粟化身為佛子。青蓮出世本仙人。高士胸懷皆水石。幽人踪跡半漁樵。

此皆答贈寄託之語不言研讀而研讀中志之所存與之所寓畢在於此矣余之嗚子孫亦無更加於此矣丁未冬至月五日記於十硯齋是日大寒加裘臂重是後亦不能操管也

息餘雜志續下

吾生行休凡祖德家訓所為居心行事處世保家持躬接物之道詳於所種記各種亦云備矣吾由貧苦自立無以貽子孫所遺惟此亦願百年後更興迭起不失祖宗之傳耳至息餘隨錄及雜志雜志續三種雖亦旁及他事而言詩父居多至此卷復及時父余既有時父舉隅辨體兩種并石畫龕論父詳其法茲特就平昔所服膺及近今所偶見者隨兩值而鈔之



其備要之學問之道文章之逸欲其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則一而已讀書不在多讀父亦不在多非謂少之為貴也謂無心得則雖多無益也且心得者日久而充之時而益之何患不多在人之勤否身心得者境相引而愈深趣相招而益博何患不勤在人否耳勤且好吾無多言矣丁未嘉平十五日病後雪中書

息餘雜志續

丁未會元許彭壽大司馬天生公子也殿試二甲一名朝考二等五名典受田俱同得非昔人所云傅老夫衣鉢者耶其弟十六名周鳴鹿順德人余視學時年十二已補廩矣余按順德兩科一歲皆一等其父已大成皆可中然不售余自浙回乃中鄉闈又數科至是乃捷未謁師高問太老師飲食起居意甚親若以仍出門下為幸者而距余識拔時將三十年矣命中有命科亦有命也此與

前所記段金甌事畧同然段以年逾五十歸班周以年及四十即用則猶為幸云

本意欲於此卷復論時父既而自覺精神頹敝竟不能為力衰尚可勉神衰不可強也然余前所論述實已具備後人但性靈不沒志氣猶強潛心吾言自能尋出祖宗相傳學問文章脈絡亦不待吾之講也余自七十三歲隱居林下於今又周一紀日減日退至斯而不復能支止復何恨所以云者為恐子孫不識

此意或將自有之傳授失去更尋便成斷港絕潢無復源流可覓耳吾所見世間若此者不可勝數醴泉芝草可任拔本塞源乎哉。世間人莫不有命而獨不可委之於命蓋命者窮達通塞之遇也在天者也不繫命者學問文章之事也在我者也至於脩德累行上繼祖考下貽子孫則又學問文章之本源不可以命言而命亦卒不能外焉即吾一身亦可謂大監矣當吾由甲科筮任前後幾三十年

窮迫鬱塞日不暇給其不至灰滅者幾何而天運漸轉人事漸亨遂有今日非由祖宗德澤而致然乎非由念念不忘祖宗而能然乎譬之木本水源亦有偶傷暫閉之時而生氣生機益乎其中自達乎其外不可遏也余之教子孫曰吾家世有根基非崛起勗興者可比正謂本源自先世積之匪易則後世承之亦難夙夜兢兢怵惕維厲所以培之養之也閤閤不振放縱自由適以拔之塞之也知此則修德累行以

自力於學問文章間者不言可知矣雖然不言而知者上也知之而弗為者下也先世積累如此吾言明辨又如此後人自擇而已矣

太平廣記一條唐牛肅有從舅嘗過渑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謁田氏子去田氏莊十餘里經峻嶺多樵林傳聞中有魅狐往來經之者皆結侶乃敢過舅既至田氏子命老豎往渑池市酒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豎一足又跛問之云適至樵林為一魅狐所絆因蹶而仆故傷焉問何以見魅曰適下坡時狐爰

為婦人遽來追我我驚且走狐又疾行遂為所及因倒且損吾恐魅之為怪強起擊之婦人口但哀祈反謂我為狐屢云叩頭野狐叩頭野狐吾因與痛乃免其禍田氏子曰汝無擊人妄謂狐耶且入戶日入見婦人體傷蓬首過門求飲曰吾適樵林逢一老狐爰為人吾不知是狐前趨為伴同過樵林不知老狐却傷我如此賴狐去餘命獲全我北村人也幸飲我田氏子恐其見蒼頭也與之飲而遣之

世有此莽男子又有此愚婦人皆為傳聞誤也然世



間類此可笑者頗多明人也而彼以此為狐此又以彼為狐絕不鑒彼辨色而兩傷焉不亦大可捧腹哉太平廣記多載唐人小說吾謂唐至天寶間雖云徧地皆野狐可也。世人有疑疾者多是不讀書明理之人然亦未稟賦即欠清明加以迂拘過甚致時感如此語云子孫雖愚詩書不可不讀是也然但云讀詩書而不明其猶復無益要是隨時隨事示以中正明白之則令其坦然由之而無疑其有窒碍亦必譬解曉暢使日

行於語達之途庶疾可已也不然則或不保其家又或不保其身矣可不加之意乎緣有所聞觸於廣記之事而書此蓋余前所未及者亦教養子孫之一端也。要緊祇在正大光明日用言行皆可觀感則修身齊家咸在其中矣

張公九世同居明太祖<sup>祖</sup>台而問之書百餘忍字以進後人以為忍字非大通至正之道不可為法是也然同居至九世則已兩經五代矣自是其家運極厚祥和兩積孝子慈孫遵守家訓絕無異同張公忍字之義似是於微

有參差不介於意云爾九世同居何以不言十世則張公乃當九世之家主也意其歷代既遠眷屬繁多至是亦將有不能同居之勢猶賴家主能忍調和而無間耳觀前人事須想出其所以然之故不可便以為非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孟子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參之聖言乃可盡忍字之義耳學者言之正大有經濟學問在勿遽見一偏謂無關教家大道也

余自伏處來所著各種內多有為古人辨正之事皆緣後世無學能取前人偏論執以為是全為疑誤後人所以時有辨明亦欲示我後人好學深思讀書論世之法於自己身心方為有益不然則人云亦云道聽塗說但騁管議於不可復作之人匪祇無學亦云喪德至近世詩詞雜入小說尤陋輕薄當為大戒去盡小聰明方謂大智慧也

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人生之一定乃天道之自然有生之後漸進而盈故人之生也若無不可為之事及其漸衰漸退而絀故人之老也乃無一能為之事斯時道已去之年華豈有及乎其猶幸者少壯之日未

空過耳若游戲戲微遂遂忽過一生晚歲追思無  
枕悼歎而已昔人少不努力老大徒傷之言與聖  
人後生可畏之旨正是一樣婆心一副眼淚從朝  
而夕從日而夜流光甚速數十寒暑倏忽間耳  
併日而營尚恐無及乃隨手輕擲殊不自惜何與

民生在勤勤則不惰言資生之道不一莫不  
有待人為勤者先日而興後夜而息收牧不已  
是以種：預具而無遺竭之患治生且然而况  
讀書明理檢性修身學問文章尤所賴承先

而啓後者乎此蓋我先人垂訓後昆首重志氣  
之意余於諸種內屢言之矣記余少時在受學  
時無論精神如何疲乏但一倚几即煥發如故  
漸長即不能然也齒老病侵尋迴想爾日是何  
等境界一去不留復乃爾那有感於中而復書此  
固非余之過為諄也欲令少年於衰老情形  
如親於目不至隔膜耳

耕讀者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藩籬門戶也世  
家舊族風教名節之途徑疆畔也出入必由而

循行不越但欲無失其故自能日啓其新舍而他  
困未有不敗者矣數十年未所見所聞興衰之迹  
良為不勘原其所致莫不由斯或先失畊而後廢  
讀或因失讀而遂去畊所以為藩籬門戶途徑  
疆畔者悉無有矣尚安從問其前人之舊迹昔時  
之故步乎與言及此每為歎息光陰向暮尤所關  
心不自覺其長言之無已也

親族中每有似此者初則官裔恃祖父餘蔭翻  
翻自喜繼而依傍鋪綴脚且過日妻孥不能願

亦不暇問再世三世而遂莫知所之者嘗為之痛心  
而莫如何也讀工部無家別家鄉既蕩盡遠近  
理亦齊之句慟哭不已彼為遺世亂離無怪其然奈  
何居昇平時而自今至此欲依祖宗邱墓不可  
得况其他那先失畊而後廢讀則無田或田寡  
而又守儉樸遂棄隴畝而讀耆亦無以為藉  
也先失讀而後廢畊則嬉遊逸樂不耐勤苦既  
無詩書之味入於其心何無事不可為而稼穡耒  
耜之業衣食俯仰之資豈足以求其身乎二者

既失欲望其後之不零落殆盡不可得也農服先時士食舊德瞻祖宗之邱壟依桑梓之門楣時代遷流每切慕思不忘激發此則上達之階梯若使游手好賢間廢棄正業無根無蒂則亦下流之坎窞矣可無惕與凡上達者不自覺其日升下流者不自知其日墜旁觀甚明欲有以贊助之祇可施於上達欲有以挽之祇之不能效於下流也可無懼與畊為仰事俯畜也讀以修行立名也若畊而流於猥鄙讀而失之迂愚亦

失祖宗之本矣畊讀而失且不可况并畊讀而無之者乎

新城王氏家廟楹聯云紹祖宗一脈真傳惟忠惟孝教子孫兩條正路曰讀曰耕昔我先贈公嘗舉以為此訓使世守不易守之者興失之者敗祖宗之所遺田子孫之所法守計莫良於此事亦莫善於此忠孝天性不移耕讀又所以維護其天性也蓋耕讀二相其事從容而有序其業專壹而有常所以親股肱於勤寄心神於高遠淡而不可厭久而不可遷也

至二者天機觸發其樂無涯具見余所為耕語中後人自可尋繹而得之

凡余論述各種必欲手作楷書者欲令後人觀之如親見其由於衷而達諸口皆自敬心形之非漫然者可比且如親承提命也可惜我不能更作副本付諸子姓共傳之身或云宜刊之木然刻本之與寫本則有間矣况歷世既遠形神不屬其不視為故紙陳言者有幾人哉言念及此又不覺重為歎息戊申二月病間又書

昔我先公天性高明心期遠大故能上體祖宗之心下開子孫之緒而其為教也以志氣為先蓋人之所以自立惟在此耳志在孝弟忠信則凡不孝不弟非忠非信之事絕之嚴而去之速矣志在禮義廉耻則凡違義傷禮寡廉鮮耻之為拒之堅而辨之蚤矣此世家舊族風教名節之所以代起代興永久而不替也夫如是故畊者非庸夫讀者非俗士也後人欲繼前人則莫先於辨志志立而氣應之則所執者皆先人之業所行者皆先人之事焉有背越規矩妄行不顧者哉吾所見

家庭雅務俗習和平其家未有不興者人皆自力於  
賢事皆不失其道故也是故其窮而在下則為閭里  
之所矜式其達而在上則為士夫之所儀型斯亦對前  
人而無愧者矣

余每觀先人手蹟則如見先人并所書即識其意  
亦如親聆其訓故諸所論述皆手自書之但未知  
後之觀者亦能如余否然能興起者必能如余者  
也。此條特為申明志氣之訓蓋鄉曲之士亦多  
研讀為業而卒不過為庸夫為俗士者無志氣

故也所以無志氣則以無先代之傳故也吾所兢兢於  
祖訓者以此此之謂先型此之謂舊德此之謂真傳  
此之遺謂澤也。或曰如何是恢先人之緒曰先人  
所有志而未逮者皆是也以先人之志為志則先人  
所不及為者居鄉在官皆有無窮之事吾愚為之  
而未不能則以為愧吾能為之而竟成其不以為慙  
非吾之慙乃先人之慙也若是則先型不墜而舊德  
彌長真傳不失而遺澤益遠矣其不謂之恢先緒  
乎則贈公志氣之旨可識矣

世人莫不求富但知竭智力於謀財而莫肯後才能於  
為善豈知富者天之所以福善人不可以強而致乎且  
周有大齊善人是富雖同一福善而善有大小即福  
有隆殺非槩而施也而謂陰陽下民蒼者湯無區  
固無是理矣况於無善而求福者乎世人自謂吾用  
吾力與彼蒼何與豈不知冥之中斟酌予奪毫髮  
曾未有爽也然為善雖不闕貧富而貧者為力較  
難富者為力則易若以自求之富而用之以為善又未  
始非造物之所樂予也不知此義而據而私之則鬼瞰  
其室盜發其藏矣世之午夜持籌傾身障簾不旋踵  
而蕩焉泯焉者考其所以則莫不緣此也六足以發其  
夢：矣

不獨富也於貴亦然昔有同官辦書欲以獨居其功  
自稱一手經理徑請優叙既而查出書中錯悞草職  
故歸其人還里又改而求財謀得粵東書院日惟闕  
說官事備皆無算不付其子而真妾於粵已而病死  
所有索囊其妾竟卷之而去京師舊識傳以為笑  
焉。余觀其人非不自謂能文章多材藝也非不

自謂不屑與錄：者伍也。以志氣不立故行為賤而不羞人品汙而不惜文章材藝一旦盡出錄：者下徒增人間笑柄耳。然世家舊族失其根柢則亦將為其所為引為同調而莫知其非矣。吾所謂無志氣由無先代之傳者可無深思而重戒乎。此條專申志氣之旨。須先超出富貴貧賤俗情之上而後能立也。不然則終為所牽引。紫繞束縛而無以自主。夫之大違其初心而亦不暇顧矣。

君子處世無論境遇如何只一意自修為主。自一話一言以至百為萬事。捨持此意曲、貫穿不使一端忽略。久之則習與性成。眾善悉歸於懷。諸美皆備其體。闇然日章斯之謂矣。外面退得一步。裡面便進得一步。始初讓過一層。後來却佔過一層。古之學者為己。只顧內自收斂。却已包了為及人。今之學者為人。只顧外向張羅。却先喪了在我。君子默自體察。確有把握。是以德成而業廣。實至而名歸也。學者此等路頭不可錯過。一誤便是終身胡可勿。

思

此便是入門第一著。即中庸末章衣錦尚裝之意。要知錦原從裝衣內得來。不是有了錦方去尚裝。乃是有了錦依然尚裝也。即此便知學而時習早已具有不知不慍的見解。不知不慍的心胸。而後真有不慍的本領也。心安於是而後專於人所不見處。著工夫人方見為無以異人而已。篋乎不可及矣。每見世人講學却舍四子書反於他編雜記注釋詮解。曾無一語得其要領也。此只

是務外之病。坐馳陸沉。却不知主人原翁原在初學耳。熟口習之中。日離日遠。不復省記。乃至靚面如徒未相識也。者豈不重可歎哉。大抵人之才質不同。或高明或沉潛。皆是上達之資。然高明者恒不及沉潛之易。則以驚虛與踈實故也。虛則易至。走作實則確有依據。是以聖人立教如此。高明者可俯而就。沉潛者可歧而及。聖德即是王道。只從為己下手。步步向上去。使做到為恭。天下平。地位而其不顯之德。與上帝之載無二矣。徹上徹下。該括全部中庸聖人

下學上達之旨更無遺蘊乃反舍而他求無惑乎道不明而因不行也。或曰尋常子弟才識無多尚不足與於高明沉潛之數與言聖德王道下學上達不已誣乎曰聖教只是這箇原自該括上下雖不足言高明沉潛而就其相近者論之亦不出此兩種開黨童子可以使互鄉童子可以見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可以任之而至於下即可以引之而至於上聖教因材而施無人可屏門外至造就之高下各隨其敏鈍聖人亦無如何但激之而

使起誘之而使進則無二道也出則考出則第一節中下之才亦能遵循寡過惟父兄無教至天性過而人心肆則無法耳此不教之過而非其不可教也余之諄諄於教子弟者為是皆祖宗之子孫無一可聽其不才而其才者能顯揚祖宗蓋縣其澤而永其緒尤不可不與言上達之事也。此條申言讀之事蓋研固亟而讀尤要也為學入手工夫莫切於此即中庸首章須臾不離道先在慎獨之意蓋志氣既立性情心術俱有定向終身為學

不遜乎此何以言獨與人同視而自有其所以視與人同聽而自有其所以聽共見共聞之地不啻不睹不聞之中故曰獨也人與之共處而不見其異微覺其異而又莫知其自來故曰不可及故曰人之所不見也入聖之功莫先乎此聖人即不可及而既循其途得其門矣有不日進於高明日幾於光大者乎高明光大又誰能圍之而誰能限之固已離去凡羣品凡流萬矣而又誰能及之故云莫切於此莫先於此也或曰人之稟質萬有不齊即

同此慎獨而所見或殊所造亦當有異曰固然然其為同歸於道則一而已激昂慷慨無害為和平洋無優游不離乎敬慎喜怒哀樂皆中乎節大本立而達道行此又視其功夫所到而未嘗預必者也至於致中和則吾性吾情隨時具足隨地充滿天地之位萬物以之育非聖人不能尤願學者就一身之上下四旁體之驗之而識聖神功化之大也

子生始孩父母未有不望其日壯以至於老壽者以為

必如是乃得成爲吾子也然而養不知所以養教不知所以教又不知養之必以教而教之正以養也撫摩愛惜若恐弗及而檢察防維畧不經意則有終及成童甫至弱冠已疾入膏肓而不可救藥者至是而始悔之則已晚矣豈知萬物之生有理則必有欲生於理而死者欲乃其固然孩提之時知愛知敬有理而無欲故生機條達而無鬱閉之患迨其知識漸開情實自啓則非父母所及知也潛滋暗長於夢寐之中剗剗摧傷於隱幽之地又自知不可以告人百方自匿於

跌折之患成矣夫天物瘳冷不幸罹之謂之命焉可也然爲父母者猶自恨防護之未周戒惕之不蚤若此自作之孽至不可復活鞠育願復一旦付之逝水其拊心悼歎更當何如此而不謂之父母自貽伊感不可得矣生子不易成子尤不易養子不易教子尤不易願世間爲父母者不惜心力破長工夫一爲嗣續遠大計也

吾家及親友中皆有之思之實爲痛惜若大人覺察及蚤猶可施治而皆失之於晚故特諄囑懇戒爲父母者不可不留此心大抵聰明之子較多而

魯鈍者較少蓋慧則易流人性然也是以愈靈愈戇愈要防閑愈穎秀愈加督察庶可免於此患自數歲就傳即與講諸般道理俾知好善惡惡心有黑白凡一切曲本雜傳宣淫導慾蕩檢誦開之書藥行絲豎勿令入目其早晚出入并與稽查一拊摩一叱喝皆有法戒須令習與性成識隨年長尤要者孝弟之心勿失弟子之職必勤以儉樸居其身以勞苦課其力此皆甚費父母之精神而不得不爾者以爲如是乃可以成爲吾子也父母唯其疾

之憂聖人本以教子之孝而已深着父母之慈哀反父母生我劬勞祇云生我而教我養我老括其中矣此所言蓋未病而清其源也若夫及蚤猶可施治者則亦有之惕之以生其懼戒之以淡其思勞之以倦其神藥之以固其本未吐紅者爲易已吐紅者爲難繼以堅腎之類如何首烏 斂肺納氣之類如山菜五味 滋陰之類如人參地黃麥冬 爲要清心寡欲和神淡泊之中寄懷寂靜之內則猶有及也。此條前所未及固間而觸而書之家之人勿論男婦並宜告之。此疾俗謂之

童癆吐紅者疾中帶血緣也為重為難醫蓋已傷其根也一覺即治尚猶可愈遲則深痼不能為力然即能愈亦必微戒終身乃可其未見此證但陰虛腰膝酸痛足跟軟弱及動而作喘者即急如前開治法或湯或丸無使間斷并行運氣之法力送足跟子書所云至人之息以踵蓋云息歸根也人生於土足跟著地猶樹木之根在土也棟根堅固而後枝幹華實生機暢達風雷震撼霜雪崩摧愈益堅貞無傷憂末也此處

牢固則一身之中臟腑充實血脈流通五官百骸各効其職不言而喻力竭更長神勞益生此即道家三寶吾儒不能外養生要訣無過此者可以却疾可以延齡知此則弱疾施治之方亦在此矣余嘗究心於是耳曾行之而驗之故詳書於此此已疾可療不病益強觀者幸勿忽焉。治此疾宜以降火為第一竅先之著蓋病根是慾火燥陰致陰中有火激血上行故血緣見於痰隨咳唾咯出故降火為要非特不令上行而已實以熄其陰中之火以清其

源也陰中之火既熄則陰如其常流行於宣靜之中而疾乃可瘳矣法宜用無病重便趁熱飲之頻常飲不嫌其多其理竅確其效竅速又一法即飲自己小便醫書謂之還元湯效亦甚速然此行之仍服藥餌運功行氣以歸其根戒房室絕嗜慾以定其心神持之久習之常遂其生而復其性日強日健以至老壽可也。用藥之法欲其淡故何首烏勝於熟地黃不妨重用常服而人參五味麥冬生脉散佐之為竅宜此是竅底抽薪之法若

因其弱而用峻補乃是揚湯止沸非特無益而已且恐助其而熾其蹊此醫術之疎不可不知  
昔我先公之教曰士有百行而孝為之首孝之道通於神明以其為天命之性竅初稟受者也孝者順德順乎親即順乎天也故與天呼吸相應而感通竅速書傳所載故事道間即不具論但觀世間孝子本身壽而康子孫賢而達可以知陰陽相協之理昭然不爽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自天而昇人此為始自人而承天者此為先矣贈公之訓子孫子端



百緒皆出承前啓後之思是即以孝教子孫也故家  
舊德事有矩條有範要皆原本乎此所當繼  
絕世守勿替即此是真傳矣

此處一失便是根本塞源其餘更不必問而其喪於  
編氓降為卑隸零落泯滅斷可知也如魯三桓滅  
氏之祖俱以忠孝著聞而歷世專政至於悖君凌上  
春秋之末而竟微矣以彼所憑之厚而尚如是而况  
今世士庶之家乎孝者天性天性即天命盡孝即  
天心也天不容偽有一點夫便不是故云通神明云呼

吸相應云感通家遠也贈公之訓至矣盡矣無以加矣  
竊謂此即慎獨之意他人不知而自已一誠所至亦出  
於不自知故曰獨也既不自知何以云慎慎亦誠也所  
以無半點夾雜也世間舊家零替只是天性漸離  
因而良心盡沒祖宗之真傳無復存者在鄉里不  
為良士在任官不為賢大夫顛倒於醉夢之中卷  
於淫昏之內如此而望其本身康強子孫賢達固  
必不可得之數矣推原由未嘗自不孝始也詩曰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曰昭茲來許絕其祖武贈公

之訓也。此條專申世德之由來所謂根柢也孝則  
百行可興不孝則百行皆墮為人第一義也傳世祿  
家成德廣業莫不由此道起於生民之初理實乎  
成世之後子孫尚敬念茲

天地一大極太極人身一小太極故曰人者天地之  
心也其稟於性者無不全其具於形者無不備盡  
性者盡性此踐形者踐此也天地生人人即無一  
不肖天地在天地為健順在人為柔剛在天地為  
五行在人為五常天地純乎理故終古不受人泰

以欲於是偏勝錯出與天地不相似矣是以聖人有教  
以代天地而治人儒者有學以修人而遷天地此閱  
世生人閱人成世宇宙所以不散也教學有與替世  
運有隆汙故治亂生焉諸侯有國天子有天下士庶  
人則一身一家之事也身由道則治不由道則亂家  
率教則治不率教則亂身不由道而欲其家之  
率教不可得已家之從違視其身之修悖然則學  
惡可已乎。此條申言讀之事先識得源頭則不  
為俗學淹沒方是祖宗真傳全乎理而不參以

欲者也

以上所論發明贈公之訓實已詳盡無道後人遵道而行自然見得祖宗流傳本末子孫即質地不齊上者可以步上達下者亦不至旁行雜入恣之氣心雅正志氣清明為子即能克家作孫即能繼武引緒自長流光自遠先人德澤藉以垂於無窮此真祖宗之心子孫之責也而余之願之望之而不敢必之之殷懷苦衷不與形神俱盡當亦奕世所共見也夫

以上指各種論述非專指此奏也

邱抄山東魚台縣南陽鎮一處一夜十餘家舖戶被劫該縣僅報三家分為三日之事接任巡撫查出奏革提審此真奇聞從來未有先是前撫某以東省盜賊滋熾辦過一二案即奏准全行淨盡自是各縣諱盜均置不辦而寇暴益甚至於明刻官府橫行無忌大夥白晝鎗砲拒捕莫敢誰何而某司某竟出示百姓云凡遇大幫入村只許鳴鑼集眾勿許驟攔其鋒俟其去自後追捕且云以縱為擒以再為取若以為緝盜良法經山東河南御史列款奏奉

吾臬司羊職撫藩撤任聽議飭後任撫司查辦前撫某姪妾甚多日惟以生兒生女及兒女生日府縣送席為作賀為事藩司則日飲醇酒聽絲竹為樂而部選縣令到省稟謁至十次終不得見前臬陳公飭往到任謂藩司不可得見地方緊要故也是時該撫一切惟聽首府首府因而納貨臬司惟怒而無如何故東省以酒色財氣為比酒謂藩色謂撫財謂府氣謂臬也已而臬陞任去後臬至御史以縱盜殃民奏奏而三大憲一時俱易乃得從頭整頓遂

件清釐東省始得安矣夫以

皇帝憂民之殷求治之切而地方大吏坐視寇暴為忌至此曾無緝盜安民方畧惟以因循姑息為事因而地方守令規避捏飾不復覺察即覺之亦以為曉事應爾也如此則國家設官何為且以地方之大政務之繁責任之重朝廷特簡而昇之二三大員其夙夜祇懼竭能盡智力圖報稱尚恐不足塞責乃一切付之不問終日取樂泄泄若此是

朝廷特付以行樂地耶問心何以自安對人何以自慮想君父宵旰之憂民庶身家之望慮了莊其意中事矣任人豈不難哉

閩臬司單職後寄書都中舊識猶自稱究而都中人多有謂其所出之示為是者夫以其示之謬而見以為是則是與之同謀可知也朝士積資累格皆雷出膺地方之任而其見乃只如此又不能不為人才憂也矣或有問余臬示之謬者曰臬司者刑名之官政專職盜賊所出之示百姓見之盜賊亦見之則莫不

知臬司之怯懦而王法之無奈我何也大夥入村不慮掩捕則百姓必不敢鳴鑼集眾其去亦必不敢追即追亦必不敢捕也駭人呆語盜賊亦必謂笑談臬司尚畏賊如此又何問百姓是明示盜賊以無畏而又導之以入村教之以拒捕不亦大可笑哉且臬示之後復有道府列銜盜賊又以知某道某府所轄之無復可畏也河南刮官署報稱賊係山東口音直隸刮官項亦稱山東口音是其示教出無數盜賊流福鄰省也并聞直隸大道官敝店內戒行人為

備至撫司俱易則曰行無患矣賊皆散矣蓋旁村有盜窩其罪散官店內皆知之也山東口音此亦不同此必究曹一帶與河南直隸接壤者也昔初頤園先生每奉督撫其言曰督撫家要一不得人不過王二年地方吏治即大壞至今今患之誠然夫捕盜者不謂之能事反謂之多事不捕盜者不謂之廢事轉謂之晚事則孰有肯捕盜者哉民受害而官置之不理地官方尚可問乎不至大壞不止也。此條見士一為官即當晝夜孜孜以國事為事若自

揣才力不及即當引去不得自便私圖竊位苟祿致上負國恩下失民望也亦讀之事也  
文章須有性情故必有性情之人而後能為猶之忠孝發於至性至情而後有真忠真孝之事為父與為人一也以制義言之一題有一題之精神一句有一句之命脈見得真說得出方謂無憾然而天才又有不同同此一理同此一意一言之而真如活色生香一言之而不免塵羹土飯則受於天者異也天機清妙天趣靈活皆本於天才宕逸故胸中有雅俗之分能筆底有新

陳之辨。舌端有生元之味。指下有巧拙之別。而文字之高下。始然黑白分明。夫而讀其文。如見其人。馬如與之語。馬如采。照權和心。延氣韻流通。於帶履則性與情之所為。有感動於襟抱之間。會合於迹象之外者。矣。誤至此。又與講藝之思。故復理卷首。蕪端之意云。

此旨乃時父第一義。不如是則時父可以不作矣。大家名家勝處。皆在於此。故其父慮世常新百讀不厭也。或問場屋如何。余曰亦不出此。特較淺顯耳。能將大家名家福。各能見其得力所在。運以精

思。融洽無間。取其神而不蔽其貌。即在場屋亦必透。吐烟霄破空飛去。所慮者天才不高。讀古人文不見其神韻。但肖其面目耳。故有螢牋雪葉。累歲頻年。而筆下祇是故物。了無新色。動人則用力。雖物極沒交涉也。此等亦有為俗師所誤者。子弟幼時莫不具有靈性。若父兄不甚悉讀書之事。即且徇俗。延請師既無學術。又無教法。年復一年。性靈盡為汨沒。則亦難矣。余是以有石畫龕論文數十條。條條以啓迪後人。庶拯此患。或向場屋淺顯之

說曰。此自前明已有典顯淺三字之訣。至今不易。批裁。簾官擁積。蕪卷昔人比之走馬看花。相資只在願盼之間。自不暇詳為搜剔。所以不宜深與自古。為然。至淺顯亦故意為之。乃是機靈神活。一種生氣鼓溢而出。作者是不勉而中。閱者自不思而得也。或曰不言典何也。曰典者義理有根據詞語。有從來經傳子史供其驅使。而加之審擇者也。此凡為文者之所同。故不言也。且如不典則淺顯亦何取。或曰子屢言天才如何。曰只如讀書才高者。

到眼便自澄清。徹底則下筆定是虛靈。才下開卷。祇是浮面模糊。則出語必多癡鈍。此其別也。然才之得於天也。亦復不同。有一二分者。三四分者。使其勤勉於學。則亦漸充漸長。可及五六七八分者。或竟突而過之。未可知也。是在其人而已矣。智與學相生。又與年俱進。天固不能限之也。若夫高才之士。自恃聰明。氣浮心躁。不肯向學。終於無成。是謂自暴自棄。辜負造物之靈。則亦其人自為。而於天無與也。石畫龕論文並附錄於左。蓋教與學皆具焉。

子弟讀書所以養其清明之氣葆其虛靈之體自七歲就傳為之正句讀熟白文即將大意為之講解十二歲即宜將左氏傳文理文法且讀且解而問以明代時文參解俾知古文時文原非二物開筆學文其稍有合於左傳語意筆意者亟與之勵之使鼓舞不憊十五歲後國語國策史記漢文皆可漸次講讀然以令其滿眼新機滿懷生趣洋溢流行不可遏抑自入學至二十歲勿使一日曠閑以後優游饜飫自能遵道而行雖有外物將不能奪蓋天趣既

深俗塵自遠視一切無味都可厭也如此則可望其成矣竊忘急功求效驟與以時下時文令自幼習其腔板面目雖有性靈皆有為淫沒後雖悔之不能拔也舊家子弟何以不如祖父其祖父皆由艱難成立又天資高明往不藉師傳自然超軼子孫既席安逸又屬中材設家無真傳則詩書之業廢而文雅之脈絕矣所以子弟不可不令人讀書者命運必不能齊其騰達出任者不暇復及此事而淹滯沉淪者正可以閱身專任其功令真傳絕不絕則其興未艾也若自不得志憤而

棄其故業又或子弟頓尚可造而急於指授者是蔑其祖父而大自教養之恩也不得於身亦不得於子孫矣能勿為嗟之歟矣乎

文至左氏無體不具無法不備無奇不有無妙不臻只看一部文字無一篇重者此是何等才學何等精神何以等力量學者但熟之復之沉潛玩味自然心花怒發有不自知其所以者以此為時文何有塵氣土氣入其筆端明代時文多由心得故能縱橫變化秀絕恒區讀之可以助發智慧而不能以尋常蹊徑求之子弟少時曾無

宿物故能領畧其意指彷彿其風味久而與之俱化若一走差路雖有明眼人為之指點將不能舍其所有而求其無故云不能拔也能讀左傳則若公穀若國策若史記若離騷南華一切無不能讀能辨明父則本朝大家名家之文無不能辨此所謂真傳也以此合制科之規矩法度一轉換之間耳而其妙有超乎體式之外者矣文章妙處無過於懸崖撒手此妙篇法設法設法句法字法皆有之以言乎氣不如此則虛以言乎格不如此則板以言乎機不如此則滯以言乎神不如此則疲不特此

也。調教響必啞。設采色必暗。蘊具味必腐。故妙無過於此者。自前所列左傳以下各書。莫不皆然。在有心者自求之。此又真傳中之妙訣也。以古父為時父者。正眼也。

所謂以古父為時父者。非彷彿其音聲。規撫其句字。被枝葉葉而為之也。謂得其傳神御氣之法。而化化因心。屈伸在我。虛實賓主。反正離合。不可端倪。古父如是。時父亦如是也。不獨大家名家。即達時之制義。未嘗不然。陽開陰闔。潛氣內轉。雲驅濤湧。異米旁流。今諸君一見。目驚擊節。三歎如此。時父有不亟登上筵者乎。所以能然。都在懸崖撒手。只須心領。而意會之耳。

子弟天分高者。一經指點。便能領悟。引伸觸類。不煩多言。中材以下。則須逐處指處出。令堅記。諷咏。毋忘。并隨時提省。各因其才。勿棄量也。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勉為肯習。能習何巧之不可階。

子弟敏鈍不一。不可以其敏而不教。世以敏而敏者多矣。亦不可以其鈍而不教。世以鈍而敏者亦多矣。謂之易各有易處。鈍者之心志必確故也。謂之難各有難處。敏者之心志多浮故也。誨人不倦。教且多術。毋輕恃。毋輕棄。毋

迫促。毋懈弛。日復月化。莫知其然。已去凡流。恒輩。幾尋丈。知人家得一善教。其益無窮。有善教。即有善學。而今日之善學。又為他日之善教。薪盡火傳。與天地無極。可也。

子弟讀書。以治經為主。閱史為佐。經之理明。故史之是非可斷也。經約而賅。史雜而博。教者可以史事。今論其是非。而引經斷之。其非是者。與之講明。史定。或因類旁及。或不類連引。為之析其同異。辨其疑似。皆所以拓其知識。而廣其見聞。此為有用實學。他日不至有面牆之悔。而遺科第之識。史浩繁。不能驟得要領。宜先以溫公通鑑。朱子綱目授之。

前所論者為父之法。若其根柢。自在經史。雖時文古文。淺深大小不同。場屋之父。與傳禍之父。疎密華樸亦異。而源於經史一也。四子之書。靡所不該。本之於經。而後義理交暢。本之於史。而後古今包羅。所以函孕宏富。波瀾老成。非如輕淺游談。不耐尋繹者也。其實經亦父也。史亦父也。時父代聖賢立言。或類典故。或同風雅。或語極天人。或事闡典制。不得不取於經史。則史記漢書。父體具備。而左

氏之傳。包括無餘。擬著取華。餉遺萬世。能先以文讀經史。而後能收經史。以為父太史公云。好學深思。知其意。固非。錄書浮獵者。而可驩語耳。

人之安性不同。有能記者。有能悟者。兼之而又好學。必為大學問人。不能兼。則宜各用所長。亦必各有成就。然能悟者。勝性靈。故才起而思篤。雖未見之書。可以觀指而知歸。未到之境。可以察適而見遠。雖短於彙記。而無害也。能記者。耳目之功。勝心思之用。微宜端從虛靈處。啓其悟。日引月長。旁推曲喻。亦自可變化也。悟

與記俱有大小多寡。在善教者。因材而施。更無棄人。子弟不出此二種。教法亦不外此兩端。書有善讀不善讀。教有善教不善教。善讀者。以述善讀。者以神。不善教者。事迂而心勞。善教者。途捷而功速。

問明理與作文。是二是一。曰四子之書。所言皆理。理不明則庸浮晦昧。如何為文。不獨四子。即五經諸史。何一非理。析理至於豪芒。然後能左右逢原。或正言之不能盡。則反言之。不能盡。則四旁言之。引伸觸類。曲暢旁通。無非此理也。不可謂二。但作文又有文法。則不惟明理。更須達於情而

曉於事。乃能領其意味。會其精神。而後於題為無憾也。文法有誰有合。有擒有縱。有函蓋。有兜裹。有頓跌。有闕。頓有倒插。反揭。有互翻。連串。有虛實相生。有詳畧相避。掩之曰氣。曰格。曰機。曰神。用筆之法。則前言懸乎崖。撒手者。盡之化。工在我。為友。不窮。是又不可謂一也。

制義之初。本以解經。故命題結體。以正大渾穆為宗。行之既久。則題境日以開。文體日以茂。而文思亦日以新。此固天運之自然。人特隨之以轉耳。蓋不得不然。而非人之所為也。凡題有言理。有叙事。有答問。有詮述。有提頭。有抱尾。

有過脉。有更端。有旁及。有引證。有連排。有銜遞。有平對。有側注。有反綴。有虛漾。各因語勢為別。又有截上截下。上全下偏。上偏下全。吸下縮上。以及義在字中。味出象外。各因題位而分。題既不同矣。文安得同於。是法生焉。均是法也。用之者又不同。各因其才與力之所極。於是氣格機神。判焉。

文以氣為主。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或一鼓再衰。及一洩無餘者。皆氣不盛之故也。盛者足之謂也。有奇氣。逸氣。雄直之氣。醇茂之氣。沉鬱磅礴。

之氣往復紆迴之氣而提之以清華為貴善讀古人之  
父者自得之其疾徐輕重妙造自然者蓋亦視其所養  
矣

高古之格格之取上者也非場屋所宜然不可不知不知則  
是不善讀古父其他亦不可得也次則有宏廣之格道  
逸之格警鍊之格峭遠之格幽雋之格閑遠蕭洒之  
格雖人各有所近不可不兼能也格雖不同而要之以雅  
健為宗斟酌於古今之宜鎔裁於性情之適故擅有  
象美而無往不合也

父者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泉之待決而通流若花之待  
雨而怒發不流則已流則曲折洄流波撼浪激而不可  
遏也不發則已發則偃仰向背香流豔飛而不容已  
也此機之為也旁羅側孕宛轉闢生行乎不得不行  
止乎不得不止此機之妙也有在心而先轉或點筆而  
更生不可執一所謂指與物化者耶一言括之曰活  
寫真者五官具而無神則不活五官似而神不肖見者終  
不謂真也太原公子風采四映一座盡傾其神勝也作  
父之語言文字亦然神者溢乎語言文字之外者也取

題之神非父自有神者不能工部所謂讀書破萬卷  
下筆如有神是也情與境會興與物俱登山而情滿  
於山觀海而意溢於海或宕往而不收或瀟灑而無際  
觀者歎為絕倫軼羣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也談父者曰  
神致曰神韻曰神采有之為上無之為下品也

問言父而不及辭何與曰辭在其中矣言理言法言氣  
格機神非辭而何古人曰辭不備不可以為父詩書易  
禮春秋經傳皆辭也辭各不同國策史漢以至八家  
辭又不同吾既誦之而味之矣彼之辭即我之辭昌他

求焉若莊若騷若六朝駢體又從而用之亦可云備矣何  
難於為父曰時父之辭願又不同奈何曰吾固言之矣有  
明及本朝諸大家名家皆時父之辭也曰場屋之文願又  
不同奈何曰以吾所言理與法與氣格機神求之其辭必  
矯然異於時俗之所為具眼者必且激賞之不暇臨乎  
時父以求時父則時父必新趨于場屋以求場屋則場屋  
益貴如所慮勢必取已雋之文而摹其句字仿其音響  
其辭或近矣而理法氣格機神全失將能售乎剽竊為  
父數見不鮮資質稍下者遂成塵飯土羹揮去唯恐不



速何辭之有。故為文者不以辭求而辭自工。以辭求之而辭反拙。曰然則墨可不觀乎。曰不觀亦非也。就其佳者要自有其所以然之故。故命之曰中言。如矢之破的也。昔人又曰入殼者括於度之謂也。知正鵠所在而後發而應弦。然其狀於心而注於手。力與巧者前此矣。

問讀書之法若何。曰昔人有言。目過不如口過。口過不如手過。目過謂但觀之。口過謂誦之。手過謂鈔寫而識之也。蓋目遊於目。手遊於口。速則滑。滑則不悟。遲則疑。疑則不識。徒容以盡其詳。此善言讀書者矣。今吾又有一

法。曰口在耳在。蓋過者分言之。故境界各殊。在者合言之。故精神齊到。目在何也。一句一字。以及偏旁反切點畫注解。無不至於目者。口在何也。轉折斷連。抑揚進退。疾徐輕重。隨其語氣而口傳之。耳在何也。傳而耳聽之。以察其合離。辨其同異者也。且以詩書言之。如典謨訓誥。各有立言之體。各有命辭之意。依此法讀之。如見其人而聞其聲也。風雅頌之作。則體交而意又連矣。且音聲與性情相入。長言咏歎。使人低徊流連而不自已。於此法尤宜。再以左氏傳言之。凡若干人。若干事。種種詞語。樣樣神情。得

此讀法皆得而見之。簡牘之間。闕之筆墨之外。前所言古人之辭。皆我之辭者。於此亦可見也。况音能感神。虛且起悟。沉潛之內。幽遠皆通。溫故知新。多有初開卷時思議所不到者。讀書至此。可云真樂。吾是以有此法。謂前人之所未及。

問文法多矣。以懸崖撒手盡之何耶。曰此特言其妙處。在是非以盡文法也。然無論何法。其筆皆當如是。不如是則氣靡格板。機滯神疲。雖合何法。益日此法如何。辨曰。凡懸空徑接。凌虛即轉者是也。夫風水相遭。波

紋疊起。山雲亂出。拳勢措生。豈有能布算其起止窺尋其痕跡者哉。故文之妙無過此者。曰斯可謂金錢示人。前人未經括出何耶。曰能者得之。而不自知不能者失之。而終不悟耳。

凡文之法。曰空舉。曰渾冒。曰正誼。曰旁觀。曰翻新。曰輯補。曰烘托。曰從爬梳。曰展局。曰進步。曰轉闕。曰討源。曰點睛。曰扼要。曰結穴。曰假設。曰推原。曰咏歎。曰形容。曰辭實。擊虛。曰借賓定主。曰無中生有。曰即小見大。曰半面全神。曰棄而不斷。凡筆之法。曰撒。曰宕。曰喝。曰勒。曰行



之冠裳而即可以成臣下千萬人之績舜有天下而安用  
選為也而舜曰吁咈哉為我宅百榘為我典三禮為我  
若上下穆乎雍乎天下且謂我揮絃而理矣而豈知我  
即有注意於盈廷交贊之外者也既已絕地天通矣而  
中間蒼茫錯綜之數不為之釐剔而澄清焉不可也  
其自深宮之聽聞左右之稽考以暨二十二人之班列  
予皆將試德而考言為門則曰予闕目則曰明聰則曰  
予達釐然秩然天下且以我恭己無事矣而豈知我固  
有精在於百辟卿士之中者也既云從欲以治矣而平時

恭差出入之條不為一紀綱而綜數之不忍也其自前代之  
苗裔先哲之能嗣以及十有二州之後彥予咸將試德而致  
言焉然則是選也其在黜陟幽明之日乎曰非也自受終  
父祖以來早實藹然而惻顧矣吾知此選已開其源自父  
明協帝之年早茲然而長思矣吾知此選已儲其具迨乎  
命焉命益命夔命龍之日而乃申之以詔示也亦初不必  
有薦擢而上之文是選也其在四方風動之時乎曰非也  
三十載之待君側也深為天下慮也吾知此選已有成議  
於胸七十年之切予躬也須為天下急也吾知此選已有

定形於目所以開覽即詠歌之後而乃欲大收其極  
濟也亦非必用特命以徵之典於斯時也環視時欽之德  
聽言之列有一人為凜然正笏而起者臯陶是也

元是後仁做出知又徒知內見仁耳必將此根源劇透  
語言方有歸宿至按切中天時勢乃文字肌理而在又  
不得一字泛瑣記。中此即代字訣凡敘事而正首在  
下者皆宜用此法正面無可寫者亦宜之此父前用翻  
中用代後用推原皆以正面無文字也即開示法門不  
少矣。選是知而所以選是仁須看其字、不脫此旨

自爾闕節解矣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富不敵異深有味於詩言矣夫匪富是以繁異是以詩之  
兩言壹似為景公夷齊言者今夫鼎鼎百年榮名為寶  
此不從一日見也亦復不從百年見第仰其何而挾以  
為一日百年者則足矣吾於景公夷齊之事有感焉蓋  
天下特立獨行之士志高而氣清蟬蛻俗塵之外吾知  
其必有異也若夫身都榮貴而自立固則其無所異  
而徒富可知也是二者自事前觀之壹似祇以富不以

異即自事後大概觀之亦似以異而兼以富然而行野之  
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何以稱焉夫人講歌空山抗  
懷今昔播世厲俗之談往往有之究其後厚實者名高  
特行者湮滅據位祿者藉聲聞而垂赫奕贏六之士  
終身蓬戶製脯而身名俱盡故區區仲彼抑此激揚  
風諭之詞大都皆幽而黃憤者所為作也而今景公若此  
伯夷叔齊又若此豈非顯燥者淡無一長寂寞者獨有  
千古非茲詩之謂是耶非耶夫富者自富耳彼原無  
求異之心異者自異耳彼已受當身之困而徒令儒者

感慨激興未情往直筆發昏詆之媿華父脚潛德之光  
揆之當年度亦何補乃由今思之富竟何如異竟何如  
富竟如彼以異竟如此富者至此求異不可得異者至此  
視富誠無庸脚富者予富者不脚異者予異者并不  
料而烟草荒蕪之後脚死者之誰歸日月爭光之餘得  
後人之論定然後平心息氣渙然釋然此際須問諸所  
以之輕重矣為此詩者可與論世矣今日者聲塵寂如  
之輩或者猶祇以無聞桑之青雲顯致之士或者猶但  
以有譽奇之而豈知不以富祇以異古人固有味乎其言

之也嗟乎小雅旅人耳誰為言之孰令聽之而其言上下  
古今深闢學問之意予每讀詩至此輒為之掩卷而茫  
然長思也

上文有馬千駟即富餓首陽即不富即異無稱即不  
以富到今稱即以異拍合景公夷齊即斯之謂本題  
獨有誠字亦祇字其與字可味耳為其與摹唱歎  
之神為誠不以亦祇以敲深遠之意題中字有力文  
外曲有神原評。沉鬱頓挫墨瀟淋漓六一公學史記  
文字如是妙有紫紆蘊藉之致耳一往無際極醜郁

復極無邊令人往復不盡

天油然作雲

機之導也有自即天而已然矣夫雲不作也機誰自導焉  
有所待於天者其視此油然者乎且吾欲有所利於其物  
而吾所持者莫不有勢以導之於先非故欲遲迴焉而動  
人瞻企也其節候有所不可逾其機織有所不可已天人一  
欽曷不仰觀而一鑿之七八月之間早則苗穞矣然而斯  
時也苗羣仰給於天天下念夫苗化育之精能自在無  
形之處而所以育其形者殊動人以生機鼓舞之恩神工

之結聚原諸未發以前而所以輔其發者正。只在人指觸空靈之字。蓋天力有所注。則天機有所寄。而天心有所注。斯天趣有所呈。於是膚寸之雨。八荒之際。始洋洋以上。以終陰陰而四布。一時際際之上。羣相頤而謂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矣。彼造物者。流行不滯。原不必如人世中有先之以暫次之。以詰之勞。然而流行之妙。實自有其節。使鳥一觸石也。緣此而加。彼一出山也。由適而及。遠空濛勃盪之區。天若深樂其秩然也。唯秩然也。故油然也。且覆物者。運量自神。更不必如人意中。有為之四顧。為之躊躇。

踏之想。然而運量之下。正別具一機。織為培。以嗟吸之力。則可假手而寄其權。轉以河嶽之靈。又可乘資而導其勢。施為指注之間。天亦復倍為之殷然也。一殷然也。即油然也。向使其節而可適也。則雲非獨能為天代其責。天亦非必欲借雲以侈其觀。彼愚民觀之而不曉也。不作可也。唯取天之所施。而次第計之。殊不能外此而他舉。而淒淒之歎。乃先樂利而發。唱也。其亦可以知。氣氤氳液者之非多。此布設也。矣。而苟其機而可已也。則雲非有所憑而上於天。天亦無所事而得夫雲。彼造物之意。而不在雲也。作者。

誰也。唯從雲之所結。而渾合思之。始歎為神得而益彰。而容容之態。乃載清化以俱傳也。其亦可以識約。敷蒸。爰者之非無因。而至者矣。借生成於天地。一運動即是全仁。計功化於清宣。一展布尚需大澤。試語下民。天乃雨矣。

油然沛然。固是一氣。疊下然。下雨之上。先著此層。此間。潤合了。然固非泛作一段雲賦者也。况又有孟子論政。教章可例。與禮記山川出雲注。可証乎。但又恐一知此意。輒復喧鬧。可厭耳。父乃穆然大雅。此等題。無寫正面法。只一段。照過題。景下。皆純摹其意。一貼政令。一貼賢人。

後後仍分項。乃無一語泛填。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

約舉王在於王前。必有以勸王也。夫為都則王之為都者。知其五人。則亦王之五人也。故他日見於王而言之。且哲后重股。肱之寄。而至其人數之多寡。何若。亦必時存於心。而不忘。誠以親民。莫若臣。而知臣。莫若君。苟旁觀者。偶為約擬其數。而皆將怵然為動。夫然而君無愧於君。日亦無愧於其君之臣。為孟子之以民語平陸大夫也。首告之曰。子之民。同室其重視民。為己有耳。而大夫以罪自謝矣。獨是孟子遊齊久。所過大邑。類多。

與其大夫相識非一人矣。此皆誰實臣之也。我於其。孟子後以他日見王。夫王或者。擅臨淄之富。顧瞻郟邑。一一記主職之印。計遠近而察。庶書姓名而警。日吾知全齊之大。不下教。十邑衆邑之長。不下教。十人皆王。兩時時心識者。而何勞遠。日之人。苦政恐。王但據海岱之廣。高廟官閣。落落與疆吏不屬。條采猶時。修文道。當庶竟弗問官。聯吾知齊之為邑者。不過數十人。齊之為重邑者。不過數人。曾無一人。歷歷王曾者。而胡不聽。探風之上。聞夫都重地也。為都重任也。實之。以為都者。明乎實有其人也。別之以五人。徒于風之所知也。

而此五人皆係乎。為都皆係乎。王之為都。都是五人。皆以為都重。而為都更以王重也。此他日見王。所以必特言之。必牽連而言之也。夫以齊王之狂於素也。即聯五人於前。而陳以領爵之不易。庸必聽乎。語以王之為都者。安知不以為此。自仰設之。常官語以臣知五人。安知不以為此。自先生之僚友。茫不知屈指百里外之職官。濟陳堂上。竟何故也。而以孟子之主於諫也。度舉五人於口。而迴念閱人之未編。尚恨少耳。舉王之為都者。明乎此事。臣本無聞。舉臣知五人。明乎此事。外臣特未見。試進問。所有先宗社之大。都付之誰。某當何

云也。蓋至誦距心之事。而王亦引罪。知此王之為都。一語動之也。惜乎。其四人者。竟不問。

只將題字箇。咬出汁漿。而上下文一齊都到。若有意。趁下一筆。即本題俱不見。神理矣。詳。此等題若入口。氣則無文字。皆宜斷做。乃能抒寫盡致。破空而出。揮灑淋漓。只為握得脈珠。在前中二段。熟尾結。六內。四比者。作開問章法。絕奇妙。於一氣貫輸也。

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即一鳥之知止。而深有所悅於人。為甚矣。鳥之能止。鳥之能

知也。不可不為為人者。告且萬物之性。人為貴。貴其為人。予貴其人之有知而已。彼萬物之性。非不各具一知。而用之或局於一。所則亦第分人之餘。以棲託於天地之間。而終不得與人。之知並論。以是謂物之不若人也。詩詠黃鳥之止。夫子則詩至此。未嘗不撫卷而歎也。曰。為此詩者。其明於得止之義乎。天下惟得止而後止之境。曾毋論止於理。止於地。而得則同。得有如鳥之所止是也。此鳥得而人亦得者也。天下惟既得止而得後之情。見毋論止在大。止在小。而得則均。得有如鳥之知止是也。此又鳥不自知。而人知之者也。夫以人之靈也。告以人

勝於鳥方且愕然其不屑哉相彼鄭重而擇棲者夫非鳥乎一枝而乍作躊躇欲集而猶多審顧想迴翔諱視之際靜有天倪而傲翮深深寄好音而獨往此亦靜而能安之象矣且以人之智也告以鳥或如人亦且竊訝其弗倫試思彼幽閒而得地者夫非鳥乎不必見色而思遊詎云倦飛而知還想空明澗澗之中深勞曲注而會心隱隱於佳處而未栖此亦處而能得之譬矣鳥無知而有知不觀其知第觀其於止可也但如鳥之知而此中真機已不可勝用矣鳥不言止而得止觀其止而不悟觀其得止而可悟也更不必高言止

而如是曠觀已不復見小矣然而人為高言止也終以人勝於鳥也然而人為鳥之知不足用也終以鳥不人也是等而下之曰人不勝於鳥不可也則是渾而概之曰人真如鳥知尤不可也然則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既已人矣而靈明何用終莫為觀指之歸却伊人矣而去就何安竟無與藏身之固性所和而高容豈合生讓傲禽之哲道岸誰云爰止得不深懇約羽之靈吾願以問天下之為人者吾願以告天下之讀詩者噫嘻予論詩至此其所青望於人者深矣然第可為知者道耳

合上下三句是指點人語若劃作兩截便非本文說鳥能知而人不能知自在言下作文若將人痛斥便失當年語妙要點破人全在上二句喚醒不在下句詆罵也涉尖刻便非又此正應定靜一節須關合吃緊為人之首一涉老莊機緒便非記。看書之法即作文之法開示後學竄為明切而文之一片靜機純是心靈躍露真當得清新兩字至其通篇噴薄之妙妙謂之天下工為文可也

舜亦以命高曰予小子履

虞帝命曰之吾即商王自述之心也夫舜之命高不假他辭即湯之所述得不自已始予此聖人之同也在昔帝嫡巨唐之代首承帝命舜之命古聖人一室語誠每於稱名稱誓之中高震動恪恭之意或用以敷命或用以自述其理一也即後聖何莫不然間嘗論次虞夏以來左右史所記至於先哲王申命之作詳已錫元圭於敷土惟凜穆台德先之辭俾舜王於升辟師亦切未世以台之懼是皆何妨哉是不得不鄭重追惟於枚卜官占之日成允成功之年其命辭為尤難也懋乃德而嘉乃績非以極褒賞之隆矣夫亦猶是宅樞時叙之精心斟酌於慎慙省戒之際其於廟中允執圖一慶

不敢有加君可愛而民可畏正以示仔肩之重自即亦仍此天  
民天祿之至理細剖於人心道心之交其曰精一危微更何  
嘗恭以已見若是乎舜以命禹也亦猶堯以命舜而已  
知後四百年而篤生成湯夫羣后耆師而後宜有戒  
衆之言蓬山和會之時不少述已之詒頌儒者或不樂  
見書聞有脚矣至其後嗣子孫之弗共前訓也迺俾  
聰明時人之后繹躬舊服言足聽聞不得已而于  
誕告也秉鉞而除韋師干邪正首其雍容入門而詔  
婦房左右盡同於吁弗即履樂也減德當時本標

於民言想天乙之圖艱矣也極聞其和息其自謂予小子  
者撫蕪苗之中虞而責無旁貸表正和載以虛衷其  
自謂履者切對越於稱名而質諱當躬聖敬昏歸和  
切實由史官述之云肆台而不云履者集明聽和也人  
高等於哀痛之詔由今曰紀之言小子而必言履者凜  
眸威於早夜更長留惕厲之聲此固自深絕矣以未一  
德相承風聲變武前德數百年脚道治心乎如響斯應  
者也夫以四海承教示知命授受不奕既如彼而聖人  
以身載道其可以對上下答四海者自述自任如此豈

非古先哲玉不得已於斯世而冥冥之中若有使之自言者  
耶觀於立賢無方必本執中信乎聖人之同也

上下結合機法之常然偏窄處要伸縮如意關動處要  
提撥大方斯為無戾雅裁。兩截題也如題各還而渾  
渾浩浩直成一片此真本領非世間言機法者比

王使人職夫子 吾將職良人之所之也

一國中皆用職嗣而齊可知矣夫孟子自無庸職而齊人  
自應有此一關也然而君子於此觀齊風且戰國之時一朝  
野上下心視伺之區也是故談容進不產則君人明目以招厚

祿耀於家則室人側目而視謂予不信人各有心天下皆然惟齊為  
甚也夫君之於臣以正大相見不待言矣朕身交如將无咎也聞  
觀女貞亦可醜也而况吾孟子事君立身絕無不令人見而故欲  
使之微伺而得者彼齊王者乃使人關之吾不知其視孟子之在  
私與在朝何如也吾不知其視孟子自知之心與其關孟子何如  
何如也而微曰吾將關孟子之所異也嗟乎彼昏不知亦復何  
勞察燭具曰予聖壺似獨極深心天下之不宜關而關者固  
如是哉乃若所宜關者則亦有之齊之中有妻妾而居室者  
出必饜酒而入必稱富貴日誇於妻妾之前而一旦見疑於



妻妾之口其疑之奈何則曰將爛良人之所之云吾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而况床第之側豈有不能喻者而其妻乃遲疑若此夫其上以不令人知度人而其下遂真有不令人知之事齊之降也流俗壞敗爭以詐加相傾未有不側視而相遇者齊人困於醉飽之態不測不復道吾獨惜齊國相窺相伺之風浸灌流溢而遂至閨門之內亦用之也化道之不成其誰之咎與雖然齊婦則猶為有心人也士也周極二三其德非按此術也以往國不足以發其伏匿而齊王以千乘之主負養賢之名而用此婦之術豈不出齊人衷下於為我謝諸子曰孟

子國不敬居先師然王幸勿以齊人見目也

只為齊風作慨歎而情景自得詳○以我取題襟神湊泊自然天成此種文字要只是服古功深適然而得若如世所講兩截題法夢想不能到此境界矣○右草溪先生文七篇錄以終此卷先生情性人也故其文皆本性情流露而學問法度體格神韻悉具焉學者宜別有會心如飲食之知味則得矣戊申三月病愈識此八十五歲老人不自暇逸若是是即所以教也石樵

恩錄錄續補

戊申余年八十五矣自上年病後精神益減覆閱所論述各種已無未備將自今以往不復更從事筆硯但未能悉指姑留續補一冊以備或有欲記之事欲書之語則存之於是庶免遺忘云爾八月十九日石樵老人書於遂初草廬

恩錄錄續補

孫翻稽查左翼宗學謝摺 八月十七日

竊臣詞曹供職史館備負恒懷蚤夜之慚未奏

消塵之效茲以育才

天室養器宗潢

宗潢簡編允藉夫師首稽覈尤關乎時敘豈期邪

迺特典

選掄既叨

任使之榮彌切迂昧之懼 臣惟有矢勤考業殫慮達

材闡

諭誠於重申課就將而屢省庶俾瓜絲叔衍益昭雲

漢之華夏校虞庠昏協雖麟之美倪盍 臣職

仰副

聖懷

稽查宗學典直

尚書房一類親疎遠近輕重大小不同耳前受田入

書房時余與俱有謝摺稿已失去近復檢得錄存

於此 書房是校稽查宗學但偶誤而已

竊臣叨隨

廷列涇沐

聖慈傳家荷三世之榮教子之一經之訓 臣子受田達

心寡學樛質非材既忝晉於

官坊遂特連夫

帝簡載聆

綸綍倍切屏營伏念親師齒胄自前代而為昭正學

養蒙在

天家為尤重 臣守官翰苑雖職在於父辭親管書

林僅粗知夫章句豈期庸鈍更被

選掄方雷聞

命若驚益且捫衷滋懼 臣惟有策勵 臣子斯宵矢慎

蚤暮加勤冰兢自凜深思

聖言端正之褒蟻懼恒殫勉奏古訓就時之效

先是余蒙

召見

上諭以汝子人品端正之語故以入摺 受田字直旁時接寫

受田摺 時已歷庶子

竊臣秩晉

宮坊負仍史職教報酬之效未有一分沐

養育之恩至叨三世叩消埃而滋愧問夙夜以難安茲

復仰荷

綵綸隆斯

任使不棄庸愚於一介俾之保直於

三天

丹地深嚴遽許肅裝而進

玉階密邇還當待漏以趨念臣學鮮淹通識多

禱昧五經章句曾妙安之未聞三篋久辭憶道

忘而已踴膺茲

綸和簡猶甚傍徨且惟有仰凜

鴻謨俯勤職術雙經復史以傳約而為期寸晷分陰

課就將而不懈庶竭忱悃仰荅

生成

適見卓相國前陞宗丞謝摺稿并附於此相

國哲嗣霍漢太史出孫翻本房有此因緣故連

錄及云

竊臣性秉凡庸

澤露優渥自登三品甫閱半年一奉使於塞垣再

遷階於禮寺迴憶服官而後曾之消埃史因

晉秩以來備蒙

雨露愧叢夙夜懼凜冰淵乃拜

恩逢

御殿之期俾率職隸

宗藩之署欽承

綸綍祇念班駉附鳳毛麟角之榮瞻玉

玉牒琪圖之瑞何期隼選下逮微材且惟有倍矢

慎勤益加惕厲仰時雍之

盛治睦九族以及羣黎竭日替之恩衷矢一誠以酬

大造

宗承是宗人府官無專職掌但僉書畫諾而已

文案皆清書又事極簡到署惟陪堂閣坐蓋

間曹也

余上年蒙

恩賜教忠篤慶扁額大司農祁公製詩致賀今錄於

此

道光二十有七年正月兵部尚書何公以母壽

九十五世同堂具奏錫賚有加於是

上命樞臣傳詢中外大臣有老親年屆八十以上者悉

列以聞時則協辦大學士陳公母壽九十都統

祿公浙江巡撫梁公母壽均八十以上咸拜 恩

賜惟我同年工部尚書濱州杜公躬侍庭訓

道秉義方我

年伯光祿大夫石樵先生以侍郎致任今年八

十有四兩朝耆舊三世清華特荷

褒嘉式于有位美哉維古所稱香山治社諸賢遜

斯榮遇豈特魯侯燕喜令詩人作頌而已寓

藻年家末學幸與稱觴不揣固陋撰詩一篇

敬釋

御書教忠篤慶之首用述養福致壽之徵以引以異有

繇來也其詞曰

蕩蕩壽宇穰穰福祉五遊告備百昌咸理惟

聖母壽壽我

天子惟

天子壽爰及卿士番番黃髮欣欣壽母 德施既普

錫類孔厚爰咨司空夙夜祇敬父教之忠

帝篤其慶其教維何明道正誼東序授學正御贊治

克承厥家不解于位其教維何詒厥孫謀蜚聲

騰實競爽交脩何以篤之俾壽而康仲春初吉

載錫之光何以壽之俾熾而昌元日令辰載弄

之璋福以壽增壽由福致積為家慶蔚為世瑞

煌煌

御書光被世間良玉交綺溫如爛如光祿拜前尚書拜

後宮庶太史扶掖左右三世一堂輝映組綬闡城

溢郭道路誰詳命曰感哉忠孝之家

天子曰俞求忠於孝臣拜稽首臣父之教臣父戴

恩率予暨孫祝

天子壽祝

聖母壽億萬萬春壽筵肆設同廷拊舞銘鐘勒鼎徵今

稽古清風作誦以儆吉甫

元日弄璋蓋是哉元旦子時次重孫生也因取乳

名曰瑞齡又余居八旬時廖鈺夫少空贈聯云三世詞臣經世學兩朝耆宿杖朝年凡余述非此蓋皆得福而懼性習然也近有荅友書云迨老之年叨竊異教匪敢務為榮過庶以勵其小心未書秀才槩範名教風流示我厚矣曷敢不勉蘊天真而涵太素非日能之固願學焉併識於此以示後人亦可以知衛武公夙興夜寐溫恭朝夕徒未學問真傳不外乎此老而彌篤其庶幾乎武公之事歌於風列於大小雅於雅觀

其學於風觀其德惟其所自言德則被於民而民言之極盡其形容入黎元之寤寐愈久而不能忘也謂之睿聖誰曰不然今學者動稱風雅豈知風雅之為聖學也哉簡考之碩人考槃之賢者令人所託以輕世肆志者也僅可以比於風而不可以登於雅然已非綠竹有斐之比矣又況其下焉者乎曾子傳大學獨取淇陽子思傳中庸并取抑戒即謂聖門言詩之旨可也

在朝鉅公多贈壽聯年家故舊每製屏帳大

半祀報之詞繁夥不暇悉記擬令孫輩鈔錄存笥而今茲未能當俟它日或云當之不有地乎余曰是何待言如惠郎聯云海內名儒社武庫朝端雅望魯靈光此豈余所敢任弟以馬齒加長勉之勵之不惜罷以餘論假以光榮莫克副

聖朝曠典耳他人見者以為讚頌余則讀之以為規金錫圭璧之詞武公豈不聞乎倘藉頌禱之善以獎首人萬一是諸公不我遐棄尤余之所大幸

也

家傳藏本書後識者解蹊徑在墨中已為千思不到明季時矣不如此則不能操勝故風格中苦心經營必求絕人而後已今則不必然也然雖鉤奇索異而其為法則灼然可知是場屋之雅裁非蓬牖之豪翰也學者尋其法識其意而不必求其似斯得之矣大抵文字以正大為宗而行以渾灑之氣披公謂制舉文字須氣象峰嶸是也蓬蓬勃刺勃若將合萬象而混太虛而後融經史之菁華極心

和之趨如其文一出則無不驚賞絕歎者矣然其法不可易也。以有司繩尺謂之墨。非獨以糊名易書而然也。法者規矩中有巧焉。石畫龕論文言之詳矣。

或曰自宋以有司繩尺不足以衡才相士子獨以為法不可易何也。曰吾為場屋言之也。且所謂有司繩尺亦非有司自以私意造模範以束天下也。言有體要有倫脊在朝廷自不同。蒿萊自有科目以來。便有此格度約天下之心。思化斯人之才力。雖豪傑不能執乎。其外况制義代聖賢立言。尤非榮論。

詞賦之比前明至今數百年。魁士名臣皆出其中。曷嘗不能得人。今觀其場屋之作。更無異轍。亦可知矣。開門造車出門合轍。斯之謂與。然同一規矩。而有工拙之異。新舊之殊。則所稟之才。所受之學。與夫心思筆力。機神與會之不同。則存乎其人。焉有志之士。亦知所自勵矣。石畫龕之論。夫亦括至尺而度金錢也。從前曾有場屋文字演成一定腔板。幾於千手雷同。故有熟爛墨卷之譏。後來漸次改革。今已六十餘年矣。以大家為法。經傳為根。祇

子史為波瀾。一洗帖括之陋。而後場屋之文始有真面目。故余所謂場屋者。特言其合于對揚之體。而非優益衣冠之謂也。石畫龕論文特詳於讀書者以此。

### 浙江試牘序

辛巳冬 考奉

命督浙學。次年夏。科試竣。其秋蒙

恩留任。越今年三月。歲試一週。於通省士子誦習好尚。所造之淺深。畧盡其槩。爰裒集前列之文。更加別擇。

蓋以科試七郡。觀風四郡之卷。得如千首。付之梓。而浙山川靈秀。甲天下。魁士名臣。接踵代起。問學之士。家有師承。又生際鄧隆。得以舒長暇日。專意討論。故其所作。形有先正之風。夫習久。則移。移久。則融。何者。人情斂時。而趨新。惜力而走捷。初未甚速。輾轉遷流。則為父失其本。未并讀書。亦迷於所向矣。考恭聆聖訓。以正士習。為要。竊惟正士習。先正其文字。果能根柢貫穿。諸史。於詞章。豈徒穢華。根柢之為乎。

國家人材。養於學校。固將任之以官。試之以事。非本諸

經以明其體。泰之史以達其用。則何以備。使仰副  
求賢之典。耶。刻既成。撮其大旨。書之。間端誠願。鼓篋之  
士。知其所以能。而勉其所未至。道德經滿。豈不在青  
燈。白屋。揚昏警旦之問。願立志。何如耳。獨文字也  
予。我。道光四年八月。督學使者杜瑞書於杭州使  
院。

明年科試復週。佳父如許。不及再刻。至今為惜。

### 晴芬制義序

制義之興。原於注疏。肇始於經之有傳。將以闡往聖之微  
意。衷百家之異同。學校以之育才。朝廷以之選俊。自明迄  
今。五百年矣。服習誦說。莫之能易。而理學大儒。經濟名  
臣。類出其中。則以其析理精。而含義遠也。世俗不親先  
正之作。苟趨時好。至乃名之為藝。而其體日卑。識者病  
之。以為非父之憂。乃學之患也。苟無父。何有學。苟無學  
何有士。竊嘗論之。自有制義以來。時移代遷。受者屢矣。知  
願屢矣。而有不交者。存夫勝而不可收者才也。動而不可  
執者思也。筌得魚。蹄得兔。魚兔得則筌蹄可棄。視所  
以為方規。所以為負。神明於規矩。則方負可以目成也。今

辨為父者。方且置筌蹄不用。倘規矩而改錯。吾慮其支離  
曼衍。而莫知所底也。吾友晴芬先生。家世傳經。學有本  
原。既擬魏科。躋顯仕。海內望之。若朝陽之有鳴鳳。願自  
視欽然。夙夜在公。退食則手一編。尊。為他無所真於懷  
抱。其意量深矣。余既居相近。不時晤。問出所為制義。示  
余。曰。少時殫力於此。積有歲年。通籍後。乃復散失。今披  
篋得存者若干篇。不自審定。輒以委子。余受而讀之。則余  
所謂忘筌與蹄。而神明於規矩者。犁然咸在於目。義必  
精洽。語必典覈。格法一本先民。而不拘。以求其合。非其  
深造而自得。克若是。與抑。余猶有進焉。夫才之黜。飾思之  
經緯。可以手追也。容逸之神。幽遠之致。不可以詞逮也。是  
則得之於天。蓋亦視其所養矣。請其父。如見其人。何間然  
哉。既以復吾友。遂書以為之序。道光己丑三月。

晴芬稿序。蓋余遷京後。所作余自辛酉榜下始相識  
得見其父稿。則自是始。晴芬旋以少司農告歸。歸三  
載。遂致今錄。此尤不勝今昔之感云。  
右兩序。徒門人收來。補寓於此。其他失稿。仍俟之。得則  
收不得則已。

辰沅永靖兵備道張公墓誌銘

湖南觀察怡卷張公。致仕十有六年。道光辛丑四月二十  
六日卒於里第。明年其孤謀定。以公行狀來乞銘。  
公余之外兄。又同年貢京師。世聯姻戚。少相知。長相敬。  
老益相親。如余者其可辭耶。抑古之人契合之深。則相  
謂曰。後死當誌其墓。余之適為後死也。叙述平生。亦以  
抒余之哀也。謹按狀公諱映蛟。字得兩。怡卷其縣也。先  
自遷安徙海豐定居。五傳思桂。起家孝廉。華昌。歿。祀名  
宦。其子克家。恩貢生。鄉誼父敬。長子元慶。順治辛卯鄉

舉。是為公高祖。曾祖繼諸生。祖可舉。康熙戊子解元。歷  
知衡水縣。葉縣。考諱健。乾隆癸酉拔貢生。令安徽合肥。  
妣李夫人。武定相國文襄公曾孫女。自考以上三世。皆以  
覃恩贈榮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民弟四。長映奎。宜  
章。知縣。以映斗。乾隆丁酉舉人。泉州通判。次映漢。甲辰  
進士。湖廣總督倉場侍郎。壽即公也。幼凝重。不苟言  
笑。里中長者目之曰大人。十餘歲能懸腕作大字。始  
為父有奇氣。蓋篤於學。邑罕夜出。聞誦聲。徹牆外。  
曰是必有興者。朝乾隆己酉。膺拔萃第一。藉甚膠

序。有日矣。甲寅舉京兆。嘉慶辛酉為諸城教諭。問  
字者趾錯於門。邑人士樂從之游。薰其德。油油然不  
自知也。六年大吏薦舉縣令。需次門里。再上公車。卒  
不售。因援例以同知發湖南。督軍汪公見而器之。公  
因上治要。汪公曰。古循良吏也。庚午署浦市。地通黔丹。  
樺材貨所輻。公治以簡靜。而獎進儒雅。其去也。士民  
嗷嗷不能已。辛未署岳州。勤求民隱。日率尊不逞。暇  
處。發囚。署永州。值校士自掖閱定甲乙。後學使所錄前  
列悉符。江華會匪踞險。與親督縣令入其巢。擒治之。

大府以為能。屬鞫長沙積案。手結者數百起。悉得其平。  
辰州沅陵界山奸民私窰金。徒眾繁夥。兵後莫敢近。  
公往勘。先出示諭。比至而礦匪散匿於近村。搜得其魁  
數人。拘船中。遂半途。其眾來追。諸役曰疾走。公叱曰。  
是即走耶。令迫岸。自出坐船頭。曰洶洶者欲何為。  
我來治爾。爾乃欲死之耶。眾投械跪。公警以禍福。皆  
曰。知公神明。誠信誓不敢復犯。法羅拜去。於是實其  
礦。設卡守焉。乙亥署澧州。差繁多訟。公常坐堂皇。使  
民自陳委曲。而徐為剖析。而誠諭之。獄有不決。或聽



至夜如事未及者皆前備防禁勝故廟其堂曰豫堂  
勤勤三年而濫大治成寅補乾州廳尋補永綏苗蠶  
而民點每因盤剝生爰乃嚴客氏入苗寨之禁由是苗  
民樂業會筠園公總督兩湖迴避點者道光元年仍  
調遷再補古文坪同知壬午辰永道開督撫合辭請  
升  
上特旨命馬道駐鎮算故有屯田練勇積久虧闕公則  
慎度支勤操防明賞罰三年倉儲皆滿標兵成勁旅  
矣修

萬壽宮令節朝賀即苗寨義館延師勸學於是民苗  
益識尊親之義蓋公為政一以誠溢之故所至隨化若  
是六年秩滿入

親以原品致仕時公年近七十長次兩兄前逝惟筠園  
公左降居都門乃約先後歸里朝夕過從言笑靡  
聞天倫樂事近世士大夫不多有也城北有漢聖其  
下村人志種桃公買田植樹間以榆柳構葺屋壘半  
謂之桃塢自春徂秋携子若孫讀書其中每飯後  
意行度阡陌適田叟款話桑麻殆如羲黃上人又

歲時與里中親鄰為粉榆之會率年八十內外鄉人  
號稱之公既引年居多暇日則採先世遺集及筠園公  
著述校訂序跋以遺後人公邃於古所為文類班班高  
簡而韻有餘尤善書八十猶摹元常作小楷入神天  
全養謚致福綿綿所自未也家從工代積累悠遠以  
文學德行聞世者接踵輩起公之為舊族大家於式也  
孝弟忠信身於鄉達於國既饒人士思之謚曰文靖先  
生其亦克稱其生平而無憾者矣公之卒距生於乾隆  
二十三年六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四配潘恭人樂陵貢生

濟南司訓恩台公女儉勤懿恭相公內政者五十年道光  
丙戌卒年七十有二子三長泉嘉慶癸酉拔貢生廣東  
龍門知縣次求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辛卯副榜候  
選兵馬司正指揮次洞郡廩生女一撫女一俱適德州  
盧氏孫男四衍壽庚子副榜衍重丁酉拔貢生己  
亥順天舉人辛丑恩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行度增  
生衍熙庠生孫女七曾孫四曾孫女三其孤十以道光二  
十三年四月初九日奉公之柩督潘恭人攜合葬於月  
角塘祖塋之次銘曰

公猶子國政原其在  
前未留行里始校  
前粉討也

洪洪海邦鍾是名德忠敬孝慈于家于國克篤前  
緒貽厥後昆執猗歟壽考儀式間門景行行止今也  
則亡即于幽宮孔固而臧松芳椒芳為廊為廡南山  
峨峨恣我終古

先曾祖母張太夫人公之曾祖姑也守志撫孤旌表節  
孝先祖上思公得以進士成名為良司牧以紹先緒大參  
公之業賴以不墜公于求即先兄榜園之楮孫衍重即  
外孫也吾家策名翰苑自余始公家亦自行重始豈非  
敦厚家風積而必茲書詩之華流而通暢者與余為

公誌墓不獨葬輝惻怛亦願公家子孫守先澤於勿替  
也海濱風俗尚為近古吾兩家先世出任皆有規範不愧  
清白未染世俗典其地而故事蹟可為後法書之志傳畧無  
諛詞非尋常耐應泛取適觀者比也。為示父法故  
著批點若刊刻則去之父法者史傳法也

久親之父或敘事或言情大抵皆詞章之類與誌傳  
不同至晚聯古人所無要皆詩詞之變耳余嘗覽吳榜  
齋太史同年云我家難忘是剪燭論心不覺疊傳  
宵鼓君今何處每簪屢迴首祇疑暫隔蓬山又晚

陳荔峯侍郎同年云結綬自英年想馳驅皇路意  
氣如雲每當今兩相進坐我樓頭真百尺懸車同晚  
歲擬浩蕩春華逸遊仿浩豈料古風寂寞懷君  
壘畔忽千秋蓋吳是少年新相知方同館辦書陳

則生平好客每同文燕晚年與予先後致仕每欲為  
治社之游故各就情事言之聯語字數無多只須寓  
當時神理耳又史荔園中丞頻出次孫翻其楮也作  
軍六相聯云丹墀抽書三十年日月光華尚倚歎  
輝簡冊素輿挽轡六百里風烟慘淡還將涕淚洒山

邱孟翹方以翰林脩國史中丞當入大臣傳三十年則控  
括應科道藩臬至撫軍散應中外言之次聯則子婿  
當與執紼而以官守不克身親僅遙將涕淚臨穴也一  
時情事該括大意同是此法餘記憶不全不復及  
少陵律詩再鈔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  
韻 鄭官秘書少監時請江陵李留以備  
歸林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  
絕塞鳥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  
鳴開匣草書滿繁如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蕭筋力衰

等閒菁華歲月遠。登臨多物色。陶谷詩。為峽東。沿江起  
巖。排石樹。石樹。圓拂雲。靈楚氣。朝海賦。吳天。爽并為盤速。  
燒舍。楚俗燒舍。度地。倘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灘瀾雙  
雙舞。猶猿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  
寒花亦可憐。獵人吹火。野店引山泉。與起。搔頭急。扶行裝。  
復穿。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  
瓜時猶旅寓。萍泛苦黃緣。樂餌虛狼籍。秋風漉靜使。開襟  
驅瘴癘。明目掃雲烟。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哀筇傷老  
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教友轉。滿

座涕滂。渡。原注都督和中丞是開。市影。夔州。醉。迴腸。杜曲。前。即今  
龍殿水。莫帶犬戎。疆。原注西京龍殿門范馬。臥買扶王室。蕭曹拱  
御筵。秉威滅蜂。蠶。毅。力。勁。鷹。鷂。落。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  
國。須。行。討。伐。人。憶。止。戈。鉞。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豎  
李。點。首。遂。拘。繫。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繩。業。成。陳。始。玉。兆  
喜。出。于。吹。謂代宗。宮。禁。絃。絢。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  
鴻。雁。美。周。宣。創。曉。中。典。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敷。道。里。下  
宰。千。原注都督在江。鄭。李。先。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  
宋。欲。辨。翎。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風。派。俱。善。價。愜。當。父。志

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馬。雖。云。渴。禮。數。不。敢。陸。周。旋。高。視  
收。人。表。虛。心。味。道。元。馬。未。肯。汗。血。鶴。唳。必。青。田。羽。蒸。商。山。起  
蓬。萊。漢。閭。連。管。宣。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江縣有山。東。郡。時  
題。辭。東。郡。在。南。湖。日。扣。莊。湖。亭。遠。遊。凌。絕。境。佳。句。染。華。臉。  
每。欲。孤。飛。去。徒。為。百。慮。牽。生。涯。已。累。落。國。步。尚。遲。逾。金。桃  
成。蕪。沒。池。塘。作。棄。柳。原注多病。無。道。性。別。離。憂。恨。伏。臘。涕。池。露  
菊。班。豐。錦。秋。菲。影。潮。湮。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行。富。貴。空  
迴。喧。爭。蠟。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  
疎。曉。晚。蟬。雁。盡。蒙。記。憶。烹。鱸。問。沉。綿。卜。美。君。平。杖。偷。存

子。敬。禮。囊。履。犯。釧。釧。米。盡。折。花。鈿。甘。子。陰。涼。夜。茅。齋。八。九。椽  
陣。圍。沙。北。岸。市。登。樓。西。嶺。原注峽人日市。羅。紉。心。常。柳。樓  
連。病。即。痊。紫。收。岷。嶺。芽。白。種。陸。池。蓮。色。好。梨。勝。種。樣。多  
粟。過。奉。勅。厨。唯。玉。一。味。求。飽。或。三。鱸。兒。去。看。魚。筍。人。未。坐  
馬。鞦。鞞。柴。門。窄。窄。通。竹。溜。消。消。整。拔。公。畦。被。原注京師農  
多。云。幾。枝。村。依。野。廟。擲。鐵。籬。將。林。拒。倒。石。箱。藤。纏。借。問。烟  
朝。謁。何。如。穩。畫。眠。誰。云。行。不。速。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濕  
替。香。粉。著。柳。紫。禽。無。近。遠。黃。雀。任。翻。翻。因。學。遠。從。花。明  
公。各。勉。梅。鼓。華。夫。宸。極。早。晚。到。星。躔。經。諫。留。巨。鼎。諸。儒

引服虔。不過輪鯁直。會是正箇顛。宵肝憂虞軫。茶无疾苦

駢。雲臺終日晝。青簡為誰編。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

由未具飛。暫擬控鳴。身許雙拳寺。鄭州雙拳山有東山寺。曾與曾林寺。復亦有雙拳門求七祖碑。碑內南能北秀。今為二宗。弟子各立其師。為六祖。北宗道

客赴燕。原注李宗親。有燕昭之美。途。中非既。籍。查。上似。張。審。披。豁。雲。宣。在。海

留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怪莫飛。他日辭神。如傷春。杜

鵬。淡交隨聚散。澤國繞迴旋。本自依迦禁。天竺二十何曾藉佳

佳能飛行。返馬。驪。峯。生。轉。盼。橋。升。尚。高。塞。東。走。窮。歸。鶴。南。征

盡此為。晚間多妙教。卒踐塞前。願凱丹。青列。頭陀。院。錫

衆香深。黠。十地。爾。竿。竿。勇。極。為。心。極。清。羸。任。體。辱。金。篋

空刮眼。鏡象未離銜。

轉。折。承。接。脫。卸。種。種。妙。處。至。大。家。鴻。裁。鉅。製。尤。不。能。會

卒。領。畧。如。少。凌。曠。古。軼。才。出。神。入。化。不。可。端。倪。後。人。學。之

固。難。請。之。亦。不。易。非。鉅。眼。細。心。則。對。春。如。聾。替。何。足。與。

音之奏五色之章。况其龍騰而虎躍。驚風雨而泣鬼神者

耶。余嘗謂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二

句。頗似自狀其詩。故余讀公全集。皆以此意觀之。而風

雨紛飛。魚龍百沒。悉在其中矣。李杜同時。並駕冠

絕千古。至述情指事。隨手之友。百緒千頭。層出叠見

未從天外飛。赴毫端。恐太白猶當避公三舍。太白

如仙人。如羽士。下視塵寰。不足當其一眴。少陵則種。人

情殷殷。物理羅列。燦然出以沉鬱之思。達以頓挫之筆

其忠孝根於性。而義烈動於天。與三百篇相表裡。以

聖教本旨。而論則少陵其正則太白其別。派矣。真西山文

章。正宗於詩。獨取少陵。斯其指也。少陵此等詩。作

看似端緒。迷離詳繹。則珠聯繩貫。特其陰陽向背

轉折無痕。神化不覺。且昔人云。讀書千徧。其義自

見。真妙訣也。今人心粗氣躁。奈何與讀古人製作

乃有未涉藩籬。便加臧否。非誕耶。第一段。變府詠

懷四字。批冒起。第二段。寫變府山川物色。第三段。幕

府情事。俯仰感衰之感。第四段。頌美中興。第五段。由

中興而美二子。以側聽二句為關鍵。第六段。起二句

又為下半篇關鍵生涯以下則所謂徒為百慮牽也  
 第七八九段則每欲孤飛去而終不去之故一面勉勵  
 二子一面自言現前心跡也此三段詞意隱現轉折尤  
 多非好學深思不能理會始於絕迹無行地矣通篇  
 句段如此而每段各包章法句法字法千友萬化移步  
 換形聚千古詞人不能窮其才之所至我今但詳此一篇  
 而所以開示後人者無遺蘊矣凡此皆中箱中語欲以  
 教兒孫非敢謂區區知解足罄天下後世也。或突兀  
 而起或遙遙而至或疎宕以明節或駢聯而極致寒暑  
 爰於古唐古陰晴移於豪豬梳下則吾論文所謂懸崖撒手  
 所謂潛氣內轉者妙處皆在於此矣而就一法之中又有  
 劃斷連屬穿插過渡仰承俯承旁映迴照層累環生  
 各種之妙不知是心思是筆力也殆化工在握有莫知  
 其然而然者作者亦不自覺耶吁可怪也五言長排於  
 斯觀止元白諸作亦不復鈔他日另談。開闔順逆對待  
 流行隔峯嶺而遙通越江河而徑度點筆即繞雲  
 烟落紙便凌風雨始也不知其所自來終也不知其所  
 從往使讀者欣然以喜忽愀然而悲勃然以興又慨

然而歎古今未無此奇文天地間無此樂事少陵一人而已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

昔承推獎兮愧匪托。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容職陪揚  
 鑣。隨日歎折檻。出雲臺。罪戾寬。櫛沐干戈塞。未開星霜  
 元鳥發。身世白駒催。伏枕因起忽。高舟任往來。九鑄已  
 火。三鰲楚祠雷。望帝傳應寤。昭王問不迴。蛟螭深作  
 蛟。豺虎亂雄猜。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哉。琴鳥曲。怨憤庭  
 鶴舞。摧頽水漫。湘竹陰風過。嶺梅苦。搖求食。尾常曝  
 報恩肥。結舌防。洪。極。勝。有。福。胎。蒼。茫。步。兵。災。展。轉。仲。宣。象  
 飢。藉。家。家。米。愁。徵。處。庫。孟。休。為。貧。士。歎。任。受。衆。人。咥。得。喪  
 初。難。識。榮。枯。剗。易。該。差。池。分。組。覓。合。豈。起。蒿。萊。不。必。伊。周  
 地。皆。登。辰。宋。才。漢。廷。和。異。域。晉。史。折。中。白。霸。業。尋。常。體。忠  
 臣。志。諱。天。韋。公。紛。戮。力。聖。慮。宵。衷。回。教。見。銘。鐘。鼎。真。宜。法  
 斗。魁。願。聞。鋒。鎬。鏑。莫。使。棟。梁。摧。碧。石。挂。多。箭。山。門。較。少。推  
 妻。旅。資。糲。糲。祀。烟。但。悵。悵。赤。雀。翻。然。生。黃。龍。詎。假。媒。賢。非  
 夢。傳。野。忽。羈。繫。解。任。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  
 太此篇語意大抵述因致房館被點之事自叙去朝廷

通江湖蹤跡並處江湖憂朝廷心事而結四句即應  
起二句言不足當傳野之夢自當如鑿空之類也大  
意了然而無限曲折流露行間莫非忠愛中言吐着  
和親乃尋常之事而忠臣違天則所關甚大鋒鏑之鏘  
正見垂旒棟梁之推寶傷祝詞意甚顯不待發  
釋特其若淫若玩燥心人未能驟領耳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典荆北師不才名位晚故恨省郎遲  
聖峻峒日端居滯瀕時洋流仍汲引樗散尚思慈遂阻

雲。墓。宿。常。悵。濕。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頌。遠。其。祗。被。林  
泉。滯。生。逢。酒。賦。欺。郭陽為父困終寂寞漢閣自憐病  
隔。君。在。議。懸。紆。德。澤。和。揚。鑿。鷲。主。辱。拔。劍。據。年。衰。杜  
緩。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瀟。亂。交。蹄。四。瀆  
樓。船。汎。中。原。鼓。角。悲。賊。據。連。白。程。戰。瓦。落。丹。雘。先。帝。嚴  
靈。寢。宗。臣。切。受。遺。郭子儀受遺詔但。山。猶。突。騎。遶。海。鏡。張  
旗。田。父。嗟。膠。漆。用以行人避蒺藜縱。戎。存。大。體。降。將。飾  
卑。詔。楚。貢。何。年。絕。免。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冠。一。望。卷  
西。夷。謂世史錄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騎農罷

講。殿。開。書。帷。廟。真。高。難。測。天。憂。實。在。茲。亦。容。真。潦。倒  
若。效。莫。支。持。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非。均。賦。飲  
不。似。問。創。痍。萬。里。煩。供。給。孤。城。軍。怨。思。綠。林。宣。小。惠  
雲。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蘇雄能察盜  
見。列。議。堂。猶。集。鳳。正。觀。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  
競。錐。蕭。車。安。不。定。漢使蕭育乘三公蜀。使。下。何。之。釣。湘。跡  
墳。籍。耕。崖。逢。奕。碁。地。蒸。餘。破。府。冬。煖。更。織。綿。秋。構。知  
登。楚。王梁上及詩於虎方強楚又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越  
藻。繪。憶。遊。離。康琳書遊離吳者學藻繪之采膏。月。延。秋。桂。傾

陽。逐。露。英。大。庭。終。反。樸。京。觀。且。僵。尸。高。枕。塵。眠。畫。象。歌。欲  
和。誰。南。宮。載。熟。業。凡。百。憶。交。見左傳言戰未

首段自叙次段新主即作大盜未息反若偃武備文廟  
算莫測而天憂實有在也其時戰伐不休賦敘嚴急  
恐盜賊更起而憂轉大矣故下段戒使者以撫字為  
安而催科為緩未段又以武功為戒介功好戰則賦  
做愈不得寬而禍患愈不可已此少陵揣時度勢之  
言而當時以為不切事情者也高枕虛眠象歌無和  
上且悲矣終以戒戰則所懷之不能已也亦若潦倒二

語蓋言諸臣若不能深思長慮仰承廟算則不必勉  
強支吾致候大計下接使者云：其意自明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

書景仙頌德叙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南征為客久。西侯別君初。載滿歸息為秋未把雁書  
荆門留雅化。姜被就離居。聞道和親入吐蕃。景仙出使垂名報  
國餘。連枝不日竝。八座幾時除。往者胡星孛。恭惟漢網  
疎。風塵相涸涸。天地一邱墟。殷瓦鴛鴦圯。宮簾翡翠虛。  
鉤陳權傲道。檣杵柳也見失儲胥。文物陪巡狩。親賢病拮

楮公時呵銀獅首唱却鯨魚勢。惟宗蕭相材非一范曄原注諸

屍填太行道。血走浚儀渠。滄口師仍會。函關憤已積。紫微

臨大角。皇極正。乘輿從頓岷。冤殊私再直。盧原注公執

刑羽林前後。宣惟高衛霍。曾是接應徐。降集翻翔鳳。追攀

絕眾粗。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鑿激勞懃鏡。荒蕪已荷

鋤。向來披述作原注石首海見。重此憶吹噓。白髮甘凋喪。青雲

亦未舒。經綸功不朽。跋涉能何如。謂項。應訝耽湖橘。常餐

占野蔬。十年嬰樂餽。萬里狎根榆。柳子淹投閣。鄒生惜

曳裾。但驚飛燭耀。不記改蟾蜍。烟雨封巫峽。江淮畧孟諸

涉池難險。固遠海高。填淤努力。輸肝。騰休頌獨起子。

首段辭滿送別下三段頌德叙懷結以戰力王室美前績  
而勳後節正是自陳所懷不在文字之吹噓而在經綸之  
濟世也辭情雙美最宜詳玩。似翰札一通懇款周至  
令讀者神移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軒轅休製律。禹舜罷彈琴。尚銘雄鳴管。猶傷半死心。  
四句言。聖賢名古遠。羈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  
見參。如聞馬駸笛。若倚仲宣襟。故國悲寒望。羣雲慘歲

陰。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岑。蕪時冬失瘴。潦雨滯淫

鼓。迎非祭鬼。彈落似鴉禽。興盡終無悶。愁來遽不禁。生涯

相汨沒。時物每蕭森。疑感尊中粇。淹留冠上簪。羣鷺驚

親帝。投關為劉勣。狂走終真適。微才謝所鈞。吾安慕不襟

汝。貴玉為琛。烏几重。縛。鶴衣寸。鍼。象。傷。同。庚。信。述。作。異

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叨。陪。錦。帳。塵。久。放。白。頭。吟。反

樸。時。難。過。忘。機。陸。易。沉。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

歸。恨。源。花。費。獨。舂。轉。蓬。憂。情。行。葯。病。瘳。瘳。瘳。天。追。潘。岳

待。危。覓。鄧。林。驤。蛇。翻。學。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蘓。張。舌。高

誇周宗鐘莊子天子之劍以周納流迷浩汗峻址得蘇岑城府  
潤清旭松篁起碧濤披顏爭倩逸足競駭朝鑑存惡  
直皇天實照臨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淵干  
及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歲戰血流依舊軍散動至  
今萬劫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詎無成涕作霖

此篇疑感尊中弩以下數語却假蘇張舌以下數語皆  
有所指之事未可強解今依舊解讀之此章起結各  
四句前兩段各十四句中兩句段各十句後兩段各八  
句意義可貫而闕其疑焉可也起四句律琴所

以調風既休蘇而律管尚錯桐心猶傷也後四句言  
疾不瘳而事將無託致望於親友也家事頂許靖  
母訣頂葛洪兩無成故致寄詩至於流涕也玉璽  
新詠千里不唾并况乃昔所奉揚雄作九州歲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魯鉞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頭盡雪髮短不勝篔簹澤  
國雖勤雨失天竟淺泥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堤歸路非  
關北行舟却向西暮年飄泊恨久客亂離啼童穉頻書札  
盤餐祇糝藜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翻星月

嚴城疊鼓轉風掃間虎豹水宿伴鳧鷖異縣驚虛往  
同人惜解携蹉跎長汎鷁展轉屢鳴雞羣羣瑚璉花陰  
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齋支策門闌遠有興  
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慙強幽棲巨海能無釣浮雲上有  
梯敷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衆困應指登橋柱必題  
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

奉贈蕭二十使君

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問清塵原注  
領成都余原注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王冕即暫出蕭維

只相別終始任安義荒蕪益母鄰購綳匊匊禮意氣死生  
原注嚴公後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間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  
親庭固為大夫頃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無不之情不減骨肉則膠  
漆之契張老存家事穉康有故人食思慙因奔鏤骨抱酸  
可知矣年葉許山林志夔龍麻廟珍鵬圖仍矯翼熊羆且移輪  
衣冠地蒼茫土木身填麓鳴自合金石瑩道新重憶羅江  
外同遊錦水濱結歡隨過海懷舊益惡中曠絕舍香舍  
稽留伏枕辰停驂雙闕早迴雁五湖春不達長卿病徒未  
原憲翁監河受貸粟一起轍中紳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庖澤上元初。謂上建元之初反氣凌行在。妖星下直。盧六龍瞻漢闕。萬騎畧姚墟。在漢中興元朔迴天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綏汗馬。百姓免為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寇盜方歸順。乾坤欲晏如。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駕鶴叨雲閣。麒麟滯石渠。父園多病後。中散舊交疎。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烟巫峽遠。臺榭楚宮虛。觸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予。清秋凋碧柳。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經過歎里閭。戰連唇齒。國軍急。神毛書。幕府籌頻問。原注山劍元帥杜相公初在幕府奏籌畫相公

朝詩今處山家。藥正。鉤。原注秘書比台星。入朝。謁使。即有。必。虛。西。後期也蜀。笑。長。揖。南。翁。憤。始。據。對。敬。抗。士。辛。乾。沒。費。倉。儲。勢。借。兵。須。用。功。無。禮。忽。諸。御。鞍。全。駿。裏。宮。硯。玉。蟠。蟠。拜。舞。銀。鈎。落。思。波。錦。帕。舒。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柳。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沉。綿。疲。并。倚。薄。似。想。漁。乞。未。煩。佳。客。鈔。詩。聽。小。背。杜。陵。斜。晚。照。滴。水。帶。寒。淤。滴水公莫。話。青。溪。髮。蕭。白。秋。梳。故居首段秘書昔因靈武危駕通藉之事次段與同官聚散離合之事三段崔旰之亂方急杜鴻漸入朝必當推薦秘書從此可以裨矣而德憤也而士卒抗敵倉儲費損亦當

入告籌備銀鈎承宮硯錦帕承御鞍言秘書近御之臣此行必當有濟而良友贈別之言必不負也未段以送別自叙結第三段是主意所謂平生意有餘也結語則老夫耄矣之歎紙上如聞。少陵為左拾遺秘書補右故云同補袞南翁如項羽傳南公公翁通用勢借二句言崔旰殺主帥不可不討而杜鴻漸以節度使讓之使叛臣拜朝命無以懲無禮於君也

哭王彭州綸

執反驚滄沒斯人已寤寐。新文生沈謝。吳骨降松喬。北。部。初。高。選。東。林。早。見。招。蛟。龍。鱗。倚。劍。為。鳳。夾。吹。蕭。論蓋蜀。路。江。千。窄。彭。門。地。理。遙。鮮。魚。生。碧。草。諫。獵。阻。青。霄。起家歸蜀。路。江。千。窄。彭。門。地。理。遙。鮮。魚。生。碧。草。諫。獵。阻。青。霄。蜀宗室應。職。漢。庭。久。中。年。胡。馬。驕。兵。戈。闇。罷。辰。事。三。朝。頃。壯。我。塵。出。叨。陪。幕。府。安。將。軍。臨。氣。候。用兵之塞。風。聽。井。漂。泉。誰。汲。烽。跡。火。不。燒。前。籌。自。多。暇。隱。几。接。終。朝。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烏。散。陸。染。翰。欲。無。聊。再。哭。經。過。罷。離。魂。去。住。歸。之。官。方。玉。抑。寄。奠。與。萍。深。曠。望。溼。法。道。霏。微。河。漢。橋。夫。人。先。即。世。今。子。各。清。標。正。峽。長。雲。兩。秦。城。近。斗。杓。馮。唐。毛。髮。白。歸。興。日。蕭。蕭。

倚劍用劍化龍事。吹簫用簫史。事淫淫。天馬比令。  
子河漢。離橋比夫人。皆風雅比典之義。王孟先以御史  
罷官。後在巖武幕中。又遷彭州刺史而卒。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軍尚書之音靈觀歸上都二十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馬。顧失。滿萬人。揮。奈佐  
哭辭罷。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  
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信禮無違。墓。待龍驤。詔  
臺。迎。解。旁。威。深。惠。見。士。則。惟。論。在。兵。機。戎。秋。乘。妖。氣。塵。沙  
落。禁。闈。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

旗。勳。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圓。萬。姓。瘡。痍。合。羣。兇。者。慾。肥。刺  
規。多。諫。諍。端。拱。自。先。禪。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對。啟  
斯。特。達。衰。朽。再。芳。菲。空。裏。愁。書。字。山。中。疾。采。薇。橫。盃。要  
恩。罷。把。被。宿。何。依。眼。冷。看。征。益。見。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  
故。就。別。時。飛。

深衷二句一句收上一句開下。蓋盧官御史。又識兵機。故  
隨言時事。諫諍者。但促銅壺。箭言祇須勤政。休添玉  
帳。旂言不必添禁兵。中官掌兵。是時已見其端。不可不  
深慮也。動詢二句。則明指宰相。莫肯長慮。夷虜之禍。

而萬姓瘡痍。羣兇者慾。悉付不問。望侍御切諫。以輔  
端拱之治也。若對啟特達。則衰朽亦再禁兵。婉切。寫至  
暗別詩。誰能如此。

復鈔少陵長排十首。而畧疏其意。區結構之奇之大詞句  
事實之切之密。氣韻之沉雄。聲情之悠遠。至本境界  
之高深。誠為俯瞰千古。無與抗者。必自寫而後能隨其  
曲觀。其變化。雖不能學。且庶幾能讀。公人生快事。况心  
胸眼界。由此開拓。志慮性情。由此激厲。受益豈淺鮮  
哉。

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

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裡。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窄  
轉深啼。杳虛隨亂活。巖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疊嶂  
排霜劍。奔泉灑水珠。香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拳  
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櫂。盤。湯。沸  
歌。斜。激。浪。翰。風。雷。纏。地。脈。冰。雪。耀。天。衢。鹿。角。真。趁。險。狼。頭  
如。鼓。劫。惡。灘。宵。友。色。高。卧。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蒙。半  
壓。濡。生。濕。臨。泉。兀。死。地。脫。斯。縛。不。有。平。川。快。鳥。知。眾。壑。趁。乾

坤靈漲海。雨露洗春。燕鵬鳥牽絲。馳騁龍濯錦。紆落霞沉綺。殘月壞金樞。芟筍苞初荻。沙草出小蒲。雁兒爭水。馬燕子逐橋烏。絕巖容烟霧。環洲納曉曠。前閣辨陶牧。  
見世轉所拂宜都縣郭南巖好 原注益入津亭北望孤勞  
 心依憩息。朗詠動幽。蕪意遣樂還。笑衰送賢與。愚飄蕭將素疑。汨沒聽洪。邱壑曾忘返。文章散自詆。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卧病淹為客。蒙恩委劇備。迂爭酬造化。樸直乞江湖。澗瀕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嬾計却區區。喜近天皇。知先披古畫圖。  
原注此寺有右軍書張僧繇畫孔子洎廟子十

昔者應經。帝子渚。同泣碎蒼梧。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旌頭初併。擢躬首巖泥。塗甲卒身雖。昔書生道。因殊出。塵皆野鶴。塵塊匪。轉駒伊。品終難。降。彭不易。吁。五雲高。大甲。疑六甲一六月曠。搏扶。迴首祭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痲茶。未。老。免。嶠。原注麻角嶠頭皆瀨名

一段峽中之險。一段出峽之樂。兩般寫景。各極其致。以下則出峽至江陵道途。所經蕙叙入蜀居變。又寄之由末段。乃述時事。畜生離險。就夷。終不免於涉險也。程塘。澆。瀕。何在。不然。喜近。四句。屬對之。友。伊。呂。二句。

言朝無商周之佐。則韓彭武臣。桀鰲跋扈。終不可得而制也。

奉送王信州荅北歸

朝廷防盜賊。供給慙誅求。下詔送郎署。傳教典信州。蒼生今日困。天子憐時憂。井屋有煙起。瘡痍無血流。壤歌唯。涵。甸。畫。角。自。山。樛。白。髮。寐。常。早。荒。榛。農。復。秋。鮮。魚。餘。卧。轍。道。騎。高。舟。徐。榻。不。知。倦。穎。川。何。以。酬。老。塵。形。管。筆。寒。臆。黑。貂。裘。高。義。終。烏。在。斯。父。去。矣。休。別。離。同。兩。散。行。止。各。雲。浮。林。熱。鳥。開。口。江。潭。魚。掉。頭。尉。佗。雖。此。拜。太。史。尚。留。軍。旅。應。都。息。案。臣。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統。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絕。塞。窮。愁。復。見。陶。唐。理。甘。為。汗。湧。遊。

首段美其前績。次段自叙交遊。三段送別。勉其後效。四段格收。前三段之意。而朝廷用賢之美。信州濟時之政。要良友。政好之懷。無不曲到此等。非少陵不能為也。

道間

地濶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未驛道。城日避鳥橋。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呈隱見。疊浪月光芒。螢螢

緣惟微蛛絲罥長辰夢猶泥几鳴笛竟雷蒙倚著  
如秦贅過逢類楚狂氣衝看劍匣穎脫撫錐蒙妖孽  
關東臭兵戈隴右節時清疑武畧世亂歸父場餘力浮  
於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賦難忘

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社稷  
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雨洗平沙  
淨天衝澗岸紅鳴蟻隨波別燕赴秋菰樓託難高卧  
飢寒迫向隅寤寐相煦沫浩蕩報恩殊冥漲鯨波動衝

陽雁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樽濫竊商歌聽時憂下  
泣誅經過憶郵驛野雨旅情孤

奉賀陽城郡王<sup>衛伯玉</sup>大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銜暮銜恩重蒲典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鞶戴慈親富  
貴當如此尊榮遠等倫都依封玉舊國與大名新紫誥  
寫迴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綠衣春奕葉班  
姑史芬芳益母隣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  
體憲飛報主身可憐忠典孝雙美畫<sup>一作麒麟</sup>

同題同意一經少陵寫出使情深味厚迥不可及此由

天付神異非才與學之所能至已擬暫染而餘興不已  
復鈔五首餘則更俟它日

詩父同一闕紐其判不相入者人各有能有不能則性習  
異也自知不能則專攻所長不必兼用所短可也若不

習其事又欲兼襲其名吾知其此門未入而彼壁已隔  
矣若工部之詩祇將全集作一部史記觀包羅象萬

函蓋二儀何所不有詩即父也而較父尤奇以其長於  
諷諭工於言詞忽而清廟明堂則黃鐘<sup>全夏石</sup>太呂之音忽

而孽子孤臣則哀竹悽絃之奏一簡之內憂樂頓殊兩  
句之中溫涼便異聆音按節移志動心非父之所能及

也然六經皆父特所主各異吾謂詩樂能兼書禮書  
禮不能兼詩則其用固有神焉者矣然語其流則之

異討其源則同謂判不相入者世之純根人也夫知大慧  
則曰吾將愛古人之父以為詩又將古化古人之詩以為

父少陵三大禮並封西嶽及獻<sup>離</sup>鷹等五賦已錄於  
夢餘因話錄餘雜父教首一併附鈔莫非千古大

父自漢氏以來未有之音作蓋詩亦父父亦詩也余  
之為此皆所云手寫中箱付子孫者少陵當陽侯元

凱之喬余之先始邊以上無及則未知是否未喬不敵  
湯附但仰讀制作如見美牆則以為高山景行可  
也寫入中箱正欲使後人繼此心源不愧受氏之初  
當亦古人所許耳。昔趙秋谷之言詩曰詩中當有  
人在不然則予之詩亦可為我之詩哉之作亦何異  
人之作此至言也如少陵詩字字有少陵在如此方  
是詩言志方是道性情方可以興起後人而翼世  
扶教也故余獨詳於少陵而他家徒畧古詩爰而  
為律詩猶古爰爰而為時爰也律詩充之而為

排又為長排數十韻至百韻則又章之爰盡矣世間  
薄時爰為非古正由不辨律詩所從來又不觀少  
陵長排之如山嶽如河海包涵爰爰不可方物之  
至斯也。客曰子嘗言書畫同一闕紐亦如詩爰  
予曰然大抵詩書之味與性情相融冶則其流溢  
於筆墨者無不各如其人謂畫書中有人在亦  
可也

君子素位而行。處是。人生第一要緊事。蓋凡人莫不有其  
當身之位。而當身又莫不有其當時之位。而當時中又

莫不有其或先或後當業之言與當為之事如此算去  
殆無一刻之暇可任其昏昏夢夢者也况繼志乎况  
願情乎是以人無論何如只此素位一念便決其必不  
至終身無成必不至半途而廢者也耕亦然請公然  
耕讀固人生自具之素位也。不自素其位而後有位外  
之思而後有位外之慕於是自失其位隨波逐流莫知  
其所屆者矣舊家世族流而村氓市僧豈不在此一  
關至於歧路百出無時定注安能自復於故地也哉天子之  
子不異於士卿大夫士之子不異於庶人崇高富貴一

以士庶自居未有不為君子者未有不至聖賢者夫人而  
至君子至聖賢而復何求也哉

近見時人紀載南省有窈婦勤一字經之語言  
孀居之婦勤職業則正氣在胸他念不生邪  
感自不得而入也此語確有至理亦所謂素位而  
行職業由是而舉德業即由是而成矣故教育家以  
勤一舉而兩得之道也

凡子孫皆望其才然所云才者皆言其質而有能成  
家居則能了一家之事為官則能了一官之事故

才皆兼賢言之非徒曰聰明過人機神勝物也凡  
言才者曰才氣曰才情皆宜屬之文章曰才幹曰  
才猷皆宜歸之經濟氣與情則才之華也幹與猷  
則才之器也要皆依於道德而後可以謂之才子孫有  
才不才亦必背棄彙常而後謂之不才不然則皆可  
教也可教者不必其聰明何若機神何若弟恭兄祇  
父內行無缺即可以謂之才故教子孫有本末輕重  
有先後緩急不可不知也夫和後隨其長短大小而皆  
可以要其成夫而後在家在國而各有以適於用

近兩年連得曾孫皆先人之支先故復書此以明  
子孫之無不可教無不可成要在為之父母者之  
深念祖訓勿替家傳則老人所厚望也昔贈公  
及太夫人教子家嚴後未則不能矣然猶時述之以  
為語誡子孫皆聞之以為當然也蓋人心遇友則  
動遠窮則返處困則通若席常履順中無所激  
則因循苟安日弛日廢而不自覺矣贈公太夫  
人蓋深知其必然而力杜其成然也當時親族  
旁觀或以為過以今日較之相去何如哉常人

不觀後日而但見目前賢者則但即目前而已  
知其後日其用意不同故收功自異也凡人為善  
為惡皆由積漸而成故聖人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天地生人上智不常有下愚亦不常有只是不  
上不下者最多不上不下所以可上可下故聖人只  
是言教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即言孝弟是乃  
學之本原即為教之先務此處立得定便如種  
樹根活以後只須培養保護無論如何決走不  
到犯上作亂上去此便是聖賢立教勸學第一

關聖人語意從容只說到好處便住孟子便說  
到無父無君禽獸異擇迫切警悚大聲疾呼固  
是聖賢詞氣不同亦由江河日下去孔子又百餘  
年世道愈降人心愈漓所謂性者益微而為習者  
益亂故也譬之於醫孔子時先王之教澤猶存  
要只扶養正氣孟子時邪說之中人已固非滌腸  
洗胃痛下鍼砭不可為也以此推之則贈公教子  
專主於嚴其指自明而以為過者之同歸於教其  
故亦可了矣

余嘗見時人論玉溪生馬薨坡一首結句指謂意竭若謂漫漶終篇者余味之却不然乃是從七夕笑牽牛下轉筆從明皇心中作咄咄書空語即行宮見月夜語兩間鈴時事以見明皇至此猶不悟耳豈得謂之意竭因舉以語客客曰然余又有一說以為詰問明皇之詞言為天子四十年矣如何不愛社稷而愛一婦人豈知社稷既喪婦人豈復可保求如匹夫胡可得耶此解如何余更為大服如此說尤正大而深遠直成史筆又非第詞人而古

而已因語客曰古人作詩定非偶然此二句我兩人讀之便有两意且其味俱無窮可為深玩益笑近人漫譽古人真屬顛預也。云如何云不及明是教人於此思量深知其故而讀者以為意竭豈非虛字亦未觀語氣亦未問耶

容見余詳論文法而云法有萬變不外一真曰然則為文莫要於此子論法甚詳而於此反畧何耶曰非畧也種種文法變化百端然為欲發明主意若主意不清則出語便成隔壁如何得真即如司馬遷報任安書因

安勸其舉賢進士觸動幽憤歷叙被刑始末反反覆覆悲慨淋漓恣是發明此意以為虧形之人不當反為賢累以其文則如山如河以其意則點點滴滴不出主意之外此所謂真也惟古文以其胸中主意為真而時文則以聖賢本意為真故曰理曰脈曰氣息皆就聖賢言語細心體會不失毫髮則真矣方百川為文先涵泳白文教四正謂此也會得真意則文法從此而生心思升天入淵筆力風翻雲爰莫非欲傳此意夫安得不真前論文中詳言讀書之法正為此耳

此耳

近中鈔少陵排律玩其結構波瀾起訖斷續比喻形容各種法度歎其絕妙恰與時文相似故云古文爰為時文猶古詩爰為律詩而其陰陽開闔仰承俯承并有古詩所不能到者因直作時文讀之益知詩文闡紐未嘗有二也書以示後若能理會到此庶亦化其鈍根而生其智果耶。作文能將白文涵泳數四此全是慧心領畧使自有一種精神會合香色臭味透出筆端迴絕塵俗即作場屋

文字亦必清新俊逸絕非陳腐一派徒取感棄者比也。古文又如楊子雲解嘲主意只是獨守太元反覆發明其文可謂騰天入淵挾風雲而薄霄漢矣以主意讀去曾無一字泛設即此便是讀書之法以類而推古人之文無不然時文亦莫不然則所謂理脈氣息者一真而萬法皆真者了然可知矣至韓文公進學解亦是此類而意尤明顯加之用類工整錄是古文反為時文之一證也兩文相校則古工整鍊為時為

學問兩字今人只以為多讀書能文章之名目是以記詞章之外無復餘事而稍能者便侈然以學問自命不復有餘念也余每見此種人欲折之則不能欲規之則不可何則彼方高自置而欲侮人以為快雖有至切之言必不能入不特不入而已且恐反視我為毀為謗為受侮者報復而轉甚其仇嫉也余性既愚直拙於言詞故嘗對之默默而心未嘗不為之憂也以為學問本原不在此也多讀書能文章曷嘗不是美名但美名亦不易居世所共爭而

欲獨據之已難矣况獨據而又欲掩人者耶

余生年所見此等或無端自改者有之或為人所中者亦有之蓋驕於盈滿悔吝自生自己不覺而旁觀甚明自方得意而他人哀言無後而入也易曰納約自牖牖者通明之地故投其所明而納之若自塞其牖則何自而入乎古人所謂學問謂其志於道據於德不以文辭為務也且古人文辭專務根柢今人文辭專在枝葉學問之人必靜虛深沉而今人但事浮夸固已無與

於學問之數矣夫有學問何患無文章今有文章而反害於學問其所謂文章亦槩可知矣四子書何人不誦讀而淇澳琢磨之音衣錦尚裝之章聖門皆取焉以為學問之要而今人為之學者乃若曾未聞者何耶試誦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等語其亦忍然汗出否耶。學問所以成就人材人材者文與行俱全才與德兼備者也四者在學問中自有本末先後若輕本重末先其



所後而後其所先則非聖門教人之首矣尚何學問  
之有夫人讀書能父是已超乎凡庸之上加以敦  
行篤德則足以成大器在家型家在國式國謂  
之學問可也若喪行失德雖讀書能父適為家  
國所棄何人材之可言余亦見世間世教不者有  
妄誕自恣失心成廢者有悖悖義亂行死非其命  
者其人皆自謂學問過人因而不可一世者也卒  
至於此所讀之書何在所能之父何在是失其本  
而未亦不得而有也無其先而後亦不足以存也  
豈非其父兄之教不識學問之何謂故耶世家舊  
族所傳異於世俗者祇在於此故云用意不同  
收功自異然一旦失之則亦與世俗無別矣可無  
戒與論語弟子一章是聖人切示教法萬世  
所不得而易者他日為聖為賢為君子為善  
人為自淑其身為克保厥家為有庸於國為  
不沒於世謂光顯其宗祖為詒燕其子孫始於  
此奈何人人讀之人人忘之若以為常設者何  
耶留意者無怪人材日衰而世風之日下也

客曰如子言學問不在讀書乎讀書至於能父將  
不得謂學問乎曰學問何嘗不在讀書能父何  
嘗不是學問吾病夫棄本而逐末者也舍先而  
取後者也涵養德性變化氣質是謂得讀書之  
益獵取詞華博採枝葉雖能父而適以長其浮  
夸甚其於傲是得不謂受讀書之損乎均是  
讀書而一以蒙益一以獲損其故可知也弟子  
豈生而分此兩途不責之父兄而誰責乎  
天下無十全之事人生無事：如意之理此乃人世  
固然即是天道之本然天地運行一往一來盈虛消息  
皆陰陽摩盪劉柔交錯之所為造化更無庸心而  
人事此因之此屈則彼伸此贏則彼縮自然而非  
人力所能為或為之忻戚悲愉於其間謬也或因  
趨避取舍於其際妄也或甚而爭讓恩怨於其中抑  
又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進退存亡在天不失其正在聖君子所以素位而行  
無入而不自得也

聖人與時偕行上律天時正是此等本領君子未

到聖人地位而居易俟命行有不得反求諸身則皆聖人之道也君子所以入聖之門造聖之基也今人第一受病只是不肯素位而行頭一步揀脚便錯其後之愈去愈遠夫何待言故特拈此章以為教子弟之法此所以開然此所以日章也。素位而行祇是箇敬敬字合極末是箇渾全之敬隨時隨地逐條逐款是箇分析之敬分析得細渾全的自完無稍摻雜自然無稍<sub>間</sub>隙矣無稍間隙自然無稍止息矣所以聖人言敬言誠

言靜存動察只是一理自堯舜以來精一執中心法不外乎此程朱尊信發明亦莫要於此而後世學者務求異於程朱此聖道所以不明而異端所以不息也周末至秦漢至以儒與百家並列若以為自成一流無關於世道升降之數者是以孔孟見沮於前程朱被尼於後而唐虞三代之隆卒不可復也

愚錄錄續補

是卷始於道光己酉余於乾隆己酉膺選拔

次年恭應

東巡召試

賜舉人今六十年矣回首所歷歲月都如夢寐日月

如流老至髮及人生如此不大可哀乎官詞林

歷鄉貳豈謂不榮閱

三朝官三世豈謂非幸而茫無樹立叨竊

恩私能勿愧乎引疾以未惟以教子孫為事所書

各冊莫非述家訓紀

國恩以詔後人使來者推余之心廣余之事則余

雖無裨於家國猶將有望於子孫是亦余

所為庶無罪悔者也後生勉乎哉

正月四日石樵老人書於遂初草廬

孫翻蒙

派文淵閣直閣事謝摺

戊申十二月二十二日

竊臣樗櫟非材菰蘆寡學溼蒙

恩瞻備歷詞垣曾無補於消塵方自慚夫夙夜茲復

恭承

申命俾直

文淵分太乙之藜光手披玉簡聽

紫宸之蓮漏步接

瑤階從未文苑之華濱湖自

先朝之茂典豈期謫迺史與

選掄絲綸閣下觀雲漢之

天章鳩鵲樓邊覲

光華於

日御藉對揚而時窺中秘振筭知榮備

顧問而益凜頭銜濫竽滋惕且惟有力殫勤恁天竭

寅虔日有孜孜庶靡虧乎職業心存慄慄冀補

荅於

高深

按乾隆四十三年初設文淵閣領閣事以大學士掌

院學士充直閣事以詹事少詹事翰林學士充

校理以編修檢討充檢閱以內閣中書充提舉

閣事以內務府大臣充五十年後擬歸提舉管

理其領閣以下俱作為兼充虛銜每歲經筵後

上御文淵閣

賜茶則直閣及校理檢閱等官侍立於閣前西偏在池

西直閣在北稍前校理等稍後以次而南直閣如

升閣學仍兼帶至升侍郎則閣

養心莫善於寡欲養生亦然固未有不養心而能養身者

也養生之道不外於慎起居節飲食蓋起居之不慎

飲食之不節皆由多欲而然多欲而疾生疾生而命促

相因而至苦不自覺迨其既覺而已晚矣故兩言者

自人有生即當由之而於暮年氣血既衰之時尤

為刻不可忽也要其少壯而能寡欲者宜靜淡泊

習之有素則易為功其不能者紛煩躁亂持之一

時則難為力也故余欲老年人導之而尤為少壯

人戒之

慎起居節飲食即醫家所云風寒暑濕飢飽  
勞碌也人之稟賦不同天時之變更不一兩言特  
其總目至其所以行之則今昨或殊朝夕或異  
往來進退盈虛消息全在一心默喻而非他人  
所能與此其理亦惟讀書有得者知之好讀不  
倦者能之正由存心宜欲故耳讀書則胸懷滌  
若而無牽縈之患好讀則天機活潑而無凝滯  
之虞不期存心而心自存不求宜欲而欲自宜矣  
吾所云為少壯人戒者正欲勸少壯讀書戒其

時過而無及耳老年不有書味在胸如何賴此非  
養生之第一義乎客曰子言誠然矣子獨好少  
陵詩何耶曰少陵詩與三篇相表裏味之無窮  
若他家非不各具性情各極神致要皆尋繹易  
盡不似少陵之百編往復而未有極也陶公云  
奇文共欣賞若少陵則可謂奇文矣相賞詎有  
已時且吾取其忠孝激發與萬世天性相感通  
非獨賞奇而已亦吾教後人之一事豈特以娛  
老云乎。慎起居則動止作息皆有節次不獨寒

暑為然節飲食則濃淡蚤晚皆有劑調不獨多  
宜為然大抵動靜交相養一陰一陽互為其根  
與天地化育相通而無一毫偏勝於其間肢  
體藏府氣息血脈與性情之中和渾融而無  
間故養生莫要於此讀書固須資奇然其中  
亦有節焉一切正大和平之理渾厚寬博之氣  
先存於胸以為之主而後文之奇者雖至惚荒  
誕幻幻而皆有以定其歸雖至曼衍支離而皆  
有以識其要夫然故是非然否莫能清吾鑑而皆

深遠近無以亂吾聽也若是則讀書即是養心而

寡欲在其中矣養生豈外是哉

少陵詩

乾封元年追尊老子為元皇帝廟五聖園

唐書高宗

置廟在東都者改為太微宮此詩當是開元末年

配極元都脚憑虛禁藥長守桃嚴具禮掌節鎮非

常碧反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迎

雕梁仙李顯根大老子生而能言倚蘭奕葉光世家道

舊史開元中升老子莊子為道德仲令王明皇注道德經令

論語而考列傳首在伯夷之上畫手看前輩吳生速禮場森羅移地軸妙絕

動宮播五聖騰龍象天寶天寶八年查高祖太宗高宗

官列雁行兗旅俱秀紫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燕紅

梁迴得霜風第吹玉柱露井凍銀冰身退卑周室經

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老子谷神不死注

神之

贈韋左丞文濟天寶七年以濟為河南尹連尚書左丞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潯時議

歸前烈天倫恨莫俱錦原荒宿草嗣立三子于恒濟守

接亨衛有容維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幾几於甲子混

泥塗不謂餘力遠未謁大巫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

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翰乃定所第前哥舒翰若之商即以高姓初為王忠嗣牙將

後代為節度者功河西封平西郡王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英雄開府

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畧地兩隅空青海無

傳箭天山早挂弓鷹頭仍走敵總輝已和戎每惜河湟

棄新燕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軍公日月依秦

樹乾坤統漢官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軍度遠

二白子舊時北風之化今以非非然之化也

歸未御席同軒輝曾寵卿收獵借非熊芳土加名數

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此融勳業青冥上

交親氣梁中未為珠復客已是白頭翁壯節初題柱

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

行間識呂蒙嚴武為通皆奉軍事腰間有長劍將欲倚

崆峒

上韋左相見素二十韻天寶元年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

鳳懸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寓一氣轉鴻鈞霖

雨思賢佐丹青憶舊臣原注相公之先人道應圖求駿馬

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鼎新韋賢初相漢范

叔已歸秦感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孫樟深出地江海

潤無津北斗司儀舌東方領指紳公率東方諸侯蓋車

尚香故持衡留滌鑑聽頓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

以比之

臨觀現過管格尺情帥陳遵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

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遷淳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

卿多病久于夏索居輝回首驅流俗生涯似眾人正感不

可謂鄙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典有神為公歎此

曲滌浹在衣中

奉贈太常張卿約二十韻

黃鶴云約未嘗為太常當是相之誤

如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濶。詠絕古今迷。氣  
得神仙迥。恩雨露。依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  
冕。羅高閣。琳瑯識介珪。伶官詩必誦。愛樂典猶稽。健  
筆凌鸞鶴。銛鋒瑩鸞鷁。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  
籍逾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蚪傳夕箭。歸馬散霜蹄。  
能事胡重譯。嘉譽及遠黎。劬詣方一展。班序更何躋。  
適越空顛躓。遊梁竟恹悽。認知終畫虎。微分是醜雞。  
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蹊。吹嗷人所羨。騰躍事仍踴。碧

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願深懸鐵鍊。才小辱提攜。櫟東  
猿。叫枝驚夜難。棲巖時陪羽。獵應指釣橫。溪時約以求仙  
得幸改起四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  
飄雲物外。一作律中鬼神驚。靈懸無道恨。滋滿獨老成。  
野人宣得所。天意薄浮生。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棹。藥  
居仙縹緲。旅食歲嶢嶢。使者求顏腳。諸公厭禰衡。將期  
一諾一作重款。使寸心。傾君見窮途。與宜憂阮步兵。

奉贈鮮于京兆仲通二十韻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異才應問出。一作爽氣必殊倫。始  
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驂駟開道路。鸞鶴離風塵。侯伯知何  
等。一作文章實致身。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脫畧磻溪  
釣。操持郅匠斤。雲霄今已逼。台榭更誰親。鳳穴雖皆好  
龍門客。又新義聲紛。感激收績自。途迷途遠欲何向。天  
高難重陳。學詩猶孺子。一作卿賦吞嘉賓。不得同昆錯  
吁嗟後郡訖。計疎疑翰墨。時過憶松筠。獻納紆皇春。中  
間謁紫宸。且隨諸彥集。方覩薄才伸。破膽遭前政。謂李  
林甫

陰謀獨秉鈞。微生需忘刻。萬事益酸辛。交合尋青地。恩傾  
雨露辰。有儒悲餓死。早晚報平津。馮精遠世指下  
文自序云也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汝陽王玄王子也

特進尊公表。天人風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鷹。服禮  
求靈驗。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未  
浮蟻。奇毛成賜鷹。清闈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既節嬉游  
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棘藿。誰敢問山陵。宣王薨。諡曰  
諱皇。帝基稱  
志陵子。說  
表辭不許。學業醇儒富。詞華哲匠能。筆飛鸞鷁。章罷  
鳳騫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才長堪繼絕。一諾豈

驕矜已吞婦曹植何知對李膺格要恩屢至索重力  
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尊聖臨極浦見臨宿  
張燈花月窮遊宴矣天避鬱鬱研寒金井水搖動玉  
壺水瓢飲惟三徑巖棲在百層且持蠶測海况挹酒  
如鴻鴻寶宣全初丹梯庶可凌淮玉門有客終不媿  
孫登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即濟原注甫敬虛在德師承公頻有訪問故有下句

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鼎  
食一作門詞場繼國風尊榮瞻地絕疎放憶途窮濁

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短一作福霜雪滿飛蓬半

落乾坤大周流一作道術空謀懸知薊子真怯笑揚雄

盤錯神明懼詭歌德義豐尸鄉餘土室難說一作祝

雞翁 德師有尸鄉亭舊居尸鄉北山下

贈翰林張四學士 均拍皆燕公于也

翰林通華益 華益九星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

星 漢成帝每與張放微行稱富平侯家故重誦賦詩拾翠殿

酒望雲亭紫詰仍燕館黃麻似六經內領金帶赤恩與葛

枝青無復隨高鳳空餘泣翠螢此生任春草奔走獨漂

辛倚憶山陽會悲歌在一體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薄領所憂

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公有送弟穎赴齊州詩或類曾官臨邑

二儀積風雨百谷滿波濤聞道洪河折遙連滄海高職司  
憂情憫郡國許替舍弟卑棲邑汾川領簿曹尺書前  
日至版築不時務難假奮量力空臨烏鵲毛燕南吹吹  
濟上淺蓬蒿螺蚌滿近郭蚊蟻乘九皋徐闕深水府唱  
石小秋葉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般吾衰向泛梗利涉想  
蟠桃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鰲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季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我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  
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  
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也雲對古嶽向來吟鶴鳴惟  
欲討尊羹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西然自得六似太白

送蔡希魯還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 原注

蔡子勇成癖擊弓西射胡男兒甯門死壯士亦為儒官是  
先鋒得材緣挑上戰須身輕一鳥過橋急萬人呼雲幕隨

開府春城赴上都馬頭金押一作區駝背錦模糊咫尺  
雪山路歸飛青海陽上公猶罷錫突將且前驅漢使黃  
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如此律詩風  
黃初以上作少陵  
大筆孰能為之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原注尚能  
姑子也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梁日帝王孫  
藉為郎父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輩風雅諒於騫  
宅相榮姻戚兒童忠計論見知真自幼謀拙媿諸昆  
漂漂蕩雲天淵沉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

存中散山陽鍛懸公野谷村杜山北有  
懸公谷宣紆長者轍歸老  
任乾坤

少陵律律前所錄者秦州以後之作雖則鈔襲府以  
後各篇今此則未經喪亂往來兩京時所為雖自傷  
衰老不過而感氣雄詞猶是太平景象合而觀之  
則知元天寶之少陵至德以至大厯之少陵千古胸  
懷一跡踪跡宛然然上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而友也當今之時而欲  
高友少陵其人者不知其世可乎不知其世則亦不

知其人而又奚以誦其詩乎。近見前人論詩有謂少  
陵好盡者蓋舉昔人短章含蓄無限以為高致而少  
陵傷於多也此又矮人觀場不足與論大家本領造物  
能事者也夫日星雲漢之華風雨露雷之友山川河  
嶽之靈草木昆蟲之化何奇不有何妙不臻以至足  
跡之所不及耳目之所不經紀載之所未聞蒐討之所  
未覩造物所為何窮何盡極此謂造物好盡可乎少  
陵之詩上闕往古下括來今雄渾灑瀟因物流形百代  
詞人莫不頡首而欲執一邱一壑以蓋天地之大不顧管

窺蠡測自呈其陋何耶。世之所謂含蓄者謂其不露也  
余嘗推其不露之意正自無多特假不露以為餘味可  
尋遺音猶在耳豈知考鐘伐鼓八音竝作其鏗句可  
以震天地其幽香足以泣鬼神乃可奏於清廟明堂  
而非一歌一詠之所能繼也少陵之詩大篇可作數十  
首讀短章又可合數十首作一篇讀所以然者忠孝  
之思義烈之氣鬱於中而發於外非言詞之所能盡  
愈抒寫而愈無窮也讀者無少陵之胸襟又不遺  
少陵之時勢特清平暇豫流觀光景畧涉篇章並



無鴻才博學，不敢作度越驂駟之想，故其議論如此。適足為大方笑耳。古人著作，只為胸中有一段辭，初輪困之意，欲假文字以達之。其長短多寡，皆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虛實斷續，俯仰離合，雜以典脚以唱，歎隨其思與業之所至。瓶前人之所未有，而不以為奇。造後人之所難能，而不以為異。夫是之謂辭達。蓋內有不容已於心，外有不容已於世也。而豈若今之欲為詩人，執其一字一句，自詡自吟，目無旁人者耶？其不足與誦少陵之詩明矣。即其

不足與讀左國史漢莊騷諸書，又審矣。韓昌黎以文為詩，此前人之言也。蓋云以文為詩，而詩意亦馳以少陵律律詩作文讀。此余近歲之事也。則謂以詩為文，而文心轉妙，余得此解，欲以質人。而世於少陵真能好之者，殊少。即有之，余又不得而見也。輒識於此，以待來後。世又有專摘少陵之拙句累字，以為疵類，觀其所言，未必不是，不知執以問作者，而作者殊不屑也。作者之大處，細處，巧奪造化，工捨前人，曾不能言其彷彿，而獨索垢求癢於一字一句，將欲附

於知言之列作者，其許之乎？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羅野菜飛黃蝶，任爾翩翩門外何，與主人事也。先贈公只以耕讀二者教兒孫，蓋二者相依而立，不可闕一。今人言讀，者不知耕，言耕者不知讀，皆非所以承先而啓後也。世家舊族，以讀為世業，服習詩書，敦行而誼。父兄導之於前，子弟循之於後，豈不履規蹈矩，然而恒心恒產相為維繫，今專恃恒心而無恒產，一世二世，恐亦漸致凌夷，故禮義常生於富足，人情常然，雖不致家素有根柢，亦不得謂衣食奔走無荒，本業也。至任官之裔，習於安逸，尤屬難成，而易敗。非知稼穡艱難，筋力勤苦，則無以束其心，致志使安於誦讀，而不違。是以二者不可偏廢，自天地以來，聖帝明王，推心行政，只是教養兩字，世間無一人能外此者，焉可忽耶？世間無論何人，但通此藝寸長，即足自養，然無論何能，何業無不妨讀，具有典讀相資者，唯耕耳。其耕中樂事，前卷已詳言之，不復及。後人逐條思之，天趣在心，真樸溢目，不言讀而讀在其中矣。嘗見官家子弟，有資美而無成者，有雖成而不終者，嘗為之惜。

因思其故亦必不因勞逸之故殊如公父文伯之母所言也記余少時先太夫人猶自紡績後年高猶督婢媪為之而余兄弟亦往執書就明讀之至於午夜余幸有成而至今尚在三四雖報讀治明而壽亦逾古稀其有得於明讀固不少矣其異於今之宦家子者亦有由矣大雅教以質樸教以勤動範其心於職業之中習其身於課督之內所以導其性情堅其筋骨則養其生者不出乎此矣故家訓莫先乎此家風莫善乎此而一門之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人和睦睦老者壽康幼者端謹如此則可以承先而啓後矣數百年不替職此之由我後之人尚惟念哉。余於此事言之重詞之覆累見豈出不為煩也所以然者吾書異日未必不散失欲令後之人但得其一冊一卷而斯意未嘗不在則老人用心之若此可見矣明讀二君舉一而教善備萬舉而萬美成力行不輟則閱世閱人長此太和宇宙可也祖宗以此立門第贈公以此傳兒孫經營家室依守墳墓為善於鄉報恩於國輩與代起良在於此子子孫孫勿忘吾

言。或曰世有不明不讀而亦能自立者何說曰此亦有之無所憑藉而能興要是天賦而不可執以為常也即如故家舊族其始興之祖必由崛起然其後必繼以明讀而後成名德高門庶傳勿替不然則一傳而非再傳而泯矣安所得世家而稱之或曰明讀誠世家之根根乎曰明讀非根根所以防根根之失而救其敗也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父兄以身率焉子弟以心從焉是之謂根根若或子弟違之而父兄不以為非或父兄責之而子弟不以為是則根根離矣根根離則本樞本樞則枝葉落而華實亡矣而且惡積從而間之異種從而雜之尚何萌蘖之存哉或曰近世嘗見宦家子弟嗜博博溺秧斜比宵人吸雅片無根根故耶曰然此等身且不願何暇慮及子孫何暇念及宗祖父兄出身未必不由明讀一旦為官而決然舍去豈官誤之耶其所由未漸矣。國有四民故家者所謂士之子恒為士。國家設官必取於士士必業讀讀必聖經賢傳析諸子之同異綜百家之

源流內以端其學術外以通其治法以之長民乃為有用於國家士不讀則非士矣故維之以耕是士而農也且耕且讀是農而士也士與農相通以先王之政不出乎教養也工與商則不然矣工者執技以事上不必論若商者權子母逐什一古人謂之末業奴豎所為非士所屑也後世亦有高而仕者然祇可與之言桑孔之術耳故商而官者有之高而士者未之有也以其未嘗讀也夫商之與讀則有間矣趁時有先後乘勢有遲速而心不

能無營營焉而意不能無惴惴焉羸縮擾於其胸得喪亂於其目此而責之以讀固萬不相及之事也農而士則無害也鳥鳴蟲吟可以知時節草碧花榮可以覽物色暮雨晨風烟朝月夕可以寫天機而抒懷抱南邨北垞西原東臯可以愜幽尋而樂友生故士可為農農亦有資於士以其不碍讀也今世為官者既已捨讀又不知耕則祇可云官之子恒為官矣舊德先型累世之澤一朝而泯誰之過哉使然內無詩書之味外鮮勤儉之風但知溫

飽是圖無復宴安為戒人生行樂祇願目前逞恆其他何況身後即不作種種不肖已難乎繼矣妄思鮮免唯有作官官又不可徒求求矣官又不可必得得矣為官之道又非所能計無復之奔走風塵無了無期本惡勞也而終不獲一日之逸本惡樂也而轉不勝百慮之憂至此欲復返於祖宗之舊悔不讀不耕已無及矣悔之於先後豈若戒之於先此老夫所為灌灌也老人所以誨諄也

天地理也。太極生兩儀。則已。兼乎氣。失理與氣合而生萬物。而物之靈者。惟人。人之智者。惟聖。故其具理也。獨全。而其得氣也。獨正。是以天地享之。以為人主。使代育萬物。為聖人體天地之心。通陰陽之德。合健順之體。達剛柔之用。於是制禮作樂。立政明刑。以節萬物之欲。而使各得其理。其理得而中和之氣。充塞宇宙。愈多。乖戾無所容。憐刻戕害之患。息矣。上古此天地也。中古此天地也。治法以漸而詳。世運亦以次而降。於是唐虞。及而三代。三代。及而春秋。聖人之法。盡亡。而後有。

秦漢以遠。唐宗元明之世。必大亂而後小治。甫小治而旋大亂焉。夫天地猶是也。豈至是而理不勝氣與。抑氣獨純於古而駁於後。與竊跡前史。攷其興衰之自。則皆人之為而於天地無與也。天地主理而人能用法。理無盈虧。而氣有盛衰。上古元氣也。唐乎理而無為。中古朝氣也。徒乎理而不斷。秦漢以下。暮氣也。其於理也。或依焉。或違焉。或操焉。或舍焉。或假借而不歸。或信宿而即去。是以正氣未充。而邪氣從而間之。和氣甫積。而沴氣進而敗之。理不勝氣。而亂作。以亂乘亂。

而大亂成矣。故曰人為非天地也。然則聖人弗能救與。曰聖人言之久矣。堯之命舜也。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以唐虞之隆。二帝之聖。嗟嗟。歎歎。而付託者。惟此其為。天地以育人民者。詔告萬世。至殷切矣。聖人兢兢若恐弗勝。而中主泄泄以為非。要用人惟其所喜。險邪在側而不知。行政惟其欲為。險設成多門而不覺。胎禍萌災。馴致大亂。猶謂之人事。適然。豈不謀哉。故治人非難。治其氣而已。治氣非難。依乎理而已。天地理也。人依理是以天地

運天地也。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微堯舜其誰能與於此。

天地之間。無一物不主宰於理。無一事不旋轉於氣。氣之流行。常依乎理者。正氣也。不依乎理者。邪氣也。則為祥雲。為瑞露。為甘雨。為和風。而萬物為悅。為樂。邪則為昏。為暗。為陰。為毒。為厲。為害。而萬物為憂。為悲。以世代之言。漢代秦。唐代隋。宋與而周微。元起而宋仆。明作而元敗。正勝邪也。若魏齊梁陳。則乘邪氣之盛。而又因而鼓之。迄於隋

而極焉。至梁唐晉漢。則唐末邪氣之餘波。不能遽定。至周而亦未之能復也。而宋季之播遷。元季之紛擾。其轍迹若異。而一與一廢。數敗而自靡。不同焉。無平不波。無往不復。天地之運。非人所為。聖人知之。而特教以終古不易之道。是在持危保微而已矣。五子之歌。商王之微。尚父母書之拜。少師洪範之陳。三代以來。莫不推衍斯義。以為傳心之要。是以傳緒遠而流祚長。何者。心執其理。以御其氣。故正氣常周。雖有當剗而復之。不遠故也。自漢以

後斯義不明道心益微而人心愈危正氣終伸而邪氣已伏日履月積而不可復挽矣古之稱無為者舜而舜三十年中平水土教稼穡明五倫正三禮若草木鳥獸宵衣旰食竭頭不暈在位以後兢兢夙夜皆徹臣恭已正南面者五十載至功成作樂鳳儀獸舞拜跪膺歌而元首肅然不敢忘也此真萬世帝王之極軌也別有四書講義一條發明無為而治章意在前冊中謂論語本章不重無為而治只重恭已正南而夫何為哉乃是呼起下句自謂顯確而與時鮮則殊欲質於人而未過也士庶人之有家與諸侯之有國天子之有天下廣狹大小不同而其為理氣一也家有尊卑有長幼有內外有上下有宗族有友朋有師長有親戚有賓客有鄉隣各有天然之分自然之誼秩然之序藹然之情其未見者理率而行之則氣也各當其理化而通之則氣也也以理相攝以氣相感家之人無不協家之事無不成矣由一身而及一家由一家而及一國由一國而及天下書所云始家邦終四海者此心同此理

以上三條可攝錄作理氣為上下中

同此理同此氣同也家之本在身身之在本心不正而身脩未之有也身不脩而家齊未之有也天子然士庶亦然危微精一豈獨為帝王誥哉故夫平天滅地諸大功三十年而已畢恭已正南面一事五十載而未竣也以理得而氣不違效可取於當時理失而氣不應則難收於後世也則士庶之為一家主者不可不知矣古稱三十年為一世自我有生以至今日殆將三世可見達官顯仕赫赫當時身沒而子孫漂零不識者不可

勝紀其猶能振振興起克紹家聲則莫不由於研讀世傳不失舊業儒素相承根株未斷者忠孝之性未改詩禮之教尚存接脈不難尋源猶近故也余因此懼而加敬是以引退以來十餘年間唯以述祖德教後人為事其發明經傳貫穿子史辨正議論皆本斯意而未嘗以示他人以其為教誨訓誡之詞疑於自居賢智故也獨以示見孫而未敢就正有道焉然其崇正義熱邪說斥浮偽扶狂誕於後生小子為先路之導亦庶幾不迷而往矣

補鈔少陵排律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詔發山西將。秋屯隴右兵。遠涼餘部曲。蟬柳舊家聲。

父知運郡昔。龍雕。龍。乘。時。去。驛。驢。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

易。即。前。程。斜。日。雷。軒。益。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

雪山清和虜猶懷惠。防邊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

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騎。歸。中。府。何。慘。騎。餘。孽。高。

縱。橫。箭。入。始。陽。殿。苑。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

行。宸。極。妖。星。大。國。凌。殺。氣。平。采。鳳。朝。共。落。無。復。總。帷。輕。

毀廟天飛雨。焚官火徹明。采鳳朝共落。榆柳夜回傾。三月

師逾整。羣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歸

元宰。殊。恩。且。列。鄉。獎。時。迴。節。鈔。戮。力。掃。機。槍。星。主。實。三。千。

士雲梯七十城。耻非齋說客。甘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奉。周

行獨坐蒙。隨肩趨漏刻。短長寄籍。繼任欲依劉。表遷疑

厥禍衛。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孤裡語。空報虎

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一作鳥元帥

前軍。壓。舊。官。安。邊。仍。扈。從。無。使。後。功。名。謂唐平王

大意謂隴右稍安而中原方急當且緩邊防而速平

內亂也此在公奔行在拜拾遺之時兩京未復故

立意如此而寫冠暴獨詳蓋陷賊中所目覩也一以

勉中丞一以激諸將云

行次昭陵太宗陵在九峻山北時詔許甫之鄜州魏家莊此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

屬尊堯典。高祖神神功協禹謨。風雲隨逸足。日月繼高衢。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宣戮辱。賢路不崎嶇。往

者天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無洪爐。壯

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漢之戰

誠兵時見黃旗軍雜陣是日奉詔陵前石人馬俱汗

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寒。冱。國。日。流。恨。滿。山。隅。

喜聞官軍已近賊境二十韻

胡虜潛京縣。官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殿羅

元冕。轉。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微。

雲。橫。堆。尾。高。五。原。華白虎少陵空。鐸。壘。八。水。滿漣涇渭散。波。

濤。今。日。看。天。意。游。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

元帥唐平王歸。龍。種。司。空。郭子儀握。豹。韜。前。軍。李嗣業蘇。武。節。

左。將。僕固懷恩品。度。刀。兵。氣。迴。飛。鳥。成。聲。沒。巨。鼉。戈。鋌。開。雪。

色兮天向秋。憂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道盡。豈  
已是沃腥。腰香想舟。近神行。羽衛穿花。門騰絕漠。拓  
獨西城呼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倖何足。錦鋒先衣染  
血。騎突劔吹毛。喜覺都城動。悲憐子女。號家。青。劔。鈿  
只待。獻春。鵲王師凱奏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甫昔時嘗寄遊山縣於許成

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荷示

詔許辭中禁。應願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恩光。內  
帛華偏重。宮衣著更香。淮陰清夜驛。京口渡江船。竹引

趨庭瞻山添。扇枕涼。十年過父老。裝日春城隱。香畫曾  
飢渴。遠蹤恨。蘇。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如許知  
一拾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譽動如神。政簡  
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暇景。絕域望餘春。旌。旆。蛟  
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淵。樹。浮。秦。帝。念。深。分  
闡。軍。須。遠。算。緇。花。羅。封。缺。蝶。瑞。錦。送。麒麟。解。第。輪。高  
義。觀。國。憶。古。人。征。南。多。興。結。事。業。開。相。親。十四  
原詩前後

則皆美顯

嚴武節度西川秦秦戎幕少陵自是入蜀不得歸詩  
多此意顧念兩京憂難家國後復窺身避亂流落  
湖湘以死踪跡殆近三閩襟抱全同小雅獨其感慨  
激昂為異身

奉送嚴中丞入朝

鼎湖昭望遠。時曰二聖山陵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  
原憶舊臣。興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  
塞塵。勳。圖。遇。羽。翮。北。極。捧。星。辰。海。鏡。遠。思。盡。畫。宮。萬。物。春

空留玉帳。李靖有玉帳一秦。怒殺錦城人。間道通丹地。江潭隱白  
蘋。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鼎。臨危莫愛身。一  
流轉無意不到詩律  
之細安詳玩此種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後。北。鼓。角。滿。天。東。楚  
有大小樓。極。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駟。本。無。丹。竈。衛。那。免。白  
頭。翁。寇。盜。狂。歎。外。形。孰。痛。飲。中。野。雲。依。渡。水。簷。雨。細  
隨。風。出。灑。江。城。黑。題。詩。蠟。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  
逢窮號軍號也。唱以警夜。近  
防奸細。自留及暑中出也

朝廷在此後之於嚴  
王滿天之東言遠西  
帝京而近臨危也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守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  
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益出風塵。戰  
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  
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迴首大江濱。顧時非常

傷春五首

原注已開解送傷春眾始知春前已改宮闈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羊。兜闕  
塞三千。黑烟花。一萬重。家。塵。清。路。急。御。宿。且。誰。保。廣德元年  
吐蕃西京師代宗幸華州百官奔散無復供擬 既復前王道。周邊舊國容。蓬萊足

雲鄉應合懸徒龍

鷺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撥慢。草碧水通池。宇  
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騎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  
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日月還相照。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指程元振 焉得交

危機。大角。纏。兵。氣。鉤。陳。出。帝。畿。相。塵。昏。御。道。香。舊。把。天

衣。行。在。諸。軍。閱。未。朝。天。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回。歸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奪

馬悲公主。登車泣青燭。蕭蕭北上海。欲東逃敵料。

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豈無絲。緜血。膏。瀝。屬。車。塵。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陽戈。胡  
虜登前殿。王公出宿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  
色生。烽。煙。幽。人。泣。辭。難。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

此則嚴武既去遂往巴閬聞吐蕃陷京代宗出走而作

也去國傷時一此送離無窮悲慨

王閬州送奉訓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  
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吾舅惜

加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自。哀。號。詩品實境如少

春歸

嚴武封鄭國公再鎮蜀少陵楊家自閬州歸成都復入幕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即沈花草堂也語語是斯歸神理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元結有送契之西蜀序

往往難相見。飄飄愧此身。不關輕綬冕。但是避風塵。一別  
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政亡非赤望。奔走為黃巾。前去何滿



濕余。藏。異。隱。海。書。成。無。過。雁。衣。故。有。慈。鷓。恐。懼。行。裝。數  
伶。傳。卧。疾。頻。曉。鷺。工。送。流。秋。月。解。傷。神。會。面。羞。薰。黑。舍  
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王。策。不。歸。秦。錦。里。後。丹。窻。花。漢  
得。釣。輪。消。中。祇。自。惜。晚。起。索。誰。繼。伏。往。聞。周。史。乘。獲。有  
漢。臣。篤。濕。不。易。狎。龍。虎。未。宜。駢。客。則。挂。冠。至。交。非。傾。蓋。新  
由。未。意。氣。合。且。收。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吐。皎。會。偶。然  
存。燕。芋。幸。各。對。松。筠。蘇。飯。依。他。日。甯。愁。怪。此。辰。女。長。裁  
禍。德。男。大。卷。書。勻。滿。江。如。練。蘇。崖。雪。似。銀。名。園。雷。雷。翠  
嶽。野。棹。沒。青。蘋。慶。喜。王。侯。宅。時。逢。江。海。人。追。隨。不。覺。晚

歌。曲。動。爾。自。但。使。芝。蘭。秀。何。煩。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驛  
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泰。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歷。少  
城。脚。石。鏡。通。幽。泥。琴。臺。隱。綠。唇。送。終。惟。真。土。結。愛。獨。荆  
榛。置。酒。高。林。下。觀。基。積。水。濱。區。區。甘。果。跡。稍。息。勞。筋。細  
衆。粘。圓。網。綠。簾。素。細。尊。長。歌。鼓。和。瘦。小。娃。凭。藤。輪。農  
月。須。知。謀。田。家。故。態。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列。國  
兵。戈。暗。今。王。德。教。溥。要。聞。除。穢。偷。休。作。畫。麒麟。洗。眼。看  
輕。薄。塵。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為。古。重。雷。深  
舊。遊。新。會。心。情。曲。曲。踪。跡。歷。歷。一。片。寫。來。莫。名。其。妙

覺筆墨間連山覆水疊閣重樓化工天造迥非尋  
常思議所及詩家皆言情景惟少凌厲景皆是情言  
情即見景似有神工鬼谷在其家端吁可怪也

到村

碧湖雖多雨秋沙亦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菱逐花依老去  
黍成幕歸來散馬蹄稻梁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蓄積思  
江漢疎頑感町畦補酬知己分送入故林樓

遣問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漁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為未幕下祇合在舟中黃  
春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專  
歌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  
垂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窮露裏思藤  
架烟霏想桂叢信然黃鶴網直作鳥窺籠西嶺紉村北  
卸江遠舍東竹皮寒待翠楸曾雨新紅浪蕪船應拆  
杯乾甕即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酬知己  
蹉蛇効小忠周防期稍補太簡遂恣恣曉入朱扉啓  
昏歸畫御結不成尋別業未敢急微躬高鶴愁銀漢  
驚驚駭怕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

直是一篇絕妙尺牘其中臆陳情事可謂千迴百折  
矣而筆隨意轉濃淡無痕真令千古詞人望而失步

奉觀嚴鄭公廡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  
白波吹粉壁青嶂擁雕梁  
直訝杉松冷蕙疑菱荷香  
雲虛縹緲沙草得微茫  
蘄雁隨臺未川蜺飲練  
光霏紅洲藥亂拂黛石  
蘿長谷暗非關雨楓丹  
不為霜秋成元圃外  
景物洞庭旁繪事功殊絕  
幽襟興激昂徒未謝太傅  
邱登道難忘又宛然今坊屋五言八韻體格少陵真無所不有

少陵只為一腔忠憤義烈出語便自驚人是以不合於  
世觀集中安帖宛委之作以此入時何遽不如李程元  
稹古未才大難為用殆自謂耶

寄李十四自外布十二韻

原注新添司諫即萬州列駕難而依託已闕理裝

名參漢望苑漢武為太子置博望苑職迷景題典周景為典巫峽將之郎  
荆門好仲書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潤那堪楚館  
疎黃牛平駕浪翻船上凌虛試待盤溫歇方期解纜初問  
能過小徑自為摘嘉蔬者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  
素奈過雨亂紅蕖寐寐夏將晚冷冷風有餘江清心可鑿

竹冷疑堪植直作移中几秋風幾聲塵委折曲盡

以詩代書吾直作文讀之文心不更妙耶又情不尤絕耶

立秋雨院中有作即奉暮解著也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  
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窮  
途愧知已暮齒借前籌  
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  
解衣脚北户高枕對南樓  
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  
禮寬心有適節真病微瘳  
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邱

詞氣磊落又是英雄本色少陵自居儒者而其自  
臆則全是英雄不獨詩詞為然故雖律詩亦有建

安氣骨非摩切聲病者比。按少陵自閬州還成都再入  
嚴幕時已衰老無復功名之意但歲暮懷歸與庚子  
山晚年鄉關之思正是一意其浣花故居則子山之  
小園也迨武死無依復往夔州而蜀迭遭兵亂於是  
出關下峽謀歸洛陽復因亂阻南還至耒陽而卒  
流離漂泊良可悲已而瞻懷君國念切蒼生未嘗  
一日稍釋此所以為千古詩人第一請其詩如嶽峯  
積翠鬱鬱鬱上蟠江水揚波浩浩東注蕙蕩日月  
噴薄風雲氣象萬千動心駭目世之後學小生乃

有拾奉石而評其好醜把勺水而議其清濁不知  
讀古人書要此眸子何用也

東屯夜月 此則遠望始居西閣復下華溪西  
而移東屯也詩多言乃由之寄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殺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衙門青  
女霜楓重黃牛峽水喧泥留房隅此月挂客愁村喬木  
澄稀影輕雲倚細根數鷺間雀噪暫睡想猿蹲日轉  
東方白風未北斗昏天寒不成寢無夢寄歸魂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會交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英雄

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  
蜀賦飲強輸秦不是煩形勝愁多畏損神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宇客徘徊夢  
尋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斂日塵埃谷鳥鳴  
遂過林花落又開多愁病無加騎馬入春苔

謁先主廟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伴分社稷志屈屈終綸復漢留  
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  
雄國歷數元錦江元過夢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

泣鬼神虛落交為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一作漢月苔務  
玉座春閨闕兒如換歌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繁  
馬類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孰一作與關張並功臨敗  
鄧親應一作天才不一作得士一作契無鄰逢暮堪惟一作觀  
零且鈞鴈向未憂國淚痴冥酒衣巾

南極

南極青山眾西江白谷分古城疎落木荒成密寒雲歲  
月蛇常見風馳虎或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羣  
曉登危柝發孤抱夕曛亂離多醉耐愁殺李將軍

九日五首 錄一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漑源他時一醉後今日幾人存  
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為  
客裁烏帽徒兒具綠樽佳辰對羣盜愁絕更堪論

柳司馬至

有客歸三峽相過問兩京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設  
備邯鄲和親還此城吐蕃國幽燕唯鳥去商洛少  
人行疲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天鈞宮闕總主  
寸心明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老年當道路。蓬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裡。孤秀城。麥秀邊。  
濟江元自闊。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葉。春鷗懶避船。王  
門高德業。幕府威才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泛愛前。此

去委赴楚  
途中之作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文之任

星拆台衡地華事。曾為人所憐。公侯終必復。李是西經  
術。昔相傳。食德見。洗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凡  
獻龍泉。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

此離筵

以上諸篇皆暮年化境如彈丸脫手他人費盡搜尋  
終不能到。排律復鈔三十首庶乎備矣因此知詩  
父必自寓自許。而後能盡其妙。能使人心思。隨其曲  
折而入。如刻。漢之舟。武。葵之棹。步步迴旋。重。銅。器。  
方不自作者。無遺憾於吾心也。此讀書并識以示後  
人。且令讀過者皆成囊中物。偶有遺忘不難覆檢。而  
往復諷詠亦得朝夕不厭云。必擇錄者欲使賞心  
會意聚於一處故也。理氣二者充塞宇宙更無餘

物以文字言之其原本於忠孝節義關係世道人心

者理也其出以正大之思達其敦厚之意者氣也而  
於其中又能為瑰奇偉麗之詞以盡其沉鬱磅  
礴之致使萬世可歌可泣與起鼓舞而不自知則尤  
其氣之盛大而神靈者也如少陵之詩是也或曰  
何以不取父而取詩曰詩能感發性靈故也何以  
不取他家而專取杜曰杜尤其性情之至故也尚欲  
更有論述而日疾復作且誤他日特書此以明與前  
論理氣並非兩事與前講明讀亦非更端告我

後人知之

士大夫人之有家蓋自祖父立其基而子孫守其成肯堂  
肯構肯播肯穫周書取譬至為明切蓋孝弟忠信  
禮義廉耻皆體之於身著之為教而家之基克立  
子孫兢兢不怠則基勿壞而家不毀俟空虛守田  
擺脩墳墓虔祠宇此所以承先德而啓後嗣至教百  
載而不替者以祖宗之心為心祖宗之事為事故也雖  
家之運有盛衰而家之教不可有隆替克勤於邦  
克儉於家聖人之言也人未有不勤儉而能脩身者

亦未有不勤儉而能立家者子又生子孫又生孫去祖宗之世既遠而生齒日繁勢不能不自為家則家自為教而失其歷傳之舊者多矣其富者或習於逸樂其貧者或即於頹靡其貴者或安於浮華其賤者或流於游蕩即吾生所見若斯之類指不勝屈未嘗不為之惜其祖宗而哀其孫子然而流失敗壞匪朝伊夕無如何也先贈公棄功名不務教十年隱居教子至今追溯訓言驗之所見莫不然矣蓋教先人所謀之遠而慮之深為傳家之要歷教十百世而不可易者而余今日之反覆申明若衷亦可共見也

世俗浮薄與言忠孝則斥曰談忠說孝目為偽士與言勤儉則詆曰懶斤播兩笑為俗人惟篤厚誠信者然之則又嗤曰被欺受給指為騷子是以前朋交後惟有戲談此四字竟不挂於口而余亦惟於家廟楹聯用之家庭燕語訓誡兒孫或指事或論人反覆申明諄諄不厭而於燕集則不及也若議事評人惟各就是非調卷而已

親親長長老幼幼貴貴賢賢皆天地之常經生人之

性王者以之立政庶民以之成俗賢人以之迪教列國以之同風作之君作之師教王道以致蕩平順帝則而忘知識此所以泰天地而贊化育也君子修之吉所謂惠迪小人悖之凶所謂從逆也古之世民氣素樸導以善則勸禁以法則知戒是以慶賞行而天下大溥中古以降則翻然遠矣徒欲切而好德之心亡徇利亟而慕義之思減然後草竊姦究昏暮於鄉閭奪攘僑度白晝於都市矣聖人在上非不懲流俗之凋喪悼生民之日艱願其所從來者速欲使歲月之間廓然大矣勢所不

能緩之則養亂益深急之則成患愈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非謂既張而又弛已弛而復張也要在張之中有弛之用弛之內有張之權跡在於是而神行於彼使心知之險消潛於無形血氣之粗熟化於不覺而後可以言治可以言復教雖復古未能而已亂則庶幾焉漸染者如丹青之由淺而深也漸摩者如玉石之由粗而益也聖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久道化成亦在乎精一執中而已矣密運其神於冥冥之中顯著其迹於昭昭之下堯曰父思舜曰父明思而得之危而中之君何必不文武世何必

不磨虞也

右論治道凡以明家國天下之一理余既老廢國與天下非其所謀而獨兢兢於傳家之事自余家於海濱者始遷至今九十四世明季長支先業科第仕宦內外均著聲績今則子孫無聞蓋已凌夷泯沒矣余家則三支也方伯公繼業於萬曆戊戌應明至令三百年科第相續大叅公策名於開國之初上思公則大叅公之孫邢臺公則曾孫為贈公之弟余則大叅公之玄孫也今由讀書而登鄉薦有成均皆天叅公一門余以贈公之教復得入詞垣涉鄉齋而子受田直內廷晉正卿姓受履孫翰及翻並成進士官翰林外膺民社平居深念非歷世積德無以致此非贈公家訓雖致此亦不能併集一時若斯之盛余嘗聞贈公述前世事深以不克負荷是懼是以備詳訓諭以告後人功名之事所不敢知而治身正家具有先型敬不勉凡余之於論天下國家意固主於家也返而體之分殊而理密而簡之一事別而心同也而其本之於戒慎恐懼行之以惕厲憂勤有存乎意言之表者矣。所見故

家子孫零落情事形狀實有痛於心慘於目不忍言而筆不忍書者是以懷德垂戒於此然惟戒之於可明可讀根柢未失之先則可若所見非農非士日趨下流則非教戒所能及矣後人其鑒之歟明非求富也而固有得富之道讀非求貴也而必有得貴之理然惟貧者賤者而後能知明中之樂讀中之趣真有南面王不與易者而萬鍾千駟不足當其一顧也古者有道之士類多託於田畝茅茨之下酌酒弄琴以詠先王之風而求聖賢之志若昔文及東漢龐德公南晉陶元亮輩高節清風萬世仰效如鴻飛鶴峙於塵壒之外信名賢之逸軌隻千古而無對然彼皆處亂世避地自全甯把素懷璞終老蓬葦非聖世鳳麟麟游之比也若夫聖人在上朝野清平過曠代難逢之嘉會而必棲遯巖穴銷聲匿迹以為高則非聖門獨善兼善之旨矣是故吾樂明則願天下之皆安於明吾愛讀則願天下之同歸於讀吾喜貧賤之宜於明讀則尤願天下之明者讀者皆讀明讀之樂而相忘於貧賤矣也夫使天下皆相忘於貧賤而無妄求於富貴則明而

得富而富且用以濟人讀而得貴而貴復足以拯世其於  
聖王教養之政不已極其極而執其要矣謂之行義  
達道夫富有愧焉

客有見之曰子之言不已夸乎曰吾以言其志也如客言  
將教人以明必使如佃夫傭豎教人以讀必使如村  
塾俗儒假令得富得貴必且吝必且貧適足喪德  
敗名獲罪盛世而何保家之可云夫吾所謂明讀為  
故家言之也故家之子孫承先世餘蔭雖不為官  
亦必為士蓋子云士尚志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孔

子言隱居以求其志夫志不欲其大乎不欲其安用求  
為且而何物夫曰願天下者固不實能及乎天下而  
願及天下則固當及乎一國不能一國猶必及於一鄉  
一邑再不能鄉邑而其及於一家也必矣此贈公之教  
必以明讀為保家之要所以承先而啓後者端在於  
孝弟忠信禮義之大原而非苟慕富貴如世俗云  
云也

或問於余曰明讀二者孰先曰庶人之分明為先士之分  
明為要其實明必繼之以讀讀必佐之以明二者合而

後可以謂之有家或曰士以天下國家為己任今獨言保  
家何也曰天下與國家之推也士之志可以及國及天下  
而其分則止可以及一家且士之家皆自其祖宗立之而  
子孫守之享其成則必欲懸其緒而不散不憂其敗以  
失其傳也失其傳則宗祖之家壞而并祖宗之支胤亦  
無所託而不足以自存孝莫大於尊祖尊祖故敬宗敬  
宗故收族今也并其家之不保而何以及國何以及天下  
則不孝莫大乎是故不敢也或曰今世之士或有無田  
可耕因而廢書不讀者何以責其保家曰吾所云零

落泯滅情狀至目不忍觀口不忍言者正謂此也父兄為官  
不能承繼歷世勤儉之訓而惟酣豢湛樂是圖子弟習  
而安焉男不知耕婦不知織飽食暖衣以為固然以為視  
世間汲汲明讀早作晏息且曰何苦為此迨至時移勢去  
衣祿於身食餒於腹而又不能安也棄妻子而依親故而其  
家不可復問矣夫一人之家始而有父母有昆弟繼而無父  
母昆弟而祇有妻子又繼而無妻無子而祇餘一身此一  
身者即幸存勿死而家安在乎其祖宗之所留遺既蕩  
為氓焉而父兄無可託賴妻子無所依棲此何如情狀而

旁觀坐視者但有太息之何術施其挽救者我先大夫每言  
及此則鬱勃於中為之且憤且歎不得已而指以戒為曰  
後有不畊不讀者是即其究竟也說攬鏡而見之矣盡先  
及今而圖之乎則猶可為也蓋保家者非為一身之謀亦  
非為一世二世之計贈公之於此則可謂知之明而慮之遠  
矣

或曰畊讀誠保家之要世亦畊而獲富再世而已無寸土  
讀而致貴沒身而更少替人其故安在曰此則知畊讀而  
不知所以畊讀其故在畊讀之先而不在得富得貴之

後祇知畊為求富讀為求貴是但以富貴為可樂而所  
謂祖宗之傳子孫之守者茫乎未之聞也在暴秦嬴  
起者不必論而世家之裔則甚可惜也世家之先或以  
功勳或以事業或以名節或以學問著聞當當時流  
傳鄉國不能遽泯故有百年詩禮之家矣代衣冠之  
族迨其久而衰也子孫但冒前世之榮而不復問累傳  
之緒猶藉先人之澤而得以衍後嗣之榮由是視富貴  
為固有且縱心快意而於子孫之不知畊不知讀亦曰  
有富貴在要用此為一世兩世漸推漸遠而孝弟忠

信之風禮義不獨廉耻之俗不獨目所未覩并亦耳所  
未聞不獨心思所不及并亦夢魂所不接矣如是而使  
得富得貴又安知富貴之將以何為從昏寐中未旋  
從昏寐中去而已耳又與恠焉或曰是則然矣有賢  
子孫則若何曰此易知也學古人而已矣范文正公為  
秀才時即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而出入將相炳耀旂  
常蓋方其讀時胸中規模已大矣此即不具論公吳人  
也家於蘇卜宅得地相者曰大吉當出進士明麻子一斗  
之數公曰吾不堪也且非一家所得私指其地建府學

焉至今魏科甲選名臣鉅儒接踵累跡項背相望人才之  
盛冠於海公之族既蕃衍則又以累任俸祿所入著置義  
田義莊以贍族人手定規程世世守之至於今不廢葉  
亭張文敏公效之置田莊捐益其章程手書勒石亦世  
守之不廢古人身處富貴所措置者宏遠若此豈有  
富貴之見存於其中者哉假令畊讀時祇知有富貴  
則其富貴時安能為此士生斯世即德業勲名不敬  
望父正豈睦宗收族之事亦不能為耶斯亦昧畊讀  
之旨之甚者矣。或曰今世之士非不知范文正之事之



為美物特力不能身日無其力不可不有其志志者今日之空言即他日之實事若其志無之則雖有力亦不為矣族戚中有田連阡陌再世而志歸焉有者使其生前為之則力有餘裕所以不為者無其志也是以但知貸財之不可失而不知貸財之不可私但知竭一生精力當貽之子孫而不知分少半之資儲以厚其宗祖其人固由於不讀即使讀而亦未必其興起也姑置勿論富貴者天之所以陰陽下民齊善人而寵有德也善莫大於濟人德莫先於保世萬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報本返始三千三百之大原也士既習聞而親見之矣明以養諱以教此孰實貽之得不一念而從來而感然有勸於心故夫敬宗收族皆天理之自然非有所勉強何以同是子孫當安貧居賤肫然不勝其悲既富且貴漠然無關於念耶得非古人之事亦之聞弟自顧無其力而遂不復存其耶豈知弟存其志即安知我後之世無富若古人貴若古人而因得以其力效古人如父教之法父正者且為善在積修德在積積者言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則力豈不在積耶以目

前而論不能及於一族先求及於一家以一家而論力能及一二即且一二及三四即且三四力雖微對於家必有益也慮其不均慮其中廢則且附於祠墓四時之祭而居家者次第輪掌之俟力漸充而漸加為積水而成池積壤而成邱父兄開之子弟繼之志不怠則力不輟力即盡而志尚無窮此愚公之愚可以喻志士之志也果能有大功如古人者履土一朝而成山掘井俄畧而及泉何難之可畏何功之有待何歲月之猶需何期程之必計哉所謂附於四時之祭者謂祭田

也量力置田而其每歲之租即充當年輪管者之用故雖無多而不患不均不憂中廢也若無田可置則存其項俟有而置之鄉人不善行實又多貧無義不可托以財自吾家居時所見以財付人無不旋歸焉有者故不可也即存寄亦惟典舖可耳以外即難恃故為心須多防少得有濟無已則且於都下出放仍於可信行中交手非漫然也家訓必曰明讀亦是此意謂其歲入有常不至忽來而忽去故耳

富貴者時也過也不以其道得之君子不處也故君子但

有積善脩德之方並無求富求貴之術世人知傾心富貴竭智盡力盡而不惜萬計千謀而不厭豈知其來從何處極費經營往就何方曾無顧戀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至此始慳然自失矣至此而猶不恍然大悟抑又誤矣顛倒遂謀於盈虛消長之中修德往來於今昨是非之內此在常流固然無足怪曾足脩德積善之君子而亦茫為昧焉置目前不為生俟其悔於他日則大可惜耳夫君子素貧賤行貧賤則明讀是已素富貴行富貴則明而得富讀而得貴是已明得富讀得貴是則士所自致非不以其道者比君子為乎辭之然君子素蓄之志而獨限於力而不能為今則可以遂焉而不留其遺憾而又瞻顧焉遲迴焉坐失其時以致力或不逮目前之實事復成他日之空談斯亦無為貴明讀矣是故義田義莊之設皆賢之盛舉保世之令謀傳家之善計也以明以讀則既養既教遂生恒於斯復性恒於斯矣賢者於此固知為一時之良策而不欲必其為與世之承國則安敢不推祖宗之心而益深孫子之慮此則其志之所由出也志立矣。又欲積其力。力具矣。又欲及其時。三

者備而後可以學古人然而學古人非必能及古人也古人得其全今或得其半或不及半而得其一二則時可為也在乎有必為之志有可為即為之志不以待力而報不以失時而悔天下無百世富貴之家而有可以明讀百世之家若此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近年各冊所書皆以發明贈公明讀之教此又推及於義田義莊之事明讀所以保家保家者保其孝弟忠信之心禮義廉耻之舊也義田義莊所以維明讀維明讀者維其廉明而失養廉其讀而失教也世家舊族

一鄉一邑之文獻雖未世風俗流失然猶視舊族為觀法未敢悖禮傷教恣意敗壞者是天地之性未盡也是也亦由一家而及一鄉一邑之效也明讀者脩之若家固將推已及人而或一家之不保猶或尊之為士乎不得為士猶可謂祖之賢孫父之令子乎贈公之教所以為承前啓後也余作家祠聯日要想擔承何事好為留榜樣後人看蓋特述贈公心事云

恩錄錄續補

是冊始已酉正月余蓋自丁未年夏頭面生瘡數

月始愈以後目花無力適在蒙

恩膏壽之後故以恩餘為名以見余之耄老未廢筆墨

者皆

聖恩所賜也曰恩餘隨錄曰續錄曰續補皆非先定只

有此日且作此事如東坡赤壁所云聽其所止而休

焉云爾

二十九年正月恩察大學士務 潘 尚書審 祁

侍郎陳 議叙謝摺

竊 臣等忝直極廷幸選

宸眷日凜

訓言於密爾夙夜祇承每慙識見之疎庸涓埃之報乃

以三載課官之會首列 濶 猥蒙

九重寵命之頒曲加

獎勵曷嘗褻則允釐百度許慎勤而克鑒微忱更以

臣潘世恩年齒有加精力尚健荷

丹毫之盼師撫朽質而彌切慚惶渥

紫陞之隆施捧

溫綸而同般感奮 臣等惟有益加砥礪倍凜冰淵仰

戴

鴻慈期無負靖共之願交深臣勉庶稍酬

高厚之恩

替衰庶政克慎克勤潘年逾八旬精力強固皆

殊諭語也

二月十二日受田被

命充上書房總師傅仍授

四阿哥請謝摺

竊臣實本穎蒙學尤謏陋叨承

殊遇係直

內廷依

禁近之光十有四載數消埃之效萬無一分方增寤

寐之慙猶切水淵之懼茲復

綸音宏賚

任使加隆俾課就將仍資講貫伏念臣家傳儒業任

應詞垣學僅涉其離藩理未完於體要庸虛

走慮

優渥迥深聞

寵命以若驚無微表而倍惕惟有利自珍磨勤加

砥礪分陰勉期遜敏以交修寸念精誠與知

行而並進庶竭愚悃上

聖德

時與大司農祁公同

命以大學士穆鶴勛潘步軒協辦陳偉堂皆出書

房故也

大學士潘孫祖蔭

恩賜舉人謝摺

此由首壽加恩年滿事也

竊臣桑榆薄植樗櫟凡材根以馬齒之加增辱

荷

鴻慈之渥賚

膏延于世

命錫自

天撫分難安闔門共戴孫祖蔭實原非薄性尚重

童蒙衍業未嫻教有慙於貽厥科名亦跡敢說

夫繩其匪夢寐兩期益感兢之交集惟有慎

勤倍矢訓誨時加盡微忱以勉力奉公勛且孫

以讀書向上心銘夙夜時切興廉與孝之思頂

戴

雲天戴勵惟寅惟清之志

二月十七日孫祖蔭啓事府少詹事受田謝

恩摺

竊臣子孫翻樗櫟庸材芘蒙寡學幸承

養育存應清華備自供職未竭蟻忱端分循涯難勝

整戴茲復仰進

英命佐掌

宮坊邊階每近乎

星垣樞柅彌深於水腹臣伏念

恩叨三世家守一經

禁廷儆直已躋極品之榮

內院程書未奏佛時之效而俯垂燕翼疊被

鴻慈優渥至斯消埃曷報臣惟有勉勵臣子深念

國恩靡虧家訓虔共職業矢夙夜以惟寅沐浴

鈞陶歷昕宵而不怠庶冀稍副

生成於萬一

翻謝摺

竊臣知識凡愚材能鮮寡獲綴班於侍從以勵

學為職司方板載言紀勅之書曾無足岳增流

之益殊快日施茲復仰荷

恩綸鴻遠難酬權裁居事領桂坊而副掌表率端在有方踰共著

而升階編庫故云無素如臣梅鉢實倍屏營慮

有玷於清班致有辜夫

殊過自

天雨露莫名通格之榮近

日雲霞彌切依

先之願臣惟有殫誠夙夜志志所宵斯邁斯征冀靡虧

夫素業蓋高蓋厚庶稍答於

鴻鈞

時

召見問汝祖年八十六向耳聾如此說話尚能聞乎日如摺

內字尚能看乎均奏尚能

上點首曰難得然余近兩年精神恍惚雖尚見聞而衰

益甚矣胡之彌增感愧惟當加意慎重仰體

聖恩即余耄年之盛過也

昔嘗與友讀孟子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友問其

說余曰此易解也如周末諸子竝作各欲著書立說思

欲垂世立教於是言道德言刑名言法術紛紛角立究

之其本先錯其未必亂其源不清其流蓋說此等語言

文字如何見得聖人此即不論如遊聖門諸弟子固已沐

聖人之教傳聖人之道述聖人之言矣而猶或失其指而迷其歸遺其精而忘其要以其言與聖言校正如衆流歸海大小偏全相去遠矣不亦難乎即如管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一節終三十二字而帝德王道上下古今包括無遺此豈他人所能不遺其門則已述其門則望洋而歎之不暇何能復措一辭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也惟聖人在天子之位乃能體天地之心以布天地之德此仁字便是彌天際地無少間隙所以位為大寶何以守位曰人則侯王君公大夫師長

億兆萬民如星拱極皆所以保聖人之位也何以取人曰財則班爵制祿牧養斯人藏富閭閻依田守畝無乖離洋散之虞皆財也財則須理下以供上上以惠下各就其理正辭者使皆曉然於限制之不可逾分誼之不可缺反是則非為者必禁是之謂義此義字又是彌天際地無少間隙蓋聖天子在上只是執仁義之道以崇效天卑法地而一切禮樂法度刑政無不從此而生故曰天德王道上下古今包括無遺惟聖人能行亦惟聖人能言也或曰如今海表之

事如何曰此正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也任爾變化多端無非為財而我以義正辭明誓約於前守徑於後明白簡易兩處不爭是尤足以服遠人消亂萌而息逆孽也然則聖人之言不獨為當時之常經而并以該後世之定態矣故曰此義亦是彌天際地無少間隙者也

少陵排律復補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彝陵遵春

嗟為客西南喜得脫猿猴勞坐起落雁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澗道澄昔歲久為理章公價盡增家聲同令聞伯華祖父允濟與杜審言同仕則天朝時論以儒稱太后臨朝前多才接跡昇翠虛持翹翹丹極上翹鵬宴引春壺酒思分夏簟水雕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學並盧王敏書借褚薛能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近有風流作即從月嶼窟欲放蹄知赤驥披翅服蒼鷹春軸未何晚襟懷庶可憑會期吟詠款益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一作繼憂欲自於神馳踞飛動戰勝洗侵凌妙取奎蹄

少陵蓋嘗為三軍或  
如近世其著之李牧有  
張大板板等句

樂高宜。百萬層。白頭遠。恨在青。竹。幾人登。迴首。追談笑。勞  
歌。臨。寢。興。年。華。約。已。矣。世。故。非。和。仍。刺。史。諸。侯。貴。郎。官  
列。宿。應。藩。生。駭。聞。遠。黃。霸。壘。書。增。乳。鷲。號。攀。石。飢。懸  
訴。落。藤。藥。素。親。道。士。仄。刺。問。胡。僧。幾。久。烏。皮。折。簪。栴。卑  
帽。後。林。居。看。樣。穴。野。食。行。一作。魚。曾。筋。力。交。彫。喪。親。容  
免。戰。時。為。百。里。宰。正。似。六。安。丞。但。符。諫。用。賦。為。六。安。丞。必。疑。女。榮。新。裏  
丹。砂。冷。舊。碑。但。求。椿。壽。永。其。處。祀。天。崩。鍊。骨。調。情。性。張  
兵。繞。棘。矜。養。生。終。自。惜。伐。教。一作。必。全。懲。政。行。甘。陳。詆。詞  
場。愧。服。膺。展。懷。詩。誦。魯。割。愛。酒。如。澆。原。注。半。生。所。飲。清。酒。止。之。也。

字冥冥。欲避曾。增江湖。多白鳥。地。有。青。蛇。行。魚。骨。也。

慶府後多排體。愈覺蒼莽。莽莽悲壯淋漓。諸者無以測  
其畔岸。此篇前以後幅有未解語。因而未鈔。今仍闕疑  
錄之。駭聞猶駭者。令聞去聲。聞同問。如義問之問。

別蘇侯原注。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置倚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年  
猶塌翼。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此。捉搦媿老夫。豈知墓間  
舊。先拂鳳皇。翻得骨。翻蒼竹。棲枝祀翠樞。北辰當宇  
面。南岳據江湖。國帶風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劫。

事權。中趨。贈。爾。秦。人。策。莫。難。下。駟。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

秋。日。蕭。韋。述。淮。王。報。映。中。少。年。疑。和。史。多。術。恰。似。韋。不  
時。人。惜。祇。應。吾。道。窮。一。免。傷。疾。病。相。識。白。兒。童。處。處。鄰  
家。笛。飄。飄。容。子。逢。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香。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江  
漢。春。風。起。冰。霜。昨。夜。落。雲。天。猶。錦。莫。花。萼。尚。蕭。疎。對。酒  
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虛。字。從。元。氣。流。

出閣公不得專  
美在前

續得觀書迎既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煩。林。添。諷。詠。禁。火。下。散。娼。舟  
梓。園。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變。子。西。春。近。岳。陽。湖。發。日  
批。南。喜。傷。神。歡。北。吁。飛。鳴。遠。接。翅。行。序。密。銜。蘆。俗。薄  
江山好。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覲。在。皇。都。此。去。也。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玉  
府。祿。孤。此。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徹。籍。甚。眾。多。推。酒。

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北辰徵事業。南紀赴恩私。御月昇  
金掌。玉春度。玉瑋。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天意高  
難問。人情老易悲。尊前江漢。潯。後會。且深期。

江陵望幸 肅宗上无元年置南都於荊州。考江陵南以呂謹  
為尹。尋罷。代宗廣德元年。復以衡伯玉尹江陵。

雄都元壯麗。望幸歎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  
合。越鳥。舟。稱。控。吳。人。未。柱。周。王。駕。終。期。漢。武。巡。甲。兵。分。聖  
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泗。鱗。

吳李尚書之芳

漳濱與蕩里。逝水竟同年。欲往留徐劍。猶迴憶戴船。相

知成。白。首。此。別。開。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泣。然。修。文。將。管。  
輅。奉。使。失。依。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客。亭。鞍。馬。絕。  
旅。櫬。細。蟲。懸。復。魄。胎。邱。遠。歸。魂。素。滄。偏。懸。蕪。封。奠。地。  
喚。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鈞

衡溪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平生  
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由。未。合。風。雲。若。有。期。形。容。勞  
字。面。質。樸。謝。軒。輝。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烟。通。徑  
草。秋。露。接。園。葵。入。色。豺。狼。鬥。傷。弓。鳥。雀。飢。白。頭。供。宴。鳥。

此几伴棲遯。交態遠輕薄。今朝話所思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今喜識元猴。形像丹青逼。家聲器宇存。淒  
涼。憐。筆。勢。浩。蕩。問。詞。源。爽。氣。金。天。詔。清。談。玉。露。繁。仰。嘯  
却。岳。鳳。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過。逢。驛。客  
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百。年。嗟。已。半  
四。座。散。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過南岳入洞庭湖

洪波怒爭道。岸轉異江湖。郭渚分雲樹。衡山引袖壺。羣  
牙。穿。裏。蔣。碧。節。上。一。作。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  
壞。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歌。倒。帆。滿。微。冥。水。驛。孤。  
悠。悠。迴。赤。鯨。浩。浩。蒼。梧。帝。子。留。道。恨。曹。公。屈。壯。國。聖  
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泚。隨。斷。養。名。賢。隱。鍛。鑪。邵  
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橋。送。夜。烏。

北風 原注。新。康。江  
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蕪。向晚靈殘日。初宵鼓大鼙。爽  
携。卑。濕。地。聲。振。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滌。除  
會。破。浪。愁。絕。付。權。枯。執。熱。沉。沉。在。凌。寒。往。往。須。且。知。寬。



疾肺不敢恨危途。再宿頑舟子。衰容問僕夫。今晨非感  
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雲山湧坐隅。

千秋節有感八月二日為  
明皇千秋節

白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  
紀編生日。龍池整劫灰。湘川新滿淚。秦樹遠樓臺。寶鏡  
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衛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柳氣雲樓歎。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官桃。羅  
鞞紅蕖靚。金羈白雪毛。舞階街壽酒。走索背秋臺。聖  
主他年賞。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湖中一作送敬十使君之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難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少壯  
艱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血滿水。置玉壺。多遭亂實  
漂泊。蘇時曾琢磨。形容吾校老。胆力爾誰過。秋晚岳增  
翠。風高湖湧波。騫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承韋派。劉杜皆伊祁氏。堯後也。夏劉  
大商承韋氏。周為唐社氏。別浦雁賓秋。年事  
推兄長。人才覺弟優。姪過柳。豐饒意氣逐。吳鉤垂翅徒  
衰。知先鞭不滯留。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

待長沙舊驛樓

奉贈盧五丈參謀

原注時丈人使自江陵  
在長沙待恩旨先至率錢米

恭惟同自出。兩祖母盧氏  
和范陽太君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  
得鄭僑。文人藉才地。門闕冠雲霄。老矣逢迎拙。相於契託  
饒。賜錢何府待。爭未駐一作船。選鄰好艱難。薄俸心杼  
軸。焦容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  
腰。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慕翰惟率。湖山合動  
搖。時清非造次。興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瘁  
寒。休傳鹿是馬。莫信鵠為鴞。一作鴞未解依依袂。還對泛  
泛秋流年。疲螻蟻體物幸。鷓鴣羣。自滄洲願誰云。晚見

登舟將適漢陽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蔭尚存。眼滿浪已吹。衣生理  
飄蕩。拙有心。遲暮遠中原。戎馬感。遠道素書稀。塞雁與  
時集。橋烏終歲飛。席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

哭韋大夫之晉

悽愴耶。瑕邑。羞池弱冠年。丈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墨閣  
黃圖舊。福紫益。尊榮真不忝。端雅獨儵然。喜音

奈其稱公時時語

容。問。馮。招。病。疾。纏。南。過。駭。倉。年。壯。思。情。勝。鷓。鴒。鳥。長。沙。諺。  
犀。牛。蜀。道。憐。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懸。漢。道。中。興。感。韋。  
經。亞。相。傳。沖。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瑞。府。深。先。夏。江。湖。  
助。霽。天。綺。樓。闌。樹。頂。飛。桃。汛。堂。前。帝。幕。疑。風。燕。箭。箭。  
咄。一。作。暮。蟬。典。殘。虛。白。室。跡。斷。考。廉。船。童。鶴。交。遊。盡。喧。  
卑。俗。事。章。老。未。多。涕。淚。情。在。獨。詩。倫。誰。寄。方。隅。理。難。  
難。將。帥。權。春。秋。寒。晚。劍。名。器。重。奠。全。開。闢。也。若。句。言。難。得。也。此。以。人。詩。以。此。任。也。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慳。蕩。子。不。還。鄉。南。客。滿。湘。外。西。戎。鄰。杜。旁。

衰。年。傾。蓋。晚。費。日。紫。丹。長。會。面。思。來。札。錦。袍。逐。去。梅。雲。  
晴。關。更。舞。風。送。雁。無。行。匣。裏。雄。劍。吹。毛。任。送。將。

暮冬送蘓四郎僕兵曹適桂州

飄。飄。蘓。季。子。六。印。佩。何。邊。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兩。賢。  
裡。照。久。余。病。長。年。悲。盧。館。須。征。日。樓。蘭。要。斬。時。嵩。陽。初。  
感。動。王。化。久。擘。緇。為。人。蒼。梧。柳。看。雲。哭。九。疑。

奉送二十三男錄事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以。崔。州。平。以。傳。劉。半。出。外。  
揚。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梁。荆。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

氣。春。江。上。別。淡。血。消。陽。情。舟。鷓。鴒。風。影。林。鳥。反。哺。聲。永。嘉。  
多。壯。至。勾。瀆。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開。盜。賊。平。郡。州。頗。源。  
冷。橋。井。尚。淒。清。徒。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寄韋韶州

韶。州。南。交。際。等。州。得。任。王。人。以。節。中。即。史。克。復。延。補。謂。之。南。送。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聲。  
斯。共。遠。惟。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鑿。鑿。疑。陸。賈。裴。故。人。湖。外。  
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

少。陵。排。律。復。鈔。二。十。三。首。四。環。尋。罷。可。云。無。憾。獨。鈔。少。

陵。者。以。其。真。性。至。情。獨。絕。千。古。塊。詞。庶。句。迴。越。尋。常。

真。能。興。起。百。世。者。也。文。與。人。俱。在。是。則。家。訓。不。外。求。而。已。  
備。矣。其。大。篇。如。山。岳。如。江。湖。陰。晴。朝。暮。氣。象。萬。千。其。  
短。章。如。溪。澗。山。館。絕。結。烟。霞。亦。極。長。吟。遠。想。之。效。余。  
直。以。文。讀。之。無。窮。新。奇。無。窮。巧。妙。玩。之。益。深。味。之。愈。  
出。乎。披。口。吟。欲。罷。不。可。真。有。神。興。之。化。者。以。示。後。人。不。  
知。其。能。照。否。耶。果。能。照。者。當。為。文。章。解。人。其。於。家。訓。  
亦。有。以。見。其。本。原。而。無。他。歧。之。惑。矣。按。少。陵。卒。於。未。  
陽。元。和。中。始。歸。葬。僊。師。昔。陽。山。元。微。之。志。其。墓。天。寶。  
間。甫。與。李。白。齊。名。稱。李。杜。微。之。之。言。曰。李。白。壯。浪。

縱恣擺去拘束誠亦差肩于美矣至若鋪陳終始  
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  
清深廣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  
藩翰况堂與乎樂天亦云子美貫穿古今盡工盡  
善殆過於李其論如此然元白尚是論文而未及其  
忠君憂國傷時念亂一本於小雅詩人之旨也余初  
讀少陵亦未專意於律律實因元白之言乃始逐  
篇細讀有以窺見其妙因即以文讀之而益覺其  
工蓋前乎此後乎此終無匹敵信為古今之第一

人也每見後人評解多因學八比之文胸中語錄講章  
脈塞滿腹乃欲以之論詩無怪其全如夢藝也吾以  
文讀詩而世以文評詩同乎異乎抑其所見為文者  
同林各夢有不相為喻者乎後有解人自知之。少  
陵詩無一句不是意無一字不是神所以能千秋獨步  
其意之所從來者遠致其辭之所包孕者宏其神之  
所函蓋者全致其氣之所流行者大由是其法至於  
千皮萬化如風雨驟來如雲霞四映如百川并湊如  
衆嶺交橫入其中則脈絡分明觀其外則岡嶽起

伏見者說為大觀至此而止奇觀至斯而極若不能心  
知其意無以見匠心之運雖拍節極實不足為少陵  
知己不可謂此道解人余謂解者自知正恐解者助  
耳若後人勉力於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訓以求研  
讀之本旨知讀古人書所學何事則以意逆志庶幾  
得之而吾之手寫中箱亦為所付得人矣能勿望哉  
。凡解詩不以言而以意以言則滯以意則靈然其六  
指所在不可不知三百篇所以有小序而無註釋欲作  
解人當存此意大指即孟子所謂志也不知其志則

著解必錯如屈子離騷全是忠愛被後人解成怨懟少陵  
詩解家解為比喻譏刺都無是處高擬鈔五七律且  
僕他日

自漢夷犯順旋復講和名為講和實則逞志無理彼蓋以  
近年未恃船炮之利橫行海島奪據番國佔設捕頭加又  
并兼印度諸國遂恣意肆行欲以其技施之中國又見粵  
東海邊貧民冒利亡命因而勾結小安思如海島番民可  
以威劫而利誘也蓄謀構難毫無忌憚我中國  
聖人在上深仁厚澤覆育羣生近年禁止鴉片蓋為拔

救愚民此真天地之心也彼乃藉端起釁欲為封豕長蛇  
濟其無窮之欲適我太平日久四海之內熙熙皞皞不覩兵  
革忽而寇盜虎狼一時遽集意所不期過而駭走我

聖人惻焉憫之以為久告之詞不可以喻焉歎

俯從盡吏付之姑容此又天地之量也彼既不知自愧又不解  
感恩但以得志自矜迨粵民誦憤相仇而後稍見大國之  
規模中華之聲教不敵侈然而妄作無復異類也儼然  
跨我門閭窺我戶牖一旦奮其鷹據之志逞其搏噬之威  
豈可不有以防之則所以蔽藩籬而嚴鑰鑰者得不勤思

講求而密為防範近聞其通商口岸雖添而獲利轉少鴉  
片亦禁不行豈非其貪心無厭而又多行不義致之耶當  
該夷初行作難之時余固嘗料之以為中國所用於外夷  
與外夷所需於中國每歲祇有此數從前數百年來其數  
已盈無可復減亦無可復加雖多設捕頭但多添捕頭之費  
耳今果然兵彼本為利而未或竟以失利而去未可知也彼西  
洋之以天主教誘人而取財行之於番回各國可也行之於中  
國則不能中國自天地以來即是聖人開闢以後歷代相承仍  
是聖人保守由聖則興不由聖則亡由聖則治不由聖則亂天

下之人蕩揮於性靈漸摩於教化決體滄肌莫非聖人之  
道豈無稽之誅非情之事所能搖動而更易之者彼利無  
可獲而教又不行徒往來於中國邊隅之地豈不強顏或  
由此稍動其天良不能言利而亦不敢背義亦未可知也我  
之所以御夷者既託此途則惟有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是為  
聖人之道正辭則言辭對父約是也禁非則戒無爾詐爾無  
虞是也殷鑒不遠在前明之世矣明季倭寇起於自久宗宜嚴  
戒未和所立約皆廢及此否  
近福徐中丞著瀛環志畧論五印度云印度為佛教所  
從出晉法顯北魏惠生唐元奘皆徧歷其地訪求戒律

大梁要典紀載特詳其所謂恒河即今之安頤河印度稱  
為聖水諸佛菩薩羅漢繪塑之像多裸上體或身帶  
環胫束釧乃印度本俗至今未改所衣袈裟即外著  
之沙那僧禮合掌膜拜亦皆印度俗也佛法自後漢  
入中國至南北朝達摩東來演教外別傳緇流遂布  
滿中國紅衣喇嘛教起於烏斯藏地本昆連印度至  
明中葉宗喀巴別唱宗風演為黃教內外蒙古九刺各  
部靡然從風其教可謂盛矣然自回教於唐初由天方  
漸傳東北不特玉門以西多花門種類而佛法衰盛之

五印度亦多舍年尼而拜派<sub>派字已前即摩</sub>元<sub>如身四教之祖</sub>起北方  
康崇佛教太祖憲宗改印度達為外藩乃其地已半從  
回教不特不能改單而蒙古居其地者亦改從回教蓋自  
宗元以後印度佛教已不如回教之多至今日而印度各  
國或歐羅巴之東藩又雜以耶蘇教而佛教益微矣夫  
慧光照於震旦而淨土轉滋他族物莫能兩大想佛  
力亦無如之何耶。余按天地之道不容有二聖人之  
教亦不容有二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  
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中庸曰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  
遠人不可以為道聖人者天地之化身則其道即天  
地之道又安有離道之教夫尊尊親親好善惡惡  
人之性也其性剛賦之自天而凡民不能無失也聖人  
則以教維之不能離人而立道不能離人而存則教  
不能離人而設也聖人未嘗曰吾之教也今佛曰吾之  
教道老亦曰吾之教是教可以自私自私之教豈可以  
乘天下之人而施之又安能使天下之人如布帛之被體  
菽粟之果腹不可以更須離我彼殊方異域秉性既

偏緣習成俗但使我則從之耳其視回之與佛亦無以  
異也是以昔之從佛者今改而從回而亦無所忘於佛  
也曰然則獨行於中國何與曰中國請聖人之書服  
習聖人之道其於百家之說皆能區別其源流剖  
析其同異佛氏用意有善而無惡彼之自託於中  
國亦以聖人之字實能容之故耳則亦聖人之道之  
大也然自秦漢以後聖道不明而佛教適至可以謂  
之行今則聖人之教猶蒙被寓佛教特不廢云爾  
其為行也僅矣。再按五印度漢稱天竺又曰身毒

東漢時大月氏嘗殺其王而置將唐時亞刺伯回部屢  
侵割其境土宗時半為回部割據至元明則全為  
蒙古所囊括蓋五印度之地風氣柔懦又分為各國  
易為強鄰吞并其地南東西皆距海則今之西北夷  
國越洋牟利垂涎而覬奪固其勢所必至者矣聞  
彼地佛教亦尚未廢絕但視昔如晨星落落相望  
於秋矣耳夫佛教勸善戒惡斷德禁殺懲貪詐惡  
真痴嚴備持勤警者主於約己而愛人捐身而利物  
此皆聖人所與而夷俗所不便則其漸滅於德土而獨

存於中華國自然之勢也。使釋迦尚在亦必久留聖人  
宇下。不思返矣。何復恣恣於故鄉桑下三宿之幻境  
哉。按佛教初入中國時頗惑人。今則聖道大明  
而其書中一切誕幻之詞皆其徒所造。并非佛之  
本旨。中國亦盡知之。惟愚夫婦日不知書。乃信之  
耳。然於聖教無害。故得存而不行。而中國之罅寡  
孤獨亦或藉以養焉。則是佛在中國得其以辨  
其似而洗其誣。又得以盡其誠。而遂其願。必當  
助中國聖人驅除異族。扞衛王化。可知也。佛既生  
印度。不得不就印度立法。今印度既化為異類。又安  
得不歸中國聖人之化。教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  
友若斯之中。正而可從。全備而無憾也。余嘗謂佛是  
大智大勇之人。使其生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世  
必不別為文字別立名號。則其生印度。為印度公佛  
之不幸也。彼初入中國。當世衰道微。聖教泯滅。上自  
朝廷。下至閭閻。靡然從之。既而喪身亡國。前後相續  
其說。竟不驗。蓋中國無識為其徒。所誤而非佛有  
是說也。即其徒之為是。亦第為印度言之。而非為

有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中國言之也。儒者嫉  
其說而不究其故。因而集矢於佛。則又誤矣。夫佛者  
身為艱難危苦之行。以造智慧清明之域。豈為是  
說以自汙者哉。故余謂欲知佛之真諦。宜先去其語  
言文字可也。或曰。因果報應之說。何如。曰。此說乃  
本於聖人所謂患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易所謂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因果報應。而何特無  
事佛免罪。齋僧結緣之鄙談耳。聖人則曰。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制法律則曰。情有可原。日法  
無可貸。正大光明。誥教天下。仁至義盡。殺之不忍。利之  
不庸。聖王之道。體天地為之順。人心為之無一毫偏倚  
於其間也。佛既慧光四照。豈不知此大中至正之理。而  
乃為淺陋俚俗之語。自呈其陋。必不為也。余於佛書  
雖未嘗讀。而有以知其不然。蓋其徒為之。而假名於  
師。以動眾。爾故欲知佛之得存於中國。正以中國高  
能辨佛之真。而不惑於其似。故耳。若所云淨土者。為  
他族偏處入室。操戈不知主人之去久矣。瀛環志略於  
五印度疆域及歷代分爭割據。頗為詳明。可據信其

於南洋各番國今昔沿革亦屬確核惟位置方向未敢定為必無舛午身然亦足以見其大槩矣我中國既不勤遠畧亦無所須於貿遠間有能往者乃閩粵人自前代已然今已無庸設禁則亦但知其大槩足矣觀其所載王俗決不能施以聖教惟泰西人誘以耶穌教與原從之田教相雜而行而不入者則仍其本俗而已惟各番國皆稱無來由種類何以如許之多以余度之想其初生但昏蒙如鳥獸傳世既久莫能辨其從未遂總名之無來由耳實非必一種也至野番食人又是一種似狼豺偶具人形而其性故不改者既具此性則萬不能復近於人而遂自成一種耳志畧所紀臺灣後山以外尚有數處似此者乃獸而人非人而獸也。又所紀澳大利亞一名新荷蘭在東南洋巴布亞島之南週迴約萬餘里前明時西班牙遣船於南亞墨利加之南西行數月見此大地以為狹奇海外而不知地球圓轉已迤至亞細亞之東南洋也括荷英人近望海濱濕土種粟表現居民已有十萬然僅海濱片土不過百之一二其腹地則與

草叢林深昧不測土番如獸老死無往來風土山川無從探訪喚人以為百餘年後當成大國恐未然也且須漸次變化非百餘年所能效者姑存不論可耳西人近名之曰南亞細亞附近之島曰班地曼蘭曰彌日倫敦往東即大洋海直抵亞墨利加之西界巨浸茫茫別無廣土島嶼甚稀間數千里乃一過船近則淺故不能至括其所言則大地之全盡於此矣。志畧多據泰西行商所紀其羅列地圖較為明劃惟其盛稱補頭之盛似以多為貴其言不必盡實天生貨財只有此數往復流通操其奇贏者高貴之事也各國風土儉陋所紀土產並非日用所必需將用以易布帛米穀而布帛米穀又非海船所貴即有奇貨亦且棄地不惜况新奇特即有好者一二已足亦不必購免無厭也如喚人之販鴉片蓋即他貨不銷之反計其情實可知矣近因粵東禁止遠售難端益爭利也外國所需乎中國乃日用之須而外夷所售於中國反是生戕賊之患固非天地生人之意矣中國始為所愚能不歷事而悟彼竟無理作關上煩

聖主宵旰我中國臣民能無激蕩天良悅然思懼然懼乎  
思則思吾

君之育我者厚懼則懼彼計之毒我者深禍片何物一旦  
去之如脫履楮如出鳥籠是再生之樂也尚有迷而  
不悟者自外生成亦非中國所惜也今果聞其幾至不  
行減值而售亦無買者且聞食者亦云此物亦不似  
從前之佳前似為邪物所憑今則但覺無味而已此豈  
非天地助我

大君之仁而佛者亦憤其出於印度故敗之滅之而使然耶  
然則彼夷之窮於生財而後藉於鴉片其為無他後倘  
可知其為合天之下地之上所為貿易流通之數至此  
無以復加亦可知矣多列捕頭稱眾貸之盛乃彼好為  
夸大之詞明理者以理斷曉事者以事決情推勢卜  
勿遠信焉可也。觀其所列地而澳大利亞往東直  
抵南北亞利墨加之西界有東即有西然則往西不  
直抵東東界耶西洋既開亞墨利加島不從而東  
行抵澳大利亞之西耶其地在已布亞島之南則  
東南洋乃西船編至之地今之開闢新土是由東

南往耶若然則亦甚便何以不言且云周回約萬餘  
里是曾周行而約計之耶不然則千里之地即廣莫  
無垠何以能約萬餘里耶且就其所紀土番如獸則  
無知識無文字無耕種織作且其不通而云百餘年當成大  
國何見而云然耶以今日荒畧情形從民戶教稼播  
開河渠畫疆界立城郭建宮室稍就海濱千里  
內租定規模已非百年不可況欲經營土全耶泰西  
行商各國即同心合力為之亦恐不能況祇一國耶  
西域好為大言以夸於番國而不顧其他日之不暇

即此可知吾所謂理斷事決情推勢卜者如此未識留  
意夷情者以為然否也。又稱雅地曼蘭島在其東  
南喚人開墾已及大半長週七百里宜五穀蔬菜  
居民務農之外兼捕鯨魚按其書各島皆稱土  
番而此獨云居民未言其故又捕鯨之船專駕大洋  
船之制度捕鯨之法及捕之何用均未詳言且鯨既  
可捕其形狀何如書獨載於此島則是此島所獨故  
宜詳載乃畧之何耶猶日倫敦兩島在其東幅員  
倍之土番出頑食人此島去班地曼蘭不遠其俗



即與台灣生番相似而英人亦買其土製種豈亦有  
生熟兩種耶俱未詳未知其為矜夸遠畧否且付  
姑存之例可也所言多收據不能取信。前喚夷艦難時有兩船  
徑犯台灣前次一船竟被海濤湧起跌碎為我兩  
鐵後次一船竟進港擱淺傾倒亦被我鐵艦所奏  
情形兩次俱是初未尚有數船既而各船俱北駛祇  
餘一船乃欲進攻而反自敗而亦無他船相救後亦  
繼來探問者其事甚奇以余度之似是該夷從  
呂宋等處起師船赴查波慮台灣有阻別結東

南番國之船作攻寇狀而彼船得過往往不復傾  
此船之勝負存亡者而番國愚情不識其詐遂自  
陷於死地而莫之救也前次彼船破後我兵搜別一  
島尚有彼逃將竄伏皆被格殺後次彼船倒敗後  
尚搜得彼自刎之將於山後著紅呢戰衣夫彼既與  
各船同來何以不同往而獨留攻素所不習之地敗後  
藏匿蓋猶冀後來之救繼而卒無至者則其為該  
夷所結情事顯然奏報云其船砲號衣驗係甯波  
營中之物其船定為甯波滋事之船即又安知非

該夷以此物予番船船以台灣見此而懼必不敢  
拒耶不然何以多船俱去而及乃以孤船入險耶惜  
不能取供而其事終於昧昧也前曾有台灣換班  
兵船擱淺被夷人劫去人船俱無回信余嘗謂此  
兩次被自送來是其報應即又安知非我兵死者  
感之使然以復其讎耶天理固應如是即作如  
是觀可矣若然即謂是夷船天奪其魄墮入海  
穿亦可矣

文字所蒙忌者平也至工部詩乃無一語平無一字平  
讀之但覺心神震蕩志氣激揚其尋常落筆即  
有上下古今縱橫萬里之態任舉諸家方之無不辟  
易者亦奇矣余嘗喜坡公詩然亦無意中時或似之  
身至舉其全體意思神采氣韻去之尚遠韓公云  
光燄萬丈長云借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以公之  
學之文猶伏膺若此而後世淺學小生乃反加訾議  
不亦大可笑耶余每見此等輒思斥駁無此閒暇亦  
不欲費此筆墨也老年人胸中祇有教兒孫是國切  
事但鈔工部各體詩以管見其明期於有益家學

而已後人果能領畧自能識其是非不待余言也

壯游

佳昔十四五出遊翰場墨斯父崔魏使原注崔州西魏使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蒙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畧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墨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閩閩邱墓荒鈺池石壁仄長洲荷菱香嗟峨閣門北清廟映回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淡浪浪枕戈憶白頭渡

浙想秦皇燕魚聞已首除道西要章要作嚴用白鑑湖五月涼刺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香舊鄉氣劇屈實憂日短曹劉掬竹下考工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衰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機青邱旁呼鷹早襟林逐歡雲雪圃射飛曾縱輕引臂落驚鱗漁侯極鞍喜原注區門忽如鴉葛德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質王曳裾置體地秦賦入明光天子糜食名厚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一作病飲信行藏黑貂富免散班班鬚兀稱劬社

前定在厚和以洪傳  
蘇美山為西海英雷  
正美英此正序原班  
尹九

西挽者得四郎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竟死生忙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難輸梁奉陽見瑯曹引古惜興亡河朔風塵起崑山行幸長兩宮名譽蟬萬里遙相望崑崙殺氣黑少海狂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英一作岳螭虎傲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自竊補突憂憤心飛榜上感九廟赫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林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守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吳酸翰未

典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對對苦不展羽翮因低昂秋風動後壁碧蕙稍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抵數葉歲暮有嚴霜吾觀陽羨子才格出尋常羣凶逆未定何行英俊翔

前半賦壯遊則開元天寶時事也後半離亂自叙失官流落行踪則至德後事也未入蜀以前各篇以是為總序可矣磊磊落落少壯之英風暮年之血淚具見於此知人論世宜加意者眼乃可與言詩。古風敘事便是史述一篇列傳所謂陳寔

有奇氣吾讀杜古詩亦即以古父讀之先有唐詩  
讀之鈔北征等篇皆已錄入并著評語不復更寫  
近數冊內皆取排律論而次之古風獨此一篇足考  
一生出處大槩足矣老年讀書不能求多也。容  
日子居太平之世事

聖主優游歲月壽且耄耄不以閒暇自樂乃所論一  
取少陵之詩皆亂離悲感之詞意何在耶曰是  
何言耶夫亂離者即太平之反對也尋常遇事  
見此一面即須慮及彼面而此興衰隆替闕乎世

運得失否臧係於君心聖人在上宵衣旰食憂勤  
百倍於臣工豈好勞苦而惡娛樂哉以為一以暇  
逸則恐四海困窮一日晏安則致百年叢勝是以  
前代往蹟常目在之不敢須臾忘也夫漢氏以降  
萬世殷監則未有如天寶之事者矣天寶以至大  
患備經喪亂痛心疾首感慨數陳則未有如少陵  
之詩者矣夫史書敘述紀事而止欲其沉鬱悲壯  
頓挫激昂忠愛纏綿義烈憤激則方策所不及  
而詩能道之又當時詩人所不及而少陵能為之

以之激發忠義則能康又國家以之箴誦君王  
則能弼亮輔佐座豈徒雍容掄揚導揚盛美而  
已耶余所為往復流連不能自己者意在此耳方  
當更錄諸篇詳加論說以終吾年固非止於斯也  
說典前理業  
篇相發明

四月余重過鹿鳴由順天府具奏奉

旨順天府奏前任禮部侍郎杜琦重過鹿鳴請就通興  
順天府筵宴一摺杜琦由翰林游躋御氣辦公勤慎克善  
詔謀開缺後就養在京現在年踰八表重過鹿鳴洵屬熙

朝盛事著加恩賞給頭品頂帶並加太子太保銜准其重  
赴鹿鳴筵宴以示朕篤眷耆臣至意欽此

謝摺

竊臣二東下士一介凡材幸遭際予

盛隆獲致身於通顯策名科第實閱

三朝著藉清華更延再世深虞篤純虛負

昇平兩充棘闈進分校之官迭奉蕩節宣風之使勵

贊襄於部務恪恭於

經筵未敢消涇空彈夙夜屬當桑榆景暮

詔特許以優游更叨

雨露春濃

恩猶加之錫賚

垂詢動履

俯軫衰遲每自顧其庸愚疎慵猶仰慚於

高厚茲以百科載登乙榜重闕獻賢能以秩初筵曳

杖履而觀

大典乃荷

特申更優渥更

予褒揚

鑒其敬事之忱嘉與詒謀之善朝冠躋乎極品別地秩既

宮保音而帶而行而頭而街而禾而名而稽而古而輒而比而桓而榮而亦而紳而歸而田

畧同疏廣斯蓋

盛世難逢之嘉會實為儒生罕觀之殊榮臣則

何幸備沐

龍光臣亦何能敢忘竊冀憶昔年前會獻頌名得上夫

春官在今日錄

恩典又隆乎秋賦升冕多士前席而聽笙簧領袖羣

才酌斗而歌楓樓迴翔

輦較瞻望

觚稜歲月倍覺其舒長舞蹈猶形諸夢寐惟當聆

呦呦之鹿鳴庶載矢

承平雅頌之音更得附翩翩之儀風偕沐

壽考文明之化

余以乾隆己酉拔貢恭逢

萬壽東迎

鑒猷賤蒙

名試

欽賜舉人一體會試照例歸己酉科會試今六十年復過

庶鳴余年八十六矣不獨肆雅之始願不及此即

解版以後亦意想不到者也記余七載就傅初授

毛詩塾師即命從庶鳴讀起師即從舅庶坪

先生也此豈非其先兆與余引退之年即受田被

命入命尚書房之職不時

召見嘗詢及余老狀

上喜曰當至百歲此即不敢望而至今視聽未衰不又富神在

非

天語錫福之明駭與余跪起須扶掖故望

闕叩頭具摺命受田代造

上見摺即遣奏事問親自未既見受田

上曰我尚慮汝父親自未圍當以實奏步履情形

上曰此所謂國恩家慶非獨汝一人之福亦非汝父一人

之福乃汝家祖功宗德所致也余恭釋

聖語所以錫極教孝者莫不包括又因以窺

聖學之大也謹服膺以教子孫謹識勿忘則我祖宗

悉受

天恩而子孫家蔭可知矣

順天府奏摺

欽惟我

皇上德隆仁壽

治煥文明慈禧掄才

鉅典欣逢

盛世華筵洽禮者臣再遇巍科茲查前任禮部左侍

郎杜培恭摺

省方

賜登鄉舉始自清華通籍旋經稠疊銜父轉三部以宣

勤式替

宵衣之治邇世年而奏績恒四

晝接之崇迨邀

詔旨以遂初旋紹徽謨而啓後

光依輦較夢繞

厥後衍家學以教忠渥蒙

褒美釋

天恩而

膏壽永錫康疆三世登瀛海恩

三朝而荷寵八旬益苜重逢八月以觀先欣看一品之文臣

過椿庭而侍養待赴九秋之嘉宴瞻

楓陛以承

麻屨等代達微忱幸彰盛事迴潮迎

鑿第頌閱六十年顯優之期近當卹

闕介釐合億萬姓腫歡之會

丙午科致任大學士阮晉加太傅在籍支全俸重

赴席鳴謝摺

竊<sub>臣</sub>維揚下士佔畢庸庸蓬山之薄植初學班軌  
躋於卿貳浙水之迴翔未久任更兼以封圻擁節  
頻年和羹迭試受

三朝之寵過蒙

一德以感孚復因景迫桑榆實衰蒲柳荷

生成於格外俾休沐於田間開綠野以神怡願

彤闈而夢遠凡此

恩暉之曲被愧無塵露之稍酬茲者丙取重過午科載啓

龍光特育蟻烟增慚壤流無補於

高深逞云品學鞭策難加諸衰邁莫有勳勤况端醇

逸華冢之

褒更懋著被

溫綸之獎傳堪作輔稱太者位列三台俸以酬庸給全者功

高專閭

愚至渥也 非常<sub>臣</sub>何人斯頻膺

異教敢收稽古頭銜漫繼乎桓榮跡並歸田齒德敢希夫

疏廣憶昔有蓮應席

九重之雨露猶新於今百里扶鳩六十之年華如駛

鳳轉頌從

日下依然咫尺

天顏瞻輪幪自秋中止是十千

壽宇踴跚步履健望

闕以叩頭鼓舞

昇平效稱能而引領昇峻秩而凝丞滋厠駕鈍難堪

拜詔稽而恭養長叨

鴻慈莫報<sub>臣</sub>惟有心傾葵藿樂

熙朝化日之長詩詠著莪頌

聖世得人之盛

適見此兩福因即附錄於此湖州以作筆檀名不意二

十年來竟失傳投遞壞至此可恨之至四月以下皆新

購者皆盡氣力不能隨心應予其筆實取未者較此

尤此劣不知以後尚能復舊否此真翰墨文字一大厄

并附記之吾已老不復相閱不能不為後人惜耳得令

後進皆成塗鴉是何世界

四月十五日郵抄奉

上諭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廉餉勞師近年雖畧  
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則柔不得其平流弊愈出愈奇朕  
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待之蓋小屈必  
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曠夷復中粵東入城之請督且徐  
廣縉等連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本日又由驛馳奏該  
處商民深知大義捐資禦盜紳士實力助勦入城之議已  
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不折一兵不獲一矢該督撫  
安民撫夷處處皆扶根源令該夷馴服毫無他強可以履  
乂相安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殊勲徐廣縉  
著加恩賞給子爵准其世襲並賞戴雙眼花翎葉名琛著  
加恩賞給男爵准其世襲並賞戴花翎以昭優眷葉名琛  
二枝著徐廣縉葉名琛分別祇領特恩烏蘭泰花恩東  
額洪名香祥麟合力同心各盡厥職均著加恩照軍功例交  
部從優議叙候補道許祥光著加恩歸入新班遇缺先用  
不論繁簡缺出即選候補郎中伍崇曜著加恩以道員不論  
雙單月歸部選用該二員並賞給三品頂戴所有粵省文武各  
官著徐廣縉等擇其在事尤為出力者酌量分別保舉候朕  
施恩至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知大義有勇知方

固由化導之神亦係天性之厚難得十萬之衆利不奪而  
勢不移念其翎戴之功能不惻然有動於中予著徐廣縉  
葉名琛宣布朕言俾家喻戶曉益勵急公向上之心共享  
樂業安居之福其應如何獎勵並分別給與匾額之處著  
該督等第其勞勩錫以先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餘均  
著照所擬辦理欽此

此事

聖量之大

聖德之宏畫史之能稟

神謨邊氓之能伸大義諸善俱集庸功克奏斯謂無憾  
當海夷初作難時余即持此議而當時在事諸公  
不以為意屢致敗衄終於遠就屈從苟且告竣既為  
所輕焉能便了直至無理肆行而復後義民摩起  
乃得天羊帖耳何以故彼未通商是彼有求於我乃  
先與我為難此固我臣民所共憤誓不俱存者也前  
即聞米利堅人云該夷性同野狗人若退走彼必進  
迫若反而相向則彼亦恐懼而止當事不識夷情  
只想羈縻籠絡不知示以軟弱彼愈以為可欺愈

出愈奇蓋由此也前既通商而百姓獲憤一炬燬其  
夷樓該夷始有戒心余復祈制軍云此事只為  
忠肝義胆慷慨激發非生於富貴者所能遂使  
東南半壁門戶大開藩籬盡撤今欲再樹垣墉重  
嚴鎖鑰雖惟賴有此若復辦理顛倒事將不知所終  
惟大家振庸起懦則猶可為也通商以後又閱數  
年而能就安定卒出於此蓋兵威雖不可恃而眾  
怒實則可憑天理人情非利欲貪詐所能奪也聞  
廣東民間有傳檄云四府四十餘縣義民四十餘萬

生為大清之人死為大清之鬼決不受夷人玷辱若該  
夷自知罪大妄分斂戢則已若想入城肆虐使當即  
日興師必盡殺而已其義烈憤發之氣可以想見我  
中國二百年

深仁厚澤覆育生成之赤子何至如番回海島之不識尊  
親惟知生死該夷之情味不足怪何至我當事者承  
聖主倚畀并不知身率禦侮之兆庶壯敵愾之威靈遂

使

宵旰憂勞頃在莫釋民病歷年乃得稍抒

謀願念即既經此事以後或有邊圉之事庶可以得其要  
領不至一悞再悞履蹈前轍乎余有論用兵時宜  
宜三篇乃承二十一年寄外省之書專明此意錄  
存稿中非謂見事之明乃理固如此耳

上諭有餘照所擬之語想尚有善後章程再覓原摺觀  
之亦欲識其心思謀畧之詳更為發明一二也余前  
寓書樞密極言夷不足畏云豈有坐家之虎不勝走  
野之狼云猛將之下必無弱兵孱帥之前必多懦卒  
云俗語有攬過腰拊開探之言今以攬不過腰之

人為任聽揜探之計彼則肆意恐嚇求遂所欲展轉  
迷悞豈有了期云既無方畧又無布置祇以走為上  
策迨走既不能必以和為妙計豈知和之事決非走  
之人所能辦乎云披肝露胆曉諭激海疆激厲忠  
義使旬月之間風行萬里是為今日急計云卒至  
之患易稱養成之疾難醫祇願暫緩於目前不  
思留禍於事後迨至前進不能後退不可跌足靡及  
搏頰何益蓋皆主於此意既而外省層層錯謀非  
不得而廣東義民起而奮臂一呼同聲響應乃



使該夷斂手退避底績厥功終不外此何則煌煌天朝禮教信義之邦自古以為宗主

聖君在上撫馭四夷遠人無知原不足校而及恃其長技

敢犯天<sup>我地</sup>拜國公肆馮陵我中國識尊親漸聲教

億萬人民必無俯首生觀<sup>此</sup>之理其義激於中而胆橫

於外乃自然之天性當事不知因而用之豈可云忠

豈得謂智非威南兩塘西云紙袴習深風雲氣少

者耶恭讀

聖諭詳明剴切不獨識此事之始終亦以膺迪<sup>工興起</sup>臣

策勵於無窮也。復聞江南上海彼買地蓋西洋

堂誘入教海邊無賴偽為徒者彼則予錢數百既

而未者日衆彼不能繼遂停止不給而游民喧鬧竟

如討債彼亦不敢復爾彼耶蕪教入者必自歎父母

神主自誓為耶蕪所生即此一端中國雖不識字

人亦知其邪妄必不從也西夷心思精巧乃皆用於

造器竟不知倫常天性宜其於人事盡昧也前見

近人所著有其新聞紙一條云有彼國譯出中國

四書並無甚精義我等不可為其所誤云此可

知其性習陷溺於利欲絕不知天命人性聖教為何

物也宜其遂以背棄倫常從耶蕪為是也然欲以

誘中國之人則亦大愚矣一試不行而該夷之計窮

矣惟以鴉片陰毒中國然中國貪鴉片之人不遵

王法不畏天命皆應殺之人藉外夷毒物以除中

國蠱賊安知非造物之意加厚中國使去惡而存

善乎惡既去此物不行亦不慮其不去也大抵夷

人胸中只有貪詐二字其驕矜橫肆皆所以濟其貪

其爰眩反覆皆所以行其詐彼於番回各國則貪

詐皆非其敵是以能遂其欲妄謂中國亦然故著謀

構豐而有今日之事恨我當事者全然未慮震怒失

措大為所輕遂至寇盜竊門豺狼入室猶然未厭橫

生枝節而有入城之議又有文地之舉幸皆義民

同忿拒而不行若其行也則貪益生貪詐又思詐不

知其于湖底矣幸當事能知其意善用眾怒伸正

理而絀邪謀乃令夷術百端一齊收拾裹裏而去

聖心嘉悅錫爵銘勳謂辦理盡合機宜信不虛也前人

謂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殆者也今則所謂知彼知已

百戰百勝者也為

聖主任疆域為

國家揚聲靈可不稽亦眾不詢於謀賢而往也

狀

上諭復奏悉合機宜之處余伏處之人不得而知也但聞人

述一事云前定約後我砲臺守兵皆撤後船經過竟

棄一砲推去砲臺一角時守者祇一兵亦即還裝一

砲竟將其船擊碎彼欲我治此兵之罪我當事不知

而答正值今督滋事直取此兵面加獎勵立拔千總

即此一端而機宜之卷中可想而知矣今督既滋事與

新撫兼議論俱合新藩李亦素得民心者新集則

先經辦理夷務者也徐督謂曰君三品大員未便與

市井細人議事此後不必相問可也即此一端而其

擇人與共又可知矣彼夷不得入城乃邀此徐督到其

船與見徐督徒一二人徑往見其排列帶刀兵士問曰

此何為將嚇我乎我既來是不懼既不懼則安用此為

彼乃揮去彼曰中國百姓不怕官乎曰百姓不順理則

怕官順理則不怕彼曰我將帶兵入城曰甚好我在城

專待遂回而彼竟不敢至即此一端而所以悍其胆而

奪其勢者又可知矣是皆所謂機宜者也能如此何

事不可理何物不可服如前督與將軍等但治絲而

琴耳如何得了耶。凡余所紀述止欲明此事辦理

之得失若前此地方文武官吏或臨事奔避而逃或

先事引避而去所在多有彼既無與辦理亦非余筆

墨所及但取死事諸公激勸忠義對此義民無媿

耳

嘗與天司農春浦相公論夷人之事曰夷所恃者砲我亦以砲

敵之何以我乃不敵嘗思其故非我砲不如敵砲乃我人不如彼

人耳竊謂外省講求但言準頭不知兩陣相對生死在於呼

吸心動則亂即平時極準而臨事則非且雖甚準而裝而

不及或及而力盡皆與不準無異竊謂宜於廣東募敵死

之士三千人別立一營操練錢糧稍厚至用時又倍給之死

於陣者養其妻子有功按其大小加官陞賞仍在本營至

海疆別者有事亦即撥往要害之處專管發砲於其中立

守砲三人裝砲者也監砲二人監視其裝之早而不及與速而

僅及者也此兩種皆用撥來之人又有司砲管理拾運安放抽

擬另裝諸事及隨時察看開視看守每一砲五六人即用有  
事省分操練之兵又有護砲每砲二十人亦即用本處為鎗  
兵所以防搶砲者也福建不須操浙江擬操二百江蘇擬操  
一百大江口內京要宜操三百山東宜操二百天津宜操三  
百京師擬四百共一千五百名餘一千五百名防本省或本省  
不須用則以各省京師續操至而操不敷用則置於要害之  
地而餘用本省素練之兵可也如掌砲受傷即監砲亦可  
代操此特懸擬大藥要在臨時各按緩急酌量非一定  
而不可移也大抵要害砲多又為敵所注力之處則詳加講  
求預為佈置非紙上所能確核者也又江南現在業經設立  
安置之外若再有一二處暗砲為敵而不防尤妙此在外省  
審察地勢密設暗藏非地雷之謂也至於製造鎗砲藥火  
之法外者必已精詳但須精心實力為之不可絲毫將就耳  
獨與邪公言之者以備他日或有須用之時好建議為之也  
此因廣東守台一兵運砲擊碎夷船之事復思及此若  
我能業而必中中而必碎則夷亦易制彼決不敢與心造  
禍矣譬之作文以砲禦砲是其題目養死士立營是其  
主意至如何立營制如何定營規如何真兵餉如何

備軍裝器械如何操練如何賞罰千頭百緒皆須想  
入深微斟酌盡善方成一篇文字及其運用又隨時  
審勢因地制宜不執一定方成一篇靈活文字使  
用而無遺任而不滯不用則已一用必效方是百發  
百中文字此在督撫曉兵事諳兵機者勤思博訪志  
心參覈而為之非余筆墨所能及也。先王耀德不親  
兵臣武觀文而天下治此為治世言也自三代既遠聖王  
不作禍交相尋如此而不言兵是悞國也雖今  
聖主在上仁育天下不有能無外夷之事彼以禮未我自以  
禮往乃無端稱兵犯順肆行非理則又安可不揚武伸  
威制其魚然之勢而使服我函育之仁余於廣東事  
定之後仍言火砲之備者誠以外夷貪德無厭不能以  
其一時而信其不復反也死士掌砲乃余前所未及而  
亦各省佈置善後所未聞故特申言於此無事時可  
緩有事則軍要軍先莫急於是也倘得採用勿美用  
余亦可云

聖朝無棄物矣

恩餘錄續補

是春自四月末始近年所書實皆名恩餘錄可也分  
為錄續又分為續錄補者特隨其先後紀之以使  
覆檢云爾前卷復鈔工部五言古詩一首因於此卷  
復行接鈔而以已意評論或言詩或并言其時事  
取少陵之精神與後人相映發性情文字或有緣  
余言而得其益者於余之述庭訓以啓後人亦不為  
無補矣已酉閏四月十一日石樵老人書

余觀今世言詩者皆以字句言之無怪詩之一途竟與  
父絕不相入也因取少陵長排及五古大篇玩其章法之  
結構筆法之轉換層連脫卸曲折迴旋俯仰有神屈  
伸有節沉澁頓挫揮灑淋漓乃全然與父無異若如  
世所稱某字某句如何奇如何妙者特其一技一節不  
關全體之經營豈見大家之本領耶余以文讀之然後  
知公之自比班揚正以氣格雄奇才力浩蕩與之頡頏上  
下耳班揚以文公以詩詩即文也余為此說儻亦開後  
學之靈思業昔賢之秘籥者耶

恩餘錄續補

邨抄江督李星沅片奏再任等前因江蘇水師廢  
弛雖極力整頓驟難轉弱為強計惟破格用人可  
望振興士氣不得已籌募水勇擬將尤為出力者拔  
入水師奏請鼓勵查此次水勇係由紳商保舉素有  
身家之周鰲胡維榮充當總頭另舉誠實無過之  
人作為頭目每頭目一名各帶散勇數名數十名不等  
仍聽周鰲胡維榮約束前有水勇頭目武生周永清被  
拒落水身死奉

旨從優賜卹即周鰲之子現在頭目中亦尚有武生職監  
在內是總頭頭目二項未應本自分明江蘇水師在洋與  
盜船接仗之事向兩軍有自上年六月周鰲胡維榮管帶  
水勇隨同官兵出洋後該官兵互相角勝耳目一新數月  
以來兵勇共追剿十一次生擒盜犯一百十四名擊殺及  
落海死者無數幸獲盜船十一隻擊沉六隻救回被裹  
商船三十二隻被擄難民一百三十餘名並無妄掣為匪  
及不受約束情事者有成效人所共知現在水師出力弁  
兵經臣核計功績陸續進行升敘而遇事敢前認真出

力之懸頭周蓋胡維榮以非營兵出身獨未獲選英  
叙似覺向隅更怨壯志一躍各懷觀望勇不赴募兵無  
應援水務泄沓如舊遂致前功盡棄殊為可惜查江  
蕪洋面擊擒盜船周蓋在水勇中首先冒險其赴浙  
江洋面搗穴赫渠則以胡維榮為軍洵屬始終勤奮諸  
併賞戴藍翎以外海水師千總拔補出自  
天恩奉

旨俱照所請云

先是該督奏添募水勇事宜經部議行令先行  
入伍有功再行甄拔蓋部臣所守者常法也該督  
所運者兵機也何以言之此等公舉由於紳商之  
人皆必義勇著名必不願入尺籍伍符與官府伺  
應動見拘束者比且本為營伍習於懦弱毫無  
振作故另設此項不隸水師一以應援壯其胆一  
以奮武愧其心也海洋捕盜乃水師專責今過盜而  
水勇徑前水反隨其後則被噬無詞其勢不得不向  
前既向前其勢不得不奮勇相形相激又在生死呼吸  
之際拚命相爭則人人皆萬夫之雄矣此所以勵水師

飭海防也不獨此也海濱之人未嘗無出類之才無所  
用之則亦甘於無用老死無知者未嘗無義烈之士  
無人知人之則雖目擊不平而孤鳴無和猶之無用  
而已若由此而忠義才能有以自見以類相招以氣  
相應則廣東之義民五十餘萬而近者夷人欲脅  
以兵省城一呼即有十萬彼夷遂銷踪而去江南亦  
將似之雖通商而無非意之虞矣夫抵邊疆之事  
部中雖有常法而相機度勢通友達權則在手  
督撫之欲為謀畧不可以恒格拘也若自無方畧而  
藉口於部議至敗壞國事而不恤則督撫之責有莫  
辭其咎者矣

辭其咎者矣

高適渤海人解褐為封邱尉不就

送高三十五書記  
崆峒小麦熟且願休玉師請公脚主將馬用窮荒為  
積石軍無歲不熟吐番履之遊人呼為吐蕃麥並哥舒翰  
大破之後不復復至又見其石堡城然自此河西用兵不已故  
道言載之  
欲使告類 飢鷹未飽肉劍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  
幽并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控楚辭唐詩尉有非 輕受鞭撻借問今  
何官觸熱向武威蒼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  
更源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待旌麾此行既特遠足

以慰所思一作亦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時常恨結歡淚  
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慷慨中腸悲驚風吹黃鶴不  
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加早  
寄從軍詩

此方在未亂時而公憂時之思開口便發則胸次可  
知未段祇一送別層次轉折寫得淋漓乃爾又按天寶  
中詔徵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至京師就選李林甫忌  
之奏令考試遂無一人及第者公詩所云軒下考工第  
者是也此送高適為哥舒翰書記又有投贈哥舒翰

詩蓋當時幕府參謀亦文士出身之地而公拾遺失  
官以後就嚴武入蜀武亦奏充參謀檢校工部員外  
郎也但公時已老而武又死遂為羈旅以終耳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以下皆  
系來作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吁王事有去留偏側  
兵馬關主憂急良籌子雖離幹小志氣橫九州徒身艱  
難際張目視寇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鑿與駐鳳翔  
同谷實西扼弱水道南鎮扼罕阨此邦承平日剝劫  
吏所羞况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

令姓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辭太白脚走馬仇池頭古色  
沙土裂積陰雲雪稠羌父豪豬靴羌兒青兕裘吹角向  
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秋古來無人境  
今代橫戈矛傷我文儒士憤急馳林邱中原正格鬥後會  
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且復念良友徑手步道即  
論兵遠望靜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授

塞蘆子蘆子關屬夏州北  
去塞門十八里

五城何迢迢朔方節度領定遠安豐二  
軍及三受降城為五城迢迢隔河水邊兵  
盡東征城內空荆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畧

大荒東嶠函蓋虛衡延州秦北戶塞門鎮本屬延州開  
元二年移就蘆子關

猶可倚馬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薛景仙  
為秋風  
却賊寇旁制山賊起近胡昆戎徒為退三百里蘆關扼兩  
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聞胡行速如鬼

循畫形勢如目睹誰謂少陵但父士耶

留花門甘肅東北千餘里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堡又  
之東北千五百里至回紇牙帳南宗遠西京葉護薛歸秦

戰兵留在沙苑今歸靈夏取馬  
更為陸下取取范陽餘孽

壯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  
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乘羈縻固不約胡為傾國

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鸝君  
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馬休飛哀笳曙  
幽咽田家震恐懼參倒桑枝折沙花臨清渭泉香草豐  
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激烈一作胡塵喻太行雜虜抵京  
室花門既酒留原野蕭瑟

深憂長慮皆閔大計明皇欲却戎狄戰征不已而荒怠  
致亂反借助於敵而不能復顧其慮充後世之炯鑒也少  
陵詩中蓋屢言之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我未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  
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經整魚  
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志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  
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若吾手春春章梓州開筵倚  
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戴紅襪此樂幾難  
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兩  
憂遊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如否終作商  
荆楚安排用楚史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  
書無使長回首

忠厚排側三百篇去人不遠此嚴武入朝蜀亂避地  
梓州之作

寄題江外草堂原注梓州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遭  
亂到蜀江以疴遣所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  
上无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麋自覺面勢賢臺亭  
隨高下敵對當清川惟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  
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鶴摩蒼天古未達士志  
窮受外物牽願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  
慘澹凌風烟事跡無固必幽貞媿雙金高念四小松蔓草  
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

草堂武復銀蜀公自梓州遷成都故其事

昔我去年堂安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道無虞請  
陳初亂時反復乃緝免大將赴朝廷羣小起兵凶途知  
益為其下事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嚴西取印南兵北  
斷劍閣隱布衣教十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間蕃  
漢殊西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腕福自及梟獍  
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唱

和作威福孰肯辨無幸眼前列。祖。械。背。後。吹。笙。竿。笑。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錢。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婦。朝。廷。法。令。在。此。又。足。驚。呼。賊。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孤。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難。燕。入。門。四。松。在。步。屨。萬。竹。疎。舊。天。喜。我。歸。依。徊。入。衣。裾。鄰。舍。喜。我。歸。酌。酒。携。胡。蘆。大。官。知。我。未。遣。騎。問。所。須。城。郭。知。我。未。賓。容。隘。一作。邨。壘。天。下。尚。未。肯。健。兒。勝。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

以詩叙事始如史遷筆法騫騰者情頓挫余所謂古詩作古文讀者此尤其易見者也諸同人評史記云風雨合離波潮上下以此八字讀少陵詩亦足以見其大

張矣  
揚旗 原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嚴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江雨。娘。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南。肅。有。異。聲。初。筵。閑。軍。裝。羅。列。陳。廣。庭。庭。空。六。馬。入。駭。駭。揚。旆。旌。回。回。僊。飛。蓋。燭。燭。送。流。星。來。纏。風。颯。急。如。掌。山。岳。傾。林。歸。俯。身。盡。妙。取。畧。地。平。虹。霓。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三。州。陷。犬。戎。

廣德元年吐蕃西和維保三州 但見三嶺青公未練猛士欲奪天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宣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荆

大將旗鼓三軍之耳目形容嚴旗有勢有聲即此如見軍陣進退回旋旋發動無常利行止莫測不似後世直成無用也少陵胸中故自無所不有

別蔡十四著作

曾生慟哭後容落無其人。要知蔡夫子。高義邁奇倫。獻書謁皇帝。志欲清風塵。流涕滿丹極。萬乘為酸辛。天地別瘡痍。朝廷多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

已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嚴武扶觀歸成秦。已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眾散散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禱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能耕桑民。積水為三峽。浮龍倚長津。揚舫洪濤間。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玉城通北底。元甲眾不散。兵久食。忍貧窮。谷無粟。帛使耆耆耆。因若逢南轅吏。書札到天涯。

曲析淋漓情事兼盡

杜鵑 首有西川有杜鵑四句以非正意所闕未錄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  
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喧。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  
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  
聖賢古法。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  
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上皇自蜀還。居南內。肅宗以李輔國離間。遷居西  
內。上皇自是不食。怏怏而崩。詩蓋感是而作。天寶  
之亂。上皇至於失國。然人心未去。忠義尚多。自肅宗此

事絕滅。天常而唐祚不可復。永矣公蓋心傷之。而不散  
斥言也。官闈無父子。朝廷安得有君臣。自茲而後。官  
寺大張藩鎮。日肆禍。安相尋循生。迭起一往而不  
可復。挽千古興亡之大蓋也。莫切於斯矣。貞觀開元  
唐之全盛。太宗明皇。唐之英主。而一代禍亂。皆起於  
此。可不畏與。嗚呼。人主舉動。至出於臣子。所不敢言  
亦曰殆哉。

八哀詩 鈔王季康三篇  
贈司空王公思禮

司空出使矣。高車重輦。剗劫歸。追隨燕薊。見額鏡物。  
不隔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靖未甚。叛行聞天。戎  
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  
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鑼。洗劍青海水。刻銘  
天山石。九曲非外藩。其王轉深鋒。飛兔不近。駕鷲鳥  
首。遠擊曉。達兵家流。飽聞春酒。癖胸襟。日沉靜。蕭  
蕭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  
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將梁益。胡馬纏伊洛。  
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救。逼公時。徒步至。請

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問道傳玉冊。唐昭宗奉冊命至。諫工以  
為可欺。以是後致遂釋之。  
天王拜跪畢。讓議果冰釋。翠華奏飛雪。熊虎互斤陌。  
屯兵鳳凰山。帳殿注涓關。金城賊咽喉。景龍四年。改也。平縣  
為金城。非河西之金  
城。詔鎮雄。兩極禁。暴清無雙。爽氣春。湘滙蒼。有從公歌。  
野多青青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李光弼從河陽代  
守。守司空。恐懼。祿位高。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寔  
守司空。  
旁。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皆  
觀文苑傳。豈徒蘆蘭續。嗟嗟鄧大夫。卒終。餘。戰。平。太原。  
為單果  
所救

未以彼尹之事觀前尹之能緩服軍眾而惜其績之不傳也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志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慈奔意不愜人安若泰山冀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屋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衰復自喝石未火赫乾坤獵高視笑稜山公又大蘇捷異王冊崇歟王也寶應元年光弼封臨淮郡王小敵信所怯離兵鎮河汴千里初安帖上元二年為副元帥統河南等青蠅約營風雨秋一葉西省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

未入朝死沃然快魚朝恩郭元振日謀中傷之此善入魏語入後疾疾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道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典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睡光彩烈士痛獨壘直筆在史格未沈梅園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櫂扶卿和箭未濟失利涉疲菴竟何人淚涕已東流

此尚是代宗時不鑿於李輔國而猶崇一魚朝恩至令社稷功臣憂福畏譏不敢赴台誓以死此少陵所為浩歎也即百世所為痛心也請小雅祈父之章而慘然矣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岳全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嶷然大賢後補武父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一作盡落筆四座驚應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高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乘輿出雪涕風悲為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闕城穿莫雲臺仗飄搖沙塞楚江山少使者笏欽凝皇情壯士血相視一作忠臣氣不平密論自觀體揮疾峻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廟

丹青明匡汲俄寵辱銜霍竟哀榮四登會府地收長安寶應元年拜京兆尹兩鎮劍南京兆尹三掌華陽兵初判華州遠東川京兆尹使兼成都尹是西登會府也京兆尹充劍南節度使再遷黃門侍郎兼京兆尹尚書無履聲復尹成都節度使南三帥蜀也京兆尹羣鳥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父翁儒化成公未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失壁壘虛館開蓬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柳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大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世程炯炯心在沉沈二豎嬰顏回竟短折首誦徒忠貞飛旆出江漢孤舟

轉荆衡。虛無一作馬。駘。笛。悵。望。龍。驤。空。館。老。賓。  
客。身。上。魏。髻。纓。謂武泰為恭謀。魏檢  
校工部自外郎也。

古詩通篇排偶。詩者不覺。此是何等力量。非兼子長之跡。  
孟堅之密。孰能為之。詩家惟子美獨有千古耳。按少  
陵始與嚴挺之為友。其入蜀。蓋由嚴武招之。入幕。故自  
秦州就之。集中與武賦詩游宴。往來始終無間。武  
卒之後。慨惜流涕。見於篇什者不一而足。豈有欲  
殺解之事。唐書乃採世俗流傳無稽之談。豈足為信  
前人辨其為有良是。故附識於此。令人好疑。又好

信。正坐無細心。明眼耳。讀書者戒之。世象道微。人心不  
古。乃有蜚語流言之事。曰蜚。曰流言。其忽然而至。不知  
其所從來也。少陵副腸嫉惡。或因醉觸。忤同列。不  
悅者。遂造斯言。謂其幾被見殺。特大夫救之。倖  
而獲免耳。此語遂流聞當時。而作史者無識。亦  
遂採入。求本傳。若以為新聞也者。不求其端。不訊  
其末。而令千百載。以為口實。甚矣史兼三長之難  
也。夫亦府所存。尚或外誤。况民間私記者乎。身聞  
口說。難以好惡之私。鮮有可據者矣。

同元使君春陵行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示官吏二首。志  
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  
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恭踏天  
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得已不意。復見  
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軌。  
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  
時藥力薄。為容羸瘵成。吾人詩家流。博采世上名。紫葉

元道州。前聖長後生。觀乎春陵作。歎見俊哲情。復覽賊  
退篇。結也實。國相賈誼。昔流勸匡衡。常引經。道州憂  
黎庶。詞氣浩。浩。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借。一。作。華。星。致。君  
唐虞際。淳樸懷大庭。何時降。聖。用。爾。為。再。青。公卿者神  
化之丹青  
批。詔。永。衰。息。豈。唯。偏。甲。兵。悽。惻。念。誅。求。薄。飲。近。休。明  
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纜。涼颺振南岳。之子罷若驚。色  
沮金印大。興舍滄浪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  
渴太甚。溘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  
吟。內。墨。淡。字。歌。倒。傾。感。彼。危。苦。詞。庶。衆。知。者。聽。

忽遇同慨替之暮之復願天下同之而不必其人知之  
所謂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一此熱勝如塑如繪世有  
若斯人乎千秋而後尚有所慕於執鞭者

覽柏中丞兼子姓教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

美載歌絲綸

灼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深誠  
補王室勳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心  
竹帛新添照乾坤子弟先年伍芝蘭疊瑛瑞同心注  
師律瀟血在戎軒絲綸寶具載級冕已殊恩奉公舉

骨肉伐叛經寒溫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飄每聞戰場說  
歔歔氣奔聖主國多盜賢臣則尊方首節鉞用必  
絕稜沱根吾病日回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扼腕事推數  
期高騫與元使君  
為同竟

贈蘇四侯

異跡昔同遊各云廉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馬日  
衰息乘輿七九重有才何棲棲持老委所窮為郎未為賤  
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不得豁心胸已蜀倦割指下懸成  
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微尚多子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東乾

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西菜色少壯歎老翁沈乃主  
客間古未偏側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  
馬皆印飾一請甘飢寒再請甘養蒙

亂離之世寄託諸侯全身遠害告我良朋此在大  
歷時少陵歷父已深故其辭意與天寶亂時負然

有別世為之也請者可以論世矣

寄薛三郎中隸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  
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

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倫天未  
厭戎馬我輩本長貧子尚容荆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卧  
病瘡癩終各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誠與蘇  
蘇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余今委修短豈  
得恨命也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扶必  
怒噴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垓乃知蓋代手亦不老益神  
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潯君山可避暑况足采白蘋子  
室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塘空念勳加勳曉說  
松門峽吐綠瓊衣中高秋却未帶鼓柁視青吳鳳泗日

激悲濟濟多如新和病不能起儲者勿逸也工有明哲君  
下有行化臣

未段欲其出為世用自因臥病而但以望人益足悲矣直  
似書札一通而抒寫情事清思宛轉筆端橫令讀  
者如見其人如聆其聲所謂下筆有神者也。天下  
雖治而亂之甚易既亂而復治甚難以唐虞之盛而  
就純業業君皆臣儆若彼之夙夜不敢康也後代  
萬不及堯舜乃康好逸豫若此欲無亂得乎唐之  
一代始終可觀矣

入衡州 由澧州下此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駭耀胡馬何倡狂老  
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悉戰河岳空金湯重鎮  
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若  
部士 潭州刺史崔暹 素子圓整方寡妻徒為郎凡者安  
堵攝調弊惜邦本哀終存事常程度非其任府庫實  
過防怨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袖裨限酒肉辛伍單  
衣囊元惡 謂賊 逆是似聚謀淺康莊竟流帳下血大  
降湖南劫烈火疾中夜高烟焦上蒼至今令眾昂教氣

前韻下落四句  
秋主即已如八排  
如見姑然怨也  
如對前四句

吹沅湘福善理朝倒明徵天莽茫銷魂避鋒鏑累足  
穿豺狼隱忍秋林刺遠延肢踣遠歸見侍側猶乳  
如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蒲條向水陸油淺陸  
湘高泰鉅走洲海春容穿轉林篁片帆左柳岸通郭  
前衡陽華表雲鳥碑名園花香草旗亭壯邑屋烽櫓  
蟠城隍中有古軀史 謂陽 威才冠巖廊扶顛待柱石獨  
坐飛風霜昨者聞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隨裝已足  
安穩黃刺益七國畏馬脚四賦良門闕菽生在 待卿勇  
鏡白起憐問罪富形勢 時澧州楊子琳道州樂州 凱歌懸否

瘴氛埃期必掃蚊蚋馬能齧橋井落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  
厭暑雨厭土閩清涼 謂崔暹時 部符近開絨書札  
先頻頌命屢及岳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  
下派匪珠玉擇木羞鴛屋我師極叔夜世賢張子房 注原  
後 初 柴荆寄樂土鵬路觀翔翔

前段言亂之所始真如史論次言致亂之由次言作亂之狀  
而後及於避亂之情事極力摹寫曲折淋漓以下則入衡  
州題之正面也未段欲往郴州又題之虛境也讀者若  
於虎狼窟穴荆榛墟莽中忽得清虛仙靈之宅且非

一匪而已也。未乃結以討亂之事。收拾通篇。筆端極分。明極。變化以文論。恐古人亦無此入神之技也。少陵長。排多在夔州。以後并古詩亦多用排偶。而讀者但見其。頓挫激宕。一此流行。殊不覺其為屬對也。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公梅薛據殆公自謂耶。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楊中丞即陽濟時兼通簡堂

省諸公

媿為湖外客。有此戎馬亂。中夜混黎北。脫身亦奔竄。平生方寸心。反當帳下難。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沒齒

埋冰炭。壯以風病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溉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中丞連帥。職封內樞。得按身。奮問罪。先懸寶。諸侯半。士卒既輯睦。各行從精悍。似上游兵。補逼長沙館。鄰好徹克修。天機自明。郵南國。卷雲水北。然戴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駢馳數公子。咸願同伐。疑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德偏。禪表三上。函莽。一借。唐藩鎮有事俱用滿禪上始謀誰其問也首增憤。歎宗英。李端公。李守職甚昭。燠交通。迫脅地。詔畫鳥得。莫王室。不肯微。徒各無。悼此流。須卒。軒神器。資強。

翰如疑。臨煬。繼皇天。照嗟歎。

意欲諸公同心伐叛。勿為向來偏禪上表之謀所阻。致王室遂微。未言此嗟歎之詞。天寶間之則諸公之舉。所謂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可不勉哉。中丞以下詞意。百折千迴。且激且勸。無一間字。全是心血噴薄而成。不可以文字論也。

鼎未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瘠飢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鼎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儋江漲。泊於方田。

未陽馳尺素。見訪荒江。助義士烈女風家。派吾曾。昨見秋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朝翰林後。屈跡縣邑。小知我凝滯。濤半旬。獲浩。蔗度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旒孤舟。增。薛。薛。僻路。殊。情。惻。惻。驚。猿。猿。捷。仰。羨。鶴。鶴。橋。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醪。人。非。西。喻。蜀。興。在。北。坑。越。方。行。柳。岸。靜。未。詔。長。沙。撥。雀。師。乞。已。至。澧。卒。用。於。少。問。罪。消。息。真。聞。解。想。亭。治。言。潘。至。縣。想。原。注。開。寶。符。帥。洪。已。師。于。洪。於。師。已。至。秦。州。北。於。其。亭。治。也。楊。中。丞。林。向。雅。將。士。自。澧。上。達。長。沙。云。按公卒於未陽。則此乃其絕筆也。亂賊未誅。王室不振。蒼生未蘇。戎馬不戢。公真死不瞑目者也。風燭。

一朝埃塵萬古而耿耿丹心貫斗牛而薄霄漢能勿使

千秋烈士慷慨襟沾老人亦至此且停更俟異日

閏四月初七日孫翹蒙

恩陞詹事受田謝摺

竊臣子翹偏材薄植寡學鮮能遭際

盛隆備蒙

養育既清華之游歷曾補報之未聞虛荷

鴻慈難勝齎戴茲復

綸音特沛陞秩補加邊階實陟夫

星垣顧步尤深於冰履伏思臣一經世守三代

恩承趨走

內廷課就將而未效迴翔

秘院問夙夜以滋慙豈期燕翼之昭更忝

龍光之逮臣惟有策勵臣子深念

國恩矢靖共於厥職恒思仰副

生成銘精白於乃心庶冀稍酬

高厚

翹謝摺

竊臣材謝通明學惟庸未迭蒙

拔擢編歷清華程功課宦曾未竭其蟻忱揣分循

涯固難勝夫齎戴時虞篤鈍虛竊

寵榮茲復渥承

雨露特

特沛絲綸俾皆掌於

芝坊獲親依乎

鶴禁伏念臣累踐清階疊選

恩眷迴翔玉署校理芸編未三月而兩遷無萬分之一致

乃荷

簡冊論思之地更令表率侍從之班沐

龍光於密通寶出

鴻慈顧域術之迂踈倍慙竊冀臣惟有殫勤夙夜矢志

昕宵寸陰俄容思克副乎

鈞陶隆露輕塵冀仰裨於

高厚

潘相國謝子曾瑩充陞學士

是  
講官摺

竊臣久塵

綸閣送荷

鴻施報未竭夫消涯訓有慚於啓迪臣子牛涔識陋

蛾術功疎忝備職於西清幸請書於中祀

授簡晉春坊之秩

鶴禁縞華近

光依

講幄之班

螭坳載筆茲復仰選

異命存陟華臣首潮臣視草

鑒坡曾玷清華之選今臣子簪毫玉署更叨

闕問之榮

龍晉頭銜感銘心版臣惟有加之策勛勗以敬共庶圭

臬之允端莫駕貽之克奮寸丹文暢敢徒謝臣

歲時遭際之隆清白相承期無負

大造生成之德

學士謝摺

竊臣自惟薄植送荷

溫綸給札

彤廷

鶴禁春水銜之擢近

光母陞

螭坳膺

日講之榮沐

聖主之殊施極詞臣之寵過茲復仰蒙

特簡俾直頭廳惟翰林為侍從之班地依

禁近况學士擅清華之選職在論思

天寵頻頒臣心倍悚惟有靖共因懈砥礪彌勤

雨露善承冀仰答

栽培之厚駕貽益奮庶補酬奏養之

仁

嘉慶丙子順天學政接任謝摺舊稿檢得補錄

竊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蒙

皇上養育生成游陞翰林學士上年承

恩昇以順天學政乘軺軒而宣職榮溢頭銜應庫序

以觀風威推首善未奏消涯之效方深曠素之



虞茲復渥荷

聖慈仍留順天學政之任俾得寬期課士積歲月以

觀摩爰因閩省道才繼

京圻而考校戴六星於斗極仰秉

甄陶環三輔於

宸居宏滋棧樸趨承

聖訓近依

日月之光整飭儒風長矢馳驅之報且惟益加勤慎

倍勵精誠以冀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日恭候

迎鑾赴古北口外祇迎

聖駕跪請

訓諭理合先行繕摺恭謝

天恩

此蓋由報發熱河

行宮摺前叙某日報到內閣奉

上諭云云當時軍機寄信

上命於逆亭接

駕蓋同時放差分於途次請

訓順天寂近故寂後未出口也

嘉慶戊寅陞詹事謝摺

竊且下士凡材學識庸陋遭逢

明聖備職清華督學

京畿屢承

聖訓以整頓士習為急務且凜遵夙夜思答

生成驅馳使節熱型士之無方侵渥

恩綸荷選官而不次若斯寵榮之特被豈且夢寐

所敢期聞

命若驚循躬倍惕踵頂曷由自劾愧積蟻衷洵涯

未足云酬感深

鴻造沐

恩波而似海念職任之如山且惟有倍矢公勤力殫

敬慎以冀仰報

高厚洪慈於萬一

此在廣平試院奉到部文前叙奉

旨之日亦定式也越少詹故云不次

黃左田陞尚書誥

竊日 皖歛輕材顯愚瑣質遭逢

恩過授職詞垣沐浴

聖涯疊邊清秩

南齋保值廿年陪侍從之班

北闕承

恩五載忝度支之任叨父衡之屢掌

再以前軒荷

紫禁之殊榮

錫之輩就復因漸臻馬面仰蒙下賚

龍光

寵施稠迭寤寐何期踵頂捐糜

高深莫報乃復恭膺

簡命俾典秩宗

澤沛自天感深無地伏念禮部司儀章之總尚書

踐台斗之階釐經曲於三千飭官僚於六十

光逢

睿算之崇增益仰

宏規之燦備臣 簪毫自忖書笏無功論資既後於鸞

趨瑞學吏慚於夔拊昔歲容臺贊績曾習隆

儀今茲

壽寓延禧獲衷

盛典惟倚雲之樹被

澤偏多俾向日之葵傾心愈切日 惟有勉循秩叙益

勳實清際夏諺臚歡之會敬陪八伯以襲軒

繹春官典瑞之文長頌

萬年之福祉

又謝

賞官房摺

竊日 蓬華庸材菰蘆下土遭逢

恩過叨真

禁廷荷蒙

皇上天恩

通格隆施俾得與聞機要文章政事未報効於涓涯廣

履高閣敢縈心於棲止茲蒙

錫賚

俯恤旅居去近市之蕞塵吏諸爽塏

念趨朝之迢遞

予以悵憐聞

命自

天感

恩無地伏思且託依

禁藥世載有餘貨屋江鄉一塵未卜何幸叨膺

異數得依尺五之天

寵昇華居益近魁三之象從此巖巖聽鼓不隔城闔

緩緩歸駉仍瞻

官闕荷

鴻慈之廣庇撫蟻悃而慙惶惟有益勵寅清勉圖報

稱日趨

溫室長霑

雨露之滋培

恩逮寒門永荷生成之覆憐

英煦齋相國五十

寶壽謝摺

本月十四日且五十五生辰仰蒙

御製賜壽詩章屆期

頒賞且跪讀之下莫名震悚感極涕零伏念且世沐

鴻慈家傳儒業且父德保秩宗備位早邀簡昇於

先皇

褒詔易名載荷輝光於

聖世且材同樛櫟質並柳蒲幸獲科名敢謂父書

之能讀榮依

禁近何期

主眷之有加統七校而周進俾先宿銜首六官而布治恭

正卿階

帝澤彌隆報稱難資夫塵靈家聲固替戰兢有甚

於淵冰乃以馬齒之增復荷

鴻鈞之錫

天章特製

宸翰親揮

書字而榮及其親

懷舊而寵延於嗣美箕裘之克紹

勉以殫心湖堂構之相承

嘉其積善朱贏紀序值香山

駐蹕之期大衍符占

示瀛海添籌之教驚喜非閭門所敢望遠逢河嶠古

所希傳

錫福自

天銘

恩無地惟

國家當萬寓延禧之盛會

惠必同沾而臣工無五旬拜

賜之前聞

施真逾格抑且殊珍稠疊

厚春駢蕃捧濕潤之瓊鉤祥徵如意戴莊嚴之寶

相喜溢無邊騰晁采於圭璋雕盤擎出煥龍

章於錦繡絲籠

頌未何人斯備膺

異敷才踈職重智絀

恩深臣惟有勉竭駑駘矢殫夙夜守清芬而弗墜用

祇承於子子孫孫服

皇訓以自歲永銜感於生生世世

頌畢謝

賞紫禁城騎馬招

竊臣職等疲駘材同下駟趨公自勉幸遊鞭策  
之

恩奉職無能未奏馳驅之效職陳力就列常慚壯不如  
人而致身事

君啟云老之將至乃以羸庸之駕足獲承逾格之

鴻施俾免徒行滄吻

寵眷六街鼓動許蹀躞以趨

朝五夜星輝得從容而待漏從此靖共在位當益

勤駒隙之光敬慎持躬敢固鑒鑿銜之戒

以上任順天學政時二摺乃檢出舊稿錄在存

此冊其尚書黃大學士英侍郎顧四摺則舊存

其稿而今又附錄者備他日稽覈焉

昔因出試差學差與本省各大員俱有酬答因集

成語為聯備用茲並附記於此皆樞日海岳崇

深以懿丈德星雲驪屬是宏遠謀曰贊策帝圖  
輔翼聖化沾被膏雨奉揚仁風藩曰執銓提  
衡之綱之紀昭景飲醴未自來宣集曰陳紀立  
綱東國之憲詠仁蹈德養時之春監運使曰  
益代之華珠輝玉照幹時之量河瀛海夷守  
道曰金科玉條監于成憲溥風晏俗流為頌  
聲學使曰該通六經旁貫百氏潤色王道兼  
揮聖門通用曰鼓雲鬱興膏澤旁潤粹孕  
靈岳精舍列呈曰岳峙淵清鬱鬱為時棟龍

翰鳳翼妙盡國華其餘成將備用者曰聖今制奇  
叅古定法仰觀吐曜俯察含章曰采樂調風集禮  
宣度研書賞理敷文奏懷曰禮意風猷樂情膏  
潤沉思澗洞逸藻雲浮曰銜其山川拾其香草  
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曰在星之斗在衣之衣如  
雲之簇如山之苞曰桂柏棟梁承是厚福金玉  
洲海蒺為至文曰德為龍光聲化鳴鶴內舍  
玉潤外表瀾清曰精義霞開揆詞臆起藹  
若瑞玉淡如晴川曰秋月照人如鏡在水春兩

被物自葉流根曰景星卿雲快於先觀答私  
翠柏知其後雖既出仕而為翰林則筆墨酬  
應必不可免故記此為備云爾其他或度或吊  
各就其事隨時撰成不拘字數者與詩文同非極  
帖之類也。又氣度春雲精神秋月初心道德  
餘事文章又大雅扶輪小山承蓋和神當春  
清節為秋又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德性堅定  
品節詳明心氣和平皆讚頌而可當箴銘者其他七言  
五言或集對或原對各自取意適興不必拘

初於一格者也八字如露氣春林月華秋水朝陽  
深渚芳草遠山專景而不及人者亦有之但多自  
作而集對者少余每欲集成語而終未暇也  
奉回邪給事湯東靈湫作驪山溫湯  
東有龍湫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陰  
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闔風  
入。輟跡曠原延冥棲。沸天萬朵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  
可佳。一作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摩石摧林邱。中夜  
窟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滄江流。味如甘

露。揮弄滑且柔。翠旗浴。僊雲。車。約少留。蕭。越。蕩。  
四。溷。異。香。泐。滌。浮。較。人。獻。微。綃。曾。祝。移天子朝於燕然  
奉辭南面曾祝佐  
重也。沈。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其。能。衛。坡。陀。金。蝦。墓。出。  
現。蓋。有。由。至。尊。願。之。笑。王。母。不。肯。一作收復歸處無底化  
作。長。黃。此。飄。飄。清。瑣。郎。父。彩。珊。瑚。鉤。浩。歌。滌。水。曲。清。  
絕。聽。者。愁。

金蝦墓舊注喻安祿山王母舊注謂貴妃此未見必  
然要之華清溫湯每歲臨幸龍移墓現定非禱  
祥少陵蓋隱約言之如慈恩寺塔之蒼梧雲愁

按也 莫倫日晏內懷百憂觸處耀露不自已也給事之歌者

自樂少陵之聽者自愁懷抱可知要須絃外音耳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晉宗莫橋陵改蒲城  
為奉先官如赤縣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即  
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陀因厚地却畧羅峻屏雲關  
虛冉冉風松肅冷石門霜露白玉殿益苦青宮如晚  
知曙祠官朝見星空濕簇畫戟陰井敲銅餅中使日  
相繼惟王心不甯豈徒郵備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  
政神凝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高高岳前律

岸。洪。河。左。滄。漢。金。城。蓄。峻。址。沙。苑。交。回。江。永。興。區。回。  
川。原。紛。助。冥。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岩。孽。官。屬。果。稱。是。  
聲。華。真。可。聽。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  
啖。侯。筆。不。停。遺。詞。必。中。律。利物常業剛綺繡相展轉  
琳琅愈青瑩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太史侯忠彰  
玉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客思回林柯轉軒辭下杜  
飄飄陵濁注諸生舊短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  
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解著容秋螢流寓理豈  
愴窮愁醉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自京赴奉先一首已鈔入唐詩讀此蓋其至奉先後  
作猶在祿山未反以前故自序淪落飄零而無亂離  
之歎自是之後另是一般境界矣通體排偶而陰陽  
開闔頓挫排宕益覺雄古讀者亦為胆力橫絕信  
足沾丐萬世俯藏千古哉

義鶴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恐朝餐雄  
者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雄  
從西來鵬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揆

孤影。敬。孝。未。九。天。修。鱗。脫。遠。極。巨。緘。標。老。拳。萬。空。得。贈。  
澄。短。草。辭。蛇。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眾。難。  
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益。實。驚。為。驚。  
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賢。近。經。滴。水。滑。此。事。  
推。夫。傳。緜。蕭。覺。素。疑。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只。在。  
願。盼。間。即。為。義。鶴。行。用。激。壯。士。肝。

少陵儒者而烈士。雄心而赤腸。集中有此便令前  
後諸作奕奕紙上照耀千古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兩當縣水出大散嶺流入故道川  
縣以水名吳名都以此事蹟

寒城朝煙淡。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照雞猶  
枉港。日色傍。竹酒借。問待。谷。箭。也。御。史。幾。年。長。沙。客。忽。忽  
失。木。於。矯。矯。避。弓。翻。亦。知。故。鄉。樂。未。敢。思。風。昔。在。鳳  
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  
聞。謀。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  
無。辜。所。以。分。白。黑。上。官。權。詐。與。失。意。見。遠。斥。仲。尼。甘。旅。人  
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開。休。歎。息。余。時。吞。許。即。再。陸  
實。起。尺。相。看。受。根。親。死。難。塞。責。行。違。心。多。違。出。門。無  
與。適。在。公。負。明。義。悵。頭。更。白。

公每以詩序事由折詳。幽隱皆到此為詩家獨步  
元白猶傲手他家。直卷舌矣

列唐十五誠因寄賈禮部侍郎至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  
鶴本久同林。潛魚本共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  
歌罷兩悽惻。六龍忽蹉跎。相視疑皓白。豈義初胡星  
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人少  
慎莫換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飲猶畏虞羅。子自  
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未往若崩波。南宮  
吾故人。白馬金盞陀。雄筆踟躕。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  
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曾公病肺。即江沱。  
字字從肺腑。派出方可云。詩道性情亦可悟。修辭  
立誠之旨。斷非修飾粉澤。所能到。且須領會。少陵  
胸臆間。是何等境界。再讀其詩。乃可領畧耳。  
晦日尋崔載李封  
朝光入窻牖。尸寢驚曉。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  
未不暇。嬾。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  
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道得

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歡。况因令節。求李生園。欲  
荒。舊竹頗修。修引客看。掃除歲時成。歲時成。歲時成。雀侯初  
筵色。已長空。尊愁未知天下士。志性有此不草芽。既青  
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富。甲兵休上古。葛天  
民。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感鳳高。其  
邦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  
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此篇當在西京時與雨過蕪端蕪端等為相先後  
或祿山反尚未至東都之時與

雨過蕪端

雞鳴風雨交。久早雲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  
家憶所歷。一飯跡使掃。蘇侯得教過。歡喜每傾倒也。  
復可憐人。牙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擁懷抱。紅  
稠屋角花。碧委牆隅草。親賓縱談話。喧鬧慰衰老。况  
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喜雨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肅肅春增華。青  
榮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干戈

雖橫放。慘澹脚龍蛇。甘澤不猶愈。且咻今。未暇丈夫則  
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高山  
芝。往者東門人。骨已朽。此道誰能致。英賢遇。越軻  
遠。引蟠泥沙。慨慚時所適。回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  
海有靈查。馬能學。衆口吐。此空。嗟嗟。

以上三篇當次橋陵篇後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杜鴻漸鎮蜀時  
楊爽為判官

去水絕。逐波。渡雲。無定。安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  
別重相逢。偶然豈足期。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豪

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了遺。解  
榻。再見。今用。才。復。擇。誰。况。子。已。高。位。為。郎。得。固。難。  
拒。仍。給。費。慎。泉。漁。奪。秋。干。戈。未。甚。息。紀。鄉。正。所。持。此  
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滿。出。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  
臨別贈言。宛轉為摯。正義深情。所謂如將不盡。與古  
為期。起結皆比典。一再吟諷。真覺務如清風也。

贈李十五文別

李秘書  
文疑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病  
貯倚薄。稍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孤陋忝



未親等級敢比有人。生意氣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遠僕  
三日。一。共。廷。揚。論。展。寸。心。健。筆。過。飛。泉。元。成。美。價。存。子  
山。舊。業。傳。不。聞。八。尺。服。常。受。衆。目。憐。且。為。辛。苦。行。蓋  
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權。南。入。黔。陽。天。沂。公。李。制。方。際。迴  
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正。直  
朱。絲。紐。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河。川。子。邁。恨。不。同。可。思。無  
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主。要。月。再  
圓。晨。集。風。清。亭。醉。操。雲。嶠。篇。文。夫。貴。知。已。歌。辭。念。歸  
旋。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丹。雀。御。書。未。暮。宿。何。鄉。樹。驂。驅。事。天。子。辛。苦。在。道。司。直。非  
兒。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為。入。雲。霧。與。子。姻。姪。脚。既  
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道。迤。一。相。遇。長。卿。消。渴。再。公。幹。沉。解  
屢。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欣。然。淡。情。素。伏  
枕。聞。別。離。時。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態。懸。咆  
空。林。透。子。慎。馳。驚。西。謁。巴。中。侯。艱。險。如。陸。步。主。人。不。世。亦  
先。帝。帝。特。願。拔。為。天。軍。佐。崇。大。王。法。度。淮。海。生。清。風。南。翁  
尚。思。慕。公。宮。造。廣。厦。木。石。乃。無。數。初。聞。伐。松。柏。猶。昨。天。一。

枉我病書不成成。字讀亦誤為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

夔州後如此。奇篇神明变化如庖丁解牛。匠石鑿斲。輪莫能名。其得心應手之妙。起四句與高司直也。後

公宮四句比封閬州也。比與之體亦唯公能入神化耳。

上水遣懷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為。安得不皓首。馳  
馳四海內。童穉日糊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友。低顏  
下色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窮迫  
挫曩懷。常如中風走。一紀出西蜀。於今向南斗。孤舟

亂春華。暮齒依蒲柳。冥冥九疑奠。聖者骨已朽。踉蹌  
陶唐人。艱捷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謗毀竟自取。鬱沒  
二悲魂。蕭條尚在否。峭崿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篙工  
密送巧。氣若酣杯酒。歌詠互激越。回斡明受授。善知  
應觸類。各藉類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蒼  
衆色。晚熊挂元蛇。吼黃龍。在樹間。正為羣虎守。羸骸  
將何適。履險益厚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

傷時吊古有吾道。窮矣之歎此湘南。作也。尋避潭  
州之亂。而公亦告終。即前鈔諸篇是也。

萬丈潭 原注同谷縣作潭  
在縣東南七里

青溪合冥莫。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  
渴步凌根擗。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  
山色一任盡。崖絕兩峰對。削成極虛無。倒影垂澹澹。  
黑知底。滄深清見光。烟碎孤雲倒。未深飛鳥不在外。  
高蘿成。惟怪寒。木累盤。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  
漸造與幽無人境。羨興自我輩。昔歸道恨多。將老  
斯遊最。開藏修鱗。蛰出入巨石。礙何事。一作著天過  
悵。意風雨會。

刺意鏤鉞狀難狀之景又為康樂山游所不能到集中

多有以非三百本古紙錄一篇以見其集

贈蜀僧閻邱師兄 原注太常博士  
均之孫成都人

大師銅梁秀。籍籍名家孫。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存。惟  
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當時  
上紫殿。不獨卿相尊。世傳閻邱筆。六朝以有韻為峻極逾良  
文無韻為筆  
為鳳藏。丹青暮龍去。白水潭。青芙蓉。嶺東碑。舊製存。  
斯知敬都邑。高僧越。瑞瑞。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論。吾  
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踰章夾日月。歲久空深根。小子思

疎澗。豈能達詞門。窮愁一揮淚。相遇即諸昆。我住錦官  
城。兀居祇樹園。地近懸旅愁。往來當邱樊。天涯歇滯雨。  
便相臥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敷。景晏步脩廊。而  
無車馬喧。夜闌發。歡語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驅車爭。  
奪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海水源。

方外交游之作亦祇錄一篇此兩篇又係補鈔五古  
止此七古歌行亦除唐詩讀己鈔諸篇外擬更選  
錄綴以叙論以示後人姑待秋涼作日課可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李邑為北  
海太守

東藩駐車蓋。北渚凌青荷。海內一作右此亭古。濟南名士  
多。原注時邑人  
塞康士在座雲山已。森與玉。佩仍當。歌修竹。不受暑  
交。流空湧。波蘊真。惟所遇。落日將如何。青賤俱物役。  
從公難重過。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負外新亭亭對鵲湖 原注

時李之芳自尚書  
郎出齊州蓋此亭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藉臺觀舊。氣溼海嶽深。  
圓荷想自昔。遺襟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心。主  
稱壽尊容。筵秩燕北林。不阻蓬華興。得兼梁甫吟。

此公遊齊魯時作吾鄉之舊典也。居下昔為齊州  
今為省會矣。湖山如故。風景不殊。慨想昔人。情為增  
歎。

示從孫濟

濟字應物官給事  
中為京兆尹

平明跨驢出。未知道誰門。權門多噂。且復尋諸孫。  
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邨。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  
萱草秋已死。竹根霜不繁。澗水少汲汲。井水渾刈葵。  
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懶惰久。覺見行步奔。所未為  
宗族。亦不為鹽豉。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外媿猜。

同德高兩款

山又公殷陸宗族之事。西云向未元日。會鄉黨羨吾門者。

則杜陵韋曲眾族而居。對宇望衡。家風里俗。可以想見。

陶米刈葵亦是困。即事明教會。心不在遠也。復補錄天  
保寶前詩三首。讀之自覺和平。溫雅。尚是初唐人氣。  
格迥一。雖亂而深悲。沉痛。羽聲。友徵。淚隨聲。墮無復  
前調矣。補此於後。亦令讀詩者有匪風下泉之思也。

九成宮

在麟遊縣  
西五里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迴。度葉去囊口。立神

扶棟梁。鑿翠闢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  
松倒。揭孽怪石走。長機啼一聲。密澗送秋藜。荒哉隋家  
帝。製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  
尚置官居守。魏監劉監各一人  
丞簿錄事各一人述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我  
行屬時危。仰望嗟數久。天。王守太白。駢馬更極。一作首。

紀行詩。范中關鑑戒者錄此一首。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水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  
雨。檻以花叢風。牀。展。畫。卷。鉤。簾。宿。鶯。起。丸。藥。流。鶯。轉。

呼婢取酒壺。續見誦文選。晚交嚴明府。別此數相見。

似小謝體。少陵蓋偶一為之。

鄭典設自施州歸

吾憐榮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旅茲  
殊俗遠。竟以屢空過。南諒裴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  
根木。登楨入天石。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悒。聽子話。以邦令  
我心悅。憚其俗。則純樸。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  
古。昔。故。厨。倍。常。羞。杯。盞。頤。狼。藉。時。維。屬。喪。亂。事。首。當。匹  
敵。中。宵。懼。良。會。裴。鄭。非。遠。感。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際。

他日辱錫錫森棘見和軟倒屣喜旋歸畫地非所應乃  
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開刺史似怨恚列郡宜競惜北風火瘴  
瀉羸老思散策者拂蕪葭塞一作橋穿蕪葭幕此身  
伎兒僕高興潛有歎益冬方首路取強飯取崖鋒歎爾  
疲篤胎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  
肩輿贈前途猶準的翎翎入鳥道庶脫蹉跌厄  
已輟之後復補鈔六篇詭味固無已時也然亦不欲  
過多致愛博而情不專轉非所以教後人學求心得  
之道可止則止而不止在其中矣。緣前卷鈔壯遊一

篇故此卷隨接寫五古仍以文讀之即用此為去取至七  
古及歌行即不必然矣要之未嘗不同但世無離婁之  
明鮮窺工極之巧耳。公孫弟子舞劍器行序玉貌錦  
衣况余白首况比也似也言昔之玉貌錦衣以况於余則  
亦白首矣即下詩中絳唇珠袖兩辭冥白意也近見  
前人有云玉貌錦衣下如何接况余白首而注杜者引  
而存之若以為有脫悞者甚可笑也如此粗心不如未  
置高閣懸籤棟架猶不失好書之意耳。又如七  
律遣悶戲呈路十九判官一首末二句乃其主意起

二句夜雨朝寒乃其緣起三四句就雨中取鶯鷺  
作兩喻言如鶯之坐而愁濕固屬無聊如鷺之飛  
而劇乾亦復何樂劇急也愁濕而急欲乾也二句正  
引起詩酒而誰家教去又引起末二句也題曰遣  
悶戲呈欲就路共飲而先與簡約以詩代代之正  
如草草一札祇取達意原非求工因愛人疎狂  
不覺寓出自己脫洒可想少陵高致後人不識其  
意乃逐句啜點東坡西云小兒強作解事真不值  
大方一笑矣

邸抄粵海關奏二十八年分大關徵收一百三十九萬八千  
九百兩零各口一十萬五千一百零福建關徵二萬四千五  
百兩宣波等關並無徵收夷稅據此觀之則夷船來者  
無多其為貿易蕭疎可知益見嘆夷此番作鬧於  
彼絲毫無益徒自形貪詐無理令各國不以人類視  
之而已而吾所云中國與外夷交易祇有此教更不能  
復有增添者乃自然之理特貪冒昏愚自不知耳己酉  
六月雨臆記

恩餘錄續補

此冊始於己酉之春蓋乾隆五十一年余迎

鑿猷賦

賜登賢書之歲也本在明年照例歸己酉鄉科故

本年亦照例准於順天重赴鹿鳴之宴云

致任大學士阮謝子授知府

恩摺

竊臣接到家信知臣子阮福陞吏部擬選甘肅平

涼府知府引

見奉

旨平涼府知府著阮福補授欽此臣跪聆之下悚感難

名伏念臣實本萬貽妾同蒲柳沐

隆恩之送賚每切慚惶荷

殊眷之逾恒倍深銜結臣子阮福根以輕材備負農部

涓涯罔效塵精每戒其虛糜賦課未諧等次

久虞其濫厠茲復

綸音溘被典邵叨榮平涼地屬街區理煩匪易知府

職膺守土勝任維艱臣惟有加之策勵勸以慎

勤持已潔清期無負

生成之德從公屯勉冀稍酬

高厚之施臣在家養疾精神尚可支持步履依然審

滯天馬之恙何足上塵

宸懷乃蒙於

召見日子時

天語垂詢

聖慈俯注凡此餘生之歲月志皆

溼澤所滋培瞻望

闕迂不任依戀之至

各卷中此等摺稿或因篋中舊存或現閱邸抄  
所錄一以存前式一以資掌故皆隨時寓入不拘  
先後

晚年不能多讀書惟手工部詩不置愈久而不厭每

有賞心輒綴筆於下非謂有得也謂將以教後人  
激志氣正性情莫有切於此者工部忠君哀愛  
國憂時傷亂至流離困頓而志不少衰氣不墜  
屈此非古之仁人志士者與而具詩千笈萬化使後  
人讀之炯然心目之間者莫非是也斯不亦興起百  
世者乎余既耄老思有以貽後莫過於以詩為教  
以教詩為教莫有過於少陵者是以反覆玩之將  
終吾身而不已焉余於家祠作聯有云詩書足  
貫古今事忠孝不迷天地心蓋榜我先人之德以

督後人之心猶此志也云爾

少陵七古歌行已入唐詩讀

高都護驄馬行萬仙芝開元末為安西副都護

安西都護胡青驄散價歎然未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  
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忠養隨所歛飄飄遠自流沙至  
姿未受伏櫪息猛氣猶思戰場利脫促蹄高如踏鐵交  
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  
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為君老何  
由却出橫門道長安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

此等皆見少陵自寓之意結以沉鬱對自傷不用

可知也

元都壇歌寄元送人

故人昔隱東萊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  
谷獨在陰崖結茆屋屋前太古元都壇青石漠漠松  
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玉母畫下靈旗翻知君此計  
成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鏢高垂不可攀致身福  
地何蕭爽

次句言佩劍也公孫端劍銘含景吐商又劍之在左倉

龍象也

送孔巢父歸遊江東兼呈李白巢父與白皆隱居  
徠山稱竹溪六逸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天地  
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墊陰風  
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  
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  
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  
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高穴見李  
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巢父卒出秦使魏博死於叛亂閱史至此復憶  
此詩為之慨然

去矣行將赴秦  
先也

君不見。鸞上鷹。一飽則飛掣。鳥能作堂上燕。銜泥附  
矣。熱野人曠蕩無岷巖。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  
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以上天寶年作尚在未亂時也。然岌岌之形可  
想矣。以下則天地翻覆無復安枝之鳥矣。

悲陳陶陳陶斜在咸陽縣一名陳陶洋坐德元  
年十月房瑄與安守志戰敗績於此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水。野曠天清無戰  
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雪洗箭。仍唱胡歌  
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小兒更望官軍至。

即公詩所云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也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坂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莫見日  
向西。數騎奔奔散。馳突山雪。河水冰野蕭瑟。青是烽  
烟。白人骨。馬得附。香典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蘇  
瑄既  
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邪延恩等  
從戰倉皇失據遂至大敗故後篇云

中官監軍只取敗亡太平與政事尚不可說戰陣存  
亡呼吸之事乎真千秋之永鑒也

湖城東過益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

醉歌一本上有卷末以  
事之東都七字

疾風吹塵暗。河隄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東一開眼。  
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為地主。懶回鞭轡成高  
宴。劉侯款我携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歌曲終  
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西室紅爐促曙光。紫窓素月  
垂文練。天開地裂長安陷。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驃

車復同軌。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難  
鳴。淚如綫。一作

只一事。寫得淋漓如許。迴旋損挫字如貫珠。此種  
唯東坡學之。往往神似。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成老鳥。寄巢生子不自  
知。羣鳥至今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  
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徧啼呼。其聲哀痛  
心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海豈推殘始。豈憤羞帶

羽。傷形愚蒼天。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  
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排閭闔而斗天。閣雖不自注而其聲激越。其意哀  
憤可知也。上元元年七月。明皇遷居西內。高力士  
流巫州。置如仙媛於歸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觀。明  
皇不擇因僻。敕成疾。此天地之大。及而肅宗。忍行  
之。欲永唐祚。得乎至此。復憶洗兵馬。滿鶴駕。通  
宵鳳輦備。難滿問。寢龍榻。曉之語。少陵之沉痛。  
正使千載下。如見其腸結。而心摧也。當時在朝無

一人言者。而獨野老銜悲咽。恨於草莽風烟之下。亦  
可哀矣。使肅宗見此。當亦如李陵聞蘇武  
之言。惜乎野老區區。無由上達九重也。讀者  
或謂其言之過切。余謂此獨欲感動天良。不  
覺聲隨淚下。天聽遠。遠自爾。音情俱友。若  
張后李輔國之惡。罄南山之竹。決東海之波。  
無窮無盡。公固知悲上皇。所以悟肅宗。肅宗  
悟而張李自無所容也。真宰上訴天。應泣公  
此詩之謂矣。

戲題畫山水圖歌

王宰蜀人善畫  
嵌空玲瓏山水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  
留真迹。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  
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  
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盈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  
比。咫尺應須論萬里。馬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  
半江水。

中實寫前後虛寫有虛處乃令實處皆一片空  
靈森茫無際此知少陵工於文故益工於詩也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管注為成都華陽郡郭為次  
赤一云或陽華原成乃成之

赤縣官曹擁材傑。輕裘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  
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  
新凍裂。鄰里兒童理餽成。朝廷故舊禮絕款。自然  
棄置與時異。况乃踈隔事。拙。飢臥動即向一白。敢  
衣何嘗解百結。君不見空墻小色晚。此老無聲淚垂  
血。

徐卿二子歌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氏  
釋氏親抱送。迹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  
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皆回頭。  
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之家生公侯。丈夫生兒有  
如此。異時名位豈肯卑。微休。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實侍御

虞山曰明皇自蜀還於潞益各置節度使百  
姓勞敝高適刺蜀州請嚴東川以一劍南甫  
為王進論已蜀形勢表亦與適合此行入奏

疑謂此

實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  
無炯如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  
歸厨金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富君軀。政用疏通合  
典。即威勝。豪貴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  
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蝕。靈實氏。檢察應時濟  
運糧。絕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嶽。呼。八州。刺史思  
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國。劍南西川統州松維恭達雅茶姚  
悉八州姚維松三州雷吐蕃街  
要一云彭州有三守統城又有七盤  
安遠龍溪三城皆在茂州界上也此行入奏計未小密

奉聖旨恩宜殊。繡衣春雷宵漢立。綵服日向庭闈  
趨。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還成都肯  
訪老沅花老翁。無為取酒滿眼酌。典奴白飯馬青  
鬃。

漁陽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怒  
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為防。敗  
歸其營。繫香請問燕。香。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此間雍王授鐵作詩以諷河北諸將因舉祿山以

戒之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龍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浩瀟瀟天風拔木前。飛奔驚後鴻。歸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此種皆自漢樂府化來。風高古可。使曹劉失色。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白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在賊。臨江把臂難再

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遂州在洛江南。蓋必死於

段子華之亂者

越王樓歌

太宗子越王貞為蘇州刺史。作臺於州城西北樓在臺上。

蘇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紅日半輪明。君王舊蹟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相逢歌贈嚴二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瑟。浣花草堂亦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

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燼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緋黃昏始叩。主人門誰謂。俄頃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體交態同悠悠。垂老過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短歌行送祁錄事歸台州因寄蘓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動何窮

察君有長才不負賤。君命起松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贖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憶昔二首

此首已入唐詩補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環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至今會上猶撥亂。勞身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及殺使岐雍防。西羌戎馬來。坐御林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先

招南宗本  
上謂代宗

程元振教諧郭子儀遂解兵柄乾元後數年內郭  
鳳西北盡陷蕃戎代宗幸陝少陵蓋憤兩朝罷任  
宦官以致禍亂寓其慷慨之思故曰願見傅介子  
云關中小兒奪輔國闕廢馬小兒也張后不樂謂與  
輔國表裏也唐代女禍至此未已而宦官之亂已萌  
後與藩鎮相結而藩鎮之勢益張所謂始於官  
隣成於金虎不戒於始而欲圖其終難已

冬狩行 原注梓州刺史章綏  
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茲猛  
士三千人清塵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  
落日回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駝駝危臨垂元熊東  
西南北百里間彷彿蹴躡寒山空有鳥名鸚鵡力不能  
高飛遂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何為見羈虞羅中春蒐  
冬狩候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馳兼御史故云况今攝行大將權  
留後行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  
旌旗紅喜君去年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  
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

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外戎秋遷陵奎輿播越此臣子肝腦塗地之秋乃下詔  
徵兵無一人應者少陵野老所為感淚橫憤大聲疾  
呼者也夫兵皆天子之兵也將帥皆天子之將帥也  
以天子之將帥天子之兵天子蒙難而不得一人之  
力不待僭昭而亡國之形已兆矣少陵豈特詩人而  
已耶此與憶昔篇同意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  
萊宮自怪一日散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  
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晚抑和契  
託年少雷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  
忠莫相疑

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古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  
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  
來氣接平山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城東先  
主武侯同閭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竊窈丹青戶牖空落

落盤踞難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止  
直原由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邱山重。不  
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蟻蟻。  
香葉經終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才大難為  
用。

是言杓不是言杓。心目中可見者。遠矣。所感者深矣。  
使少陵過唐虞。遭湯武。以如是之懷。把輔當代。而贊  
替綸。必不沒沒也。何至一鳴輒斥。鬱鬱空山。終老  
哉。許身襮契。夫豈浪語。正使與先主孔明同時。豈有

一心漢室。憤悲激壯。如少陵者。而棄之深山窮谷  
耶。無可與語。而祀祠前古木。以寄太息之聲。讀者  
之俯仰感歎。又當何如耶。

寄襄施州 裴冕至李輔國  
改施州刺史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一作金鐘大鑪在

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自從相遇減多病。一歲為客  
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寄  
書白鹽北。苦寒暗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裏龍  
蛇。動篋。蟠銀鈎。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

此將老已。夫子孫憂。從後來。况接才華盛。其華此句下  
有通惟香接

李潮八分小篆歌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文已  
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  
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熱。秦木傳刻肥失真。若昭光初  
尚骨力。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可得。吾甥李  
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昌黎。騎曹。蔡有隣。海陽開元  
人以未教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通秦相

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風  
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  
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適月求我歌。我今  
衰老亦力薄。潮乎潮乎奈如何。

石鼓初在陳倉野。中韓愈為博士時。請於祭酒欲  
與致太學。不能鄭餘慶始遣之。鳳翔愈以為宣王  
鼓韋應物以為父王。鼓宣王刻歐陽修集古錄始設  
三疑。鄭樵摘豎斲二字。見於秦斤。秦權而以為秦鼓  
程大昌又云。成王之鼓。左傳成有岐陽之蒐。其字乃番

吾之跡。宣王太史猶著大篆十五篇與蒼頡古文  
或異秦李斯胡毋敬輩改省為小篆程邈獻隸書  
主於徒隸簡易王次仲作八分蓋小篆古形猶存其  
半八分已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本謂之楷  
書楷隸大範相同張懷瓘謂程邈以後之隸與鍾  
王之今楷為一意歐陽修以八分為隸洪适因之迄  
無定說。若縣老子碑蔡邕書契殺西岳碑漢光  
和中立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太常樓船聲。嗷。問。兵。利。冠。越。下。宰。牧。出。令。奔。飛。  
百。艘。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元。冬。示。  
我。胡。圖。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  
風。轉。日。木。怒。神。冰。翼。雪。淡。傷。泉。孫。鑄。錯。碧。鬩。鷓。鴒。  
膏。銕。錐。已。瑩。虛。秋。濤。鬼。物。概。挾。辭。坑。壕。蒼。水。使。者。  
捫。赤。條。龍。伯。國。人。罷。釣。鰲。尚。公。當是衛伯玉回首。顏色。勞。  
分。間。用。救。世。用。時。慕。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  
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  
綠。如。鐵。水。荆。峯。彈。丸。心。未。已。賊。出。恐。子。休。干。紀。魁。魁。

魁。魁。徒。為。爾。妖。腰。亂。領。敵。亦。喜。用。之。不。高。亦。不。庫。不。  
似。長。劍。須。天。倚。吁。嗟。光。祿。英。雄。御。大。食。寶。刀。良。可。  
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

風雨驟集雷電交至其能測其起止此種歌行前  
無古人後無來者全唐詩中亦惟少陵有之真所  
謂驚才蓋代者矣不高不庫言如太常之才為  
兵馬使自足戡亂不必節度使如長劍倚天也唐  
時節度之下有兵馬使總領一軍調度其任綦  
重故云

寄秋明府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遜。  
浩蕩古今同一體。比者叔伯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  
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為。長  
兄白眉復天啓。汝門請從曾翁說。太后當朝多巧說。秋  
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污清源。國嗣初將付諸武。公  
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決策詒房陵。武后幸唐中宗  
武后幸唐中宗 前朝長老  
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沈。時危始識

不世才誰謂。茶若甘如齋。汝曹久宜列鼎食。身使門戶  
多旌祭。胡為漂泊岷漢間。干謁請侯頤。歷抵此乃山高  
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虎。之飢下。峽。蛟。之。橫。出。  
清。泚。早。歸。未。黃。土。汚。人。眼。易。昧。

結尾即太白蜀道難未段之意。即公詩所云苟失  
將帥意不如親。故恩也。少陵至是。歷交已深。始欲  
北還。而未能遂。意故常以勸親知也。

秋風二首

秋風浙浙吹。巫山上。穿下穿。借水闊。吳。穠。楚。於。牽。

百丈暖。向神都。唐志元和元年  
戰戰自青羌。連百一作蠻中。已不曾。一作消息好。暝傳  
成鼓長雲間。

秋風浙浙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操。練  
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向。誰。好。早。晚。孤。帆。他  
夜。歸。會。柳。白。疑。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傷亂思歸之作。情景迷離。神味無限。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雨瀟瀟滯節屋。空山無以慰幽獨。銳頭將軍未

何遲。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元雲。時聽巖風  
折喬木。泉源冷。冷。難。猿。狖。泥。滓。漠。漠。飢。鴻。鷄。歲。暮  
窮。陰。賦。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憶。爾。腰。下。鐵。絲。箭。射  
殺。林。中。鹿。前。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歎  
如。飛。星。宿。落。應。隨。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幸  
銀。眉。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語。明。主。正。鬱。陶  
恨。昔。范。增。碎。玉。斗。未。使。吳。兵。著。白。袍。昏。昏。闔。闔。開。氛  
祲。十。月。荆。南。雷。怒。舞。

范增二句似謂增祇知勸羽除沛公不知勸羽尊

義帝則與上下語意相貫因荆南故用楚事也

寄相學士林居

自胡之及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  
籍。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  
空垂蘿。亂代飄零余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荆揚春  
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  
野岸天雞舞。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冥冥甘辛苦。  
幾時高議批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寄從孫崇簡

嗟。城。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吾。孫。騎。曹。不。騎。一  
記。業。學。尸。鄉。多。養。雞。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  
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裏。酒。常。携。牧。豎。豨。僅  
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

兩篇皆用對偶而單行乃神化極處非少陵不能  
為東坡亦時有之但未到如此自然耳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千兩銜披堅。執銳畧  
西極。崑崙。月窟。東嶼。崑君門。羽林萬猛士。忠若哮虎

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  
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與聳精爽繁。華  
岳。峯。夫。見。秋。隼。星。墜。竇。校。金。盤。陀。馬裝夜騎天駟起  
天。河。橫。槍。葵。感。不。敢。動。翠。凝。雲。稍。相。盪。摩。吾。為。子  
起。都。護。樂府有丁酒闌插劍肝膽露卸陳蒼蒼風  
元。武。一作元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宋陸  
臨江節士

形容得妙生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不著一點死灰也

醉為馬陸諸公携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戰。騎。馬。忽。憶。少。年。時  
敬。蹄。逆。落。翟。塘。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  
尺。粉。黛。電。轉。紫。游。韉。東。得。平。岡。出。天。驛。江。村。野。室。爭  
入。眼。垂。鞭。鞭。鞭。凌。紫。陌。向。來。臨。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  
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駘。驕。猶。噴。玉。不。虞。一。蹶。終  
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余。枕。况。乃。連。暮。加  
煩。促。朋。知。未。問。映。我。顏。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邊。成。脚  
口。笑。提。傷。別。掃。清。鞞。曲。酒。向。如。山。又。一。時。初。遙。兔。絲。動  
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添。何。如。走。馬。不  
為。身。君。不。見。秘。康。養。生。道。殺。戮

前半寫陸馬後半寫携酒賦上少陵毛髮俱動恐  
白描寫生未能傳神及此末二句作問答收拾通  
篇言養生何嘗必能全生而少陵之胸臆精神愈  
出直作一軸名蹟寶藏秘託可也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瀝行殿  
佐佑卿相乾坤平。逆胡冥冥隨烟燼。卿家兄弟功名

震麒麟閣畫鴻雁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尚書勳業

起千古雄鎮荆州姓吾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

題封賀端午向鄉擲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潮白

鄉到朝廷說老翁梁零已是滄浪客廣德元年衛伯玉拜江陵尹尋

加檢校工部尚書此云鎮荆州謂伯玉也姓吾祖者

當陽侯杜預皆以鎮南天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也

挂帆早蒞劉郎浦疾風颯颯昏舟中無日不沙

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回客行歲晚晚

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未

清明

著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飽明

眉爭道朱蹄驕鬣鄰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自

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萬壑親近同心事金鑑下

山紅日晚牙櫓扶柁青樓遠古時夜亂皆可知人世

悲歡暫相逢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逢

迎少壯非吾道况乃今朝更被除

因諸將為及時行樂蓋樂之也未叙自己則干戈未息  
悲傷不暇勉強徇俗與被除之意亦且不合是另轉一

意作收也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後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

引風妒紅花却倒吹吹花因懶倚舟截水光風力俱

相怯赤憎猶生憎亦輕薄遞入懷珍重分明未接濕

如飛蓬半欲高紫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

性偷眼蜻蜓避伯勞

詩中別調亦創格也故謂新句非大家所欲為故云  
戲然已烟入長吉錦囊矣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近呈蕪侍御

久客多狂反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溫問

泛愛不救清堅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耻作窮途

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

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撰棄潭州百斛酒蕪沒滿

岸千株菊使我畫立煩兒孫今夜生煩費燈燭

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

連紫燕隸騎行甚速聖朝尚飛戰聞塵濟世宜引

英俊人蔡元惑痛會徽息表秋踰鹿徒途迷授鉞



葉。疊。聞。意。音。福。細。漏。細。期。備。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  
毅。答。詔。驚。羣。臣。他。日。史。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  
傾。壺。蕭。管。黑。白。疑。餅。餅。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蘓。  
季。子。後。未。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  
老。漁。商。市。市。北。肩。與。每。辨。袂。郭。南。把。甕。如。隱。几。無。  
敵。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烏。雀。苦。肥。秋。粟。  
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  
終。日。死。附。書。典。裴。因。示。撫。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  
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補五言古詩

奉訓薛十二判官見贈

忽。忽。快。中。睡。悲。風。一作秋方。一。醒。西。未。有。好。鳥。為。我。下。青。  
冥。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既。家。主。人。願。舉。翮。喚。孤。  
亭。待。以。比。佳。士。及。此。慙。揚。於。清。文。動。象。玉。見。道。茲。新。  
硯。欲。學。鵝。夷。子。待。勒。燕。然。銘。誰。重。斬。蛇。劍。致。君。君。  
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豪。家。  
朱。戶。向。相。如。才。一作調。逸。銀。漢。會。雙。星。客。未。洗。粉。  
黛。日。暮。拾。流。螢。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

汲。澗。野。水。日。冷。冷。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卧。病。  
鐵。山。鬼。為。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  
西。岸。兩。坼。橫。水。注。滄。溟。碧。色。忽。悵。悵。風。雷。使。百。靈。  
空。中。右。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季。女。如。與。雨。鳳。皇。  
翎。象。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一作今千。秋。一。拭。淚。夢。  
覺。有。微。馨。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榮。文。人。但。安。生。休。  
解。滑。與。注。龍。蛇。高。格。闢。瀟。血。暗。郊。柯。吾。聞。聰。明。主。  
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宣。文。一作王日。  
儉。德。俊。人。始。盛。廷。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緣判官有要事而勉以努力功德名教主臣時好  
難而活國也帝女一段恍惚離奇蓋影照其事而  
託之於夢而起句之超忽因之以生好鳥西來之喻  
由之而設通首極反眩而歸結於本意蓋少陵之  
度格也少陵引義多出經史中故所出則仙經雜  
傳之流蓋各因其事亦思筆波瀾所至故不拘耳  
或曰子以文論詩此於文何居曰飄忽宛轉之思映  
射環迴之筆於文為別情史韻而正義愈加沈  
著則亦屬鴻昇穴曉破雲霞劍出豐城夜鷲牛

群似言方後文意建序  
之才自能富貴無窮  
於化食也

斗者矣不以是論父是謂不知父不以是論詩是亦  
不知詩也。要寡事不可考但詩意隱約似判官

既有此遇而又懷兩意也以司馬比之正緣白頭吟耳  
故前有勤六經之言後有動金石之語要皆朋友忠

告善道之意後人解作戲詞失其旨矣結句亦當  
非泛用須更詳之。自後復鈔五律接前

喜逢行在所原注自京  
寇至鳳翔

西憶岐陽信無人送却回。眼穿看滄日。死著寒灰  
霧柳行相引。連山望忽歸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

來

德思胡笳夕。遠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問道暫時  
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劇。嗚咽

淚沾巾。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過武功  
天。影靜千官裏。心懸七校前。今朝漢祿祿。新數

興年。

倉卒臨賊脫身西走種種情事曲曲傳出不知是  
血是淚是情是父請者祇見為字字入神語

語出化而莫名其所以然也此方可名之曰真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秋星照玉除。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楚

岳汾陽駕莊子堯見四子於汾水  
之陽官然長其天下即飛燕將書依然。七廟

畧史典萬方切。

生靈甘衰白。天涯正窮寒。忽聞免痛詔。又下聖明朝。莫

懷商老父。思憶帝堯功。逢非已日。露瀟望青霄。此京時  
上皇在蜀始行期甫宋及。即丹鳳樓下詔置武諸臣皆相立之  
功至有蜀即置成功之日故以前老用莫利之。按此則少陵之  
識之大而學之  
正可以想見矣

汗馬收官闕。春城劇賊壕。嘗應歌杖歸。及薦櫻桃

難虜橫戈勳。功臣甲第高。萬方輝送喜。無乃聖躬勞

時少陵已拜右拾遺請假往郾州視家屬故云天

涯正寂寥也首章言上皇不遇暫避賊鋒次章則

言肅宗遽登大寶深為致惜如此大事而貽識史冊

也三章則言賊尚未滅而賞功已重為鳳翔從臣責

也收京為宗廟之薦故商亞。而社稷真安之計尚  
遠不應即居為功也少陵之用意如此許身履契  
宜虛語乎

奉贈王中允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濶深。共傳收廣信。侯景之亂信奔江陵元帝承制除御  
史中不比得陳琳。明呈云徒賦之臣致訪朝廷如陳琳之報曹操  
之陳一病綉明主。者多矣難獨情痛賦秋傷落葉詩故曰不啻比  
琳也。難臨賦詐為瘡疾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詩  
誦白吟頭吟。

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韋曲花無賴。家惱殺人綠。樽酒盡日白。疑如禁春  
石角鈎衣破。藤梢刺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至德二載自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

遺移華州孫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繁。至今殘破膽。猶有未招魂。  
近得歸京邑。移官逐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殘字解作餘字公詩多有之自此以後公不復在朝

廷矣下管秦州作

寄高三十五詹事適以淮南節度為李輔國所請除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疎。

天上多鴻雁。池一作河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

書。言今難索居但時未到官日達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首宿多。脚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  
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即事

乾元二年回乾元欲以金城公主回塞因無子符歸四月回乾元欲以金城公主回塞因無子符歸

間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秋  
思拋雲鬢。腰支勝寶衣。羣兒猶索戰。回首事意多違。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隱斷柳。宮澗墮清茄。  
水淨城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樓鴉。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寂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  
含星動雙脚。伴月照邊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一瞻雙闕一念邊城風浪始不可止天上人間相去

若斯之遠耶感慨無端味之何極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終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河

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園。

根衣

亦知成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心。甯辭掘衣傳。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出車秋社零。兩東山古人之於軍旅。若彼其慙。至而惟惻也。秦漢以降。長征久戍。家室似離。不忍言矣。况其死於戰鬥。尸骨無歸者。耶。少陵特就掘衣寫出。古今情事。而想到砧杵之音。以傳思婦之心。言念時事。良可悲矣。詩追三百篇。并三百篇之所未到。非古

人有不到也。後世之友。皆古人之所未見耳。

促織

促織甚微細。夜吟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放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淚異天真。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故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揚燿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親零何處歸。

舊解謂以喻小人味語。意良是。

薰葭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戴雪。幾處葉沉波。體弱春風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除架

東籬已零落。瓠葉轉蕭疎。幸結白花了。甯辭青蔓除。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教枝葉。天風吹汝寒。綠沾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觀兵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凋彫。彭莫守鄴城。下斬鯨。遠海流。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相州明年三月史思明未授官軍潰而圍解初李光弼與相州方軍司道趙承恩相持久則鄴城必叛魚朝恩不可而正詩蓋謂不當因守鄴城使賊援至也

少陵書生尚知困守鄴下之非而當時明畧如李郭朝

迂不從其計乃聽一絕不知兵之官官以致師潰而賊  
益熾此天耶人耶萬世觀之猶為之髣張而背裂也  
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又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夫小  
人非有料敵之智也非有殉國之忠也乃使權出  
忠智之上爪牙腹心之士退而聽小人之命固非  
知臨之道矣小人唯知怙勢作威妒功害能敗  
壞良才阻撓大計為之主者轉為之播棄老  
成黜遠猛士不知何所賴於小人而唯恐一失其  
意自茲而後代復一代官寺大張狼豺噬夫龍

子鴟鴞赫於鴟離福隱蕭牆爰藏肘腋忠臣烈士  
痛情嗟惋碎首屠身而莫敢誰何嗚乎國家  
至此生而待亡追誅禍始其有及乎唯有書之  
策簡永為殷監而已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詭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羌婦  
語還哭胡兒行且歌檣軍別橋馬夜出櫺廊也

空囊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為函葬吾道為艱難

不覺井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洗留得一錢看

蕃奴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出光茫帝  
氣必騰上龍身宜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君王

銅餅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餅銅餅未失水百丈有泉音  
側想美人意應悲寒沈沉蛟龍半失落猶得折黃金

觀安西兵過赴閩中待命二首

李嗣業以鎮西北庭兵回郭子儀討安慶緒安西即鎮西舊名

四鎮富精銳推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  
夜知道蒼鷹飢著人眼危經久戰用急一作姑一作如神  
奇兵不在眾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  
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觀樂城池未覺喧

首章言其勇而歸之將畧次章言其忠而歸之軍令

只一觀兵而意思曲到如此誰謂少陵祇是父士郎

一空以下皆八句後作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歸塞笛獨立見江船已蜀  
來多病荆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岷山前東陽堤下

有井人呼  
曰仲夏井

梅雨

南京明皇運改歲 犀浦道。四月熟梅黃。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未。蒹葭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迴。

為農

錦里烟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柅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鸛鷄西日照。鰭翅滿魚梁。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山路野梅香。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囊。無人覺未往。疎懶意何長。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林高數尺。倚杖漫中洲。細動洲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繫小橈。容易挾船頭。

寫江漲入神少。凌蓋胸有化工。隨所目觀。落筆便爾。

神甫若在他人不知。賞幾許推敲矣。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衰疾江干卧。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巾血。梳頭滿面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北邙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苦勞。青錢買野竹。白帽岸江皋。

酒昏山簡能。詩何水曹時。未訪老疾步。屢到蓬蒿。

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遠望低。速烟盪井上。斜景雪峯西。故國猶戈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

寄賀蘭鈺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愁作白頭翁。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樂回同。

寄楊五桂州諱

原注西州參軍段子之任

五嶺皆天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南

無雪難桂 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附  
林有之 白頭吟

逢唐興劉主簿弟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外官人冷闕中驛騎疎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何限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  
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老夫會佛日隨意宿僧房

敬簡王明府

公晉為唐興縣宰王潛  
作客館記疑即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  
病思偏林鷹愁怕苦籠看君用高義壯與衆人同  
言因  
王罕  
高義不以衆人過已  
亦不以衆人自待也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選用兵烟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  
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瘁莫壯心驚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百萬傳深入塞區望匪他司徒李光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聞道并州鎮尚書王忠訓士齊樂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  
總關丹心破雲衣皓首帶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二首回環用意往復無窮試以心隨其詞意歷其曲折  
入其幽微可以尚友少陵矣前首從自己說到時事  
後首從時事說到自已兩首祇如一首但換韻耳此可  
見古人結構之法而時事前後不同自己前後亦不同  
各有輕重淺深在少陵從肺腑流出非經營裁翦  
而然而後人誦之思之乃有如許之妙此所以為詩聖  
也歟

遣意二首

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往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  
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游少幽居不用名  
蒼影微微落泉流脈脈斜野船明細火宿雁聚圓沙雲  
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夜能吟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只作披  
衣帽常從漉酒生眼前無俗物多病亦身輕  
江皋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會看鳥回頭錯應人語

香。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我。眉。老。知。余。懶。倍。真。

滿壺頻言壺常滿即樽中酒不空意以推上句當謂疑難之字且聽其過即不求甚解意就全首觀之似當如是且更詳之幾眉老注東山隱者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此乃是寫春雨寫夜雨一幅着色畫也妙在結語倒將頌辭二句神理鍍染而出正恐善畫經營無

徒著手

春水

三月桃花水。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接綫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多浴故相喧。

寫春水情景俱活現紙上令人如在江村親觀其事流連不欲歸也

江亭

坦腹江亭卧。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胡獨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鴈岸。開林出遠山。一邱藏曲折。緩步有躡攀。僮僕未城市。餅中得酒還。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破空而來慷慨頓挫如聞其聲

落日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草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酒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

說落日便是落日一字不可移換皆所謂如有神也

獨酌

步屐深林晚。開村獨酌邊。仰峰黏落絮。行屐上枯梨。薄劣漸真德。幽僻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徐步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曠。芹泥隨燕觜。花葉上蜂鬚。把酒徒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忘。實有醉如愚。

把酒而步故或衣被酒濕吟詩而步故但信杖扶此醉如愚之情態也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汀烟輕冉冉。竹日靜暉暉。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

一片化機有與時偕行之意此其忘屢時乎

高梅

梅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卧此片時醒。

此即為風雨所拔而公作歌謂草堂自此無顏色者

石鏡

成都一丈夫化女蜀王納為妃而故王哀念之遣五丁移武都之王為塚高七丈上有石圓徑五尺瑩潔如鏡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寂寞香骨。提携近玉顏。眾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字間。

琴臺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窈窕。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二首憑吊古蹟大抵美人黃王之意

脩覺寺後遊

寺憶新遊處。猶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澗烟光薄。沙暝日色遲。客愁全為減。舍此復何之。

此便寓得與物同春之意可想襟懷

題新津北橋樓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落外。青柳儘前梢。池水樹為政。厨烟覺遠庖。西川供醉客。何處此江郊。

江漲

江漲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魚鱗為人得。蛟龍不自謀。輕帆好去。便吾道付滄洲。

晚晴

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書亂誰能快。杯乾可自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王符著

朝雨

涼氣暗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驚藏近渚。雨燕集深條。黃綺終辭一作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在。幸得度清宵。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東  
行應暫別。北望苦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論。

野望因過常少仙

野橋齊度馬。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入村  
樵徑引。嘗果果園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迴。

酬高使君相贈

古寺僧家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  
空聽法。三車肯載書。窺基師以車自隨。前車經論。箱裏。次車自御。後車。校。七。飲。俱。詩。言。如。有。三。車。當。盡。以。盡。香。  
草元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上元年。建子月。朔。柳。殿。受。賀。如。正。旦。儀。因。以。其。月。為。歲。首。獨樹老夫家。霧裏江  
船渡。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  
得。囊空底處賒。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地澗  
蒹眉遠。天高峴首春。為於耆舊內。試覓姓龐人。

贈別何邕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無谷元

通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廣州改功曹到得楊長史書功曹却歸脚寄

街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銅梁  
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裝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蕩船明。交趾丹  
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旅客。時寄錦官城。

畏人

早花隨露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峯落日低。畏人

成小築。福性合幽棲。徑洗從榛草。無心待馬蹄。

遠遊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露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  
藥扶衰病。吟詩解歎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水檻遣心二首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餘。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  
不堪支老病。何得向浮名。淺把消、酒深憑送此生。

屏跡三首之二

即。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森。深。兩。露。燕。雀。半。生。成。村。鼓。  
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枝。菘。徒。白。首。心。跡。喜。雙。清。  
曉。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山。影。漾。江。流。失。  
學。徒。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嚴公廳安同詠蜀道畫圖

日。臨。公。館。靜。畫。滿。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  
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興。烟。霞。會。清。樽。幸。不。空。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遠。送。從。此。別。青。山。復。情。幾。時。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誰。  
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去。冥。冥。養。餘。生。

一氣派轉殆無筆墨之痕情事宛然思之猶為悽絕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藉。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近。春。除。刺。史。遠。喜。得。吾。賢。五。馬。  
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忠。叩。竹。枝。冬。要。錦。衾。眠。不。作。岐。  
恨。惟。聽。舉。竄。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過。客。陳。公。殞。  
昂為縣令西府  
岳繁報而卒於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借然

以黃太守叱刺史以陳子昂自比寫好賢惡惡之意作

章法此首前道未錄今緣鈔五律過之不覺復錄焉

亦以示五律與排律但有長短之殊並無多寡之異

其為飛動入神則一耳

已西驛亭觀江漲呈寶使君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萬。井。過。春。容。霄。  
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胸。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弟。  
妹。悲。歌。裏。乾。坤。醉。眼。中。兵。戈。與。闕。塞。此。日。意。無。窮。

九日奉寄嚴大夫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小。驛。香。  
醪。嫩。重。巖。細。菊。一。作。斑。斑。透。知。族。鞭。迴。首。白。雲。間。  
奉詔九日  
西去出已徐知道反  
武自四月

懷舊

地。下。蘇。司。業。情。親。獨。有。君。那。因。喪。亂。後。更。有。死。生。分。老。罷。知。  
明。鏡。悲。未。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史。論。文。

所思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始。傳。為。農。山。澗。曲。卧。病。海。雲。邊。世。已。疎。  
原注得台州鄭  
司戶皮消息

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斗。無計剽龍泉。

原注近無  
李白消息

不見李生久。伴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題元武禪師屋壁 屋在中江  
大維山

何年鬪虎頭。畫壁澗滄洲。赤日石林紫。青天江海流。錫飛常近鶴。栢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趣。真隨惠遠遊。

客亭

秋隄猶曙色。落木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

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餘生事。飄零似轉蓬。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興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林烟隔浦沙。狂歌過形勝。得醉即為家。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還。花遠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斑。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知無少壯。跡但有羈縻。樓

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鞀。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淡遠勸。極下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為情。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徑入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迴看不住心。

上兜率寺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庾信哀雖久。何顏好不忘。白牛法華經。以日車遠近。且欲上慈航。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兵革身老。闕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恐對百花叢。

送何侍御歸朝 身梓州送  
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

垂霜鬢。天隔把繡衣。故人從此去。零落寸心違。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

柳影含雲暮。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是惜征途。沙晚  
依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余前鈔工部長排自謂以父法請之乃古今奇文也至  
父也既而鈔五古又既而鈔七古歌行所見無非父者今鈔  
五律或以為短章易竟若與前意有別余曰非也余嘗  
言之矣少陵長篇一篇可作數十篇則短篇何不可數十  
篇合作一篇乎以其意請之以神請之則長可也短可也

多可也寡可也其神起於未有詩之先其意不終於現  
有詩之後若以此讀之則天地也古今也意不可盡而神  
不可窮若如世人之見教行教墨以求之則守其一耶一  
堅何足與於天下之大觀乎鈔至此且止更俟他日而續  
之

息餘錄續補

年既耄矣不能與賓客周旋賓客亦無樂周旋老人  
者惟是朝日出而與暮日入而卧亦復何味且世間  
所謂味者久已厭棄亦不能復尋也唯是詩文結  
習未之能忘則遷於此中討求至樂可以娛老可以  
忘年故此冊鈔工部詩寂多詩言性情而少陵性  
情獨真形之於詩皆可為教故好之不厭焉而其  
父特奇迥非諸家可及少年所慕天之所願倘儻非生所始之襟  
抱亦藉以激發而不至志與年衰遂消歸無有足

又因以勸子孫而非但送日月而已十月一日書於遂初  
草廬石樵老人

恩錄續補

閩邵抄川晉琦奏參馬邊廳營守備羅父斗於標夷  
出粟滋擾方主私和議給每歲賞給物件並銀兩輒  
稱以馬邊經費辦馬邊夷務向同知曾索而泰將從中  
說合交給等情其交何人轉付有無添指無從得悉且  
其存城萬全左營堵禦弁兵亦給口糧夫價該備營係  
該處專防不應留支行糧該同知曾經駁斥亦被守備  
索勒發給據委欽州府查訪稟覆前來臣查涼山一帶  
概屬老林生番游牧其間並無定址而附近各省游民以

潛往開荒並非土著平居則多方盤剝有事則動輒星散  
甚至非暗作漢奸即脅制請兵及官兵前往征剿生番  
已遁入老林窮追不能株守不可而該處居民轉得賤  
買賣賣坐收其利失之於夷取償於官自道光十一年來  
屢次用兵繼未得手前任督臣等不得已籌費增兵責令  
自行堵禦羅父斗身為守備防堵是其專責標夷既由  
該處出粟宜如何督率兵丁首先攻擊奮不顧身乃不惟  
不知同仇敵愾而轉以禦寇之人為此致寇之舉夷人貪  
得無虞因滋事而獲重賞必因貪賞而愈滋事且支派

繁多馬能盡盈其礎徒使經費日見其增而夷患曾不  
少減年復一年非特費無所出即餉亦無由止况稱叫  
喊投誠是其已知畏威正當曉以大義何反許給銀兩  
情節支離更難保無串通營私情事此弊不除軍民  
覲覲經費從中分肥邊患伊於胡底泰將同知目睹情  
形並不參揭輒復附和濫為支應請將守備等問泰將  
同知解任訊辦

此摺於該邊情形及將弁兵民情與明白透徹勝前  
辦廣東夷事遠矣維內地與海疆不同而夷情則一

前所輕許今則了然亦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歷練  
既深則措置必當矣國家大事胸無把握漫然嘗  
試真可哉

補錄孫翰鄉試中式謝摺

竊臣備自鄉試溼荷

聖慈沐

膏露於

九重聯科名者三世詎曰傳經之效本無詬教之方

乃以逢

天開慶榜獲以鄉舉綴行承廬蚤年觀先此日

鼓篋散期夫鶚薦吹笙喜聽於麻鳴在同

列或謂為燕翼之胎而臣心獨猶切鶚梁之

愧蓋過

皇家福祐特啓人文因而蓬戶編懸咸蒙

榮造臣惟有益勤夙夜竝勵子孫惟晉兢兢竭丹

赤之忱彌世世矢捐捐糜之報庶冀仰答

天地生成於萬一之方下若日孫翰三字

此乙未

恩科也明年正月余以腿疾告蒙

賞假三月致仕今十三年矣

受田謝子翻放江南副考官摺

竊臣子識總窺臚學愧通方溼荷

鈞隆迭選

拔擢領芝坊而居長備歷清華依

鶴禁以叨榮曾無報稱恭值文昌綸運榮榜掄

才膺

特簡於班聯俾侍衡乎道藝伏思三年考課乃虞

廷敷奏之期四牡馳驅即周禮賓興之典蓋茅

承升庭莫先於選士而輅車銜

命所重者得人臣子材輕學薄慮五色之易迷殫

智竭能怨一長之莫効臣惟有勉其敬慎策

以精勤庶使蒐遺採逸若

軒宮額俊之恩舉孝興廉贊

聖代觀文之化以冀仰副

高厚鴻慈於萬一

翻謝摺

竊臣識慚窺臚學陋雕蟲叨

簡權於詞垣久迴翔乎藝苑芝坊游掌

講惟親承暑無塵露之裨逞意馳驅之報茲以文

明啓運

壽考作人特荷

綸音副充星使乘輅軒而銜

命與者稱榮秉玉尺以掄才當之滋惕念臣溼漉

宸眷迭奉

聖謨勉夙夜以加虔莫涓埃之微效四牡涇人文之教

三年綜道藝之書披巖探榦詎云材盡棟  
棟相馬取良豈易羣空騏驎臣惟有恪恭將  
事精白盟心蒐羅欲一善不遺登進必大醇乃  
錄庶俾嘉言罔伏副  
旁求佐治之思敬觀多士維禎颺  
久道化成之盛

七月十二日也巳百江南大水貢院坍塌樞替請  
改試期

詔令九月舉行至是復奏海潮頂托江水未落請

再展一月從之

詔正副考官於九月內各行前往從前有展期而再

展則未聞也以行期從容余因備書問文去取  
之方并闈中事宜一冊授之余臨事好先備須  
防益賦性實然惟時迫則不及耳

重赴鹿鳴自古為榮余以致仕十餘年復得晉階

宮保致一品則前此所少太宰協揆致仕湯敦甫先生

贈詩即錄於此

高秋重聽鹿鳴歌湛露欣承

鳳詔多

官保華銜增翼鏢

朝珥極品望巍峩晨昏子舍尚書履附郭孫枝

學士披拱杖扶典宴京兆道旁羣仰壽頽醜

好學今之衛武公耄年著述壯年同鈔書字

寓蠅頭小作畫神超燕尾工名愈淡忘心古井

教思廣被口春風瓊林屈指重開譙人瑞遂歌

百歲翁辛酉重過瓊林公年九十有八  
熙朝人瑞史冊所稀

今太宰大金吾孔侑父公贈詩并錄

從仕居間已若仙秋風又過榜花天

三朝雨露登科日一品文章著錄年疏傳新階尊

鶴禁岐公世德冠鴻臚史聞

溫語褒堂構槐棘承

恩近

日邊

京國賓賢似故鄉歸然獨有魯靈光華齡早冠

登瀛譜上畧重開選佛場後進衣冠爭拱杖

舊時桃李許升堂稱觥為祝頤期近更拜



瓊林法酒香

嘉慶乙亥余督學順天父公時為諸生試上等  
余益心識其為公輔器也公故自居堂業非余  
敢當而不可不識其所自道光乙未甲辰會試兩  
張翰翻前後皆出公門下豈非父字襟緣有然  
定於教者與翻於乙未成進士其秋翰乃中式  
京兆榜弟先兄徵登第進蚤不謂之數可乎數  
甫相國前於癸未讀卷而受田得傳腫故事稱  
請卷老師朝鄉試榜後謁公稱太老師公不許

乃改焉又癸未乙未受田與予翻皆出鶴舫相國之  
門翻則止稱太老師統於所尊故也請卷與座師  
故當不同與抑別有說與至學使者本稱宗師乃  
青襟公共之稱故與淵源門牆有異余所以却而  
不敢居也。以下復鈔杜律接前

倦夜

竹涼使卧内野月滿庭陽重露成消滴稀星乍有無暗飛  
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寫秋夜景色入神夜字未句始點出亦父法空靈之妙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為客情。愁  
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思歸之作三句言家書之遠不能計日五六句言老  
景之滯不能如飛鳥之速情事曲盡如此

對雨

莽莽天涯雨。滂滂江漢流。時不憇。已道路恐濕。旗旗雪  
嶺防秋急。縱橫戰勝邊。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  
結語反說責之望之也

警急

原注高公適  
蜀西川節度

才名舊楚將。妙畧擁兵標。玉嶺雖傳檄。松州會解圍。和  
親秋計。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曾飽飛。

意謂高素有名宜可解松州之圍而吐蕃送逆和  
親已不可恃望高有以備之也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  
芳等使西。察落新燒校。蒼茫舊塞壇。  
懷喻蜀。意。切。哭。望。王。官。  
一作  
京密

征夫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漂  
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有感五首

將帥受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  
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武德以來西域皆置都督府州  
以統之隸山反後由北數十州縣關元中置朔方等處節度使  
相繼潰沒蓋沿河西隴右之地  
乘檣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  
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築。山。陽。

洛下舟車入。天中有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金  
湯國。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儼。德。盜。賊。本。王。臣。度山云程元振  
子儀請遷京以為東周地狹適為戰場明天子崩徐薛兩抑整  
刃易牙之權任遠境之魚之且則秦元之聖蓋賊日平此時正極其意  
子挂。俞。王。風。霜。急。青。梧。俞。宋。小。月。凋。夜。由。未。御。幹。地。手。有  
殺

送元二道江左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漢送君情。晉  
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原注  
元帝  
應孫吳  
科奉

經過之地戒勿論兵其用意深矣

章梓州水亭

原注時漢中王燕  
道士席燕在會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近  
蜀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荆州愛山簡。吾醉亦長歌。

詠月呈洪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山  
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遺憤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一作  
軍麾  
蔓終懷毒。雷霆可振威。無令靴血地。再濕漢臣衣。

代宗專任李郭自可滅賊何必借兵回乾遂為所轉輕  
致有鞭死漢臣之事此自初收京時少陵即云此輩少  
為貴矣既收京後又有留花門之作矣當時君相曾不  
留計至竭盡府庫以奉之膏血塗塗而猶蒙耻忍辱如

此少陵西為決背汗流者矣雪中襟泣下者矣

薄暮

江水長流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倦  
國見何日。高秋心若悲。人生不再好。白髮鬢成絲。

西山三首 即岷山軒阻先  
夫全蜀巨障

夔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西方為白帝故。轉粟上  
云非謂白帝城。青天蜀將分。旗鉞先兵助。并泉一作  
鍾西戎背好。和殺氣日  
相纏。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烟塵侵火井。雨雪開松州。風動將

軍幕。天寒使者衰。漫山成錦壘。迴首得無憂。此松州被圍  
未解時也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驚塵關在導  
江西北鐵馬瘦。澄口未

歸。言或獲解  
或戰勝也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八駿  
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狩。早晚徧遐荒。言使事走  
避之非計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青惜

峰。岳過黃。知橋。袖來。江流天自在。坐穩興悠哉。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櫓知花改岸。如驛鳥隨舟。結  
東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禁愁。  
有徒金沙乾。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蟋蟀。江檻俯鸞鷗。日  
晚烟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南征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霑中。襟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若。未見有知音。

赤心熱腸。千端萬緒。飄零憔悴。潑淋漓。淋漓茫茫塵世  
孰則為鐘期者。予無可奈何。且悲且憤。自嗟自惜。  
而付之蒼棺。以後聽諸不知識誰何之人。所謂其聲  
銷。其志無窮。獨與千古烈士忠魂。義魄。語耳。獨  
常流碌碌。凡士獨為足動。其方寸哉。

久客

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軍相輕。去國  
哀。玉葉傷時哭。賔生。孤徑何足道。豺虎正縱橫。

地隅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  
喪亂秦公子。王象本秦川青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蕪。

游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  
厭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神仙。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衛生唯一老。伐叛已三朝。  
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魂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江亭王閬州送饒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斷。愁隨舞曲長。  
二天開罷鏡。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烟接。俱宜下鳳皇。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擁霓旌。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  
官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卧高。  
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爾曹。

別房太尉墓昭墓在閬州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對碁陪謝傅。把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此蓋游已闌。因嚴武欲再鎮蜀。復回成都也。寓別

暮景色凄絕。只是情至。故語真耳。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  
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山杉裹翠微。潤馬銜青草嘶。  
稜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

行色避隱現。人烟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  
轉石驚魍魎。揮弓落麝麋。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道途景色。讀者猶如親歷物役。二語人未經道。乃少陵初獲也。所謂詩成若有神者如此也。

山館

南國盡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和杪。身遠宿雲端。山  
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故求安。

行次藍亭縣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諸議諸

昆季 嚴震及弟瑒 皆藍亭人

馬首見盤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  
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客星。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

倚杖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柳  
鵬輕白浪。歸鴈喜晴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下有春歸之作乃復至成都草堂也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原注老儒難時病於蜀蜀數其  
稅後方授一官其妻注即斛斯融

此老已云歿。鄉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妻子  
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總帽在。新柳野風秋。

燕入非勞舍。鴈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送有  
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蠻北。徐聞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絕域  
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江  
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北。齊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傍千戈覓。來看道路通。短衣  
防戰地。正馬逐秋風。莫作俱流落。長隨碣石鴻。

一片天機從元氣。流出情至神。未華緒皆化古今。絕  
作須古今。詩家第一人。為之而又出於不自知也。自西  
不知他人又安摹擬。

嚴鄭公宅同咏竹

綠竹半含箨。新梢終出牆。色侵書帙陰。過酒樽滌雨。洗

娟娟淨。風火細細香。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

正月三日歸漢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梢臘味。鷗泛已春聲。藥  
許鄰人劇。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嚴公奏充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而公已老無意功名  
故故白首幕府非所樂也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茅屋  
遷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賤一作生理飄泊到如今。

迢迢未三蜀。蹇蛇有一作六年。客身逢故舊。典自林泉過。  
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無限。恣意買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漫紅。姪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赤管隨  
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扶病垂朱綬。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羣材。  
燕外晴絲卷。鵬邊水葉開。隣家送魚蟹。問我數能來。

羣盜畏王榮。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為榮。  
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

少陵蓋以王榮賈生自比。故幕府非其西顧。因歸江

上莫堂賦詩見志。萬里眼百年。心意在於此。百花洲故宅。  
故唐宋元以來。遂為成都名蹟。百世詞客所共瞻。向豈

公之風流與江山於永者與

哭巖策射歸櫬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知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  
蛟龍兩一作天長。驟騎營一後三峽。暮遠後見君情。

少陵昔與武父提之為友。此時太夫人尚在堂。故云知宿  
昔。至其部曲則與武在時異矣。所以一哀而三峽已暮。  
憶舊情而不自已也。讀之覺山川若其音響。風雨

助其悲涼入神之筆也。自是之後。公復去成都之  
夔州。謀北歸。其詩可歷攷矣。

渝州侯巖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騄糝。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山。  
帶馬蠻。潯江流白帶。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

高廟忠州

高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  
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井邑衆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空看  
過客渡。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席。深居賴獨園。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濶。月湧大江流。名豈  
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霜未消。微風向日薄。脈脈去人遙。冬熱  
駕鸞病。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禹得北之朝。

長江二首

水會浩。萬壑塘。爭一門。朝宗人。共扼盜賊。爾誰專。孤  
石。隱如馬。高羅垂。飲猿歸。心異波浪。何事即飛翻。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深。眾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色借  
滿湘湖。聲驅滬澗。沉未辭。添霧雨。接上過衣襟。

承聞故房相公自閬州啓歸葬東都二首

遠聞房太尉。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孔明  
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滸。仍沾楚水還。  
丹旌飛飛日。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劍動  
親身匣。香歸故國樓。畫哀知有處。為客怨長休。

陳壽等定諸葛孔明故事二十四篇以進少陵方欲遺洛陽  
恐不得故有末二語言他日尚可哭墓而不歸則竟已也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鐵鏢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巴人  
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薄霧落。月去清波壯。惜  
功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

關河曙景滿。之入神。惟少凌情與景會。故耳結句言入  
朝尚可得官。但力衰不任簪笏也。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急。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險  
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  
崩。界天白。錦城曠日黃。惜哉。示勝地。回首一茫茫。

是懷舊居而發端寄興乃全非為舊居讀杜要徒  
此得解起結八句是時事中間八句乃題正面少陵  
則以時事為正面而題之正面反是旁面陪說也此  
之謂文心。與前散愁二首格法皆同而翻轉用意自別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春  
風見。蕭。夜色。淒。客。愁。那。聽。此。故。傍。旅。人。依。

先言縣次言樓再觀以兩邊山木而後乃點子規之啼復  
就春風夜色虛寫二句然後實將啼字收入旅人之身  
而春夜又實自終日字引出景中隱情情中現景字  
入化鹵莽請之辜負匠心矣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叢。夜

足。露。沙。雨。春。多。迷。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晨鐘雲岸濕。勝地石堂偏。柔橹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水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鶴追飛盡。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樞。寒江繞上頭。雪崖終夕石。風慢不依樓。社稷

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下四句歸入上四句中看則少陵全神俱見令人毛髮

皆動

西閣雨望

棲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徑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菊葉凌疎放。松林駐逸情。滄沱朱檻濕。萬壑倚楹橫。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未宿。今疑索故安。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乳霜鐘徹。花催臘炬銷。早見江盤底。雙影漫飄飄。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擊柝可憐子。無如何處村。時危隔百慮。遊眺爾猶存。

漢西寒望

變人以瀾水通江者為漢大昌西有十兩池水今三遺其一南飛奉節縣為西漢

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年侵頻悵望。興遠一蕭疎。殊桂時相勞。歸行炯自如。瞿塘春欲至。定卜漢西居。

此為將卜居而先寓其地之勝所謂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所謂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者也

入宅三首之一 目西閣 移赤甲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雲暖麝香山。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斑。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

卜居

歸羨遠東鷗。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著處覓丹梯。雲嶂寬江北。春耕破漢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人迷。

暮春題漢西新賃草屋五首之三

此邦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羣。畏人江北草。旅食漢西雲。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綠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也雙蓬鬢。乾坤一草亭。辰



秋時自惜醉解為誰醒。細雨荷鋤立江樓。吟翠屏  
壯年學書鈔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涯。高齋依  
藥餌。絕域改春華。喪亂丹心破。王臣志一家。

本錄雲也。陰則復白木錦樹也。曉則皆青葙。常語耳  
而細確如此。至細雨二句。尤是神會不關字句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疎。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蟹井絡上宅。楚林極  
寒。從人打。菘荒欲自鋤。盤餐老夫食。分減及溪魚。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吾

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北山薇。  
禮樂攻吾極。山林引興長。掉頭幼帽。仄曝背。竹香光。風落收  
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疎小紅翠。駐屐近微香。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黃。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姑擊

家家獲。想聲箇箇同。飛霜任青女。賜被海南宮。

身許麒麟畫。年衰鷓鴣羣。大江秋易感。空峽夜多聞。桂隱

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兒童斜鬢話。不必作秦軍。  
蘇陸詩。桂隱  
離清記。桂隱

問之曰。食以魚為。桂隱。泣曰。何得作。桂隱。答曰。  
十里從心。僅得。與所。秦軍。安得。不作。桂隱。

凡連四五首者。其過接脫卸。皆與長排同宜。細認脈絡。乃

見詩律之一字非苟也

溪上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迹地。秋竹隱珠花。塞俗人無井  
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

樹間

岑巖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依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  
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露葉露。來月生胡床。

秋日閒居三首之二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輕。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薄  
俗防人。一作。面全身。學馬蹄。吟詩重迴首。適意箇中依。

籬弱門何向。沙塵岸自推。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飛。寒水  
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補遺墨。倚杖獨裴裴。

小園

由來正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為花。秋庭  
風落果。滾岸雨頽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自漢西荆扉且移居茅東屯茅屋四首

白藍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烟霜淩  
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

東屯復溪西一種住青溪。未往皆茅屋。海留為稻畦。市喧  
宜近利。原注山林僻。此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勝客迷。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浴清泉。枕帶  
還相似。柴荆即有烏。所會應費日。解纜不知年。

半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國。臥病楚人山。幽獨  
移佳境。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鷓鴣。回首憶朝班。

如入武陵桃源。便欲忘世。忽見飛鳥復憶朝。廷便是  
少陵。自己寫照江湖之志。雖適而家國之憂難忘。

與彭澤令未可一藥論也。故檢校收稻有喜無多

屋宇幸不礙雲山之句。又有種李房州熟苗同伊闕春  
之句也。他鄉邊次與故國依稀可并語哉。

東屯北屯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不逢人。步壑風  
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迴白首。戰地有黃塵。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峽內歸田客。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地險  
風煙僻。天寒橘柚垂。菜場看放犢。一學楚人為。

短景難高臥。衰年檢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世

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須在眼。田父實為鄰。

暫住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客。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壤。拾穗許村童。落  
杵先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庾豈飄蓬。

刈稻了咏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疎草木。旭日散雞豚。野  
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上白帝城公孫述舊位於此

城峻隨天轉。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  
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驍馬意何長。

俯仰古今只在老。去人扶夕陽。悲角八字。意何長。括盡  
一篇史論。意高神遠不在多也。更著一語。

觀瀾推

巨積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吞谷雲。兩如馬戒舟。航天  
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白帝城樓

曉望白帝城益山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清江望。恒和散放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峽隘

關說江陵府。雲沙淨。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眼。却望峽中天。

言江陵曠濶不似峽中。壁立天如一綫也。蓋將下峽

向江陵而預喜之詞

瞿塘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猿樹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繁舟今夜遠。清淚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圓陵白露中。

帝茂陵壯侍以喻明皇秦陵也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小留玉母。微風倚少兒。比青妃也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呈明斷若神。時用抵戲亦未難。風塵

閩雜

岡難初賜錦。舞馬既登林。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一作長仙遊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寂寞驢山道。清秋草木黃。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西。江。外。秦。城。北。平。邊。為。郎。徒。白。首。卧。病。數。秋。天。

洛陽

洛陽昔西漢。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茄去宮闕。翠蓋出闕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

驢山

驢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鼎湖龍去遠。銀海雁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以上七首皆追憶開元春懷故主盛衰今昔悲慨無窮而以歷歷一首橫亘其中前後之俯仰低徊皆成涕淚字句之外悉是深情此蓋少陵一幅自寫真

也傳神繪影百世下猶當見而知之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同心借問懸軍守何如  
俊入其慮犬羊侵順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

此首則七首後別作推結言前事已矣所望於後來者  
一在於用賢一在於戒兵蓋去胡元不遠黃輿未缺  
人心如故急急收拾以儉德培養黎元以賢才維持  
國脈自然皇靈復振氛祲全消可復太平之舊惜  
時無遠見深識如少陵者以致代復一代積禍日沉

不可復拯是則人事而天意也可勝歎哉此以文法讀  
之則文之體格愈奇併覺詩之神理益遠矣如此  
讀書乃謂善讀如此解詩豈非妙解以故八十  
六歲老人猶不自息思以告後人也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船衰  
歎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  
能休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媿百年身  
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維自懸澤嗟爾太平人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水月同孤落日  
心猶壯秋風病欲癩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益氏

益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承顏服手足生容強監負  
米外終外讀書秋樹根卜鄰慚近舍訓子學誰門

有歎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鬥江東客未還窮  
稜嶺雨雪老馬怯關山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不寐

瞿塘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沉霧輝輝星近樓氣  
虛甘少寐心弱恨容愁多疊滿山谷桃源無處求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塵  
澤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未書

道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聞。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漸  
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

秋清

高秋蕪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問掃除。杖  
藜還客拜。愛竹遠兒書。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探防已虎。全生狎楚童。初  
零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憶商山老。燕存烟贊功。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鷺  
費羲之墨。猶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臥病復高秋。

耳聾

生年鷓鴣子。歎世塵皮翁。眼復幾時暗。身從前月聾。猿  
鳴秋淚歎。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呼見胡胡風。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暖  
老須燕玉。充飢憶楚萍。胡茄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日會薰風。猿

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亦知行不遠。苦恨耳多聾。

遠遊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嶺。高風兩暗荆。金雁  
橋衝蘆。初撥啼。失木間。敗葉蕪。季子。歷國未知還。

雨

始覺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牛馬  
行無色。蛟龍鬥不開。干戈感陰氣。未必自陽臺。

月三首之一

萬里瞿塘月。春來六上樓。時時開暗室。故故洗青天。真令

風襟靜。高當淡臉懸。南飛有鳥誰。夜久落江邊。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仍迴。數館  
如鳴杆。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晚晴

返照斜初散。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快雨落餘飛。鳧  
雁終高去。熊羆覺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夜雨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開戶。江滿帶維舟。通籍

限多病為郎添薄遊。天寒出岫。醉別仲宣樓。

史題

只應臨初雪。騎馬蒺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羣公  
蒼玉珮。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為此滯留。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照。江山非故園。石泉流  
暗澗。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裡。何須花燭繁。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

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浦浦暗。輪仰半樓明。斗

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十六夜說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潤。河漢逐人流。谷口樵  
歸唱。孤城笛起愁。已重深不睡。半夜有行舟。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掛簾遙對客。倚杖更隨人。光  
射潛虬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蠟高秋。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世  
情只益睡。盜賊故忘憂。松菊新霑洗。茅齋懸遠遊。  
雨晴山不改。晴後峽如新。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故人。有  
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次首別以雨晴為題。法連為一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開畦新雨潤。媿子森鉏耒。杖交頭柱。柴扉隔徑開。欲  
棲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醜醜。

暝

日下西山陰。山庭嵐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枝深。正  
當星鉤收。香動玉琴半。扉開竹影欲。掩見清砧。

雲

龍似瞿塘會。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收  
獲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襟。

月

四更山吐月。破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兔  
疑鶴髮。蟾亦忘貂裘。對酌垣城寡。天寒耐九秋。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疎復行。紫崖奔。慶黑白鳥。知邊脚。秋山  
新露影。寒江舊落聲。紫門臨野嶺。半得搗香杭。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霜物冷。今日過雲遲。上馬  
迴休出。看鷓生不辭。層軒當澗澗。潤色靜香帷。  
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朝風鳴浙浙。寒雨下霏霏。多病  
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故舊短書稀。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遠。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飢。神女  
花鈿落。鮫人織杼悲。繁憂不自整。終日淚如絲。

寫情寫景是一幅對雨圖。然字字是畫。所不到向時請  
畫每謂有文字不能傳者。正緣世無少陵其人故耳

夜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獨  
坐觀雄劍。哀歌歎短衣。煙塵隨脚白。首涕向心違。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灑地風折。旋隨雲暫起。  
紫荆色。輕露烏。秋草。靡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

返照

返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依魚復岸。不盡白鹽孤。秋  
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僮僕。既夕應傳呼。

中四句寫半有無。甚高。依遠近。真入畫也。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曙色分。高峯寒上日。疊嶂宿霾雲。  
地圻江帆隱。天清木葉聞。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為羣。

雷

正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動爭迴。却  
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妒雲雨。霹靂楚王臺。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俊鶴  
無聲過。飢鳥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

浦帆。晨初。菰郊。扉冷未開。村疎黃葉墜。野靜白鷗來。

雙潤休全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

晚

杖藜尋巷晚。夾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廷  
問府主。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夜

向夜月。休。燈。花。委。半。眠。獅。山。無。定。鹿。落。柳。有。鶯。蟬。暫。  
憶江東鱸。兼懷雪下船。金。秋。犯。星。起。重。覺。在。天。邊。  
郭城悲苑。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飲。夜。深。歸。暗。  
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鶴休飛。

凡一字兩字題皆與書懷述懷無異。天時人事觸物緣  
情感與無端沉鬱。對內無限。依。徇。濕。柔。中。復。多。增。此。令  
請者如當其境。如聞其聲。真見有少陵翁呼之  
可出世間如神之筆。千古無兩。吾所謂合教十首作  
一首讀者知人論世。乃可與言。尚友豈不信然。

憶鄭南

鄭南伏毒寺。滿瀝到江心。石影御珠閣。泉聲帶玉琴。風  
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外。龍蛇只自深。

懷瀟上游

懷望東陵道。平生瀟上游。春濃停野駟。夜宿故雲樓。離  
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

詞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春。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候。  
捷長難見。鷓鴣故不還。無錢徒滯客。有鏡巧催顏。

喜觀即到復題短笛二首 前有得書已

巫山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為人。意。答  
見。重。歸。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歡。歡。話。歸。秦。  
待。酒。噴。烏。雉。拋。書。示。鶴。歸。花。胡。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江。關。  
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絕。始。星。星。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兩篇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迎。即。今。螢。已。亂。好。典。鴈。同。歸。來。東。  
望。西。江。永。南。遊。北。戶。開。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  
楚。塞。難。為。別。藍。田。莫。滯。留。衣。囊。判。白。露。江。漢。信。清。秋。游。

峽重江水開。帆。月。每。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杳無消息見使寄此

亂後嗟吾在。難棲見汝難。草黃驃。病。沙。晚。鶴。歸。寒。楚。談。  
脚。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報。如。淚。衣。袖。不。曾。乾。  
脚。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海。外。日。江。漢。知。清。秋。影。著。  
帝。棧。樹。魂。飄。結。慶。樓。昨。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至情至性淋漓滿紙。此可悟詩旨。可知詩教矣。弟觀其  
字字飛騰。何啻與少陵把臂而訴其衷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齋綺餅。久坐密金章。辭客

雷鵬鶴。佳人指鳳凰。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

續段裝糖餅。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一作錄

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頗異將。應拜霍嫖姚。

九月一日過益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穡經樹歇。老因撫書眠。秋覺

追隨盡未回。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

奉送十七舅下郭黃門從叔即社馮新朝謁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縹

緲蒼梧帝。推遷益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恨牽。數杯平嶠酒。百丈內江船。未息豺

狼門。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博擊望秋天。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荆南盡。君今復入舟。買新猶白帝。鳴櫓已沙頭。衛

霍生春。早滿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為仗主人留。

奉送柳二公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啼啖吟笳。焚蕭條別浦。清寒

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時。留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

送李功曹之荆州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此地生。澹晚。送。悲。水。風。秋。孤。城。

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先。采。青。楓。遠。自。愁。

憑益倉曹將書覓上妾舊莊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為愁雲山。問。無。辭。荆。林。深。止。

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茫。茫。進。暮。心。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此。影。相。失。萬。重。雲。

望。盡。似。猶。見。辰。多。如。吏。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鷓鴣

江浦寒鷓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適意點春苗。雪

暗。還。涸。谷。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王脫驢原注江陵帝

聞說荆南馬。尚書王脫驢。驟驛飄赤汗。竭蹄履長楸。胡虜

三年入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師。欲。伴。習。池。游。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

北斗三。更。帝。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

疑煩多酒。明星惜此。始知雲雨。快。忽盡下宇。遊。

泊松江亭

紗帽隨鷓鴣。扁舟繫此耳。江湖深更白。松竹遠微青。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題。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星。

楊長宣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

醉酒揚雄宅。升堂子賤琴。不堪垂老髮。還對欲分襟。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烏臺俯麟閣。長夏白頭吟。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寨。天惟日短。風浪與雲和。漂

落君臣。其。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樓古者孔明之事也。五。六。句。指。其。事。舊。注。謂。呂。蒙。敗。則。則。前。浦。正。所。非。也。古。以。非。取。則。則。不。足。當。此。首。句。乃。指。說。耳。謂。劉。郎。浦。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甫入蜀余下沔鄉

正解茶桑隱。仍看蜀道行。橋烏相背。猿聲隨。一行。馬南

馳。連。錦。柱。西。江。獨。錦。城。懸。將。百。錢。卜。艱。泊。問。君。平。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之一

泛。愛。容。霜。鬢。留。歡。卜。夜。闌。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我。馬。今。何。地。鄉。園。獨。倚。山。湖。江。簡。清。月。酌。不。任。扶。還。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威。翻。如。浪。舟。雲。滿。寒。燈。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因。南。未。可。料。交。化。有。鷓。鴣。

艫船苦風戲題奉簡鄒十三判官

楚岸朔風疾。天寒鷓鴣呼。激沙。草。樹。舞。雪。凌。江。湖。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為。覓。酒。家。壚。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湖濶蕙雲霧。樓孤屬晚晴。禮。加。徐。孺。子。詩。接。謝。靈。城。雪。岸。麓。梅。繁。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

宿青草湖重湖南青 草北湖風

洞庭猶在目。青草暗為名。宿。梁。依。農。事。郵。籤。報。水。程。蒸。水。倚。薄。雲。遮。微。明。湖。風。雙。颺。起。人。和。故。北。征。

宿白沙驛原注初過 湖南五更

水宿仍餘興。人煙復此亭。驛。過。沙。碛。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檣。自。空。星。隨。波。無。限。月。的。的。近。南。溟。

祠南夕望湘夫人祠即 黃陵廟也

百丈潭。江。色。孤。舟。送。日。斜。興。來。猶。杖。屨。日。斷。更。雲。沙。山。鬼。送。春。竹。湘。城。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興到神來畧無痕跡詩中絕詣到此者鮮矣妙處只

楚春竹何森花於楚詞原無不即不錄點化入妙非少沒不能為也

在點入楚詞二句使通首字字神化

歸雁

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海海避雪到羅浮是  
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記吳  
七嘗

時翁南即更徐浩奏聞  
世為之說故以誤之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遠雲山魚五嶺風壞帶三苗野樹  
侵江濶春蒲長雪滿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江閣對雨有懷裴二端公行營裴北討  
臧介也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閣  
憑雷殷長空面水紋雨來銅柱北應洗伏波軍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燭斜  
初迹見舟重竟無聞不識山陰道曉難更憶君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聞葉帶雨不成花金錯  
蒙徒整銀壺酒易醉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櫺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背人飛雲

裏相呼啼沙邊自宿柳繁香九浪語愁絕故山薇

欲雪遠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氣高起洞庭草

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荻蕩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樯燕語留人買  
博才未有積公書絕倫高名前後多回首一傷神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

往別郢城地於今四十年未替御府筆故泊洞庭船詩

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仙

衡州送李大夫七文勉赴廣州

峽鏡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  
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文人行要老見飄零

舟泛洞庭

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櫂舞神鸞破浪  
南風正收颶白日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仙槎

巴山三首皆代宗幸夔事

巴山過中使云自泱城來盜賊猶奔突乘輿恐未回天寒

邱伯樹地澗望仙臺。狼狽風塵裏。摩詰安在哉。

收京

復道收京邑。薰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車駕已還宮。克復成如此。安危在數公。莫令回首他。慟哭起悲風。

巴西閭收宮闕送班司馬入京

閭道收京廟。烏臺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劍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勳。馬向玉畿。

客舊館

陳迹道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桀葉赤。依舊竹林青。風

慢何時卷。寒砧昨夜鳴。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

慈生

高齋常見野。慈生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

放船

收帆下急水。春慢逐回灘。山江市。我知踏山雲。淪淪寒荒林。無往入。獨為怪人者。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

冉冉谷中寺。娟娟林表峰。闌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車

馬行春徑。衣冠起晚鐘。雲門青嶽。疑此別惜相從。

九日登梓州城

客心驚暮序。賓雁下寒<sup>一作</sup>州。共賞重陽節。言尋戲馬遊。湖風凋成柳。江雨暗山樓。且酌東籬菊。聊祛南國愁。

後八首皆尚應在前姑從補鈔之例可也。右選錄少

陵五律殆於過半各篇分請諸篇合讀俱盡其妙如

此庶不負少陵也予然不敢謂真能知少陵也第令吾

後人依吾法讀之其於以意逆志亦庶幾無世儒茂古

妄言之失矣近三四年内愈耆老唯生一室手少陵詩

研玩不已日以文法讀之而愈覺其妙特佔以示後人

馬夫詩父一也學者分之而不能合於詩既未見其所

以然於父亦且隔壁依。而莫知所之也。已此再皆論詩

即是論父蓋皆讀之事也近時請者守講章及時父

幾不知父為何物故欲以此天地至父示之庶亦破其沉

痼而啓其靈局則老人之至願也

息錄錄續補

此冊始於己酉冬於是老人之日愈既力愈愈神亦愈  
耗自冬徂春唯居一室坐卧於是行立於是然行  
立偶而坐卧長矣冬犯傷風咳嗽至三月始覺稍  
痊而飲食不甘如故亦自知為衰竭向盡人生之  
恒理而不復措意也覆檢所書諸冊其於  
先贈公所述祖功宗德心源一脈以及日用尋常  
之訓誠條分縷析實已詳盡無遺後人如有志  
興起即此具足老人亦較筆硯可矣石樵記



孫翰蒙

息放湖止學政

受田謝摺

竊臣子才輕識淺寡學鮮能荷

聖主之裁成剛清班於華貴迴翔侍從刻深負越之

虞叨竊

寵榮曾之緣微之報茲復仰承

特簡畀之重任聞

命之下倍切悚惶念臣子學陋蹄涔且亦術疎燕翼蒙

斯

優渥曷任屏營伏思且父昔曾待節效未奏於馳驅

微臣舊亦宜風績尤慚夫微宦於今三世更味

皇華所守一經迭選

隆遇豈謂私門之慶克膺

宸春之施期有補於涓埃敢稍弛其夙夜且惟有勉勵

臣子勤思責任力矢冰淵圭臬而端士範揚

聖朝育士之休文明以暢儒風贊

帝念榮儒之治

翰謝摺

竊臣材同散樵學僅窺蠡荷養於

清時沐

生成於

宸春清華接武莫名逾格之榮夙夜在公豈有殊常之

報乃復仰承

寵命丹以督學重任觀風整俗習聞太史之書育德

典賢重懷

大廷之誥伏念荆楚乃人才之藪江漢實文學之鄉

薪緇胥賴乎滋培圭臬端資夫表率臣賦安庸

純涉學迂疏仰奉

恩榮俯循涯量雖使節爰歌四牡周咨具有成規而

皇恩許駐三年課績尤闕實效臣惟有時勤考校刻

深冰淵庶幾宏宣

德意暢譽髦斯士之風仰頌

文恐溥

壽考作人之化

摺後恭謝

天恩下宜加跪請

聖訓句。六月內湖北已放龍啓瑞到任矣至是丁憂開

缺遂蒙

恩補放實未意及余於嘉慶二十一年放順天學政乃

吳雲樵先生丁憂未滿任之缺道光元年放浙江學政乃

戴滋晚先生被

台還京之缺後受田放山西學政則俞東枝編修丁憂之缺今翰

又補龍殿撰之缺亦奇矣豈亦造定前教耶龍

辛丑科受田拒裁所得士也尤有奇者全樹許風

名培元余視浙學時以舊誼來署余以幕中人

滿乃留教兩孫讀三年今載翻典試江南余意

其落拓久志必入闈乃近得江南試錄居然登

鄉薦矣風航幼有神童之日其尊人官於瀕

有患政風航生於瀕署道人皆以為陰德之報

即余亦云然向時余亦為看父故亦以師稱余而

其教甚奇教十年困場屋今乃其所教之弟

子暗中摸索得之不復辨其孰傳衣鉢矣造物顛

之倒之斯不尤奇耶此事前人亦有之然不多

見欲不謂之前定不可得也。復得翻自德州來信云此行快心事二一出關三日即行一切應酬俱省一則業師得雋也聞後來見并贈以春闈赴試之資云云歎者金陵名勝未得畧一涉目耳余笑曰是亦數使然也。得江南試錄乃翻於十一月十二日放榜後所獲適於廿四余生辰適到開閱則解元之名乃祝椿年也此無闕定數而機緣湊合之巧如是殆非思議所及。是科所中鳳陽何開泰新拔貢年二十八何高泰

新生年二十二胞兄弟其母守節教養同科成名盛事也所去居驛路二十里到行館未謁斯又一改佳話矣翻兄弟同科兩差倘其氣機有相感召者與

人之一生屈伸進退豐瘡榮枯萬有不齊皆關天定即天命也天之兩命誰能違之在人則惟有依理而行以聽天命之自至故君子素位而不願乎外若夫凌下援上怨天尤人惟求快一己之私不畏機造物之怒是衝命也衝命者逆天逆天者不詳其又何

福之可避何祥之能集故夫君子之依於理也無一念不兢兢焉而其於非理也怵然而不敢犯若探湯於釜而脫陷於淵絕之唯恐不嚴而去之唯恐不速慮之唯恐不密而絕之唯恐不整以為是吾分之當然而非有為也然天下福常繫於君子福常泊於小人者何哉天之明威與帝王之刑賞萬物之患迪從違一一從相準又患息相通者也志通而氣合氣合而神應神應而機隨吉則吉凶則凶厥否之符驗也善敗之鑄鑄也水流濕火就燥豈待決之鼓之而始然哉

此義余前既言之又反覆申之誠恐子孫信之弗篤守之弗堅或緣富而失志或緣貧賤而喪節無以繼先人而遂失應世之傳不知富貴乃偶然而不可恃貧賤亦適然而不足憂惟此心源一脈一斷而不可復續為大可惜也余既承先澤之道而致子孫皆履清華尚猶

疊荷

天恩如衝晉秩

聖諭亦云是汝家祖功宗德所致則我前人積行累世固

已上荷逆

天鑿子若孫乃不克負荷至於失緒其何以上卷

宸漢下宏祖訓我是以兢兢早夜不敢違居宜之於面命

復策之以手書至再至三若斯之諄諄不憚頓也自方

公伯公米至余七世一脉之源未之或異然則子之子孫

再傳七世亦不過二三十年之內身雖不敢必代代興起

但能如我所言願念祖宗留貽承受不易是即心相

授永永勿絕吾之願亦畢矣後有以吾願為願者按

籍而稽百世可知也。茲姑舉一事言之。余辛酉

殿試時曾效時人於扇面細書應用字至午門點

名時吾兄索去不令帶入而是日即有以懷挾獲罪

者余以字數不及格列二甲後然亦何嘗不館選

散館第一庶清華而登卿貳督學京浙浙水乎

長孫翰之成進士

殿試余深戒之而是科亦有懷挾致敗者朝以日

暮字體不如武列三甲前然亦曷嘗不館選散館

一等考差視學湖北乎是即所謂依理而行而於

非理者防之先而去之速慮之密而絕之嚴也亦可知

榮辱得喪之閱事在不疑當教立斷者蓋出於

先師者。知請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何其悠然

自得即接以小人行險以微幸又何其凜然為鑒

固知優游坦蕩全然戒慎恐懼中未而凶吝悔

尤皆緣。忽慢游移而致。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

吉其謂是也。夫游移恍惚而不可追矣。也。以根以終始其

久字無論造詣如何先要意致縱橫語勢飛動故能音情

頓挫揮灑淋漓令閱者到目即驚披懷而接則有美皆

無奇不出矣若夫清蕪巧心受嗤拙日固亦有焉或先

氣之未騰致遭逢之不偶要亦再接再厲毋謂世不我

知而有遁思也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奏終不得

委之草莽是在正之於始而守之於終毋易轍而改

弦且致深而造大古人遇合有數有時數定而時有待

時至而數不違矣昔人論文有可以驚四筵不可以適獨

坐之語誠為至論然風簷運思棘院披文安所得獨坐

但有四筵耳四筵不驚而未獨坐之適恐無此間情亦

少此暇日也藝文忠一代大家而其論場屋日應試文

字須是氣象崢嶸則古今兩面皆可矣

此為應試而言體裁以正大為宗詞氣以昌明為主



理則取諸經傳。義則參之子史。意度漫瀾。體格氣  
韻。神采骨力。則法乎秦漢。以未作者用力之久。載  
藉貫通。而思與筆融。才與學化。自然有此氣象。可  
謂氣象。非銀鰲而色取之也。以坡公之學之富。才之  
之大。而其言如此。亦可知矣。制義自科第取士。而  
時文亦以當時所共習而名。即昔之策論。昔之詩賦  
也。特意主於發揮聖言。則所託尤尊。且何嘗不兼  
詩詞。何嘗不兼策試。言者或薄為小道。則謀矣。  
本朝如雄劉如二方。如宜興儲氏。金壇王氏。皆博極

羣書。族為金玉淵海之文。以助隆盛休明之化。猶得  
曰小道云乎。彼蓋見漫無根柢。唯求速化者。又割竊  
剽竊。微倖梯榮者。而斥之耳。豈可遂以禁天下。而  
謂無父志其人者乎。余每為後人言時文。而必及場  
屋之錄。而必及時文之源流。蓋在此也。以父志教  
人。固是盛心。不敢以父志期人。亦是真意。夫之生人。中材  
居多。就中材之中。才又大小。質又有高下。學古人宜  
遂能古及人。或得其一。或得其二。或得其三。四固已翹然出於  
眾矣。就使一二不得。亦不害其為問途而往。聖門而趨。

較之依依無之者。終有異也。此則老人論人不係之苦  
思。後人猶當鑒之。或因此而有激焉。

天地之間。惟文字一道。無窮無盡。與世俱變。與時俱  
新。不爰之中。而有至爰者。存至爰之內。而有不爰者  
者。在不爰者道也。理也。德也。義也。至爰者法也。體  
也。詞也。氣也。以不爰御至爰。五經四子是也。以至爰  
明不爰。時文制義是也。以四子五經為題目。而以  
時文制義發揮。而申明之。而於是法生焉。法有  
規矩。有繩墨。有裁度。有權衡。法同也。而用之者。

不同。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因物付物。各如其天。則於是  
法又生法。虛實正爰。輕重大小。前後高下。長短抑揚。  
翻翻合近遠。翻正旁側。斷續登取即離。一法爰生眾法。各  
法又包諸法。於是法之爰。至不可窮極。故文之為物  
與天地日月常新。生生不息。若春秋冬夏。若風雨雷  
雲。往往過來。結未嘗或停。而曾無今昨之同。都皆自爰。  
生也。爰則化。不能執迹。以求化。則神不可循。端而竟也。  
故因法而成體。稱體而成詞。詞定而氣行。乎其間矣。  
知其不爰。則偏陂隱怪。無所容。知其至爰。則因辭膚

庸不知戒矣。國論時久而識其大畧如此。信以理法詞氣講時文。故因而辨之。以救世俗之誤。致法成死法。而詞氣皆非也。舊家凌義多自失學。始失學多自失教。始失教又多自讀書。學文無真傳。始無真傳者不識學問。而自來全在詩書。又不識文字。而自來皆闕心。性離心。則詩書皆成。標如安得更有文章。離詩書則文字。急落塵氣。何處可言學問。如此則去請如棄。激疑雖積。不能挽矣。余是以蔡明贈公之教。日請日晡。而尤詳於讀之事者。

士先恒心而後恒產。研固所以資讀。而不研不可。讀必不可。讀而不知。所以讀猶不可也。

丁未科會試錄後序

道光二十有七年丁未會試屆期。禮部以考官請得旨命。臣潘世恩為正考官。以臣杜受田偕。臣福濟。臣朱鳳標副之。伏念臣識謫才庸。受

恩三世

內廷備職。屢典文衡。辛丑春闈。曾襄試事。恩綸重荷。兢惕滋深。謹與諸臣齋夜入闈。悉心校閱。得

士如願。擇其尤雅者進呈。

乙覽。臣謹殿言。簡示竊惟進士設科。肇於隋而盛於唐。宋以經義取士。明因之有四書義。後又合經策為三場。求才之道。燦然大備。數百年來。名臣大儒。後先相望。蓋制義代聖賢立言。所託家尊士之服膺古訓者。必能營萃古儒先之精蘊。諸家之異同。沉潛反復。內得於心。而後發之於文。格正而理醇。不至摭拾以為富也。趣昭而事博。不至疎簡以為高也。且其氣體闊深。而肅括則其人之器量可知。其議論朗暢。而精微

則其人之才識可見。而又詮經以現其根柢。答策以駁其滯。通庠切聲律以辨其指趣。則人品之醇駁。心術之誠偽。胥於是為。在矣。唐韓氏愈之言曰。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誠謂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之所存。心志於此。乎。寫人才。即於此乎。興茂。

皇上稽古。右文。無浮崇實。多士涵濡。

教澤。爭自濯磨。風會益蒸蒸。日上矣。臣等幸甚。文治慎重。待衡雖不敢謂。取裁悉當。而兢兢焉。以清真

雅正為宗言必歸諸有物詞必期於大醇以冀拔擢  
真材上副

聖主作人之意異時論定後官不乏明禮達用之士於焉

黼黻

國華馳驅

皇路樹風猷於教歷砥節操於冰淵此則且等以人事

君之心與多士勛勉於無盡者爾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 上書房行走 且杜受田謹序

己酉江南鄉試錄孫翹後序俟別錄於後

客有見余不研可不讀必不可之語問曰子既言研所以  
佐讀又云不研亦可得毋患廢研而亦失讀乎曰此特  
極言教重於養耳且如研而不教則其研或為私貸利  
積蓄財又安能有資於讀余之所謂研者固欲其承祭祀  
脩孝養以傳祖宗之業若如田夫村叟亦安知讀為何  
事詩書為何物耶惟是生人不同世家子弟亦復有  
庸有雋或鈍或敏父兄位置各有兩宜讀者研者皆在  
教育之中其為修孝弟忠信守禮義廉恥一而已矣  
若是則研固有資於讀讀更有益於研守之不及百

世可也吾生八十有七年矣古稱三十年為一世則已及三世所  
見所聞失研而不失讀者有之失讀而未失研者亦有之問  
世尚有與者至研讀俱失而與者則未之有也以其孝弟  
忠信禮義廉恥根於心而成於習者磨滅俱盡剝喪  
無存故也天生地成固無容心惟視人之自為研讀非  
能與人而能保孝弟此長存禮義廉恥於不壞則  
恒賴乎此贈公之教蓋據天地之大常傳祖宗之一  
脉子孫而未與者力行之子孫而既與者益拓之其  
庶無負於先訓則亦贈公所默鑒而右享者已

研讀相資而不相妨前已累言之詳矣合觀而得  
其指趣當有動於性靈而不容已者亦吾彙明前  
訓之極致也。安海善樂循理其氣為朝為清明  
為祥為和澄澄以日升故與欲敗度幾敗禮其氣  
為暮為幽暗為乖為戾奄奄以就滅故廢祖宗之  
傳必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要者非欲求興而  
此固興之理也由至平之路出入於大順之門有不油  
然而作淳熙而生者乎以研養以讀教教養備而孝  
弟忠信根於性禮義廉恥範乎行是則鄉黨所

敬朝廷所求無有舍是而他者欲無興得乎。才識純粹而精明器量淵深而廣大此即仁智之德也。興起在位則公輔之望也舊家始大之祖往。有此奕世而後不敢望此然以積累之厚且久安知不更避造物之降鑿鍾靈毓秀而生哲哲蓋先大其前。前徽者乎。西云明讀所云忠孝。西云詩書蓋以真不失家傳無廢世祀而非敢有他望也。吾所謂已興者蓋拓者非張大之謂乃謹約之思也。聖人之學全是收斂於內收斂愈深累積愈厚如松柏之本根深固不搖而後柯葉歷風霜而不凋此之謂能拓此之謂能守也如是則興可也不興亦可也不興猶之子興也。或有過於興焉而者也。古之所謂高明非今之所謂高明也。今之所謂高明乃是不安於沉潛橋焉而為之者。爾源頭認錯其流乃正犯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故吾謂今之學者且勿論其他。但問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何以能闇然則學固得其要矣。闇然之中何以能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則學亦有其質矣。由此而圖於人之所不見到得內省不疚無

患於志便是聖域賢關並無歧路由此而之焉而已。今人祇是衣錦必不肯尚絀乃至并其錦衣而止之况其非錦而欲錦者乎。是以終無興於倚德立行之數且不免小人之歸也。子弟多中材有近高明者有近沉潛者莫不歸之於讀故為指其為學之道正始先在立心者如此蓋沉潛者易入而高明者易誤也。患沉潛一誤喜高明再誤冒高明而又力著其高明三誤今之人則皆犯之其何以識正學而導之先路乎。吾為吾後人立之誠焉已矣。沉潛者或患其拘迂高明者或流為誕妄是則教之者無術學焉者無方父兄之責非子弟之過也。世家流傳有規矩有典型沉潛高明皆納於其中循循漸進庶免於二者之失矣。嘗謂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父兄觀其所以學而教可知也。可不勉哉。沉潛者宜引以喬飛魚躍之機高明者宜約以銘帶書紳之戒其大較已。

已酉江南鄉試錄後序

道光二十有九年舉行己酉科鄉試屆期謹

以江南考官請得

旨命<sub>且</sub>福濟往典厥事而以<sub>且</sub>杜翹為之副伏念<sub>且</sub>山

左下士由進士簡自詞館庚子歲仰選

簡命分校春闈海厯宮坊疊荷

寵擢由少詹事蒙

恩升詹事洎埃未報五內慚惶茲復溼被

綸言襄衛天省益惕惕焉懼弗克勝任謹隨<sub>且</sub>福濟

依限入闈矢慎矢公得士如額既撤棘擇其文

之尤雅者恭呈

御覽<sub>且</sub>例得綴言簡未竊惟文以載道而道備於經

經者文之鵠也時文之與名曰經義非徒扶微

摘隱之謂其謂聖人之道在六經苟非研精覃

思真積力久以觀其會通則無以得聖人所求

之義理以行於家國天下而文辭之不工猶其

末也漢時賈誼董仲舒之學得於經者深其

文亦家切實用非如後人之苟為文以誣道者

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作者抱其根源

而必由是假道焉則舍文無以求士舍經無以

求文矣

國家功令五經傳注用宋學而十三經注疏亦列

學宮良以制義主於明義理固當以宋學為

宗而以漢學補直其闕遺也大江南北川海蔽

時為東南文物所萃

國初以來研經之士代不乏人今之就試者或承家

學或受師傳率能鎔經為文力破天竺虛說

敲之習<sub>且</sub>謂易之言蓄德也始於多識而修辭

必曰立誠則惟求眩洽多聞而克闡夫宋儒之義

理者錄之其得據細瑣旁徵遠引以炫博者無以

取焉<sub>且</sub>愚何敢謂去取悉當而多士沐浴

聖教就其所已得者深而通之廣而擴之斯進於劉

勰所謂參物序而制人紀者庶幾通經致用之

說為不誣而<sub>且</sub>亦得仰答

簡任深恩於萬一是則<sub>且</sub>區區之忱所願與多士共勉

者爾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稽

查左翼宗學<sub>且</sub>杜翹謹序

二月十六日内閣奉

上諭朕自六歲入學讀書仰蒙

皇考特諭杜受田為朕講習討論十餘年未嘗怠多

方恪勤固懈受益良多允宜特沛殊恩以崇碩

學杜受田著賞加太子太傅銜伊父前任禮部

侍郎杜燾年逾八旬精神強固貽謀遠大濟美

中朝前經

皇考賞給教忠篤慶扁額並賞頭品頂帶太子太保

銜朕今復親書扁額頒給以示篤念耆臣推恩

錫類至意欽此

受田謝摺

竊臣二東下士一介凡愚前蒙

先帝特達之知擢在

內廷親侍

皇上於幼學初潛之日仰稟

淵謨俯研經訓僅敷陳其後葉實無補於

高深乃荷

綸音特渾重

予褒嘉

錫宮傳之崇銜中碩學之

獎諭史緣臣父桑榆景暮暮

雨露恩推是俾圭華之門載煥雲霞之色鳳紀未

週夫三歲

篤書已賁子

兩朝臣父尤銜感涕零國報無地臣惟有祇服

宸誥益砥儒修沐殊榮於際遇既有過漢庭疏廣

之風勸疇昔之水淵庶克副

聖主甘盤之念所有臣父及臣感激下忱謹具摺恭謝

天恩 道光三十年二月十七日特扁額尚

御書達尊錫類扁恭輝四字非愚臣所敢當

惟有勉力欽承永荷

聖慈於世世勿替而已我子孫其識之瑋謹記。

臣子蒙

恩嘉獎及

賜與加銜并詩章扁額等件謝摺祇宜自寫惶悚

感激之意不可與論詞相反致失對揚之體

大抵與章疏表為類而別為奏摺者又取簡易明白不必有定式也四六可散行亦可散行兼四六亦可辭取達意故有意思有散情有神理有剪裁可整可散可短可長其轉折流行一隨其氣機兩至令斐然成章而已勿拘對偶勿用流字以和雅恭敬為本正中庸所云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者是矣要須胸中先有敷奏之體取之詩書春秋之文選以及唐宋以來氣格自然相合亦非有板定

死法也語曰情父相生曰心手相應盡之矣近人多有謝摺非體者故因而論之。凡

諭旨褒嘉獎許之語且下受之但當以為訓勉策勵自云感愧圖報不可云謬荷濫進此便是失體而今人犯者頗有然此猶是字樣至於措詞不當引典不宜膠室乘逆使成大疵尤屬當戒學問之純雜心氣之敬肆恒必由之不可不察父生於情情固在父之先手應乎心心固居手之始凡父字無不從性靈而出以四六但取對偶而令讀者

不知其命意之何在按以事理且若不知用此為何人尚得謂之父子乎取有原謝語當承以激切者亦祇尋常泛泛若不闕痛痒然豈不直無心肝乎故父先者題不獨時古父然凡行之章奏書啓者莫不然也此性靈之說也性靈相引故字對相銜宛轉關生故會意十雖常語亦有新機即熟字亦含生色則情文在其中心手亦在其中

養兒防備老。此俗語也乃至言也然世有父母年未至

老而已逝世者又有年已老而子尚童昏者亦有子不幸先喪者故此中情事知者少而不知者恒多也道其常則理不可易事不可忘情不可已也夫父母未老一切由自支屬殆其筋骨疲蒸精神頹散動止不能自由觸緒悲生此時惟有其子天性相通可以稍慰朝夕故古人老無子謂之獨謂之窮民以其悲傷在心而不能告人也是以古有養老之禮以先天下而作之孝而平日之導之於禮節習之於親愛者莫不由是後世人心風俗凌夷喪敗不可復挽蓋其流失非一朝夕

之故矣。近聞流傳某公致任遠里朝暮困迫，偶有門生過謁，對之流涕而不能言。潛訪其故，則公一生任官，俸餘莊田可以自給，交二子管理，而二子婦乃相親，各取以自私，迨某公之歸，所有已盡於二子矣。而日用仍於公取償焉。流涕不言，乃為此也。傳至京師，聞者皆為潸潸。夫任官稍立房產，豈非為防老故耶？房產而交於子，豈非防老之計之無以復過者耶？而猶不可恃如此，則為人亦難乎。余嘗慨然以悲，茫然以思，變然而悟曰：甚哉先贈公之教之切也！咄咄讀相資，咄咄不忠，讀即性不移，讀不忠，咄咄事有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斯之謂與。若某公學問事業已足，不朽於天壤，此固不足為公累，但談者至此，不能無慨歎耳。

養兒防老，為父母者言之也。然人子思之，能勿愴然有動於心乎？及父母未老，而盡孝養，則所以於子職而竭情盡慎者，又當何如？故此言似教慈實即教孝。又昔人教兄弟詩，同氣連枝，各自榮，此言語莫傷情，一曰相見一曰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常語也。至情在焉，此念則怡怡，兄弟恭有不自覺。

其由中達外者矣

孝弟所以存其性也。忠信所以立其心也。禮義所以範其外也。廉恥所以固其中也。離此八字，則不復可為人矣。人舍此是失其身，身失此亦無以教家。是失其家無身無家，又何以延其世？舊家傳世久遠，端在於此。其凌夷泯滅者，則漸遠漸微，以至源息根絕之故也。其難延昌盛者，以則賢子賢孫，代接代代，績雖經艱厄困苦，離流堅意守此，是以源潛而益深，根培而益固也。先贈公一生祇以教子孫為事，意蓋不出於此。余自引疾以後，於今十有四年矣，生卧一室，亦惟此為念。故所述所錄，莫非引伸此意。余既無補於世，而猶叨荷

國恩優厚，至此謂非祖宗遺澤可乎？謂非贈公庭訓

可乎？書曰：聽聽祖考之藝訓，夫祖考之訓，豈有不闕於典常者？正在聽者能聽否耳。不聽則付之不聞，即聞而不解者，有矣。即解而過而忘者，亦有矣。即未忘而但為一事一節，終不能推祖考之心，聞祖考之訓者，又有矣。是皆不聽故也。余之反覆，森明累千百言，而不自已。



者亦祇欲為子孫榮其聽耳聽不聽在後世余焉能  
知但聽者上進不聽者下達則未有易焉者矣耳目  
所接見聞所及族戚友朋里黨鄉曲或研或讀一心而  
協力者不研不讀雜出而旁流者其昌隆之氣象光景  
零落之情形豈不昭然何待余言哉。客有過余  
見余此論深歎其確因謂為余言昔有親少年  
丰采四映華服照耀車馬僕從傾動閭巷過其  
家而其子方開門看通鑑暫輟酬接而去讀書  
如故時兩人年相若皆祇十餘歲耳若甚相懸者

里有老人深識者曰讀者不可量其則止於此矣叩  
其故老人曰此最易知讀者不自覺其樸素亦不  
知他人之華靡但知書卷之可樂是其心求上進  
也時時求上進步步求上進方成童而已如是安  
能知其到何地位而後止乎若某第以華美為悅而  
且欲以炫於人是其心止有此也成童止有此況其年  
愈長而欲日滋乎即不下達而欲上進一步可得耶  
今老人已往而其言皆驗矣余曰客所述與余所見  
正同此無他有家教與無家教之別也讀書者不

可不於此着眼觀人者不可不於此着眼因并書而  
識之以告舊家之志紹先業者

二月二十六日內閣奉

旨社翻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欽此

受田謝摺

竊臣早緣際會特被

先帝知遇渥荷

生成承家既世沐

龐鴻報

國而違期詒燕臣子識同窺管學本拘墟叨

養育之

深仁躋清華之峻級茲坊游掌已邁通務之榮

鶴禁親依未有循涯之報茲復仰蒙

皇上特簡躋登內省班超黃閣實嚴出納之司手校紫

泥不異佳言之寔才輕任重智淺

愚深慮或蹈於疎虞致有辜夫

眷殊臣惟有微以等濫策其篤庸庶使拙將勤補助風

夜以彌虔奮由感生矢精誠而固懈以冀仰答

天地鈞陶於萬一

綸謝摺

竊<sub>臣</sub>敬材瑣質一分庸愚荷

先帝之簡掄獲備官於侍從汲深綆短夙夜滋懃任重肩輕

消涯埃莫效茲復仰承

皇上綸命俾音徽垣躡桂坊而遠秩階接

彤闈躋粉署而燕銜班聯

繁禁伏念<sub>臣</sub>世沐

國恩至延三代代家傳儒業惟有一絲屣踐清華優

蒙

養育帶自惟其謫劣懼有負於

生成更使檢校維縲入直則恒依

鳳闈出納喉舌在公而密通

鑒坡間

命若驚撫躬滋惕<sub>臣</sub>惟有矢勤矢慎惟寅惟清度共職

業竭寸長而答

洪仁沐浴

鈞陶<sub>聖</sub>一誠以酬

大造

由正詹升閣學正升也數月之間而受

愚兩朝則感激有異於恒常者矣

翰由湖北學政接奉

道詔請

聖安摺

竊照禮部恭頌

大行皇帝遺詔到楚<sub>臣</sub>跪聆宣讀伏地搶呼莫知所措欽

惟

大行皇帝宵衣旰食軫念黎庶三十年如一日

深仁厚澤曠代而無中外臣黎莫不震驚悲痛伏惟

皇上至孝性成驟膺大政自必夙勤倍深惟思

皇上親承

遺命延受丕基

付託至重<sub>臣</sub>惟有仰求

皇上抑情以禮勉節過甚之哀上副

大行皇帝期望之殷下慰億兆臣民瞻依之切<sub>臣</sub>祖源父

子兄弟溘受

國恩世又宗

大行皇帝養育生成并以督學重任

天恩高厚未報涓埃何意自上年十一月訖

安以後竟不得再瞻

雲日追思

訓諭摧裂五中且惟勉竭篤驗方因報稱以期仰慰

聖懷且不勝哀痛顛懇之至為此憑忱具

奏

三月受田蕪署吏部尚書謝摺

竊且備官水部是勉從公時形拮据恒自慚其

迂陋恐有負於

高深茲復仰荷

綸音兼備銓衡之任清通簡要昔人之模範未聞

砥礪操持悉懼之冰淵倍切且惟有矢慎矢勤

勉勵學習以冀仰答

鴻慈於萬一

孫翰由湖北寄來楊忠烈公清如子傳蓋我大

高并祖諱若水傳也傳稱今楚大恭我白

查德傳皆稱公稱楊  
督亦會此所云太倉  
即亦會清如公生於  
其時故云生家非  
誤也亦未嘗為江蘇  
極道其曰主庚戌  
蓋以部自提調會  
厥後大司農著其  
考云此云我白志  
傳皆云及白當是  
後來所改

杜公第五郎知方伯公先曾為湖北恭政又先

曾為蕪江極道故叔太高祖生於太倉公署

後又云生於燕市意或繼繼中方伯公還京

故西稱其地歟我高祖大恭公始生即過嗣

清如公後復歸本宗而今家祠中清如公與

太高祖同龕並祀則是雖歸宗而仍兩祀也

清如公卒未弱冠始末事蹟家乘未載今得

忠烈公集此父足以傳後並錄於此

清如子者今楚大恭也我白公第五郎也生於太倉

公署我白時主庚戌大司農趙南渚署其考曰一清如

水遂名若水表以清如清如子墮地時奇穎異常兒

大母某極愛之歲餘能誦唐人五言絕句不僅識之無

也丁未我白廬公大母墓於深山麓莽中清如子固

請從三年如一日或勸其省母以省諸兄對暗或憐其少

遺之肉食以弗敢甘辭願時誦此而不得吾情烏子

得吾情語以節墓間孺子泣也曰不願遺太宜人愛耶

是時日下惟讀周禮左國漢秦諸書日直教行下我白

偶外出有狼破羅兜與、嗥相向我白急歸省視之願

息駒、席間臥若視龍猶蟻也。已從我白入長安周  
應燕趙恒岱間。吊古興懷多所留。蓄膽量既擴。會心益  
遠。常尾叔若。兀步西山之萬壽寺。叩萬壽鐘。因鑄有  
法華經其上。曰直須一擊字。圓應當下。了却一部法華  
經矣。一個未奉教。聞圓覺叔若。兄以為從廣長舌。出我白  
鎮。允吾請。間微行。闌出松山鎮。番之外。間闌與衍。險隘  
股掌。幾圖迴之大。閱時雜諸健兒。問弓走馬。兄若叔聞  
之。曰何為爾。曰以習寇氛。鍊吾腕也。此不亦王文成少  
年行徑哉。俄烽煙四起。官軍色為交。獨夷然不為意。

耳語我白曰。此去邊遠。烽煙當不即至。應見款塞內  
附耳。非寇邊也。飛哨三四探至。果然清如子讀書領大  
意。不屑為強記。時有所奉勸。多出古人意。表篤好李  
溫陵。批註不去。手曰。意見畧同。其從。不當意者。輒抵  
案曰。腐儒。勸說。宋徒亂人意。不攻世人舉子業。乃下  
筆。獨蒼朗。微至。渾成一家言。益其由。繹者當領畧者深  
耳。書喜張旭懷素。落紙即有之。趣然於懷素。每曰。僧  
也。安用啟。於此。改名為終棄去。弗屑也。留意當代。人  
物。從我白所得。忠佞者見。即報推陞。不當與疏。請留。

中者每為扼腕。清如子意。既不可一世。而眼富識卓。諸  
所不學。而能不諳。而習有識者。各以命世。才期之無何  
且下世矣。生以萬曆庚子卒。以丁巳得年。僅十八。而生於  
燕市。卒於楚邸。則皆客也。以余觀於清如子。果用其純  
倫之姿。不失為文人。乃世家少年。子識量。愈度之所入。亦  
何其沉毅。英特也。此人既應虛生。即其頃刻了法華。一  
部語。亦定非生死草。者。而才華未盡。發為文章。幹  
力未盡。發為建立。世緣亦未盡。畢為父母妻子。而倏  
然以未。倏然以去。去未。皆從逆旅。則何也。楊子曰。微窺

清如子於神識。所注在常情世諦之外。命意造語。節  
清遠。解脫。脫不落人間。煙火其未也。端有所自矣。昔文  
成從五色雲間下。為王氏子。令不過老僧。以不解語。終世不  
未得文成之用。原來之文成。或不以彼易此也。夫閱世之靈  
根。法器固有以申於用之。為有盡而蘊於用之。為無盡者  
其能為頃刻了。一部法華經者。有盡之年。未可以尋  
常。且盡論也。即人世百年而形。稱大雅者。又何以加  
清如子

方伯公。歷莊浪兵備道。又嘗觀察山海天。登瀛。時

右執不達魏璠生祠去官崇禎初復起楚藩數年告  
歸歿於里第歿後遭明季之亂家毀於兵先世文字  
無復存者惟方伯行述出伯太高祖山公手而劉黃  
岡作柱方伯傳蓋楚諸生遊方伯公之門故稱門人  
劉子壯撰今此文則方伯公萬厯間參藩於楚清如  
公歿而揚公遽所作蓋又在甫矣揚公死於魏璠方  
伯公亦歿死會璠敗而僅免焉則其為同聲之應  
可知也我家之文獻可徵者易代而後僅有此耳  
受田奉

派教習庶吉士謝摺 五月初三日

竊臣 章道

隆威海應清華首曾綴芸館之班稍窺學海既復

登玉堂之著久玷詞垣荷

先帝拔擢深仁沐

皇上生成渥眷知涖政允贊予學問念報

國唯在於文章未効涓涯埃滋慚夙夜茲過

文明啓運

天榜掄才穢芘芘而迭譽髦鳳翹翹而歌吉士

特沛綸音俾充教習蓋儒臣之重選亦朝列之殊榮伏

思詞賦者文采之華器識者經猷之本升

廷釋褐宜端始進之稽模限歲問業程功更裕先資之拜

獻臣粗諳體制未究根源慮表率之無方致甄

陶而罔效惟有式遵

藝訓恪秉

宸謨勤斯月試觀文準典語之風辨以官材受事協

對敬之義倘禱

聖化庶竭臣衷所有敬且感幸下忱

又

賈選

御業謝摺

竊臣 白

書齋係直親切

光輪令節佳辰疊蒙

錫賚

親瀝翰墨充篋盈箱

頌未

鶴禁長流珠璣之輝捧劍藜軒共觀星雲之色

惟

聖德謙冲每示優異而臣衷悚惕久切傍徨昨於本

月初七日檢齋內有

御名諸件恭摺繳進奉

旨仍著賞還欽此伏惟

皇上稟繇天縱藝極神行援毫而跡掩鐘王落帝

而踪超顧陸臣謂

堯文

義畫自當尊奉

天良乃荷

帝澤

皇仁特許弄歲私室斯

聖主非常之眷蓋儒臣未有之榮擬齎戴而則力薄

難勝夫茲傾而心長曷極臣惟使子孫世世寶

宸翰以傳家臣亦如朝夕乾乾拱

御筵而覲

聖所有微臣感悚惟拚下忱

又調補刑部尚書謝摺 五月二十日

竊臣材同樗櫟學本孤蘆幸緣遭際之隆厯

廁清華之選惟粗諳於章句獲親侍夫

光輪恭過

皇上龍飛啓運

鴻造施仁

寵加官傳之銜仍擬水衡之任全無報稱時切屏營

茲復特被

簡掄俾司比部臣未幾讀律既虞案牘易達如故

四明刑案得科條畫若觀或昧規

九重之欽恤旅進退以滋漸竭方寸之愚誠積所宵

而蔽疾力薄而處非所據

恩深而感莫能酬臣惟有矢慎矢勤加勉加勵凜訓

行於箕範幸近承依

日天子之光帝明允於臯謨庶稍助裨益

聖之化治所有微臣感激悚惕下忱

六月初三日奉

旨任受田著以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欽此

謝摺

竊臣 恭緣際會備歷清華荷

先帝特達之知濟水部正卿之列毫無報稱積有歲

時恭過

皇上御極之始

春念舊學

寵錫官銜屢因

召對

語詢庶務近又調領刑曹俾肯學習而臣智薄能

鮮無以上裨

崇深撫衷自慚措躬無地茲復欽承

綸詔丹以恭知重任聞

命之下倍切傍徨伏思

紫垣密近挈百度之綱維黃閣清嚴綜羣工之樞

要雖云協理即是專司 臣資望既不逮前人練

習且有慚同列崇階驟晉惕厲實深引克報之

誠則綆汲為虞誦匪懈之歲則蚊負是懼 臣惟

有矢殫誠赤力策驚庸如臨如履以勵靖共

有位之恩是訓是行勉副

迪簡在廷之望庶冀仰答

眷過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悚惕下忱

此因濬太傅相國引疾請老祁春浦即真遂

有是

命上年陳協揆出缺

先帝即以祁公典受西兩酌祁讓以年長

上曰汝科分在前遂定以祁補至冬而濬太傅因疾

乞假值

先帝龍馭上賓疾終不愈屢請開缺

皇上不許至是乃以調理在籍支食大學士全俸見其

聖眷優隆累蒙異數極遭際之盛蓋前此所未有

到備錄始末後人觀之猶可想見

本朝優禮大臣邁越前古而

命官之際推讓道風亦足矣世景仰云四人自與直學宗

子又官至閣學此事從前有否未見記載意即

有亦步矣武定自惠民李父衰公後入閣者

斯為再見已百數十年矣余嘗思家運之盛以祖宗功德言之固應至此何以獨見於斯時耶非先贈公承前啓後一生之志為舉世之精神不克致也。在京親故見余致賀皆亟稱其盛然感者滿也。湖則溢能勿衰乎余是以聞而惧而憂也。余之憂非謂欲其常盛也余見世之盛者遭際一時而再世陵夷至不可問者則是其祖功宗德天之報之者已至而後此不復可望也。故當其盛而樂者每不再興當其盛而憂者

尚可復振也。但使如贈公之教政不必成、青雲政不妨人、白屋而孝弟忠信天性不渝禮義廉耻家風如舊斯即所以繼祖宗之緒祠祀百世而無替者贈公之所望亦庶幾矣。至當責顯達或有時命非可徵求盡其在哉。餘非所望若明若讀以先為職業以修其身而教於家焉斯足矣。質者以為盛余亦不能不謂盛也。然余雖承先人之澤贈公之訓而亦非容易致此數十年如身居艱險千種好迴百難曲抑自知之而非

游如雁行  
志也

游如雁行  
志也

能與人共之也。由昔言也。不聽聖言今日如命言之。又豈嘗忘昔日乎。故余謂祖宗遺澤亦非可深恃也。要在自脩耳。祖宗亦由自脩故遺澤及後不自脩而東道澤。正如坐身易盡欲其綿延無窮亦不可得之教矣。家既分折先人薄田不足<sub>以</sub>以<sub>養</sub>我<sub>不</sub>請<sub>為</sub>由<sub>致</sub>此。我請而不教子以請。子又何以致此。教子請而不教孫以請。孫又何以致此。今則又教曾孫矣。蓋本贈公之教以請為明年垂九十而孜孜不敢惰怠如此

余之所謂自脩也。復之人尚其識之。敬念之。庶無自於先人耳矣。

六月兩江總督奏報上海大風雷雨霹靂。慮將西夷所入海內現在該夷日頭不欲駐此。議將運國等語。此事前於定議准其設立馬頭時。余即意其不能以慮今果然矣。何也。彼之肆行於海。是諸夷也。所謂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固市利也。上海偏處東面地方窄狹。雖海口可通南北。不過中國日用之物。小本商人藉以運行。派



通年什一之利海洋諸貨彼既無力置辦而又無地可銷則該夷踞此乃係無人過問徒費花消畧無進益會無用其會詐無所行其詐正曹瞞雞肋之號食之無味則亦棄之而無所可惜矣其未有事之先妄意以為此有大利及捕頭設洋堂建一切營構儲備所費不貲既而消耗冷落無利可圖至是而始大悟也爾莽滅裂如此不亦可笑乎至中國自古以來便是聖人開闢聖人畜養聖人教導一皆本於天道合乎人情至今家無殊俗國不異政安有所云天主者惑我人民亂我耳目彼晏然立

重於夷擾番國上帝高居付之不問可也今及乃闖入聖人疆宇雖天地之量不能容之赫然震怒掃除滅跡一醒華人之耳目而亦就外夷之心膽矣今而後還我清夷明世界共服

堯舜之化其可以海隅率俾也乎

先是五月中有澳門西夷欲強佔民地被民人誘而殺之粵督照案辦抵澳夷因於山頂置砲臺復於瞭望十六日雷雨晦震碎之此與上海事相類可以識中國之有

聖人彼夷不識

聖化不敢不畏

天威或因而稍警其愚頑不終於悟昧未必即為聖天子所棄也與上海事相去只月餘天意昭然為

本朝驅逐異類且使親歷情形而後加以威震而去之則妄冀可以不興而他謀亦且俱息矣

聖德如天於萬類無所不容而於天逆不道則未嘗不以震雷疾雷殛之亦可助向

聖人教化之所不及唐虞以來不廢廢五刑故曰天討有

罪五刑五刑五用蓋聖人用刑無非奉若天道至如蠻夷猾夏聖而不能制者天亦不能不代為驅除故天威之震動即聖主之教靈聖亦天也彼海夷本居化外但知嗜殺貪利不識五常之性不可感以恩澤據乘不可喻以文告遂爾鴟張豕突擾害邊疆適中國不甚悉其情形因而大駭彼乃以為得志恣行無禮幸粵東義民發憤同仇乃始稍形斂戢而已據我門戶窺我堂室矣彼其奸謀譎計固未可深防而豫測也夫而後

上天震怒驅幽且隆列法一轟而跡掃矣焉

天之所助者順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今之謂也夫今之謂也夫或曰彼前既費力營構未必

即自此歇手曰是欲與天抗也果爾則且得福必

不止於此矣何患為後將自致不難也○福建近刻海國志畧蓋指

西夷之書其所言番國方向道里大槩確實惟彼矜

夸之辭不能究其底裡遂亦侈言其確感殊無識

見獨未奉載未利堅事可信蓋又指未利堅之書

証以未利堅人而言欲得實也彼夷者西洋小國特

會利而未利之外一無所知故造巨舟精火器始願祇

以自衛所欲得耳既而自其桀驁橫行恐雖島番悉蠢

多被擄奪佔踞然彼亦須經營財力又設頭目養兵

養人除諸費外所餘無幾五印度特以風氣本弱

遂為所制然亦羈屬非能賦其地而役其民也志畧

為其書詞所惑故從而張大其說若以為且為中國深

憂大患則無識之甚矣前辨海疆事然以中國太平

日久人不知兵又好新聞信其夸誕遂謂必不可敵

一誤再誤絕不敢設一方畧蓋為西盡力輕幾不知計之

所出遂使小夷揚言得意奏凱而去非粵東義民

章起藩離鎗高可問乎

天心助順雷轟電掣國所以懲創警外夷亦所以自衛醒中華也

聖天子在上諸大臣在下無事則奉若天道有事則

冀行天罰其亦可以共信而不惑矣夫○夷人構

難之事適在余引疾解退之後因緝求海疆圖

志泰以現在情事并其新聞紙所傳各國之語

互相攷驗了然有以悉其形狀識其隱謀蓋專

仗其船砲恃以恐嚇諸番因而強立埔頭網羅市

利今聞我

天朝禁止鴉片鴉片者益買益甲種所出即其所得而

印度東印度地新立埔頭者也此物之毒食之者

精枯血乾而死而中國嗜之若狂趨之如鶩初不

自知其何致病者傷者死者日相聞而亦不少畏

民間直名其人曰鴉片鬼怡然受之而亦不以為怪

是我

大皇帝悉之嚴其禁以救我民而彼奸計而生逆自走盡指其所

有鴉片名之曰獻我疆土具奏燬而役之於海彼乃

反顏稱中國誑騙其鴉片直二千萬因造兵端欲  
試其於番國惡行之長技適我中國辦事大臣素  
不悉其情死但聞談者言其舟如何堅砲如何利又  
其通商粵中桀驁不馴遂驚且駭更相撻動而一  
切海疆方畧已早奪於彼之先聲矣一旦事起茫  
然無措惟思將就苟完而

大聖人救世深心遂屈焉而不得伸余老無能且已退廢  
願獨不平此事益語家人曰我死必訴於

天請掌海邊雷天海夷有逆天悖道犯順侮

聖者先燬其所挾以為暴者此意耿耿不忘也今  
天威赫然行左道之誅以伸

聖人之志彼蒼照臨豈如此其愛護我中國而不欲以非  
族傷我也吾知彼夷無所容并所賣之毒亦去矣  
不勝欣喜拊舞而述其始末以告後世我且夕就木  
亦不抱恨而去也

凡人志不可不高識不可不遠志不高識不遠則囿於鄉  
曲習俗而凡委瑣俚鄙之為見憎而若忘亦將為之而  
不知其非矣然高遠非徒放言辭意自以為是而詆

他人之非也認狂傲矜誕為高遠則誤矣須於學問  
事理中體驗如何是高如何是遠高遠得而卑近自  
別矣所志高而以深謹為要所見遠而以細密為歸  
則無簡遺脫畧之失而事皆有以備其宜物皆有以  
適於需矣是又在於工夫是又在於涵養夫而後運其  
高於深謹之內而不見其誕行其遠於細密之內而不  
覺其然斯可以處大事當大任而効家國之用矣此公  
輔之器也先贈公以明讀教後人意固重在讀而余申明  
之以為不詳可不讀不可讀而不知所以讀猶不可者蓋將

以成就人才其意固如是也

大抵不外洪範高明沉潛剛克柔克之意但洪範是言  
帝王政教欲其歸於平康正直此則欲學者自求高  
遠又自求深謹細密合於讀中得之義固各別其  
讀中自見明中情理明中亦見讀中神味深於學者  
其意一也所以藏器待用無入而不自符也

又廣督奏報海盜各幫自行投首呈繳那隻鐵砲銅位  
器械各件海洋一律肅清高夷往來安穩並無餘孽  
與上海事先後奏到可知天意皆是又安中國人民以

咸太和之治而廣督自經理夷事以來處一皆合機宜  
皆屬有識有膽有猷有為不負

朝廷委任過商人遠矣叙戰由有一條云西人曾被盜  
劫因欲報復適中國捕盜緊急遂滅賊一股緣是頗  
懷高興復追尋盜船與別幫遇被其誘入淡水沙  
膠舟停以火攻之夷人大敗恐為中國所笑將損壞之  
船駛往呂宋捕修理其兵船頭日奔迴香港旋即因  
傷身死等語此又可見夷人叛聖無禮彼蒼之所  
不祐盜劫貨船乃是自招天亦不許其復仇也若曰此等語皆屬

此情事以天官京人  
或其交和交則入其  
會中有人能與和  
不能有為未和受和  
探督重之不勤致致  
也其也其情致  
也其也其情致  
在相守衛之盜者

其頗懷高興之款余曰此夷情會詐最易知者此蓋其香港  
護貨之兵船也彼見南番之勝適會中國剿捕勝之甚易  
故又欲自往追尋欲獨立威於海洋以示中國不能制而  
彼能制之則且於中國市其勇而中國亦當服其強是一舉  
而兩得也初不意其太敗幾為盜禽也彼在香港護貨  
以為中國必畏之一旦而潰崩喪失如此浪當故不敢回  
香港而駛迴呂宋也蓋猶欲中國不甚悉其敗狀而思掩  
而飾之耳豈知中國不但知其敗并知其致敗之由且知其  
遂死之故也此可以識夷情矣

跋丁雲鵬羅漢冊

丁南羽氏白描十八應真像門人禁仙侍御所收出以  
視余曩余於武林佛閣觀乾隆間 御府所領貫休  
羅漢意思枯淡無從摹擬此則筆墨沉著神采煥  
然當是緣意造象如化工固不必盡司也詳觀其中有  
淵雅類宰相者有雄發類將軍者藉令化身出世婦  
除氣尊保衛太和亦佐天翼聖功隆宙合者與老  
人觀畫乃復鑿空遐想知我者勿以為笑可也  
侍御王本捨余浙江後育門生也

四月內跋此冊蓋在澳門上海事之前追錄於此

恩餘錄續補

此後卷也因前卷有所停待而鈔詩不可與別項  
紀述相間故兩卷同時並錄即既而此卷於三月  
內先完而前卷至六月始畢反居其後故識其  
竣事日月印字跡亦可辨也道光三十年六月  
甚暑而十四日雨後稍涼書此石樵老人記  
後有餘紙十幅以待有必須附記者書之否則留  
以待後人確守祖訓深得旨趣者及知其傳家之要  
保守勿失者列名識跋可也老人又書

工部七言律補鈔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  
萱草。滿漢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  
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罍下九  
霄。  
景龍中臘日賜玩臣  
口脂面藥遂為例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  
宮人引導皆  
必始行武后  
至天祐  
開始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盡滿

柳。御高脚報天福。有喜迎。臣知宮中每出歸來皆會  
送愛新龍集鳳池。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  
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  
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  
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  
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飲久僑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舍情更覺滄洲遠。老大悲傷未拂衣。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胭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紮。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廬山日  
上呈南內之事也。昔日之駐紮遊幸皆不可得并金錢之會亦無復開元之盛矣。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熏赤羽旗。宮草微微承委佩。爐烟細細駐游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瑤鶴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雷常陰陰。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認通籍。退食遲迴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許如愧比雙南金。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楊柳花。滿鵲灘鶯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忘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迹。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方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送鄭十八虔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臨賊之故

鄭公稱散髮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謁日。百年垂死中興時。伶俜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題鄭十八著作度

台州地澗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狹。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邊流恨水。皇陂岸止結愁亭。賈生對鵬傷玉傳。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翁懷直道。也需新國用輕刑。梅銜寶瑟遠江方。胡虜傳是歲。呈窮巷。情然一作車馬絕。紫頭乾死請香營。  
渾顏流轉轉。濕絃橫少陵。七排不多見。有此一篇而諸法已備矣。政自不須多也。以上皆為左拾遺時作也。是時肅宗新政。明皇還京。絕未聞尊養典禮。惟張

后李輔國是聽居上皇南內轉加禁防大臣不敢一言而疎遠新進日觀時事不佳胸中鬱鬱無可與語但終日縱情詩酒頽然自放大非本懷故日家職曾無一字補日何用浮名滿絆此身也祇將此

十一篇作一首讀之尋其意思脈絡斷續隱約其言朝廷言言先葉繁言江亭言時序言流友朋贈送莫

不有流連惋傷之意為夫以少陵愛君憂國傷時感遇豈忍言去而卒不能不慨然於浪迹之難拂衣之晚其撫膺感歎流涕潸潸心事可知矣

情詞婉轉神致徘徊豈非賈傅回流屈生再世者乎頓悟後世論者謂之熱中殆是全無心肝人也

題鄭縣亭子以下不在朝廷矣

鄭縣亭子湖之濱戶牖憑高羨典新雲斷嶽連臨大路天晴官柳暗長春葉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趁連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至日造典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去歲歲辰捧御牀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憶氤氳滿眼香無路徒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裳

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綫長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座由來天北極朱衣在殿中間

出為華州功曹時也以下則往秦州而入蜀矣或曰

少陵早朝退朝諸篇形容朝儀之盛而子以為有惋傷之意何也曰兩京初復大盜未平君臣俱經喪亂宜何如臥薪嘗膽網繆大計莫復有觀開元之信可但優游暇日矜朝儀而飾明盛乎然

則第言昇平景色侍從光榮而不及規箴一語其意言之外不啻可知乎不知古人之心不論古人之世何以能讀古人之詩乎幽獨傷神孤城勝斷豈特為去國歎也夫官故那何以云退食遲迴遠寸心也大抵古人憂盛危明其於躬逢太平朝野歡娛視其時皆不敢逸之時視其日皆甚可惜之日開元賢相如姚崇宋璟張九齡輩真古大臣之風其時元宗英年壯志一意治平甚可觀也忽而倦勤忽而逸欲內事付宰相而李林甫楊國忠居

肱股之任外事付邊將而安祿山受爪牙之寄矣  
此近事易明肅宗所親見朝廷所共觀也曾不少  
惕但以天位為樂復蹈前轍少陵自知直道不容貪  
位無益是以辭之居卒以斥逐而去蓋其心仍是  
姚宋之心而其時其位非姚宋時位也姚宋當日  
尚不能行其志况疏遠愚直如少陵者乎從容退食  
素餐苟祿固非其心之所甘也宜其時存念閭之  
思而又不忘歸田之念也臣臣寸忱衷千載猶得  
見之耳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  
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脚濟老  
知。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卜居

浣花溪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  
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蟬。蛩。齋。上。下。一。雙。鷺。鷺。  
對。沈。浮。東。行。萬。里。堪。乘。興。每。向。山。陰。入。小。舟。  
有容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  
內。漫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蕭瑟  
腐儒餐。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楹林礙日吟風  
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  
新巢。傍人錯比揚雄宅。懶慢無心作解嘲。

所思

苦憶荆州醉司馬。原注崔謫官榷俎定常醉九江日落  
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  
無使來。故將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滟滪堆。

江村

清江一曲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和梁上燕  
相親。相逐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錢作  
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復何求。

野老

野老蕭蕭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流。漁人結集潭潭下  
估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



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脚初生畫角哀

南郡

錦里先生高角中。困收芋栗未全貧。惜看賓客兒童喜。得指除烏雀。別秋永終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空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李光弼破史思明時

以上入蜀定居歸鄰款容思鄉望遠妻孥自得魚鳥依人而始之以憑吊昔賢終之以傳聞時事種種神理曲情懷莫不活現其章法句法並無一定隨手自成點筆使到他人摹仿終不能及後世論詩者弟舉其悲壯沉雄之作以為老杜本色亦可與論全體之神化也

暮登四一作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聞竊。故人相見未從

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

少陵律詩多用寫景一聯無不工絕只是神與景會故極真極確精采浮動紙上令讀者如親到日擘河筆有化工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見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却亂離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白髮頭。

純用虛字轉折而渾成無迹此詩中化境絕非世

間講死法者所能夢到

客至原注善雅明府見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来。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鄰即錦里先生朱山人也公之愛客如此亦自秦州

後未有之樂事

寄杜佐原注佐京中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

近聞寬法辭新州。位因李林甫請塔收官想見懷歸尚百憂。逐客猶嗔

萬里悲君已。是十年。流干。况况復塵隨。髮髮還。應  
雪滿頭。玉聖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送韓十四江西東觀省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  
君今何處訪庭幃。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  
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楚亭。川合東西瞻使  
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白帽還應  
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裡。何人道有少微星。

野望

西山白雪三奇戍。在彭州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  
弟滿。天涯涕淚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  
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奉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盪舟沙苑  
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賞。阮籍焉知禮  
法疎。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任欲教鋤。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餽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調使者徵求急  
自識將軍禮教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  
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山下嚴武還朝公往梓州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離邊老却闍潛  
菊。江上徒逢索綯栝。栝大曾嘗客鄒元後至栝  
制一處此蓋以元日比也雪菊獨看  
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  
得好開。

野望

金華山北浩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涼。山連越巒蟠三蜀。  
水散巴渝下五溪。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  
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携。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  
日。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  
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人到酒邊。

登高

風急天高。樓閣。落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窈窕。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傳濁酒盃。

奉寄章十侍御

兼原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映青春。指揮能事迴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蜀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

使君高義驅今古。霖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一作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滄澗雙蓬髮。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奉寄別馬巴州

原注時在東川。北功曹在東川。

勲業終歸馬伏波。功曹無復漢蕭何。扁舟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與在驢駒白玉珂。

滕王亭子

原注亭在玉臺觀內。高宗調露年中。滕王元嬰任州刺史。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竹裏。君家天。吠。白雲間。清江錦石傷心處。嫩葉濃花滿日斑。人到於今歌出牧。未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

原注滕王臺。

中天禱翠玉臺。一作逸上帝。高居綺節。神遊有馮夷。來擊鼓。始知氣如善吹簫。江光隱現。靈臺窟石勢差池。烏鵲橋。更肯紅顏生羽翼。便應黃髮老漁樵。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閣闔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州皆有之。此應指坤州。

去成都較近也。由來美酒憶郫筒。郫無酒以竹筒盛之。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雲山斥堠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鶯鷓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

竹寒沙碧浣花溪。橋刺藤梢咫尺迷。過客遙憐慈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青籬荒庭春草色。先拚一飲醉如泥。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滿。新松恨不高千尺。

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伴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元戎魚鳥陣。不妨逐子芟荷衣。

院中晚晴懷西郭菊舍 時武泰公為春霖

幕府秋風日夜清。滌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衝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洗花溪裡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燭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恐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以下嚴武卒公往夔府規欲北還也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卧龍躍馬終黃土。人事依依漫寂寥。

示猿奴阿改 面宜利體無名字若稱阿某河段名稱阿某河等之類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港。豎子尋源獨不聞。病湯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泚氣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 似有胡奴胡僧見之曰此海山使者也死夫所在 怪爾常守虎豹羣。

澆酒

澆酒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 一作 黃金。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鬥。古木蒼藤日月昏。去馬不如歸馬速。千家今有樂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旄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卧。江清日抱壘。昔遊扶桑西枝對。 一作 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

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  
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  
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鑪違伏枕。山樓粉堞隱  
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千家山郭靜朝暉。百廢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  
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託跡功名薄。對面傳經  
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曉。五陵衣馬自輕肥。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

主。文武冠裳舊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  
馳。魚龍窟裏秋江冷。故國平原百世思。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茎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玉母  
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  
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樂回青瑤點朝班。

登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  
氣。芙蓉小院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鶴。錦纜牙樁  
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綸女機絲虛夜月

心歸歸甲。勁秋風波漂。蘇未沉雲黑。露冷蓮房以墜  
粉紅闌。墨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吾年石在劍宿川名在自遠迢。紫閣峰陰入漢波。香一  
稻吹餘。錦綉粒碧。梧棲老鳳皇。後佳人拾翠春相得。  
仙侶同舟晚更移。綠華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

前三首皆寫夔州飄泊逢秋興感之意。第四首說到  
長安衰亂而以平居有所感。開後四首思宮闈思苑  
園思昆池思漢陵而結以傷今懷昔之意。悲慨無端

調沉興遠平生所歷觸緒而來非有預為結構之思所  
以為絕作也。與于山長江南賦並為獨有千古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  
五溪衣服共雲山。胡事主終無。柳詒客。哀時且未  
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此首專是詠懷。公是時惟欲還鄉。故以信自比。楊胡  
句大抵指僕。因懷思引回。約統吐蕃內犯之事。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張望千秋一灑

橫空而起。破虛而  
行如神。龍蛇蟠而  
入骨。其健氣停  
人絕力。

沃。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  
夢。思。東。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搖落發衰情有同悲雲雨陽臺詞非事實此乃善

於論古真古人之知音矣

羣。山。巋。壁。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  
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西。環。珮。空。歸。月。夜。  
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詠明妃事者前乎此後乎此皆不及也此天分所至非

可強為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先主敗後為永安翠。華

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葉。水。鷄。歲。時

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原注殿

廟在宮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詠武侯事者前此後此亦莫能及少陵真能犯古人  
之志識古人之心故措語破眾人見之定千古之評也

五首各自為題而又各自為體作一篇讀之則見其忽

濃忽淡若雲暮之四垂若晴霞之孤曠智識清微

詞致胸練信非唐一代詩人所能揚前旌步後塵

者也况宗以下乎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王。魚。蒙。蔡。地。  
早。時。金。盃。出。人。關。見。現。愁。汗。馬。西。戎。逼。曾。帥。朱。旗。北。斗。  
殷。多。少。林。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歸。慮及後發告成

也先時吐蕃請和耶  
子儀遣兵守奉天

前四句引前事而後四句以現今劃清西戎之患動逼

京城較昔之胡虜入關尤為可虞諸將守涇渭者

可晏然以為無事乎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祀拔漢旌豈謂盡煩回

斂馬翻然遠救朔方兵郭子儀以朔方之兵克復長安胡未  
再收東都皆用回紇之力也

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高祖次龍門獨使至尊  
時代水清

夏社徵諸君何以蒼生和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赤金歸為賁

薊門何處覓堯封時河北幽薊皆  
安史餘孽回轍朝廷寒臘雖多預天

下軍。傳不自供。稍喜。既過。王相國。首飾。金甲。事。春。農。王

以司平章事代李

光。獨。解。行。營。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氣。深。未。全。銷。越。雲。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寐。寐。珠。錫。曾。為。大。司。馬。統。戎。皆。獨。侍。中。知。矣。風。神。雪。天。玉。地。只。在。忠。良。翅。聖。朝。

虞山云揚思勳討安南殘酷好殺故越蒙不朝呂太一收珠南海阻兵作亂故南海不靖李輔國拜大司馬所謂珠錫也魚朝恩等為觀軍容使所謂縱戎也天王之地只當精求忠良翊贊聖朝安得偏信中人據

重任而取潰敗乎按此尤唐事之壞所由日漸就止不須

可探者故少陵言之沉痛淋漓如是

錦江春色逐人來。玉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此首乃專就蜀言之憶嚴者以後未之更不及嚴也也武卒而蜀益亂公是以去蜀而欲遷洛也少陵於諸將首戒之次激之次勸之勉之次則望朝廷專任之末則為朝廷惜之一片熱腸一腔熱血盡傾瀉於筆墨

之聞讀者可以想見其人矣

夜

露下天高秋氣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一作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情。步橋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鏡。歸雲捲樹失山村。衰年肺病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曾未有招魂。

九日

重陽不飲杯中酒。抱病豈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元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

小至冬至前一日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即事

暮春三月出峽長晶晶胡了行雲浮日光雷散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鸝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切飛閣春蕭園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舍弟觀赴藍田收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鈔二

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鵲鶴飛急到沙頭峽閣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版即當隨綠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馬度秦關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勝欲提携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

頭吟此格索共梅花笑冷藥疎枝半不禁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曾軒已自涼秋風此日濕衣裳偷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香絕聲開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

奏笙簧者君宜著玉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原注明府

功曹兼梅奉節令故有此句竹制春即真也

安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高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臧未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爽棊

前首寫水樓而結到明府次首寫明府而結到水樓詳畧虛實迴轉折旋以盡其意兩首者皆此法五七律同可覆按也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原注相公朝謁今赴後期也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楚韻倒懸楓葉下榜搖背指菊花開會趁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前四句言其來之驟行之速極盡形容而後五六句言其因赴後期之故七八句言其赴後期以相

公朝謁故也時杜鴻漸以同平章事鎮蜀筆勢層層倒捲致為奇絕此蓋文章友法爭奇而少陵用之於律詩以開闢境界者也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疎簾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簾前星宿輝却繞井闌添箇箇旋結花蕊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未歲如今歸未歸

似寫螢火却是寫人忽疑驚復亂却繞旋經皆從目中寫得活現而妙在手首句先著一飛字為



韻下即全用此字描寫而琴書星宿并闌花蕊莫  
非螢光所照字：皆活矣古所謂詩中有人所詩梅  
句中有眼於此可悟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  
切月傍關山幾處明却歸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  
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居衛

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佐衛伯玉時  
為荆南節

度使檢校  
工部尚書

中丞問俗畫熊頻令弟傳書綵鷓新邊轉五州防禦  
使謂別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帶雲偷  
碧海春報與惠遠詩不惜知余斑鬢總如銀

又作奉衛王前有江陵節度陽城郡王  
新接成之作故此為人作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歎江湖二儀清濁選高  
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惟數幾年唯鎮靜或福終日盛  
久儒白頭授簡為能賦塊似相如為大夫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道遠公後世多賢後周韋賢字道遠公  
唐嗣立字小通送公送爾維舟惜此筵  
念我常能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  
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多手如  
風煙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飯食猶寒隱几蕭條帶鶻冠春水船如天上  
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闊慢片片輕鷗下  
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之賤杜陵車馬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原注但語云城南  
斗魁下兩雨時論同歸尺五天原注但語云城南  
相此為三台煙洞庭春色悲公子  
河一作脚雨雲南迎花柳塞雲一作煙洞庭春色悲公子  
緞菜忘歸范蠡一作舟

又送前有送韋贊善外五律一首此蓋指舟  
乘馬至綿州楊州也案上云又送

雙峯寂寂對臺春萬竹青青照客榻細草留連侵坐  
輒殘花帳望近人開向舟昨小何由得送馬今朝未擬  
迴直到綿州始知首江邊樹裡共誰來  
末句蓋承上句言若不然則江邊樹裏匹馬孤征

有誰可共即婉轉真摯一語而情懷曲盡

少陵之詩所以獨有千古者以其為千古之人也以千古之人而為詩其詩有不獨絕千古者乎詩時精磅如鱗如山嶽渾灑流轉如江河千葉萬狀瑰偉雄奇無象不賅無形不有少陵亦不自知其然但以其性情以其志意以其興會與才力發之於音聲動之於筆墨則自然如是身致其為古詩也非猶夫他人之古詩也其為律體也非猶夫他人之律體也則其為五七言絕句也亦豈猶他人之為之者乎至集中如江

上被花惱不徹等作在少陵特於元氣吞吐化機噴薄之中偶然寫出此撲拙之句少陵原不許人學人亦無敢學者如韓如蘓尚避席不為况其下焉者乎或曰子鈔絕句亦置不錄何也曰吾國言之矣少陵原不許人學也夫少陵之當學者不能學乃欲取其不欲人學者而學之乎則無取也少陵絕句無多僅於其中摘而錄之期不失讀社之意合乎論詩之大指而已。雖不學不可不知雖知之仍不可學知之則妙識精微學之乃俱成精糟不學乃所以善學也契神

理而畧其句字夫而後可以讀杜夫而後可與論詩  
天馬行空神龍出洞風驅雲擁豈可以人間步伍尋  
其蹤跡者哉

暗花柳

錦城總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戲為六絕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  
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西未休。爾曹身與名俱  
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  
駟。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誇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苔  
上。未掣鯨魚碧海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  
篤。恐與齊梁作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遙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

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正論確論題以戲為者世俗輕薄不欲與莊語也然前既斥之薄之復又諭之導之抑何忠厚懇款乃爾耶錢氏曰當甫之世羣兒之誇傷者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發其意按公詩有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句正昌黎所云蟬蛸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也觀此詩首言庾信健筆令人嗟點後生反誇前賢為不平之事次言四子亦被輕薄不自知其旋復泯滅而江河自萬古也次言四子雖未及

漢魏而實出風騷豈皆龍脊虎脊日致千里視爾句越棘下亦何足道此所謂斥之薄之也又次言以爾曹才力決不能出庾信四子之上也出羣之雄乃能之耳今爾或如翡翠蘭若可悅羣目而碧海掣鯨則去之遠矣蓋少陵以自命也次言我亦不薄令人清詞麗句時多可愛但文章須方駕屈宋不宜徒學步齊梁未及乃結以勸學之詞言汝決不及前賢無疑矣祇沿波討源知祖述者何在則由四子而至庾由庾而至屈宋由屈宋而至風雅與風雅日親去偽

體自遠矣此所謂諭之導之也蓋一論詩而用意溫柔敦厚若此庾之賦四子之父少陵之詩皆派分於屈宋而源出於風雅一而已矣不此之師而欲以時俗偽體非薄前人不知踵而身名俱滅而於前人無毫髮之損也此則少陵所不自惜而甚為世俗憫也是溫柔敦厚之教也

解問十二首鈔二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后憶故侯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素州原注今鄭於監署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邱壑暮寒藤最傳秀句蒙區滿原注今相國未絕風流相國能續右丞弟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日稱絕句十二首鈔六社稷倉生計必安蠻夷雜虜錯相干即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時入帝鄉六灑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栲栳香且色茅重入歸闕內王祭還供盡海頭

東道遠水北溟。迤星象風雲喜共和。紫氣闡臨天地。  
御黃金臺時俊賢多。

李相光將軍擁前門。白頭雖老赤心存。竟能盡說諸  
侯人知有。從未天子尊。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興。  
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書堂欲既夜復逃。亭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湖水一作月林風相與清。殘樽下馬復同傾。久判野鶴如  
霜鬢。遍莫鄰。雞下五更。霜鬢當覺言以疑如  
也與五更對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苑宅裡尋常見。原注殿在洛中藍雀  
添中書令派之弟崔九。堂前燕度

脚。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統國夫人

統國夫人承主息。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涴顏  
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二首不著議論而含蓄無窮。格調雙絕。與渭城  
朝雨黃河遠上同妙。惟彼但是送別。此則感深家  
國為異矣。河北入朝諸篇。語意全是樂府作鏡。

歌曲觀可也。此二首則梨園伎歌之亦當相推入  
妙。蓋唐人所擅長。而少陵乃偶為之耳。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五絕祇此二首。各寫憑吊之意。餘皆不錄。余七  
齡入塾。即讀此。今鈔少陵不覺至此。而止。此亦  
一始終也可勝感耶。

忠孝根於天性。詩書悉載。天真父子。勳于天機。  
才力多由天賦。少陵蓋亦天生。以傳斯父之脈者。  
也。故其種種俱臻絕頂。有唐一代莫與比肩。既歷  
千年。終無接武。亦云奇矣。亦云至矣。昔吾先君以  
明讀教子孫。吾既反覆崇明筆之於書。幾無遺  
蘊。乃復取工部集。若父若賦。若各體詩。選而錄  
之。意有所得。隨箋而論之。凡以貽後人也。貽後人者。  
以為是。即先君之教。云爾。後人誠取而讀之。有以論  
少陵之世。知少陵之人。則吾先君之所為。夕訓朝勉。

期子孫以無愧先人者莫不在是而又何他求乎  
哉道光庚戌正月石樵老人書

讀之事不一要以成忠孝為大讀之途亦不一要以  
正性情為先六經同一旨也能讀六經而後諸子  
百家精粗本末無不有以辨其源流而知其離  
合六經者父教也故學庸論孟茲其理而在國  
史漢形於父自茲以降士無不以父自見而所以為  
之者各極其才力而止要其能源本六經發明四  
子者代不數人則亦天地之間正學之所賴以長

存大父與日月並耀正義與江漢同流而其間能  
使千百世下誦吟歌泣動金石而感鬼神變星  
雲而集風雨若少陵之制作應古迨今殆未有及  
焉者也老人欲發明先世道訓欲使忠孝不移  
性情先正而父章千爰萬化可以括六經而該諸  
史入肺腑而拓心胸舍少陵則他無有矣是以耄及  
之年不自愛惜勤勤為此我後人能識其意則以  
家訓藉以不墜而父字之真傳亦且永賴乎是  
高念之哉老人又書

讀古人書先肯論其世論其世而後知其人知其  
人則其書之大意可得而舉已少陵只是愛君  
憂國傷時念亂一意到底不交而逐處逐時逐  
人逐事隨感而應觸興而出遂至無奇不備無  
妙不臻一縷心思一寸肝腸發現百端注難通萬種  
故吾之讀之分讀合讀縱讀橫讀順讀逆承  
旁行斜貫無不有以得其意緒會其精神而  
乃知其為古今第一奇父要不出聖經三百篇也是  
以既軼漢魏而上而後來亦無繼者吾以為聖教

既往而大意長留故因鈔之論之以為家訓後人  
而不學父則已學父則必讀書讀書則莫要於  
是矣非謂讀一書而諸書可廢正謂善讀一書  
而諸書皆通也老人又書  
先君子一生專以教後人為事業所以教後人獨  
為繼先人也我先世自始遷祖以上不可考則始祖  
乃孤獨一身單形隻影去故鄉而徙異國一無  
依倚一無憑藉何積何累而成海濱望族則其  
為伊祁之後更歷三代顯於漢唐信德先獻不

容氏滅縣可知己以我一支言之方伯公去始祖八世  
興於有明之季據志傳所載有生之初蓋亦甚微  
繼而進士起家以風節自立敬歷邊疆藩屏王室  
忠孝之蹟赫然有聞既歿之後值兵亂而弟姪子  
孫接踵殉難大孝公復以文章經濟著於

本朝至今衣冠簪組累代相繼謂非前代之留貽  
有必不可中絕者能至是乎此則先君子所夙夜  
在心甯棄功名不務而必不令子孫頽惰流為  
鄉民市僧委先澤於草莽也先君子既揭忠

孝明讀為教家之本傳世之原余因念明之事不  
難知而讀之事非真傳則易悞何也今之士固已家  
家四子箇箇五經問其所得則毫無有也不知自  
己之性情不問自己之志氣叩以四子何為五經何  
用茫然而不能應然則名之為士與鄉民何別市  
僧何殊余於是欲求一書與五經四子相表裡而又  
與士之性情相感通志氣相通激發則庶幾其為  
父字之真傳而不為俗學所湮沒者乎既乃請少  
陵集往復數四喜曰道在是矣手寫而口解之若

與少陵共語若親承先君子之訓且誠若集我吳世  
之子若孫而命之而提其耳也其庶幾明與讀之  
久而勿替而先人之澤愈遠而彌長也予老人又  
書

#### 六修族譜序

吾杜氏之居濱近五百年矣始祖以下區幹分支垂  
條布葉以迄於茲源遠而未益分自 方伯公始  
為族譜 大恭公繼之於是三修四修五修志依舊  
式踵而成事猶前志也今又二十有五年矣庚午

辛未間兄構園需次里居嘗倡其議會病卒未果  
乙酉冬余替學事竣假過里門叔蕙田謀於余曰是  
不可緩以復緩爰率族人分任其事屬葉寄京師  
示余余惟 方伯公時世教未遠羣從昆季繼教十  
人故序稱有大父行及諸伯叔之訓在迨 大恭公則  
反覆於情明義屬之難與族大人眾之不可恃一簡  
之內三致意焉蓋世縣愈分凌夷是懼勢固爾也昔  
新城王氏以忠孝明讀揭於祠楹告其後人吾父  
每舉為庭誥夫倫常之道莫重乎君親詒燕之謀

莫先於教養讀者所以成忠成孝而辨又所以佐讀者也歷觀古今元宗保家莫不由茲吾族人宜深惟祖宗之訓葆其性之所自有盡其分之所當為父詔兄勉毋或怠忘雖千百世如一世可也千萬人如一人可也國恩世澤庶其垂裕於無窮也歟時道光七年歲在丁亥仲秋之月十四世孫瑞璽沐謹書於京邸之嘉蔭堂

公田誌文

祀先之禮不忘本也吾杜氏自前明方岳公舉行是禮一歲四祭三百年未未之敢廢然歷世漸遠人或不聞而不齊饒或畧而不備往往有之大兄禱因每以廢墜是慮累年需次感感未暇嘉慶庚午歲暮歸里明年孟春與祭昭穆俱在長幼咸集兄曰是祭也先人報本之恩敦宗之意也盛而必衰聚而必散可不謀所以垂遠者乎余曰然於是族之人各視其力出贊共置公田六畝每歲收租納課外餘瓜分為四作祀事之助事甫就緒大兄即世道光乙酉冬予浙江視學事竣乞假祭墓祭畢族之長者告余曰吾族姓繁衍不至少陵長小加

大者端賴此四時之祭今有公田之助庶其永永勿替乎過此而往阡隴荒迷是不可知願有以誌之也余遂備述願末而勒諸石十四世孫瑞璽謹誌道光七年月日立石生落四至具後

申明祖塋先代族約碑記

我杜氏自始遷祖占籍於濱迨今垂五百年矣後而葬於北塋傳四世而分宗我則三宗之二支也又四世而至方伯公顯於有明之季先為本業夫始葬之祖墓在始世之左而兆域加廣為湖四世至九世咸列於茲康熙間族中公議以大叅公繼葬於後土田別業皆近先塋所有本宗本支墓地悉歸管理復議九世以下各立塋兆是以大叅公改卜於城南孟家原而仍管北塋如故始世至四世照舊公祭五世下數王種樹立石權人護守暨歲時洒掃祭祀悉依前約大叅公一門敬共厥事通未又百數十年矣春露秋霜無改於舊惟九世以下未能悉遵子若孫仍各依各祖墓前浮蕤然道已無餘地宜並別營圻壠毋使偏瓜叅錯感我先靈粵稽古昔先王之世報本返始爰立宗法教親教讓

慎終追遠厚之至也。謹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無貴賤一也。我前人真世系，辨昭穆，亦既設陵祀之防，申侵越之戒，茲惟恪恭世守，無滋怨恫於神明，庶亦召嘉祐而膺繁祉，以慰冥漠之靈。而集蕃衍之庥也。於序神所憑，依洋洋如在。凡諸後嗣，若衣裳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永言孝思，可無念哉。

道光二十五年歲在己巳十月吉日始遷十四世孫

堉沐敬書

附列現辦事宜

- 一本宗本支自四世至九世中惟五世六世祖墓以年遠失考，祭祀並闕，今擬於四世之西七世之東安石桌二稍前歲時望祭，其祭品照舊約一體備辦。
- 一看守人舊有房屋傾圮，無存，今另為修葺，并給田畝種常川住守，仍舊約辦理。
- 一後面護堤近年稍缺，處所今運土填補，查堤內外皆大恭公地畝，是為祖塋後山，舊屬看墳人隨時巡查，禁止偷窺，今仍責成查報，數辦。
- 一堤上堤下新種柏樹三百餘株，均已成活，并交

看墳人隨時查看禁止折損

十三世河 十四世萬 十五世應泰

壇 應溪

埽 鴻文

塋 炳文

埋

堪

同立石

家祠記

前後樞天溝法石樞記

吾家祠堂蓋自方伯公始，建祀紹軒公。方伯公承祀居長故也。北塋墳頂有酸棗樹數株者，紹軒公墓也。樹不知所自，始然自祖父及余之有生，以迄於今，已有五十餘年矣。形家以為先世種德地靈，應之以是表焉。理或然與方伯公之下，高有長二兩支緣家落於此，是祠廟歸於大恭公管理。至於今，不替上思，嘗改建於前，吾父又撤脩於後，換易增新，而規制依



舊迨嘉慶乙亥夏大雨忽傾一堵適余奉

命視學京畿並以脩費寄兄次屏撤而更新之梁棟柱石階基不動但周壁覆頂皆易焉祠舊制三楹前拱廈亦三楹內以安神龕蓮几前楹則祭祀行禮之地前後相接上用天溝水出兩頭本舊制也然自余幼時從未聞有天窗漏水之事自贈公撤脩以後乃始有之初猶微而後漸大至次屏兄脩之而益甚兄嘗與余議而余亦思之不得其法今年姪

受履姪孫細來京設及此亦皆無術余夜而默思京師房屋及鋪面用天溝者乃是常有之事何以從無滲漏之患忽而大悟京師天溝其在牆上者底皆實固無論即前後兩接者亦必後重不用前落而前重後落之椽皆棹於後重簷棟之上則天溝下有標承之與牆正同所以人工得施永無脫折滲水之隙也海濱木石工匠見聞無多亦少經歷乃以意為之使前後重簷相接而設天溝於虛落之端為得不

漏故天地間無事不有定法定法皆是實理祇須細心理會耳詳記於北瑩族約碑記之後俟後更脩家廟時後人依法而改為焉至溝內用灰宜於京中帶青灰一二百斤足用若再雜帶白礮灰三四百斤更妙以其性黏而膩故也若用東灰亦必須礮塊照京法以水蒸之京中謂之煮周用灰圓中加水而投以礮自然熱如鑊沸也煮透反涼則以鐵和之俾二三日加水青灰水和以細膠泥而用之切記勿用蔴刀為

要余京寓連年收拾房頂及泥牆壁被土工多用蔴刀一經雨濕漲起遂將灰泛臃碎裂迨乾晴則灰皆成屑脫落而蔴刀高粘狀如披蓑矣其不用者則平板滑淨雖歷久風雨如故余因此知蔴刀之為累也每就牆壁上指示家人有工則先戒之至不買蔴刀一項近家人亦漸覺悟始免從前之患蓋京灰本性黏而細原不用摻入物別乃家人枉於舊說故見而劣工又利於開銷價值故彼此朦混而主人知此者少遂多

費料物而轉受其害余初亦不知也以為二物相  
須而已自余致仕身閑而所居皆已殘舊須換  
項及改作者頗多而力詘不逮不得不事留  
心蓋連數年乃始畧曉大槩此其一端也若非  
在邪遇以復作以親歷則至今猶如口耳因論  
天溝作法而并及此以示後人使知日用間事  
皆須親歷而心知其故乃不致受誤耳而大於  
此更可知矣

丙云今年蓋咸豐元年也因前言族譜并

墳墓祭祀之事故即以家祠脩理追補於後  
便於後人查記云留餘紙俟後有關係祠墓  
事宜即類志於左

愚錄錄復補

滌研齋主人

均斯陶泓昔者橐而今也滌何也橐者恒用而滌不  
也恒用故橐而趨不恒用故滌而守也主人嘗給文  
字之役不能不取諸橐故常橐而隨若此者蓋四  
十年矣老矣棲於斗室足不越門限無所用橐顧  
不能不時去其汗也故每洗而取其潔然昔之研  
甚勞而無功今乃甚逸而時有獲也斯則主人之  
幸也研與有力焉取仍以愚錄名其錄而自茲以  
往則以滌研名其齋以示其漸即永遠之意云庚

成立秋一日老人書

慎起居節飲食養生之要訣亦養身之大端孝子守身惟恐致疾為父母憂則凡可以得疾者宜無不兢兢也試一思養兒防老之言則衰年相依為命種、光景般般情事皆在目前此時設加以子疾之憂或竟不幸有喪子之事是父母所任賴以生者一旦絕裾而去子何以為心乎嗚呼父母之生子也望之何其切子之養父母也去之何其忍念及此維形銷骨化而自恨豈有窮乎故為人子而不謹疾者謂之不孝即起居飲食而類推之而嗜慾以戕其生門狠以危其身者皆其例也不登高不臨深無往而非是也豈遂曰是即孝子但求親安而子之心無憾焉耳矣至前二語所以却疾則於養老尤宜老則氣血衰筋脉微萬不望復如少壯但無疾即大幸身有子在側可以扶掖可以侍食然子有不在側之時且嗜好有今與昨殊宜適或朝與暮異以至胸腹之間臂膂之際有自知而他人莫喻者拊摩之法極秘之地有自為而他人莫代者此又老人親嘗親歷而不專恃孝子之能事能養者也故孝子養親而親亦有所以自養也

太傅相國潘

恩准致仕支食全俸謝摺

奉

命之下感涕零復念臣以一介庸愚猥荷

四朝知遇由

廷對而忝登上第

御試而游應華首歸里承歡許遂八年之養還

朝晉秩仍依一品之班階未厯於叅知職躋於政府

屢沐

鴻慈之逮車服榮膺幸逢馬齒之增

緜齡特沛愧消埃之未效迺耄耄之述臻

仁懷曲體以再三辱質其酬夫萬一冀陽和之方屆重效

是趨奉筋力之已疲難驅駕鈇復蒙

皇上重申

溫翰載展假期明道格之

宏施更有加而無已

三天入直溫膺侍學於講帷八難承

恩永奉傳家之

墨寶撫所育而溢揚感

高厚以莫名茲緣羸頓轉加渥荷

矜全備至跪聆

褒諭益循省以難安仰奉

恩俞尤捐糜之固報

仁敷泰養仍叨厚楮之全

眷逮龍鍾猶切素養之懼治任每慚予獎理尚忝頭銜餘

年極恃夫

生成藉首頤養感深無地

恩重如山且既罷官曹仍留京寓庶展春榆之景永戴

堯天願輸葵藿之忱長依

野日

吏部侍郎李芝昌升總憲謝摺

竊且賦情愚蒙通籍詞館仰荷

宣宗成皇帝擢至卿戚出任山西巡撫旋奉

勅召俾蒙猷於密勿即承乏於銓衡更佐農墾仍依

禁愧之滄海之故時懷旅進之慚茲復渥荷

溫綸晉濟總憲潮御吏大夫之職實朝廷耳目之官民依時寶切

乎

臣皆莫下情之上達

國憲尤宜於整飭貴執法以待平如且菲材曷勝鉅任惟

有益端夙夜凜冽紀之總持稍荅

生成彈悃忱而靖獻庶幾仰報

鴻慈於萬一

余自浙遷京之明年八月移居內城大平街後住韓桂

齡司寇之房其宅門之外生桑樹獨尺許一條耳志

嘗疑意既而稍長至四五尺圓如傘蓋余始異之

飭家人勿許翦伐折損亭亭直上今至四五丈夏日

濃陰覆院余嘗謂之梧桐蓋已二十年矣子受田

始為編修繼而開坊扈司文務入直上書房其官

亦連陞至尚書

今上即位

加恩晉官傳漸協揆則皆是樹由拱把至參天之歲月

也樹與官俱長歎不謂之祥不得也桑葉本以飼蠶

條桑而葉大且密從未見若此之凌霄拂漢者亦可

異也矣大太常仙蝶有時至人家見者以為瑞道光二

十四二十八等年曾兩至庭樹前次兩蝶一淺黃色一深黃色呼老道則落人衣袖上以扇承之亦落其蝶較常蝶稍大四足淺黃者坦然深黃者似未融也然其為擇地而蹈一也或亦有安勉之殊則未可知耳後次一蝶則深黃者獨至近見潛督麟公慶西著因緣圖記曾紀及此以為證緣然則余家兩見之當亦與有緣乃至也耶抑亦祖孫父子受

愚兩朝宜有此瑞應耶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之定理無往不復無平不復

亦氣化之自然聖人道盛德至與天地同其體用上律天時下毓水土故能五行正百昌遂而剝復往來盈虛消息莫不與氣化相應洪範之五事庶徵即其理也而聖與聖相傳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而已矣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已矣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而天下治啓敬承太甲允德成王輯熙光明而天下亦治三代以降聖王不作亦無伊尹周公之佐陳說此義是以人心愈危而道心日微是以開椒之君無以昭厥後而道者崇高富貴而已守成之主無以紹其先而席者康好逸豫而

已居崇高富貴之位而縱康好逸豫之圖謂能與天地相應則未之有矣於是則有若秦若漢若唐宋元明若前之六朝後之五代其以亂承亂者勿論即以治撥亂亦治平無幾而旋歸於亂何也人心日熾而不可遏道心日滅而無復存則惟顛倒於天患禍友之中日趨於亡日則有昏而無旦月則有晦而無朔而氣化之運行一彼而不可平一往而不可復道心者與天地之心乎吸相通者也恒久不怠者也人心者與天地之心乎吸相背者也成頃亦交者也聖人執其要明以語後世欲以謀生民之禍而

已家國之亂而自春秋以至前明無不置若罔聞者聖人且奈之何哉天地且奈之何哉

世之言學者吾感焉以高語心性斥宋儒而以考稽名物導漢儒若以宋儒為蹈空蕪虛者夫天之高地之厚而以為有性天之生天地之成而以為有心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以為無性與心可乎萬化根於性萬幾出於心而以為空虛可乎唐虞三代聖人胡為乎言之如此其切學庸語蓋胡為乎言之如此其詳也今人若以為宋儒以此名目謂之道學豈五帝三王之書孔孟顏曾

之論亦未之讀耶不可解也充此而言其不率天下為  
無忌憚之小人者幾希夫漢學發業也宋學根本  
也遂於發業而忘其根本是可謂之學乎吾謂漢儒  
多古義以解經傳通訓詁則可若講脩齊治平則  
不繫乎此而宋儒為得其要矣今人惟不知學欲何  
為但以文字章句離合同異為學問故其論如此  
乃所謂致遠怨泥者耳

點鼠賦

蕪子夜生有鼠方齧掛沐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

之有索中空。琴瑟聲聲。被在索中。口噤。此鼠之見聞  
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  
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為何能。豈其鬼  
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能揣其手。蕪子歎  
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索中。索堅而不可以穴也。故  
不齧而齧以殺。教人死而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  
智於人。獲龍伐蛟。登龜射鱗。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  
一鼠。墮此。為之計中。驚脫免於虜。女烏在其為智也。然  
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

道而未見也。不。於。汝。而。二。於。物。故。一。鼠。之。為。而。為。之。及  
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散。於。破。釜。能。搏。極。虎  
不。能。無。受。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而。忘。之。耶  
余。僥。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秋陽賦

隨王之孫有賁公子。完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  
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  
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  
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為何如。居士笑曰。

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游於朝廷之上。出  
擁大蓋。入侍帷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  
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蒸雨泄。雷電發  
越。江湖為一。后土沒。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  
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達室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  
未足病也。聃於三。有田一。屋未已。實而生。身猶秀。而泥  
蟻溝。騰交通。牆壁頽穿。面垢落堅之塗。目泣濕薪之烟。  
釜斲其空。四鄰情然。鶴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計  
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

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鏗如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溘其不芒。矣。浴於湯谷。升於樽。秦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瘡。而鳴如瘞。而起行如逐。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失。非其虐。務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首之炎者也。何以夏為瘡。而以冬為瘡乎。吾儕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畏。勞乃群祖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感。居不墜戶。出不仰笠。若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

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洞庭春色賦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

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稿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透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如藏千星於一瓶。舉東萊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親。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媿兮。今秋風泛天宇。芳清開。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苔。携佳人而往遊。勒霧鬋與風縵。命黃頭之千奴。卷宸澤而與俱還。

標以二。未久。禾藉以三。春之管。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滯。浩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鳴。爽。秋木門之銅鑲。兮。帝觴之餘。歷幸公子之曠。慙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茲醉夢。紛紜。始如疑。龜鼓。巴山之桂。梅扣林屋之瓊。脚。卧。柳風之慧。縮。揭春溜之涼。溽。遠范。蘇於渺茫。吊夫差之惇。鱗。屬此。賜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離。機。之。塵。飛。失。舞。袖。之。弓。穹。覺。而。之。賦。以。役。公。子。曰。嗚。呼。意。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為我刪之。

中山松醪賦

始予宵濟於衡漳。軍徒涉而夜獵。燃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林泉。鬱蔚風中之香霧。若訴不以不。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非曾何異於萊。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禱。履。其。已。遠。而。藥。石。而。可。嘗。收。薄。用。於。秦。榆。製。中。山。之。松。醪。飲。爾。厭。燻。之。中。免。爾。蟻。蟻。之。勝。取。通。明。於。盤。錯。出。助。澤。於。烹。煎。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若。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境。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

內府之燕。以瘦藤之。欲得薦以石。蟹之霜。曾日  
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羅兜重之柳  
橋。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遊。跨越峯之奔。麻。接桂  
嶺之飛。標。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波。濤。使夫。極。既。之  
倫。與。八。仙。之。群。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楫。挈。而。載。標。顛。倒  
白。細。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鋪。歎。其。騰。精  
漱。松。風。於。齒。牙。植。足。以。賦。遠。造。而。續。離。騷。也。

沉香山子賦 原注于由生口作

古者以芸為香。以蘭為芬。以薜荔為禱。以脂蘭為熱  
以枳為塗。以蕙為膏。杜衡帶屈。菖蒲薦艾。靡多忘而  
本種。蘓合若鄰。而噴。嗟。嗟。吾。知。之。幾。何。為。六。入。之。所。分  
方。根。塵。之。越。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騁。騁。或  
鼻。勞。而。安。間。獨。汎。水。為。道。止。可。以。配。落。菊。而。並。云。矧。僭。崖  
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群。既。全。堅。而。玉。潤。亦。鷲。骨。而。龍。筋  
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無。斤。願。占。城。之。桂。朽。宜。繫。金。而  
煥。蚊。宛。彼。小。山。恍。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神  
雲。佳。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慙。子。方。面。鮮。以。終。日。豈  
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悅。暢。無。一。往

之業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以東坡之壽。亦所以念於  
人之片也。

酒子賦 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  
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  
以是餉予。適其醅之醱。以斲予一醉。此意豈可忘  
哉。乃為賦之。

未為母。趨其父。蒸羔豚。出龍乳。薄二子。自飲。口餉滑  
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辨。歸滄。其糟飲。其友先生

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釋酒之初注。若嬰兒之  
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若若時女之方笄。割玉牌於  
璽室。若醜離。鷲之。卷。怨。味。盡。盡。其。春。融。芳。氣。凜。冽。而  
秋。淒。自。我。嗜。腹。之。心。器。芳。入。我。心。中。之。荷。盃。暇。朝。霞  
於。宿。谷。芳。漾。夜。猶。於。露。唾。吾。飲。少。而。輒。醉。芳。與。百。極  
其。均。齊。游。物。初。而。神。疑。若。反。實。際。而。形。開。願。無。以。醉。二  
子。之。勤。芳。出。妙。語。為。瓊。瑰。歸。懷。辭。且。握。珠。芳。快。所有  
以。傲。厭。妻。遂。諷。誦。以。忘。食。芳。殷。空。腸。之。轉。雷

濁醪有妙理 賦 神聖功用無  
提於酒為韻



酒加如滿人當取醇。夫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渾  
蓋盡以無聲。始從味入。香冥冥其似道。徒得天真。伊人  
之生。以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猶未無  
知。豈鮮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生。自  
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  
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勝如春風。疑  
宿雲之解。駭滿朝日之暎。紅初醴。粟之失。去微眼花  
之掃空。醋愛益生。知其中之有。猶嫌白老。不煩德而  
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碍了了。常知

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極之空。身後名難。但覺一括  
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禱。夜光之輝。不可以鋪。窮秦飽  
我而不我覺。布帛與我而不我嫉。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  
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癖。得意忘  
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固問州閭。五斗解醒  
不問妻妾。結機途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靴殿上。夸謫仙之  
敏捷。陽醉過地。常隨王式之禱。鳴歌仰天。每憐楊渾  
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  
飲。獲珠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敬之於

獨醒者。油澤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濟而  
射木人。又何猶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疎。故我內  
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  
方明於助養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  
舉室樽而屬吾口。

天慶觀乳泉賦中節一段

陰陽之相化。天一為水。六者其壯。而一其鮮也。夫物老  
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  
人也。如山川之蓄雲。如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  
為往來之氣也。為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  
者。鹹而生者。甘也。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  
復返。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江湖井泉。上則  
為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通而  
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若注涓  
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壘  
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枯而不能  
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僊耳。卜築城南。隣於司命之  
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漣乳。獨養於宮中。給吾飲食。

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挈瓶而東  
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  
錦瓊佩之落谷澗玉池之生肥吾三燕而過返惟守  
神之詞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  
仙之有樂中無主而何依助私喬之安在猶想像於  
底幾

右八賦東城坡嶺南之作所謂海外篇也東坡之  
父猶少陵之詩是亦東坡之愛府矣語言妙天  
下神行流天行而筆不知父至此亦樂於化矣八首

或古或騷或排或律隨意所至縱橫跌宕點筆自成  
無不入妙作者亦自忘其為操管裝牋於何起於  
何止也諷詠三復讀者亦與之俱化而莫能名其所  
以則東坡所得於海外八年者不少矣小人能誇毀  
君子擠之使老棄棄焉而不能使其父章不日進而  
化二同妙之至於斯也此可以觀矣東坡自謂近日胸  
自有運中原氣象爾當默寫所作八賦不說遺一  
字既而書畢果然益喜曰吾止運也夫未幾遂有內  
遷之命八賦即此是也東坡不能多飲而喜人飲此

八賦而言酒者居半又有桂酒頌及東坡酒經蓋又  
善於釀也嘗曰吾終日飲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  
在予下者而見客舉盃徐引則予為之活活焉落  
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天下之無好飲亦無在  
予上者嗚呼此可以知賢人之胸次迥殊於世俗世  
謂遠徙流離足以困君子蓋以小人之腹度君子  
之心豈知君子之浩然自得乃小魂夢所不接意想  
所不至者乎夫自不能飲而喜人飲並喜釀以飲客  
此其胸中豈願踏坎坷所能動其萬一者哉小人自

過計耳君子何與焉

何公橋詩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如來羈在河順水而行雲  
駛為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都則止維水  
之害咫尺千里河彼流溫陽蛙跳儻游溢而懷山神禹  
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塊舞於盪潏冰拆雷解坐使此  
邦畫為兩州難天相聞胡越莫救允殺何公甚勇於  
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  
鏡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拙自石如負其子

疏為玉虹隱為金隄直樹橫檻百寶西極我來與公  
同載而出誰以填道托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滄海  
未見剛者孰為此橋願公千載如與橋壽考持節以  
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於祠鄉我作銘詩子孫  
不忘

桂酒頌

禮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  
謂也古者非喪食不徹薑桂楚辭曰奠桂酒芳  
樹漿是桂可以為酒也本草桂有小毒而茵桂壯

桂皆無毒大畧皆主温中利肝肺氣殺三虫輕身  
堅骨養神痰色使常如童子瘡心腹冷氣疾  
為百藥先無所畏陶隱居云仙桂服三桂以慈  
涕合雲母蒸為水而孫思邈亦云久服可行水上  
此輕身之效也吾謫居海上法當教飲酒以禦  
瘴而嶺南無酒蒸有隱者以桂酒方授香醪成  
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  
祿也其成壞美惡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豈  
非天哉故為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

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錢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

莫至焉其詞曰

中郎百國東南傾流膏翰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  
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娠黃金山空青丹砂晨暎珠  
夜明百卉甘辛角芳馨稱禮沉水乃公卿大夫芝蘭  
士薰蘅桂君獨立冬鮮紫無所備畏時靡爭釀為  
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殺三彭肌  
膚身毛<sup>髮</sup>毛<sup>髮</sup>毛<sup>髮</sup>毛<sup>髮</sup>冷然風飛因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教我  
常作醉中醒

丹石研銘

唐林天遺余丹石研粲然如芙蓉之出水殺墨而宜  
宜筆畫研之美唐氏譜天下研而獨不知前石之所  
出予蓋知之銘曰

形池紫淵出日所浴然為赤霓以資陽谷是生斯珍  
非石非玉因村制用鮮水琛復耕予中州執我元乘  
投種則獲不收而熟

王仲儀研銘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

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而共。

陳公密子石研銘

孰形無情。古亦卯生。黃龍白絡。以乎黜積。已器不死。可俟雨晴。天丹夫子。瑞其家庭。古疑石之話

龍尾石月研銘

萋萋兮。霧殺石。宛兒兮。黑白月。其受水者。我生。而運墨者。旁死。泥忽元雲之靈。靈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臺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此月之不洗。

東坡研銘 此以研與參案也

東坡研。龍尾石。開鵝卵。見蒼鱗。與居士。同出入。更險。夷無燥濕。今何者。橋先逸。從參案。老空癖。

追研銘 此以研與追也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堅。閱重湫。得之艱。豈暨授。旌苦學。昇長頭。

四達齋銘

高郵使君趙海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蘇軾過而銘之曰。

有藏於中。必謀於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知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闔閉。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據。以可則完。趙侯無心。得法亦愈。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擇勝亭銘 此自製行性也

維古穎城。因穎為陞。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浴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裹。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極柔梁。鑿納交設。合散靡

常。赤油仰承。青慘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掬。與水并降。除地布林。可使極費洗。輝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遊少板。而祥可使太白。冰月而狂。既齋我茶。亦醪我漿。既湛我纒。亦洗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疲。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散又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而如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何為鄰。神馬尻與。孰為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盡。中靡所藏。去之無忘。如所宿寐。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洽。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

爰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事。以啟世音。

德威堂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浴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  
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辭。為秋而  
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  
至。魯繆公無人子。思之。御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  
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  
能起季靖於既老。而穆宗父宗。不能以燕安之際。  
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請。詔。算。然。

不。敢。言。去。蓋。願。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尊。安。乃。力。請。而。歸。  
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睿來聘。執奉詔館  
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浴公也。耶  
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執曰。使者見其容。未  
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酌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貴  
穿古。今浴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  
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  
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於西。莫書  
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皋陶之

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  
雖察而人不服。公脩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  
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謂德  
威乎。公之子及為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  
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  
執。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浴公。履也大成。公在洛師。崑  
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  
於西河。日見輝色。西戎未朝。祇懷公門。豈惟兩河。四

加其誦之。

洗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為急。秦漢以遠。曼玉道現。六器僅存。五瑞莫  
輯。隨辭婦玩。魯璣盜竊。氣亂鄭璞。誰於晉林。維伯時父  
帛古。吸泣道逢玉人。解駟推食。釵環鍼秘。錯落其室。既  
獲。拱寶遂空。四聲。免此命世。久就淪餐。時節沐浴。以幸  
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玉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珞。援手之  
勞。終眺莫拾。得喪在哉。匪玉欣戲。仲和父銘之。維以  
咏德。

雪浪齋銘

余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後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盂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盂水之受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峻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盂伏流飛空激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此公帥定州時事也自是迭加貶謫遂遠嶺外而不復召矣元祐改紹聖君子退而小人進大往小未闕乎氣

運讀未句為之慨然

漢鼎銘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矣於夷齊其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廢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視已也絕周

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

西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邱往也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四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缺遺不能完

其義乎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未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烏予悲矣

莫不有鼎者何也道也失道則鼎既亡矣國何恃而存宋自始聖以後即周鼎淪泗水之日也國將隨之坡公知之而假其說於鼎吾知其放筆而三歎也此論也非銘也漢元后以天下付莽乃執傳國璽以

冀漢之不高新豈可得哉坡公假於論以為銘猶  
云此萬世炯鑑云爾其於興衰治亂之際感慨者  
深矣鼎重器也人君有天下器莫有重於是者兩耳左  
從右挈之象也三足居下支柱雖強而一有偏倚則立  
致傾覆危而不安之象也方宋之元祐老成在上而  
羣賢彙征耳與足皆得其任故其鼎安其安而  
為聖也則上無賢相左右非其人矣下則衆小人  
競進三足既不安而鼎且傾側而將覆矣坡公  
見微知著而方懸此語於外不可以明言故託於

銘鼎以達其意嗚呼仁人君子之於家國無事無  
時不用其忠愛懇懇至於如此而介甫之黨蔡京章惇重貫  
五黼等輩方且譎譎訛訛相附和為害國病  
氏之事欲無靖康之禍其可得耶坡公口為忠公  
先壞而後國隨之其為痛哭流涕之詞耶憂思  
閎然之語耶悲憤慷慨之懷耶呼籲叩懇之志  
耶此則與少陵異代而同調者矣

### 二瓶圖贊

惟天生健而不予時沉潛剴克以樂和之於赫漢高以智

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故蓋韓  
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展屣使知區區不足矜  
士此意莫陳千載於今我觀畫圖泣下咨謀

### 伯時畫李端甫真贊

須臾之卷然眉宇之淵然披胸腹之敞然以為可得而  
見與則漢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與則已見畫於  
龍眠矣烏乎將為既承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為不  
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  
之間也

### 頤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  
行先生超然坐其傍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  
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上省羊版箱狹稱  
兩工行四方莫隨上林此屬郎顯門試地尋茲湯  
意謂士登朝廷當致君澤民不可苟徇人君之欲  
自喪所守也

### 九馬圖贊

長安薛君繼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

詩者也。奉毛師子二駿在馬作九馬贊。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為繁日。筋骨應圖。至三萬匹。云何寐寤。寤寐。陸步山川。負茲。鹿。淚。九。泉。壯。驍。黃。自。以。為。至。數。其。一。毛。棄。我。千里。歸。舊。是。柔。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嚼。其。永。歎。

言今非無千里馬而無知者。常用沉駕萬劣而無以致速也。以上二篇皆坡公喻時事也。

三馬圖贊

元祐初上方開玉闕。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道諸生。海師雄。行邊飭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禽猶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高八尺。龍鬣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為未始見也。然上方恭然思道。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困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温谿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温谿公詔許之。將

之奇為熙河帥。西蕃有首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為請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使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過矣。而人必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相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驍。奔馭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筋。效天驥。內立朝。八尺龍神。超逸若將。西燕昆瑤。帝念之。乃下招籛。歸雲遯房奴。

馬不過而人安。公之願也。元祐君臣之明良而喜起也。皆詞狀其神駿。以其死為帝招而去。亦以其不用而幸之也。自後朝廷多事。無復元祐之盛。追思一時者。政謂此一時。彼一時也。感喟無窮。林聽空外之音。方可謂之知言。方可與之論世。

王大年奏辭

元祐末。余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彭字大年。監諸軍。居相隣。



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侃侃。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焉。子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宣軍節度使諱全。試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九十餘級。手射殺二人。而奏功不實。或勸君自言。君曰。吾為君父戰。豈為賞哉。子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遍。尤喜予文。每為出一篇。輒拊掌。懽然終日。其後君為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為可用。

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謙。以文學議論。有聞於時世。亦從予游。予既悲君之不過。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曰。君之為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為士。涵泳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沒而無聞。朋友之咎。墮地走虎。生而如視。其必子以考我言。

鍾子翼哀辭

軾年始十二。先君官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

鍾君。與其弟槩。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馬方是時。先君未為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槩。字子翼。博學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陳觀欲藉民財。為戰守備。謀之於

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藉民財。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乎。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嗚呼。摩天章。亦激石。致而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海嶽歡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罄。斷而其君。子抗志。儒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流於德淵。自滌濯。自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慤。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利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避如金。未銘。木未燬。墨玉未琢。君於

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日子不飲我膠甚甘。願此濁  
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華砌。先君北歸君若於處  
望南翔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嘉和慳三子存立移  
書問道過我教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隨涕淫是身  
虛空俯仰交滅過電電何以寓長追頌德人詔後  
覺

嶽崎歷落勁筆皆法皆如其人得公此父而鍾君  
傳矣士之傳不傳不在遇不過也

太息一首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  
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譏評孝章。  
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  
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雄奇逸之士。不容於  
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  
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  
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  
是時。士以割裂為文。衆而見訛。且訛公者。所在成市。曾  
未數年。忽焉若滌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

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  
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  
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  
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見。不能無異同。故  
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  
而有定價。豈可以愛惜口舌。責賤之歟。少游之弟。子少  
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  
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烏乎。子歸矣。歸而求諸兄。吾  
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錢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

之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  
日行於天。委照萬物之上。光及所及。感流為慶。雲結為  
丹。砂初豈有意。我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  
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於筆墨。播落尺素之上。  
美翰闔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  
得之為家多。子孫世守之。遂為希代之寶。文正之  
孫。僖敏之子。與出以示臣。執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

予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歎之歎遂請梓州得之予時以詩送行有歸棠陰踵畫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也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與領實錄見熙寧中正孺為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於上除正孺直秘閣士大夫以才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後徐觀其所為心服而無異議難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於石求余為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余前詩率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趙德麟字說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今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美才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

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余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遊得其為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為政予以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亦薦為祥二子非

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已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親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為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說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友天下翁

然以為宗師而鍾玉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達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蘇織糲於簡舌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道風其詩論曰梅止於酸盪止於鹹飲食不可無盪梅而其美常在酸鹹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

之表者二十四品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廣歷皇祐間辨能文者予常問前輩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酸鹹之外可以一嘗而三款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源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補龍山文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嘉之落

帽遣孫盛嘲之嘉作解朝文辭超卓四座歎伏恨今世不見此父子乃戲為補之曰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宴凱群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帽胡為中觴一笑衆業絕楠競秀榆柳獨脫騷騷交驚驚塞先灑楚狂醉亂憤帽莫覺我眠囚首結頤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闊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履宰夫揚解兒腕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嘲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邱壘散髮箕踞陸車天全顛沛何懼股適流忘帶足適忘屨不知有我帽復莫欬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給不替而附歌詩宣擇請歌相鼠罰此醜人俾去此童殺右解嘲

妙語解頤盡如坡公則文字無闕遺之憾矣其胸中自有亡書三策耶其舌底自有流泉百道其腕下自有天機千張耶此亦足以雄視百代矣右鈔東坡後集末卷賦頌銘贊及諸雜文共三

十五篇大抵高遠之作居多其叙元祐時事者乃追述耳南遷後公已老更歷世爰殊方異俗天風海濤盪胸滌目故其為文出入神化妙絕古今非復同時所能及足矣前人有云文如煮未成飯詩如釀未成酒以為詩文之別豈知東坡之父至此筆墨俱化百世讀者如酌天漿耶余之錄此固將朝夕醉心亦欲示後人飲其和而嘗其香游其神而全其天母但如啜飯果腹而已也○年幾九十乃廢棄筆硯之

日願高未遠能爾是後天假歲月日或不能指或不僮猶欲接前鈔蘇詩之意更選各體有問學問者或感動性情激發志氣偶有所得即疏於後以貽後人非能窺公詩也欲以窺測一得猶臚子孫之聰明不失文字真傳耳先贈公教子孫以明讀無非使其自立或以行誼或以文章著聞而取重於世以承先德而裕後昆非取法於古人則為兩準乎少陵東坡皆服膺聖賢而著作遠於古今篇什之富無有過者任人由繹撰取而

新義日生余之獨取兩家亦緣種種瑰瓌瑋足供吾求耳使後人能如我用心則贈公之教可及豈可以世計哉。坡公詩妙語瀾翻如江如河委輸不竭而氣魄之厚神韻之遠義蘊之宏思力之深境界之大皆讓少陵坡公亦云子美太白以瑰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也故余於坡詩選錄亦仍本工部之意而約取之曰有問學問者有關於吾承先哲後之義非於坡公有去取也我後人宜知之

湖廣通志載方伯公事迹云濟南人萬歷中以進士為左布政使真誠惻怛愛人好士情洽淹雅喜觀國史居官手未嘗釋卷每謀士拔其尤刻辭賦文選及海忠介奏疏等書俾楚士務古人實學三楚典論至今頌之

按先方伯公萬歷戊戌進士楊忠烈公文集內稱大參公則是萬歷中任至湖廣左參政乃道之加銜非正使也由此陞江西布政使故有不建魏瑤生祠為無部指他故擢去之事則在天啓之末其藩湖廣則

則崇禎初年也通志所載與履歷不合蓋通前  
後大恭與正使合為一而江西事不屬本省政一守  
不及而祇愛士一節熟於人口故所載如此

本朝首開文運如雄如劉皆經方伯公培植者而  
黃岡作傳叙事頗詳作志者去經博采耳又武  
定濱皆直隸州屬濟南故稱濟南人

國初猶然其武定升為府濱州改散州隸焉則  
康熙間事也方伯公事迹以行述與黃岡之傳及淄  
川高念東先生之誌銘為詳實其他見者特一端

一節耳既不具始末故所記不無乖迤也

六月內述得孫翰湖北來信述其考試漢黃諸事稍  
置得宜頗不失家傳甚為喜慰其赴任時余嘗書  
東坡詩清風定何物可愛不可名西至如君子早未  
有嘉聲四語賜之嗚曰此即先世以來家風如是無  
居鄉出任皆作此解有遠神有至味軌轍可猶不  
須外求外求使生枝節矣今所行能得其意自今  
更歷任途可無世俗習染之虞於以繼往開來是  
我家世德先猷有所寄而常留豈獨慰我老人

抑先人曾嘉賴之使人謂吾家多出賢才由於前代  
積累則祖宗之光耀何如有不陰佑而默相者乎  
與書勉之復識於此欲更以勵後人也

揚忠烈清如子傳及湖廣通志載方伯公事  
皆翰孫自湖北鈔錄寄來是其留意先德而  
興繼述之思可知也志稱方伯公愛人好士三楚之  
人至今誦之今知方伯公之裔孫越二百年復來興  
學而家風不替如是亦將家傳戶說以為君子  
之澤後人能守斷不以五世為限此其證也又必

以為前賢愛人好士至誠惻怛天且俾生賢子孫  
繼其志以廣其業生有榮施而歿猶美報有明  
徵也三楚人士相與觀感興起人才輩出而風俗淳  
則方伯公之澤不更大且遠乎吾是以喜是以慰是  
以勗勉之無已也

東坡先生年譜出處畧生於

仁宗皇祐三年即四年至為

寶元元年即二年為

慶曆元年即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為

皇祐元年歷二年三年四年五年為

至和元年歷二年為

嘉祐元年歷二年

是年二十二舉進士初試第二復試第一殿試

中乙科丁母憂歷三年四年服除歷四年

是年授河南福昌主簿六年應中制科入

第三等授鳳翔府簽判赴鳳翔任歷七年

八年為

英宗治平元年歷二年

是年三十罷選判登聞鼓院英宗自在藩邸

聞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

近例召試秘閣皆入三等得直史館歷三年

丁父憂歷四年為

神宗熙寧元年歷二年

還朝監官告院歷三年四年為判尚書祠部

王安石欲反科舉下兩制三館議公獻三言

安石之黨不悅命相開封府推官御史知雜

事詎告公公不辯乞外任除通判杭州歷五

年六年七年自杭州移密州八年到密州任

是年公年四十歷九年十年就差知河中

府已而改知徐州到任為

元豐元年歷二年

自徐州移知湖州到任言事者捫謝表語以

為謗遠入獄獄具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

州安置三年到黃居臨臯亭四年明故營地

名之東坡始歸東坡五年就東坡築雪堂

以居七月十月兩遊赤壁六年七月四月有

量移汝州之命未至八年

是年五十一書求居常州有放歸陽羨之命

遂居於常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到郡五

日以禮部郎官召除起居舍人為

哲宗元祐元年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改賜銀緋尋

除中書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三年復

除侍讀三年省試知貢舉又充館伴北使四

年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七月到杭

五年六年自杭被召除翰林承旨復侍迺英

復請郡以舊職知潁州七年改知揚州到任未幾以兵部尚書召遷至都門復兼侍讀充南郊因簿使尋遷禮部尚書遷端明殿侍讀學士八年以端明侍讀二學士出知定州為紹聖元年任定州就任落兩職追一官知英州未至再收宣遠軍節度副使忠州安置歷二年

元符元年在信州二年三年大赦量移廣州又移永州北遷至英州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任使居住為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歸至真州瘴毒大作上表請

老以本官致仕七月卒於常州年六十六

右東坡出處歷年大畧因請東坡詩文欲論其時事故節鈔於此以備檢閱嗟乎此徽宗元年也自公之素戢而歷朝之元老遺賢盡矣而後蔡京章惇用事儉邪滿朝逢君長君寢至大亂考其西

非如楊愈也  
和以曉羣也  
神志  
添孤立於上句下

為正孟子所言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大學卒章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宋末世之謂也可勝歎哉嗚呼邪曲之害公也聽之不聽而其亂成矣忠直醜正實繁有徒君子和之則不可勝之又不能惟有引而遠去而已耳君子去而小人爭嚙引類朋興以進則人主乃孤立於上豈不危哉歷觀往代可為大鑒宋其尤著者也君子之心公唯其公也是以怨故有曲全小人之時小人心私唯其私也是以別故無稍寬君子之事君子為君為國為治平為教化為法度為天下後世常以博大成德其心忠厚而平和其政寬舒而坦直而為優游不以為聖帝明王之過國應如是吾居其位則推而行之則吾之心盡而事亦畢知小人所為則一身而已一則則利也標也寵榮也顯赫也此致者一有不至其願不惟也故君子之志未遂則止小人之欲不滿不也以此相校而君子之不勝必矣是以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也君正則與君子志同



而道合氣通而神應。彼小人知其不可間也。欲求富貴以榮其身。非求合於聖君賢臣。不可得也。革面者有之。革心者亦有之矣。是以聖主在上。百職順叙。而天下治何也。上有道。於下有法。守非法。非道則刑。我隨之。孰敢以譏。譏奸。遷善。嘗試。不聖王之。吝。錢者。我。感。世之。小人。皆。成。君子。亂。世之。君子。必。欲。爭。勝。於。小人。所以。自。潔。以。未。莫。不。亡。於。黨。禍。是。在。君。而已。易。曰。洪。其。羣。元。吉。羣。何。以。渙。國。必。有。道。矣。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有。飛。龍。在。

天之大人。乾之九五。是也。有現龍在田之大人。乾之九二是也。大人與大人相應相求。剛佐德交隆。雲行雨施。而萬國咸宜。知堯之於舜。舜之於禹。湯之於伊尹。武之於周公。皆其事也。自誠明謂之性。堯舜性之也。天道也。自明誠謂之教。湯武反之也。人道也。孟子不曰人皆可以為湯武。而曰皆可為堯舜。何也。志乎堯舜。即湯武也。大學立教。固將通乎甲。成康以下。而古之其道。始於致知。知至則明。即繼以誠意。意誠則誠。明且誠。則邪說不能。

不能惑。而諸人不能搖。夫而後任賢。則勿貳也。夫邪則勿疑也。夫而後家國天下。措之如指掌。真之如磐石矣。宋自仁宗。得二蘊之父。即日吾為子孫得二宰相。此言自必以語英宗。亦必傳於神宗矣。而乃惑於王安石新法。一切更張。而東坡慷慨力爭。觀其所言。利害甚明。且忠懇剴切。溢於楮墨。然而終信安石。而出東坡。至哲宗元祐初。政弊。賢並進。治象可觀。而東坡已不免被謫。迨紹聖改元。遂竄謫。遺荒萬里。不得復望君。

門。小人害正。至於如此。而終不悟。尚得謂明。尚得謂誠乎。觀於三君。皆有可為堯舜之姿。而其究也。却如甲。成康。甚遠。是以偏聽。偏任。邪正不辨。卒致亂亡。所以非道故也。大學中庸。乃萬世不易之道。由之則堯舜湯武。不由則漢唐宋元明之君。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罔不亡。信哉。道而中明之。中庸引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曰上帝之載。無教無與。此言聖人合天。至精至微之本體也。而起曰。雨露風霆。莫非教者。善蓋有是本然之體。即有是自然之而非。

二物也。聖人博與庸。體廣賞刑威。亦若是焉。已知人者天之所生。秉於氣則有偏全。賦於性則有醇駁。較其精則其有高下。區其能則有多寡。故聖人作之君。作之師。立教以膺其明。置法以砥其行。各就其質。使成材焉。故曰君子不可小知。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可小知。聖人之世。所謂君子小人者如是。以其偏全醇駁高下多寡而名之。使用者各如其分。授之職以效其庸。為而已矣。無所謂冰炭之爭。水火之背也。是以篤恭而天下平也。聖人既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紛然並作。而

後公私理欲。反覆相逐。君子不和於小人。故持之愈。小人尤忌於君子。故毒之深。不章而君闇。主廢。值運屯世變。而君子坐受小人之猜。嗚呼。流生民。邦國殄瘁。大盜乘先。亂而起。往穢墟矣。夫聖人立教。固將治於未亂。保於未危。至若洪流滔天。野火燎原。聖人亦無如何矣。歷觀往古。治亂相尋。治必於大亂之後。亂必於治之前。有君子者。切切憂之。斷斷爭之。不服為昇平之。頌其君必以為不祥。而小人從而媒孽其短。則不待辭畢而諾之矣。若爾者。君子之道必細。小人之勢必盛。

亦自忘其小知之才。而冒居大受之任矣。至凶於而家而國。而君始覺焉。晚矣。使早用君子。固不至是。然而至是而猶不用者。何也。不知君子之愛君愛國。愛社稷。愛人民。皆天心所繫。以永固國脈。兩時以長綿也。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其於聖有誤訓。既未前聞。即聞之。亦未嘗服於腐而銘於目也。一旦以臣工陳說於前。豈能知其旨哉。第見君子為可惜。小人為可悅而已矣。嗚呼。漢唐至於元明。非無英君哲相。而此道無聞。禍至莫拯。覆轍難挽。此真可為永歎者矣。

薰蕕不同器。荼薺不同飢。君子小人。臭味差池。若命之自天。不可強者。君子非法不道。非義不行。待之以堅守之。以固。雖倉卒顛沛。而不改其度。中庸所謂不憂。憂為互死。不交強。我矯者也。小人反是。惟利是趨。惟勢是附。惟私是徇。惟欲是求。如脂如膏。為城為寇。苟其得志。則於事無不可為。於人無不可忍。於法度無不可壞。於君父無不可欺。是以君子常嫉之如讎。而小人之視君子。亦自知其判然不相合也。彼此不言而隱然敵國矣。然而君子之心直。小心之心曲。君子之意極。小人之意長。君子

此類之而已  
下改用  
此類之而已  
下改用  
此類之而已  
下改用

之術拙。小人之術巧。君子之智疎。小人之智密。不爭則已。爭則君子敗而小人勝。何也。小人先自結於君。君愛小人而不惜。君子故也。夫城非不堅也。而孤棟之以為巢。杜非不嚴也。而鼠居之以為宅。君愛孤鼠。聽其窟穴於中。日壞其城。往而不之恤。此豈其情哉。是非眩而好惡障。自眩惑而不可改也。不知何者。之為君子而擁護培植於先。不知何者。為小人而斷割決絕於後。則以國家殉之而已矣。嗚呼。可恨者。君子盡於小人。小人臨難而從。免禍其君。當身。初敗而與之謀也。歸康之事。可矣。已。即。

有舍忠言直臣不用。而庇佞邪以取亂。亡者。執世之論者。以為堯舜湯武之聖不可及。豈知存堯舜之心。行湯武之政。是即堯舜湯武也。詩書具在大學中。庸始終。未本條理。秩然。豈有難。難。若不可濟。攀之事。蓋子曰。人病不為。早豈以不勝為。愚哉。此可謂入膏肓而扶痼疾。而無如若。固念。聞何也。夫明誠不裕於先時。而欲聽言而不疑。當。衆而能斷。固。必不可得之。數也。於二公之。遇何怪焉。或有問於余曰。李杜並稱。子獨鈔杜而不鈔李。而不鈔李何耶。曰。李神仙中人。也。杜聖賢中人。也。李與衆。趨詣多。天外之談。任意氣。沉。鬱。多。世中之事。故。觀於李。則一二篇。可知其數百篇。觀於杜。則各篇。各具各篇之。意。千。變。萬。化。而不可窮也。神仙之境。虛。聖賢之境。實。虛。故一二篇。可指。實。故千百篇。而不能盡也。所當之時。所處之地。所遇之人。所應之事。隨。感。而。發。萬有。不同。故。為。詩。則。李。簡。而。杜。繁。杜。杜。勤。而。李。逸。吾有所。取。於。古。欲。效。為。法。為。勸。為。戒。為。則。在。李。少。而。在。杜。多。也。曰。子。既。鈔。杜。何。又。鈔。李。耶。曰。僕。與。杜。同。

也皆有志於當世而不過者也。且詩之為教，豈特詞章之云乎？適之事父，遠之事君，欲使天下後世以興以觀，以怨，動於其心之不散，安於其情之不容已，則忠孝其大端矣。盡忠盡孝而五倫備，五倫備而大道全，人之所以自效於當代者，問之幽獨，而亦無復遺憾矣。狂與蕪皆同此心，則其詩皆同心之言矣。吾所取於兩公者，亦欲後人誦其詩，論其世，知其人，因以感動其性情，激發其志氣，不惟其文章之絕世也，而文在其中矣。

恩餘錄後補

滌研齋主人

余年既將九十，朝夕不敢自必，特以書卷送老，欲其可作則作，不可則止，而作止亦不能自定，當其作，不知止之日，當其止，又不知作之時，殆如浮雲之往來起滅，相遇以無心而已。吾所猶能為者，教後人也。教則不離於行，也不離於文也。蕪斯二者，而其流風遺韻，動人天而被萬世，使鼓舞奮興，而不自己者，於唐得少陵，於宋得東坡，真吾先公之教也。老人垂盡之年，既於少陵畧盡其跡矣，自今猶將取東坡詩詞，誦之既之，而卒吾素烏其未平而遽止，真不可知也。其既畢而猶未止，真亦未可知也。要以所謂相遇無心者，即吾汲汲不遑之心，即吾拳拳莫釋之心而已矣。老人又嘗時則庚戌中元之後六日也。

續詩續鈔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

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縣都蓋屋四縣既畢

事因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溪溪堂遂並南

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

乃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奇子由

送人。水旱。王命。釋俘。因。分。縣。傳。明。詔。循。山。得。勝。遊。蕭

條。初。出。郭。曠。蕩。寶。消。夏。薄。暮。乘。孤。鐘。登。臨。憶。武。侯

崢嶸。依。絕。巒。蒼。茫。壯。嚴。奔。流。半。夜。人。呼。急。橫。空。火

氣。浮。天。遙。殊。不。辨。風。疾。已。難。收。曉。入。陳。倉。縣。橋。餘。賣。一

酒。樓。烟。煤。已。狼。藉。吏。卒。尚。呀。咻。十三日宿武城鎮即

侯所築夜二鼓天作和去三十里而見於武城難嶺雲霞古龍宮殿宇幽

為。少。留。回。極。西。嶺。道。却。渡。小。河。洲。歸。道。橋。溪。石。猶。存。滑

水。野。蒼。崖。雖。有。迹。大。鈞。本。無。鈞。十四日至航關太公

內有投竿范鮒東去過郿鵠孤城象漢劉誰言董公

健。竟。復。伍。乎。讎。白。刃。俄。生。肘。黃。金。謾。似。邱。十五日至

草賊象長安平生聞太白一見駐行驂鼓角能誰試

信謂小長安

風雷果致不。嶺崖已奇絕。冰雪更瑯鏡。春早憂無

夢。山靈喜有秋。蛟龍懶方睡。餅罐小容偷。是日

至青秋鎮道過木白山相傳軍行鳴鼓角過山下

曲林泉勝。三川氣象伴。近山遊夢早。臨水竹篁修

冕旒。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笙篴。秘殿開金錄。神

人控玉蚪。黑衣橫巨劍。被髮禦雙眸。十七日寒食

行二十餘里朝謁太平宮二聖御容此宮乃太宗時有

神降於道士張守真以告受命之符可為立也神封相

聖符軍。遊遊逢佳士。相將弄絲舟。投箸被綠葍。濯

足亂清漚。晚宿南溪上。森如水國秋。遠湖裁翠密。終

夜響聽。是日與蓋宮張果之汎冒曉窮幽邃。孫戈

畏炳彪。十八日宿終南而西無射以甲午尹生猶有宅

老氏舊停輜。問道道蹤在。登仙往事悠。馭風歸汗漫

閱世似蜉蝣。丹竈知人意。瑤琴繫馬鞅。不辭山寺遠。未

作赤馮吻。帝子傳開李。嶷空瑤像巖。輕風憐慢

卷。落日躡屨愁。入谷。蒼鷲蒙密。登坡費挽撻。亂拳

峴似熱。一水淡如油。中使何年到。金龍自古投。千重橫

翠石。百丈見游儻。泉愛泉鳴洞。初嘗雪入喉。滿餅雖

可致洗耳歎無由。是日造崇聖觀借宿。謂接觀也。乃尹善  
曰。至大秦寺早食。而別有太平宮。道士趙宗有化琴見送  
里寺作鹿鳴之引。乃去。又西至延生觀。後上山。山有唐玉  
真公主修道之遺迹。下山而西行。十數里。而入黑水谷。中  
有潭。名曰道潭。上有寺三。衝波峯。面清溪。樹林深翠。怪石  
不可勝數。潭水以繩。隨石數百尺。不得其底。以五。梁。投之。期  
楊徐下食頃。乃不見。其清激如此。遂宿於中興寺。有玉女  
洞。中有飛泉。甚甘。明日。乃至。府。為。忽憶尋。蝶。培。以。方。冬。脫。處。衰  
山川良甚。似木石。亦堪。倚。惟。有。泉。旁。飲。無。人。日。勸。酬  
皆與子由遊。蔡。培。時。方  
冬。洞。中。過。：。如。二。三。月。

此篇似學少陵而足以頡頏白太傅也中記太平宮  
事宋之崇高道教蓋自太宗已然遂有真宗天書

事至徽宗而溺惑尤甚伏章建醮橋誣上天無怪  
其天奪之鑿日與小人觀而達君子遂各靖康之禍  
此萬世之永誡也而前明猶有世宗蹈齋其遺跡  
者以膏詞而任奸相至遼疆大壞不復可救亦獨  
何與夫祈天永命在於修德乃信道士之術日事  
禱誣適足上天怒訖絕其命而已矣自漢世有  
織織緯之書淫詞邪說盡惑人心而自秦始皇漢  
武帝後頌功德修封禪求長生招方士但召禍亂  
歷歷前車始著史冊曾不之鑒蓋道心之不勝人

心也久矣。按所歷之日所觀之景所與之人所遇之  
事許今論古貫穿遙迤神行無迹絕無宋人生  
硬之習非特才大而己前以奉詔出府起後以寄子  
由結中以並南山而西作輻輳皆天然結構凡長篇  
皆與文法同前於鈔杜論之詳矣

留題延生觀後山小堂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第幾天。深谷野禽毛羽  
恠上方。仙子。眉。不。惠。弄。玉。騎。丹。鳳。應。逐。常。娥。駕  
老。蟾。澗。草。巖。花。自。無。主。晚。和。胡。蝶。入。疎。簾。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東有玉女洞。南有馬胎讀  
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工有橋畏其  
險不敢渡  
清潭百丈蛟無泥。山木陰。谷鳥啼。蜀客曾遊明月峽  
秦人今在武陵溪。獨攀書室窺巖竇。還訪僊妹款  
石闥。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腳踏飛梯。

石鼻城  
平時戰國今無在。陌上征夫自不歸。北客初來試新險  
蜀人從此送殘山。獨穿暗月勝龍裏。愁渡奔河蒼茫

及聞漸入西南風景。道旁備竹水潄潄。

和子由浥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鴻飛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覓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塞驢嘶。  
在咸  
馬元  
於二  
後野  
盤  
而  
至  
浥  
池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二首

岐陽九月天微雪。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無事屋簷深。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

簪。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桑柘問西隣。

江上同舟詩滿篋。鄭西分馬涕垂膺。未成報國慙  
奮。豈不懷歸畏友朋。官舍度秋耽驚歲。晚寺棲  
禪。雪與誰登。遙知讀易東窗下。車馬敲門定不應。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之二

病中聞汝免來商。旅雁何時更著行。遠別不知官  
好。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多暇真良計。徒宦無功  
謾去鄉。惟有玉城家。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辭官不出意誰知。敢向清時怨位卑。萬事悠悠付杯

酒。流年冉冉入雙鬢。策嘗伴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  
有師。此外知心更誰是。夢魂相覓苦參差。

病中大雪教日未嘗起。觀魏令趙薦以詩相

屬戲用其韻答之

經旬臥齋閣。終日親剡和。去不知雪已深。但覺寒無  
奈。飄蕭脆紙鳴。堆壓檐板墮。風飈助凜冽。憚慢因  
撤籟。惟思近醇醪。未敢窺瓊瑤。何時笑赫。却欲躬  
白唐。誰云座無檀。尚有裘充貨。西鄰吹火焚。促席  
寒威挫。崩騰踏成徑。綠繞飛入坐。人散瓦先融。飲

傷。餅屢以嗟。余獨愁。空室自困何。欲為後日貴。恐  
被遊塵泥。寒吏報露。新皎月。懸半破。有客獨苦吟。  
殘夜然自掃。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梅。餓何當暴小  
雪霜。庶以誦郊賀。

中溪堂詩

岐山宰王君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  
遂家焉。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薛中隱  
堂者是也。予之長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進予  
遊且乞詩甚勤。因為作五篇。

避蜀初逃難。遶秦遂不歸。園荒喬木老。堂在昔人心。  
非鑿石清泉。開門野鶴飛。退居吾久念。長恐此  
徑轉如僧。坡垂似伏螭。從何代有人。與此堂高  
好。古。嗟。生。晚。偷。閑。念。久。勞。玉。振。早。歸。急。塵。土。污  
君袍。

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依。慙。遠。客。波。似。吳  
妹。不。恨。故。園。陽。空。暎。芳。歲。徂。春。深。桃。杏。亂。笑。汝。益  
羈。旅。

翠石如鸞。何年別海。負隨南使遠。載。壓。渭。舟  
偏。已。伴。喬。松。老。和。知。故。國。遠。金。人。解。辭。漢。汝。獨。不  
潛。然。  
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古。隧。科。蚪。崩。崖。露。伏  
急。安。非。壯。亭。榭。收。拾。費。金。費。岫。嵯。何。須。到。韓。公。浪  
自。悲。

落落大意託典自遠不沾。周旋主人於此見大家  
手筆此等皆似少陵定非小才所能窺見哇哇也

自晴溪將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峯寺之下院翠藤亭

不到拳前寺。空來渭上村。此亭即可喜。循徑豈辭捫  
谷映朱欄。秀山含古木。尊路窮驚石。斷林缺見河。  
奔馬因斯青草。僧留薦晚餐。我來秋日午。早久石床  
温。安。得。雲。如。蓋。能。令。雨。瀉。盆。共。看。山。下。梅。涼。葉。晚  
翻。翻。  
蓋因早晴  
於晴溪也

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瞻龍寺

橫槎晚渡碧澗。駉馬夜入南山。谷。谷。中。暗。水。響。灘  
瀧。嶺。上。疎。星。明。煜。煜。寺。藏。巖。底。千。萬。仞。路。轉。山。腰。三  
百。曲。風。生。飢。虎。嘯。空。林。月。黑。驚。鷹。竄。僧。竹。入。門。突。兀

見深殿照佛青。燐有殘燭。媿無酒食待遊人。旋所移  
松。煮。溪。蕨。板。閣。獨。眠。驚。旅。枕。木。魚。曉。動。隨。僧。起  
看。萬。瓦。驚。參。差。目。亂。千。岩。散。紅。綠。門。前。商。賈。負。枰。奔  
山。後。咫尺。連。巴。蜀。何。時。歸。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飛。鶴  
衰。斜。子。午。谷。也。映。出。奇。險。耕。斫。蜀。產。也。觀。鄉。物。而。懷  
歸。耕。目。入。谷。至。宿。至。曉。各。有。境。界。有。情。事。極。明。劃。極  
生。動。令人不厭百回讀也。七古屬對到底而流靡無痕  
此法開自少陵非大家不能為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 鈔末二首



我歸自南山。山翠猶在目。心隨白雲去。夢繞山之麓。  
汝從何方來。笑齒粲如玉。探懷出新詩。秀語奪山綠。  
覺來已茫昧。但記說秋菊。有如采。稚子入洞。曉琴  
筑歸來。馮遺聲。猶勝人間曲。八月十二日夢與弟登  
甚愛之。覺唯記一句。南山出詩十數篇。夢中  
云。蟋蟀悲秋菊。

野菊生秋澗。芳心空自知。無人驚歲晚。唯有暗蛩悲。  
花開澗水上。花落澗水湄。菊衰蛩亦盡。與汝歲相期。  
楚客方多感。秋風詠江離。落英不滿袖。何以慰朝飢。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

依山滂冽異帝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

吾今那復夢周公。尚喜秋來過故宮。翠鳳舊依山。碑兀  
清泉長與世。窮通至今。遜客傷離黍。故國諸生詠兩澗。  
牛酒不來烏鳥歡。白楊無教暮鐘風。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茆堂予以其所居處為深  
運故名之避世堂

猶恨溪堂淺。更穿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亦無心隱。几  
顏如病忘言。兀似瘖。菲莖迨上古。冠蓋謝當今。曉夢

獠呼覺秋懷。鳥伴吟。暫未卸解帶。委去欲携衾。  
湖上行。人絕階。前暮雪深。應達綠毛。更扣戶。夜抽  
簪。

李氏園 李茂貞園也今  
為王氏所有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脩竹。下有朱門家。破牆圍古屋。舉  
鞭叩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異花  
兼四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牆曲。東注入  
深林。林深隘戶。綠水光蕪竹。淨時有獨立。鶴林中百尺。  
松歲久蒼鱗。感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南園。

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擬若舟千斛。陰。日光淡。黯。  
秋氣蓄。盡東為方池。野雁雜家鷺。紅紫蘊合抱。映島  
孤雲。靛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  
卷平陸。北山臥可見。蒼翠間曉禿。我時未周覽。問此  
誰所築。云首李將軍。負險乘棄。叔袖錢。笑開口。但未雅  
美。粥。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園籍沒不容  
贖。此亭破千家。鬱。城之麓。將軍竟何事。蟻。生。刀  
。何。香。載。美酒。未。此。駐。車。數。空。使。後。世。人。聞。名。頭。猶。縮。  
俗猶呼望山園蓋  
茂貞謂其妻也 我。今。官。正。閑。屢。至。因。休。沐。人。生。營。居。止。

竟為何人卜。惟當辨一身。永與清景迹。

不言感慨而感慨深矣。唐李維禪移方鎮而風翔同華兩節度。猶為天子爪牙。至李茂貞韓建據而跋扈。而天子拜命無復可行者矣。完之二鎮既陷。王室終亦成。朱温道燼。可勝歎耶。蘇公但言園西由來而此。竟自在言外。憑吊深矣。可以識大家落筆之高。

樓觀

為梁棟呼查開門。窳窳誰識古皇尊。青牛久已歸韓

輒。白鶴時來訪子孫。山近朔風吹積雪。天寒落日淡孤村。道人應怪遊人衆。汲盡塔前井水潭。

五部

古觀正依林麓斷。居民未說水泉甘。亂竊赴滑爭趨止。飛鳥迎山不復回。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蠶。汝師豈解言符命。小鬼何知託老聃。

道士之安駭得透更無道義

大秦寺

晃蕩平川盡坡陀。翠巖橫絕塔迴獨。向亂山明

信足幽尋。遠臨風却立。驚原田浩如海。衮衮盡東傾。

仙遊潭

翠壁下無路。何年雷雨穿。光搖巖上寺。深到影中天。我欲然犀看龍。應抱寶眠誰能。孤石上危生。試借禪潭。

唐初傳有此。亂後不留碑。畏虎闕門早。無村得米遲。山泉自入甕。野桂不勝炊。信美那能久。應先學忍飢。北寺

東去愁攀石。西來怯渡橋。碧潭如見試。白塔若相招。

野魄慙微薄。村沽慙窳。路窮斤斧絕。松桂得干霄。南寺

未應擲軍。勝初狃季。直落絳紗。生不識。蒼石尚能留。豈害依梁。莫何須困李侯。吾詩慎勿刻。猿鶴為君羞。馬融石室

洞裏吹簫子。終年守獨幽。石泉為曉鏡。山月當簾鉤。歲晚杉松盡。人歸霧雨愁。送迎應都絕。誰能楚日謀。玉女洞

右八篇題目皆見前詩注

凌虛臺

才高多感激道直無往還。不如此臺上。舉酒迷青山。青山  
雖云遠。似亦識公顏。崩騰赴幽會。投語露天慳。落日銜  
翠壁。暮雲點烟蘿。浩歌清興發。放意未禮剛。是以時  
歲云英。微雪灑。袍。斑。更。退。跡。如。掃。寄。未。勇。躋。攀。臺。前。飛  
雁過。臺上彫弓響。翻。向。空。墜。一。笑。驚。塵。闕。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谿小酌至晚

亦。結。得。雪。真。無。價。走。馬。未。看。及。未。消。獨。自。披。蓑。尋。履。迹。  
窠。先。犯。曉。過。未。橋。誰。憐。破。屋。眠。無。處。坐。覺。村。飢。語。不。忍。

惟有暮鴉知客意。驚飛千。比。落。寒。條。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

蜀江久不見滄浪。江上枯槎遠可將。去國焉能三積數。泥  
泉何愛一天忙。崎嶇好事人應笑。冷淡為歡意自長。  
遙想納涼清夜永。窓前微月照汪汪。

千年古木臥無梢。浪卷沙翻去似飄。幾度過秋生鮮翠。  
至今流潤應江湖。泓然疑有蛟龍出。斷處人言霹靂  
材。大古未無適用。不須鬱。暮山苗。

寄題興州花太守新開古東池

百畝新池傍郭斜。居人行樂路人誇。自言官馬如靈  
運。能使江山似永嘉。縱飲生中道。白怡幽尋盡處見  
桃花。不堪山鳥歸。歸去長使玉孫苦憶家。

和董傳留別

巖。贈。大。布。農。生。濕。脫。有。詩。書。氣。自。華。歡。伴。老。儒。烹。菊  
葉。強。隨。舉。子。踏。槐。花。囊。空。不。辨。尋。春。馬。眼。亂。行。看。擇  
堦。車。得。意。猶。堪。誇。世。俗。詒。黃。新。濕。字。如。鴉。

次韻柳子玉見寄

薄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減。福行樂及時。雖有酒  
出。門。無。侶。漫。看。香。遠。知。寒。食。借。歸。騎。定。把。錦。囊。載。後  
車。他日幸。逆須強起。不應辭病似相如。

送曾子固伴越得燕字

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迥群妍。  
昔從南方來。典藉兩解綰。氣。今。自。懌。快。子。去。亦。宜。然。  
貴。誰。窮。適。楚。梁。生。老。思。燕。那。因。江。繪。美。遠。獻。天。庖。  
羶。但。告。世。論。隘。臨。身。如。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次韻子由綠筠堂  
愛竹能延客。求詩剽桂牆。風稍千蠹亂。月影萬夫長。谷

烏鷲基響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窗涼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老手便劇郡高懷款承明即行東陽綬一濯滄浪纒  
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盍漿迎  
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肝生通英  
黃金招樂毅白錦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崢  
嶸古稱為郡樂漸恐煩駭榜臨分敢不盡醉語醒  
還驚

送劉道原歸觀南康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凌首陽青衫白髮不自歎  
昔在天那得忙十年開戶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竭  
未東觀美丹墨脚借舊文誅奸強孔融不肯下曹操以  
點本句輕張湯雖無尺墨典寸如口吻排拳如風霜自  
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中狼藉又屢舞旁  
人大笑供千場交朋竭去處盡惟我與子猶傍徑世  
人共弃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朝來告別驚何速  
歸意已逸征鴻翔匡廬先生古君子挂冠西歸髮未  
蒼定將父度置都上喜動鄰里烹猪羊君歸為我

道姓名幅巾他日容登堂

次韻張安道請杜集

大雅初微缺流風因暴寡張為詞客賦交作楚臣駢  
展轉更崩壞紛綸閱俊髦地偏蕃怪產源失亂狂濤  
粉黛迷真色魚蝦易秦宰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  
高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快詩人例窮若天意遠奔  
逃塵間人上底冥誕帝軒整艱危思李牧述作謝王  
褒失意各千里哀鳴聞九皋騎鯨遁滄海得虎得  
秘臣筆屠龍手微官似馬曹迂疎無事業醉飽死  
遊越簡牘儀型在光靈篆刻勞今誰主文字公合祀  
旒調卷遙相憶知音兩不遺披斤思郢質鯨化酒條  
灑恨我無佳句時蒙致白醪慙慙理黃菊未遠凌蓬  
蒿

一涉讀狂其境界氣格便全似杜並句法神理都似  
亦坡公之奇作也工部詩誰不讀如公乃可謂神典  
俱化乃可稱為能讀耳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我公古仙伯超然美門安儒懷濟物志遂為世所康

黃龍海帝郊。蕭韶鳳未儀。終然反溟極。豈復安  
籠池。出入四十年。夏惠未嘗辭。一言有歸意。聞府  
諫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菲茨。無人長者仰。何以  
安于思。歸來掃一室。空白。以自怡。游於物之初。世俗安  
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莫成終。出處良細事。從公嘗  
有時。

傅堯俞濟源草堂

微官共有田園興。老罷方尋隱退虛。栽種成陰十年事。  
倉皇未買萬金無。先生卜築臨清濟。喬木如今似畫圖。

鄰里亦知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

陸龍岡詠鏡詞

托然真即成。峴嶽諫道從。夫不計身。屬纊家無十金產。  
過車巷。哭六州。民塵埃。華下三年。別鶴組。岐陽一夢。都  
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草。更。沾。巾。

胡完夫母周夫人輓詞

和舟高節。知鄉。脚。絳。帳。清。風。簪。指。紳。堂。似。凡。人。但。慈。  
母。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織。屨。隨。方。進。晚。歲。稱。觴。見。伯。  
仁。回首。悲。涼。使。陳。迹。凱。風。吹。盡。絲。成。薪。

和柳子玉過陳絕糧

風雨蕭蕭夜海迷。不須嗚叫強知時。多才久被天公怪。  
閑食惟應巽婦知。杜。曼。梳。衣。那。及。腰。解。翁。歎。物。敢。言。  
賦。詩。人。情。味。真。嘗。過。試。問。花。君。底。事。虧。  
如。我。自。觀。猶。可。厭。非。君。誰。復。肯。相。尋。圖。書。洗。空。悲。年。  
老。燈。火。青。英。語。夜。深。早。歲。便。懷。齋。物。意。微。官。敢。有。濟。  
時。心。南。行。十。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

陪歐陽公燕西湖

謂公方壯鬚似雪。謂公已老先浮頰。却來湖上飲美酒。  
醉後劇談猶激烈。湖邊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多煌  
煌。揮花起舞為公壽。公言百歲如風狂。赤松共遊也  
不惡。誰能忍飢吠仙藥。已將天壽付天公。彼徒罕若  
我。差樂城上馬。樓。暮。雲。生。銀。鈿。畫。燭。照。湖。明。不。解。  
歌。詩。對。公。飲。坐。無。極。伊。能。撫。箏。

十月一日將至湖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長淮久無風。放意弄清快。今朝雪浪滿。始覺平野隘。兩  
山控吾前。吞吐久不覺。孤舟繫桑木。終夜舞澎湃。舟  
人更傳呼。約纜待管船。平生傲憂患。久已。臨。百。怪。鬼。神。

欺吾窮。戲我卿。一噫餅中。尚有酒。信命誰能。戒。

出頴口始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送天遠近。香  
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茆岡。  
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蒼茫。

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

山鷓噪處古靈湫。亂沫浮涎遠客舟。未暇然犀照奇  
鬼。欲將燒燕出潛蚪。使君惜別催歌管。村巷驚呼聚  
獲猴。此地他年頌遺愛。觀魚并記老莊周。

濠州七絕 鍾三首

川鏗支奇水高潭。地理汪固骨應存。懸蘓已入黃龍  
廟。烏龍猶報禹會村。望山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蒼皇不負君王  
意。只有虞姬與鄭君。虞姬墓

額頰破殘沒柴荆。故老猶言短季亭。散請使君重起  
廢。落霞孤鶩換新銘。四望亭 太和 中刺史劉嗣之立亭 碑  
今同東都為作記今存而亭廢矣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風高月暗雲水黃。淮陰夜簇朝山陽。山陽曉霧如

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雲收霧卷已亭午。有風壯  
來寒欲僵。忽驚飛電穿戶牖。迅駛不復容遮防。  
市人顛沛百貫亂。疾雷一聲如頽墻。使君未呼  
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廊悅疑西。見皆夢寐百種  
交。恠施游亡。共言蛟龍厭舊穴。魚鼈隨徙空波塘。  
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說黑白推何祥。唯有主人言  
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選同賦

劉貢父

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研誰能弄。  
我命不在天。拜教未必中。作詩即遣意。老大懶識詞。夫  
子少年時。雄辯軒子貢。尔未再傷弓。最莫食前痛。廣陵  
三日飲。相對恍如夢。况逢賢主人。白酒撥春甕。竹西已  
揮手。浮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間。吾邦正喧鬧。

孫巨源

三年客京華。憔悴難具論。揮汗紅塵中。但隨馬蹄翻。人  
情貴往還。不報生既根。生令平生友。終歲不及門。南來  
實清曠。但恨無與言。不謂廣陵城。得逢劉與孫。興趣不

兩立譬如王孫。憐吾儕久相。聚忍見疑排。滯我福。藉中。  
敬子通真。巨源絕。交固未。敢且復。東南奔。

劉莘老

江陵昔相過。幕府稱上賓。再見明光宮。我冠拖。摺紳如。  
今三見子。坎坷為逐臣。朝遊雲霄間。欲分丞相茵。暮。  
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了不見喜愠。子豈真可人。邂逅。  
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在田里。自比滑。與莘出。試。  
乃大認。窮狗難。重陳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晨。

次韻楊慶早春

窮巷淒涼苦未和。君家庭院得春多。不辭疲馬騎。御雪和。  
聽佳人唱。踏莎破。恨往酒。煩趨。藥增年。誰復怨。羲娥良。  
辰勝事古。難並白。長青衫。我亦歌。細雨郊。園脚。種菜。冷。  
官門戶可張羅。故朝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

李祀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

臘日遊於山之篇也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生。  
使鞭筮。環呻呼。追昏連。保罪及。笱。近獲。盤賊。皆生。同。保。從。其。家。百日愁。  
歎一日。保。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人生何者。  
非蓬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除。白。髮。

婦。昔。蒲。麻。鞋。短。後。隨。樵。夫。時。天。孤。獨。怨。朝。曉。陶。潛。自。作。  
五。柳。傳。潘。閣。畫。入。三。峯。圖。吾。年。漂。今。樂。餘。知。非。不。知。  
慙。衛。遠。歲。荒。無。御。歸。亡。道。鶴。如。畫。虎。難。摹。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曾。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素。  
不。待。招。邀。滿。庭。戶。卧。龍。蟠。屈。半。東。州。萬。室。麟。枕。其。  
股。背。之。不。見。與。無。同。旅。裘。反。衣。無。乃。魯。張。君。眼。力。觀。天。  
與。能。造。荆。棘。化。堂。宇。持。睡。宴。坐。不。出。門。收。攬。奇。秀。得。  
十五。才。多。事。少。厭。聞。寂。臥。看。雲。烟。交。風。雨。笋。如。玉。筋。  
堪。如。簪。強。飲。且。為。山。作。主。不。憂。見。輩。知。此。樂。但。恐。造物。  
惟。多。收。春。濃。睡。足。午。窗。明。想。見。新。茶。如。澆。乳。

吉祥寺觀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  
笑。十里珠簾半上鉤。

和劉道原見寄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  
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海鷺。夜旦群鳥未可辨。唯。  
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

和劉道原詠史

仲尼憂世接輿狂。滅殺雖殊竟兩亡。吳宮漢殿豪士賦。  
相俟初笑越人方。名高不朽終安兩日餘。無何計亦良。獨  
掩陳編。不與廢窗前。山雨夜浪浪。

和蔡準郎中見遊西湖三首鈔一

城市不識江湖曲。如與煙姑語。春秋試令江湖處。城市  
却似麋鹿遊。江湖高人無心無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淨。  
公卿故舊留不得。過所得意終年留。君不見把官彭澤令。  
琴無絃。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

和子由柳湖久酒忽有水開元寺山茶舊無花今歲

盛開

大吳祠東鏡墓西。一樽曾與子同携。迴瞻郡閣遙飛檻。北  
望樵竿半隱堤。飯豆羹菘思兩鵝。飲河呷水賴長堤。如  
今勝事無人共。花下壺盧鳥勸提。  
長明燈下石欄干。長共杉松門歲寒。葉厚有稜犀甲健。  
花深少態鶴頭丹。久陪方丈曼陀雨。蓋對先生首指巖。  
雪裏感開知有意。明年開後更誰看。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春風未起吹  
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放生魚蟹逐人來。無主荷花到客開。水枕能令山俯  
仰。風帆解與月徘徊。

烏菱白芡不論錢。亂繫青菰裹綠盤。忽憶嘗新會靈  
觀。滯留江海得加餐。

獻花游女木蘭桹。細雨斜風濕翠艸。無限芳洲生杜  
若。吳兒不識楚詞招。

未成小隱成中隱。可得長閒似暫閒。我本無家更安  
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宿餘杭法喜寺後綠野亭望吳興諸山懷孫莘

老學士

徒倚秋原上。樓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窮。問  
謀知秦過。看山識禹功。餘杭始呈開舍舟也。西北稻涼初  
吹蛤柳。老半書。蠶荷背風翻白蓮。肥雨退紅。遠愁。遠  
暮。魚。夕。效。見。重。北。望。若。溪。轉。遙。遠。憐。震。澤。通。魚。得  
尺。素。好在紫雲翁。

自淨土步生功臣寺



落日岸葛巾晚風吹羽扇松間莖步穩竹外飛橋轉  
神功鑿嶽嶺巖石得巨比直渡千人溝下有微流注  
周公蔚回舍金碧爛明輝緬懷異姓王自稽此鄉錄  
常逢跨下辱屢乞桑間餽誰謂山石福識此布世序  
凜然英氣逼屹起猶簪戟他年萬騎歸父老志歡  
宴錦繡被原野金珠散賤賈馳既入朝吳為空  
記西榮華坐銷歌閱世如郵傳惟有長明燈依然  
照深殿

沈謙議進遠西湖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下

作一絕待獻沈既見和又別作一首因用其韻

湖上棠陰手自栽問公更得幾回來如仙亦恐公歸  
去故道雙蓮一夜開  
詔書行捧錢金殿樂府應歌相府蓮莫忘今年花發  
處西湖西畔北山前

情與適會即無筆墨之痕是謂天籟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一時冠蓋盡嚴終舊德年未宜易達邨道堂中迎  
蓋更定應牀下拜梁初盡魚自西開箱篋科斗長

政古鼎鑪我欲棄官重問道寸筵何以得春容

和歐陽少師寄少師次韻

朱門有遺囑千里未燕雀公家冷如水百呼無一諾平  
生親友半遠逝公雖不惟旁人悞世事如今臘酒濃  
交情自古春雲薄二公凜凜非同曠昔心親直面  
徒白頭相映松間鶴清句更平酬雪裡鴻何日揚旌  
一塵足却追范蠡五湖中

望海樓五晚景五絕鈔三

海上濤頭一綫來樓前相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到

更看銀山二十四

橫風吹雨入樓斜壯觀應須好句誇雨過潮平江海  
碧電光時掣紫金蛇  
青山斷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應江上秋風晚未  
急為傳鐘鼓到西興

試院煎茶

雙眼已過魚眼生。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  
落。眩轉遠既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  
水意。古語云煎君不見昔時亭生好客手自煎肯從活

火出新泉天不見。今時浴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菱琢  
紅玉。我今貧病長苦飢。分無玉盃捧。蛾眉且學公家作。  
若飲樽醴石銚行。相隨不用樽。腸肚腹父字。五千卷  
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

催試官考校戲作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苑橋與市樓。况我官  
居似蓬島。鳳味堂前野橘香。劍潭橋畔秋荷老。八月  
十八朝。壯觀天下無。銀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  
萬夫。紅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

合古難必此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此添嬌媚。門外  
印池如文鵠

宿水陸寺

草沒河堤雨。暗村寺。歲僧不知門。拾薪煮藥憐僧  
病。掃地焚香淨。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  
黃昏年未漸。識幽居。樂思與高人對榻論。  
長嫌鐘鼓聒湖山。此境蕭條却自然。乞食遠村真為  
飽。無言對客本非禪。披榛覓路衝泥入。洗足關門聽  
雨眠。遙想後身窮賈島。夜寒應聳作詩肩。

攜種麥行

霜林老鴉閑無用。畦東拾麥畦西種。畦西種得青穉猗。  
畦東已作牛毛稀。明年麥熟芒攢繁。農夫未食鴉先  
啄。徐行悅仰若自矜。鼓翅跳踉上牛角。憶昔舜耕歷  
山鳥。為耘如今老鴉種麥更辛勤。農夫雖拜鴉飛  
起。勸農使者來行水。

送張天民寺丞赴省試

龍飛甲子盡豪英。常喜吾猶及老成人。競春蘭笑秋  
菊。天留明月伴長庚。傳家各自聞詩禮。典子相逢亦

弟。洗眼上林看躍馬。賀詩先到古宣城。  
伯父與太平  
張侍讀四年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緩緩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祇風情。舊因尊菜菘長  
傲。新為撈故作極行不禱。自安緣壽骨苦歲難。淡是  
詩名淺對盃酒紅。生輝細琢歌詞穩。稱聲。蠅蚊卜居  
心自放。蠅頭寫字眼能明。感衰閑過君應笑。寵辱年  
來我亦平。晚履教從地下老。逸書問濟南生。東風  
屈指無知日。祇恐先春鶉鳩鳴。

和賈邱同年戲贈賈秀才三首鈔一

冠蓋相歡一笑中。後來未有馬牛風。下。滿。尚。可。容。三。佳。  
從。袖。錦。當作。兩。翁。古。意。已。將。蘭。解。佩。招。詞。闕。詠。桂。生。  
叢。此。身。自。斷。天。休。問。白。髮。年。來。漸。不。公。

有以官法酒見餉者因求述古移厨飲湖上

喜。逢。門。外。白。衣。人。欲。贈。湖。中。赤。玉。鱗。遊。舫。已。極。吳。榜。  
穩。舞。衫。初。試。越。羅。新。欲。將。游。釣。追。黃。帽。不。用。執。刀。  
殊。絳。巾。芳。意。十。分。強。半。在。為。君。先。踏。水。邊。春。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朝。曦。迎。客。曉。重。雨。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自。佳。君。不。會。

一。盃。當。屬。水。仙。王。

水。光。激。灑。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總。相。宜。

自普照遊二卷

長。風。吟。風。晚。雨。細。東。菴。半。掩。西。菴。開。山。行。盡。日。不。逢。人。  
迤。迤。野。梅。香。入。袂。居。僧。笑。我。忘。清。景。自。厭。山。深。出。無。計。  
我。難。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不。如。西。湖。飲。美。酒。  
紅。香。碧。桃。香。覆。藉。作。詩。寄。謝。採。薇。翁。本。不。遊。人。那。

遊世

月兔茶

環。非。環。非。非。非。中。有。迷。離。玉。兔。光。一。似。佳。人。裏。上。月。月。  
圓。遂。缺。缺。遂。圓。此。月。一。缺。圓。何。年。君。不。見。門。茶。公。子。  
不。門。小。龍。團。上。有。雙。御。纒。帶。雙。飛。禽。

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前二令作 不如野翁來往  
溪。山。間。上。友。糜。鹿。下。鳧。鷖。問。翁。何。所。樂。三。年。不。去。  
煩。推。櫂。翁。言。此。間。亦。有。樂。非。綠。非。竹。非。蛾。眉。山。人。

醉。後。鐵。冠。落。溪。女。笑。時。銀。櫂。低。我。未。觀。政。問。風。談。

皆。云。犬。凡。生。麓。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長。使。山。人。

索。莫。溪。如。帝。天目山道士常冠鐵冠於潛婦 女皆神大銀櫂尺許謂之蓮信

觸。手。便。成。妙。緒。何。其。神。且。化。也。此。方。是。作。詩。方。

未。是。尋。行。教。墨。

自昌化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二首鈔一

每。見。田。園。輒。自。招。倦。飛。不。擬。控。扶。搖。共。疑。榜。憚。正。鋤。豆。  
誰。信。對。章。能。立。苗。老。去。尚。貪。彭。澤。未。夢。歸。時。對。錦。江。  
橋。官。道。其。作。無。家。客。舉。族。長。懸。似。細。腰。

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刺飲

我雖不辭飲把瑤。歡意足。試呼白髮感秋人。今唱黃雞  
催曉曲。與君登科如隔晨。弊袍霜葉空殘。綠如今莫問  
老與少。兒子森森如立竹。黃雞催曉不濕愁。老盡世人  
非我獨。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聞堂

中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眼

藹：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塵。不知野屐穿山翠。  
惟見輕梳破浪紋。頗憶呼盧素彥道。難違駕座灌樽

軍。皆取其晚風落日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

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卧客書囊。歌吟不共聽珠貫。  
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飲鶴鶩  
軍。憑君徧遠湖邊寺。張添晴未已十分。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浴下所寄詩五首暴雨初

晴晚景鈔三

秋後風光雨後山。滿城流水碧潺湲。煙雲好處無多子。  
及取音鴉未到間。

浴邑從來天地中。嵩高蒼北却紅。風流耆舊消磨盡。

只有青山對病翁。謂治

白汗翻漿午景前。雨餘風物便蕭然。應傾半熟鴉黃  
酒。照見新晴水碧天。

韓子華石涼莊

絳侯百萬兵。尚畏書牘背。功名竟不已。數與危機會。我  
公把絕識。凍。鎮橫濱。欲收伊呂迹。遠與巢由對。香  
言雖未從。久已斷諸內。區。為懷祖。頗覺義之隘。此  
身隨造物。一葉舞滌。拜。田。困。不早定。歸宿終安在。彼  
美石涼莊。每到百事廢。泉流知人意。屈折作滄瀨。寒

光洗肝。馬清響。跨。字。藉。我。舊。門。前。客。放。言。不。自。外。園。中  
亦何有。蒼蔚可勝柴。請公試回首。歲晚歸松檜。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

百重堆棗擊身開。一葉秋聲對榻眠。林下雪霜侵戶。月  
枕中琴筑落階。泉。峙。岷。世。味。嘗。應。徧。寂。寞。山。栖。老。漸。便  
惟有憫農心。尚在起占雲漢更茫然。

佛日山榮長老方丈五首鈔三

陶令思歸久未成。遠公不出但聞名。山中祇有蒼籬奧。  
數里蕭。管。送。迎。

千珠玉。梨。撈。雲。立。一。穗。珠。旒。落。鏡。寒。何。處。霜。眉。碧。眼。客。  
結。為。三。友。冷。相。看。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腹。搵。鼻。息。庭。花。落。  
還。盡。生。平。未。足。心。

與述古自有美堂采月夜歸

娟。娟。雲。月。稍。侵。軒。漱。漱。星。河。半。隱。山。魚。鱗。未。收。清。夜。  
永。鳳。箭。猶。在。翠。微。閣。淒。風。瑟。縮。絃。柱。香。霧。依。迷。著。鬢。  
鬢。共。喜。使。君。能。鼓。樂。萬。人。爭。看。火。城。還。

有美堂暴雨

遶。人。脚。底。一。聲。雷。滿。座。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  
浙。東。飛。雨。過。江。未。十。分。激。灑。金。樽。已。千。杖。敲。鏗。羯。鼓。  
催。喚。起。謫。仙。泉。瀑。面。倒。傾。蛟。室。瀉。瓊。瑰。

八月十五日看潮

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  
鉤。夜。潮。留。向。月。中。看。

萬。人。鼓。樂。鬧。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  
許。越。山。渾。在。浪。花。中。

江。邊。身。世。兩。悠。悠。久。與。滄。波。共。白。頭。造物。亦。知。人。易。

知。故。教。江。水。更。西。流。

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  
意。應。教。斥。鹵。沒。桑。田。時有奇 禁吳潮

江。神。河。伯。兩。醜。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  
手。三。千。強。弩。射。潮。依。吳越王嘗射潮頭 日尔潮不进城

東陽水樂亭

為東陽令 郡官樂作

君。不。學。白。公。引。注。東。注。滯。五。斗。黃。泥。一。鍾。水。又。不。學。  
哥。舒。橫。行。西。海。頭。歸。來。羯。鼓。打。涼。州。但。向。空。山。石。罅。  
下。炭。此。有。聲。無。用。之。清。流。流。泉。無。泉。石。無。竅。強。名。水。樂。

人。笑。憤。見。山。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留。照。洞。庭。不。復。和。  
軒。轅。至。今。魚。龍。舞。鈞。天。間。道。磬。裏。乘。入。海。遠。聲。怒。在。海。  
山。間。錯。然。澗。谷。含。宮。徵。節。奏。未。成。君。獨。喜。不。須。罵。入。薰。風。  
絃。縱。有。此。聲。無。此。耳。

登玲瓏山

何。年。僵。立。兩。蒼。龍。瘦。脊。盤。高。倚。空。華。浪。舞。翻。紅。罷。  
亞。白。雲。穿。破。玲。瓏。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巖。前。巧。貯。風。  
脚。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起。無。窮。

宿九仙山

九仙洞在元放許 遊及王謝之流

風流王謝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餘漢士。  
桃花流水失秦人。因眠一榻香凝帳。夢遠千嶽冷逼身。  
夜半老僧呼客起。雲峰缺處湧冰輪。

陌上花

游九仙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父老云吳越王  
妃每歲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  
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為歌含思宛轉聽  
之淒然而其詞鄙野為易之云

陌上花開胡蝶飛。江山獨猶是昔人。非道民。幾度垂

垂老游如長歌緩。歸

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輦來。若為留得堂

堂去且更從教緩。遇

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蓬。君

去曾猶歌緩。妾回家

遊東西嶽即謝安  
東山也

謝公含雅量。世運屬艱難。况復情所鍾。感慕萃中年。  
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常恐先輩覺。生令高趣闕。  
獨攜縹緲人。未上東西山。放懷事物外。徙倚弄雲泉。

一旦功業成。管蔡復派言。慷慨桓野王。哀歌和清彈。  
挽須起流涕。始知使君賢。意長日月促。臥病已年酸。  
慟哭西州門。往駕那復還。空餘行處古。木皆蒼烟。

不言遊山而吊古。老成凋謝之意。寄歎深矣。

宿海會寺

藍輿三日山中行。山中信美少曠平。下投黃泉上青冥。  
綫路每與猿猴爭。重樓未縛遭澗坑。兩股酸辰飢腸。  
鳴。北渡飛橋踏彭鏗。燈炬百步如古城。大鐘橫撞千  
指迎。堂高延客夜不扃。杉槽漆斛江河傾。本末無垢

洗更輕。倒床鼻息四鄰驚。跣如五鼓天未明。木魚呼。粥亮  
且清。不聞人聲聞鐘聲。

次韻述古過周長官夜飲

二更鼓動諸鄰。百首新詩問八珍。已遣亂蛙成雨  
部。更明月作三人。雲煙湖寺家。境燈火沙河夜。  
春局不勸公勸秉燭。老來光景似奔輪。

述古以詩見責屢不赴會復次前韻

我生孤僻本無鄰。老病年未益自矜。肯對紅裙辭白  
酒。祇愁新造笑陳人。北山怨鶴休驚夜。南畝巾車欲

及春多謝清詩屢推轂。旃膏那解轉方輪。

金門寺見李留臺與二錢唱和四絕句戲用其韻鈔二

西臺妙迹繼揚風或疑無限龍蛇洛寺中。一紙清詩弔典廡。

塵埃零落梵王宮。

五季文章墮劫灰。升平裕力未全回。故知前輩宗徐庾。

教首風流似玉臺。

寶山新開徑

藤林稍福刺元無路。竹杖棕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國青螺髻。踏過仙人碧

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眠禽啼。

李順秀才善畫山以兩軸見寄仍有詩次韻答之

平生自是箇中人。欲向漁舟便寫真。詩句黏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年未白髮驚秋速。長恐青山與世新。從此北歸休悵望。囊中收得武林春。

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

烏府先生錢作肝。霜風卷地不知寒。猶嫌白髮年前少。故點紅燈雪裡看。他日卜鄰先有約。待君投綬我休官。如今且作華陽醉。唱儂家七返丹。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鈔一

南來三見歲云徂。直恐終身走道塗。老去怕看新歷日。退歸擬學舊桃符。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尋病客鬚。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宦後飲屠蘇。

古經頭曲

鵝絃缺撥世無有。樂府舊工惟尚史。一生勞碌眼無人。坐此困窮今白首。翠鬢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輕帆渡海風擊迴。滿面沙塵和淚垢。青衫不逢盜浦客。紅袖漫揮曹綱手。爾來一見哀駘駘。便著臂鞬賜

并句。我慙貧病百不足。強對黃花飲白酒。轉閱蘊索動。有佛雷輒空。靈戟窓牖四絃一。抹擁袂立。再拜十分。為我壽。世人解。錦燈頭典御作詩傳不朽。

惠山謁錢道人魚小龍園登絕頂望太湖

踏徧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携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石路縈回九龍脊。水光翻動五湖天。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聲萬壑傳。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鈔一

草長江南鶯亂飛。年來未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空

落燕入華堂。惟未歸世。上功名何日。是罇前點檢。樂人非  
去年柳絮飛時節。猶記開籠放雪衣。抗人以教編  
為太守壽

景純見和前詩復次韻贈之二首 鈔一

人間膏火正爭光。每到歲春得暫涼。多事始知田舍  
好。凶年偏覺野蔬香。溪山勝畫徒能說。來往如梭為  
底忙。老去此身無處著。為君裁棟萬松岡。

監洞霄宮俞康直郎中兩居五首 詠

百丈休牽上澗船。一鉤歸釣縮頭鱗。園中草木真無  
數。只有黃楊厄閏年。退園 俗語黃楊歲長  
一寸過閏年記三寸

新第誰來作。並鄰舊官室。復憶星辰請。君置酒吾嘗。

賀知西江湖拜散人。逸堂

冠蓋相望起隱淪。先生那得老江邨。古來真逸何曾

過。笑殺道垣與閉門。逸軒

西山煙雨卷疎簾。北戶星河落短檐。不獨江天解空  
澗地偏。心遠似陶潛。逸樓

德典俞氏裝遠樓三首

雲山烟水苦難親。野草幽花各自春。頗有高楼能  
裝遠。一時收拾與閑人。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卷入簾鉤。直將眼力為疆  
界。何啻人間萬戶侯。

聞說樓居似地仙。不知門外有塵寰。幽人隱几無  
語心。在飛鴻滅沒間。

答陳述古二首

漫說山東第二州。棗林桑泊自春游。城西亦有紅千  
葉。人老簪花却自羞。

小桃破萼未勝春。羅綺叢中第一人。聞道使君歸去  
後。舞衫歌扇抵生塵。

張文裕挽詞

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空推德業餘。每見使聞曹植句  
至今傳寶魏華書。濟南名士新。馮喪劍外生祠已繁  
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公廬。

遊廬山次韻章傳道

塵容已似服隸野。性猶同縱坐魚。出入巖壑千仞表  
較量筋力十年初。雖無窈窕驅前馬。還有鴟夷載後  
車。莫笑吟詩淡生活。當令阿買為君書。

祭常山回小獵



青蓋前頭點兒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絕空立。  
起。兔。蒼。鷹。拏。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嶺。歸。來。紅。葉。滿。征。  
和。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和父典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鈔十二

朱欄畫柱照湖明。白葛烏紗曳履行。橋下魚兒晚無  
教。識。君。拄。杖。過。聲。湖橋

會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夜霜。若却天機雲錦  
段。後。教。匹。練。寫。秋。光。橫湖

兩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庭下已生香帶

草。使君疑是鄭康成。書軒

不嫌冰雪逸池香。誰似詩人巧耐寒。記取羲之洗硯處

碧琉璃下黑蛟蟠。水池

漾水東流舊見經。銀潢左界上通靈。此臺試向天父

覓。御。道。中。開。第。幾。呈。天洪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桂樨低戶映蛾眉。况昨夜十分滿

漸覺冰輪出海邊。待月臺

縱被憂愁滿人間。頭依先生日。聞昨夜清風眠北牖

朝來爽氣在西山。史隱亭

決去湖波尚有情。却隨初日動搖橫。漢光自古無人  
畫。憑。仗。新。詩。與。馮。成。漢光亭

煙紅露綠曉風香。燕舞鸞鳴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

老。騎。屏。錦。帳。咽。笙。簧。鼓餅亭

浴浴晴港漲春輝。蘆笋生時柳絮飛。還有江南風物

否。桃。花。派。水。紫。魚。肥。寒蘆港

不種天桃與綠楊。使君應欲候農桑。春畦雨過羅紗

膩。夏。瓏。風。未。餅。餌。香。南園

漢水已山樂有餘。一塵從此首歸塗。北園草木憑君

問。許。我。他。年。作。主。無。北。園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余凋如漢

水。不。知。庭。院。已。堆。藍。五。更。曉。色。和。和。寒。落。盡。樹。枝

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

城脚初日始翻輝。陌上晴泥已沁車。凍合玉樓寒起粟

光。銀。海。生。花。遺。煙。入。地。應。千。尺。宿。夢。連。雲。有。幾。家。

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

鐵溝行贈喬太博

城東坡罷何所似。風吹海濤依復起。城中病守無所為。  
走馬未尋鐵溝水。鐵溝水淺不容靴。恰似當年韓與  
侯。有魚無魚何足道。駕言即復寫我憂。荒林野店亦  
何有。欲發狂言酒半。酒山頭落日倒金盃。倒著接羅按  
白首。忽憶從軍年。少時輕裘細馬百。不知臂弓按箭  
南山下。追逐長楊射獵兒。老去同君兩憔悴。犯夜醉  
歸人不避。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灞陵尉。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陶

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喬依戶暗。櫻桃爛熟滴  
階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玉盤盃二首

妙一奇為也以其  
名但易之

雜花狼藉占春餘。芍藥開時掃地無。兩寺粧成寶瓔絡。一  
枝爭看玉盤盃。東武南禪佳名會作新翻曲絕品難尋舊畫  
圖從此定知年較熟。姑山親見雪肌膚。

聞喬太博撰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今年米起故將軍。幽夢清詩信有神。馬革裹尸真細事。  
虎頭食肉更何人。陣雲冷壓黃茆瘴。羽扇斜揮白葛

巾。痛飲從今有樂日。西軒月色夜來新。

喬將行烹鵝原以出刀劍以假寄以詩戲之

破匣長鳴出素虬。倏看鶴。聽。明。朝。只。恐。蒸。鷓。鴒。此  
去。還。佩。應。却。佩。牛。使。可。先。吟。報。恩。子。不。妨。仍。帶。醉。鄉。侯。  
他年萬騎歸應好。奈有移文在故鄉。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世事興番新。曲無和者應思  
郭。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感詩人無好語。夜長縣守內  
誰親。首又近少思多睡無如我。真急雷鳴撼四鄰

寄茶眉州

膠西高冨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及屋寒堆春後雪。  
峨眉翠掃雨餘天。沿經方笑春秋學。好士今無六一賢。且待  
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送流年。

原注公以受知於歐文忠文忠自稱六一居士按安石廢春

秋學日為斷爛朝報。此正指其事也。公誰詩世事繁。昔  
新。皆謂當時新法種。如青苗手實。一切亂政害民而廢  
及聖統。尤其大者。故因黎以春受知。而特指之。以自寄其  
欲歸之思也。鈔第七卷適完。因而少住。

愚錄續錄復補

滌研齋主人

先暗公一生教人只以志氣二字為第一軍要以為  
 世間萬事皆是志氣做或生為男子苟有心肝自不  
 甘為世上棄物况是舊家世族祖若宗代積累有  
 相承不敗之精神有相付無窮之事業子孫頽然自  
 甘遂令漸即銷亡一旦泯滅能勿深恫言念及此則不  
 可為人不可為子奮發於中愧耻於外有對食不安  
 當寢不寐者矣志豈待激而始立氣豈鼓而後興  
 孜孜矻矻惟恐寸陰之忽過雖復疲勞倦極耄老  
 怡安而亦不暇自恤也况以祖宗付託不獨欲我攝  
 承且欲自我一人而傳百世而故也老人此年以來已  
 既德且甚而一息尚存此志不敢稍懈後人閱此宜  
 有感焉庚戌九月之杪書於遂初草廬

蘇詩續鈔

送番施州

恨無自郭田二畝空有載行書五車江上青山橫絕  
 鮮雲間細路瀟飛蛇難號黑暗通貨胡人謂犀為黑暗  
 關黃連陳蜜花共愛河南門下客不應萬里向長沙  
番更知在吳安相而施州風土大類長沙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游過安邱訪其故居

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白髮郎潛舊使君至今人道寂能文復難敵忘橋公語下

馬未尋董董相墳冬月負薪難得免隣人吹笛不堪  
 聞死生契濶君休問瀟溪西南向白雲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來迎次其韻二首

醉乘羸馬古河濱野潤天依繆玉塵自笑餐糲典屬  
 國來看擬酒謔仙人官遊到處身如寄農事何時手  
 自親剡作新詩與君知莫因風雨廢鳴晨  
 夜擁篲歌雲水濱回頭樂事都成塵今年送汝作太  
 守到爾逢君是主人眾散細思都是夢身名漸覺兩  
 非親相從蟻蟻何堪問蟻蟻飛時日正晨

送范景仁游洛中

小人真間事。陶退豈心難。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夏時  
雖早白。住世有還丹。得酒相逢樂。無心西邁安。去年行萬  
里。蜀路走千盤。投老身猶健。登山意未闌。西邁為櫻笋  
東道盡鷓鴣。鷓鴣杖屨携。見去園亭借。客看折花珥。寺弄  
水石。穠灘。驚馬衰憐白。驚雷怯笑韓。鮮書標洞府。公  
沿嵩山日莫見絕壁上苔解成文松蓋偃天壇。試與劉夫子  
日神清之洞明日身之不復見重尋靖長官。劉氏云嘗見人嵩山絕頂

宿州次韻劉注

我欲歸休慕漸希。舞雩何日著春衣。多情白髮三千丈。  
無用蒼皮四十圍。晚覺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貴有危機。  
為君涕淚君知否。千古華亭鶴自飛。注兄許亦  
有文死矣

東欄梨花和孔密州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二株雪。  
人生看得幾清明。

和郎中題見戲

趙以徐使不知東武見  
戲云只有當時燕子棲

燕子人亡三百秋。卷簾那復似揚州。西行未必能勝此。空  
唱崔徽上白樓。

次韻邦直子由四首 鈔二

薄書顧劉夢魂間。知我疎慵肯見原。閑作開門僧。舍冷  
病間春枕海濤喧。忘懷杯酒逢人共。引睡文書信手翻。  
欲吐狂言蒙三尺。怕君喚我却須吞。

送蔣夔赴代州學官

功利爭先及法初。典刑獨守老成餘。窮人未信詩能爾。  
衙市懸知繡不如。代社諸生漸狂簡。林頭雜說為爬梳。  
歸來問鴈吾何敢。疾世王符解著書。

陽關詞三首

受降城下紫驄郎。戲馬臺南古戰場。恨君不取契丹  
首。金甲牙旗歸故鄉。暗張懸應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雲漢  
女。時作陽關腸斷聲。若李公擇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  
好。明月明年何處看。中秋月

章質夫寄惠崔徽真

金釵半脫雲垂耳。亭上芙蓉在秋水。當時薄命一酸辛。  
千古華堂奉君子。水邊何處無應人。近前試看丞相頰。

不如丹青不解語。世間言語元非真。知君被惱更愁絕。春  
贈老夫驚老拙。為君優華賦梅花。未嘗廣平心似鐵。

河復詩并序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注鉅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絕流。而以  
齊楚大被其害。彭門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餘日不退。吏民疲  
於守禦。十月十三日。澶州大風。終日既止。而河流一棹已復。故道  
間之喜甚。庶幾可塞。予乃作河復詩。歌之道隘。以效民願。而  
迎神休。蓋守土者之志也。

君不見西漢元光元封間。河決鉅子二十年。鉅野東傾淮

泗滿。楚人恣食黃河鱉。萬里沙田封碑。初造越巫沉白

馬。河公未許人力窮。薪芻萬計隨流下。吾君仁聖如帝堯。

百神受職河神驩。帝遣風師下約束。北流夜起澶州橋。東

風吹凍收微涿神。功不用。淇園竹。楚人種。麥滿河。淤仰香

浮槎。檣古木。

韓幹馬十四疋

二馬並驅撥八蹄。一馬宛頸駿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  
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  
語後有八疋。飲且行。微流赴吻如有聲。前者既濟出林

鶴後者欲涉鶴。僂僂最後一疋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  
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仙樂亦  
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此卷今竟為有。惟賴此詩後世想像其妙。信乎託  
於文字者之無窮也。安得與公並世而收其道。墨哉

訪張山人二首

張故居為大水所壞  
新卜此室故居之東  
魚龍隨水落。猿鶴喜君還。舊隱邱墟外。新堂紫翠間。野  
廬馴杖屨。幽桂出榛菅。洒掃門前路。山人亦愛山。

萬木鎖雲龍。山天留與戴。公路迷山向。背人在。溪西東。薺麥

餘春雪。櫻桃落晚風。入城都不記。歸路醉眠中。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

將軍破賊自草檄。論詩說劍俱第一。彭城老守本虛名。

識字劣能欺項籍。風流別駕貴公子。欲把笙歌暖鋒鏑。

紅旆朝開猛士噪。翠帷暮卷佳人出。東堂醉卧呼不起。

帝馬落花春寂寂。試教長笛傍耳根。一聲吹裂陣前

石。

座上賦戴花得天字

清明初過酒闌珊。折得花枝晚更妍。春色何關吾輩事。

老狂聊作座中先。醉吟不耐。醉紗帽起舞。徒教落酒船。  
結習已滿。留不住。却逐。逐與散花天。

夜飲次韻李推官

簿書叢裏過春風。酒聖時。且復中。紅燭照庭新。驕  
裹黃雞催曉唱。玲瓏。老未漸減金釵興。醉後空驚玉筋  
工。月未上時。應早散。免教空谷問吾公。

携妓樂游張山人園

大杏金黃小麥熟。墮菓乳難奉。新竹故將俗物惱幽  
人。細馬紅粧滿山谷。提壺勸酒意雖重。杜鵑催歸巖吏

逸。酒闌人散。却闌門。穿。屐。斜。陽。挂。木。疎。木。

次韻秦觀秀才見昭秦與蘇華老李公擇甚熟將入

京應舉

夜光明月非所投。達年過命百無憂。將軍百戰竟不侯。伯郎  
一斗得涼州。起調負重君無力。十年不入綺華城。故人坐工  
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新詩說盡萬物情。便黃小字臨  
黃庭。故人已去君未動。空吟河畔草青青。誰謂他鄉各異  
聽。天遣君來破吾癖。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蘇孫眼中見  
江湖放浪久全真。忽然一鳴驚倒人。橫。所。值。無。不。可。知。

君不似新書。新千金。敲。那。堪。我。亦。淹。留。長。美。山  
中既未。次。同。歸。我。即。爾。耳。君。其。漫。

新書謂時方以王氏學取士也。通篇是此意。吞吐兒  
轉真是語言妙天下也。

送鄭戶曹

水遠彭城樓。山圍戲馬臺。古來豪傑地。千歲有餘哀。  
陸準飛上天。重瞳亦成灰。白門下呂布。大星隨臨淮。尚想  
劉玄德。置酒此徘徊。爾來苦寂寞。廢園多蒼苔。河從百  
步響。山到九里回。山水自相象。夜聲轉風雷。蕩。清。河  
瑛。瑤。黃。樓。我。所。開。秋。月。墮。城。角。春。風。擣。酒。壺。送。君。為  
生客。新詩出瓊瑰。樓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他年君  
像。遊。白。首。賦。歸。未。登。樓。一。長。嘯。使。君。安。在。我。

荅仲屯田次韻

秋來不見漢陵岑。千里詩盟忽重尋。大木百圍生遠嶺。  
朱絃三歎有遺音。清風卷地收殘暑。素月流天掃積陰。  
欲遣何人廣絕唱。滿階桐葉候蟲吟。

送行宮梁左藏赴莫州

燕南垂。趙北際。其間不合大如礪。至今父老哀。公孫燕土

為城鎮作陽城中積穀三百萬猛士如雲驕不戰一朝  
鼓角鳴地中帳下美人空掩面豈如千騎平時未笑  
談聲秋生風雷萬中羽扇紅塵靜校壺雅歌清燕  
開東方健兒虓虎樣泣涕哀思廉壯將彭城老守  
亦淒然不見君家雪兒唱

中秋月三首鈔一

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中秋有月凡六年其惟歌君別十

時曲滿坐為淒咽留都信繁屨此會豈輕擲銀百傾  
湖桂鏡千尋闕三更歌吹罷人影亂清樾歸未北堂下

寒光翻露葉喚酒與婦飲念我而兒說豈知衰病後  
空盞對梨栗但見古河東趨麥如鋪雪欲和去年曲  
復恐心斷絕

中秋見月寄子由二首鈔一

明月未出羣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橋未盡銀闕  
灑亂雲脫壞如崩濤誰為天公洗眸子應費明河  
千斛水遂令冷看世間人照我湛然心不起西南火  
星如彈丸角尾奕蒼龍蟠今宵注眼看更許  
螢火爭清寒何人橫船臨古汴千燈夜燭魚龍發

西折無心隨浪花昂昂赴節隨歌板是夜估客舟青燕  
減轉山前浪颯颯風迴豈復堅明月易為人易散歸來  
呼酒更重看堂前月愈清好咽寒蟄鳴露草春  
蕭推戶寂無人窗下咿啞惟楚老近有一孫南都從事  
莫羞貧對月題詩有幾人明朝人事隨日出恍然一  
夢瑤臺宮拾詞似

答王鞏

我有方外客願如瓊之英十年塵土窟一寸冰雪清竭未從  
我担率見真情願我無足忘此山水清新詩如彈丸脫

手不暫停昨日放魚回衣中滿浮萍今日扁舟去白酒載  
烏程山頭見月出江路聞簷鳴莫作孺子歌滄浪濯吾  
纓吾詩自堪唱相子棹歌聲

張安道見示近詩

人物一衰謝做言難重尋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清  
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薰琴荒林  
凋蛩亂廢沼蛙烟漲遂欲掩兩耳臨父但意瘖蕭然王郎  
子未白髮山陰其婿王云見浮邱伯火蕭明月琴遺聲  
落淮泗蛟鼉為悲吟願公正王度柳枯斷絕情情

次韻王翠顏復同泛舟

沈郎清瘦不勝衣。邊老便腹十圍。蹀躞身輕山上走。  
誰呼船重醉中歸。舞腰似雪金釵落。談辯如雲玉麈  
塵。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次韻王翠留別

去國已八年。故人今有誰。當時交游內。未敢蔡克兒。豈  
無知我者。好爵半已廉。爭為東陽吏。不顧北山移。公  
子表獨立。與世頗異馳。不辭千里遠。成此一設奇。蛾眉  
亦可憐。無奈思餅師。無人伴客寢。惟有支牀龜。君

歸與何人文字相。娛嬉持此調。張子一笑當脫腳。

答僧潛見贈

道人胸中水鏡清。萬象起滅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菊。  
要伴騷人淒落英。人間底處有南北。紛：鴻雁何曾冥。  
開門坐穴一禪榻。榻頭上。歲月空。嶢嶢。今年偶出為求法。  
欲與慧劍加磨礪。雲衲新磨山水出。霜鬚不翦見童驚。  
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秋風吹夢過淮水。  
想見梅柳垂空庭。故人在天。一俯袖望落。如晨星。彭  
城老守何足顧。東林桑野相邂逅。千山不憚荒店遶。兩

脚欲趁飛標。輕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兒。轉詩人情。  
疎吟鶴。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空塔。夜雨自清。  
絕。誰使梅柳啼。如憐我。似仙山。微瑤草。傾筐生。幾何。  
時。盈薄。香鞭。朴。畫。填。委。糞。若。燒。栗。宜。宵。征。乞。取。摩。  
尼。點。濁。共。水。共。看。落。月。金。盃。傾。

十月十五日黃樓觀月席上次韻

中秋天氣未應疎。不用紅紗照坐隅。山下白雲橫。及素  
水中明月卧浮圖。未成短棹。還三峽。已約輕舟。泛五湖。  
為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

王廷老退居見寄二首 其一

浪藥浮花不辨春。歸來方識歲寒人。回頭自笑風波  
地。閉眼聊觀夢幻身。牖已安閑。令榻西風。逸。避。庚。公。  
塵。更。極。短。杖。東。南。望。試。問。今。誰。裏。舊。巾。

次韻長道韻送傳倅

兩見黃花掃落英。南山寺。編題名。宗。成。不。獨。依。空。范。  
曾。衝。終。當。似。弟。兄。去。歲。雲。濤。浮。汴。泗。與。君。泥。玉。滿。衣。  
總。如。今。別。酒。休。辭。醉。識。試。聽。雙。洪。落。聲。

臺頭寺步月



風吹河漢掃微雲。步屣中庭月趁人。裏。爐香。初  
送。夜。離。花。影。欲。搖。春。送。知。金。闕。同。清。景。想。見。檀。車  
碾。暗。塵。回。首。舊。游。真。是。夢。一。簪。華。髮。岸。輪。巾。

臺頭寺送宋希元

相。從。傾。蓋。只。今。年。送。別。南。臺。便。黯。然。入。夜。更。歌。金。縷。曲  
他。時。莫。忘。角。弓。衛。是日同載三年不願東鄰女。取作二頃方  
求。負。郭。田。取手我。欲。歸。休。君。未。可。茂。先。方。議。劇。龍。象

以雙刀遺子由有詩次其韻

寶。刀。匣。不。見。但。見。龍。崔。鏢。何。曾。斬。蛟。蛇。亦。未。切。琅。玕。胡。為

穿。窬。輩。見。之。要。領。寒。吾。刀。不。汝。問。有。愧。在。其。肝。念。此。乃  
自。藏。包。之。虎。皮。斑。湛。然。如。古。井。終。歲。不。復。澗。不。憂。無。所。用  
憂。在。用。者。難。佩。之。非。其。人。匣。中。自。長。歎。我。老。衆。所。易。屢  
遭。非。意。干。惟。有。王。元。通。塔。度。秀。芳。蘭。知。子。後。必。大。故。擇  
刀。所。使。屠。狗。非。不。用。一。歲。六。七。試。百。鍊。錐。要。通。更。泥  
蟠。作。詩。銘。其。背。以。待。知。者。看。

游桓山代戴道士作得四字

少。小。家。江。南。寄。迹。方。外。士。偶。隨。白。雲。出。青。嶽。彭。城。市。雪  
霜。侵。鬢。髮。塵。土。汗。冠。帽。此。三。尺。桐。中。有。山。水。意。自。從

夷。夏。亂。七。緒。久。已。棄。心。知。鹿。鳴。三。不。及。胡。琴。四。使。君。獨  
慕。古。嗜。好。與。衆。異。共。弔。極。魁。宮。一。滿。盃。嘗。淚。歸。未。鑑。塵  
回。獨。對。斷。絃。喟。挂。名。石。鐸。聞。寂。寞。千。歲。事。

田園博部夫南京見寄

歲。月。翻。翻。下。坂。輪。歸。來。杏。子。已。生。仁。深。紅。落。盡。東。風。惡  
柳。絮。榆。錢。不。富。春  
火。冷。飭。稀。香。粥。稠。青。裘。緇。袂。餉。田。頭。夫。行。役。家。人。怨  
應。羨。鄉。居。馬。少。游。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

忘。歸。不。覺。髮。毛。斑。好。事。鄉。人。尚。往。還。斷。嶺。不。遮。西。望。眼  
送。君。直。過。楚。王。山。  
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香。落。暉。一。色。香。花。紅。十。里  
新。郎。君。去。馬。如。飛。

答郡中同僚賀雨

水。旱。行。十。年。飢。疫。過。九。土。奇。窮。兩。向。惡。歲。歲。祈。晴。雨。雖。非  
為。己。求。重。請。終。愧。古。鬼。神。亦。知。我。老。病。入。腰。臂。何。曾。拜  
向。人。此。意。難。不。許。重。雲。淩。已。合。微。澗。先。流。破。箭。箭。上。還  
作。坐。聽。及。三。鼓。天。明。將。吏。集。泥。土。滿。靴。屨。登。城。望。楚。春

綠浪風掀舞。愧我昔友生。雄篇鬥新語。看大熟。歲  
風雨占十五天地。本無功。祈禱何足數。渡河不入境。豈若  
無蝗虎。而况刑白鶴。下策君勿取。

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而闕筵長徐安中適至

分韻得風字二首

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  
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五人同。  
舟師不會留連意。要看斜陽萬頃紅。

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

盡日舟橫擊岸風。人笑年來三黜憤。天教我輩一樽同。  
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

趙閱道高齋

見公奔走謂公勞。聞公隱退云公高。公心底處有高下  
夢幻去來隨所遭。不知高齋竟何義。此名之設緣吾  
曹。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緣未盡餘伊臯。功名富貴俱  
逆旅。黃金知繫何人袍。超然已了一大事。挂冠而去  
真秋毫。坐看猿猴落且罔。兩手未肯置所操。乃知賢  
達與愚陋。相去豈直九牛毛。長松百尺不自覺。金而

羨者蓬。與蒿。我欲羸。種往問道。未應舉臂。神虛教

送俞節推西之子向  
字遠翁

吳興有君子。淡如朱絲琴。一唱三太息。至今有遺音。差  
余與夫子。相避如辰參。遠翁官蜀。余在京師。余歸而遠翁去  
及在官。於吳興則遠翁已前亡矣  
猶喜見諸郎。豁然清且深。異士多良士。未路喪初心。  
我生不有命。其肯枉尺尋。

答孫伴

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騷人賦英。落但得依頭拜。東  
野不辭中路向。淵明。穢甘若雪人安在。卜築江淮計已  
成。千里論文一言足。與君蓋亦不須傾。

重寄一首

凜然高節重時人。不信微官足晚君。蔣濟謂能來阮籍。  
薛宣真欲吏朱雲。好詩衝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  
已取千篇看俊逸。不將輕擬乾參軍。

和劉首父黃樓見寄并寄子由

清沁連淮上。黃樓見海隅。此詩尤偉。庶夫子計。魁梧  
劉為人。世俗性湖。建中箱。蘇賦。破坐令乘。傳遠奔走  
為儲。鄉遊。迄我已失。登臨誰與俱。貧貧倉。比粟

身聽治家。纒會合難前定。歸休試後園。秋田未可買。窮鬼却須呼。本欲買日加工。過已不遂其。二水何年到。雙洪不受。

船至今清夜。夢飛營策天兵。寄劉

與子皆去國。十年天一漏。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

好士餘劉表。窮交憶灌夫。不矜持漢節。猶許攬桓鬚。

清句金絲合。高樓雪月俱。吟哦出新意。描畫想前驅。

子由初赴南宮送之出東門登城上覽山川之勝云此地可作樓觀於是始有改築之意

六幅圖。近以賄自寓子由黃傳看一生算。勸着尺書味莫使。

驢人怨東游不到吳。子由

梅花二首

春未幽谷水潺湲。的皪梅花草棘間。一夜東風吹石裂。

半邊飛雪度關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

不辭相送却黃州。

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

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惟兩姓。

不將門戶買崔盧。

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耕曾到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

縣吏催錢夜打門

初到黃州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遠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笋香。逐客不妨貧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慙無補絲毫事。而費官家壓酒囊。檢校官例折支多得延酒家

城南縣尉水亭得長字

兩村巒對相望。東南百步場。樺。旗。蒲。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全家依畫舫。極目亂紅粧。欲激波頭細踈踈。兩脚長。我未開港足溪漲。

欲浮林澤國。山圍裏孤城。水影傍欲知歸路。尋外記風橋。此篇乃湖州作在黃州前

安未至以詩迎之

驚塵急雪滿船。表洩東風別。宛。邱。又。向。邯。鄲。枕。中。見。却。未。雲。夢。澤。州。曉。驛。動。作。三。年。計。牽。挽。富。為。十。日。留。早晚青山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柳子厚別劉禹錫詩。聖恩若許相看萬事休

遷居臨皋亭

我生大地間。一蟻寄大磨。欲右行。不救風輪左。雖云走仁義。未免遭寒餓。劍米有危炊。錢麩無穩坐。豈無佳山水。借眼風雨過。歸田不待老。勇決有凡幾。箇辛茲廢棄。餘疲馬。解鞍歇。全家古江驛。絕境天為囑。飢貧相乘除。未見可弔。質。浩然無憂樂。苦語不成些。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送余於女王城東

禪莊院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決瀉流冰谷。盡放青。洗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餅濁酒待君

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與潘三失解後飲酒

千金散盡人誰買。半額蛾眉世所妍。顧我自為都。既緣憐君欲門。以婢婚。雲道易量他日。黃菊猶應似去年。醉裏未知誰得喪。滿江風月不論錢。

姓安節遠來夜生三月首鈔一

心裏面改瘦。崢嶸相見。惟應識舊聲。永夜思家。在何處。殘年知汝。遠來情。畏人默坐。成癡。缺。問舊。驚。半。死。生。夢。斷。酒。醒。山。雨。絕。笑。看。飢。鼠。上。燈。葉。

雪後到乾明寺遂宿

門外山光馬亦驚。階前殘齒我先行。風花誤入長春苑。雪月長驅不夜城。未許牛羊傷至潔。且看鴉鵲弄新晴。更須携被留僧榻。待曉推櫳瀉竹聲。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郭尋春忽記去年是

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東風未肯出東門。走馬來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杯釀。野老蒼顏一笑溫。已約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答二猶子與王郎和蜜酒詩

脯青苔。炙青蒲。爛蒸鵝鴨。乃瓠壺。煮豆作乳脂。為酥。高燒銀燭。斟蜜酒。貧家百物初何有。古來百巧出窮人。撲羅假合。亂天。真詩書。與我為趨。藥。醞。醱。老夫成。搢紳。實。非。父。是。終。難。久。脫。冠。遂。作。扶。犁。吏。不。如。蜜。酒。無。燥。寒。冬。不。加。甜。夏。不。酸。老夫作詩。殊少味。愛此三篇。如酒。美。封。胡。羯。未。已。可。憐。不。知。更有。王。郎。子。

父心謫妙乃爾

問大治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初緣厭梁。如假此雪。香滿嗟  
我五畝園。桑麥若蒙翳。不令寸地。闕更乞茶子。斲飢寒  
未知免。已作過飽計。庶將通有無。農未不相戾。春未凍  
地裂。紫笋森已斲。牛羊烟。訶塵。篋篋未敢。晚。江南老道  
人。齒長。日夜。逝。他。年。雪。堂。品。空。記。桃。花。喬。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  
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惜沙鷗熟。已覺未多釣

石溫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上梅魂。

面堂五首 卦二

江上西山半隱堤。此邦臺館一時西。南堂獨有西南向

卧看千帆落淺溪。

掃地焚香開。闔扉。草。如。水。帳。如。烟。客。未。夢。覺。知。何。處  
挂起西窗浪接天。

初秋寄子由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惟有風。昔心。依然守。故處。憶在  
懷遠驛。閉門秋。看。中。蔡。美。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

淒厲落葉穿戶。孺子起尋袂。衣感歎。執我手。未顏  
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  
悽斷。况此兩衰老。失途既難追。學道恨不早。買田秋已  
議築室。春當成。雲。風。雨。夜。已。作。對。林。聲。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彭蠡東北源。廬阜西南陸。誰何人。循水上。種此。一。雙  
玉。思之不可見。破宅餘脩竹。四隣戒。莫犯。十畝森似束。  
我未仲夏初。解擇呈新綠。幽鳥向我鳴。野人留我  
宿。乘。裏。不。忍。去。微。月。挂。喬。木。遙。想。他。年。歸。解。組。巾。一

幅對床老。兄弟夜雨鳴竹。屋。聽。鄰。寺。鐘。香。窗。狀。殘

初入廬山三首

青山若無素。儘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  
自昔懷清賞。神游香閣間。如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  
若鞋青竹。秋。日。挂。百。錢。游。可。恨。深。山。裏。人。人。識。故。侯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烟。寄  
語。匡。山。頭。白。早。歸。來。

魚童子

江淮水為田。舟楫為室居。魚蝦以為糧。不耕自有餘。吳我  
魚童子。本非左社徒。連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廬。若為長子  
孫。戚施且侏儒。擘水取鮒鯉。易若拾諸途。破釜不著盤。  
雪鱗烹青蔬。一飽便甘寢。何異獮與狙。人間行路難。踏  
地出賦租。不如魚童子。駕浪浮空虛。空虛不可知。會當  
算舟車。魚子呼頭泣。勿語桑大夫。

問子由為郡僚所摠恐當去官

少學不為身。宿志固有在。雖然敢自必。用舍置度外。天

初若相我。發迹造宏大。豈敢負所付。捐軀欲投會。豈知  
事大緣。舉動得狼狽。我已無可言。墜數難追悔。汝雖  
僅自免。難助安足糧。依徇畏。因器。飽飲言退若。人  
疑。或使為子。得微罪。時我歸。去未共。把東坡。表

此兩篇皆黃州作在入廬山前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為謝且遺古劍

二

空。勝。得。酒。出。角。出。肝。肺。樣。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  
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詩。仍。好。畫。書。牆。汗。壁。長。遭。

為不真不為喜有餘世間誰復如君者一雙銅劍秋  
水光兩首新詩爭劍劍劍在床頭詩在手不知誰作  
蛟龍吼

突兀奇崛閩者毛談俱動世間不常有也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上塔  
五年雲夢澤南州淒涼楚些緣吾茲邂逅秦淮為  
子留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游

同王勝之游蔣山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道恨恐他年  
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  
荆公宅已失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倚龍腰蟠故國鳥介  
為寺矣  
寄曾籟竹抄飛華屋松根泣細泉舉多巧障日江遠  
欲浮天暮約橫秋水浮屠揀暮烟歸未臨人影雲細  
月娟娟

至真州再和二首鈔一

老子王摩詰窮交孟浩然論詩曾伴直話舊已忘年北上  
難陪驥東行且赴水離亭花映面醉眼驚窺遠極轉

三山沒。風迴。五兩偏。荒祠過。瓜步古。雙蓮松。巖閣道清。  
香閣新。寫白玉泉。其教門掩。夜坐待月。派天小院。檀槽開。  
空庭。穉燭烟。公詩便堪唱。為付小婢。婚。

送沈遠赴廣南

嗟我與君。甘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君隨幕府戰西羌。在渡。  
水河所雲壘。飛塵障。天箭洗甲歸。對妻孥。真夢耳。我謫黃。  
岡四五年。於舟出沒烟波裏。故人不須通問訊。疾病飢寒疑。  
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鬚蒼顏。君相似。我方北渡。脫重。  
江。君復南行。輕萬里。功名如幻。何足計。學道有涯。真可喜。

峭峻母砂已付君。汝陽甕盡吾何耻。君歸赴我難。秦約買。  
田築室從今始。

豆粥

君不見。清沱流漸車折軸。公孫倉皇奉豆粥。濕薪破竈自。  
煨衣。飢寒頓解。對父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下烹。  
煎皆美人。萍莖豆粥不傳法。吐差而辨石季倫。干戈未解。  
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自不知。更識人間有真。  
味。豈如江頭。千頃雪。色蘆花。捲出沒。晨烟孤地。唯看航。光。  
似沙。跡煮豆。乾如酥。我老此身。無著處。書未問。東家住。

卧聽雞鳴。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

金山夢中作

江泉實。客木棉。衰會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  
熟。卧吹簫管。到揚州。

秦少游夢發蹟而葬之者云是劉蕡之柩是歲蕡

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注亦作因此其韻

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為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綬。  
夢尸得官真古語。五行勝已斯為官。官如草木吾如土。  
任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魏馬曰獻稱寡君。

豈比公卿相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憤及其故。草靴。  
蘆葦相賦婚。飲食嬉游事群衆。曲江船舫月燈球。是。  
謂舞殯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何足數。二。  
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令將業任夢。夢。夢。  
勸子母。為官。西。錢。腐。塗。車。紛。靈。皆。假。敬。著。眼。細。看。君。  
如。笑。時。未。即。復。一。飛。鳴。進。急。不。須。煩。伍。舉。

陳說古義與醒夢。士當初立志時。即須見徹坡公之。  
於二子可謂愛惜之至。不徒以文章而已也。

次韻蔣穎村

月明驚鶴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  
枕中春夢不多時。瓊林花草開前詔。畫裏山嶺後。  
期豈敢便為難。泰約玉堂金殿要論思。東詩記及第時  
頃林宴中不言

立約同下  
右陽表

蔡景繁官舍小閣

使君不獨東南美。典型長記先君子。戲嘲王曼短轅車。  
昔為徐郎書紙尾。三年弭節江湖上。千首放懷風月裏。  
手開東閣坐虛明。日淨東溪照清泚。素琴濁酒容一榻。  
落霞孤鶩供千里。大船何時繫門柳。小詩屢欲書窓紙。

文。品。新。構。游。鴻。鷺。鄰。邑。正。宜。收。杞。梓。袖。逢。一。許。豈。有。命。  
南。未。寂。冥。君。歸。矣。

和王符二首 存平父  
之子

異時長憶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聞道騎鶴滄海漫。  
憶嘗柳蠹訪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西絕倫。  
白髮政交空掩卷。浹河東注問蒼旻。  
嫺。春風送渡。聞。霜。月。照。生。遙。留。歲。暮。江。淮。上。  
未。往。君。家。伯。仲。聞。未。飲。水。灘。吼。新。落。且。看。松。雪。媚。南。山。  
野梅官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子閑。

泗州南山監倉蒨洲東軒二首

偶隨樵父採都梁。南山名都梁  
出都梁音竹屋松扉試乞漿。但見東  
軒堪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溪中亂石墻垣古。山下寒蕪七  
著香。我是江南舊遊客。挂冠知有老蒨郎。

北望風塵苦畫靈。先心即復寄東甌。禽聲好猶思越  
野橋香。清未過淮。有信徵泉。未速歸無心。明月轉空塔。  
一官倉廩真堪老。坐看松根絡斷崖。

答章錢二君見和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詩

黃昏已作風翻絮。半夜猶驚月在沙。照汗玉岑明佛

剝。隔。淮。雲。海。點。人。家。來。趁。有。信。迎。三。白。簷。窗。無。香。散。六。花。  
梔子花也  
六出同雪  
欲喚阿咸來守歲  
林馬樞馬門誼譚  
二首  
第一

漁父四首

漁父飲。誰家去。魚蟹一時分。付酒無多少。醉為期。彼此  
不論錢。數。  
漁父醉。蓑衣舞。醉裏却尋歸。路。輕舟短棹任斜橫。醒後  
不知何處。  
漁父醒。春江午。夢斷落花飛絮。酒醒還醉。還醒。一笑  
人間今古。



漁父輕鷗舉。漠漠一江風。雨江邊。驛馬是官人。僧我孤舟渡。

書林逋詩後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瀑。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兒販婦皆冰玉。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道篇妙字塵有。步繞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堂差少。少。平。生。高。節。已。難。繼。特。死。教。言。猶。可。錄。律。言。不。作。封。禪。書。此無封禪書。道草猶喜初無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曲。我笑吳

人不好事。好作禪堂傍。僧竹不。然。配。食。水。仙。玉。一。珠。寒。

泉薦秋菊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 鈔一

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剝竟蜀岡新井水。要攜鄉味過江東。

與孟震同游常州僧舍 鈔一

知君此去便歸耕。笑指孤舟一葉輕。待向三茆乞靈雨。半篙流水暗君行。

谷實耘老次韻

五年一夢南司州。飢寒疾病為子憂。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橫奔牛。平生管鮑我知子。今日陳蔡誰從。夜航爭路泥水流。牽挽直欲來瓜州。自言嗜酒得風痺。故鄉不敢居溫柔。空持沈愛救溝壑。衰病不復從前。樂今年太守真臥龍。笑語笑天出水宮。時低九尺蒼頭髯。過我三間小池閣。故人改觀爭未賀。小兒不信猶疑鏡。為君置酒飲且歌。東歸秋高亦能歌。可憐老驥真老矣。無心更秣天山禾。

漢陰堂

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年日。卧看船南十畝陰。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稅歸艍。朱雀橋邊看道裝。供帳已應煩百兩。擊鮮無久酒。謝郎問禪時。對長干寺。戴酒湖過綠華堂。此味只憂兒輩覺。達人休道北燈涼。

送穆越州

江海相忘十五年。羨君松柏蔚蒼髯。四朝耆舊冰霜後。兩郡風流水石間。前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越溪山。

得前俱是蓬萊守。莫放南樓雪月脚。

贈葛葦

竹。標。節。塵。牛。推。價。肯。向。峰。窩。寄。此。生。長。恐。波。頭。卷。空。去。  
故。將。短。尾。戴。君。行。小。詩。試。擬。孟。東。野。大。革。開。張。張。伯。英。  
消。遣。百。年。須。底。物。故。應。憐。我。不。歸。咄。

次韻送徐大正嘗約卜濠江淮間將赴登州同舟

至山陽以詩見送留別

別時酒。瑤。照。燈。花。知。我。歸。漸。有。漉。去。歲。渡。江。萍。似。斗。今。  
年。並。海。棗。如。瓜。多。情。明。月。選。君。共。無。僧。青。山。為。我。除。

首新詩一年竹不應空釣漢江艤

次韻徐積

殺。雞。未。肯。逸。季。路。裹。飯。先。須。問。子。來。但。見。中。年。隱。槐。市。  
豈。知。平。日。賦。蘭。臺。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待。昔。陪。  
若。說。城。眉。眼。前。是。故。鄉。何。處。不。堪。回。

海市

余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嘗出於春夏。今歲晚  
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  
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洗空。眼中。蕩搖浮世生。萬  
象豈有。且。鴻。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丹。日。煩。神。  
工。歲。寒。水。冷。天。地。開。為。我。起。蟄。龍。魚。龍。重。樓。翠。阜。出。霜。  
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皆。力。取。世。外。無。物。誰。為。  
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凡。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遠。歸。  
喜。見。石。康。推。祝。駟。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氣。龍。鍾。伸。  
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壘。斜。陽。萬。里。如。鳥。渡。  
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歸。語。亦。安。用。相。與。交。滅。隨。東。  
風。

王定國得穎伴次韻

仙。風。入。骨。已。凌。雲。秋。水。為。父。不。受。塵。一。意。回。應。統。地。籟。  
祭。波。猶。足。挂。天。紳。買。牛。但。自。指。三。尺。肘。鼠。何。勞。挽。六。鉤。  
莫。向。百。花。障。上。去。醉。翁。不。見。與。誰。春。  
泊。四。海。我。知。津。每。愧。先。生。植。杖。步。自。少。多。言。晚。聞。道。  
從。今。閉。口。不。論。交。滄。海。白。頭。樽。中。酒。歸。煮。青。泥。坊。底。片。  
要。識。老。僧。無。盡。處。床。前。牛。蟻。不。曾。聞。

送范純幹守慶州

亦。大。古。難。用。論。高。帝。近。迂。君。看。趙。魏。老。乃。作。滕。大。夫。浮。

雲無根蒂。潢潦能須臾。知經幾成敗。得見真箇愚。現  
照城闕。笑安邊。當年老使君。赤手降於菟。諸郎更  
何事。折筮其誰。吾知鄧平叔。不問月支胡。

次韻王震

携父過我治平閣。霧豹當時始一斑。聞道火爐借餘論  
故教派落得。生還清滿帶。月未霜夜。妙語先春。發病  
編詩酒。暮年猶足用。竹林高會許時攀。

惠崇春江曉景二首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蒹葭滿地蘆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時。

兩兩歸鴻欲破羣。依依還似北歸人。遙知朔漢多風雪  
更待江南半月春。

次韻胡元夫

青山別淚尚瀾斑。十載江湖困抱關。老去上書還北闕  
朝來搔筍望西山。相從杯酒飛巖外。笑說平生醉夢間  
萬事會須咨伯始。白頭容我占清閒。

次韻錢穆父

老入明光踏舊班。梁須那復唱陽關。故人飛上金盞殿

遷客未從飯頭山。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置我二劉間。  
使須置酒呼同舍。看賜飛龍出帝閑。

答滿忠復

已甘茆屋老三間。豈意虬尾綴兩斑。欲若雲烟供醉後  
詩成珠玉看朝還。誰言載酒山無賀。記取啼烏巷有顏  
但恐敗碑隨赤驥。青雲飛步不容攀。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馬

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  
中。至今尚有城南社。我欲歸身萬里橋。水花風葉著蕭

蕭。芋魁。徑尺誰能盡。檢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狂在定何

有。笑君今作峨眉吏。繼未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  
守。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待子猷清興

發。遠。獨。雪。夜。知。君。

和人假山

上黨恍天碧玉環。絕河千里抱商顏。試觀烟雨三峯外  
都在靈仙一掌間。造物何如童子戲。寓真聊羨使君  
閒。何當挈杖征西去。畫作圓屏六曲山。

統國夫人夜游園

佳人自鞍玉花駝。翩如驚燕踏飛龍。金鞭淨道寶釵落。先何人先入明光宮。宮中羯鼓催花柳。玉奴絳索花奴手。坐中八姨真貴人。走馬未觀不動見。塵明眸。臨齒誰復見。只有青絲淚。痕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一笑。潘唐華。不知門外韓擒虎。

奉敕祭西太一和韓韻四首

聖主新除秘祀。侍臣未乞年壽。宮神君欲至。午夜

靈風肅然。

玉璽親題御筆。金童未侍天香。禮罷祝融驂乘前。驅

已過衡湘。

解劍獨行殘月。披衣困卧清風。夢蝶猶飛旅枕。野魚

已響枯桐。

波水初含曉渌。梅花半作秋香。皂蓋却迎朝日。紅雲

正遠宮牆。

西六一見王荆公舊詩以其韻

秋早川原淨。農雨餘風日清。酣後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

但有樽中若下。何須臺上征。西園說鳥衣。卷口而今。

煙草萋迷。

送賈訥倅眉

當年入蜀。歎空回。未見峨眉。肯再未重。子遙知嶺。禱使君先已洗。滌靈之骨。也。麻頭北望。應逢雁。人日東。郭尚有梅。八日出東。郭。渡江海。我老不堪。歌樂。歡後生。試覓子淵才。蘇頌山眉之故事也。

送社介歸揚州

再入都門萬事空。開看清洛漾東風。當年悵惺與人在。回首。亂。一夢中。採藥會須逢。刺子問。禪何處。識龐公。歸來鄰里應迎笑。新長淮。南舊種業。

錢承制赴廣南分都監

當年我作表忠碑。坐覺江山氣未衰。舞鳳高從天日下。攻。脚時有。溼。注。安。據。床。到。廖。堪。吹。笛。橫。樂。何。人。解。賦。詩。知是丹霞破佛手。先聲早已懾群夷。廣西。借。寺。因。有。佛。靈。異。錢。君。碑。而。投。之。江。

再和曾子開從僕

眼花錯莫鬢霜。病馬羸弱只自塵。奉引柏道。叨侍從。思歸。必。傳。羨。朱。陳。衰。年。壯。觀。空。驚。日。險。爾。清。詩。苦。門。新。景。後。教。滿。君。莫。厭。獨。殘。薑。桂。有。餘。辛。

宋制散知彭州迎侍二親

東來誰迎使君車。知是文人屋上馬。文人今年二毛初。登樓上馬不用扶。使君自笑。為前驅。蜀人不復談。神如老幼。化服一事無。有鞭不施安用蒲。春夜如天。點平湖。紅照。座香生。肅奉。鞞上。壽。白。玉。壺。公。堂。歌。鳳。將。離。諸。孫。謹。笑。爭。挽。須。蜀。人。畫。作。西。湖。圖。

郭熙畫秋山平遠 潘公跋

玉堂畫掩春日歸。中有郭熙畫。春山鳴鶴。乳燕初。起。白。波。青。嶂。非。人。間。離。短。幅。開。平。遠。漠。漠。疎。林。寄。秋。晚。恰似江南送客時。中流回首望雲煙。伊川佚老鬢如霜。

卧看秋山思洛陽。為君紙尾作行草。烟如嵩雒浮秋光。我從公游如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為畫龍門八節灘。待向伊川買泉石。題是秋山平遠首四句乃以玉堂之春山指起下乃入短幅正位而歸畫潘公之題跋也

書李世南畫秋景 鈔一

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歌倒出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水韻

送君應典鶴編裘。憑仗千鍾洗別愁。脫帽風流餘長史。君喜埋輪家世本。留侯張綱子房七世孫。也。是在。子河駿馬方。今彭山君直其後耶。

爭出。麟。府。馬。出。昭。義。疲。兵。亦。少。休。唐昭義兵少蓋定而秋山得佳句。故闌黃葉滿行輪。唐昭義兵少蓋定而秋

王定國寄揚州水韻

此身江海寄天浩。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相如還蜀道。空教何遜在揚州。又驚白酒催黃菊。尚喜朱顏映黑頭。大急著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

九月十五日通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宴

於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賦得

紫薇花絕句其詞云綠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接

中列滿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黃花紫薇郎

翌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賦詩曰

繡裳畫袂雲垂地。不作成王翦桐戲。日高黃繖下西清。

風動槐龍舞交翠。通英閣前有雙槐壁中蠹簡今千年。

漆書蝌蚪光射天。諸儒不復憂吻燥。東宮賜酒如流泉。

酒酣復拜千金賜。一歡驚寫回鳳字。蒼顏白髮便生光。

袖有驪珠三十四。自所賜詩并題日及歸來車馬已喧闐。爭

看銀鈎墨色鮮。人間一日傳萬口。喜見雲章第一篇。此

小書以仰。玉堂畫掩父書靜。鈴索不搖鐘漏永。莫言

書明研日。

弄筆教行書。信時平。由主聖。天羊散畫沙。漠空撲  
鋒。烽夜到甘泉宮。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  
戎。時黑河新獲鬼章是日注原天子師父母。終開武闕。  
復秦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辭。馬武小兒。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

和王晉卿并叙

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功臣全斌之後也元豐二年予  
得罪貶黃岡而晉卿亦坐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  
予既白用晉卿亦還朝相見殿門外感歎之餘作詩  
相屬託物悲慨既窮而不怨泰而不驕嘉其貴公

子有志如此故以其讀

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把明月。對影三人足。醉眠草  
棘間。蟲虺莫予毒。醒來送歸雁。一寄千里目。恨為懷公子。旅  
食久不玉。欲書加餐字。遠託西飛鶴。謂言相濡沫。未足救溝  
瀆。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福福。不如兩相忘。昨夢那可逐。上書  
得自便。歸老湖山曲。躬耕二頃田。自種十年木。宜知垂老眼  
却對金蓮燭。公子亦生還。仍分刺史竹。曾患有定分。樽俎守  
尺尸。祝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朝廷方西顧。羌虜騰未  
伏。遙知重陽酒。白羽落黃鶴。羨君真將家。浮面氣可掬。  
天末

綱語實執者。諸國亦氣。何當請長纓。一戰河湟復。  
浮面為將母多殺人

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

別君二十載。坐失兩鬢青。吾道雖艱難。斯文終典聖。屢  
作追飛鷗。羞看乾死螢。一落戎馬間。五見霜葉零。夜  
談空說劍。春夢猶橫絃。新科復舊貫。童子方乞靈。  
須煩流雲手。去作入蜀星。蒼首高朕室。古柏父翁庭。  
初聞編簡香。始覺鋒鏑腥。岷岷有雛鳳。梧竹養修翎。  
嗚呼應嶰律。飛舞集虞庭。吾儕便歸老。亦足慰餘  
齡。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月二十日

同游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為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開。行跡門生時小飲。忽  
逢騎吏有嘉招。魚龍絕技來千里。斑白遺民教四朝。  
知有黃公酒壚在。蒼顏華髮自相邀。

韓康公挽詞三首

故國非喬木。興王有世臣。嗟予後死者。猶及老成人。德業  
經文武。風流表楮紳。空餘行樂地。處。泣道民。  
再世忠清德。三朝翊贊勳。功成不歸國。就訪故。君。借學

嚴詩律。餘威靖塞氛。何當繼韓奕。故吏能能知。  
西第。湖東。湖初。筵。點。後。塵。笙。歌。逸。白。鬚。燈。火。樂。青。春。扶。路。  
三。吏。罷。回。頭。一。夢。新。賦。詩。猶。墨。濕。把。卷。獨。沾。巾。

次前韻送程六表弟

君家兄弟真連璧。門十朱輪家萬石。竹使猶分刺史符。  
尚方行賜尚書綬。前年持節蒞倉庫。到處賣刀收爾粟。  
歸來開口不論功。却走渡江誰復惜。君才不用如澗松。  
我老得全猶社櫓。青衫莫厭百寮底。白首上有千薪積。  
情。首。江。湖。一。釣。舟。無。數。雲。山。供。點。筆。未。應。使。障。  
西。風。扇。只。恐。先。移。北。山。檝。憑。君。寄。謝。江。南。史。念。我。空。見。  
長。安。日。浮。江。沂。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

送錢穆父出守越州

簿書常恐百憂集。樽俎今應一笑開。求北徒教思廣漠。  
會稽即喜得方回。

若耶溪水雲門寺。賀監荷花空日脚。我恨今猶在泥滓。  
勸君莫棹酒船回。

送曹輔赴閩漕

曹子本儒俠。筆勢翻滄瀾。往來戎馬間。邊風裂儒冠。詩

成橫槊裏。猶墨何曾乾。一旦事遠遊。紅塵隔嚴灘。平生  
羊。矣。口。並。海。橫。賦。一。從。荔。支。飲。豈。念。首。宿。梁。我。亦。江。  
海。人。市。朝。非。所。安。常。恐。青。霞。志。坐。隨。白。鬚。關。淵。明。賦。歸。去。  
談。笑。便。解。官。我。今。何。為。者。索。身。良。獨。難。憑。君。問。清。涵。  
秋。水。今。裝。竿。我。舟。何。時。寒。菴。霜。露。日。已。寒。

書林次仲所得李伯時畫歸去來湯闈圖後二首

不見何戡唱渭城。借人空教未嘉榮。龍眠獨識殷勤意。  
畫出湯闈意外聲。

兩本新函寶墨香。樽前獨唱小秦王。為君翻作歸來引。

不學陽關空斷腸。

木山并叙

吾先君子嘗蓄木山三峯梅聖俞見而賦之今三

十年矣而猶子千桑又得五峯益奇因以聖俞

韻使并刻之其例

木生不願回。馬牛願終天。年什沙洲時。未幸逢河伯。秋。樵。然。  
見。惟。推。不。流。蓬。婆。雪。嶺。巧。雕。鏤。蟄。蟄。行。蟻。為。豪。首。阿。咸。  
大。膽。怒。持。去。河。伯。好。事。不。汝。尤。城。中。古。治。浸。坤。軸。一。林。瘳。竹。  
吾。菟。裘。二。鳴。良。田。不。難。買。三。年。橙。木。行。可。想。會。博。白。談。

封蒼嶽。慨魯人不。歎東家。音同謀

奇事奇筆奇情奇語妙絕古今

送千乘千能兩姓送鄉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酒。醉陶然。有餘歡。君看  
龐德公。肯終泥蟻豈無子。孫念願。獨遺以安。鹿門上紫雲  
林下拜龍翁。躬耕竟不起。耆舊節獨完。念汝少多難。冰  
雪落綺紈。五子如一人。奉養真色難。烹雞難獨飽。母自餐  
首宿。原口腹。恐累人。富我食無肝。西來四千里。微祿不言  
寒。秀眉似我兄。亦復心閑寬。忽然捨我。却歲晚留餘蹤

我豈軒冕人。青雲意先開。汝歸。蔣松菊。環以青瑤環。橙  
御三年成。可以挂我冠。清江入郭。小圃生微澗。相從結  
舍。曝背鍊金丹

與前篇同意。前有丈人。後有陶公。真百世師也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懋勝再和

與君流落偶逢朝。過眼紛紛七葉貂。莫笑華顛飄渺勝  
幾人。黃壤隔重霄。行吟未許窮。蟄蛙坐。情猶能出教  
條。記取明年江上郡。五更春枕夢春韶

王鄭州挽詞 元注

羨君華髮起琳宮。右輔初遷鼓角雄。千里農桑歌子  
產。一時剋蓋慕蕭嵩。那知衆散春梁外。便有悲歡  
過海。中。京兆同僚。吳人在。猶思對案。筆生風。予與月開  
封慕麻

和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穎州西齋二首 鈔一

寂寞東京月旦州。德星無復綴珠旒。莫嗟平與音空神  
物。尚有西齋接勝流。春夢屢尋湖十頃。家書新報橘  
千頭。雪堂亦有思歸曲。為謝平生馬少游

次韻朱元章二王書跋尾二首 鈔一

三館曝書防蠹歟。得見來禽與青李。秋蛇春蚓久相  
野。驚家難定誰美。玉函金籙天上未。紫衣敕使親臨  
紛。紛過眼未易識。磊落挂鐔空雲委。歸來妙意猶追求。  
坐想蓬山二十秋。臨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元寒具油。巧  
偷竄奪古未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君不見長如永甯里  
王家破。垣誰復修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

愧甚作詩送之

與君相從非一日。業勢翻翻疑可識。平時談說古戰場  
卸。絕絕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



責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謝  
玉川。為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  
非塵仙。

慶源宣義王文以累舉得官為洪雅主簿雅州戶

據過吏民如家人。安樂之既謝仕居眉之青

神瑞草橋放懷自得。有書來求紅帶既以遺

之且戲為詩並請黃魯直學士秦少游賢良同

作為老人光華

青衫半作霜葉枯。過民如先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

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挽漚

拂衣自注下。秀芋魁飯且吾豈無歸。未瑞草橋邊路

獨游遠佩平生憂。慈母嚴前自與淚。青衣江上人多扶

今年蓋市數州集。中有遺民憐襦色。中之點柳指

似白鬢紅帶。老不癯我欲西歸。卜鄰舍隔橋村。掌容

歌呼不學山。玉乘駟馬四頭空。指黃公癯

送鄧宗古還鄉

廣漢有姜子。孝弟行里閭。赤眉雖射虎。他兵過其墟。至今  
空清泉。無復雙魚。鯉南鄭有李邵。得妙甘公書。夜坐指

派星。驚倒兩使車。把關不肯任。布褐蒙瑤瑤。西南固多  
士。君得二子餘。漂忠父公。授士及樵漁。潤點有幽誌  
瘡。正真嘉蔬。歲晚終不食。心惻當何如。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賦得心字

漲水返。落壁飛。雲思故。峯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

三間得。幽寂。教步藏。清深。積金。盧橋。馮散。天。揚。梅。林

茶。笋。盡。禪。味。松。杉。真。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體。常。半。身

逸。名。參。寥。果。可。濯。幽。人。襟。相。携。被。嶺。上。未。覺。衰。年。侵

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史。小。築。歲。晚。解。我。簪

仲天此王元直自眉來見余錢塘留半歲既行作六

言五首送之

仲君惟弟多學。楊王子清脩。寡言病後空。驚鶴瘦時來

或作鵝鶩。

海角煩君遠訪。江源與我同來。刺作教詩相送。莫教

萬里空回。

三人一旦同行。留下高齋。月卿遙想。偏舟京口。高齋

孤枕潮聲。

二子與余少章同寓  
高齋復同前北行

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國編年。知使席。願玉。頰。長。懷。

聲勢悽然

為予遠致慰慙。瑞草橋邊老人。紅帶雅宜華髮。白

鬚先泛新春。王康

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三首

誰識天閑老驥。不爭日暮長途。送盡青雲九子。歸去

扁舟五湖。

寄語竹林社友。同書桂籍天倫。王郎獨為鬼錄。世間

無此玉人。

五字古原。春草千。金漢殿長門。經緯。尚餘三策。與世

留與諸孫

五七言之。雜音長短句之別。調波公天懷為能極致。

而盡妙也。潘宥洒落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以後則

自杭召選。旋出知定州。落職謫官。遂遷嶺外。益

紹聖改元時也。詩文多已見於前卷。故補鈔。遂

止於此。天寒歲暮。老人宜且罷休。其有所道。並

須他日至。讀古之法。具見卷中。慧心人目。能解

亦不復云也。右補鈔。燕詩止此。瑩澈如冰雪。

香霧靄如烟雲。其清思遠韻。政令讀看如觀。

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此吾所謂與性情相感。

通志氣相激發者。然惟讀而識其意。如飲天

漿。餐沆瀣。心醉而不可傳。乃可與知其妙。不

然則亦風吹馬耳。對牛彈琴。彼自為陽春白

雪。而於我。寔不相及也。此與少陵詩。送鈔

之意。同皆為教後人。設後人能知作者之意。又

能會鈔者之意。是即祖宗相傳之一脈。所賴

以不絕。而天地造物。秀靈鍾毓。矣世而不息也。

朕一絕而不可續。秀靈一息而不再生。是有源

焉。有本焉。導其源。培其本。當不在心。而在後人之

知而勉之而已矣。慧心者何。良心也。良心者何。善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心也。以其固有。謂之良

良。以其同然。謂之善。以其隨時自變。遂境自現

悟。謂之慧。實則一物而已。性則命之自天。道則行

脩之自聖。聖人之為教也。莫非欲使人天機深而

睿德淺。久而習而安。日以天機應人事。睿德之

不得而參焉。其於為人。亦庶幾矣。夫人未有生

而近禽獸者也。其不近者天機也。而近者睿德

也。有所由而入焉者也。入之久。則亦習而安焉。反如  
若禽獸。其本來。而人其勉強。而附焉者。夫如土  
是。雖聖人之法言。儒者之莊論。皆漠然置之。  
以為何與吾事。況古人咏歌之詞。欲其聆一唱  
三歎之音。會百折千迴之旨。其不慷慨而思卧  
者鮮矣。無他。蔽於嗜慾。而天機日凶。慧因無自  
而生也。昔我先贈公。教家極嚴。而於子孫雖幼  
穉不少姑息。嘗以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為  
家人語誠。夫此語人皆知之。而卒未有如贈公

之實為之者。贈公豈獨忍於幼乎。童孫而以復楚  
為村摩也。我誠慮其慧心之忘。無以已。詩書以  
之。靈而無先人之緒也。誠見夫承前習後之惟在  
於此。而不欲以姑息之。意。傳之。至計也。故  
於鈔少陵東坡詩跋。推本而論之。則老人之發  
明先訓。以垂示後人。亦庶乎至再至三。若夫告之而  
弗知。知之而弗勉。是自絕於先人。亦未如之何矣。待  
行者已數年矣。鈔坡詩完。而病則心目之力。全  
廢。而不可復支。復閱坡詩。適至典型。留與諸孫

而止。殆若有教焉。庚戌十二月十九日午後疾稍  
間。勉生書此。石菴老人識。  
再後高餘數十紙。余不能為矣。留示後人。或讀  
之。而有得焉。則性情志氣不失先人。流傳之緒  
自當引伸。觸類盡明。遺教亦必綴言於後。自  
叙。自述不欲默默而息也。老人又識。  
老人自七十三歲。致任於今十五年矣。世事既不  
相涉。惟念先贈公一生。惟以繼往開來。為任朝  
夕。海導。余與兄弟。聽慕詳。而贈公既傳之  
口。語兄弟亦未錄之。簡編。則是後世子孫。終未  
有聞也。其與妻諸草莽。何異。余是以早夜孜孜。  
惟是之務。庶幾不負贈公之訓。亦庶幾後人不  
負余述訓之意也。然余十五年之精思。若志亦  
必始終詳觀。而後見其斷續。周通。非漫然而無  
序者。於後人乃有益也。後人者。前人之血脈。即前  
人之精神。豈徒語言文字而已哉。老人復書。  
性情者。忠孝之本也。志氣者。事業之原也。無  
性情。志氣。雖名為人。而著衣。飯之外。一無

知也百無能也則是龐然七尺之軀徒睡生夢死於天地之間與天豕何殊祖宗何賴有此子孫此子孫亦豈有豪談之益於其宗祖世家後裔叨餘蔭而食舊德以為固然曾不思稱造之艱樹立之不易其始而凋零漸而泯滅自然之運夫真待言哉先贈公為此而懼是以身率家人內修其行外理其業勤勤早夜迨於終身今日觀之亦可云食其報矣然非贈公之心也贈公之前承後繼固非為一二世計也余是以體贈公之訓其

深道遐邇旁推交通於此其著於冊我後之人亦足以反覆繙繹終其身而不盡也已。贈公之教皆為子弟言之人未有不生而為子弟者又皆為中材言之子弟亦未有生而遽不為中材者故其言不外日用飲食之恒其義祇在行習倫常之內請者易知而率者易行即以防其下流而戒誘其上進下流不必言上進則有何地位不到者教世之生而不為中材者吾亦見之矣自其披提而父兄譽之翰閣越檢不以為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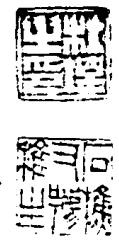
而反以為喜迨其從非而舟繼遠四出而不可拔矣至令為愚為頑為狂為悖師友棄之親戚絕之鄰里鄉黨非薄笑談而不以齒教至是而其父若兄者乃是且恚且怨大悔從前之悞亦何及哉故夫贈公之教非贈公之教乃從未聖賢之教也請論語可知矣以聖門所汲汲提撕而視若常談乃欲以譽見為昌後計甯不諄哉此等才質本異恒常徒以父兄無教致令猖狂妄行類失心成疾或不承其年甚而不得其死者余所

見聞不一而足使其父兄慮之早而防之嚴亦豈在於此然後知贈公甯雷霆霜雪於一時而不使萌芽根株於他日為能深思而長計也道德吾業也詩書吾業也文章吾業也君親吾責也家國吾責也名教吾責也此何事不關性情何事不由志氣推己而及人自上而逮下由近而及遠雖終身為之豈有完期雖刻陰行之豈有暇日陶公曰大禹聖人惜寸陰吾徒當惜分陰此言殆括盡千古為人每事雖如此豈能及大聖人萬

一哉亦曰天地生我君父育我儼然而人也者則自有不敢愛之疑庸不敢負之官骸不容不盡之心思智慮必如何而後為無憾也世及乃有混混一生如醉妄夢幻如疲荒衰頹日復一日遂至終歲歲復一歲怒已畢生雖醜然而人面哉亦莫於土木異別於鳥獸也尚不可為人而况於士故夫性情具而自有不容己之心志氣存而自有不容辭之事贈公誠有以舉其樞要引子孫於自策自勵之地而余茲揮前訓獨有取於工部少陵東

坡兩家之詩而說之而評之若斯之不厭也古未有前人詩為家教者自余始其所以寓意於福思奇德懷和音響者後有解人當亦慧心之新盡火傳之留遺於百世者知他日專取所選杜蘇詩及賦并雜文其評釋箋論前後次序悉仍其舊而余茲明庭訓或長言片語皆依原本參錯其中不必移動使余前錄絕跡斷續可尋刻為一書亦自是世間從前未有一種奇作也但須加識語是余述訓

中各體之一耳并書此示後庚戌歲除記



唐詩讀既未成則杜五古內仍須添鈔自京赴奉先縣一篇是祿山未反時也北征一篇是從鳳翔拜官後乞假往羌村視家時也七古內添鈔哀江頭一篇是陷賊中時也洗兵馬一篇是收京時也視所錄次序補入餘可不入辛亥正月又記適檢所選工部五古內如奉贈韋丈一篇及登慈

恩寺塔一篇仍當補入前篇蓋在開元間應舉為李林甫所抑時也後篇則天寶間自梁宋還京時也味其詞意自明

滌研齋遺補

述訓四十八條并自叙一篇乃余未致任以前所作其稿本別為一冊迨余退處以後乃另置冊隨時記錄積有數年各自成帙而此冊乃不列於卷中適上春完後餘頁尚多因取而補書於末各冊皆為述訓而作其間千端萬緒皆不出此四十八條之意補書於後謂之止於所起可也然後人能讀吾書者宜先閱此更看各冊則篇章句字俱有歸宿而余之議論或正言直陳或更端旁及莫非一意貫穿如流赴

壁而後尤人垂訓精粗本末實有以綜括才質之高低問學之淺深悉入於陶冶範圍之內若然庶不負余十餘年之辛勤以終贈公承前啓後之事也夫

述訓四十八條自叙一條

述訓

自見之謂明自聽之謂聰自勝之謂強不自見自聞而後自是既自是矣益怠長傲強於何有乃所謂大愚也父兄不以為憂而以為喜其父兄亦大愚也

家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為人第一關頭蓋幼時脫然赤子惟父母是聽迨其漸長因物而化隨俗而遷雖父母之命將不能行乃始稍措然提其耳而教之固已晚矣諺語云教兒教嬰孩教婦

教初未女辭家而遠人一切無舊恩可恃故嘗虛己以聽於舅姑而惟恐其有過也教不於此時亦將如子之漸長而不復可交與嘗見世之為父母翁姑以此為悔者不少矣其有及乎

孩提之童知愛知敬始家邦終四海即由此克之非有加也其他皆屬踈起况外物乎小兒時嬉戲或指物曰是我物也有謂公也怒謂之益恐長自私自利之心而滿其天性也防微杜漸漸慮之蚤矣

人之於子欲其富欲其貴欲其壽考若將萃人生之福

澤備集於一身而後為懶也察其所以教之則一切相反名不立行不成聽之而已是非導之於貧賤乎傷生伐性任之而已是又非速之以天賜乎至徑實營謀亦有得富貴者不特禍其子而又以自禍幸而廢疾久不死亦謂之壽考食息焉而已矣吾見有子者之愛之適以害之也即或未至於害而膝下撫摩亦已癡騃半世望其詒謀於後其將能乎不能詒謀於後與無子何殊

教子以身不以言非不以言也所言皆其所行耳其言

如是其身不如是子固從其身不從其言也自其有生而即習見矣心會之神通之聞一朝之言而大反之雖貴有之勇不能也人有不美之行念及其後嗣而翻然易轍改過遷善蓋亦教在其中也

凡幼習勤苦者多成生處安樂者多敗勞則善逸則注其理固然水盞食足反為不幸然則如之何曰置之勤苦之地就業而習之立程而課之其荒怠者扑之勿恤也其庶幾乎

子孫雖愚詩書不可不讀人之有子豈盡聰明然心性

本具之理無不可解每見頑蒙下質學書不成改而遷業終其身悖理傷教之言不敢出也干名犯義之為不敢行也則亦有主於其中者矣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中而才父兄之賢也父兄賢則亦欲其子弟之賢不中不才怒而付之度外是棄之也彼既不中不才矣安能即識父兄之意而自反於中才故曰養養者不急求其效之謂也朝為夕為俯為仰為其得諸觀感之間必有動於不容已發於不自知者也微乎微乎

何以教子修身之道即教子也何以齊家教子之方即齊家也一言一行不出於息則出於禮不由於義則由於情子生而見之聞之以為理固如是也其不如是必惡父兄之知之知之而又必不怒之也潛消其非心而暗長其善念者必多矣至家人異姓聚處各有愛憎或形迹介念或言語生嫌或小人構讐皆所不免彼見子承父教雖雖秩秩不敢小有違也亦將以義勝私化其惰怠之情以求合博睦之意即有不合而爭訟爭而不勝其謀也家不由是而齊與

教子之法弟子一章盡之矣孝弟言行處身接物推其義類則曲禮內則少儀畢具其中學父者學此父也不但習其事而又以識其理不但識其當然之宜而又以通其事之所未經達其意之所不及循而行之終身不能畢也

人之於學終身為而已言其身既終則學亦止也吾謂終身為而猶不已者則教子是也西洋習算法其製器亦以算法通之父製不成道之於子必成而後已曲藝且然况學以求道者乎農工商不能化惟士則能化以

其學也希賢而賢則亦希聖而聖既有其資又竭其力雖天地不能限之魁然七尺之軀而人目之曰是猶衣之有袂架也飯之有袋囊也有不愧生於中顏安於外者乎此獲自將軍不力於學何以能免

才質有高下稟賦有強弱高而強者多縱軼下而弱者恒委靡陶鎔之變化之舍學曷以哉天性好學者上也天恒不好者下也不好學則必他有所好他有所好則不可知矣所貴乎教者轉其不好而使之好為早轉而好斯有望矣幼時未有不嬉戲者但嬉戲亦不同要觀其愛敬之良不失

赤子耳自六七歲即當親師傅既義理淺近處日為講解漸進漸加至二十歲不可一日曠聞彼既得其音趣以後自不能已學肯始基者此也此時任其恣恣既冠而人事紛矣乃始作平地一著不獨其進而無及恐所無味亦格乎不相入也

教家之道一門之內不得存擣搗戲具有則燕之碎之勿務時也此事必斷根絕藥而後可吾見大家未流以此敗其子弟墮其家風至求降為卑隸而不可得者始亦謂偶為之無害耳而流毒至此此誰之過哉

為學先要安貧寡欲疏水孔穎家法也淡泊則心性通辟飽則意智昏塞此其為損為益已自不同况厥貧一心也羨富又一心也汲汲營營求去其貧而未其富更不止於千百億心是終身祇在憂戚歎羨中過日不暇學學亦無益不以其道得之君子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有以也夫

為學先須立志凡人日用云為皆依其心之所向未有心不欲而為之者一技一能亦必志在必成而後能專其思慮勤其操習雖若且煩不為憚亦不肯辭也志



不立則漫然嘗試而已矣不旋踵而思退何以得成  
為學先要拓其識見所謂放開眼孔是也天地生人予  
之以心予之以性體立用行原與天地無二即天地所生  
之物莫非與我相闢無不要我裁成無不要我輔相親  
仁民愛物只是一貫行去人只為無端自視為庶物之一  
求安求飽外無他望是其心與性者先自狹小矣則其所  
為學者雖以聖賢之書僅同於百家小說適成一謀衣  
揆食之資於學何有哉

為學先要宏其器量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所  
以成其高深者亦為其高深先有以受之也萬事萬物皆  
我之所欲措置一理一義皆我之所當包羅凡自任自足  
者同則受之異則拒之合則詳之離則畧之是其於學也  
已無容納之地矣所謂千變萬化者何從得之

第一下手工夫便是克己人只為自己先有私意牽掣所以  
見理不明雖其明者亦行之不力不使於己故也痛治此  
心去之務盡自然光明正大超出萬物之表然去之未  
易言也但自體驗於心體之間收進一步便是拓出一步  
收之愈約則拓之愈廣積漸行之其中有真樂存焉

其次工夫是體物中庸忠恕達道不遠張子謂以愛己  
之心愛人則盡道凡人於己則明於人則暗夫人已皆人也  
其理同其心同肝膈之物即不能曉何以處萬事實則知  
之甚易取之於己而已處處反觀時時對照行之既久  
此心便如明鏡一遇事至物未隱顯幽深面面皆到知明  
處當莫不由此一言括之曰設身處地而已也

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所言三代造士之法也春秋  
時學校廢聖人何為言此蓋其法廢其意存法雖不  
行而意初無異詩者好忠形於美刺情見乎詞讀之

易感上自朝廷下至委巷配天嚴祖以及君臣父子昆弟  
夫婦朋友族子情止乎禮義備之矣禮天理之節文  
使人行之而知其義與詩亦無異也特詩主勸誦禮主  
持行耳樂則其教全亡然其理亦可知也今之為學詎外  
乎此識得三者皆是心性之物則其本末先後之序瞭  
然而無疑士苟有志於三代之材者舍是何他求哉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學而求仕猶無基而造堂室也  
雖有材木航楫將何所施基不堅不厚尚有傾覆之患  
况無之耶君子則不然務廣其規模實其根脚吾有

基矢雖不設堂室何害是以悅焉日有尊尊而高爵  
厚祿畧不以動其顧瞻也

古之學者為己不專在請書請書其為學之一事  
也今則專以讀書為學矣然聖賢微言大義具在  
簡編呼以讀者亦欲因此以求其心源而得其施於家  
國天下之道世乃更不知此直以為科第梯梁須借是  
耳吾見有故家父兄之教子弟之學竟以為秘訣相授  
受而子弟者自其少有知識已利祿薰於其心其幸  
而得之則不識化民成俗盡職報國為何事而不得者

則羨慕慚恨以終其身於是其人才盡壞而家風日替  
矣豈不哀哉

古之讀書不言為文蓋道積厥躬業為事業現於威儀  
詞氣皆文章也自周之衰而文勝文勝而著述大興於是  
秦漢一變也魏晉六朝又一變也唐宋元明又一變也流為  
制義又一變也今之習制義則自童子至壯老無不為之  
聊以此掄才朝以此選儒其孰能不為然文原無古今之  
殊今試取前明及本朝諸大家名家之文原本經術帶  
該子史體格氣韻何嘗有異於古乃今無其學而為其文

者又自稱為卑弱軟俗之調而方詡詡然高自矜許以  
為吾將冠時流取高第爾知古夕者讀之己不解為何  
義何法矣豈不誤後生而玷當世也吾嘗欲選前人制  
義數百篇為家塾之式而卒卒未遑要之學古人之  
讀書積久而流則亦非世俗之所可及也

天生我而得為讀書之人幸矣且予以尚能讀書之資又  
幸矣無酬應之亂意無飢寒之迫身家世儒素庭訓  
稟承師友具於門內尤大幸矣及此時而不自力於學老  
大無成何待問哉嘗憶少時蕭瑟之晨寒寒之夕心

清致遠讀書光景如在目前其壯年以後人事紛雜都  
省記此益真境故久而不忘幻境故過而遂滅也若夫  
役役於妻子仕宦逐逐於飲食燕樂言則不由衷之言事  
則不自主之事東西奔走朝不辨晨暮不知夕老而回首  
若未嘗度此歲月他人屈指亦若此歲月並無此人若此者  
累累皆是也悲夫

今日視昨日則昨日無有矣明日視今日則今日又無有矣  
人生數十年日月幾何少時玩弄流光自矜後日方長迨  
遲暮觀之曾不能一瞬也所稱可不恨者獨曾讀之書

高在耳聞低運變法古聖而恒惜陰祖遜間難蹴吏朋  
而起舞士誠念此當有汲汲皇皇忘食與寢者矣

讀書先觀其大意次尋其條理次味其意趣正觀之反  
觀之四旁觀之其內有所隱其外有所包必有四通八達  
頭頭皆是者也不善讀者讀此書只是此書善讀者讀  
一書而諸書咸在朱子所云默識心通政如此耳制義以  
四子書命題乃是六經之統會百家之折中以一書通  
之而經傳子史皆其注腳矣果能如此則解經即是學  
文而所為文者亦必精實磅礪迥越流俗非若彼浮

游不根旋榮旋落者之為識者所嗤也

讀經要收納到身心上未讀諸史要推拓到事功上去  
盛衰治亂之由興廢存亡之故其已然者可考則其未  
然者可知也古人之用心行事推見至隱則孟子所云知人  
論世者也至制作相承則察其是非之理核其因革之  
宜亦足以觀時矣之往未驗天人之消息則天地民物  
古今之富不出戶庭而如指諸掌矣得不謂之通材  
乎哉

四書五經皆文也以為精精之至以為大大之至以為奇

奇之至以為大大之至包孕三才統貫百代以其皆以明

道後人不敵以文論耳其在周末乃可言文諸子主於  
意非聖人之道文則甚奇其才皆非後世可及姑勿論  
惟左氏之文闡通博雅國策之文雄軼道警二者若江  
河並流同歸溟渤其時屈原鶯才鮑覽對起江南為  
詞賦之祖皆大宗也以後作者不出三途秦文雄直漢  
文醇古賈誼司馬相如司馬子長揚雄班孟堅其家著  
也六朝文暇而詞賦之作特多雄逸唐宋以下雖各因  
時而異而傑出若韓柳歐蘇陶鑄古今究未嘗自闕

戶牖蓋其事亦有所止矣前之作者大畧如此不學古文不  
可以為時文雖沉雅健非可蘇而取也舍此則圓美熟俗  
不復可入目矣因論為學并及為文亦欲復之為時文者  
之有以擇之也

善讀書者如聞樂知音當食知味窮官虛無之間獨喻而  
不可以告人一物也一人見以為物一人見以為道則固超乎  
形迹之外矣寫真者神情不得希似也拙者於耳目口  
鼻求之又下者於衣冠帶履求之去而益遠矣初學為  
文天分不盡高明一就俗師便生此病至終身不能出頭

可惜矣

詞章之學昔人以為無用謂其費盡居諸祇工恭乘於  
道德經濟全無當耳其言固是但此中亦有不同以高  
才博學者為之其風骨音響卓然遺俗可以落廉山  
川輝映日月導揚明或恒需乎此惟學之須識本原  
如離騷為詞賦之宗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班固以及潘  
岳陸機左思鮑照江淹徐陵庾信之徒連相祖述其所  
制作沉博絕麗意致縱橫具是法物學者得之雖為  
今之律體亦必迥異時流足資世用

生而知學者無有也生而不可教者亦無有也孩提漸  
遠知識漸生如泉出山清瑩秀激流而不息十四五  
後如東方日出天地光明漸升漸盛於此誘之以  
學所見所聞皆新機也日引月長看聖賢之書如  
萬花飛舞有不欣喜踴躍者乎進以百家之著作又  
如仙源異境轉關轉多愈探愈勝有心曠神怡流  
連忘返者乎不幸其父兄志量短淺謂人生至安無過溫  
飽不惟宜之於其口而又導之於其途乎弟且聽焉而以  
為然是自其少也秀靈之氣固已汨沒矣又不幸其父兄

以平熟庸濫之文式獲科名自謂其得計也取其夙昔  
誦習者強之以學其似焉而以為喜其不似焉而以為  
憂於是子在弟日在誨言鄙塞之中作塵腐冗煩之  
事幾俸於萬一之效而又不可得反不如游閑之暫脫  
於苦惱而守虛蒲博之取快於一時也一涉他途何所  
不至語其究竟殆不忍聞世之為父兄者可無念哉

名家舊族其於人為學讀書致用皆有源流時代既  
遠流俗遷移漸不聞祖宗之訓又久并不識祖宗為何  
如人乃始夷於強氓降為卑隸百年積望掃地盡矣  
其初種德垂基根本原厚三五世後非無靈雋之士秀  
穎之才使其追本先謀奮興振起未嘗不復其欠缺之  
故也乃習非溺俗因循頹惰僅顧其身再世則庸流凡  
質靈秀都無欲不為驅僧其可得乎田舍郎猶其幸  
也為子為弟不思承前將何裕後使遺留之澤一旦遂  
絕誰之責歟

人家始興之祖循德立行致身通顯所謂豪傑之士遠迹  
自身不必有所憑藉也其微時或艱難危苦邊徙流離  
瀕於九死卒能樹立卓然達於朝野尤於奕禩此豈有

異哉！何人子何人志氣之為之耳。若子若孫尚蒙餘蔭，輪指更數，邀為無間，非果難為繼也。困約易而晏安積勤，易而偷惰戒謹，恐懼易而侈泰傲逸，保家而不可必何。安望夫迪前光而追先烈哉！舊家子弟，常當白屋之士，一切從平地積累，雖無閭閻，庶氣猶與何况承舊德，餘慶也。

身為家長，宜率先子弟各執其業，脩孝弟忠信之行。一門之內，奉令唯謹，燕居朝夕，溫恭毋傲，毋怠，婢僕端肅，靜聽執役，有過恕之，教之不聽，遣之，寒暑體之，勞

逸均之。此謂教家有法，藹然而和，秩然而序，毋迫急，毋惰弛。此謂不嚴而治，入其門者，謂之太和，同其里者，以為法則。

不特自治，亦且及人。易曰：作善降之百祥，一門囑德，何祥如之。水火盜賊，疾病天沴，消於未形，滅於將發，何必慶雲甘露，乃為瑞也。惠迪吉，從凶，惟影響祥之所在，善氣迎之，善之所聚，祥徵，輒焉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符，何疑哉。

樂天知命，有道皆然。進退屈伸，與時消息，頽淵不過。孔子亦必為大賢無疑。論語所記，寥寥數語，非聖門記述。

後世竟可無間。孟子出而應聘，年已老矣，數十年家脩亦無知者。諸葛武侯躬畊南陽，使時無昭烈，則亦高卧終古，觀其氣量，必不為孫曹可知也。此皆身負王佐之畧，避世無悶。若此後人，一善一能，並不自見，至失其身而不恤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彼三大賢，誠不可及。然學者能識其意，其心目中亦當有突過尋常萬倍者矣。

學優則仕，不優則不仕，優亦不必仕也。高官厚祿，與性分無與。况朝廷設爵以待賢者，能者苟非所據，則素餐可愧，覆餗尤可虞。我自顧所學，可以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者，安在乃冒昧而承其乏也。即或智能足効一官，亦時未則為之。吾見世之求仕者多，為其途奔走風塵，需進歲月，追其半通甫歸，而華髮盈頭矣。昔人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此所得就大所喪，就多即求。世人情以有官為榮，無官為辱。習俗移人，賢者不免。獨思父母生我，祖宗望我，祇為與世俗爭一日榮辱乎。况無官反榮，有官反辱者，比比而是也。

富貴有餘，樂負賤，不堪憂吾為反其言曰：負賤有餘樂。

富貴不堪憂聞者或以為恠嘗驗之矣日日而憂不足是終身無足之日也日日而以為樂是無日非足之時也一身而需其能幾何加以妻孥又將幾何富饒之子牛故之費不允指眉寒窶之家計身而衣量腹而食反有餘力可以及人此豈世間怪事哉盈虛消息祇在一進一退間苦不思耳

子弟皆當學為官者子不可不學其學為者人之視之已以為其中無有矣况其飽食而無為者耶世有父兄作官視親師取取攻苦詩書之事皆非所急甚者朝歌夜飲酣酒縱博方謂人生適意違他其他追時移勢改所謂榮耀風華者既往祇餘百無一能之子弟孺生食現成之家口倚親傍友東走西奔得過今日而明日復然後日更不可問若此者吾見亦多矣恨不於夢夢時疾呼而寤之也

凡能照管他人者其後多能全自己其祇知有己者其後并自己亦待他人能在心體志量大小已異其才亦自殊也若學者識得萬物一體其廣大更不同矣天地為心非夸也學不如是不足為學校成點管一身役倆耳

方且愛物何況仁民方且仁民何況親親其理是由近及遠其量可舉遠該近而薄者厚而所厚者薄亦未之有也更當反轉觀之

所謂三代之材者何也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應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愛教習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周官大司徒典賢能知仁聖義忠和謂之六德孝友睦婣任恤謂之六行其時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取秀民為士納而教之三年考校以升於學又三年考校然後司馬論官材焉謂其材可堪某任授其官也春秋時學校廢師儒在下孔子脩而明之其大學即太學教士之官也自格物致知至天下平總之曰明德新民有本有末有體有用有終始先後之序萃羣弟子激厲之裁抑之期誦於中庸而止則詩之感蕪懲創禮之增美釋回樂之滌蕩消融皆長善救失去其過不及以就中所謂三代之材也宋儒空談心性此語不知自何人扣槃捫燭者從而和之豈知程朱之言皆歸實際而無心性何有事功

抑不識世之所謂事功者何等乃與心性判而為二也得  
非以詐與力為有作用乎守誠與敬為守枯株乎則  
聖人論論天地化裁萬物可謂事功之至大者其源頭  
乃在致中和所以能致中和則在我慎恐慎宥密之中  
也不幸聖道不行所為經濟措置設施者亦不著後世  
乃以權譎發詐智取術馭者目為事功是乃所不識無  
物者耳無感乎正學日以乘微邪說日以滋蔓也

彼人也我人也心之不同殆如其面情偽萬發何從知之  
聖人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無他也誠而已

以私以欲以詐以欺則萬發而不窮以公以理以真以實則  
此子固無多也立一誠於此而萬物之隱微回惑參差  
參錯莫不自呈自露無所遁於明鏡之前而於明無傷  
於誠無損彼人也我人也其性與情吾知之其肝與馬吾  
見之彼馬能自異而曰爾為爾我為我乎誠能動物意  
若斯乎故曰正大而萬物之情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其此之謂夫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中間無立脚處也進得一層又見  
一層不容住歇若有迫之不得不上者或學問未到精

力不及但一意向上去上不已則竟達矣退得一步又接  
一步不肯住歇又有引之不得不下者或事勢所逼途徑  
復滑雖不欲向下去不能亦必達矣上難而下易君  
子所以朝乾乾夕惕若小人所以晏安逸豫至於身敗名  
裂而不自惜也孟子曰尊尊為善舜之徒尊尊為利  
誠之徒夫舜與驩豈不遠哉原其初一念之間耳人欲  
自立非憂勤惕厲則何道之從

全鴟鵂翦六合清新此天地之朝氣也人家興盛未有  
不乘此動作為人何獨不然公私之別義利之分理欲之  
爭皆乘朝氣舞之其會冒沉溺味沒於心胸蔽翳於耳目  
者皆暮氣也能令心體中恒存朝氣則為賢哲為君子  
不出乎此一中暮氣則為狂愚為不肖亦何難矣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可云唯聖者能之耶

天時有進退家運有盛衰數百年任族不仕亦士也皆稟  
不齊誠趣亦異當剝而未復之際陰疑陽戰去而為農  
者有之為商者有之為工者亦有之矣雖根荄故在尚可  
復萌而容土所鍾養生不暢人家無常盛不衰之理四  
望賢能子孫毋迷其途毋絕其源若涉大川強忍至

持以達彼岸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古人者後人所不及見後人者古人所不敢知遐哉邈乎尚其有味於斯

自序

先贈公諱 字赤父號莘田王父毅亭公之家子生而性純高明器局宏遠王父幼孤鞠於曾王母卒歲進士教授於家貧甚贈公食時返內食不具則出外舍復讀意氣彌厲年二十餘從王父官楚北粵西王父卒官橐蕭然問闕萬里偕叔父扶柩歸里既畢喪謂叔父曰家所以立明讀耳自今我任明

弟任讀明不善弟當責我讀不善我責弟也歷十年所拜父官長洲贈公從合署中皆衣布素曰不可以官故易吾舊叔父再任邢墓卒於官或勸贈公入贊任則謝曰吾志與事不在此矣自是隱居教余兄弟內謀讀外勸明夙興夜寐又二十年如一日也性剛嚴家人肅侍無敢惰者好讀書每教余兄弟自經傳史籍且覽且解至冰晨雪夜天地寂寥語及於承前啟後類情指事詞氣慨然嘗曰吾狂氏自方伯公未為濱父獻已二百餘年既盛復微微而又振凡以心源不異

禮德深故傳緒遠也吾無意任進非不謂榮且貴願吾性不宜且欲觀汝曹力學稍能成就以延忠孝詩書之脈吾見先人地下有詞耳昊天不弔長兄叔兄及余甫興選舉而贈公棄養每思過庭之日泣涕曷及自後余叨甲科官翰林海涉御氣而子受田復以會試第一得傳臚入詞曹踐歷清華接踵兩世徵贈公流澤之長不及此也今老矣每為弟姪光孫輩追述昔訓欲令雞鳴風雨想見典型以感動其性情激發其志氣退食之暇輒次其先後付之箱篋以貽後人嗚呼後人方未前人日遠所為刻苦自立精神如在惟願諸誠之存其能慷慨明發振奮起懦無失累世心傳之緒則前人為不亡而亦余之所以勉負擔告無罪於先靈也道光七年歲在丁亥十有二月石熊氏書於京邸之嘉蔭堂

附書後五條

余於丁亥年作此時蓋自覺老至恐贈公之訓不傳於後為子若孫所惰自安遂失祖宗之舊今又閱五年矣余尚然健在視聽不惰益亦有志



氣之助焉大抵贈公之訓首在志氣有志氣而後有心胸有心胸而後有識見有識見而後有謀猷有才幹有商量苟為無志無氣之人則著衣散飯了此一生乃其宜矣獨思魁然七尺可以為聖可以為賢可以為豪傑之士心思耳目何者後人乃歲月坐荒筋力徒散泯泯焉與草木鳥獸奄然漸滅豈可惜耳贈公嘗言承前啓後吾志也為贈公之子孫即當以贈公之志為志使三百年舊族代出才賢家風不替然後可以對贈公之靈而余之詳

述而識焉者亦為不負也已壬辰七月石熊又書

兒子問豪傑之士曰即希賢之士也所見天而志遠非俗士可比故曰豪傑問家風曰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其大端也勤學好問謹言慎行所以善其用也父兄率之子弟從之內外大小化之是謂家風問為學曰義利之辨處要看得明學得定須是斬鋼截鉄不可為旁人游詞所搖不可以自己曲說為解凡人壞心壞事皆為以利害義居家不可居官尤不可喪德喪名喪身莫不由此故此為第一其餘

則由此而推庶皆可以有把握矣問為人日為人處事接物皆是學問中事學問進得一步則諸般俱好一層只要日進不已自不可限量也學問讀書為要可以明白事理涵養性情不讀書則話亦亂說事亦亂做如何得長進為人不可一端指言然大要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而忠信為之主兢兢焉唯恐或失而已戒謹恐懼者君子之徒侈肆怠荒者小人之歸也問讀書曰要靜要確不靜不確則不能決洽不決洽則不能旁通問卷便要如

身處其地而心代之思口代之言思慮無旁焉乃所以靜也言無畧涉乃所以確也如是則得其指趣雖欲暫捨之不能矣又所以恒所以久也問處事接物將毋碍學曰事物自外來處之接之自內出人為事我以為理也人為物我以為心也言有輕重遲速之宜行有先後緩急之序審而出之為往而不為學乎識此學乃有益改事物與學而二之則終身在事物中方且不勝其擾矣將何時得學耶凡此皆我體贈公之訓自覺有得者勉而行之

則身可也家可也國亦可也推之為教天下無不可成就之人而况子孫一脈者乎答問

詩書舊族科名代續固其宜也無在祖宗恒難而在子孫恒易可知為祖宗德澤之所敦俾功一第不可曰此榜此人非我不可也有勤苦百倍於我而不得者我何以獨易蓋祖宗之勤勞而我享其成耳宜益遜心於學問而以盈滿為憂益勵志於脩能而以晏安為戒雖由此通顯食祿天家更宜倍加勸懔孜孜不怠即家訓所云如白屋之士旋平地積

累者方謂有志方可以永繼祖宗之澤不然則盛也而衰之機已伏興也而替之兆先萌矣百年數十年以前最盛之族至今日而遂無識守者豈少哉時文孫朝即試中式

貴富而賤貧者俗人也發富而耻貧者凡子也豈知貧者天之所以愛我厚我而將用以成我乎無世情之擾一也得自任其天二也非類者無所會而不求三也習於勤而不煩四也安於苦而不憂五也心志有所激發六也情理有所體驗七也日用艱則自處廉

儉八也成就不易則自愛身名尤也凡世之誣罔賊賄者無因而至雖至而我知者不疑于也由此言之富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正恐日日憂貧而不求自立幸自造物之意耳然則有志之士豈不當放開眼孔立定脚根耶我自貧中未敢反覆之而益覺其有味也世之享盡福澤無可再益而日趨於損者固多矣試思之宜何擇宜何取耶中國家之意

聖人教人千言萬語只是要完全得胸中一團天

理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既譽榮辱不能搖利害死生不能奪身可亡氣可散而此一段性靈終不可滅也非達於幽明之故其孰能之非通于晝夜之道其孰知之孫中承前孫研齋追補述訓完竣竊自喜病後尚能為此追履閱乃知君子上達條後遺落德有慧一條始悟荒蕪已甚精神頹敗不可強也今而後真欲以鼓鑿弓示不復用矣齒補鈔於左他日或子孫傳鈔即按次添入可也

德有慧德之美術有智術之善恒以疾疾得之天降天  
任不先令動心忍性則將有所不能此段議論蓋孔子  
之所未及意孟子少時不恒厥居母教既嚴因約亦甚  
實曾得力於此故言之親切乃爾也自既憂戚玉汝  
於成世乃亟思去之不能一刻忍者可謂辜自造物矣

咸豐元年二月七日石燕識於遂初草廬

承前啓後贈公之志也深讀勸學贈公之事也在贈

公為出於天性而以訓後人則欲其勉而幾之故茲  
篇所述皆論父兄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學為家訓

提綱而贈公之行事及一切訓言具詳於石畫龕論  
述之中時而細經釋史時而驗古評今抽其一端  
即以竟其衆緒分其一派因以析其羣派蓋引之  
而道長亦恢之而彌廣係分件繁遂至連篇累牘  
實皆贈公不朽之精神所引伸而實注也故贈公  
功名不著於生前而德澤大流於身後然贈公但  
欲後人能繼前人而已意初不及此也故余之論述  
積十餘年成廿餘種而以此篇開其始復以鈔評  
杜蘓兩家詩文殿其終以其闡家國倫常每具係賢

達出海而少凌意境之奇坡公語言之妙又足以震  
動千古之心靈盪洗百家之蕪穢實與贈公性情  
志氣相發明非但文章而已也余既年且九十自量  
亦難操筆墨之事意將收拾硯匣從此告罷而  
因叙其始末如此後人是否能讀蓋不敢知但能  
者是賢不能者或不免不肖在後人擇焉而已矣  
石燕老人擬記大意後猶錄十餘頁足資後賢  
取語○覆閱各種幸以將盡餘年尚能成此  
一事贈公一生精神後人如親見顏色親聆  
提命於語誠之間雖志述事一切按籍而稽不  
至如崛起者之茫無遵循又不至退柔者之等  
於香渺抑不知天假餘年而使畢其願耶贈公  
之昇以餘齡而默啓其衷耶自今余之責可以  
永謝而付於後人矣余嘗作家祠辭云要懇  
擔承何事好為留榜樣後人看蓋述贈公心  
事後人尚念之哉

游研錄志

研而游亦不用也研不用則筆從而翰墨從而  
解鳥可矣然當其將游而尚未游也則研固  
陳於几而筆固列於枱墨固橫於沐也欲使  
主人容仰不視而替不聽而聲不言而瘖不  
動而痿勢既不能理且不可於是復避諸君  
周旋共事而余得以數晨夕遺襟抱烏命日  
餘志餘者道也曩哲之所遺又曠也前編之  
所曠而時事之所值仍因而綴於其間此非

餘而謂之餘者以吾年計之年既餘而事亦  
不得不餘也一冊連書無卷帙次第說在  
游研而止云爾辛亥六月十八歲老人書  
於遂初草廬



咸豐元年五月十九日

上諭刑部事務較繁在受現在專

實錄纂本責任綦重雖前已諭令毋庸赴刑部辦事

惟繁要案件例須同堂面商定議究難魚顧社

受田者加恩以協辦大學士管理禮部事務俾

之得專勤館本益昭敬慎欽此

謝摺

竊臣賦才最下受

是獨深曾無塵露之微稍效消珠之報綴班

綸閣相職事以未諸定課雲司問科條而多昧夙宵

惶惧夢寐兢兢茲者仰沐

恩綸俾之管理祠部實維

寵榮之逾格非獨

體恤之優加恭逢

運會麻隆典章明備寅清自惕幸趨踰執事於其間

弁郵何堪懼官守臨愆而不稱惟有日加學習刻

勵草研覈經曲於密臺漸臻通曉致編摩於

帝紀信致精詳冀耐



聖德之高深益矢且衷之劫臣現因病家  
省假十日調理除疾痊愈趨赴

闕廷叩聆

訓示外所有感潑下忱謹繕摺恭謝  
天恩

六月十二日奉

旨呂賢基現出試差工部左侍郎著杜翻署理欽此

謝摺

竊且猥以菲才忝選

殊遇無一長可云報稱而三世備沐

恩榮且子嗣資本穎蒙學允謗陋已愧清華之選

敬從政事之科茲遽承

異命之中俾暫副冬官之掌念且蒙曾承乏且子今

復攝官能任而教之忠誨詎稱夫式穀敬事而

後其食戒宜慄於素餐惟有倍勗慎勤以期

漸臻通曉庶夙夜交銘於匪懈冀

雲天仰答於靡涯

翻謝摺

竊且菰蘆下士樗櫟凡材猥緣遭際之隆忝列

清嚴之署頻趨黃閣密近

紫垣叨適分之

寵榮愧無聞於報稱惟懷夙夜時切悚惶茲復仰荷

恩綸兼攝水部考工之記雖舊肄於簡編都水之

官實未聞其體要俾之學習

優典裁成荷

掄簡之加隆撫迂疏而增惕且惟有倍勤誠殫力矢冰兢

傷功屢省仰體

大廷試可之思謀兼蕪權莫裨庶績咸熙之治庶勉

竭其蟻涸充稍答於

鴻慈

昔我先公教家之嚴近世所未有蓋承先訓以督後人

欲其傳之永世為保家之令謨立身之急務天祇勸

勉之詞十之三懲戒之言十之七何則世風日下人心易

流長善或視為常談救失或見為切論也自古聖賢

莫不本於憂勤惕厲而大易所垂吉一而凶悔吝三

則為學之要所宜操心於幽微而察幾於獨怡者固

可知矣聖賢且如此何況今世學者乎至門內之教子弟之不齊父兄之各異安能使盡喻吾志皆求上達不待督責而自無惰越也耶是以吾之所述皆推廣前訓勸勉少而懲戒多也以懲戒為勸勉斯教失即所以長善為己矣

朱子教人自下學始且自小學始此是聖門教法欲令童子復規蹈矩習教與性成根基立定則學由年進自然遵道而行以至大成此所謂法也中庸之道也脩齊治平不外乎此自後世日為迂濶生子則

十一

縱之任之聽其自長自立流失至於不可復問旁觀坐視而歎息以為未如何也指以為鑿而已夫子弟而徒為世作鑿其為之父兄者何如其為之祖宗者又何如耶前所記狂誕暴戾失心害身甚而不得其死者既列為戒大抵皆有才可上進者世間又有一種並非有才但乖張僻深不近人情不知何所見何所樂而為此世以為怪物或謂之謀種或謂之鑽牛角蓋喻其旁無餘地前無出路也吾前所未及今所見聞者不少附錄一事於此為

後生戒焉。昔遊濟南有敎官甚非謀不情同人述其行事議論作詩余和焉今錄以戒後人而未補一詩自明其意云其一底事形孤影又單堂前却下竟無干終朝屈曲鑽螺竅一室迴旋走磨盤窺園却嫌花裔旋臨階始階苦恨月團圓懸知未解人何味試搗酸藟苦參者其二可是前生是此生世間居塊莽難平梁何為梁燕營巢宿復有北魚見仗水行燕語由來多逆耳周親多事狂閑情旁觀只道隨君意窓下惟聞咄咄聲其三無端荆棘塞胸中舉國何人復我同卜易誰教占既兩誦詩若愛咏終風也知幽谷藏難過祇憤高蒼太不公從古天倫稱樂事翻令朝夕自書空其四可恨相逢盡怨家但憑硬嘴與爭差温涼寒熱酒由我解釋調停漫信他有客敲門先願天遣奴登樹為尋蛙古來忠厚家風在後果前因孰是耶其五國中無復立談人開口難逢笑語親斷送一生惟有狗破除萬事盡成新編痕上鉗猶粘壳蚧公穿階只

掩身歎息於陵陳仲子。此離蕭索更誰鄰。其六  
要求獨是衆皆非。不管人言一例違。只說山行  
選水住。便教鳶躍。趁魚飛。辯才自覺堪驚。座  
談柄。何須借解。圍我欲云云。君且去。未知待此  
竟安歸。其七。謾道鍼攻。與石斫。調和那要用。梅  
盤君誠。慎惱余心。樂爾但酸辛。我夢甜。閱世  
蜉蝣。卽伴侶。上階蝴蝶也。猜嫌詩書一願。堆  
何所。薦惹新愁。舊恨添。其八。不分功名水上  
浮。青衫更歷幾春秋。眼穿金帖誰邊去。竟

懶天香那處投科第。豈關天作合。文章原與

命相仇。聰明反被東家誤。下學還教捨怨尤。  
其九。我不回頭奈我何。再未且要問關羅。肩隨只  
與萍同。衆室處。須禁石共磨。此外六親皆好避。  
一生二老不聞訶。槐黃偶踏登科了。誰耐三餘  
執卷。我其十。今補般般恠恠復奇奇。高憶初遊  
歷下時。止恐山林逢不若。豈期名教忝於斯。凶  
羊失路終成悔。船水翻空那更逆。不是老翁  
偏憐。承家並待好兒。此種皆由賦性

本偏而又父兄失教。遂令至此。既至此。悔可及乎。  
世間棄物。祇堪作他人鑒戒。而已。余當時祇知  
有家教之嚴。庭訓之切。初聞此。甚以為奇。迨今  
數十年中。所聞乃常。有之故。追憶前事。錄以  
為吾黨後生之誡。使為父兄者。亦觀而知所儆。  
焉。於已成者。難期有益。而於未成者。未必無功  
也。按此種典失心。無異其行事。議論無一不與  
弟子一章相反。故知全是父兄之過。故有子曰。  
其為人。也。考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孔子曰。弟  
子入則孝。出則弟。皆列於魯論之首。此種乘連  
成性。必先始於家庭。孝弟先失於父兄。而後  
漸及於家人。漸及於戚友。天下無外乎人情。之  
天倫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若性相  
近。習相遠。斯之謂矣。孩提之童。有何習尚。但愛  
親。敬長。稍失天性。而父兄不以為意。即習於是。  
而日遠矣。迨至歲月既長。綱常已深。且視父兄之  
教。為多事。而又誰能勸之。而誰能諭之者。予其  
戒也。非一朝一夕之故。雖聞吾言。而不動也。不正

於始而欲其不怕於終其將能乎遂謂之下愚不  
移遂謂之人之性猶犬之性猶牛之性亦斯人之  
不幸也已矣。初學後生毛病甚多恣情自以為是  
雖聞善言見善行而漠然不動於中經書雖讀皆  
以為與己無涉此真未如之何惟在初生天性未離  
愛親敬長則父兄之言易入而教易從也若父兄不  
為意是棄之於不肖之路他日迷而不復其又誰尤  
人之病痛每不自覺而父兄旁觀甚清但能使其  
虛心從善則亦無不可教者余述贈公之訓開首

教條全是此意誠以教莫先於此也後人其識之

明文中西飯缺適秦題本主懷周立意極是而原評云  
當時適秦自必有故今既不可考則必就題立意云  
云此便是承諸太師以下諸人各有兩適其故有一  
可考者乎作文有一不說題立意者乎情至文生此  
章本以孔子正樂而三家借竊至舞八佾微歌雍  
君約且強諸伶官各恥其非紛：四散為正解則立  
意有不本此者乎意主乎此則情生乎此情生乎此  
則安得不各就所適立論以成文而反別尋無闕本意

之枝節者乎此篇緣去魯而之秦緣秦而懷周緣周  
而不忘魯義既正大而情亦纏綿故余先錄於正始  
固有更定處續又鈔於選定善本因識之如此

何以謂選定善本緣明人原稿除諸大家尚有全  
稿行世外餘則強半無存惟其名作佳構尚見  
於選本而近數十年來選本又漸磨滅坊肆所  
有乃近時翻板其中或承魯魚觸目皆是甚至  
以意竄改全失本末余得一舊本而除蠹蝕魚  
雨淋擦損磨滅不復可讀外就中選得如干首

稍加勘定釐剔定為善本存之家塾其許語亦  
就原本擇存或加增減繁者約之簡者伸之復  
者刪之間附己意亦不復識安別也吾家後學  
無此鈔謄誦讀庶免訛誤而已

題陶庵小照

歲豐元年亮卿太常七兄示以小照為題憶嘉慶間同  
直文韻館十八年之事具日余入內稍遲而公在館適  
逢其友事定險出乃得詳詢頭末執手慶慰迄今垂  
四十年矣爾後宦轍分途散歷勢未能盡聯道光



已酉由方伯內召還京則余已退老不能出庭戶而公  
歸然朝列徒猶昔也觀其神充年氣和剛學問文章  
之華德業所積可知矣在詩有之曰壽考維祺以介景  
福又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其詩以為祝頌可乎

題翁二銘石室傳姓圖冊卷

伊昔父翁化披圖仰大儒名山稱絕業石室有傳書  
二銘侍太翁 授學三天秘 二銘直工 登賢再世備 今嗣  
執經受業 清芬一為誦遺澤復誰如 舊好追先代同  
題雁名經猷皆卓犖官蹟各崢嶸 先高祖大泰山 與二銘先世山

源先生同舉順治丁亥進 歷官盡日著 贊籍相持至中州 泰藩告歸出處並同 父字因緣在 二銘南經余考 遭逢運會成 子受四典二銘同直 取官學教習 書房同 試

青雲吾老矣側望 昇平 二銘少農見示

太翁傳姓圖卷屬題因述先世源流以志欽嚮

咸豐元年八月杜坊致書時年八

今人好論古人而往未識古人之意只是粗心自謂  
一目即了又不肯姑且停待便直抒之齒頰東坡  
嘗自悔其所作論古各篇為言之過以為歷事更定  
乃能知之今人更不理會到此但謂所見已是而後

生淺學隨聲附和皆以為然更無再加思量之處此真  
誤人誣世不淺古人已往豈能復起獨心胸而示之哉  
昔人稱聽萬世公評豈知後世反無公議如此可慨已

余嘗論此近中常閱時文以為此淺事易知者而  
評亦每錯悞不審作者之意如陳大士事君教

一章文未段人各自愛其名不宜與之亟爭其名  
人各自護其短不宜與之曲摘其短評者指以

為疵不知此四句乃是空說常情如此蓋膏聖之  
君必不以忠厚臣明哲之友必不以直疎友未及

奢聖明哲亦初不疑為爭名摘短也至於教而  
乃疑矣且疑其爭之亟與摘之曲為直願已而

不復為君友地矣此則辱典疏之所從來兩由致  
也至中二比正講曲折迴旋以傳斯矣之神而於

所以然之故掩未說明此乃說其故而大以空言  
人之常情更不著在君友身上令人愚而得之

此是文章妙處至教之根由則因自信為直且  
諍友謂君友必不疑有他腸至於辱疎皆君友之

過故前後皆以為不自克前以為不可深恃重

嘗後以為君友之薄拙皆由自己之薄拙致之也  
前人看書之精細為文之清深如此而為後人粗  
心掩沒宜不愧乎。後四句即提比不可深恃  
不堪重嘗註脚時曰深嘗曰重爭曰亟摘曰  
曲皆數字之根由情狀也兩大比數字只因圖  
論說而其意皆見於前後之空文如此方是作  
文方不是直頭布袋。此一條與善本中金正希  
其愚不可及也文辨正評者錯悞皆因評者  
誤解而正之於初學極有益要留心凡古人著  
作到眼必不肯輕心掉過其有疑者且須更加思  
維或質之於素好學者實不難辨析令人只粗  
心浮氣而又專於自是苟去此病則無書不可以  
請方於學問有方於文章有功

元年八月忽庭前盆植桂樹上一蜘蛛不知所自未其  
形長類蜂而八足亦甚長身具五彩鮮明照耀其  
腿足黑白相間似玳瑁結網桂樹上如樂絲黃色映  
日如金是蛛耶非耶風未見亦舊未聞也問他人  
然余因憶前人有蜘蛛絲綸滿腹鳳凰編體文章之

對此蛛則二者兼之是時受田為京兆正考官因戲語  
家人曰或是榜當有狀元宰相出其中未可知也正  
括筆記此家人復曰內院盆榴上亦有一蛛取而觀  
之較前者稍小前者寸長此及其半身則較黃黑  
而腹赤足前四長中二短後二後復長皆黃黑相間  
大率似蝶無翅耳亦可異也  
咸豐元年閏八月

賜

御製柳門聽政述志示廷臣詩石刻致仕大學士潘世

愚前協辦大學士湯金釗及均皆與烏各具摺

奏謝

臣跪領之下欽感莫名仰惟我

皇上垂統

體元撫辰

建極稽顙承之

謹  
烈凜

宵旰於歲康括十六字之心傳歷億萬年之洪業值

御門聽政載煥

天章吟

帝訓敷言式欽

辰告臣久依

輦轂溼被

恩榮聆

寶墨之光華窺

宸襟於淵密惟有沐浴

帝澤歌詠

皇風合在家在國以碑誠易臣子臣孫而矢報所有感

幸下忱且謹向

闕叩頭具摺命臣孫杜翻恭書

呈進伏祈

聖鑒 閏八月初六日

前題翁少農石室傳經圖卷第二首因并述先大參

公與少農七世祖山漁先生同舉順治丁亥進士故有同

題雁塔名之句其時而在八月初六日以前既而屆期宣

旨副子受田正考官少農副考官也榜後則解元名王

題雁蘇縣人余觀題名已忘前句逾廿餘日忽憶前事

以為異而語受田受田曰此卷即少農所取復與他卷同以相示閱之並佳語少農曰皆前列卷也迨定

進呈十卷少農復以所得卷送閱於是閱定此卷第一

及填榜拆封觀其名而亦不憶余前句矣余曰此真所謂

同題雁塔名也當作詩時而解元已定而兩考官亦定可

見天地間無處無時不是靈機往來彌著噓著便自流

露或云此是偶然余曰正惟偶然方見得無時無處不有

也若有心去占卜反未必相值矣

此與孫翻為江南考官榜業寄到題名適於余生辰

接閱而解元即名祝椿年同一通合也大抵天地氣

機流行洋溢無有止息無形無聲之中升降飛揚

以為無則無處相忘於固然以為有則無時不相

過於偶然也嘉慶元年余始會識試至京進場之

前因試新筆拈管便書雖曰未學二句及入場題下

即首題也設當時有揣摩之心則必非此二句也此

所謂無心適合報亦未始非氣機之凌泊也至鄉

會擬題又另是一說昔嘗化吳左右先生善擬題及

門甚眾嘗傳某科擬馬知賢才一節門人各作呈

聞時惟海豐張諱可舉文先生曰此元墨惟講下二  
小比尚未惟命二門皆擬改日能改者即予之既而仍  
張改為合於是文仍歸張既而入閣即是題榜揭即  
領解志如左右先生言張即余之曾祖也至今感故  
皆給其事而絕談之

會館設祭儀節錄序

道光二十九年重葺山左會館成議祀

至聖先師神位於堂越二年辛亥成豐紀元始議於  
先師聖誕辰設祭 ○上公間之搨石刻

聖像奉至京師助祭器四十六先期 聖裔蒞享駕

部繡山蒞華兩中翰等率眾習禮屆時同鄉官

京師者畢集實明行事一如闕里設祭之儀他

省未觀禮者亦拜於西階後始違車既匡既飭

感我昔未有也夫被

聖人之澤天下所同也近

聖人之居山左所獨也乃

聖誕之祭他省有行之者而山左則今始舉焉竊惟

禮毋不敬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茲

既有其始夫固惟厥終固宜敬以待之禮是而往

將與

盛朝壁雍之化永永無極吾鄉人士得不思度共取事以

蓋加循明而固滋失墜者乎爰請繡山中翰臚具

儀節品目為圖為式為例控十二萬勒成一冊將彝

以垂諸久遠余雖衰老弗克躬贊几筵請斯冊

也亦不啻駿奔在列奉玉帛而跪鐘鼓也已庸

書簡端以告未者 旨

成豐元年九月朔旦

賜一品頂帶 太子太保前禮部左侍郎杜琦謹

記

孫翹署錢法堂事謝摺 九月初七日

竊臣識同窺管學愧通方荷

皇上鑿其軀材試以部務方曠官之是慮冀殫力以

宣勤茲沐

恩綸兼攝錢法伏思水衡所掌皆闕出納之防少府攸

司實筦盈虛之計 臣尚肯學習恐涉迂踈雖

暫昇以兼權敢補存乎大畧惟有矢厥矢慎加

勤庶自竭其方心或稍禪乎園法以期勉副

任使仰答

崇深

順天鄉試錄前序

咸豐元年歲在辛亥

皇上龍飛首祚

命直省舉行

恩科鄉試增廣中額有差屆期禮部以順天鄉試考

官請得

旨命臣杜受田為正考官臣柏後臣舒興阿臣翁

心存典厥試事伏念臣世受

國恩道屢司文柄道光二十七年奉

命試京闈越今七載復選

皇上恩簡寵榮逾分兢惕猶深謹借諸臣齋被入闈

矢慎矢公得士如願擇其言尤雅者進呈

御覽臣謹拜手稽首題言簡端臣惟文章之盛衰與

風俗相感通而風俗之淳澆端視人心之邪正

使存乎人者革薄徒忠黜華崇實其發而為

文必能屏去浮蕙醜醜深厚務有本之學祛無  
稽之譚蒸蒸焉日進於古蓋言為心理無或真  
也欽逢

聖天子昭天闡輝建極撫辰嘉惠士林宏開

慶榜海寓人士熙然嚮風京師首善之區

教澤涵濡需被尤渥挾冊操觚之倫於道德仁義闡

闡濂治之書皆所夙聞類無敢徇規背矩妄希

進取而雁行魚貫雜選以進懷僥倖詭過者亦出

其中或真品見摘末由則觀感末由偽體滋收則始

基先墮何以嚴登崇昭風化耶伏竊

命題之旨以正人息邪說為急務誠執其本操其要矣

日等竊奉此意為權衡大抵居心光明則險僻源

者弗為也存心篤實則浮靡纖巧者勿尚也若其

潛心義理經術則語合典籍之光輝心義理義理

則辭蘊靜深之氣以此兢兢挾擇務令乎清真

雅正之軌庶幾趨向端而賢才茂於

聖主經正民興之教有裨焉是則日等區區之忱期與多

士共相磨礪者爾

莊農之家人皆以為苦任官之家人皆以為樂而不知莊農之為樂樂有萬非任官所能及者莊農之日月常舒長任官之日月常迫促固已不及莊農只是一條一件任官便有百樣千般此又不及莊農之事今日可以達至來日而無傷任官之事未日必須豫於今日而始無患莊農之事只一家之人為之有餘任官之事則將伯之助而猶不足稱此而言勞逸之分難易之致冗簡之殊清濁之別相去奚啻千里然鄉農或兼任官而任官或鄙莊農者則物欲所蔽習俗所拘失其天性而不自知也不知天地之性則亦不知天地之正色不知天地之正聲色與聲俱清而無別而又焉能知天地之正味而其以為苦以為樂者全非其本然之性極其一生惟日顛倒於富貴貧賤而百年之期倏焉而已至矣至是而迴首曾未享一日之安終朝之樂則曷貴乎為人天地以樂予人而人不知能勿愧乎天地以歲月予人而人銷磨而不覺其誰尤焉元年冬日因食麻豆腐而識此麻豆腐者磨小綠豆作粉此其兩餘之滓也吾鄉連水謂之油

粉京師去水謂之麻豆腐吾幼嗜食油粉而在京則食麻豆腐一而已因思天地生物照以日月之華潤以雨露之澤其既成也人收而用之取其精以為粉而兩餘之滓猶且芬芳若此則天地之德大矣天地之功宏矣而其於人也又厚予之以食性令口鼻齒舌心腹胃腸皆能辨之以識天地之正味而資高以為養天地之功與德且神化而莫可測識真可思議矣而世間為人者日在天地功德神化中受天地之養育乃復反德背常喪天地之性亂天地之理則天地生斯人何為念及此而不思醜然人面者殆禽獸之不若也。油粉之嗜人或以為余偶偏於所好然余鄉有此物而自大家至小戶無不喜食者即在京寓中亦無不以為佳餚思此乃常食之穀特經此做法味益出而更美耳非文之昌歎屈到之羨曾督之羊棗比也彼而正味然非五穀故有偏嗜而不必人同此則皆同而非余之獨好也五穀天地之常產也生人恒用也味美而值輕食多而不滯古人稱酒肉腐

腸之樂盡令嗜此則不獨養倫德而又可以延長  
年然則貧賤之樂信足傲素封而輕王侯也。余  
大喜以猪血和豆芽為餚作饅頭食之甚美而不  
厭皆貧家所易辦亦麻豆腐之類朱子所云咬  
得斷則無事不可做孟子云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  
正自激發志氣不小也

余居常每以孟子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二句時置  
念慮而愛人不親禮人不答者亦時有之雖未能如  
孟子自反之旨而情恕理達者蓋不少也其於不平

之甚者亦時以少陵折節萬夫後之意居之大抵不肯  
於內自治之義故一生與世無競而自已檢點之心未  
嘗一日忘也萬物本為一體若人人皆愛人敬人則氣  
類自相感通若無咀嚼扞格之事而無如必不能也夫  
既不能矣而必欲折之服之是有爭也君子以為於吾  
不特無益而所損實多故不為也夫是人也勸之而  
不歸譬之而不曉豈可以口舌爭鋒色勝乎惟有我  
即汝而已彼父而自悟即我有益於彼我且甚快即  
其終不悟也而我無損於我我亦何憾夫君子固無一

念之外馳也吾欲以此學君子固不容與君子二也

余既老退無所事事念惟教子孫是一事切實要  
爾有益之事且吾既受父母庭訓如此之導、懇至  
而周詳有本有序有倫勉而行之以至今日尚  
有暮齒餘聞足以迴思重釋分條析縷以載之於  
筆而遺之於後斯真人生之至幸也世間大家巨族  
赫赫一時而一二世後泯沒無聞有不得等於齊  
民編戶者此不問而可知也祖宗艱難辛苦以自  
樹立子孫無識遂用門第自高不屑同於寒士  
僧為而其為之子弟者又從而效之不復知人肯  
自立為何等語亦不復知人欲自立當作何等  
事直以為不過尋樂而已此在尋常庸碌已無  
望於興起矣况其欲敗度毀敗禮毫無忌憚者  
乎此我先公之所為兢兢也故教子孫以忠以孝  
以讀以明曰反是者非吾子孫也余既朝夕聞之  
而師肝識之矣而不於天假餘年筆之以示於後  
一旦目瞑將使為之後者何所問諸是委先訓於  
草莽也九原長逝私恨無窮矣願吾子志之

寶之庸時念之難免代易世而如括先型庶前  
訖舊德皆有替人而不僅流傳楮墨間也

古稱大子曰憂盛危明夫幸際盛明人臣習於歌頌  
功德以彰本朝之休烈亦非詠詞容悅之比而為大臣  
者則恤為憂之惕惕乎危之者非不謂盛明之可樂  
正恐盛者衰之兆明者闇之萌也堯為天下而得舜  
舜為天下而得禹以聖傳聖而燒付托若恐弗勝此  
豈為宗廟社稷傳子孫計長久哉謂夫天下萬世將  
有主驕於上臣諂於下毒痛四海蒸黎塗炭若柴封

之為者思以傳心於後令為人主者知天命之靡常民  
心之易失而為臣者皆秉此意以故輔弼之職而竭匡  
正之忠也夏以後傳于歷商及周其開國皆有聖主  
賢臣共執此心以成堯舜之治而降及周末王道凌  
遲遂不能復秦漢而後以訖元明治亂相尋致其得  
喪之跡莫不以直在位而興奸邪立朝而敗而其主  
半更愴人誤國之禍至宗廟社稷蕩為邱墟良可哀  
也觀孝忠定傳信錄所述靖康之事可不為寒心哉當  
金人敗盟南下鐵騎縱橫河北數千里無能加一矢者河

上師遺金人徑渡直薄都城而滿朝大小臣工祇以奔  
潰為計設非忠定披肝瀝血叩閭定策則五成糜爛  
而欲卑問求活豈可得耶然而小人者當此之時猶且  
百計阻之百計闖間之欲使一策不行半功不就至欲縛  
以昇敵不知其是何心肝是何肺腑也然則有真為國  
家社稷之臣者豈待此時始憂且危哉此時始憂且  
危於宗社胡裨於家國真補朝廷之計莫急於立  
綱紀莫大於收人才人才者綱紀之所由以立即綱紀  
之所賴以行也守綱紀不交則君有以識其賢廢綱紀  
不脩則君有以識其奸為剛綱紀而爭則君有以識其  
忠壞綱紀不顧則君有以識其佞則綱紀者又人才之  
所藉以成即人才之所因而進也綱紀設布於國人才  
興於朝此之謂盛此之謂明也大臣不以為憂危則綱  
紀漸墜而君不知人才日非而主不覺欲不如唐天寶  
宋靖康者難知

唐天寶之難宋靖康之禍皆一旦猝至而莫救為千  
古之大戒觀史者宜合前後觀之乃能灼然於善敗  
之機得失之由識所從來而究究所終極乃能於學



問有功於經濟有益者第就一時一事言之則悲亦無從悲憤亦無從憤憑吊亦無從憑吊也但作秀秀秦離之歎耳後世之為大臣者束書不觀其親者又祇以排間消間偶涉為之於孟子論世知人而友取善之義畧無一得無惟其於事後之未茫無把握而又以久居大位不得辭難遂以意為之至於大謬而猶執以為是也非真以為是也以為不如此則吾無以報命而塞責也嗚呼不讀書之過至於悞國而不辭可乎否乎試問其自視居何等也。前代亂亡之禍未有如宋靖康之慘者也。金人突至城下而百官父武竟無一人非無人也。所有之人皆平日祇可奉萬壽之觴效太平之舞奔走往來為花鳥使耳忽而觀塞下風雲聞漁陽鞞鼓心膽墮地踉蹌顛蹶付伴仆不能起豈有如此之人而可與之言國事之起國決扶危之至計者哉。斯時大奸如京下如章惇如蔡攸王黼童貫高俅朱勛等皆已成速或死而所餘皆其黨也。所長只有排陷忠良阻抑賢哲何知有君父何知有國家何知有危亡天禍一旦至

此且欲委之所寄忌之人因以除其偏而舒其難幸勤王之師四集乃詭而自脫偽稱講和以為觀望之計而又奉使無人以小人充之至於望風迎拜唯受命暫顧目前而更替後患遂使兩代天子肉身虎狼北轅不返窮荒萬里風雪都迷使千秋書為永鑒嗚呼興亡治亂循環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人臣告戒於君未便動陳良亂而在人主上觀千古下視萬年豈可不悽悽危懼若降添淵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古聖人之言皆萬世不易之理昊天曰旦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將行此不必聖人而言則聖言也猶之聖不必天而言則天言也人事不滅而以天福為天命不亦誣乎如宋徽之為者可謂之天命乎哉稱曰天子代天理物而反逆天以虐民崇為道教飛符上章矯誣欺天將謂天高乎遠乎無聞知乎不曉明乎予予之於父可如是乎千天之事不可勝數欲天不怒不可得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若徽宗之玩侮瀆褻亦極矣至矣謂之天命誠天命也夫何為

而有是命耶不謂之犯天忤天固有後心以至是耶  
故觀史者必盡其前後讀之乃可知其所從生而  
究其所終極也或曰如子之言則高宗忘父之責亦  
緣天罰而然而宗高無罪曰事不可如此論也天不  
可如此言也君父有君父之道臣子有臣子之道如  
高宗代父悔罪誠能動天或連天鑒而少薄其父  
之罰罰俾金人悔禍而歸之未可知也改前而禮  
之亦未可知也論其理而已矣理則不易而教可易  
也。傳信錄雖祇記一時之事而忠義之謀猷肯

小之情狀烈士之情激慷慨奸慝之畏蕙喪敗使  
千載讀之如親經目親人主觀之甚為有益蓋  
太平久而逸豫生因循苟且敬緩頰惰便成大患  
不必強敵驟生四郊戎莽也東坡進陸宣公奏議  
在元祐之初其時豈即料有此事然而親君子遠  
小人正當否泰之交只在君心所向使分治亂是以大  
臣深思遠慮慷慨而為此也然而不敢直指德宗  
猶越為戒欲令哲宗讀贖父而自知之以生其戒懼  
而為忠憲豫防之計庶不至大難忽來遂至如靖康

之隱存止於敵國而莫之能抗也忠臣用心曲折如此萬  
世之下誰復知之然他人知之而無益惟人主之則社稷  
之福也生民之幸也忠信傳信錄亦若此矣。秦漢  
以下治亂興亡之蹟備矣其要在君心而君心之要在  
只在道心惟徵人心惟危精惟一允執厥中教語蓋  
四語天道也人主執此既即天也以天治人則理常  
有理餘氣數雖有平波往復但隨理轉而不為運移  
故聖人為教只言理不言氣數以為氣數不外理也即  
萬物不外天也此道不明而理不足以勝氣數而後生

亂生治亂生而後興止判歷代輟迹不同而其失道則一  
得道而氣數感則典英雄豪傑所不能爭也失道而  
氣數改則改則義士所不能挽也聖人則有持以道而已  
矣致氣數常隨聖人而轉各代偶得道故氣數雖轉  
而旋移不能持道故也道心人心四語則可謂該括  
天人而貫通今古者矣得之則興失之則止旋得旋失  
則亦倏興而倏止而已矣

君子安負達人知命世間多少不好處皆從不安負而起  
由不知命而生故君子之自脩也先於此立定根脚除却

多少妄念而後吾素位中分所當為先後即此一都見而所以致力程功皆有著落不敢欺人不敢自欺只一意做去亦不敢驟望君子而其為君子一踏上人公矣君子所決不為者亦決不為也至於世所貴者名實至而名歸之然亦不可有名心則有為而為其心使不誠雖世爵之亦聞而有愧於心矣聞而愧則妄足以為名也君子之心本不欲人知是以闇然小人則需求人知是以的然即此竅初一念已判分兩途為君子則為實日積日厚是以重也為小人則虛偽日削日薄是以亡也君子不章而不能小人不亡而不得其所操之道然也故中庸言學者欲初立心便與分別指出務實務虛兩途惟實也方可與入德而言慎獨察幾之事立本行道之功以求至乎聖神之域也千里之行始於跬步一步先謬何問千里故吾又云安貧知命而後能向闇然處尋出腳踪步：前去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理蓋如此然君子居易以俟命又非聽其自然之謂又須時之事：以小人行險微倖為對勘如引鏡自照曰若此則行險若此則微倖若此之行險微倖則據蒺藜而入坎窞也居易且不能何供

命之可云是以君子視其所履以考其祥於極敬慎之中見至坦蕩之樂也故貧者人之所苦而君子所甘也人之所感然思去而君子所怡然自得也人之所不能一日而安而君子所百年而不厭也方且於是慕黃農焉於是懷虞夏焉於是究天地之終始數帝王之異同察道法之所宗審時勢之所宜而以拓吾識焉極吾才焉以待聖主之求而出所學以濟天下斯真不負其為君子也若夫愛貧則小人之事也憂貧而至於不知命君子固戒之早矣

此條已見前君子素位之訓其行險微倖之戒併列殿廷考試者懷挾獲罪數事為鑒特其一端宜以類推蓋所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君子以小人對照則矚目銘心如畫地削木也如此而不戒則無以向前而登高陟遐無望矣

或有問於余曰天地人稱三才而子謂治亂皆由於人不問天地何也曰此非難知觀易之乾坤知之矣乾天也陽也以其運行不息謂之乾坤地也陰也以其無成代終謂之坤天處高位上地處卑下然天道下濟地道上行

故地天交而為泰天地不交而成否泰則萬物通否則  
 萬物阻惟人為萬物之靈故聖主賢臣志同道合體  
 天地之揆以達萬物之情則天清地宣而物無不得所是  
 以治若夫暴君賊臣戕物虐民則天之令不得施地之功  
 不得成而物之生不得遂晦盲百塞無復廣大清明之  
 氣能無亂乎自堯舜以下四千餘年治亂之迹可以知  
 之矣天地人稱三才謂人能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稷契皋益伊周之為臣皆是  
 也自周末孔子不得位世運降而日下亦無復是君與  
 是臣矣而治日愈少而亂日愈長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  
 君不用其幸而相過者又不能盡其才則皆無以奏參  
 贊化育之功竭廢救災而不逞而又安能有功於天地於  
 是乎代天者君也而無以如天之健輔君者臣也而無以  
 如地之順陽不能施陰不能成而萬物不得理天亂也或  
 而又救之者非其道振之者失其宜則興亡於是乎決矣此  
 皆人之所為而非天地之所造也人不能節知天地之過乎  
 人之所知  
 或曰有臣不用如宋靖康之專綱乎用而不盡其才如

唐天寶之郭子儀李光弼乎曰然曰有君無臣者  
 誰也曰如此者少但如君欲虛心求治而臣不能副  
 其望國有讐耻而臣不能就其職者皆是又如有  
 君矣又有臣矣如諸葛之相昭烈而終不成克復之  
 業者則人才少而不足於用故也昭烈起事晚而天下  
 人才盡為魏吳所收則亦漢祚之衰致之也此則皆在  
 桓靈而非關昭烈也始於宮闈成於金虎而昭烈孔明  
 明猶奮奮而鼎足則其君其君臣亦足千古矣此則誠  
 於力與勢而非其道之不足也所謂則然矣代英雄千  
 秋流淚天地留此缺陷亦天地所無如何耳  
 西域古無聖人故有回教而回教中又各分門戶立名稱造  
 規條妄自稱為敬天禮天實自行其私招徒黨飲財賄  
 而已而其因土俗交易其說以相煽惑不過大同小異因  
 其人蠢愚厭故喜新則又舍其舊而從之而勢盛徒眾  
 者遂至稱兵互相爭奪勝者雄長其羣而其國主之聽  
 於其甚其臣民而不能自為法制禁令必商之於教主而  
 後得有其國守其土食其租稅焉開闢以來無聖人為  
 之辨君臣之義明父子之倫其人唯知嗜利好殺緣性

成習驕勇夸富互相屠滅殆類禽獸而教稍知以行善  
為名以事天為說而其好殺稍安而趨利愈深至有耶  
蘇之教妄稱天主誘惑其人與回教並行獨詳於天文  
造各種儀器蓋即中國之塔機也玉衡也中國失其法  
而西域人得之葡明中葉麻法差謬以此遂通於中  
國而西域各國遂效之以牟利緣牟利而造船緣造船  
而製炮緣用炮而作千里鏡及望遠測高之器以行於  
南洋東南洋各番國皆海島無隣無城郭無門  
關無院塞其人復蠢愚初則以西船至通貨物為喜而  
西人窺其可欺也偽假其地為埔頭既而以船載兵出不  
意奪之番不敢校也由是西人開其端西人復效其智而  
諸番通貿邊之地俱為西夷所據然據其地為埔頭祇  
能收貿易稅耳而造房屋設防兵駐頭日用費繁多一  
歲所入除抵外所餘無幾此則與我國構置所由起也蓋西  
洋地與中國連接而立國甚多各牟利未廣東者惟稱中  
國與俄羅斯為大國彼於各番國獲利不足敷其用而德  
亦應也妄意中國如廣東者更添數處或足以擅中國之  
利是以因中國禁鴉片遂生奸謀藉各國所販而偽稱

為獻蓋逆料中國不討其直可藉為兵端也既而果用  
此構難我中國當事者其不悉其情形又不識其底裡  
畏其強而與之講非講也如其意而予之而已矣於是添  
埔頭自粵至閩至浙至江凡五處彼蓋見廣東每歲所  
獲以為當加五倍也既而仍只廣東如故其餘則得不償  
失乃始大海為甚矣其貪也甚矣其詐也甚矣其愚也  
夫天地生物祇有此數天下用物亦只有此數妄思求多必  
且更少知得而不知喪非昏鬼也耶自今其稍有醒耶  
作夢數十年今可覺矣惟天主教而在寐中然公將寤  
知觀上海南立埔頭設天主堂而即大雷而堂為雷火所焚  
埔頭房屋為雨所漂沒則天意可知即其教之必不行亦  
可知也既無利可求而教復不行則貪詐無所施或亦知中  
國之教而自悟其非也  
自有夷務以來中國多以海洋船炮不敵為其所震以  
致辦理全行錯悞至廣東義民奮發羣起敵愾而徐  
督業無措置得宜然後外夷知中國之不可欺今既照常  
通商而利亦不過如故外夷亦知中國之無可圖庶幾永  
息異謀而各安其分矣吾已屢剖析於前至是亦更無

可議惟存之以曉我中國耳勿致再悞云爾。或曰添  
捕頭得不償失何也曰生物用物是既不增於舊而  
彼捕頭之費反加於前是彼徒前所獲之利又分數  
用之也彼雖無知而此亦易曉必不為也。或曰太平  
久而生亂如漢唐至明無怪其然彼朝廷先自亂耳若  
乃君聖臣良朝野清明而亦有潢池弄兵之事至烟  
宮廷宵旰此何說也曰此無他生民有欲太平既久  
版籍日繁各思所以自強而理不足以勝欲則草竊盜  
究生焉法令又不能勝而奪據孺度公行白晝日積月  
盛一旦揭竿而起遂與官為敵而其間又有拜會結黨  
習教入群山取水灌有司耳目所不及附和相應造勢  
重徒繁而地方不能制也不得上聞不得不動師旅  
而此種已成叛民賊害官吏罪所必誅亦不復顧天討矣  
其慙慙者恃心知之險叢者矜血氣之強本無良善  
之思不甘愚賤之分又見太平之兵力既弱而有司之畏  
事也鉞而走險無不為矣在前代則遂成不救之禍者  
以其失太平也愚亂者多也今則  
聖主在上深仁厚澤積為太和亂民自作不靖理應自及

少延歲月耳然亦思此而除災患思此而徹愚頑思此  
而戒司牧思此而飭戎行愈以固太平之基而所無疆  
之祚矣日月重光山河永秀胡為有此則天意欲以掃  
除殄滅之功勳  
盛世惕厲憂勤之志灼然可知也  
中國之有回民不知所始然大約漢通西域斷匈奴右臂  
置護羌校尉自哈密東接玉門燉煌酒泉西抵雪嶺  
以南諸部皆回國境土小而民寡且弱匈奴強則屬胡  
中國強則屬漢至唐而設四鎮北庭天寶後俱陷於吐  
番沿邊之回不自立避居內徙當自此始也於後置回立戶  
編籍納稅與土著無異而異者祭祀禮拜戒食豕及喪  
婚諸事仍其舊俗餘則皆同漢人父同武考試志唯出  
身但父者讀經書知其本教之非痛詆力絕竟出不入  
而武人及雜色人等如故訟獄之事彼自行其教交涉  
漢民則官行漢法也此奇皆如今回疆各城而與西洋諸  
國之回教亦復不同蓋西洋屢變其法為煽誘之計而此  
則仍其本末也但官不偏袒漢民則彼亦俯首聽法惟  
有所左右則或激成事端耳今各省皆有種回為吏各

隨所便惟不以為盜為非至有以為家傳世業者事紀  
治如漢法彼亦謂是應爾特終不悔亦不諱則其習  
然也。或曰今之番人即吐番耶曰吐番尚在其南以唐  
書考之在四川松州維州之西而與雲南接壤故閣羅  
鳳叛唐與之通而為西南之患今甘肅邊外之番人似漢  
時之先零杞罕本羌也因此番有論恐熱等恃其強橫  
兼并羌人遂交稱番族耳吐番在唐末已為隣國所滅  
而其遺民尚為劫竊則今稱番賊者是也而待羌人已  
稱為番庶宋元明之久亦不復自知其為羌而謂本是番  
族矣近甘肅邊外者大抵此種而盜邊者乃真吐番也一  
律剽除則恐傷好生之仁是以前所經蒙古王保結留  
駐游牧者亦暫准為今督密計洗襲殺殆盡以為安邊  
靖患然於野番則未之能也得毋失辨物之哲乎野番之  
以盜竊搶掠為生與雲南之野人無異天地間有此一種  
蓋人而獸者也虎豹犀象之類必不可與人共處者也然  
又不能與虎豹犀象一例而殺之而所據亦非人境盡殺  
之亦必不能則亦所謂橋樑所謂窮奇投之四棄以禦  
魑魅者也非聖教所能化惟震之以天威而已矣今所

辨是所能感及異類則未可知也若去其近人者而虎豹  
犀象轉得而據其地則未為知類也。唐書論恐熱等  
既死而其質普不知所終。自當是為鄰國迫逐走死而其  
國遂亡國亡而遺民尚存則今野番即其種族也其鄰以  
地攻之當即今之廓爾喀野番所處尚隔漠沙無人之  
境故廓爾喀亦不能有也。天壤間有此棄地自當著此棄  
人在造物未加不以為置得也。至其所以為生則聽其自  
為而地既不生不殺則其為劫掠為盜竊亦天地所不基  
怪而其死於劫死於盜天地所不甚惜也。但聖人在位知  
愚所以仰體不得已之心未者祭去者追但謹邊防可以  
止而不而思窮其往也。此則為聖人守邊者宜有深思  
焉。不可以任己意而為之者也。何也。又欲仰體聖人不得  
已之心以達諸造物也是乃宰制羣動冒有眾生之大  
原也。此段專論野番及國家不窮武之故。非營伍廢弛  
邊備不脩。未不能祭去不能追者所得藉口。又非有罪不能  
誅而反誅無罪以自解者所可托也。李代桃僵殃及池魚非  
聖人所以理物即非聖人所以止好。非聖人所以息暴即  
非聖人所以安民也。不足伸威而又不罷已亂則已大非造

物造物之心。與聖人仰體之意矣。此條言番事日四事及之

余自道光年間西夷構難以後。當事辦理錯悞種種。乖舛旁觀。疾憤輒輒。疏其所以或間之當事。而皆不以為然。若謂書生不曉世事者。笑而置之。迨至如其所為。橫生梗枝。節愈不得了。卒盡易前人改換故轍。而後夷人就我軌範。無復異議。蓋皆如余所言也。余何能言而中哉。悉其情與勢。而斷以理而已矣。彼隱其情。張其勢。我則自屈而畏其威。是以識昏膽喪。而墮彼之計。彼見我之闇且懦也。愈逞其技。以嘗我。脫非督撫盡易。尚不知如何底止矣。余於前後記其事而論之甚詳。無容更議。惟時人因此而著書有兩種。而所慮所謀皆非是。不可不為之辨。析一則謂該夷已得東印度地。其地與雲南中隔怒夷。相去不遠。慮其復滇者也。此書生之見也。何也。彼之得東印度。非得其地而佔據也。非得其民而役屬之也。特因爭益加拉馬頭。而據殺其主。而印度又利於無主。遂不復更立。又利於孟加拉之出鴉片。得海船銷售。遂樂以予之。而不復更爭。而該夷遂即其壯丁日之為兵。而令其人出賦養之。其人以為仍是養

印度之人。故亦樂從無異。不獨人非其人。財亦非其財。兵亦非其兵也。故令舍家拋命。而爭怒夷窮荒之土。必不後也。即令得之。而越此而涉雲南之邊。非邊海可比。正恐有損無益。該夷亦必不為也。一則謂欲制夷。當以夷攻夷。佛蘭與該夷國世讐。可與結以制之。此又書生之見也。英夷西北海島之國。佛蘭西則西洋濱海之國。北面隔海相望。實為隣國。然西洋人多智。又自矜其智。而不知為詐。日詐而得。乃可謂智也。昔嘗有佛蘭所開之島。遠於荷佛蘭。而近英吉利。英夷奪之。以此相爭。攻戰數年。各有所傷。後佛蘭以地勢不便。棄與英。而講和。遂悉去。今久矣。佛蘭人較智。英人較愚。故佛蘭人嘗以智御英。其行商於小西洋及南洋東南洋也。有共立馬頭。有各立馬頭。佛蘭亦有藉於英夷之驚。取其聲勢相倚。銀守為利也。無利則亦無所事於英也。今日結佛以制英。非以利結乎。以利結而佛應之。彼將族英為寇。而自居間以取利。且偽稱勝敵。而要我以償費。則我真大愚。彼但設羅誘我。而無復了期。知史書所紀。借力於人。而自貽大患。智者皆論之。以為永監。而今書生何不



讀書也。今之不讀書者太多。恐以謬詞邪說誤作  
良謀奇計。則誤國無窮。殺身不足贖矣。余前所論  
皆以當事不讀書<sup>之</sup>。此二條又以誤讀書為戒也。蓋此  
二書又是不讀書而作也。然此二書獨兩說非其錄  
不可不讀去其誤而存其是。乃為善讀書耳。二書  
當讀者以辨証各國<sup>道是</sup>形勢<sup>壞也</sup>。習俗及今昔<sup>之</sup>變遷<sup>之</sup>皆  
因西人所著。較為可據。而於朱利堅尤詳。漸讀之。則天  
下異域皆在目前。而益以知其情狀。因而稽之。無不各  
得其宜。不至如前事之<sup>也</sup>。出<sup>也</sup>。蓋二條是其自出已

意。而於全書之記述無闕也。是故讀書而無性情無志  
氣。無識見。無胸襟。則是非眩而去取乖。臧否迷。而  
從違亂。是故書亦非人人能讀。若今人。則不讀之  
患而讀亦患也。王荆公豈不讀書者哉。而以書亂  
天下。荆公且然。而况今之肉食者乎。

為人全在為學。為學全在心。虛心虛者不自是之謂  
也。不自是之一念。終身無盡期。則終身皆上進之日。  
聖人教人只是此一法。到底人一生所歷歲月。不過數  
十年。寒暑即畢矣。而此數十年。寒暑不過日往月來。春

生秋謝一歲之期。倏忽已過。知一歲即知百年。天運  
之速。不為我少留人事之終。不為我少待。而欲以玩時  
愒日。恍惚度過。已屬可惜。况傲然自足。盡地而守。不求  
前進。能勿後退。前進無息肩之期。後退亦無駐足  
之地。故教子全在該提。以其後日方長。欲其有前進  
無後退也。前進則為佳。子弟後退則不知所終也。而  
世之生子不教者。在在皆是。吾誠不解其故也。揣摩  
親愛若恐不及。姑息因循。唯虞弗至。童蒙而自處。成人  
的冠而傲然。先進若云。我既賢矣。既聖矣。其父母之教  
不欲聞聞。亦不謂是也。至是而始悔固已晚矣。然此於他  
人無涉。實受其累。如唯其如母耳。父母生子。徒欲取  
累也哉。

讀王季重先生人莫知其子之患。文講下云。人有不可解  
之情。凡事皆人勝。已獨其子。則已勝人。又有不可解之情。  
凡他人之子。俱不美。獨言及其子。則無不美。直令人失笑。  
然世間譽兒癖如此者。正不少。其不讀書者。不必論。乃  
至任宦顯達。亦須爾爾。誠可收身。因思我家傳世數百  
年。門內徒無此風。至我公則庭訓之嚴。世所未有。蓋由

天性高明所見遠大志氣強盛太小過不容余幼時性情亦偏而以上有嚴親早夜惴惴故十餘歲即悟頤子克己之旨蓋故孟子凡事之方居心於此至今不敢有異因知世家舊族皆有傳家即所謂根柢也暴秦崛起一世二世即復不振者無此根柢故也根柢者種也先代培於後人即前所云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發於性情成於志氣者也祖宗相傳綿不絕祇此一縷贈公復揭之以忠孝衛之以耕讀不獨告以話言必使見諸實事制心立行不越乎此余既詳著於前矣茲因有感世事復舉以告後人家訓留傳言之易而行之難成之難而廢之易若子若孫其致思焉無論才質大小皆可成就但勿令前進之光陰成後退之日月斯既往之祖宗所嘉贈未報之先德所深感也是之謂德門是之謂令族親戚之所矜式鄉黨之所觀感也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翻陞兵部右侍郎謝摺 十二月十四日

編在蓬萊凡品標標散材備切

養育之

愚編應清華之職薇垣係直久奉冒於班行水部揖官未習諳於政事竊承

異命俾貳夏卿匪夢寐所敢期益省循而滋懼伏念古者小司馬之職政典要在均民今茲

大一統之隆

邇沾不忠武備共懷科之守尤權經緯之宜禱昧如臣

詎中斯選惟有勉矢慎勤虔修職事勵精誠

於夙夜務殫冰家報

國之忱仰暢沂之

聿靈稍裨禁暴安良之治

余於道光元年七月升兵部右侍郎今咸豐元年

孫翻復任斯官恰三十年矣

以上年亥

士莫重於孝而孝莫先於守身何也酒色財氣皆隨身之媒身且不存孝於何有惡四者之中較其喪身之毒則色為甚以三色者悔之而猶可追色則不易悟迨其悟而已無及也試設一譬幼幼時極意蒼蠅而過其結於蛛網也蛛從而繞之坐裹如繭然後墮其腦一

吸而盡則惡殊尤甚於蛇必解其絨而放之若人之迷  
溺故館以喪其生者何以異此其有幸而能改者而已毒  
中亦內不可為矣於此時乃思父母生我如何盼望如何  
愛惜乃輕以其身為蛇之投網豈不大悔而何反我酒非  
沉酒氣非門狠尚不至亡身財非盜竊而收緒奴戲傾家  
敗產於頭家亦幾類青樓矣特而留其身耳此皆余  
所親見故著為大戒有一於此非吾子孫也

昔我暗公教家之嚴於此種尤絕之厲蓋日觀世家大  
族子孫零替至於種種不肖不可復問者旁觀為之  
痛心是以嚴於內治而不惜憂夏楚之威宣使人謂  
之忍不敢稍即於寬也善蓋預禁於先不使其既  
萌而後教也凡家訓之墜也有由門風之頹也有漸  
父母於子知愛之而不知愛之之為害之也知愛之而  
不知憂之之為仇之也朝夕撫摩染漸移曾不  
之覺迨其既壞而其可收拾矣世家名族豈無父兄之  
詔祖宗之臨其所由未非一朝一夕故也贈公以為姑息  
之過其後將至極壞而不止故不為也大抵公之為教  
欲使樂於為善而憚於為惡勇於從理而怯於從欲所

以感發其性情震動其志氣自強提已然至童冠則  
習與性成可以久而不廢矣皆為中亦設御其可上而  
不可下身天而後父母乃得以有其子夫而後其子乃可  
以有其孫謂之賢才代興而祖若宗箕裘可治乃百年而  
不墜也守身為孝則公之所志深而所見遠也

今子弟讀時文學時文皆所謂乞靈故紙者也然亦必其  
實有靈可乞而才質清異者乃能乞而得之若夫專用時  
墨以為問途已經則誤矣何也彼本無靈特故紙耳奉以  
為師鮮不墮於陳腐者余是以明文之鈔復欲專取  
稍各大家名家手錄為定本以傳後終鈔二十首而遺腰  
腹之疾而目亦倍昏花此事竟不能矣或俟稍痊祇寫題  
目今曾孫輩補錄則而須異日也附記於此余今年八十九  
雖長謝斯事亦不為不勤矣書後系之以詩日歎老至云  
出世真身得大遷底須而慕小遊仙拈花祇是無心  
笑面壁何如不語禪文字三生皆擺落聲名百代亦  
雲烟寫言休為前人誤身後追尋兜率天意謂乘化  
歸盡是實語言佛言仙皆妄耳  
余之講時文者已詳於舉隅辨體並著讀書學

文之法子弟自可尋端竟委沿波討源各就其材循  
 途而往不迷於所往之而徐造其域茲之鈔錄原因  
 近日坊本訛誤太甚加有妄行竄改致失本來者其  
 誤後學所閱匪細故欲手寫一面更正一面訂定為  
 家塾善本以益後學不自知已老而不能終事也他  
 日或後人接續補成須求善本照膽不得率用市  
 肆翻刻且須請實於深心卓見不徇時俗者而後為  
 有益也并以為屬。如正希先生夫子溫良一句題文  
 從此而若忘其為聖人也志則其心爽而始見有真  
 聖人也真則其神奪時人乃妄將此字真字句改為  
 數字一句又有添引註書二句直點全成鉄矣即舉一  
 端以見時俗之謀妄慎勿為所誤也又如揚維節為  
 人止於敬中比系而自之以將其所不容已對句句  
 而宣之以效其不敢不然世本乃以不敢為句不無字  
 另作轉語文本一直順下此轉旋何而來此句讀之誤  
 而致文理不通何況更易字句展轉迷謬者乎余所  
 鈔蓋並圖點亦自為之以此故也

感春漫書用前人的特寄意而已

苑邊高家麒麟卧。陌上聞花蛺蝶遊。古往今來只如此。  
 問誰肯向死前休。  
 灣頭楊柳綠絲絲。堤畔風吹麥浪時。一覺南華胡蝶  
 夢。十年不到鳳皇池。  
 激矢流波不暫停。史進幾度草麥青。久梅折白髮垂雙  
 鬢。尚念中箱抱一經。客舍鶯花春落港。故園烟樹雨冥  
 冥。子規枝上三更月。夢裡聞河不忍聽。  
 空雲蒼翠燕歸。海色清澄入隱居。十畝閑懷惟舊  
 壘。一編傳緒有遺書。囊琴匣劍都零落。松徑茆齋  
 但掃除。百歲故應魂魄快。此境真好與伴三餘。  
 律二首老不得歸懷鄉之作也。琴劍蓋大恭公所道  
 而已。止矣獨書猶有存者。結語則因問極及孫輩皆能  
 好讀的學。因寄危品之意云。琴劍皆古物。琴有字。曰  
 漆紋通體俱碎斷。幼時絃軸足墊。俱全寄竊撫弄  
 其聲難。然以為笑樂。亦折鉄。不成有七星匣。以  
 察竹兩片為之。幼嘗提攜。斫地作舞。惜不知收藏。自  
 余未仕時。已俱失矣。故余前有憶琴憶劍憶書之作  
 蓋時在夢想也

了字我字俱是與西  
句為一句奇絕非公  
離才不能為此  
原調是仄平仄平  
仄為一句仄平平  
平仄為一句今以  
了字我字不可  
斷則合為一句矣

東坡赤壁懷古念奴嬌詞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  
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一作道是三國周郎赤壁濁  
浪排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  
少豪傑遠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  
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故壘重游多  
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余未學為詞以其首不近也然未嘗不喜觀之  
獨愛坡公此詞謂其慷慨磊落悲壯淋漓是  
豪傑本色非柔詞婉語如婦人女子者比昔人或  
謂公於詞非雷行而以柳耆卿為家工為盡善此乃  
以歌喉唇齒言之而余不解也但觀其詞句多有  
俗氣雖有佳語亦為所累耳蓋余於此亦有壯壯  
黃之辨耶前三四年尚有意選唐宋詞合余意者  
自為為本備觀覽適與而今不能其故錄此詞存  
余意云因思少陵哀江頭及白帝城觀公孫大娘弟  
子舞劍器渾脫等篇正與此詞相若又惜坡公  
不因作為詞協之聲律俾聞者哀激起舞作千  
秋佳話也○余前以公在嶺南有自書所作賦事

誤以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為南邊後補作今閱  
公尺牘始知其失考也附記於此○或問子欲選唐  
宋詞宋則坡公此篇是矣唐必太白春樓月之作也  
曰然此皆凌空排宕即高韻遠吾故喜誦之則此外  
選鈔亦不出此意大抵壯情慷慨灑動心神則喜之  
而平約靡曼之音則倦聞也或曰元人詞曲有南詞  
北調南調祇用工尺上四合北調兼用凡一南蓋官商  
角徵羽北則加入宮徵也故南調舒緩柔和而北  
調激揚抗厲今唐宋詞未分南北調而予所喜乃北  
調也如何曰余不解音律亦不知唐宋詞何調為南為  
北但仍以詩文觀之耳其頓挫激昂者與吾意合而  
平緩柔緩者不合也語意者節皆以此別之偶一  
詞之便覺嗚呼悲詫飛木葉而過風雲胸中為之  
一快此余所謂合意者也非齊梁後塵陳隋錄詞  
使英雄短氣者比也或曰齊音舒緩君齊人而喜  
好若此當近於燕趙故耶曰此不可概論也魯仲連  
非齊產子子謂其何如人哉况余所謂奇文者  
文非奇則弗賞何燕齊趙齊之為子誤矣

仿侯德侯侯侯以此  
有則而取之其月似未  
分也。按公以嚴密先  
年內進生常而年此  
首是侯侯以有事也  
侯宗印位在前行三  
年至公年時已幾年  
侯則請詞事當不候  
而侯詞事是這明  
侯印時事也

坡公雪堂醉歸臨臯作臨江仙詞云夜飲東坡醒復  
醉歸未易歸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鼓門都不  
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却營。  
夜闌風靜數聲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與客歌  
數過而散翌日喧傳于瞻夜作此詞挂剋脈江邊擊舟  
長嘯去矣都守聞大驚急命駕往謁則公鼻鼾如雷  
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韓祐陵亦聞而疑之  
按此文不甚奇而事則奇因附錄前詞之後眾口之傳  
至間官禁葦草小欲以道進致公罪耳舍沙射影造  
肆毒情事顯然祐陵又嘗請公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  
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句曰鶴賦終是愛君祐陵於公  
未嘗不憐憐而卒為葦草奸所逼不一斷於家東則宋  
之積弱不在國勢而在君心可為長太息也忠臣忘身以  
殉主奸臣傾國而榮家而中主每喜宵人而不惜正士  
則明不足以察強不足以斷故也明不足而小人得志以術  
矣強不足而小人得志之以勢矣况徽宗以下之以國戲  
者乎况高宗以下之以位為樂者乎程伊川在絳蓬特  
欲哲宗英明不感如古聖王耳即孟子所云君正莫不

正乃當時之急務也未幾而以妄自尊大無矣若此何由  
而明且強也不明無以為智不強無以為勇勢將盡去  
智勇而前後左右皆愚暗之人欲無致靖康之禍何可  
得耶方金人之南下也未敢遂謂宋無人也既而方行  
河朔千餘里然猶未敢謂遼薄都城也既而臨河飲  
馬往渡遂直抵城下幸李綱備禦勤王之兵亦至乃  
從和講而奉使非人震懼失次因而肆行要脅多問  
事目俯首聽命然後乃去而宋之無人無備悉為所窺  
見底裡迨其復來則攻城擄君之謀已決矣其時宰相  
太尉俱在也六部九卿如故也百司庶府不闕也計文武  
民何啻數十萬竟無一人行志而能君於危者何耶知  
此而後知君子之有私於國也知不可私小人之私於  
家而急無可恃也何及於為人主者宜自加於  
劫智以收天下之人和廣樹賢良以起天下之志義古之  
聖帝明王憂勤惕厲不敢自暇自逸而長治久安者  
蓋在此也秦漢以迄元明此義不闕矣  
二月二十三日內閣奉  
殊謝協辦大學士杜受田學得品正在上書房行走多

年深資訓誨現承辦

實錄底本詳慎纂輯不遺餘力若加恩交部議敘欽此

竊臣忝列班行淫迷

寵遇備自

輪閣達政事而未能領職容呈致禮儀而多昧祇切冰

淵之惕曾無塵露之裨茲逢大典激揚

特予微臣甄敘伏念

禁廷侍直庸愚何補於

豐瞻

實錄編摩地討探索允資乎舉力乃荷

恩施道格

獎諭有加備蒙

母筆之褒彌益素養之懼感深愚奮榮極慚惟有倍

勵敬共刻加勤慎考績用照績底不遲無之益誠

淵原亮工以代天工刻無夜匪懈之恩悃以期仰答

高厚於萬一

補鈔前謝子翻陸侍郎摺

竊臣稔以非材淫迷

殊遇無一長可云報稱而三世備荷

恩榮臣子翻才庸庸愚識尤樗昧已愧清華之選敢從

政事之科昨奉

溫諭甫兼權乎水部茲承

寵命俾佐理乎戎樞

優權逾恒無躬滋惕念臣父昔曾奉職臣子今復備官

能任教忠敬云承家之誥無裨忱國報益慙素食

於濡躬臣惟有策其篤庸微以等濫臣今拙將勤

補勵夙夜以加虔奮由感生矢精誠而固懈以冀仰

答

生成於萬一

王安石上神宗書蓋在未行新法時觀其詞意回覆若

憇若現真是刺探意旨欲神宗決於專任得以任意施

為無復抗阻耳神宗果為所惑則以先有富國強兵之見

不覺入其術中坡公上神宗書則在新法之後直詞正

言猶畫時執真所謂審審誘誘不避當道者也神宗

非不登其忠直而言之已遲信安石已深倚安石已固不

能奪也由此安石之黨嫉公如讎而公雖出外而禍不免矣

公既出而安石之黨大熾議新法者然逐無虛日而  
呂惠卿輩為腹心為爪牙轉相授引拔若輩無往不入  
滿朝自是而元祐而紹聖與君子互為消長迨建中靖  
國而君子盡矣夫新法亡國之政也天不足與人言不  
足也祖宗不足法亡國之言也安石肆行不顧肆言無忌  
傳京奇祖述之凶德大惡而居台鼎之地國家有不顧覆  
者乎推取由來則安石作之俑也安石與坡公兩者有聖  
主觀之足以辨邪正而知忠奸亦以足別禍福而識興亡矣  
君之用人察行資察其心聽言尤聽其意嗚呼難哉開

刑罰之初天常錫以勇智守成之人且其聰明賢誼早  
謝教與遠左右之言其可以不亟講哉

陸谷澗淵之懼曷可一息不慮於懷衣袖馭朽之初曷  
可一毫不存於目以堯舜禹湯文武為君以稷契皋  
益伊周為臣而猶朝歲夕餼納誨陳規統統業業思艱  
固功若復克終何也君者天地之宗子而大臣宗子之家  
相也一德一心以受上天之付託猶懼不稱而敢肆行胸  
臆反經背常是則侮天以為其子親也不則誣天以為實  
相乎也天命日爾為我顯忠遂良而應之以惡直隄正

天命日爾為我語軒鋤暴而應之以崇忠信即是與天  
違也其違者豈教之教而不信如語則而誰能挽之吾觀於宋靖康之禍  
而慨然也若君若臣自我致之夫復誰尤於此之  
下即有戎馬之虞眉睫之前志兵戎之隙而如臨  
如臨方且歎天保爾萬年也誰使然於此乎誰使然於  
右二條皆余前所已言故緣鈔披公詞復及之耳然各  
有所主亦可見余於此事不憚反覆申明取鑒往古以  
戒將來之不敬煩復也庶為吾黨後學論世知人一  
助云爾

為天地立心為萬物立命為往聖傳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此四語以為學庸論益括許昌嘗不是但四語尚  
是題目其實在處未易言也如孔子則實有其德實  
有其道顏子孟子曾子子思則實有其學矣然當其時  
得施於世者何如也程子朱子於秦漢以後學術紛亂世  
道凌夷蒐羅討論身體力行其於傳絕學開太平亦非  
虛語然而江河愈下說言轉興立以道學為詬病而為其  
徒者轉相標榜或設樹門牆以絕不類由是僻齷大開不成  
黨福不止矣夫一鄉一邑之中有能刻意立行不隨流俗



如其潛修於家。無人議其短長也。出與人接。則眾以為異。知更欲責人。則眾為駭矣。若斥人譽人。則旁觀且為不平。而羣與為敵矣。夫天下之真能為聖賢者有幾。而隨流逐波。如恒河沙也。以一二人之力。而欲勝千萬人之眾。固已不能。此其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世也。前耶和季。其再見者也。不務或修而身。思覺世則講學之由。未不務自信。而又欲人即阿附之。有至分奸人。固結官寺。網羅善流。指歸益海。由正人盡止。而國隨以去矣。豈不悲哉。君子。小人。為於斯。人。比君子。於虎。狼。有不效。大則者。可以鑒矣。

歷朝黨禍。最為永盛。故因宋靖康之難。推而論之。夫生民以來。不能無君子。有君子。即不能無小人。其臭味即殊。則氣類自異。君子常光明。正小人常翳暗。晦蒙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未見其必有爭也。亦未見其必相害也。有聖人為之。則君子不患不登庸。小人不憂不器。使其有使權。調任術。數相傾軋。擢者不能逃。聖明之鑒。以亂天命。天討之公。是以君子無忘於小人。亦無傷於君子。小人且勉學。起君子。君子亦善化。夫小人君臣悅豫。朝野清明。此之謂太和之世。則和風甘雨。時效其祥。慶星御雲。天呈其瑞。

如右所稱。於今猶見何未造之不逮。於唐虞。執近之不逮。乎三代。故曰。尊聰明。作无后。无后。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又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言聖人眼明如天地。而臣民無敢私比。而惟取正於皇極也。皇極者。無偏陂。反側。蕩平正直之道也。孔子所欲行之道。即是道也。時既不行。乃述六經。以垂萬世。若曰。後有聖人。復作不易斯言。即贊者。欲求聖人。轍迹亦無以加此也。而自秦漢以來。無講及此者。宋儒甫經表章。欲試之。經筵而已。詎語不入。套欲其達極。以清反側之源。而開蕩平之路。相去

遠矣。馬得。不胡黨。治黨。蜀黨之紛紛也。馬得。不令章。得。蔡。輩。蔡。日。為。黨。人。一。舉。而。盡。空。其。類。也。三。黨。相。攻。擊。而。京。慎。反。曉。之。卒。乃。不。曾。尺。寸。之。力。一。且。而。掃。跡。而。除。之。奸。人。之。計。誠。得。矣。宋。之。大。勢。則。去。矣。自。是。以。往。亡。國。之。政。肆。意。行。之。無。復。往。日。之。新。而。爭。也。喪。家。之。事。任。縱。心。為。之。無。復。昔。人。之。侃。侃。而。辯。也。天。怒。於。上。而。不。知。人。怨。於。下。而。莫。恤。戎。馬。生。於。郊。而。無。以。禦。矣。空。人。之。國。而。以。君。為。帝。伊。何。人。哉。靖。康。之。事。其。亦。千。古。僅。見。者。哉。哲。宗。之。立。絕。十。許。歲。而。使。太后。扶持。以。始。大。業。故。元。祐。起。用。正。人。驟。除。敗。類。天下。欣欣。相。慶。然。太后。婦。人。無。遠。見。

又慮貪位之嫌。皆宗雖幼而業登九五亦不能復責以正家  
之事。此則宋之運祚使然。非人力所能為也。可恨者神宗誤  
用安石。行新法。安石難死而蔡京章惇。德儀復然。乃安石  
之遺孽也。宋室名儒輩生而必難。以安石名相接跡。而又繼以安  
石天子人子不可得而測已達中靖國之號。蓋以分別賢否  
為非中辨行是非為不靖。以此風示天下。誑惑黎民。自  
此國是一聽於羣奸。內蔽君聽。外與敵患。金人揮鞭  
南指。君臣相顧。惟有奔逃。逃散之計。卒致釜與播造  
北轅不返。此則京惇為之戒首。而安石實惟亂階。又不知  
宋室何負於安石。何虧於京惇。坐使其宗廟社稷。一旦  
至此。殆不可解也。彼則正君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天下。得  
謂之王道。迂濶乎哉。天地之間。理氣而已。理宰氣。氣隨理。  
則天以之清。地以之靈。人心之中。理欲而已。理定欲。欲從理。則人  
以之直。理欲之分。公私而已。公處私。私不蔽公。則為事得  
之理。百物以之序。德人兆人。以之安。宗廟社稷以之奠。此所以久  
安而長治。而無一旦傾覆之患也。此自六經所載。孔子孟子所  
述。先聖後聖。莫不同揆。自周紛亂。羣喙爭鳴。而大道遂隱。  
生以儒者。雜於百家者流。而不敢爭也。獨邵魯之間。絃誦

不輟。雖秦暴烈。大而猶留。一線漢氏世道清。猶稍復出  
煥燿之餘。而內聖外之道。復明於世。然視為掌故。以飾  
治術。而不以躬躬行。故僅致小康。而不登上理。宋室之興。五星  
聚奎。魁士名儒。駢肩接武。乃始究討微言。鋪揚大義。精粗表  
裡。本末始終。葉然皆備。而程氏實得真傳。以為此非空言  
也。身體力行。以教學者。但求道備於身。不敢請遂行於世。值  
指宋初。立如冲踐。作太后臨朝。大臣以為輔成聖德。鎮服群  
邪。弗得正己正人。如伊川者。不足以當此任。且取之布衣。登之  
要地。師保之尊。不關吏治。正中庸。九經。首列脩身。尊賢之事。  
即意。不為不切。國不為不忠。而當時議者。已以為存者之非當  
身。祖宗故事。試而後進。欲以阻伊川之登。而又以答晉書之問。  
不知伊川守道。原無意於任進也。聖帝明王之直。六經備矣。世  
至有度。越流俗。慨慕慕古。初自能即六經求之。若其祇口  
說。徒託空言。如伊川亦無益也。故吾於薦伊川者。無幾。而於議  
者。深不取也。否泰漸復之際。可為慨歎者多矣。  
客有問於予曰。子之設一冊於案。隨筆而記。述豈非欲以  
教後人乎。曰。然。客曰。欲教後人。則欲其敦行勵學。足以紹先  
德。而守家風。可也。胡又博議古人。亟論世事。使不善學



其一係建立宗室開府河北收召豪傑署置僚屬屏藩王室余嘗著論駁之以為失策疑忠之識不應有此近閱江南所刊海山仙館叢書內傳信錄并無此條知蜀本不足憑也余前論嘗刪或另改附記於此他日為之

許濟源先生傳

濟源先生涇州人姓薛氏故明世家也科第任宦家學有淵源入國朝而家落先生少貧自郿城遷於郿先生事親孝嗣為伯父後而本生母亦孀遂兩祧高先生志復先業刻苦勵學昕夕不倦然屢困場屋性方嚴日不邪視鄉人重其品稱濟源先生家有下田不足自給歲藉館穀仰事俯畜亦不遠出授學吾家者五年吳江計壽山先生判州事交最善稱曰篤行君子余與諸兄皆受業終日危坐講論不輟規範整肅為近世所未有而先生年以明經終設帳密邑吳氏遷家定省而疾作夢中自語有云吾兩親孀居在重何得獨往任所母候戒次日強起赴館卒於車有二子皆前卒時郭前祇一孫終教歲耳鄉人士至今歎其賢而惜其遇云受業表佐杜培謨此傳作於十年之前時因州牧王公欲借州志余作先生及

故貢生李君在祀稱念臺傳二篇又名宦張公堂及許公瑄傳各一篇錄寄王公會至公離任去其事遂止而原稿亦失猶有涇湖考并前明至本朝鄉會及貢生補查各條宦蹟姓氏并皆失去李念臺行誼相類外又有州氏鼎孝子封侯愈親事先祖上恩公手書小傳亦失去其稿而存石畫龕前錄中張公堂河南祥符人計即壽山先生也鼎孝子名庭訓州民也又節孝前志後續增前并附記未查者尚訪查未到者皆停工茲因補鈔先生傳附識於此

二年二月次孫翻奉

派隨園并派恭送

神牌還京三月初六日至九仙廟奉

旨派會試副總裁遂由園入闈其正總裁則刑部尚書周祖

培也副總裁則翻及何桂清載齡也何載皆隨園因不送

神牌是日已進城而翻則獨於九仙廟間信故入闈稍遲其行

李生次日始齋焉

余省於道光元年陞兵部侍郎當年放浙江學政五年冬還京後自以為必當司鄉會文柄然而成已丑兩次請卷

又兩閱朝考卷又兩閱覆試卷又而終不得主鄉會翻今  
陞侍郎三月即得為副<sub>監</sub>裁可見父衡差使亦必命運  
有之更無容希冀嘗心也余不為考官而兩為學政則  
亦命運使然斷可知已余是以從不言命既曰命矣亦  
何取乎意想為耶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直是落  
得安恬耳

咸豐九年余八十八已不能從事筆研而又不能一舉事事  
於是從而鈔錄詩文<sub>啓</sub>視諸大家名家余幼所服膺誦  
習往復幾萬遍者盡錄之約二百餘首二年四月竣事擬

竟輒指墨不用即用亦不作此昔日乃成之事竭力始畢之功矣  
余此之為乃欲示後人以文章正宗俾其由此而入入則終不友  
矣昔有以笑談云呂仙以指點石成金問人欲之乎人曰不欲呂  
仙以為有道語也再問不愛金當何欲人曰金有盡時吾願得  
君指耳此蓋會得之喻言今吾借以喻父吾此之為乃是欲  
人人有點金之指耳世間變化無窮未有如<sub>文章</sub>一道者然有  
不友者存知其不友而後能為友也就我而錄熟之復之當  
有深造自得居世貴深取左右而逢原者矣  
客有問余言者笑曰子欲人能點金誠感心也然世有

徒不識金者反揮去如土子且若何曰吾與君論父未  
謀與君論命也論父不使成金將使成土乎且金之與土  
雖無日者亦摸索而識其異也若其舍金而取土世  
將笑之若我先自為土而遇舍土取金世固謂之具眼  
而我反無以自鳴是故我但求吾父之為金而肯不願  
其為土而賤適值貴土而賤金則亦其命焉而已矣吾  
金固自在而何怏怏為且世所求者金也我不為金則亦  
將不識金亦將以金為土而反以<sub>金</sub>為<sub>土</sub>設世用我求金何  
以應之若曰我國未嘗學點金者則我為世所棄乃我之  
自求而世何與焉而人何尤焉

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吾悲夫世之人之日求死而不  
已若恐弗及焉者誠不識其何所謂也迨逐焉而於私焉後  
彼焉而於欲焉是自求死也不必論也耳目猶是也心志猶是  
問其志何在問其氣何為問其精神何寄問其作息動靜  
何屬而悉無有也若然則死人也世間安此死人何為而猶  
混混於生人之中而衣焉而食焉而臥而寐而起而遊徒為  
生人之靈魄然面目而曾不自愧是不求死而不如死之久  
矣迨其死而猶恨死之晚矣吾為斯人憐而尤為斯人惜

也謂其幸而為人不幸而同於物也實自為之而於人何  
尤較其耳目不聰不視廣其心思不索不求不死而死誰  
為之吾為斯人哀而又為生斯人者恨也謂其生之難而曉  
其自死之易也誰則為之而於人真怒

昔我先昭公教子至為嚴切此意直言生元而富貴貧  
賤榮辱得失禍福壽夭皆括其中特述之以教後人  
亦以緣時事而有感也○此種人所謂空帶齒髮全以  
無心肝者也旁觀以為不死何為而彼昏不知方且自逞  
焉尊卑親疎無辨也公私邪正無別也自為喜怒而

已矣自為憎愛而已矣其為趨避而已矣故云一切皆括其  
中也故云以教後人教以斯人為鑒也如斯子孫固其  
祖若父所不欲有也○凡余自致仕後迄今十餘年未  
所述昭公之言之事之意自心而身而家大小鉅細  
固不備具於冊皆以教後人也贈公之意固不獨自教  
後人而已故余推而廣之凡意所可及則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亦非專於一家授受而已大抵意主有益  
於人益人而人各受其益則一人而善一家一家而善  
一鄉其能出為世用者又可及於國與天下矣約言

則匹夫獨善而已然人未有不始於匹夫者始於匹夫者  
始於獨善者能於吾所述兩志遂條遂件留意不倦  
即好學人也人而好學則長善救失吾安能識其所知  
哉本不能更其世視如珍寶而世間棄如棄者土  
可勝道哉○吾觀世間人好言富貴其受病皆在於

此夫富貴者天之所以報善人非有私也或以為吾才之  
所致則誤矣吾或以為吾命之富爾抑又誤矣夫才與命  
豈可以傳世而貽後者乎况其恃才而反為不善倚命而  
終不為善者乎反為不善者殃害必至無論也終不為

善者則是視富貴吾所自有而於善無闕也坐而食之  
安而享之朝不知晨暮不知夕此豈可以終身者怒為  
回頭而富貴不知何往矣今之為官者不教子弟子弟  
亦不知學是以任官之後頓敗零落至不可復者問皆  
坐此誤也此意我先昭公蓋常言之反復言之贈公蓋  
身後上思公宦楚宦粵又從先叔父官吳歷富貴之境  
而未嘗一日不兢兢於是也其識量志氣固超絕世間  
萬等矣後人宜有與者理在則然而余之諄諄以語  
後人者亦願後人之復告後人克繼昭公之志耳贈公

第欲代出質才純前人德業以祿世澤於勿替而富  
貴非所論也

世人慕富貴者常情也鄙俗也幾於人人皆然然於父  
詔其子兄勉其弟一若生而為人舍此則更無他途可以  
立於世者於是教於家流於國成於風俗至黨庠塾序  
莫不同轍共赴而人才大壞矣夫慕富貴則必厭貧賤而  
造物生人而欲其皆富貴而無貧賤固無是理而使貧賤  
居賤之人日求富貴則必智者以術取強者以力爭而天  
下大亂矣暴亂既作而其執以治之者固曠皆慕富貴而  
厭貧賤之人也於是治之而益勢急之而愈起至今朝廷  
計食徵兵議餉司農仰屋而歎將士擁壁而觀智勇  
困莫知所為則皆起於慕富貴而厭貧賤之一念也吾以  
欲求治者先須易俗欲求易俗先須設教設教之法首在反  
經經正之原必由造士而造士之道不先除此苟求富貴之  
見欲譽髦斯士考德鴻臚疏附後先不可得也何也人才  
之生必乘清明之氣備剛健之德而後足以立朝廷之政行  
國家之法此見不除則所謂清明者皆發而為昏蒙剛健  
者皆發而為柔懦斯時而過潢池之警或邊隅之變即或

慷慨感激仗節從戎亦且無謀無畧何也文武為貴。緩急  
足恃。非裕於平日而欲取效於臨時。不可也。諸葛公躬  
耕南陽。不求聞達。迨其相蜀。成都府有秦百八條於耕。誓不  
增一椽一畝。此所以淡泊明志。宣靜致遠。以成王佐之器。與  
耕莘釣渭。同傳千古也。則士之所以自求其志。自淑其身。  
豈可知已。

心思膽力凡人皆有之。惟得為士者。心思則清明。膽力則  
剛健。皆異於凡人。凡人不學而士學故也。不學則心思為  
心知之。膽力為血氣之粗。皆亂者也。學而後。洋。慮。其。心。  
以成智。拓。充。其。胆。力。以成勇。智。勇。備。而。後。可。以。得。亂。和。和。  
氣。可。以。治。亂。於。已。粹。至。分。也。徒。慕。富。貴。而。為。學。則。所。學  
全非矣。非不言性命。非不講經濟。非不談忠孝。非不說仁  
義。一旦授之以職任。之以官。而志無有也。友故。忽。生。暴。亂。  
回作。倉皇。莫措。不知所為。問以兩學。何事。則曰。時。昔。祇。藉  
以求富貴。再富貴。既得。而此物皆亡。去久矣。若然。則朝廷  
取士。徒得昏庸愚懦之人。與共富貴。而社稷之永。國。生  
民之大計。將誰與謀之。而誰與治之。故曰。皆起於慕富  
貴之一念也。官慕富貴。亦慕富貴也。理不足。服才又不

足以相勝夫鳥得不亂以昏蒙柔懦而角勝於心知之  
險此氣之祖固必無能制之理矣則養此士何為改此士  
何用吾甚為為士者羞也

欽差大臣奏賊匪竄逸督飭諸軍進剿情形奉

旨廣西省城解圍後賊匪竄擾興安全州駐劉長清余萬  
清介帶各路兵勇進擊現在該大臣已由陽朔進着着即  
方飭帶兵大員迅速接應與楚省文武合力協剿勿稍疎  
虞向崇現因患病不能出省諸軍無所統率縱請樞兵和  
春著加提督銜帶兵進剿該大臣如須移營前進即查明

情形辦理逃竄邵鳴鶴等任封疆於賊匪攻撲省城之初城外  
豕鼻山將軍橋險隘均無准備致為賊路兩辦圍練亦無  
實效迭次飛章入告桂林一城之外全未計及朕即覺其張皇

失措一籌莫展若非審向阿預調向榮赴省守禦幾誤事機  
此次賊匪北竄又欲將極將精兵留以自衛株守省城實屬  
怯懦無能邵鳴鶴着即革職以示懲警廣西逃竄勞崇

光補授欽此

古稱治平之世庸夫高枕而有餘衰亂之時聖哲馳  
驚而不足庶幾各代莫不皆然致治者文獻亂以武若

文解致治何嘗不可以銷烽息警無如三代以降詐力

相光隆古淳樸之俗既不可追加以華彝交亂邪說

橫流雖聖明在上才俊盈庭不能保無戎旅之事余

昔提學京畿嘗與諸生言及於此而於八旗子弟尤

誨導為以八旗之士國家原以文武兼用耳現為諸生

二十年後即多至封疆大吏若不於此時豫養才能大

任當前自顧何以報主然聞者或以為是或以為否余曰

大吏或能驅策羣力若夫一縣一府一道府皆不能保無

盜起倉卒之事當此而倉惶失措惟有竄避馳逃問

守如安在商有何密地可容將日我父富和習武乎即

朝廷無不加誅亦何顏復立於世然余雖中說而置若罔

聞者如故如此安得謂之人才祇可謂之富貴人耳

豈以此富貴人哉凡人習於富貴則不知富貴之外人生

復有何事昔戚南塘謂當時用兵多用世勳子弟其人

既生而富貴大率耽誇習深風雲氣少故卒無成功此則

世勳之弊也夫習於富貴世勳尚不可用今以但慕富貴

俸而得之之人復欲責其文又責其武固必不可得之事

也然而一夕旅鳴四鄰戎莽突如其來又不能豫斷必無



之事也人之得官固甚不躬然得官之前其得官之藏  
明頌張道不亦慮及此苟先時請求即自甚易乃終日  
泄泄惟此求富貴之一念忽焉值此如驚霆疾雷於夢  
寐之中有不失魂落魄者乎余嘗勸學者讀韜畧之  
書留意史冊戰陣之事及頌收之迹而聞者多以爲笑  
正由風雲之氣少也夫學者固當講明六經二帝三王  
之道以期宏替昇平而帝王之書曷嘗不以兵刑爲治  
世大法况當暴亂之作叛逆之興非以武加其誰能濟  
若使人人皆曰吾不知兵此非吾事則朝廷焉賴焉而  
衰皆昇平復何解也余十年前緣西夷播難而當事  
父武全不知兵唯思牢籠將就以致處失事獲憤取  
通鑿所載兵機將畧手錄成三十二卷爲武鏡一書尚欲  
作發明逐條逐件疏其所以會疾作而止但存爲未成  
之書示余未竟之志而已余時已退老教年不關世務  
然因治平既久世患方興而人才愈寡非細故也是以  
不揣耄耄老猶死爲此欲以激發後進俾留意於  
斯以備國家不時之需庶收養士之報於萬一云爾  
書者人能讀但視讀者志趣所在苟以爲人才可

短在此則吾學而急亦在此知亦不待余之區、著錄  
數快已也  
嘗聞先輩說一事云昔有學士某公負父章善談論好交  
游喜聲譽提學某省中丞某亦新擢少年一見大驚  
自以爲弗及於是把臂稱莫逆焉學政例應中丞出考而  
中丞竟以可任封疆語奏上朝廷疑之某公實祇取歡  
洽非求薦舉也且任封疆亦非考語所應有而中丞亦非  
可薦封疆之人也而其中丞竟惜然爲之未幾而中丞驟  
事降革而學士亦坐此淹滯終身焉余曰此中丞可謂  
莽撞矣而學士爲喜聲氣故遇此莽人而不之察亦大可  
笑矣世間固有此事但心熱好譽者若不覺耳余每念此  
事輒吟永錦尚裝之詩三復而不厭也  
世事重年累歲人情千種萬態防之不勝其防察之  
不勝其察愈出愈奇視我有生之初已相去萬里江  
河日下猶生不已匪伊所思勢將胡底靜思源流將欲  
挽救惟賴人才欲就人才端由學問今之學問非古  
之學問如何得有古之人才余所謂先去其慕富貴之  
見者是也何也富貴之問念孫其中則志氣昏而暗身

墮無復為德為民之念。豈有報君報國之思。而一切禍  
 萌亂源。俱有所不暇顧矣。迨至禍亂既作。亦自知其無  
 術以治之也。百方掩飾。使倖苟脫。而亂民梟徒。愈窺  
 其技而轉運其死。以致地方大壞。雖加以重誅。不足  
 償其誤國之罪。矣。國家太平。朝廷清燕。豈非萬民之  
 幸。而反有邊境叛亂之事。重勞師旅。經年不息。內地  
 亦復盜劫頻仍。奸惡之徒。動輒鼓衆煽惑。至於毀  
 衙署。戕官吏。廢王法。若無有司。庸懦之官。鈔之也。  
 官何庸懦。則皆。但知富貴之士。為之也。投之官。領之標  
 使長民而為之。故而所為若此。宜民之生心也。故今之急務。在  
 人和。而人才之有。固在。志者。志富貴。而後能服良民。感  
 慕民。敢好民。徐仲敷。而彰葉令。而長治久安之世  
 也。矣。武穆稱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應世十紀。斯言不易。余士也。故專以告士。云。又以前裝之  
 詩。相連而及。而裝即富貴之所以也。  
 或謂余曰。子之所記。皆述祖訓。乎曰。然。吾先君子之所述  
 吾耳。熟焉。自吾之後。不得而聞也。吾則述而告之。告之而  
 有聞。有不聞。故書之於冊。而編告之。又反復而申告。以期

傳之於世。世而無窮。蓋祖宗本欲如是。而先君子體之  
 以為教子。則又體先君子之志。以著之於書。焉耳。或曰  
 子莫不分門別類。使綱目。釐然垂為世世之法。曰。不能也。  
 先君本述事為教。或朝或夕。或喜或怒。或笑或諱。或  
 指事或指人。或因讀書考古。或因隨時證今。以及家常  
 瑣細。親故尋常。莫不可法。莫不有教。待於側者。聞焉。見  
 焉。警於心。揚於志。莫不先君子之精神之馨。歆之。願之  
 之儀容。在其目中。耳中。若猶在左右也。而曰。此某類。宜入  
 某門。某門宜收某類。則似簿記。所為。而祖宗之精神。既融  
 并子孫之氣脈。不腐矣。其不視為故紙者。鮮矣。余之所以。願  
 類引伸。但感物而興思。不緣事而尋迹者。蓋以此也。即余老  
 年。日昏于拙。猶必。稽字手香。其用意。可知矣。正恐。鈔。根。人  
 領。畧。不到。此耳。  
 教子孫。百千萬緒。而不可窮。百千萬言。而不容已。一言盡  
 之。曰。慈而已。承祖宗百千萬端。而不能。賦百千萬年。而不  
 能。說一言。蔽之曰。孝而已。夫。慈。孝者。本乎天之初。率乎  
 性之端者也。父母始之子孫。終之子孫。又始之子之子孫  
 之孫。又始而終。終而始。無始無終。祇此。實初之天命。相續

而已矣。故夫人之有此身，身之有此性，性之有萬善，亦一言實之曰孝而已。孝可以作忠，可以興仁，與讓可以明物，叙倫亦一言括之曰誠而已。矣。誠能動天，以其受命於天，初也。誠能格物，以其賦性於天，中也。聖人生誠，故與天同體，同用而為立極之聖人。極如天之北極，終古不移。而以運四方成萬化者也。其餘千般萬種品類，雜糅則皆昏化而有者也。而人者得秀氣靈聖人謂之至人，其下則有賢人有君子有善人，又其下則為常人為庸人者。無以異於眾人者也。然謂之人則固同，象乎天而具亦性者也。未有不孝而可自命為人，亦未有不考而他人猶視之為人者也。然則人之為人，第自盡其孝而已，不愧乎為人矣。夫孝莫先於順父母，莫大於繼祖宗，修於家，達於國，宗族鄉黨無間言，此豈不誠而能然乎。然則我周公之教亦無多求於後人，惟求其孝而已也。余之述而識者亦無過望於後人，惟望其誠於孝而已也。若然則秀靈者曲折洞達而無不通，固已備乎賢人君子，即如鈍根者識其天端亦且不失為善人矣。以上概明全書之大旨，前已言之，茲特以一字該之以醒後人耳。考從天

命之性中流出，謂之誠不誠則非孝，故云一字該之也。該即實也，有即統也。言全書所云皆孝，無他措也。言至此吾研可以操矣。自十年前而腰疼至今而不愈，惟卧則可故終日偃息在床而無復操業。凡之事雖欲從事筆研而不能，是天使我止於斯也。然猶幸我知我於此已無不盡之懷，未竟之緒也。咸豐二年五月十九日八十九歲老人識此

會試錄後序

咸豐二年歲在壬子

恩榜會試屆期，禮臣以正副考官請得旨以刑部尚書臣周祖培為正考官，以戶部尚書臣何桂清為副考官。臣等奉

荷蒙

宣宗成皇帝知過由編修游登詹事，其間奉命一充會試同考官，一充江南副考官

皇上御極



特權內閣學士攝職冬官晉佐司馬文字之役恒俾眷  
業從事於材內顧慚悚方深茲復仰蒙

恩簡副校春闈聞

命之下倍切兢惕謹借諸巨齋被入聞悉心通達得

士如願擇其言尤雅者恭

呈

御覽日例得聽言簡末日惟尚書曰敷奏以言禮曰

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進人以言自亮

辭以未莫之廢而文又言之積者也故觀人以

文而人才之振興視此天下之化成亦以此矣經義

訪於北宋沿於元代而備於前明採能之士必所

求六經以闡其義理貫串於諸史以析其是非

然後於聖賢之道有所發明而明體達用之士

亦徒起於其間夫三年大比登崇俊良將以求

成德達材粹然儒者為天下用也而或使浮華

偽學雜出其中則於古者進人以言之義不已

疏乎鄉舉里選古法不可行於今茲義取士非

能盡志生乎而所學之醇駁所造之淺深未嘗

不顯呈其底蘊則洵乎才深為未器識為先矣

臣等特以衡文必其折衷經史有得於脩詞立誠

之首者取之而凡矜眩馳騁纖仄爪詭譎與夫割

竊為古欲近先正而空疏無物者棄屏弗錄期無

負乎進人以言之義而

朝廷責實之政亦於是權輿焉仰惟

聖相承均以釐正文體是

列

皇上龍飛紹

一

此

倉典

文化光被人才蔚興日不敢謂所以志當而冀興選之士於

進身之初端廉超嚮因舊學而益擴之以備因材器

使之用斯則區區之誠所願與多士共勉者爾

兵部右侍郎稽察左翼宗學日杜嗣謹序

補錄此文蓋兩日之間三休三作而始畢焉自今以

往欲無死生契濶可得乎自余抵角與四友周旋無

冬無夏不日不月以迄於今未嘗離過古所稱耐久

仙舟不指

明有如是者乎則可謂白首如新者矣一旦舍去不獨

余不能忍四友亦悽悽而不可忘也雖然吾以病廢

吾猶將托吾子孫為庶日痛吾我後人乎吾臭味

也而何有差池越二日老人又識

太傅潘相國重赴鹿鳴詩

咸豐壬子重賦鹿鳴家

恩與宴恭賦

泮水重遊記昔吟道光甲辰年有重泮水詩宿是彈指又逢

士

四朝雨露沾

醜化兩度笙簧聽雅音

天與安閑候歲月自慙遲暮惜光陰迎惡吉夢師門兆

佳話爭傳翰墨林乾隆壬子開成榜前夕座主是榜當得四元恩於此治學師人暗香梅四散謂

致感已休會元美襟率以探玉成會此傳為佳話

繪扉任重天心顯

恩與真道華家禁豈有嘉謨家密勿慙無願學副科

名奉有嘉謨碩學里重繪扉之名翰苑請之下慙快矣名

聖慈曲體生成厚盛事重逢感愧紫小草亦敢沾

僅澤勉將清白繼家聲子曾瑛奉

一門科第第荷以負外郎用

皇仁屈指賓興二十人吾家自乾隆丙子至今登賢者已及二十人自今衰年

容就養况承

天語寵委詢子曾瑛值日對

不揚波河順軌好借多士祀辛丑新科大考一等由庶子詩升學士孫祖泰今科一甲三名扶杖欣觀浩蕩春海

楓宸

傳家舊業是青氈矮屋光陰話昔年兩到芹宮欣光緒

拱杖光緒公不道光甲中重遊再廣洋野記開蓬世父

願保頤齡並祝節公不道光壬子羣仙隊裡添新詠千佛經中證夙緣

作人長此戴

兆天

辛丑則子受田為座主而今科又孫翻作樞載遂成

西世淵源亦奇緣也意相國與吾家有文字宿因

故耶相國休休難度游其守者莫測其際大德

大福政應至此余則何幸而連及也附識以示後人

蓋亦分兩日再報再作而後畢

石樵老人八十九歲真可以長謝諸臺而猶未能者身  
固不能如稿木心固未遂如死灰也故晚仍設兩筆不  
索也但且俟病稍退值天日清和再繕舊好耳付諸  
偶然此至適然情未而已不期也即取東坡聽其所正而  
休焉語意再有所述即名聽止軒餘錄可也莊生云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今吾也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  
知能無殆乎然世固有不知其殆如余者吾無如之何  
則亦唯聽之一法自解焉而已石樵又記

石樵翁初學正始編目錄

我愛其禮	一句	顏憲成
八佰舞於	一句	何士晉
子曰相維	二句	夏儀
謂武盡美	一句	周順昌
在陋巷	一句	殷郅
如有復我	一句	許譽卿
則吾必在	一句	陳俎綬
曲肱而枕	一句	黃溥耀

暴虎馮河

一句

黃溥耀

甚矣吾衰

一節

邱兆麟

公西華曰

一句

歸子慕

短右袂

一句

吳鍾志

由之瑟異

二句

黃元曾

行人子羽

一句

劉必達

公伯愬察

一句

茅坤

齊景公有

二段

趙南星

過諸塗

一句

杜喬林

四飯缺適

一句

蔣馮玉

雖有善者

一句

陳天定

所以遠賤

燕毛

宋琮

可離非道

二句

張以誠

人子能之

二句

王肯堂

及其不測

一句

張宏道

昔國天下

二句

魏浣初

可使制梃

一句

張榜

棄甲曳兵

三句

黃溥耀

諸侯朝於	述職	存若忠
王速出令	一句	吳積
事齊乎	二句	姜士昌
二三子何	去之	唐寅
此非距心	一句	張國維
王自以為	一句	曹敷
疆而後可	不可	侯炯曾
曾元養曾	一句	王思任
儲子曰王	一句	高東生
而未嘗有	一句	章光岳
編國中無	一句	何謙
生亦我所	一句	項煜
我將言其	一句	陸熙遠
昔者王豹	善歌	李嗣京

共四十字原鈔本無目錄今補於此并使不見者  
 可按此而得之但今世刻本訛誤太多須求善本照  
 寫耳後此余有手定善本注明已在正始編者不覆  
 鈔乃因年老不能重寫我後人持此錄合為一亦可

註明為正始編亦足見我本意矣老人記曰惟四飯  
 缺一篇中間有史訂處重寫於定本宜擇善而從  
 之

論語儀封人晨門皆賢人而隱於下僚者皆有心人也非  
 忘世者比而封人精力極高所以眼高正是學問極大  
 觀其一見聖人而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將聖  
 人一生決定并將聖人萬世決定深將天人之際古今  
 之殊明明白白一語括盡非具聖人學問其孰能之  
 當時宿主酬對聖德先輝得在觀感之際者既難  
 以言語形容想其談論詞氣之間意會神領亦非可以  
 文字詮解故記者祇以見之出曰渾括叙之而卑紀  
 其語合後世想像得之也晨門未見聖人而能道聖  
 人心事可謂知人而未可謂達天也其他如荷蕢如接  
 輿如長沮桀溺皆自以為是惟丈人甘於隱而不失中  
 庸之道故聖人猶欲接引之是聖賢之徒也惟是封人  
 晨門既屬下吏丈人文嘗留宿見子豈當不通姓氏而  
 而所記如此則未可解耳

聖人教人不是學故曰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蓋現身說法也聖人祇是學所以學祇是好所以好祇是信祇是敏故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弟子三千人獨荐顏淵為好學顏子學與聖人同好與聖人同獨未達一間耳聖門弟子如子貢之敏者幾若顏子而終不能及是以聞一省之傳而未悟也然他日又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則於一貫之言亦悟矣但未能真到一貫耳得其旨而未造其詣究竟是其學未至耳若曾子從躬行下手到得功夫積久純熟一點便悟便不是此等境界矣非子貢敏不及學不及也曾子從行入子貢行知入故曾子已入室而子貢猶在堂也聖人之學在當時聖人之教在萬世故云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雖歷千萬世而聖教與天地常存由之則治不由則亂故曰為天地之心為萬物立命也若聖帝明王不作遂自棄於倫常之外如沮溺等者聖人所不為也

聖人教人學亦無他法祇是一面學一面思學所以習其習文思所以索其理欲其透徹融洽則惟有純熟之而已純熟之法曰專曰勤曰不怠專則不雜勤則

不怠不怠則無間所以深造之以道而能自得於己也聖人言其法俱包括得大小淺深高下偏全在內任人所學何事所執何業其法祇是如此所以不學則必有成就而不至坐荒歲月枉費心神也大抵外則迹象內則神明始於勉強終於自然游於法度之中通乎規矩之外熟則生巧精則入神如此則人無不盡之靈明事無不極之變化而後學乃謂之成用乃謂之備也已

或曰學成用備君子不器之謂乎曰聖人教人固是教以不器但學者却不能皆然如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皆各人資性所迥故同一聖人之教同一賢者之學而不覺各就所近用心用力故成就如此謂之學成者謂其重者在此則真能有此也謂之用備者謂其所以長在此則實能辦此也聖人於子貢但許之為器於子路但許其治賦於冉求但許其為宰就其所成者言之非不器之謂也曰聖人非教以道子曰道之所該者廣聖人於門弟子或進之或退之或與之或戒之或指點以醒之或引證以曉之莫非教也莫非學也則莫非道也但弟子所得不同耳

自是以前而不盡有七月初九日事



是歲七月初九日受田以疾卒於江南清江浦差次別  
記於下卷以其事尚多而此冊將畢故也

經某公故宅

烏衣巷口草萋萋胡蝶飛來賸欲迷惟有斷崖枯  
木在鄰翁猶聽夜烏啼

秋暮書懷時見子平於清江差次

歲月唐唐事可知晚秋又過晚風時只愁朔雪漫天起未  
覺斜陽墮地遲聚散因緣何處見往還夢寐不堪思也  
應兜率天中去可信香山是了期

引愧生於中奮激於外若有鬼神之來告者所謂  
誠能動天在人亦有不自知者哉

人之有始有終乃是自然而至世既不能留我我亦何  
能德世人既生而為人當思於人有為我既生當斯  
時亦當於時有益若祇虛生虛死則於無生真  
異魁然七尺之軀乃爾自暴自棄君親大恩不  
報豈不慚自天地所以我教後人祇在人生根  
蒂盡言要本性情立願皆志由氣如此誦  
詩讀書自爾秉禮度義忠孝傳之一門衣

冠流乎奕奕後人識之勿忘肯者則而前我  
今去矣無還是我語言文字

石樵老人又書



我杜氏在清者於今五百年弟傳始遷祖諱雄飛  
以上則無可考也幼時於家存故書內見襄陽杜  
氏宗譜一本溯始於晉當陽侯預後余視學浙  
江於嘉興選拔得杜槐一人其先世則本朝大學  
士名鑾與吾家大參公同時辨宗譜序其世  
則槐正晚余一代余任滿還京槐送手卷一軸

荆杜氏世譜亦溯始當陽乃宋氏世物前有文潞  
 公手書一門忠孝奕代簪纓八字其譜則襄陽  
 之一支也。魏既以贈余則非其先世可知然余嘗  
 時亦未詢其得之之印但以為古物藏諸故笥  
 而已。然余自幼喜讀左氏春秋又竄喜工部詩  
 工部正當陽裔也。而子受田復遺際  
 聖朝。歷參知政事。晉位太事師。諡曰文正則潞公八字之識  
 似亦有因而余又安能必知非元凱裔耶。余家方  
 伯公文集。題云忠孝堂存筭稿。蓋方伯公親喪  
 廬墓又江西時方待不建魏瑄生祠因而罷去。迨歿而  
 而兩弟二子四姪一孫。死於明季城破之難。故後  
 人題曰忠孝堂。而當陽侯之裔與文潞公之書亦正  
 相符合而無愧也。石樵既書前語因并識之如此。

孫研齋餘錄二

咸豐二年七月十八日兵部報到

欽差怡和軍良西河督楊以增

欽差大學士杜以疾卒於清江差次代進遺摺

奉

硃批覽奏悲痛實深即有旨

遺摺臣杜受田跪

奏為微日福薄天生臨天無

天無日伏枕哀鳴仰祈

聖鑒事竊 臣奉

命查辦山東江南事件於具奏山東賑務情形後

當即起程馳抵江南清江浦因一路冒暑過

行感受暑濕觸動舊患肝症趕緊延醫調治

覺精神尚可支持仍照常辦公於七月初八日

復將江南賑務情形恭摺具

奏詎料病勢日增醫藥回效神散氣浮自揣萬無

生理伏念 臣 山左穠村遺廷

盛世荷蒙

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由翰林入直



上書房履蒙海歷正卿復蒙

皇上非常寵眷俾膺

綸麻 臣 父晉銜膏肓備受

殊施 臣 子翰子綱均荷

天恩置身清省自愧庸愚溘膺

高厚

寵榮至極報稱毫無方思勉策驚駭長依

雲日不意遽染沉疴身先溘露迴瞻

廷闕感念涕零上不能進盡忠補過仰答

君恩下不能退食承教長候親志言念及此痛裂肝腸

惟思楚氛未靖河患未平度支未裕教者均闕銀

銀伏願我

皇上敬

天法

祖

勤政愛民本兢兢以業以

救災慎好惡以出治崇節儉以勵俗平賞罰以協中

聖德彌新

治功益懋則國家長治久安寄在此此日雖在九原實  
有榮幸且志皆神昏語盡音竭無任依依銜結  
之至謹

奏 奉

硃批昔在書齋日承清誨銘切五中自前歲春懷承  
大寶方冀替衰惟懼諫論常聞詎料永無晤對  
之期十七年情懷付與逝水嗚呼仰之不幸實朕  
之不幸也 本日內閣奉

上諭杜協辦大學士杜受田秉躬端正勵節直清經術

淵醇體用蓋備蒙

特 呈 考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由詞臣視學山西

台還朝旋入直上書房為朕講習討論十餘年中日承

督迪獲益良多嗣經游歷正卿志勤益懋朕親政後

加太子太傅銜以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特命管理

禮部事務每召見時於用人行政國計民生造膝敷

陳深資匡弼前因豐工尚未堵合江南山東兩省

窮黎急需賑恤宵旰焦勞難安履饋特派前往查

辦查撥途次馳報東南賑務均已布置周妥念其

觸暑過征心力交瘁正切憐憫而前復奏摺中總未

自陳病狀乃本日怡良等馳奏杜受田竟以感受暑

濕觸發舊恙肝症亦本月初九日遽至不起披覽

遺章不覺聲淚俱下迴憶書齋景况如在目前奉

使陸辭情尤春念方冀替衰惟懼諫論日間詎料

相睽兩月晤對無期耶著賞給陀羅經被由驛裝

往加恩晉贈大師大學士入祀賢良祠即照大學士

例賜恤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

察例具奏并賞給廣儲司銀五千兩經理喪事靈柩

回京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護送准其入城治喪屆時

朕當親臨奠醊用申悲悃伊父頭品頂帶前任禮

部左侍郎杜筠年屆九旬粹聞此信定深悼痛

著派恩華即日前往看視并賞給人參十兩以資

調養伊子杜翰著俟服闋後加恩以庚子補用伊

孫三人均著加恩賞給舉人准其舉一體會試以示

朕憐懷舊學恩眷優加之至意欽此 同日復奉

上諭朕念杜受田之父杜筠年近九旬就養在京猝

聞伊子差次病逝自必傷感邇常伊孫杜翰現任

湖北學政惟伊次孫杜翻一人在京若前往清江奔喪則伊祖杜塢膝前乏人侍奉朕心實深厚念著傳旨令杜翰即由湖北馳赴清江浦回京扶柩回京所有學政閱防暫交巡撫兼署杜翻即在京侍奉勿庸前往以示體卹恤欽此

本日伏請涕零

天使恩 至寓跪迎接收

賞參確頭次日具摺奏

謝

竊臣當垂暮之年稔蒙

皇上天恩得以既養京師自今無能仰答

高厚惟期日子力矢公忠以繼臣葵藿之願本年日子奉

命出京臣方勛以及時宣力盡心無綏庶幾稍慰

聖主軫念民艱至意不料其遽染沉痾遂至不起皆由

臣福命淺薄憊痛乃蒙

逾格深恩優加節終典禮人臣極地備致榮哀臣子

有知不知如何感激况荷

推恩編及

眷念頽齡

特敕大臣至臣邸寓看視

頒賞參片

諭臣調養後留臣孫杜翻在京侍奉

體恤深仁無微不至聞

命感痛不能成聲伏念臣子平日在京於公趨之奉

餘曲壽考養臣每以時事多艱教以專心

君國母顏臣身今於差次出缺不敢告勞較之在臣膝

前庸庸沒世已覺稍慰臣心臣斷不敢過於悲

悲傷致負我

皇上曲體生成之

德且臣孫臣曾孫無不仰遵

廷賞一門四世晉祿

恩榮臣何人斯備沐

涇澤惟有勉力自制加意調攝時勛臣孫等數品勵

學以答

皇上如天之仁以成乃父未竟之志所有微臣感激下忱

謹具摺叩謝

天恩

本月二十六日禮部查例具

奏奉

上諭昨因協辦大學士杜受田於差次出缺逾

業經降旨加恩茲據禮部查明應得卹典奏請

予謚因思杜受田品學粹正色立朝

皇考宣宗成皇帝深加倚重

特簡為朕師傅憶在書齋朝夕納誨凡所陳說悉本唐

虞三代聖賢相傳之旨實能發明蘊奧體用兼

該朕即位後用諸時政利弊民生疾苦亦能盡心獻

替啓沃良多嘉慶年間大學士朱珪仰蒙

皇祖仁宗睿皇帝鑒其品節

特謚文正杜受田公忠正直燒美前賢朕諸謚法實足以

當正字而無愧無庸俟內閣擬請著即賜謚文正

其餘一切卹典均著照禮部所請辦理用示朕眷

懷舊學崇錫令名至意欽此

寄孫翰信云萬不料有此事然我素常以汝父

秉氣不壯如有夙疾在身不耐辛勞每以為慮

今此不慮以前出差雲南路途更遠並不為難今

此往返為日無多且有汝一哥隨同照料更可放

心乃事已辦完具奏而疾亦不支此豈非命乎四

時之序成功者去當其未至人不能催至其當去

人亦不能留也其為造定顯然可知我今所慮者

却是汝是疑此一轉又接者長途跋涉汝身子索

為要緊計汝行途擬在九十月間天氣已涼早晚

晝夜均須自己留心檢點縱有感冒等事只須蓋

湯勿亂用藥汝父所乘行轎可做一單布套單

於外祇須用地方轎夫按站更換自己裝價亦不

用以坐轎為疑是我體

上諭之意慮有遲滯勞

聖懷注念耳汝於初站即說明是遵祖命如此行且其轎

亦行程所用與官轎本不同也觀

上諭及遺摺

殊批令請者痛淚熱流不能止真是一德一心遭逢之盛

曠古所無可惜汝父大限已及不得久侍事

聖主但享身後之榮而汝等亦皆沐

推恩則其當愛惜此身以圖仰報亦何待余言此諭餘  
詳汝弟報內不更及

徐讀

諭旨內奉使陞辭情尤眷戀之語蓋跪安請  
訓時

上為惻然淚下恩于七年中未曾一日不晤言至此不覺

生感如人間離別也此兒子自述而其從人亦云

主人出上轎時淚痕尚未乾頻拭不已則對

聖時可想矣君臣道合而情懷至此前史所未聞也

抑豈非將兆之樂

至誠先動者乎此五月初六日也初九日由京起行至

良鄉宿夜夢余告以十四日來之和尚汝可同

行矣醒後以為異即由家信寄京家人未以告

今乃知之是又豈非幾之先動兆於夢寐者乎

又接濱州家信吾家城北祖塋於五月初八日大雨

將墓田冲溝一道長十餘丈寬七八尺深四五尺不特

其日即起身之前一日也查此塋地自吾始祖至吾

太祖九世葬此蓋從明初至今在州城之東西北

其地後面有古長隄自南而北而東屬於北關之

北隄前之地本不甚寬復有發隄並無橫過之

水故自立塋以來數百年從無大雨跌坑冲溝之

事今忽有此豈非大異豈非斯事之先兆與或以為

適然則非也何也濱之為州始於後周其前為唐

之渤海縣更向前則莫知所屬雖歷代多有

名人而登宰輔至三公者則從未有也則其宏衍

秀薄而生斯人其生有自來去非無故清淑鬱積

之氣一聚一散而為始為終夫豈偶然其兆斯事

亦無疑也又余本年三四月間新病初起意與前常

時復悲惋自謂垂盡之年固當如此與人言亦不

適手拈吟時及生死即前卷內出世真丹及春日感

懷及懷歸教篇是也蓋自瀉胸懷以寄遠觀云爾

自今觀之則亦非吉兆矣

同鄉毛君鴻賓來市因言前兩年有濟南作令

晉者者了報候代住省垣復有濟南游幕於

晉者某君善扶乩緣同鄉間居逐日往還逐日

事算卜久之亦無所可問遂以現在各夫老為

問至協辦大學士杜則此注云我嶺老僧又同在  
書房葉公親儀卒於道光二十九年自知不起  
病中夢至一處似廟宇登殿參叩旁列坐數老  
僧皆不動中識者一人即杜前輩也語後數日  
卒即此兩事參之則未處未去處去踪跡了  
可知而良鄉夢中和尚同行之語亦非香冥恍  
惚之事矣

道光二十八年

宣宗皇帝命查大員有老親八十以上者具奏大臣以余工

聞

上與協揆陳官後語及陳對曰杜某雖退居然意在國家

忠愛出於至誠

帝曰不如此如何生此賢子因

賜教忠篤慶區額福壽字玉如意并綢緞足冠繡壽什

受田奏

謝

名見

諭曰此是汝家祖功宗所教受田叩

謝迨三十年

今上即位復

賜達尊錫類

御書匾額而受田旋被

命入閣專辦

宣宗實錄獨未完竣奉

差山東江蘇南將還京而卒

上聞震悼所以飾終者甚隆且備嗚呼此豈無未歷人

所克膺受者乎豈非天造所定至是而事畢遂不

能更留須臾也因此而知天上人間祇是一此襟緣機

來自行緣盡自止全不係於人為如君臣如父子各竭

其心各盡其力是即所以天命是即所以運造物若心

未盡力未竭而穀已滿而運已窮是則仰乎天而不

能無愧俯乎人而不能無怍也至於君報臣精臣答

君恩君報臣而加於其父臣答君而代以其子則襟

復生襟緣更成緣而忠孝二者盈結而成宙宇綿

亘而為古今矣夫祖有功宗有德天則褒之揚之

而降福於其孫子孫復有功德靈不復詔其孫復



冀其子不聞天命即

君恩可知矣吾是以紉繹

綸音且感且涕不憚反覆以為我後人告也

八月二十六日接張翰自清江來信悉其於十五日抵

清江現擬趕辦於二十八日起程尚未能定準等語

內述其父所用材木係在湖北宛轉購得交運送

徽船之委負附帶來京適委負有緣案留省事

多日事畢乃行到清江適值此事河臺楊道

寬佳本不得委負稟知立即取閱限時做成用之

當時辦事各負無不以為清江斷無此美材而時

會之巧乃太師相國之福若有神助噴噴詫異

讚誦不已河臺楊以摺以信相契好故閱切倍常

事事料理加意妥協尤令人感泣余以為委負若

無事故則必先行則過若事故未完則又須遲

行遲行則不及若此之不先不後豈非定數既定

矣豈人力所能為乎

又既得信後數日余午間假寐若夢夢亦不記影響

但竊後乃受田至余榻前若伏謁之狀余心一動即寤未

曾一語後亦更不復夢豈因事畢還元而到此一面

乎說無可說則無語亦宜但我歷想六十餘年前

後始終一切情事惘惘不已耳我婿老僧事竣功

成自當復歸本處然非有宿因不生吾家雖歸故

處而功名著於本朝道澤留於鄰國亦為世不

能泯沒矣事紀國史而慶貽後昆昭昭若此則

我先世之流光後人之榮蔭冥冥之中不言可知

也自今以往不墜前修則亦宿因之緣緣相續者

在子孫勉之而已矣。余春間病後詩云出世

真丹得大還底須西慕小遊仙拈花也祇無心笑

證果何如不語禪文字三生都擺落聲名百代

亦雲烟寓言休為前人誤身後追尋究率天當

時病起拈吟自寫達觀殊不疑為不祥自今觀

之乃如兒子識語附記於此又吾家舊傳始遷祖

自康強遺瀆曾置一藥鋪生理時有一游方僧

來即為之居傳久之辭去曰沐施主高義無以報

今相得一窆地因指示其處僧去始遷祖葬此

九世支派繁衍科第相繼長友有任至中丞及

部郎分府者皆已別立塋域吾家則四支也至方伯公而大顯仍莫祖塋之東即本年大雨沖溝之地蓋由明堂起東南而入城河此因述哉唱老僧宿因復述此事謂祖塋本係遊僧所指今以沖溝而老僧去似屬有因也但余所言皆在迷離斷續間亦姑存其說云爾祖德

君恩忠孝傳家胎胎在耳目此實在可據勉子孫勉以此也前因後果不必他求耳

九月接孫翰信知其於初四日自清江扶柩起

程則到京約在十月初旬矣日內正盼其家眷將

到乃於十八日全始知其婦於上年閏八月卒

於湖北院署今其柩亦來京暫停寄彰儀門

外三妙菴前此家人得信以余老病不告余

知至是倍加慘痛然總是定數無可如何也翰

林出學差豈非美事而年餘即有此事世間

禍福倚伏那可逆料但老年不禁此慘傷且

止記此接翰途中來信已過齊河路上天氣

晴暖行走順利看來九月即可到矣

廿四日孫翰扶柩至良鄉孫翻往迎即報明提督衙門并順天府定於廿六日早入城到寓至日未到到廿七日奉

諭旨社受田靈柩到京着派恭親王帶領侍衛十

員實即日前往奠醊十月初四日親臨賜奠欽

此是日午刻恭親王至靈前預設黃圈小泉上

設壺尊奠池王中立孝子旁跪侍衛斟酒王

三奠於池內侍衛奉池奠於階下孝子叩頭畢復

謝叩送於二門外王皆手扶起並問余精神尚好

答以尚可王云回去覆

命

皇上必問也王於扶柩致問時皆涕下蓋在

上書房時恭王與

皇上同在一所共讀者數年內有師傅賈芸堂入會

闈受田即代權一月也受田後又為總師傅故

王特憐憫如此書房初入時本

今上在西一間惠親王分府之後仍在內即同在

此間後恭王自東間移過則受田與賈芸堂亦

共一室矣

宣宗皇帝嘗語受田曰自汝與賈相同直數年以來書房規清肅從前所未有也蓋

宣宗於阿哥將入學時慎重師傅之選受田自山西學政召回時

今上方五歲次年四月始入學

宣宗召見受田凡數次而後降旨則於斯事執費審度可以想見

賜謚諭內所錄

皇考深加倚重特簡為朕師傅即謂此也受田原有肝氣之疾入書房後月餘忽犯犯則左脇下脹痛不可忍不能入

直

宣宗召見今上語曰汝師傅病矣今上聞即決下隨侍之語達傳以為奇則受田之與

今上似亦有前因矣上纔六歲入學甫匝月即開動如此固是

至性至情非凡常所及亦未可謂無因也有夙因則有前

定其教可知已。受田幼時與群兒不好嬉戲而和諧無爭亦無忤也遇有爭忤則一言解之

其見出群兒上群覺其異共樂附之初生至數歲大庭具準兩相俱赤色而相尤重故有紅孩

之稱至九歲出花後乃漸退而真準益隆初學父即近場屋體裁見者知其為英策決科人也

十七歲劉金門先生視學以第一名入學廿四歲張南崧先生李石泉先生典試中式鄉試考充官

學教習期滿候選縣令至道光改元余放浙江學政而中式三年會試第一名殿試傳臚時論多以

其未得鼎甲為憾蓋為時相所抑而余固知其為定數也會試擬裁則汪琴卷先生曹儻先生榜

鵬舫先生王伯申先生也曾榜後以大學士兼掌院

皇帝擇師傅兩掌院皆以受田名對

帝又審詳數四而後定也初入學上即甚喜務掌院嘗奉差外出及還京

上不暇問所查事先其保舉師傅得人務掌院述以

語人蓋亦深自喜也余嘗察受田面貌吉祥及

其語對既久則莊敬之色達於面目渠亦不自知

也故余亦以為內廷授讀甚相宜也

今工部督廉榜品學逾述情懷可以想見而如此道逢

雖代希有乃不得以事

聖主以彰文濟之盛言念及此不能不涕淚滿襟也

非前因定教及所能遠解者矣

受田年六十有六較世間尋常壽數已不為夭故

云人生七十古來稀也然其齒無一脫者其髮鬢髮

亦無一莖白者似皆可延齡而時至限未嘗不少

留固造物所為人不能預其間也其肝氣之疾則

由於生而失乳居外家未允飲食無節故數歲時

即有積氣而不為害也後從余在京因會試前借

友家書齋溫理舊業其室冬日開曠已久了無火

氣數日得疾少腹痛連外腎醫家以為寒疝告以

方用小茴香煎錢黃酒煎熱飲立愈時患欲病去

不告於予依言飲之甫半日而外囊腫大如如梳

始知悞矣治之半年乃痊而自是左脇下傷積成

疝不時輒發發則橫亘脇下漸至心下痛甚坐臥

不能今嗣着又行山路所犯即此疾也或又加山嵐

瘴馮暑鬱蒸更重亦前故遂至此然病乃再因

以前種種先兆考之則亦不必其由此矣

道光十六年余七十三矣覺愆甚正月底請假時

因經廷屆期自恐不能趨走且慮派充直講數有

誤也先請開講官之缺具

奏之日

宣宗皇帝內出

硃諭軍機曰杜受田著充四阿哥師傅徐士芬著充五阿

哥師傅軍機傳

旨內外咸知而余之請假適在是日此亦機緣之巧合者矣

今上諭旨內稱

皇考特簡為朕師傅蓋本此也

先帝特達之知任使之重

今上信倚之專眷懷之切皆非尋常可擬豈非遠際

隆盛曠古稀聞而協揆甫躋遽爾辭世又何

連耶不特

天懷難釋亦在廷所共惜也余老無生趣尚家

聖恩曲體念軫森榆曷敢不仰念

天心俯勤自厲以為孫曹倡率報答

生成亦萬一耶是以迷蒙悒悒猶操筆記述若此之

枉復追維不能自已也

自受田幼時余教以詩文之法輒能領會余以是樂

而忘貧賤之患迨余宦京師翰林清癖自乏艱

難尤甚而賴其學益進薪然頭角過儕輩余亦

樂而教之朝夕不倦若不知寒之在絳飢之在腹者

如是者十餘載而受田舉於鄉矣而清苦如舊也

余游升學士放直隸學政受田皆從任俸入稍可

自給至余再放浙江學政而受田以會元傳臚入

翰林則去鄉舉又十有三年余遷京任銓部則又

與之講文字論世務討究經史造其首學山西被

召遷京而余老矣受田日直

內廷終歲在園不得見余余亦老不克從省反游燕日

惟一室書史自娛偶有所得則亦過得見時書於

年其能解余意故常以是為樂

毋而示之蓋余無與晤言祇借史冊及詩文與古人

聊相對答耳今則并此不能故云老無生趣也人

日余壽且子孫曾輩俱沐

渥恩後福正長余答曰明年且九十矣因受

恩再延數年亦無異也止恐有福亦不能享耳也

打衣 祇祈後人仰報

國恩俯維宗緒於願足矣他非所敢冀也

初四日

駕臨賜奠余率兩孫暨長曾孫跪迎門外囑頭

駕入

上陞寶座大臣恭進奠爵

上三奠至柩前拊棺大慟移時收淚

迴至御座廣向西南

佇立

召廷翰杜翻至前復

召杜庭琛至問其歲皆囑頭奏對復

召余入

上命翰翻攬進至前囑頭

詢年數奏畢復出門外叩頭送

駕次日具摺謝

恩請

聖安初余聞

臨真之

首自計有迎送叩頭詢問之事而余老憊日甚深

恐屆時或遺他疾不克勉強是以一切檢點慎

之又慎至是幸無隕越貽悞乃自慰也蘇榆

未景荷

日月之照臨蒲柳餘姿沐烟雲之覆護或未至旦

夕凋落未可知也若然則優游華谷歌詠康衢

昔人所稱為盛事者余不特日親而且身試之矣

如得及見孫曹宣力

本朝家傳光緒是存歿皆無憾也

初五日謝摺

竊日子社受田靈柩到京先經奉

旨派恭親王帶領侍衛即日前來真誠臣聞

命之下實切悚惶本月初四日復蒙

皇上親臨賜奠伏念日子報効微忱生前未竟

亟更屢遷

異教九原有知益當驚踊無地臣率臣孫杜翰杜

翻等跪迎

聖駕仰見

天容惆悵臣拊膺掩咽悲不自勝真爵三加

哀顏震悼聲淚痛切深恐過愴

聖懷復蒙

召見臣及臣曾孫杜庭琛

垂詢年歲於憐老幼

殊眷道帝左右侍從固不敏獻泣下以日子溼被

厚恩身後哀榮曠世未有臣并得荷

日月照臨亦不敢過自悲傷上負我

皇上高厚生成之意咫尺

闕廷不勝踴躍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

天恩跪請

聖安伏祈

皇上聖鑒

本日奉

上諭昨日朕親臨杜受田宅真誠樞密涕悲悼實  
深並見其門庭卑隘依然寒素家風追念遺徽益  
增感愴當召見伊父杜<sup>前任</sup>禮部侍郎杜琦令其兩  
孫杜穎杜翻扶掖起跪精神尚可支持惟年屆九旬  
遭此慘痛何以為情杜琦前已賞給頭品頂帶著再  
加恩賞給禮部尚書銜其勉自排解加意頤養以慰  
朕懷念將未杜受田靈柩起程回籍時著派恭親  
王奕訢前往祖奠日送並著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  
護送到籍用示朕篤念舊學有加無已至意欽此初六

日具摺奏

謝報聞

前記棺未到清江之事其事極巧近日內稍聞而孫  
翰復述其詳云上年後施南山內購得此板交運送  
驗撥船委負帶京而該自適因他案應留質該省  
另委一自解撥船先行撥船小不能帶他物其自坐  
船稍大可以附載故收於所坐之船迨其留質事竣  
起行至清江適遇此事清江有朱姓者向辦河

督衙門一切差使因而起家此事出河督慈寬材  
木彼則與木店講銀五百兩而粟河督以木店居  
奇非三千金不可河督無如何而許之而此時湖北  
之委員至謁見稟聞帶木之事河督於是不用店  
木而朱姓轉稟謂湖北之木有鈔朽腐且尺寸小不  
可用河督察其奸別派把總某監做而斥去之而  
其次日朱姓起下床忽傾仆於地視之卒矣該處相  
傳以為被杜中堂追去矣亦可見其素常把持差  
務眾所積怨而快心於其死也翰至清江造獨龍  
杜河臺亦即派某把總監做而標下有知其法者  
泚合為之於是河督全禁杜夫到京之價復派  
河員護送至京沿途地方極其感頌而不知全由  
河臺之昭察事理洞晰物情獨斷而為之也河台  
與受田稱莫逆交蓋三十餘年即此事之可為感  
涕者亦不勝述也。又做棺之時適清江地方患霍  
亂疾者甚眾腹痛吐瀉勢甚危急以所遺木屑  
煎湯飲之下咽立愈因以拯拯者亦甚眾彼處  
亦以為中堂之靈或今歲此疾適宜陰陳木鮮

之亦可知也此本難得故本草不著然因此使世知木屑為用用者不可輕棄於濟世以有益矣

本朝滿漢大學士各二員協辦大學士各一員大學士皆帶殿閣名協辦則否今年春武定表親有事

未京送一古玉章刻曰大學士印四字余受而置案連七月遺指至奉

諭旨晉贈太師大學士照大學士例賜卹等因則去協辦不帶殿閣直稱大學士也然後恍然於表親

致送玉章之父之適合亦幾之先見者也送者受者皆流行於化機之中而不覺事後乃說以為

異耳表親者李父家公裔此印或其家故物或別得之他處俟始而詢之

京師傳江西人扶乩乩問湖廣江西之事乩判云江西無事而湖南尚稍遲時日判畢即云速送速

送復問上仙何事如此乩云乩云社相國今為河神當往迎也余謂鬼神之事渺茫難知然既稱我

老僧則死而不即徵當歸元處或帝命更任他事

皆屬理之所有但出自扶乩又來自傳說有無傳會殆不可知宜置為烏有且扶乩法所禁也

客有問宰相告終推恩其父者前代亦有之子日似當有之然必黑頭宰相及其年或可及耳不

然則決無有也余之讀史只觀是非得失於此未嘗留意雖有亦未之聞但以事理推之身在而親亦

在者當不少身亡而親未亡恐無多耳余於乾隆己酉選拔貢成均次年庚戌獻賦

行在蒙

試賜舉人明年辛亥冬丁父艱壬子春大病幾死癸丑夏復丁母憂連年嬰疾不愈載影窮廬後乃漸起復有

功名之意今自道光己酉賜頭品頂帶加太子太保重赴鹿鳴蒙

恩賞扁額壽物庚戌今上即位

賜御書匾額子受田以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辛亥余老病侵尋不復出庭戶迨本年亥年壬子七月遂遭

此事此數年福禍相連何前後相符如是豈余之



謝祭碑文  
碑首起花  
二龍中刻  
四字後碑  
同

賦命終沐榮恩便遺厄運如此之不真耶余向未人  
以為喜余以為懼更慮塞難不故以榮華為意  
念命固如斯夫亦何懼用是追維太學素位之訓而  
固有越恩也其庶幾乎保天和命也予請  
聖諭勉自排解加意頤養以慰朕念王若何人乃荷  
生感階存此矣此而今而後保艾餘齡仰答  
生成即在是矣  
十九日  
謝祭先是禮部將祭銀送交本家治辦羊豕祭品至日禮部  
堂官 帶領司官看視陳設堂官與爵光祿寺司  
自請文畢林黃本家各送禮物堂官酌收一二件  
司負收蓋郵典備儀也  
謝祭文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朔成永隆惟舊學難忘緬望於翰麻嘉猷  
丕煥彤廷日贊正持節以邁征丹旆風姿遠騎真而  
長往特隆真誠式備哀榮爾晉太師大學士原任

後

太子太傅協辦大學士杜受田學有本原行為師  
表秉躬端正勵節直清經術則漢博宋精文章則  
董醇曹茂起家上第列職清班陟官傑而品重達  
瀛膺學使而教興唐魏以命世賢才之選彼  
先朝知遇之恩屢晉方銜旋蒙  
特旨蜀朕喜齊稽古經帳數大典學無間於始終納誨深  
資於朝夕洵躋鳳閣遂掌烏臺竟出納於農曹矣  
靖共於水部典春官則滿城桃李主秋試則盈籠  
秀峯凡茲寵秩之疊加久荷  
赤心之簡在肆予贈極固任舊人晉位台銜踪司部務  
每於內廷係直前席敷言心款款以勸忠政優優  
而布績以伊傅之躬自責用佐經綸非堯舜之道不  
陳無慙柱石念  
寶錄昭垂未讓昇名儒總挈洪綱謹勸校之舟司益恪恭  
而將事蓋識小悉厥於識大西類中朝輔弼之臣而  
見知更益以聞知足親  
先帝功文之盛比以河渠告溢宵旰難安慎選上卿旬宣南  
國體痼癩在輔承虛鏡酌為懷命德意於軒車勒

勞罔懈詎意政成心瘁民樂身憂疾疢怒嬰淪理思  
速告憶助襄之有素共仰風規悵晤對之無期難禁  
雪涕漣之經被聘以儲錫飭量吏以護喪會官階而  
完稱三台領袖太師酬啓沃之庸百世馨香拱祀永賢  
良之譽閭高年之失養違官而懸藉良殷念再世之  
詔謀錫類亦恩施不遺禮特隆夫親真典優賁子飾  
終載設茲芳用光俎豆於殿二千里靈輻逆返益彌悲  
懷十七年清誨常聞都成往事人惟求舊竟虛聽復  
之聲天不慈道孰奏和羹之精惟靈不昧尚克

歌承

咸豐二年十月日  
人常侍余左右蓋仰體

恩諭意也

德本年端節有從前人送貴州所作雄精壽星以  
金盛之置沐頭久亦忘之是忽然憶及取出置於  
几上追節過仍自收之臥安木金內上覆花忽視其  
狀曰是蓋非裝殮入棺乎旋收歸原處亦未嘗與  
人言之蓋余既老邁至此即有不祥亦以為自己當

之耳今日與孫女閨官言之閨官乃言本年正月初  
二日作夢亦不記所夢為何但最後乃家人群禱  
自外入曰老爺去世矣驚哭而醒亦自以為或自己  
心緒惡氣血不順致作怪夢亦不敢與人言也至是  
乃言之又記余前歲以受田調刑部旋復開缺改選  
理禮部為占骨牌籤語曰出門無所求勝如家  
裡坐雖無上天梯一步高一步至今乃得其解焉  
出門言將奉差出都也勝如家裡坐言不出門亦  
定數不可改而反不若出門之勝三句言將終於此四

句言死後重重

國恩郵典皆比生前加進也此皆預露朕兆但未至其時  
不能先覺耳。骨牌籤余當時亦自卜得語云所  
望匪奢未能足欲畫虎不成刻鵠類驚此則易  
解言所志未為過分然即此尚不能如願祇可安  
於刺鵠而不必強思畫虎也於此事各有影響  
而不可不察也余所志欲稍快前業而今不能也  
惟教訓後人不失舊德尚可勉為耳  
十九日請大賓部中堂點主部中堂軍機大臣

與受田鄉試同年臭味志量相同稱莫逆其書  
主則先請南皮殿候張君之萬受田會試門人也  
時放河南學政點主與

諭祭同日乃適相值也一寔也

二十日遼殯有從前紫禁城所乘之馬仍鞵好  
隨往及自南城回次日木立如癡與食不食困人以  
病也使醫視之醫曰無病而馬竟不食至廿五日死  
余為之泣下命昇至蹟寺外之間地瘞之施帷蓋  
焉異哉斯馬竟殉主去耶吾知其主之收而用之

如生前無疑也馬白色係購自濱州民家甚調良具  
行步工穩乘者若不知為挽轡據鞍也行蓬泥水  
凍亦石滑如無有其主每贊之至往江南路至難  
處猶曰惜未帶吾馬也嗚呼主愛馬馬知之耶  
馬戀主主知之耶此亦一奇緣也吾聞之相馬者  
曰馬純白者具德性知人意非凡物也世所謂白  
馬者有青毛非真白故白馬自古稱難得然則  
今之主與馬亦有別契於風塵之外者矣因思  
余春間所作感懷詩用前人句寄意云苑邊高

家麒麟卧陌上開花蛺蝶遊古往今來只如此  
幾人解道死前休情事恰與此時光景相似次  
首云灣頭楊柳綠綠綠綠隨風吹麥浪時一覺  
南華蝴蝶夢十年不到鳳凰池則宛然他年  
弔墓語矣

廿七日奏繳

御筆摺

竊臣子受田前在

上書房涇蒙

皇上恩盛歲時及誕辰屢荷

賜以

御筆書畫道光三十年

皇上御極以後臣子曾經檢出上有

御名各件具摺奏繳奉

旨仍着賞還欽此當經臣子祇領慎密收密藏今臣子

業經即世臣復恭閱

前件內有

御名在上實非臣子之家所宜藏弃茲將

御筆書大壽字一軸對聯一付書畫扇二柄畫三

軸敬謹書送軍機處查驗呈

進恭摺奏

闕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奉

旨准其呈進欽此

恭繳

御筆安臣分也而

一尾

御書之體勢如龍翔鳳翥寶已刻畫於心至

御畫不學而能氣象濶大渾函元見天縱聰明非闕

人力一小幅似羊裘垂釣故事其子陵作老翁像

而氣概非凡兩眸子炯炯真少微星也

御題不指為子陵蓋

聖心之慎形於楮墨之外如此至對聯學于古訓乃有獲

樂夫天命復英疑包函益深遠矣

御筆繳進無由復覩而

雲日光華無時不在於目謹識於此 杜巧謹記

二十六日百日常滿家人於殯所設祭余向不知觀

音院在何處頭慮其荒遠至是乃致詢其他余皆

所往龍爪槐所必由之路常經行但未入廟亦未聞

名耳此條在肅

十一月初二日為大德嫗開吊於三妙菴一日向日

京中往來各師友諸家太太夫人皆來唁母家姊

妹婦似徒宦在京者至為照料馬同年同門

多致奠及誄軸亦不為寂寞矣孫媳即我兄之

外孫女表兄怡養之孫女也余為題聯曰鳳德疏

一尾

三從當年詩詠周南已彷彿蘋蘩之化魚軒

隨四壯此日神傷楚北猶依稀環珮之音蓋

深惜其質而無壽也又云閭苑神速歎厄閨

兮三生華銷南國瑤臺駕返詠將離之一曲

淚滿西風蓋其卒在上年辛亥閏八月其過

繼之子庭珏甫六歲也又云寒生玉女峯前

素書掩恨琴三疊春到靈妃館畔絳節飄

香皓五花則又以其中年無祿不能無憾而

其夫現受

恩陞庶子當得五品封贈以慰之也長孫翰繼先兄為長房長孫媳則家孫婦也又體弱無子故以嗣之次子為嗣而

恩謝賈舉人一體會試去吾兄一生孝友而無子吾嘗懼且慟焉令其庶幾仗

國恩而永先祀於無窮也乎。昔吾兄得子五歲以痘殤後復連得二子望其出痘又懼其出痘無時不惴惴於心既而同時先後出痘一十一歲一十二歲俱上學教年共同出痘死相去

一死

不二日吾兄適二年亦卒遠疾之故亦由於此兄詩云烟草嗟墳並詩書教養遺吾不忍讀也正如少陵面上三年王春風草又生之句令人肝腸俱斷二子亡後兄尚至都會試一次把臂蹠然時孫翰已五歲見兄則依依不忍去余嘗慰兄不妨姑繼一孫以待生子兄以為然既而兄卒於里故以翰為嗣孫為翰又以庭姪為嗣子為此則先贈公長子宗祧之所寄也嗚呼數十年事可悲可涕至今而猶

有死喪之戚憂患之傷風燭之年何其堪此子

君恩至大而無以報也親恩至切而不可忘也祇此欲報不忘之懷思長抱以終古為已矣何處有長

乾之土流此無窮之淚也耶。道光二十九年孫

翰放湖北學政次年秋遣人接家眷到任孫媳於起身辭其父母翁姑若依戀不勝者余昔少壯

時嘗有四方之志見女別離不以閭懷見人若此

以為英雄短氣而不屑也至是亦覺悽惻殊自

訝然猶以為似此榮華宜宜酒涕強自抑制復

一死

作歎願自謂從前壯氣何豪氣遠至斯也又豈

如其一往遂成長往耶然則其拜辭之日即是

永訣之日先裝之動固已有不自棄者但吾自歸

木氣志之衰而曾不覺耳

受田之卒蒙

恩陞陞師終典禮優渥道恒惻惻得家立祠堂子孫世

祀余為聯曰文心灑落玉膏上正色昭融珠斗間

蓋本

賜謚意也又曰勳賢之里代出公才祇此為德為民庶

有辭於永世忠孝之門篤生哲輔亦惟正家  
正國而無忝乎前人則又推歷奉

愚諭之意而歸美於祖宗也今且理葬事立祠尚侯

異日而祠辨先記於此又儒學淵甘豈惟叔守

艱難終古傳心昭日月新猷愚傳說在對揚於沃

一時造都應風雲上辨蓋受田在

上書序講通鑑書問開初守成孰為難易

上曰守成難受田因推論其意次辨則

愚諭內有造都被陳啓沃良多語也

十一

上之典學稽古無異殷高宗既以甘盤傳說待臣則臣亦

不敢不更逞夙夜思艱固易慎終如始以求合乎

古人之萬一非妄以古人自居也故既本

諭旨作辨又疏其意如此亦以發明

晉衝太師

賜諡之意也文正之義也

十二月初十日入祀財良祠本家備祭五筵本家

易青服冠緞纓先往侯於祠門外太常寺由禮

部奉神牌至入安於正中太常寺堂官拈香

### 諭奠碑文

奠爵屬官行禮先祿寺官請父致祭畢本家  
入奉神牌安於應居之次復按五龕五筵以  
次行禮陪送之同鄉官等俱隨行禮畢安各  
退

制日朕惟雲興泰徽帝庭符霖雨之微露湛台

階天室協鈞衡之下別師儒之啓沃造都

十一

行忱更懷節使之勤勞鞠躬告瘁宜領溫綉載

徽猷爾晉昭太師大學士原任協辦大學士杜受

田學術淵醇品行端慤承顏經訓接武巖峯冠

文壇而益榜蜚英領史局而芝坊進秩滇南秉節

羅桃李以掄才山右持衡擷藻芹而進士頭銜屢

轉心跡雙清遂膺

皇考之知用作朕躬之傳書齋侍直非堯舜之道不陳講

席論思以阜慶之責自任俄遘風聞旋掌璽工厲

正宣猷於稼部重載卿之寄身冠執法相臺履

獨座之儀趨朝而馳馬承榮三霄切近或復而賜  
鳩統任六府交修衛文特主夫南宮總傳長依乎  
北闕凡此

先朝之寵眷香由兩位之請共朕昔在冲齡早賞訓

迪通膺大寶倍切誦用人行政之宜治國安民

之要披陳所及裨益良多嘉乃忠勤溷加簡畀

官銜允晉推恩並遠乎椿庭邦典宜詳獨教

乃遷之棘寺奉羊陞之什桂藉興賢培芸館之

英蓬山示範銓部方賞其兼掛綸扉爰進以參

知屬因

膏錄昭垂端賴者日纂輯文呈乙覽三長綜書局之

才望重寅清一意勸史官之籍既以問民疾苦

致勞為國馳驅極荒而鴻野無救觸暑而躡隄

年新駐方真輻軒旋返忠言長藉匡襄何圖疾疢

沉綿道疏忽聞徂謝列纒兩月訣竟千秋二千星

素旒空歸劇悲旅况十七載絳帷如昨莫親師

資悼痛溢深哀榮宜備首溫語而恩延四世贈

台階而秩首三公經被遠頌馳傳則官為護送節

金涇春入城而與予親臨崇祀賢良易名文正

爰稽茂典用答成勞於序型茲百辟尚克諧陳

謀納誨之風獨予一人式勿替聞國承家之典精

誠如在儀矩猶新俾勒貞珉永垂未祺

咸豐三年四月日

又郵典內碑文一道係翰林院樊文內閣所書

其文既長書字亦大恐山東地方難得此大

石現擬得祭并兩碑先建於東西而留中

間地俟旋容物色得大石再建

三年二月初八日內閣奉

上諭原任協辦大學士晉贈太師大學士杜受田於

道光十六年蒙

皇考簡用上書房師傅與朕朝夕講貫發明唐虞三代

心傳十餘年間博誨不勅朕親承旨迪獲益良多

即位後諸訪古今政治利弊暨民生疾苦無不盡心

匡弼獻納嘉謀倘能久在左右於時事艱虞尚冀

多所補救本日臨離講學追思曩日討論之功

宜沛恩施以昭篤眷社稷受田之父杜鴻甫已賞加

禮部  
尚書銜者再加恩賞食全俸社受田靈樞尚未  
歸里著派博郡王奕誥前往賜祭一次該衙門  
即照例預備用示朕崇儒重道至意欽此

謝

恩指

竊臣以蓬萊餘齡疊荷

聖恩久休

輦轂茲恭逢

御駕臨雍士庶班班國橋觀瞻仰窺

帝學莫不慶際唐虞盛歌邑誦乃崇表

皇上篤念臣子杜受日前在

上書房講讀微勞

推恩及臣聞既予正銜復

實全奉  
命之下感聞

命之下感極涕零恭誦

詔首往復於臣子獻納之勤拳并及於適日艱虞之

時事

特達親藩

賜祭於旅殯處所臣子有知宜更銜感地下而轉自

恨不得躬奉

盛典預盼

帝訓也臣惟有仰體

宸慈善自頤養親親我

皇上武功遠藏文化大成頌馳

鴻庥以副

高厚之生靈所有微臣抃賀感涕下沈謹呈

頌叩頭稽顙恭謝

天恩

初以為如前尚有祭文不知此為膳房辦理不用祭文

即於初十日對文致祭如前

親臨真殿但立奠非坐耳祭品亦如之故復為為

賜祭具摺

竊臣於

御駕臨雍禮成後奉到

恩旨當經恭摺

奏謝旋於初十日博郡王遵



首至 在子社受田旅殯處所

賜祭真爵如儀 臣孫翻即次迎送叩頭謝

恩訖 在惟 在子受田福命微薄恭過

舉行大典竟不得預贊襄之列乃荷

皇上追思篤念比於舊學甘盤疊加

優渥至再至三褒嘉春懷往復不釋夜臺聞之不

知如何感泣而

曠典殊榮沫

堯勳

舜華之光彼不朽千秋亦其所矢之生生世世衛

結靡極者矣 臣謹率 臣孫及曾孫等望

闕叩頭具摺恭謝

天恩伏祈

聖鑒

數年前有舊僕從保定來送燭藥二具製中一藥

高旁二藥依可燒燭三枝余於深夜及上元取吉

祥昭明則點三燭命受田室中亦如之余因呼曰

三台燭蓋戲語耳至

今上御極加受田太子太傅稱官傳不在三公之數

至上年七月受田致道摺至即日

恩旨贈大師大學士則三台之言應矣偶一戲言而

闕先獎之勳如此故附記於此是亦足異也 此

與忠民表親送大學士印古玉章五同

三月接翰家信并地圖地在城西正莊名徐家

園其西名宋家園地共二十餘畝價五千串京錢

以築地故價加倍也視其園高穩妥惟西北不宜

出水稍墊高則無妨矣南北向微東北西南耳

正穴居中而近西旁穴在東稍前即各開備

壙其北造屋數間為上墓並看墳人住居之

西其南橫道已淤廢仍開寬以便水道繞墓

而歸西南與北西兩面之水合而歸於龍灣此

其大藥也余前寄翰信云祇須穩妥不必過求

今頃余意相合蓋人之生死埋藏固自有定數

定而止無庸沾沾耳

二十七日翰自京還京述地師相地審地定穴及

與工一切情形余心甚慰惟次穴改定在正穴之

西南地師云脈自西南來西勝於東以後葬宜於西邊挨次審穴余以為既係一地則東亦必安穩也又於西邊道西添買地八畝異日可以置村居又西北廟後地六畝即為看墳人耕種養贖之用看墳即徐家園人只父子二人雖貧家而而誠實廉介不苟甚為鄉人所稱云徐宋兩相村宋多富徐多貧而皆仁厚風氣淳朴如一真可憐郵而海也合計地共三十八畝用京千若干串皆東院瀉文煙家地置以為太師墓田地亦千古矣二十九日報明順天府於四月初四日自京起靈回籍告知軍機處初二日具奏即知照恭親王屆期遵旨祖奠日送也

先是族弟境效性馮父卜墓欲用此地緣聞人云此地先有舊墳今皆平因不敢用而別擇至是而歸余而余生死埋藏有定數定所之說益信夫瀆之為州自古未有至相國而首三公者今有之則不獨先世功德而地靈人傑清淑鬱積所鍾

葬亦可知矣天既生人斯於斯地豈不有斯地以置斯人則其為前定又可知也地師新城王先生其人醇儒非特術術驚者宜可信而余祇求平穩不必過求之言亦實有見於祖功宗德自修之為要而非感於風水者比也上年瀆地大水而此地獨收以此占卜吉祥可矣初二日軍機大臣以起程日期奏

開本日內閣奉

上諭晉贈太師大學士原任協辦大學士杜受田靈

十碑

十碑

七種回籍曾經降旨起程時派恭親王奕訢前往祖奠日送並著沿途地方官照料護送回籍今聞於初四日起程著再加恩於到籍後賜祭一壇著派散秩大臣承志前往奠醊以示朕篤念師傅有加無已至意欽此

謝摺

竊臣子杜受田即世之後

聖恩優渥迥格殊常飾終典禮悉極隆備而

褒揚眷念再三往復不釋於

懷聞者因弗傾心讀者至於流涕茲復於靈柩起程

復

命於劉籍後遣大臣前往

賜祭奠非常異數道古字傳古字士林景仰莫不興而皆德貴之

化蓋非獨臣子一身之榮亦非止微臣一聞門之慶舉

家頂戴

天地生成子子孫孫銜結指康永矢昌極所有微臣

感激下悃謹率臣孫寺望

聞叩頭具摺仰謝

天恩伏祈

聖鑒

初六日奉

旨前派賜奠社受田散秩大臣永志著此海邦

下里獲親

天使威儀亦占首所未有也摺內道路傳說士林欽仰

固非虛語

自翰林回京始知姓受復上年九月初四日疾終於家

益加慘慟蓋即受田靈柩自清江起程回京之日

也與受田之年相去僅兩月固知祖塋大雨冲溝

之不祥禍係全家之運禍不單行如此本宗一門

五進士不可謂極盛之時而倏忽之間便亡其二

固是生死有定數而禍福相倚伏不可逆料亦足

危矣余之過福而懼蓋亦有見於此家人自上年

已知因余正在膝切不敢以告身然姓年甫四十

有一強任之年一旦殞折且悲且惜焉能已已時

一念及不自覺涕之沾襟也

五月接孫翎自家來信靈柩於四月十三日抵家

起身時有直督差弁二員前來護送每站皆

一員先往前站查看道路夫宿棚張具天津

一站自鹽政運司道府縣官又有欽差督收

海運大臣及天津本籍親故皆未致祭故一站

只行半站之程十三日始到 天使賜祭大臣

於廿三日到廿四日致祭如京師奠之儀祭品

蓋東樞前期遣官來備辦陳設州收備天

使公館席面廿五日歇一日廿六日起程還京

本家贈送禮物如京師賜祭之儀。又望上  
必仍請王先生仍卜於正穴之東北開土驗視  
紋理與止穴相同余固謂以句勢觀之東亦必  
佳也今稍後則搭棚亦不碍矣

七月二十日

奏請將

恩賞全奉停其支領以備軍儲本日奉

上諭此項銀米著照舊支領以資養贍用示朕萬  
念者臣之意欽此次日具摺奏

謝

八月內接翻來信情墳諸已完竣出殯各事規模  
俱開清單陸續接辦以後遂匪竄入直隸徑  
由真定東而又北河間天津以至道路梗阻音  
信不通殯期先定於十月初八日因寄信令  
屆期即由家辦理余日夏受暑感病或瀉腿又  
腫生今尚未全愈動轉須人輔本係律服致在此  
侍養亦不能暫離也至九月底向令瑞官前往  
而賊已至天津不能過而回後至十月底始接翻

一信乃輾轉遠路而來者信內亦不報他及但見  
英事已過一切周詳妥善並無餘憾其日晴  
明無風甚暖故他縣親友未會英者亦俱得  
順安無累也

十一月內軍機大臣奏親王以余九十壽命司官  
屆時提奏勿至遺忘越數日春浦中堂約翰

至邨云

皇上屢詢翰出繼宜何時服滿赴補已代奏現服  
已滿安奠亦畢惟其弟未到京其祖須侍養

故尚未出云云現似當出矣余因命於初九日具

奏起復當蒙

召見垂詢一切甚悉退出即奉

旨補授庶子蓋本有庶子缺本折角未下也

余因於次日具摺

竊以素薄桑榆

恩叨雨露祇守一家之學而荷四世之榮

溘澤頻邀微忱滋愧 臣孫廷翰才識謏陋文學迂

疏自昔

先帝任以持節俾奏績於三年復蒙

皇上錫以陞階使侯期於終歲茲緣屆滿待

詔聞廷旋承

簡授且耄期晚景聞

命增榮詒燕殿懷親表倍惕惟有督勵且孫以勤

學承家以能文報

國珍磨成器堪遜器使之

仁在植因才克備才全之用庶答

生成於萬一

翰謝摺

竊臣二東下士一介庸材幸蒙過大

休明獲致身於清瀾詞曹供職翰苑編文

帝試探其微長再以其學之重任

皇上推恩於厚郵加以坊局之華資蓋已沐簡雅於

朝嚴寵榮而三世齒日緣服滿赴補蒙

召見宮廷旋授今職伏思且識同窺篋學未通方惟

傳家守其一疋而奉使迄今三載百務須資學

習一事或致迂疏驟膺

通裕之施彌切越階之愧且惟有稟承

聖訓矢慎矢勤庶堪磨於砥節奉公刻厲乎宏文

謹

國下以彈其夙夜上以答夫

生成

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銜前任禮部侍郎杜琦

品品行端醇學問淵雅本年壽登九秩精神強

固國洵為熙朝人瑞允宜特沛恩施用彰耆德

杜琦著賞加太傅銜並賞戴花翎以示朕恩禮

優加至意欽此

次日

奏謝摺

竊臣海濱下士鄉曲凡流遭際

麻隆致躋通瀾解簪就養不覺馬齒之頻增

晉秩承

恩深恐稱梁之不稱

龍光屢被惶悚方殷蟻相自捫迂愚何補茲

丹輪之特沛同朱紱之方未班遽陟乎台階三

公晉台階而映斗揚光深於五內依

繡座以瞻雲而且孔翠彰纓亦等佩魚之賜翎

枝在首可知戴日之心森榆之末景方長葵

藿之微誠倍切且惟有益堅疏節勉答

鴻慈用副

生成麻酬

高厚

二十四日

一五

賜壽謝摺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月二十四日臣九十生辰仰蒙

皇上無怠

特加賞賚

御筆期頤行慶扁額一面

御筆教忠孝懋廷三世錫羨恩隆歷四朝對牒一副

御筆大壽字一張

御筆福祿壽喜四張

御筆仿顏輝李仙像一軸

上用本色貂皮冠一頂

上用二等黃面貂皮褂一件釋迦牟尼佛一尊

無量壽佛一龕金剛經一部福壽全圖一軸

大毛熏貂皮帽一頂珊瑚頭品頂一箇白玉翎

瑣一箇孔雀翎一枝大毛皮蟒袍補褂袂襖

一套金紫蝶如意一柄珊瑚朝珠一盞金洋

錢二百箇五十兩銀元寶九箇雕黃楊木拐

杖一根白玉珮瑪瑙玩器二件一匣瑪瑙烟壺二

箇一匣青玉葫蘆瓜暖手二件一匣紫檀鑲玻

璃挂屏一對玉銅炭陳設十二件大春江綢十

疋小春八條殿十件小春江綢十件小春綠縐

十件春綢十件

欽派內務府大臣基溥賚捧到

頭祇領訖竊臣 蘇蘆下士袴襟凡材幸際

會於

隆平獲致身於通顯策名登任累閱春秋藉寵

叨榮積慚夙夜而日解竣以後被

通彌隆

以詒謀之善嘉許於

天題

皇上以錫類之仁褒揚於

宸翰煌煌盛典照耀蓬萊惻惻

鴻慈延遲暮既晉正卿而加秩更給全祿以資生

引養引恬如燾如載頃比復班陟台階

恩頒翠羽此豈枚闕之故里抑亦引疾所聞未茲

緣且久依

十

泰宇又值生朝添線計日恰過其三周甲論年

復適其半

呈仁汪濊倍陽律以俱宣

聖德彌綸載春風而幸至

寫殿丕煥極摺舒日月之光

宵墨長新軒機動雲霞之色

慶由

天行淑府舒手

福林期以人頤喜宏開夫

壽寓

揭敬忠之旨

天章實警於臣心

推錫羨之原且悃惟欽乎

帝訓

育延三世且何學之敢稱榮厯

四朝

聖加恩而未已至先經

服御並

一

另分領香奩諸青史炳琅琅降旨

丹青編編其翼者矣若夫銅因梵鑄現寶相之

莊嚴金以絲縈繞瓊枝之潤潤括珊瑚而記

事香笏母忘御翠羽以整儀輝冠有慶以

述杖扶九節經括三朵大醮或詔此金錢上

瑞印徵諸銀鑲流輝瓊璣為章悉

內府之珍列綵紛綸作繡識

尚方之寶布筵陳几座架充箱殆於莫名榮以

手得所九衢觀而有耀一室列以增華導揚

休美猶存昔日之同官紀載典章尚有累朝之元老蓋

矜憐馬齒惟

聖念為尤股而沐浴

龍光如日躬則何幸伏念臣車寒一介文史三

冬值九疇益莫之初正六琯吹葭之後

熙陽臨照欣梅柳之方榮

溼澤涵濡覺桑榆之未晚身依

輦轂夢遠

觚稜雖雍

化宇自遂其優游蕩蕩

身衝樂志乎舞蹈好隨馬閑車庶失

卷河鳴鳳之音更看露湛雲仰上

天保采薇之頌所有微臣感激欣於下悃謹叩

頭繕摺命臣孫杜翰恭肅呈

逸仰謝

天恩伏祈

聖鑒

十二月初四日孫翹由家繞西路至保定之

高陽轉入大路自彰儀門入至東寓詢悉

天津一路剽賊嚴緊未通行也連日間出

殞之事甚為周妥現擬墓週園用磚花牆

圍繞如近京塋地之制全托十一弟照料修

理甚為欣懋

初七日內閣奉

上諭杜翰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欽此

蓋閣題缺本在初六日

上已於本內簽

硃批發紅本處次日始交閣出科定例也遂於

初八日

奏謝

竊臣孫杜翰衡茅下士杜標凡材叨躋

宮秩之榮未有輕塵之報臣方殷瀾跼深戒

竊梁蠶聞

特沛龍綸驟昇鴻漸

施允隆才道格愧益切於趨階伏念臣家傳祇



守一經而  
國恩已延四世

紫微拜

賜為龍為光黃閣隨班以引以翼斯儒臣之至幸

豈夢想所敢期且惟有倍勵丹誠以端純其  
之武蓋嚴素履而永詒厥之謀庶副

生成稱副

高厚

翰謝摺

竊以非材濫叨

天祿遭逢

隆威踐履清華惟効職於文詞庶承家而夙夜

先帝特加簡擢任之以宣風

皇上亟予登庸昇之以官秩居非所據實切悚惶

茲復仰荷

恩綸躡躡濟閣學兼列御銜間

命自

天感

恩無地伏思且方侍且祖之訓未竟且父之功迭沐  
鴻慈載光燕翼且惟有仰恩報

國矢慎矢勤俯念紹家加勉加勵以期上副

天地生成於萬一

蓋距補庶子未及兩旬而已超三級非常之

恩實為異數稽諸前聞殆未有也是日又奉

上諭著添派內閣學士杜翰辦理巡防事宜欽

此此滋差無謝

恩而有請

訓退出即赴內閣到任

唐事府奏稱翰軍餉奉

旨議叙謝摺

竊自備自

官坊毫無報符值軍需之孔亟絕少良謀念

官秩之類增猶慙素食昨歲曾輸薄力已

蒙

獎叙優加今茲稍効微忱復荷

恩施下逮捫衷滋愧勵志方長所有

此摺在前即廿日內事補錄於此蓋去冬曾  
捐銀千兩給優叙也

十八日內閣奏

派稽察中書科事務奉

硃筆圖出杜翰謝摺

竊臣職終窺覈學本拘謹初緣起復由詞  
垣而驟躋官坊未及兩旬從從冰暑而越邊

閣學叨蒙逾格之

施實切濫等之愧茲俾練習吏預

蘭翰直秘省於紫微稽分科之

一

現

丹益深虞疏漏倍切悚惶臣惟有刻加通勉力矢

精勤庶副

任使之榮稍奏消塵之效

十九日具奏是日由奏事官領

賞送防肅侍郎閣學三漢旨

御書福字畫詩卷異數非故事也三人商定未次

日各具摺頭謝

是

是

伏念臣初列閣學荷蒙

簡派巡防處隨同學習當差仰沐

鴻慈罔成造就俾於履載勤勤夙夜凜愧靡極

茲緣改歲履端得預

敘賞

展翰薄福廷臣難與殊榮前所未有不勝欣抃欽

稟之至謹繕摺奏謝

天恩

二十四日奉

派文淵閣直閣事謝摺

竊臣散樞菲材荒蒙淺學因緣際會該領

清華荷

聖主無已之恩繼臣父母未竟之志綴班

聯閣趨涉

強階方切屏營未俾夙夜茲復仰承

寵命俾直

文淵分乙杖之榮輝曉

辰垣之玉漏宵瞻

是

北極紫蓋平臨宸啓

東華朱曦先照親

龍光行

日御親到書林觀雲漢之

天章紫窺丹府臣惟有時勤礪砥倍矢實度庶克

到乎

裁培冀稍酬夫

萬厚

二十五日奉

十一

上諭社翰着補授工部左侍郎欽此周祖培調

補吏部之缺也

謝摺

竊臣孫社翰學原寡昧識尚拘牽日實之

貽殿之謀終難繞其之武方加督策時切啟

拳

龍命送頌

懸榮屢遠茲承

爾拔俾佐攷工蓋臣子所曾歷之官即乃父所未

竟之事臣雖授之一旌而未及於庶務遂叨

遠擢倍甚傍徨臣惟有微以滋策以其戴岳以

承蒙者報

國宜克既於厥心以述父者事

君庶靡愆乎有位

翰謝摺

竊臣先蒙寡學榜散非才荷

聖主逾格之

鴻慈俾內閣殿班於鵷序未殫夙夜亟切屏營

十一

茲復仰沐

諭旨俾亂水部徑由

特簡直履左階聞

命自

天指躬無地伏念亮工之職典重亦虞遠完土之官

任隆乎周代亦五材之玷錫宜六府之文修如臣

至愚豈堪斯送恭膺

櫛櫛未匝月而兩遷自顧疏庸鮮萬分之一效臣惟有

請共倍天勤勉時加卑愚庶務期明作之有

功率首諸司竭忠度而罔懈

二十六日奉

省工部侍郎杜翰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欽此

附摺

竊臣孫杜翰海疆下士鄉里微才賴

皇上採以非葑登之槐棘未稍酬乎夙夜方夫効

其消涯竊聞

寵命之加俾直樞庭之重且驟聆之下驚惕實深

伏念臣孫才德薄劣學問迂疏但知守其

一死

一經未能通夫庶務乃荷

鴻慈眷味特置

內廷俾臣燕翼朕延復登

禁地才輕責重懼疊戴之難任任鉅力微恐

鵠濡之不稱臣惟有危其勤德戒以浮疎

庶練習以有知恐贊襄而匪懈以冀仰答

闕成不萬一

附謝摺

竊臣質等康強材同設標荷

皇上隆施道格實恩臣榮遇非常每於五夜自

捫時覺寸衷增惕無復仰承

綸詔俾直樞是依

禁藥之森嚴日親

紫極奉

君師之教育時替丹忱伏念臣來自偏隅躋於

朝右曉習

國典畧識經猷覲

復旦之光華

一死

天顏伊邇備

萬幾之諮詢

帝謂如臨蓋惟喉舌是司允屬腹心攸寄感莫能

喻懼且滋深且惟有懍諸夙夜矢以升恒

不言

溫室奉慎密以為感悉稟

訐謔肅寅虔而罔解庶幾斯克識解得以仰報

生成

按入閩辦事原不拘資格單樞大臣實古

之根密令則合而為一但題本奉歸內閣而承諭決幾則在軍機內閣必資格乃至而單機則由

簡命特旨不緣官階但仍以一二品充不以三品以下

也翰自翰林僅逾一月三遷而至侍郎遂膺

特簡則前此所未有也循之舊史亦復未聞

續典與數宜何如圖報者耶

四十八日奉

上諭尚書銜前任侍郎在得前任侍郎杜翻均着

交部從優議叙欽此此因前次捐輸軍餉故也余二

千兩翰翻各一千兩翰在三品以下故當時即得

旨優叙而此不及也

謝摺

竊臣自慚朽質備沐

殊恩頓述

踰等之頌未有指誤之報臣孫翻謹蒙

寵眷忝列御班荷

過於

三朝被

恩榮非累世茲以微忱効乃蒙

甄叙優加承道格之

鴻慈

再章寵錫茲深銘於曩悃素食茲慚惟有勉策臣孫

清慎持躬恪共勵志伏願聖鑒

宵旰

九重海宇又安善被

恩施非僅兆

二月初五日兵部議奏臣杜瑋臣孫翻

隨帶加五級隨帶加四級奏

旨依議復奏謝翻父服未滿但於摺內帶叙

報聞

是月

賜內廷王大臣等

御書扁額翰得

賜准和惟一四字故事碰頭謝不具摺

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杜翰著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

翰謝摺

竊臣材同朽櫟質等篤貽本非矍鑠之

年且乏馳驅之效過蒙

宸眷擢置直樞廷方將芽濫懷慚敢以新勞

自惜乃荷

榮施高厚

賞逮疎庸

詔許趨

朝得從按騎舉頭天近臨曉月於

東華顧步春溫聆殿更牙

左掖且惟有怡勤行走萬策疲羸念曷秣

以以知

息攬轡衝而矢戒庶冀俯彈其蟻悃以期仰答

夫

馮慈

二十一日翰續奏曲阜孔氏聖裔也

海陽教諭名憲珪公女三日俱天氣

溫和如春知為吉祥百福之徵矣

新婦端淑明惠宜家宜男之相後福

不可量也喜而識此

翰純先兄為長支百世宗祀所繫得

嘉耦以端蘋蘩之化尤可為吾宗

慶也廿三日老人手書

姻翁號桐封同年荃溪同太高祖之姪

也孫翻同舉山東榜孝廉至是連姻自

來送女事竣復還海陽學博任贈余楮

木拄杖一枝刻讚云登上壽歌九如天子

就問資楮楨益用禮記之文以合楮木

之義云杖高而重非余耄老所宜余曰

楨諸座右日瞻願以為師範可矣并記

以示後人俾他日寶之以為傳器未必

不可以起敬而起愛也老人又書

十二月蒙

賜御書福字謝摺

仰惟我

皇上禁微建極面夏考仁

寵錫廷條

優施朝列如<sub>且</sub>老退併在不遺自

天而下若咫尺於

宸顏如日之升儼瞻依乎

帝座龍鳶燭米三霄流復旦之華珠鉉騰輝

六合皆長春之色日優游

化寓沐浴

鴻慈班均有位先膺開泰之祥誼比在公倍切

頌端之慶

咸豐五年正月二十日孫翻奉

旨署吏部左侍郎謝摺

<sub>竊</sub>且孫翻才無道等學不通方前蒙

皇上特恩起權置列卿貳方懷迂陋之漸未有消

塵之效茲因服闋赴補復荷

諭旨俾權銓部試之學習觀其行走內斷橋味

敢惜勤勞且惟有品其夙夜在公勛以敬共

有位深惟庭訓補乃父未竟之功仰答

國恩酬我

皇彌殿之春勉竭駑力以報

鴻慈

謝摺

<sub>竊</sub>且遷諫寡學謏陋非才淫荷

聖慈於

龍飛御極之初特拔愚且以茂部素樞之氣在

公旅進效未奏夫涓埃守職班行表彌慚於

夙夜茲守服滿遵制選

朝復沐

鴻施俾權銓部自惟疎拙未敢於前時而直澄叙

方嚴於茲日胡

命之下倍切傍徨且惟有勤加學習力失精專庶

稍裨於銓衡得仰酬夫

萬厚

五月二十四日翻奉

旨補授禮部右侍郎仍兼署吏部左侍郎謝摺

<sub>竊</sub>且孫翻質本笨蒙學多孤陋昨蒙

望應簡擢權揖銜方切統漸思因報稱茲聞

寵渥俾佐春官典習莫安於宣清議禮尤闕乎

秩叙昔者日嘗陪位幸免陶越之愆今茲

孫復得備官猶抱迂疎之惕臣惟有督策

日孫夫慎夫勤加勉加勵庶獎仰承

眷過之隆克副

栽培之篤

翻謝摺

竊臣拜官甫蒞學禮未遑方切屏營無裨

塵露思殫夙夜冀仰答夫

鴻慈敢望

簡掬遂迭加於

新命茲承

綸音特沛昇以儀部貳卿伏思典禮之掌實秩叙之

攸調燕以銜登之司更澄清之匪易懼竊梁之

不稱們蟻懼以難安臣惟有刻加砥礪倍矢精

勤以承家而報

國惟切思艱庶移孝而作忠允肯匪懈克共職業

勉恭副

生成

咸宜六年丙辰科會試細奉

派閣進士臣同卷官殿試給奉

派充讀卷大臣

十月朔調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

事務摺摺

竊臣職懸窳庸學術通方為

高厚而濟容曷量其有法而為儀部迂疎自

効方忠學禮未能預越為虞始滋酬

恩昨易茲承

寵命更忝遷陞俟出納行司宸緒度支

於果府臣以懇虞之日檢察宜精

而於儲備之方刻調尤要

鴻慈特簡臣需使以圖材臣雖勝敢

等臣而勉到臣惟有矢公矢止加慎

勤勤莫克盡其方心庶稱禱夫園

法以期仰答



天地生成於萬一十五日癸十六日到任

十一月初一日

宣宗成皇帝聖訓寶錄告成舉

受書大典以受田前任總裁專助稿本加

恩賜祭一壇派舉人庭琛

賚給貢士一體殿試謝摺

恭聆

恩命感敷涕零伏念臣子忝蒙館職曾司勸

導於蒙時協贊鈞衡未與親成於

盛典茲復逢選

賚香重沐

馨香沒有餘榮

恩無既極臣曾孫廷庭殊學僅半泮泮識猶

管亦復承

恩北闕就試南宮

寵錫自天感深無地臣惟有益矢初心倍堅

節助其拓克倍學成就良材以冀仰

答

鶴慈於萬一

翰謝摺

伏念臣父手澤猶新

心以傳幸親雖編摩未竟而

罷觀賢特選

恩被重泉載荷

馨香之達

賚延後世史叨科第之榮臣社嗣之子庭琛

年幼才疎憂無知識鑿極未習方期

習謀以詩書釋褐故回復拜

殊恩於登進臣惟有勤以潛修勉承素業教之

立為母墜家聲以冀仰答

生成

補錄

祁春浦相國素觀兩輯武鏡之書是時楚

氣甚惡因成八首而識語其後

手寫中箱付子孫秋風幾度到衙門每將落  
照攤書過更把殘稿向火溫百歲光陰皆逆旅  
十年接息寄荒村昔無壯志今何恨欲看吳鉤  
散又吞其一志掃氛埃未有期晨霜暝寫猶  
迷離低頭豈見族頭落曳尾何堪驥尾追雨雪  
閩山鞞鼓振林堂道路野鴻悲年來意氣

隨人盡左癖翻同墮淚碑其二當時攝讓魯  
諸生揮手曾嗤老步兵豈謂潢池能鼓浪便  
思豎子要成名贈刀太守今安在倚劍將軍劇  
請行黃石一編携得去也知何以蒼昇平其三  
徒未派矢射天狼不必龍泉百寶裝收伯回  
仇連下國戈矛敵愾報當陽載奔祗聽勞人  
歎出走誰知幕府忙縱使奇謀如曲逆可能  
閑暇定蒼黃其四憂國憂民豈有端鈔書又惠  
請書難未如作者深心在祇取閩中大峇觀灑

瀕波濤驚席渡莫崙關塞訝驕盛當年仗鉞

今推較定卜風雲擁將壇其五聞道我行亦可

哀我能不往畏伊來即成即次姑安計豈有寧

旗斬將才晨出惟思多裹餉宵征何處定衛

牧虎頭自許封侯相肘印雖拋奪取回其六

九十人呼衛武公昔憂軍士太龍東際臨瀚

海旋投戰未上天山也挂弓畫角棘門多草

卓羽書午夜况恣恣儒生壽筆緣何事漫

謂奇勛奏漢宮其七羽扇綸中學侯武楮

搗決勝已千秋軍器更議多多善寇劇翻教

緩緩休細字十行觀廟畧熟勝百斛貯邊懸

馮唐老去身將死正恐長沙涕不收其八

將情卒騎師者財直用兵之大患篇中若

及而不能詳也謂之為鏡者鏡中有忠此肺

胆有義士歸眉對照此憂歎畢現令人

不肯讀書恐是無此肝胆須眉故耳然

且目為陳言詆為劇說且曰是將膠柱

鼓瑟守株而待兔也坐此束閣不觀而

古人之肝胆不可死并須眉亦無復存矣  
一旦垂以兵事如復雲霧張皇無措可  
知也若卿即登旗知如鑿鑿不靈欲以  
伸國法而揚天威不亦難乎所云作者  
深心蓋在乎此并識又原作前後序各  
一篇并錄以呈此在二年十月其後十二  
月賊陷武昌明年正月遂東下陷金陵揚州

述事書懷八首

將軍一笑脫兜牟坐守經年不到頭十萬  
腰纏騎鶴去八千猛士放牛休烟塵益地何塗  
問刁斗深宵度處投今日登高遠望遠踪揚  
城郭認揚州其一江山如畫尚依然取步  
南徐本一天顧我少謀兼寡美累人顧後  
復瞻前祇云虎尾身堪卜其奈族頭舍又  
邊盼煞三吳羣父老健兒坦腹正酣眠其二  
軍門何事且從容似握神機運鬼工已失前  
籌遮校免猶思飛龍落驚鴻牙旗捲盡  
關河雨樞馬嘶殘草木風偏教東山多

歲月詔書豈不問元戎其三師行左次或磨  
程赫溺如何一例看國士殺名由爾立漢家  
法度為誰寬明廷有勸非無戒聖帝主聽  
且並觀奮翼漫池休更誤早將烽火報平  
安其四自古勞臣畏簡書從今更與萬方  
初指軀祇為君恩重解甲端須國難好懷  
慨由來爭義烈掃除亦欲滅儲胥試尋忠  
孝名家傳休戚關懷也起予其五許國從  
未說致身綢繆贖戶等艱辛撥文尚可綏

蠻服戡亂能毋仗席巨車馬河山皆意氣雲  
雷屯塞要經綸手持賜鉞還天府始信虞周  
有鳳麟其六赤烏元公賦未覆江雲淮月  
有光輝非關湯網開三面直用周京式九圍萬  
國都將復志應羣羈那敢背天飛太平坐致  
無難事淨洗丹心對紫微其七邇來文字半  
模糊灌灌猶慚翁老夫並願少年暮終肯好  
教先事稽孫吳降神定見松生甫格羽何妨  
蓋贊謨如此股肱奉元首可知萬禩草皇圖

其八此在三年冬揚州賊潰出南台於瓜洲作  
詩則四年二月也

此冊本為記子受日終身之事故以遺摺告  
終為始備紀

天恩前後而余之因

推恩加銜晉秩賜俸重重異數亦具詳焉非

為欲夸耀於後世也欲令我後人知祖宗

功德之昭非一朝一夕所能驟致勉勉勤

懇勿令夫墜以延先人傳心一脉而後

國恩世澤行而彌長庶期無負於天地也余詩

本無與於此惟受田遺摺既以此狀狀於

生前則亦必以此奉奉於身後余詩即

心源之不二者也綴於茲冊之末是亦詔

亦後人之一端後人得而誦之思之果能

執書以泣者即不啻提耳而面命之也

嗚呼殷憂國事謂之志德德祖訓謂之

考昏既潦倒而予書諄諄不能遂已謂

之志氣觀乎此者是亦足以感矣感豈

四年十月初七日石樵老人書於曉止軒



軍誠勵諸將也

向武帳帷設帳似龍吟席嘯如何今且

臨敵切切從前面貌把子并鐵參旗猶任

果滿運轉時迴怕不闌羅句到紫微執定

瑤榻億萬生靈在抱收拾清淨山河並待

乾坤再造爾等爵祿依然豈非呈福臨臨

肝腸盡脫從未習套念念社稷蒼生慮慮

庚周謀詭疆場有事駭險便作天家方如

有鐘鼓既設而於樂道遠服終見男兒不枉門

忠孝

此典詩詞一類故附而錄之

兵要

荷戈

荷戈

荷戈

荷戈

容問兵家何要谷曰以今言之則其要於遣帥  
 矣強將掌內無弱兵此常語也然則儒將掌  
 中無勁卒概可知也推而上之則屬帥麾下  
 無猛將又可知也帥非其人必不欲人之勝已  
 故其所用皆倖生之人其所從皆苟免之計  
 雖有精兵良將而無所用不至率全軍  
 盡化為怯懦不止若然則彼出我入客東主  
 西國家有幾許帶歲黎庶有幾多膏血  
 聽其取不盡而用不竭予不特此也今賊所  
 並用兵勇夫兵勇互倚為勢者也若兵不出而  
 青勇彼見帥統將將統偏裨裨偏又各統所  
 屬兵弁自上下下畧無討賊之意以為坐觀  
 成敗勇若陷賊兵必不殊則而前則却後  
 懷觀望又可知也兵不用將老財不給將遺勇  
 無與亦將散矣蔓草難因燎原莫救高可言  
 乎故曰遣帥最要蓋武鏡後序所云得其人  
 非其人者全在乎此即前序所云一二人可以興  
 起千萬人者亦全在乎此然則千萬人可以興

壞於一二人又可知也  
 此論說與文詞為類以其同言兵事故又附  
 之彼入找出容東主西今之大醉不知始  
 自何時創自何人而軍營以為秘傳妙訣  
 錮習牢不可破  
 九重申諭痛切而卒不能改是以寇盜蜂起  
 禍極至此始自粵之東西延及湖之南  
 北由是上至晚豫下迄金陵儀揚蔓延  
 膠結不可猝制自某督死而軍威始張  
 賊焰漸消然其出以者多被殲除而陷寨  
 者猶復盤桓則從前之縱之養之者久未  
 去易以日月期也然某督死而賊勢已屈  
 諸將得各盡所長協心戮力以次蕩平此  
 正其時故因請少陵詩而作是篇以附  
 武鏡之後以見用兵當誠之在先而謀  
 之以豫也需者事之職也今則用夫而不  
 用需之日也

